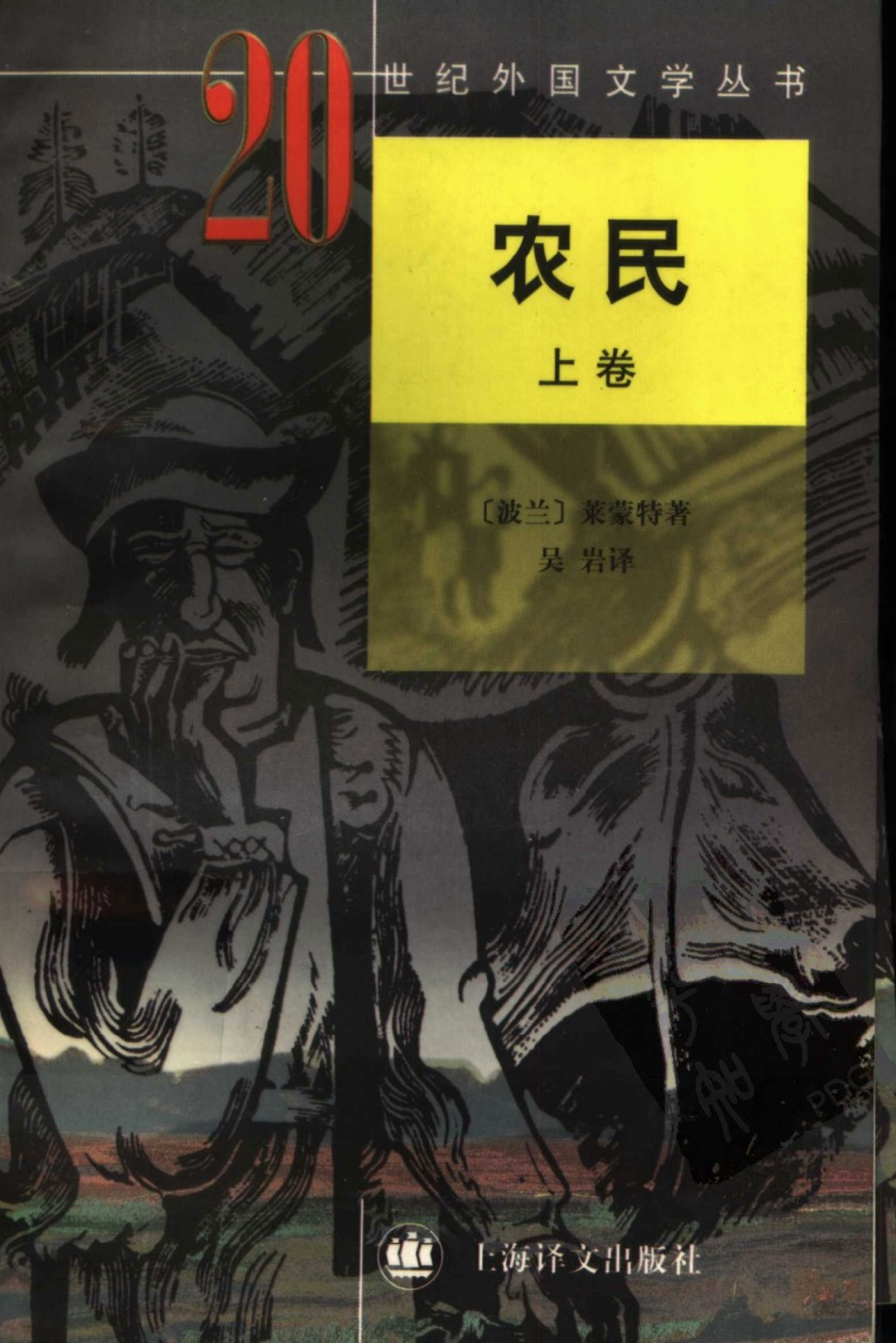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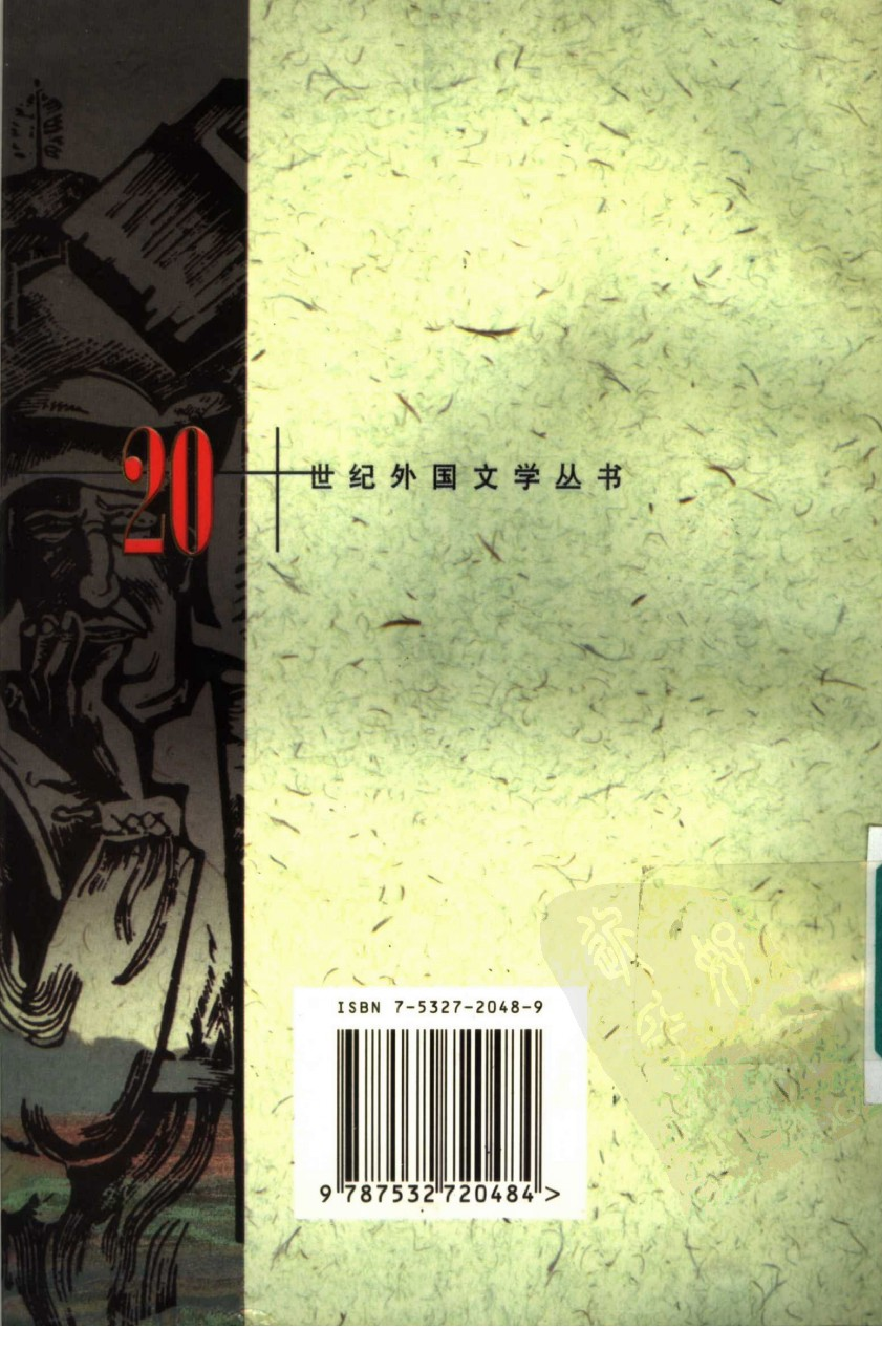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农民
上卷
〔波兰〕莱蒙特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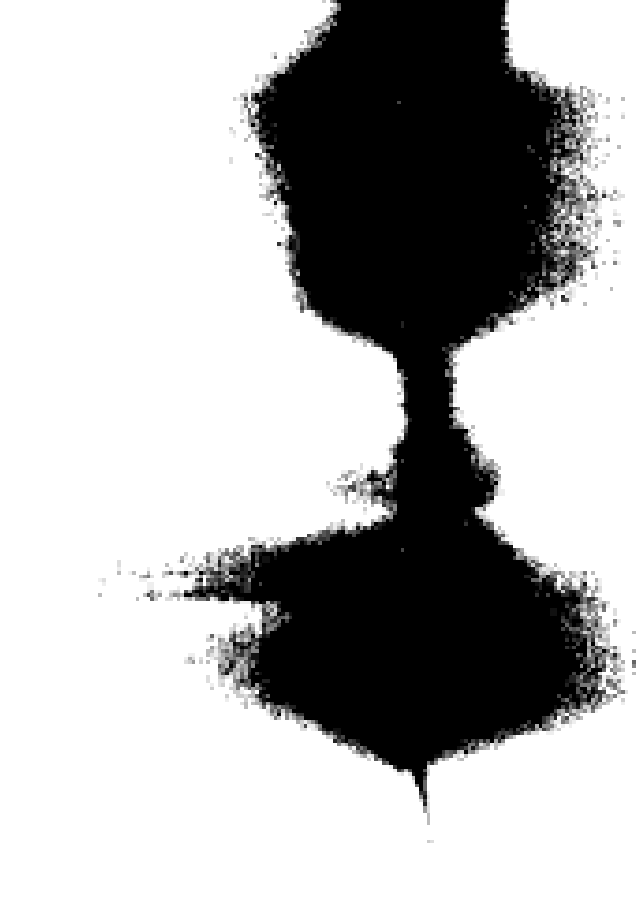
ISBN 7-5327-2048-9
9 787532 720484 >

农民

上卷

〔波兰〕莱蒙特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dislas Reymont

THE PEASANTS

本书根据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25 年版英译本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农　民

〔波兰〕莱蒙特 著

吴 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1.5　插页 11　字数 924,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册

ISBN 7-5327-2048-9/I·1206

上、下册定价：47.10 元

译 本 序

波兰杰出的小说家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在一八六八年五月六日生于罗兹城附近的大柯别拉村。父亲是个乡村教堂的风琴师。母亲和她的五个兄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三年起义，反抗沙俄的统治。他自己也因坚持讲波兰话、不肯讲俄语而多次被官办的学校开除。他从小就出外谋生，学过裁缝，做过小贩，在跑码头的戏班子里作过演员，在铁路上当过小职员和小车站的站长，甚至还在钦斯特霍瓦一个保罗传道会的修道院里充任过修道士。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的流浪生涯，使莱蒙特对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社会，对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获得了广泛而又深切的了解、体验和感受，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奠定了基础。

莱蒙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写些诗和短篇小说。他在一个小车站当站长时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翌年，即一八九七年，又发表了它的续篇《酵母》。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流浪艺人为题材的，写的是有才华有抱负的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找不到出路，崇高的理想遭到痛苦的幻灭；女主人公终于在家庭生活中找到"安慰"，把艺术的理想置之脑后了。一八九九年，长篇小说《福地》问世。这部书如实反映了莱蒙特在工业城市罗兹亲眼目睹的惨状：工人遭到残酷的剥削，陷于贫困和饥饿的深渊；作品同时也揭露了资本家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

明争暗斗以及庸俗、腐化、堕落的生活。小说体现出莱蒙特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才能。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莱蒙特已经就波兰农民的生活、苦难和习俗，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例如《死》、《汤美克·巴朗》、《母狗》等；这些题材都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朝夕相处、十分熟悉的事物，写来颇有特色。这些也都还是试笔，是包括《秋》、《冬》、《春》、《夏》四卷的长篇巨著《农民》的前奏。莱蒙特反复酝酿推敲，在《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上作了长期的辛勤劳动，（作为书，出版的年代是：第一、二卷，一九〇四年；第三卷，一九〇六年；第四卷，一九〇九年。）① 他以绚烂多彩的笔墨，亲切关注的热情，从容而细致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农村、波兰农民的悲惨生活与艰苦斗争。这部宏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为莱蒙特赢得了全世界的读者。一九二四年，"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莱蒙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了历史小说《一七九四年》，这个三部曲写的是波兰独立的最后一年，大量细节模糊了历史的轮廓，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此外他还写过《风暴》、《黎明之前》、《幻想家》、《在普鲁士的学校里》、《吸血鬼》等小说。作家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作品也较前逊色。

莱蒙特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去世。综观他一生的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的最高峰的，无疑是波兰农村生活的伟大史诗《农民》。

《农民》首先是土地的史诗。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那种社会

① 在杂志上分章发表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八年。

制度的波兰农村里，土地如何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引起一系列纠纷、矛盾和斗争的史诗。

波兰在十世纪后半叶形成封建国家。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波兰王国里，争取独立的秘密组织纷纷建立，而在广大的农村里，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也在扩大，卷进去的农民近二十万户，很可能转变为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斗争。一八六二年底，许多密谋活动家被捕。沙皇政府决定在波兰王国进行强制性征兵，以便把可疑分子征召入伍，破坏独立运动的群众基础。密谋活动家获悉后，宣布成立临时民族政府，号召人民同沙皇制度进行斗争，并且颁布了解放农奴的宣言和法令。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六千名起义者向许多俄军驻防地发动了三十三次进攻。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有的在农村里公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当地的农民便开始参加起义队伍；但许多贵族指挥官却对这个法令秘而不宣，甚至镇压农民运动。一八六三年秋，罗穆阿瓦德·特劳古特担任起义的总指挥，发出了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的命令，如果地主违抗命令，规定判处死刑。因此，农民纷纷支持起义，积极参加起义部队。可是，正确的政策来得太迟了，得到增援的二十万沙皇军队，破坏了整个国家，压倒了起义部队。一八六四年三月，沙皇政府又颁布了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敕令，以争夺农民，削弱起义者的影响。其实，沙皇给予农民的，不过是起义政府早已宣布、并由农民自己实现了的东西而已。但这一假仁假义的敕令，使政局复杂化了，使进攻也化为乌有。起义的领袖纷纷被捕、牺牲，迫害浪潮席卷全国，波兰人民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俄国政府在彼得堡成立了“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

宗旨就是要取消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东西。波兰王国的下级政权和机构均被取消。在城乡一切官府中一律开始使用俄语。在官办的学校里一律采用俄语课本，进行奴化教育，并以谎言和辱骂代替了波兰的历史。

沙皇在波兰废除农奴制，倒是达到了它瓦解起义的目的，至于波兰农民的处境，其实并没有多少改善。在一八六四年的所谓“改革”以后，波兰和俄国的大地主、大贵族仍然拥有大片的领地。当时几百万农民只有八百万莫尔格土地，而一小撮地主却拥有一千万莫尔格的土地。由于人口逐渐增加，分给农民的少许土地，后来也就格外分散了，有的土地还重新落到了地主手里。于是成千上万的贫雇农，为了寻找活计和面包，在波兰的土地上到处流浪，有的则流入工业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卷起了无地、缺地农民到西欧、北美和南美去谋生的大规模迁移的狂澜。在那一个时期里，波兰王国流行着一句谚语：“农民身上的锁链是脱掉了，但是靴子也给拿走了。”那些无以为生的农民，只得离开那浸透了自己和祖先的汗水的故土，光着脚远走他乡异国了。而那些仍旧留在故乡故土的农民，基本上依然过着日夜劳碌也还难以温饱的生活。一九〇五年下半年，特别是一九〇六年，波兰农村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要求土地，要求取消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负担，甚至开始攻击地主的庄园。乡村会议往往变成了反地主和反沙皇的集会，不仅提出了土地的要求，而且提出了取消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实行法庭民主化和建立农村自治机构等要求……

长篇小说《农民》所描写的，正是波兰王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农村生活。沙俄的反动统治依旧象严冬的暮色一样笼罩着波兰的农村。当初参加过一八六三年起义的农民，这时都

已垂垂老矣。回到农村里，还是土地所有权决定一切。地主还是地主，富农还是富农，贫、雇农还是贫、雇农。土地所有权决定了人的地位、人的贫富，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农民》就是以这样的阶级关系为底色，描绘波兰农村一年四季的生活和斗争的。在人物和情节的安排上，除了运用长篇小说的传统手法外，另有一番匠心的创造。居于舞台中心的那些角色之外，另有一个潜在的主角，那就是土地，那个历史时期那种社会制度下的土地；传统的、联结情节发展的戏剧线索之外，另有一根潜在的贯串线索，那就是土地的魔力，那就是人们（特别是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土地对人们的影响、支配和冲击。正如命运支配着希腊悲剧里的角色和剧情的发展一样，土地支配着《农民》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只是小说里的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魔力，较之希腊悲剧里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的命运，具有更加鲜明的形象，已经成为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的、发人深思的东西了。《农民》在一九二五年出版英译本以后，美国有个评论家誉之为“土地的史诗”，是很有些道理的，可惜她只是从人与自然的斗争这一角度着眼，只是把土地看作是一种慷慨大度而又残酷无情的自然力量，没有看到作家莱蒙特环绕着土地问题所揭示、描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斗争以及各色人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因此，作品的重大社会意义也就落在评论家的视野之外了。

小说一开始便用绚烂的油画似的笔触，描绘了列普卡村丰富多采的秋色，农民们在土地上忙忙碌碌地翻耕农田、播种麦子、收获马铃薯、放牧牲口和家禽等等劳动景象。然后笔锋一转，转到土地所有权上了。大农户波利那家的斑牛，到森林里去吃

草，尽管文契上规定农民有权利在林中放牧，却被地主家的守林人撵了出来，一路上又累又热，死了。拥有三十多英亩土地的老鳏夫波利那为之百感交集。他深切地感到缺少一个替他忠诚地管理家业的人。儿子安蒂克和儿媳汉卡只顾自己，心里老是估计着："大约有八英亩地可以归我们的"；铁匠女婿也一样，纠缠着要分去六英亩麦田和一英亩森林，还说什么"其余的财产，我愿意等待"……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打定主意："只要我的手脚能够行动，谁都休想搞到我一英亩地！"他决意续弦，而且看中了村子里的美女，寡妇多米尼柯娃的年青女儿雅格娜。雅格娜有两个兄弟。波利那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三个人，十五英亩田：大概五英亩田是归雅格娜的，再加上她分到的那份房子和牲口。五英亩田——就在我自己的那块马铃薯田旁边。跟我的合在一起，就快到三十五英亩了。"他派人去做媒。可老婆子也挺厉害，要他立一个授与婚姻财产的文书："你分六英亩地给她——挨着大路、夏天你种马铃薯的那六英亩地。"这场交易终于谈判成功，立了文书。同安蒂克有着私情的雅格娜，便由母亲作主，带着五英亩田的陪嫁，作了老头儿的续弦。安蒂克夫妇为那六英亩地同父亲大吵特吵。老头儿认为："土地是我的，我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儿子说："土地是我们的。是爷爷和老祖宗传下来的。"父子俩大打出手，老头儿狠心地把他们逐出了家门。后来老头儿发觉雅格娜同安蒂克偷情，他放火烧了他们躲在里边幽会的干草堆，从此把雅格娜从主妇贬为丫头，而且逐渐把媳妇汉卡叫回来替他管理那一份家业。接着，列普卡村的农民为了夺回被大地主觊觎、霸占的森林，同大地主展开一场大搏斗、大厮杀。老头儿被守林人打得奄奄一息，安蒂克杀死了守林人，父子俩在保卫农民的土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谅解。安蒂克等被囚，老头儿临终前

嘱咐媳妇到衙门里去打点，把儿子赎回来继承家业。老头儿临终时也还念念不忘土地，神志昏迷地走到自己的田里，抓起一把把泥土，当作种子撒到田里，他撒呀撒的，终于倒在土地上死了。安蒂克从监狱里回家来时，汉卡在波利那家里已经夺得当家主妇的地位，她不仅掌管着全家的土地和家务，而且把雅格娜逐出家门，硬把老头儿授与雅格娜六英亩地的契纸也拿到手了。……在这一系列的情节发展过程之中，作家莱蒙特对于拥有二、三十英亩土地的农民以及眼红这些土地的农民的那种私有者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这些多少有点儿土地的农民，不仅死抱着那一点儿不放，而且日思夜想、身体力行的，就是使自己的土地再多一点儿。人身依附固然取消了，小土地所有者可依旧死命地依附在那一小块土地上，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支配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就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依旧是土地的奴隶。

为土地问题而引起家庭纠纷和涕泪滂沱的，也决不止波利那一家：西蒙坚持和没有土地作陪嫁的娜斯特卡结婚，寡妇多米尼柯娃便把这儿子逐出家门，连一亩地一分钱也不给他；儿子只好到荒山野地去开荒。（作家在这些篇章里出色地写出了无地农民渴求土地、拚死拚活垦荒的心情和景象，十分动人；然而西蒙后来得到的各色人等的帮助，却不过是体现了作家的同情和幻想罢了。）鳏夫别列察把土地传给了女儿女婿，原是讲好条件由她们赡养他的，可是第三代生出来了，顾了小的就顾不了老的，于是别列察只好当巡礼乞丐，“见识世界”去了：“如果好心肠的人愿意周济我，我干吗要拖累你们呢？”寡妇雅姑斯叮卡也把田地交给了儿子和媳妇，满以为他们会供给她膳宿的，结果是有家归不得，年纪一大把，倒沦落成为一个到处打杂的女佣了。神

父叫她等待天恩，她瞧着和她断绝往来的后代还是日益困苦：牛死了，马铃薯烂光了，牛棚给大风吹倒了，媳妇分娩后长期卧病，小孙儿哭哭啼啼的："奶奶，给我们东西吃呀！"她跟孙儿们说：哪怕斫掉双手，从圣坛上偷了东西卖给犹太人，也要给他们吃东西！于是她重新和子孙们住在一起，拚着一身老骨头反而来照顾扶养后代了。（地少人多，原来可以养活一、二个人或一代人的土地，现在却有两代乃至三代人要靠它过日子，这就是列普卡村普遍存在纠纷、苦恼和眼泪的根本原因。作家通过精心选择的细节，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社会问题。）那些无田无地而又无家可归的、年老体衰的农民，例如老婆子阿伽沙，那就更惨了。多年以来，当巡礼乞丐是她的谋生之道，也是她的求死之道：她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存什么指望了，她只求能往生天国，她梦寐以求的，就是死的时候有个人家肯收留她，让她把一生求乞来的殡殓用品穿戴在身上，象个农家主妇似的死去。至于当时波兰农村里有不少人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甚至逃荒到国外的情景，则从马秀和巴尔特克东飘西荡的遭遇里，安蒂克一度想逃到美洲去的情节里，也已经透露了一点儿消息了。

自然，当时波兰农村中最大的土地纠纷和斗争是发生在地主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巧匠马秀说得很清楚："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四面受困，就象落在网里的鱼一样；四面八方都是大地主的田产，排挤得我们活也活不成了。——你要送牛去放青吗？你办不到，因为是大地主的土地。你要给马吃草吗？你办不到，因为哪儿都是大地主的土地！——你把一块石子扔出去，根本不可能不落在大地主的土地上……而且你还要给送到法院去——受审判——罚款——坐牢！"年迈的农民还记得当年波兰贵族怂恿农民参加起义时，怎样赌咒发誓，说什么"只要波兰一旦独立存

在，我们就可以称心如意……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田地，自己的森林，自己的一切东西。贵族们又是许愿又是演讲，于是我们其他的人都去帮助贵族了……”可农民实际上得到了什么东西呢？有个老头儿说：“清算旧账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不得不受罚遭难的倒是谁啊？嘿，是我们农民！哥萨克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是谁挨打？是谁吃苦受罪、关进监牢？只有我们农民啊！地主士绅决不会为你农民出一把力；他们鬼鬼祟祟地溜掉了，这些出卖农民的犹大，见死不救，把我们抛弃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庄园里请政府官吏大吃大喝呢！”这番话反映了起义失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地主贵族背叛了他们的临时同盟军农民，跟沙皇政府妥协，重新变本加厉地欺压、剥削农民了。广大农民同地主贵族之间当时存在着旧恨新仇。

正是在这种旧恨新仇的基础上，列普卡村全村的农民同大地主展开了一场大搏斗和一系列的冲突。导火线是大地主要侵吞原来属于列普卡农民所有的森林，竟擅自雇工大量斫伐。这是件对村民们生死攸关的大事。大家看得很清楚，再也不能屈服了，如果今天不保卫森林，明天大地主就会来夺走土地、家宅和所有一切东西。连开头有些动摇的富裕农民也觉得“我们既不能忍受，又不能宽容了！”尽管帮地主说话的神父、磨坊老板和铁匠等出来劝阻，大伙儿还是带着镰刀、连枷、木棍、斧头等等，冲到森林里去把斫树的家伙撵走。全村的壮丁和男劳动力一齐上阵，同几十个大地主手下的人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搏斗。尽管波利那受了致命的重伤，其他的人也折骨、流血，但安蒂克打死了守林人，大伙儿终于把斫伐森林的人统统打败、撵走了。然而，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森林的产权固然尚待法院判决，全村参与这场大搏斗的男劳动力却都给关到监牢里去了，列普卡村里

只剩下老弱妇孺，春天的田野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象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坟墓。”可大地主又出了新花样：他招来十五户德国移民在农场上落户，准备把波德尔赛的土地卖给他们。如果大地主这步棋下成了，那就意味着列普卡村的农民们子子孙孙永远只能围困在这个穷苦的小村子里，不仅毫无发展余地，而且处处要受到德国佬的威胁。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再一次地突出在农民们的眼前。农民们再一次地行动起来，集体赶到波德尔赛去警告德国人，千万别冒险买进这块土地。此外还想了一点别的办法，终于迫使德国佬从波德尔赛迁走了。地主这着棋没下成，便对农民换了一副嘴脸，说什么他“宁可把田地卖给本乡本土的人”，丝毫不计较条件，因为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同农民站在一边的”。贫农当场嗤之以鼻：“这倒是事实，大地主的父亲用马鞭子抽打我的背脊，叫我牢记他的恩典！如今我背上还有伤疤呢！”大地主以波德尔赛的土地为诱饵，拿它来换农民的森林地；农民们疑虑重重，大伙儿下不了决心订立集体协议，他们过去受骗上当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于是大地主就搞各个击破，悄悄地同个别农户谈判条件。小说结束时，这个回合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但，出于对土地的渴求，已经有些人上了钩，答允调换，大地主又得以重新斫伐森林了……

尽管莱蒙特并没有在《农民》里写到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波兰农村里农民直接攻击地主庄园和在乡村集会上进行反地主、反沙皇的斗争，但他已经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那种斗争的趋势和先兆迹象充分反映出来了。他没有写到这一场暴风雨，但已经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写出来了。（例如他触及了农民反对征税创办俄语学校的斗争。）这样，莱蒙特就把那个时代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表现出来了，这无疑是一

个杰出的贡献。

《农民》也可说是列普卡村的长篇叙事诗。莱蒙特摇着镜头，摄取了列普卡村的全景和特写，展开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卷又一卷的、在异族统治下的波兰贫困农村的人物画、风俗画和风景画。这三种画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全书里，有时这一种和那一种画面叠印在一起，有时三种画面叠印在一起，收到了五彩缤纷的套色的效果，令人目不暇给。有的文学史家认为：把《农民》称之为长篇小说还不尽恰当，它是用艺术形象写出来的、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其根据，恐怕也就在这里。

列普卡村是个一眼能望到底的村子，村子里除掉一座教堂、一个磨坊和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酒店外，基本上都是农田和农舍了。人们偶然到市镇上去赶集、打官司、参加官府召开的乡村大会，平常日子基本上都是在村子里劳动、做礼拜、走亲戚、恋爱、跳舞、闲谈、喝酒、打架。以这样一个小乡村的居民们为主体，兼顾某些和农民生活密切有关的人们，作家用实写和虚写的方式，在这长篇小说里勾勒或描绘了近百个人物，其中着墨较多、栩栩如生的代表性人物，也有二十多个。

人物大致可分四类：

一是官方人物：沙俄派来的专员没有出场，只是虚点了一下，以此象征俄国对波兰王国内政的控制。出场的是威风凛凛、老奸巨猾、以高压手段迫使乡村大会投票创办俄语学校的区长大人；是区公署里狐假虎威、敲榨勒索的文书；是法院里庇护有钱人、惩办小百姓的审判官；是贪污腐化、盗用大量公款、终于捉将官里去的乡长；是奉命办事的村长；是欺软怕硬的宪兵和偷鸡摸狗的警察。

二是地主及其家属：拥有两个村子的土地和大片森林、诡计多端、不断地欺压农民的大地主，本人出场的地方虽然不多，却充分写出了他的势力和影响；正面着墨的是地主的哥哥，他济贫扶困，一心向着农民，可以说是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忏悔的贵族。

三是依附官方和地主的农村头面人物：精神上统治和麻痹着农民群众，只关心别人的灵魂和自己的庄稼、养蜂场等等的神父；利用职务敛钱肥己、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神父的风琴师；既有田产、又经营磨坊、放债牟利的全村首富；既给地主通风报讯，又在筹建水力磨坊、一心往上爬的铁匠。

四是列普卡村的广大的村民——从富裕的自耕农到穷困的贫、雇农，从他们的家眷到犹太人和巡礼乞丐，包括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

首先，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或大或小、或有或无，作家塑造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乡村角色：拥有三十多英亩土地而仍被大地主歧视的，刚愎自用、精明能干的大农户波利那；好打官司、死抱住十五英亩土地不放、弄得骨肉分离的寡妇多米尼柯娃；原来如火如荼地恋爱、搏斗，几经波折，终于继承父业成为大农户、却丢了锋芒和锐气的安蒂克；被剥夺遗产，在白手起家、艰苦垦荒过程中，从窝囊废一变而为漂亮能干的庄稼汉的西蒙；傻头傻脑，颠三倒四，却处处受到姑娘们欢迎的、拥有十英亩土地的独生子雅斯耶克；把十英亩土地传给子女后成为到处打杂的女佣，因而时刻冷嘲热讽的雅姑斯叮卡；只有三英亩沙地，因为手脚不干净而被法院惩办的柯齐奥尔；家里没有土地、一年倒有半年在外乡的、多才多艺的马秀，经常要到远处“去见识见识天主所创造的世界”的巧匠巴尔特克，同样心灵手巧、年迈时只能在教堂

当杂役的、贪杯风趣的可怜人安姆勃罗司；参加起义回来后忠心耿耿为东家卖命、衣服穿烂了都没钱买的老年长工古巴，服兵役回来后难免要调皮捣蛋的青年马夫彼特；不知父母是谁的、稚气而又聪明善良的放牛娃维蒂克；开始沦落为巡礼乞丐的别列察老头儿，以巡礼乞丐终其一生的阿伽沙老婆子……

其次，作家刻意经营，创造了不少年青女性的动人形象。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村子里最美丽的少女雅格娜，她的遭遇之不幸正同她的美丽成了正比例：热恋着已经有了妻室的儿子，却被嫁给了他的六十岁的父亲；私情被识破后给剥夺了主妇的地位，还得苦恼地守着那长期昏迷不醒的丈夫；寂寞中又遭到乡长勾引玩弄；后来同风琴师的儿子之间刚产生一点彼此也还没有完全觉察的感情时，就被风琴师的老婆伙同乡长太太煽动群众，把她绑起来丢在粪车里、作为荡妇驱逐出列普卡村了。（有的文学史家从全书的气氛和艺术效果着眼，把《农民》比之英国作家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小说”，把雅格娜的遭遇比之苔丝姑娘的悲剧。苏联的评论家则认为雅格娜被驱逐出村子的场面，堪与高尔基的《出妻》媲美。）还有汉卡这个人物，作家也花了不少笔墨：她在痛苦复杂的夫妻感情的旋涡里，在反复变化的翁媳关系里，在飞来横祸的遭遇里，在艰难辛苦的农活和家务劳动中，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媳妇变成了独力掌管二、三十英亩庄稼和繁重家务的主妇，这一性格的发展过程的描绘，把人物维妙维肖地写活了。此外，一往情深，坚决嫁给没得到遗产的青年，在荒山野地成家创业的娜斯特卡，新婚不久丈夫便长期服兵役，自己年幼无知而一度失足的特雷莎，以及被人始乱终弃、抱着孩子有怨无处伸的艾娃等，虽然着墨不多，写来也都发人深思。

作家还写了两个犹太佬和两个巡礼乞丐。一个犹太佬开酒

店，设舞场，买卖农副产品，放账放债，重利盘剥；另一个推小车，走乡过村，收破烂儿，卖零星杂货。两人地位不同，性格迥异，即使是市侩气也各具特色。巡礼乞丐中，一个是靠大户人家吃得胖胖的盲丐，一个是披着巡礼乞丐外衣的神秘人物罗赫。罗赫不住高门大院，颈子上挂着念珠在农民中间做工作，他扶危济困，给孩子教波兰文，宣传波兰的历史，抵制沙俄的统治，“为人民要求真理和正义”，深信“时机到了，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和乡村，从茅屋和庄园，揭竿而起”，用鲜血和生命，建设起人们“所希望的神圣的教堂”。农民把他看作是救世主似的圣人，官府则千方百计地要追捕他。在罗赫这个人物身上，既反映了彼时彼地波兰农民的阶级觉悟的程度和民族民主的要求，又寄托了作家莱蒙特的希望和憧憬；而塑造这样的人物，寄托这样的憧憬，又同时体现了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总之，作家莱蒙特把他从小就十分熟悉、深切了解的波兰农村中的各种人物，把列普卡村里的全体人马，连同盲马、家犬和鹳鸟，都写进他的小说里去了。他真实而鲜明地刻划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绘了他们或她们的思想感情，有时甚至触及了她们的潜意识活动；即使是次要人物，稍稍勾勒几笔，略加点染，也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一系列农村人物的塑造，加上一系列风俗画、风景画的配合，使作品弥漫着当时当地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不论从认识作用或美学鉴赏来看，都是现实主义的胜利，都是作家丰富积累和辛勤劳动的成果。

小说里的风俗画是丰富多采的。作家不仅写了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农村盛况，而且写了万灵节扫墓祭祖，圣体节礼拜大典，圣马可节为村子的地界祝福等等，鲜明而生动地使读者感觉到

宗教礼拜、宗教仪式、宗教习俗乃至宗教感情已经深入渗透波兰的穷乡僻壤，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因素，并且在农民心灵上留下了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细心的读者因而也就明白了神父为什么会成为乡村中大部分人迷信崇拜的权威人物，他的布道和谴责为什么会那么震撼人心，他同官府和地主沆瀣一气，他的极端自私和极端伪善，又为什么长期不被大部分人识破；同时，也就明白了农民们在大地上播种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那么虔诚的感情，老人们在送葬时为什么有那种哲学冥想，少女在爱情萌芽时为什么会把意中人和圣像联系在一起，寻求正义的农民为什么又把巡礼乞丐罗赫当作救世主。莱蒙特若不是长期在农村生活、并且在钦斯特霍瓦当过修道士，这些风俗画的章节是写不出也写不深的。此外，作家还描绘了殡殓、守灵和葬礼，结婚的仪式和喜筵上一系列的习俗。老乞婆阿伽沙深感安慰地盛装着等死的景象，令人酸鼻；波利那喜筵上种种排场和活动，衬托出了大户人家的阔气。莱蒙特不是为风俗画而风俗画，他笔下的风俗画都是为人物和主题服务的。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着重指出：风景的描绘，是莱蒙特的长篇小说《农民》的一大特色。一年四季绚烂多彩的田野和森林，风、云、雨、雪的变化，曙光、丽日、夕照和明月繁星的交替，构成了小说的背景、作品的诗情画意。莱蒙特笔下的风景不是静止的，他写出了大自然的动静变幻。季节时令的变异，固然都写得有声有色，即便是一个特定的场面，也总是写出了它的动态、气氛、情趣和诗意。例如他笔下的大雪之夜：

“夜如今是白茫茫的一片浑沌，是闪闪烁烁的珍珠般的一片洁净的曙色，宛如最精美的漂白过的羊毛。这种亮光闪烁来自无垠的天宇——倒象是繁星的闪闪寒光，从天空下射之际，凝

聚在一起，磨成了粉末——如今纷纷洒落在整个田野里了。松林不久就把白色尸衣披上了，牧场消失了，大路隐没了，整个儿村庄都溶化在银色雾霭和眩目的粉末里了。除掉川流不息地筛下来的雪花，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雪花寂静地滑溜地轻柔地飘洒而下，仿佛是月明之夜的樱花！”

莱蒙特笔下的景色，往往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通过特定的人物的眼睛看出来的，在大自然本身的色彩之外，又用人的感觉和情绪予以点染。例如，小说刚开头的时候，矛盾斗争也还没有展开，读者对人物所处的环境也还陌生，作家莱蒙特便让怡然自得的神父，“瞧一眼沉睡在秋天的宁静里的茫茫景色，又极目凝望淡蓝色的天空，或是漫看在他指挥下俯身犁田的农民”，正是由于神父无忧无虑，才能感到、看到“空气里到处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恬适和宁静，一片阳光照彻的尘埃，蔚为金雾，弥漫在刚收割过的田野上……”因而作家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摇动镜头，摄取列普卡村远远近近的景色，使读者一开始就亲切地看清这个波兰村庄的全貌及其周围环境。再如：莱蒙特写严冬的威力，首先从大风落笔，以云霾、积雪的变幻为陪衬，写出了“大风象千军万马似的呼啸而过，象洪流似的急泻而下，无可阻遏”的那种声势，他不仅对声势作一番客观描写，而且让破旧茅屋里的农民们彻夜无眠地感觉到这种咄咄逼人的声势，为之忧心忡忡，因而大风也就格外猛烈地在读者的心灵上激荡呼啸着了。同样，列普卡村的男劳动力都给关在监牢里了，春天田野里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都是通过在外地行乞归来的巡礼老婆子的眼睛看出来的，因而格外触目惊心，令人感慨万千。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子都说明：莱蒙特不仅借人物的眼睛和感受来点染大自然的景物，使他笔下的风景画色彩鲜明，达到了动人的情景

交融的境界；而且还有意识地借以烘托大自然对小农经济和贫苦农民的影响、威胁和打击，反映庄稼汉靠天吃饭的不可靠。自然，莱蒙特也写了风和日丽，农民们耕耘和收获时的喜悦，但他更多的笔墨是写大自然的严酷的，例如干旱、大雨滂沱等等，这是符合那个时候的波兰农村的真实的。莱蒙特懂得农民的甘苦，他没有把《农民》写成“田园诗”一样的东西，这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顺便说一句，大自然的景物是那么贴近作家莱蒙特的心，几乎和人物占了同等的地位，他不仅经常以拟人化的手法写自然景色、风云变幻，而且喜欢借用自然景物来写人的外形和内心感受。例如：他把老乞婆皱纹凹凸不平的脸，譬喻为“好象新耕耘过的秋天的田地”，让人们从肃杀的秋天去联想老婆子脸上的气色。他把一对情人的幽期密会，又作了这个独具匠心的描绘：“他们现在就象那些繁花盛开的辽阔原野一样，浸润在欢乐的光辉与和谐里；他们精神焕发，眼睛好比绽开的花蕾；他们的灵魂呼应着浴在阳光里的草原的炽热芳香，呼应着小溪流水的闪光，呼应着小鸟又低又轻的啁啾。他们悸动的心跟这春意盎然的境界和谐一致。他们说的话，寥寥几句，也听不大清楚，却充满了意义；这些话是从他们的灵魂深处涌出来的，正如幼芽在五月早晨的曙光里从母树的躯干上长出来一样。他们的呼吸好象吹拂稚嫩麦穗的微风。他们的灵魂好比春天里的日子——灿烂如正在欣欣向荣的麦叶，歌唱之多不亚于云雀，充满了光明、悄悄的私语、眩目的苍翠之色，以及不可抗拒的生命的喜悦！”尽管这对情人是在严冬寒夜的积雪田野里相会的，作家却写出了他们的冬天里的春天。这里丝毫没有庸俗的低级趣味，有的是诗情画意。

莱蒙特是描写日常生活的能手，他把周而复始的农村日常生活写得那么清新，那么富于情趣和色彩，那么诗意浓郁而又引人入胜，除了由于人物画、风俗画、风景画三者的巧妙安排之外，也还有整个戏剧结构上的匠心创造：雅格娜的曲折而又复杂的爱情纠葛及其悲惨结局，构成了贯串全书的扣人心弦的主要戏剧情节；而围绕着土地的各种欲望、打算、矛盾和斗争，则形成了一条比较隐蔽的辅助线索，因而在这样的戏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间，得以从容地展开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景象，嵌进了生和死、贪欲和虔诚、爱情和财产、阴谋和搏斗、镇压和反抗等各种插曲，从而深刻地广泛地反映了波兰农村生活的真实，赋予作品以高度的社会意义。

莱蒙特年青时在跑码头的戏班子里当过演员，当年戏剧实践的经验，在《农民》里也结出了丰盛的果实。他熟悉他的材料，也善于剪辑他的材料。人物的上场下场，场景的转换，是那么自然而然，就象在生活里一样，一点也不生硬、勉强，丝毫斧凿痕迹也看不出来。全书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有时波澜迭起，有时又风平浪静，正如四季的流转、阴晴雨雪的变化一样。紧接着戏剧性的情节，往往出现抒情的篇章；而诗情画意之后，却又响起了紧锣密鼓，闪出了刀光剑影。莱蒙特驾御着一切情节、场面和具体细节，细致而又从容地进行剪辑和配置，浓和淡，疏和密，起和伏，动和静，热和冷，都调节得既错落有致、又相映成趣，既自然和谐、又引人入胜，从而使贫困农村日常生活的描绘，取得了史诗般的壮丽，有不少地方还达到了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效果。

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时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莱蒙特以他的如椽之

笔在长篇小说《农民》里写出了波兰农村，写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波兰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问题，写出了异族统治下波兰农民热爱祖国和民族的思想感情，写出了风景如画的乡村里农民的生活、习俗、苦难和方兴未艾的斗争，写出了原始的农民民主主义情绪，农民的仇恨、渴望和未成熟的幻想，而且写得那么形象生动、有声有色，确实不愧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这个译本是根据一九二五年在美国出版的 Michael H. Dziewicki 的英译本转译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曾先后出版过前面二卷，《秋》和《冬》。后来一搁就是十多年。这回四卷一起出齐，《春》、《夏》二卷是新译的，前面二卷也从头至尾作了修改。感谢出版社编辑同志对全书重新进行了仔细的校订，使疏漏错误之处得以改正。

吴　岩

一九七九年岁尾

重版的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通力合作、共同研究制定规划，然后分头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第一批书目中就收有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的《农民》。莱蒙特之成为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是因为他的民族史诗《农民》写得极为出色”。莱蒙特也是波兰的“国宝”。1925年12月5日，莱蒙特因心脏病在华沙逝世。波兰的总统和总理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个全译本，是根据1925年在美国出版的 Michael H. Dziewicki 英译本转译的；1981年8月，在经过祝庆英同志逐字逐句仔细校订以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的。初版即印行46,000册，读者还是欢迎的。

1991年，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80——1990)揭晓，收有本书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荣获特别奖。

1996年，承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增辉先生送我《莱蒙特》传记一书，他是华沙大学波兰语文学系毕业的波兰文学的专家，有不少专著，与人合译过《福地》。《莱蒙特》是他的研究著作，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书中参考了您的大作，并引用了大作中的译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在八十年代出版得比较多，进入九十年代便渐渐稀少，版权便是诸种原因之一。现在两社打算重整旗鼓，也打算重版当年列入第一批出版的《农民》，为减轻读者负担，由《秋》《冬》《春》《夏》四卷，合并成两册出版。我自然是高兴的，因为市场早已缺货多年了。爰缀数语志喜。

吴　岩　1997年夏

第一章

“赞美耶稣基督！”

“永世赞美！①——啊，可不是我们的好阿伽沙吗？如今你流浪到哪儿去呢？”

“到世界上去，神父，到广大的世界上去！”她用拐棍儿自东至西地划了一下，回答道。

神父机械地依着她所指的方向转眼瞧去，却冲着西方天空里令人目眩的太阳，闭上了眼睛。然后他又用比较低沉的、多少有点儿踌躇的口气说道：

“克莱姆巴家把你撵出来了？还是只不过彼此之间一场小小的吵嘴呢？”

她把身体稍稍挺直了一点儿，放眼瞧瞧光秃秃的秋天的田野和果园环绕的村舍，然后答道：

“不，他们没有撵我！他们怎么会撵我呢？他们是好人，又是我的近亲。说到吵嘴，可一次也没吵过。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这就是了。‘硬挤在别人的车上，还不如跳海的好。’……所以我得走了；压根儿没有我干的活。冬天是来了，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给他们干活儿的时候，难道他们白给我东西吃、白给我一块地方睡吗？再说呢，他们刚让小牛断了奶；小鹅

① 教徒希望在天上永生永世地赞美和侍奉天主。

也得在夜里关进屋子去，因为天在冷起来了。我得把地方让出来。可不吗，畜生也是天主创造的生物啊。……不过，他们是好心肠的人；至少他们在夏天收留了我了，毫不小气地留出一角屋子给我住，留出一口食物给我吃……到了冬天，我就跑到广大的世界上去，求人施舍。……我只需要很少的一点儿东西，这一点儿东西，好人会给我的。凭着耶稣保佑，我可以勉强拖到春天，而且还可以积存一点儿东西。我有把握，温和慈善的耶稣决不会抛弃穷人的。”

“说得对，耶稣决不会抛弃穷人的，”神父用认真的口气给她保证，一面默默地把一个小钱塞到她的手里。

“多谢，多谢，天主保佑神父！”

她深深一鞠躬，摇摇晃晃的脑袋直低到对方的膝盖，这时候，大颗的泪珠沿着她的脸——沿着那皱纹凹凸不平、好象新耕耘过的秋天的田地一般的脸，滚下来了。

神父感到惶惑失措。

“去吧，天主保佑你一路平安，”他一面扶她起来，一面结结巴巴地说道。

她用哆嗦的手划了十字，拿起她的布袋和尖头的拐棍儿，开始顺着车辙很深的广阔大道朝森林走去。她时常回过头来瞅一眼村庄，瞅一眼这时候正有人在掘马铃薯的田地，以及从牧人们的篝火里升起来、低低地飘浮在庄稼残根上的烟氲。

神父原先是坐在犁车上的，现在又坐了上去，他撮一点鼻烟嗅嗅，打开了祈祷书；可是他的眼睛不时离开书上红色的字体，瞧一眼沉睡在秋天的宁静里的茫茫景色，又极目凝望淡蓝色的天空，或是漫看在他指挥下俯身犁田的农民。

“嗨，伐莱克！那一畦弯了！”他大声喊道，一面挺起身来，两

眼紧盯着两头壮健灰色耕马的每一个步伐。

他再一次把眼睛回到祈祷书上来，他的嘴唇重新嗫动，可是他的视线不久又下意识地溜到了马儿身上，或是溜到了一群乌鸦身上。乌鸦伸出了嘴巴，小心谨慎地在新犁出来的田畦里跳动着，鞭子啪的一声或是马儿转过弯来的时候，才扑动翅膀飞起来，之后却又笨重地降落在犁头的后面，在那刚翻起来的、给太阳烤过的硬泥块上磨着嘴巴。

“伐莱克，把右边儿的母马轻轻打一下；它落在后面了。”

母马经过这番纠正，就和另一匹并驾齐驱起来，他瞧着微笑了；马儿跑到路边时，他跳起身来，拍拍它们的颈子，——牲口们把鼻子向他的脸伸过来，心满意足地用鼻子嗅嗅，回答他这一种爱抚。

“嗨——呀——啊！”伐莱克这时信口唱起来了。他把银光闪亮的犁镵从田畦里拔出来，敏捷地擎起犁，叫马儿转过身来，然后又把那闪光的钢铁扎到泥土里。鞭子啪的一响，马就拖动着犁，拖得木头横档咯吱咯吱地直响；它们继续往前，在那一大片土地上翻耕过去。土地伸展开来，跟大路成为一个直角，一畦畦的，倒是跟粗麻布的纬线十分相象；土地往下倾斜，一直延伸到掩映在果园红叶黄叶里的、地势低洼的村庄跟前。

季节是靠近秋末了，但天气还是温暖而令人慵倦。太阳依旧是够热的，太阳挂在西南方的森林之上，使灌木和梨树，甚至坚硬干燥的泥块，也投下了浓重阴冷的黑影。

空气里到处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恬适和宁静，一片阳光照彻的尘埃，蔚为金雾，弥漫在刚收割过的田野上，而在上面蔚蓝的天空里，大朵大朵的白云零零落落地飘浮着，仿佛是大堆大堆为风暴所苦的积雪似的。

下面，眼睛所能望得到的地方，绵亘着一片茶褐色的田野，苍苍的树林给它镶上边儿，宛如一个巨大的盆子；一条河流，象一束丝线似的在阳光下灿然闪烁，在两岸赤杨和杨柳之间，飞星溅沫，逶迤穿过盆地。到了村庄中间，河流便漫衍成为一泓长方形的大泽，然后又穿过山中缺口，向北方流去。溪谷深处，湖水周围，座落着村庄，阳光映照着村里果树园中斑斓的秋色。从村庄起，一直到森林的边缘，绵亘着一长条一长条的耕地，一片又一片的灰色的田圃，田圃之间是网丝一样的小径，小径上长着梨树和李树。在通体灰色之中，点缀上了变化多端的色彩：一簇簇芬芳馥郁的羽扇豆的金黄色，山涧干涸河床的暗银色，以及伸展到山岭和树林的、为成行成列的高大白杨所蔽荫的幽静道路的沙土色。

对着这一片景色静观冥想的神父，突然给惊醒了。从不太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悠长而悲哀的牛鸣，鸣声使乌鸦扑动翅膀、斜飞着往掘马铃薯的人们逃去，飞动的黑色影子跟着它们掠过了播种过一部分的田地。神父用手遮着眼睛，朝着太阳和森林那一面望过去，他看见一个小姑娘在向他走过来，手里用绳子牵着一头红色大母牛。当她走近时，她说："赞美耶稣基督！"她本来是要走过来吻神父的手的，可是母牛却把她拖走了，而且重新鸣叫起来了。

"你把这牛拉到市场上去吗？"神父问。

"不，只是把它带到磨坊里小牛犊儿身边去。——安静点儿，你这讨厌的东西！你给鬼迷了吗？"她大声嚷嚷，上气不接下气的，竭力要拉住那牲口，可是牲口却把她拖走了，终于小姑娘和母牛都在一团尘埃中消失无影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拾荒的犹太人，推着一辆手车，跨着沉着

的脚步，打沙土大道上走过来了，车子载得太重，他不得不时常歇下来喘一口气。

“莫希克，可有什么消息啊？”神父大声说道。

“什么消息？对那些有关的人，倒是好消息。感谢天主，马铃薯产量很大；裸麦丰收，卷心菜也会收得很多。种马铃薯、裸麦和卷心菜的人，都是好福气哪。”他在神父的袖口上吻了吻，调整了一下手车上的带子，比较轻快地继续赶路了——现在他走的是缓缓倾斜的下坡路。在他的后面，在道路中央被他滞缓的脚步扬起的尘雾里，来了一个瞎眼的乞丐，一头有绳子牵住的、喂得肥肥胖胖的狗儿给他带着路。接着是一个拿着酒瓶的青年从树林那一边走近来了。青年瞅见神父在大路边，就来一个退避三舍，穿过田地，抄一条捷径往村子里的酒店走去。

接着，一个从邻村来、到磨坊去的农民，一个赶着一群鹅的犹太女人，也经过这儿。大家都感谢天主，神父用和颜悦色与好言好语跟他们互相打过招呼，他们就继续赶路了。

这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神父站起身来，对伐莱克说道：“你耕到了桦树那边，就回家吧。可怜的牲口已经挺累了。”

神父沿着田畴间的小径走去，嘴里轻声作着祷告，不时用他那和蔼发亮的眼睛，眺望四周的景色。采掘马铃薯的地里，干活的妇人们缀成了灿烂的红色行列，把她们采在篮子里的马铃薯，隆隆地倒进了货车。这儿那儿，到处都是为了播种而正在翻耕的土地。休耕地上，一群斑斓的母牛正在吃草。由于农作物已经在抽芽发叶，某些土地的苍灰色里已经开始透出了淡红的色泽。牧场上刈割过的褐色草地里，露出了鹅群，好象白色的雪片。远远地传来一头母牛的鸣声。篝火已经点起来了，长长的蓝色烟云在麦田上飘浮而过。别的地方，铁耙都在忙着翻土，每一条铁耙后

面都扬起一团暗沉沉的灰土，随即又沉落在山脚下了。在一团团灰土之下，仿佛从云霾中冒出来似的、光头赤脚的农民，腰上缠着盛满麦种的布袋，正一面从容不迫地向前行走，一面抓起一把把的种子，用一个庄严的姿势把它们纷纷撒落在土地上，好象给人祝福似的。走到耕地的尽头，他就转过身来，慢慢地走上坡去，他那茅柴似的蓬乱的头发首先出现在地平线上，然后是他的肩膀，最后是他的整个儿身体，他仍旧保持着庄严的姿势，把播种者的祝福撒在土地上——仿佛是件圣物似的，金色的种子以半圆形纷纷落在他的周围。

神父的脚步愈来愈悠闲了：他不时停下来吸一口气，瞧瞧他的两头灰色马儿，瞅瞅正在向一棵大梨树扔石子的几个孩子。孩子们成群地向他跑来，把手缩在背后，纷纷吻他法衣的袖口。

他抚摩他们的黄发脑袋，又添上一句警告的话："留神别打断了树枝，不然明年你们就没有梨儿吃了。"

"我们打的不是梨儿，"一个比别人胆大的孩子说道，"树上有个红脚乌鸦的鸟窠。"

神父带着和善的微笑走过去了，不久就走到了掘马铃薯的人们中间。

"天主保佑你们工作顺利。"

"愿天主赐福你！"他们齐声答道，一齐上来吻他们所敬爱的神父的手。

"今年大概天主赐给我们许许多多马铃薯吧，"他说道，一面把他那打开的鼻烟壶递给大家；大家恭恭敬敬地撮了一点，却不敢当着他的面送到鼻子上去闻。

"是啊，马铃薯跟猫脑袋一般儿大；每一棵都长的很多。"

"啊，那末猪也要涨价了；你们大家都要养几头吧。"

“现在猪的价钱已经够贵的了。去年夏天一场猪瘟，我们得跑到普鲁士去买猪才成。”

“是啊，是啊。你们在这儿掘的是谁的马铃薯呀？”

“当然是波利那的罗。”

“我没看到他和你们在一起，所以我捉摸不透啦。”

“公公跟我丈夫一起在森林里。”

“啊，汉卡，你在这儿哪？过得挺好吗？”他转向脑袋上裹着红头巾的漂亮年青妇人，说道。她走上前来，因为两手搞得挺脏的，就先用围身布裹上了，再拉住神父的手吻一下。

“哦，收割的时候，我给他洗礼的你那个娃娃，可好吗？”

“天主保佑神父，娃娃又健康又活泼。”

“天主与你们同在！”

“天主与神父同在。”

神父往右边走过去了：右边儿有一个墓地，挨着种植白杨的一条大道，就在村庄的那一面。他们默默地凝望着他的背影好些时候，直到他那瘦瘦的微微有点儿驼背的身子，走过低矮的石头围墙，进入赤杨和枫树浅黄淡红的叶簇所蔽荫的礼拜堂时，大家才重新开起口来。

“世界上没有比他再好的人了，”有一个女人说道。

“是，的确如此，”汉卡附和道，一面把满篮的马铃薯，倒在新耕过的泥土和干燥根茎之上那堆显眼的黄澄澄的收获物上去了。“他们本来要把他从我们这儿调到城里去的，可是我公公跟乡长一起去求主教，他们这才没有把他调走。不过，你们掘吧，掘吧：白天也好，田里的活儿也好，都快要到尽头了。”

他们又默默地动手干活儿。只听见锄头掘到硬土里嘎扎嘎扎的声音，偶尔还有钢铁碰到石头时尖厉的叮当之声。

在那儿干活的不到二十个人，大部分是老婆子和长工。不远的地方，插着两副交叉的竿子，吊着两个用布包裹的婴孩，好象睡在吊床里似的；婴孩时常大哭大叫。

“如此说来，老婆子已经出去流浪了，”过了一忽儿，雅姑斯叮卡说道。

“老婆子？谁呀？”安娜一面挺直身体，一面问道。

“当然是老阿伽沙呀。”

“怎么，要饭去吗？”

“当然要饭罗！不，不是乐意要饭的。她一向辛辛苦苦地给她的亲戚干活儿，侍候了他们整整一个夏天；现在他们让她走了——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明年春天她会回来的，带着满满的好儿篮砂糖和茶叶，此外还有些现钱。啊，那时候，他们就会喜欢她了，让她舒舒服服地睡在被窝里了，还会跟她说，她不必干活，只要休息就是了。是啊，他们会管她叫‘姑妈’，叫到他们把她的钱骗光为止。可是等到秋天再来的时候，又没有地方给她住了，连过道里，猪栏里，都没有她住的地方！啊，这些吸血的亲戚！这些没有人性的畜生！”

雅姑斯叮卡愤愤地破口痛骂，说话时脸都发青了。

一个年迈的长工——一个愁眉苦脸、精疲力尽的人——说道：“你们瞧，俗话说得真对：‘风总是往穷人脸上吹。’”

“喂，好人哪，请你们掘吧，”汉卡连忙插嘴道；她不喜欢大家正提到的那一类话。可是雅姑斯叮卡没法儿闭嘴，她立刻抬起头来说道：

“派吉斯家的那些人——他们都上了年纪了；他们脑袋上的头发都稀稀朗朗的了。”

“可是，”另一个女人插嘴道，“他们仍旧是光棍呢。”

“这儿也有许多姑娘老大了呀，再不然就是被迫上别处去当佣工了！”

“然而除了磨坊那边的牧场，他们还有二十多英亩土地哩。”

“是呀，可是你以为他们的母亲会让他们结婚吗？如果他们结婚了，会给他们什么东西吗？”

“对了，那时候谁来挤牛奶、洗衣服、照料猪和庄稼呢？”

“他们得管家，为他们的妈，为雅格娜。不然的话，雅格娜怎么能象她现在那样当阔小姐呢？简直是位小姐嘛，老是在打扮，洗澡，照镜子，一天到晚老是在编她的辫子！”

“而且老是在找男人睡觉——谁都可以，只要年青力壮的就行。”雅姑斯叮卡怀着恶毒的讥诮补充道。

“约瑟夫·班代赫派了两个求婚的人，送伏特卡上她那儿去过的①；可是她不愿意嫁他。”

“这娇生惯养的野丫头，真是该死！”

“那个老太婆也该死。老是呆在教堂里捧着本祈祷书祷告，而且哪儿有布施②，就上哪儿去！”

“虽然如此，她还是个妖精。请问，是谁使瓦甫雷克的母牛没有奶的？还有，雅希克的小孩偷了她果园里的梅子，她就对他念咒，他可不是立刻得了‘纠发病’，手脚都蜷缩起来了吗？”

“啊，这样的家伙住的地方，天主怎么会降福呢？”

“从前，”雅姑斯叮卡说道，“我还在给爸爸照料牲口的时候，他们总是把这样的家伙，从我们中间撵出去的……可不吗，这

① 波兰风俗，这两个人受了年青求婚者的委托，跑到姑娘的家里，以那年青人的名义，把伏特卡送给姑娘；如果姑娘为这年青人干杯，她就算是订了亲的未婚妻。

② 也是波兰的风俗，每个教区，每年都有一次布施，那些上教堂去的人都可以得到饮食款待。

对她们也没有什么损害，她们不是没有人保护的。”接着，雅姑斯叮卡便放低了声音，往斜刺里对那在最前列忙着掘马铃薯的汉卡看了一眼，然后嘁嘁喳喳地跟她身旁的人说道：“第一个会给她撑腰保镖的就是汉卡的丈夫；他象只狗似的到处钉着雅格娜。”

“天哪！请你别说了！你说的是多么可怕的事！咳，那是触犯天条，那是罪孽！”长舌妇们一面跟她低声说话，一面弯着肩膀继续掘地。

“再说，难道光是他一个人吗？嘿，所有的小伙子都在追她，就跟雄猫追雌猫一样。”

“的确，她长得漂亮：胖胖的象只养肥了的小母牛，脸蛋儿白得象奶油，眼睛就跟亚麻的花儿一般。而且身强力壮，许多男人不及她。”

“她除了吃饭睡觉还干什么呢？怪不得她会漂亮啊。”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这时候她们正把篮子里的马铃薯倒在一堆上。谈话后来就转到了别的事情上，说呀说的，看到波利那的女儿犹兹卡从村庄那儿穿过玉米田奔跑过来，话就停住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老远就大声嚷道：

“汉卡赶快回家，母牛出了毛病啦。”

“真糟糕！哪一头牛呀？”

“红白斑牛。”

汉卡松了一口气。“天哪！你真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是我的那一头牛呢。”

“维蒂克刚把牛带回来。管林人把牛赶出了树林。它跑得太快了，——它又是那末胖，——就在牛栏外边儿倒下了。它不吃不喝；光是滚来滚去，叫唤。不得了啊！”

“爸爸回家了没有?”

“不,他没回家。天哪! 而且是那末好的一头牛! 挤起奶来,一次就有一个多加仑。啊,回去吧,赶快回去吧!”

“好,好,赶快——立刻就走!”

她立刻从吊床一般挂着的布包里抱起孩子,动身就走;这个消息搞得她十分慌张,为了干活而把衣服束到膝盖以上的围身布,也忘记解下来了。当她一路跟着犹兹卡跑去的时候,她那白晰的腿在田野里时隐时现地闪动着。

在两脚之间用锄头掘马铃薯的人,活儿干得更慢了:再也没有人来催促和责骂她们了。

太阳现在完全落到西边去了,红光灿烂,仿佛是被急速的行程累得挺热似的,它挂在又高又黑的树林上,象一个巨大的猩红圆球。暮色渐深,暮色正在景物上蔓延开来:充塞田畦,躲进沟渠,凝聚在丛林之下,慢慢地涌遍了大地;暮色减弱、涂抹、扫除着一切光彩,终于只有树顶、教堂屋顶和尖塔闪耀着瑰丽的色彩了。许多劳动者已经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去了。

叫喊和嘶鸣,吼声和货车轧砾声,愈来愈响,充满在宁静的黄昏空气里。可是,钟楼上不久便传来一阵朗朗钟声,宣告晚祷的时刻到了;一听到这宏亮、激荡的钟声,一切的喧哗都静下来了,只听见晚祷的低语有如落叶的微声。

现在牛群乱成一团,伴着欢乐的叫喊和歌唱被赶回家来了,它们沿着大路走来,扬起了那末大的一片烟尘,只是偶尔看得到它们强壮的大角脑袋从烟尘里冒出来。

羊也一样,到处在叫;从牧场上飞走的鹅群,在西方的夕照中消失无影了,只有它们尖锐刺耳的鸣声透露了事实:它们还在扑动着翅膀飞呢。

“那红白斑牛还怀着牛犊呢，真是可惜。”

“好在波利那并不穷。”

“不过，死掉那末好的一头牲口，总是可惜的。”

“波利那没有老婆，漏洞太多，他家里的东西，件件都保不住。”

“可不吗，就因为汉卡不是个管家的人。”

“啊，她可是个管家的人——光管她自己的家。他们跟她的公公住在一起，就象他们是长工似的；人人都眼红地瞧着能从他手里搞到什么东西。至于波利那的财产，让狗去看管吧！”

“犹兹卡还是个娃娃，什么也不懂。她能干啥呀？”

“哦，波利那还不如把他的土地给了安蒂克，不是么？”

“是啊，的确不错啊，以后就靠他们答允给他吃的那一份饭过日子吗？”雅姑斯叮卡辛辣地反驳道。“瓦甫雷克，你年纪不小了，可是你还是个大傻瓜。嚯，嚯！波利那还很健旺；他可以再结婚呀。如果他把家产都分给了子女，那末他就是个大傻瓜了。”

“他虽然健旺，可是已经过了六十岁了。”

“不用担心，瓦甫雷克；哪一个姑娘都会嫁给他的，只要他去向她求婚就是了。”

“他已经送终了两个老婆了。”

“说不定他要送终第三个，然后，天主保佑他！他活着的时候，千万别给他的子女一小片土地；——不，一英尺也不给。这种烂死尸！他们会给他一份儿好饭，他们会给吗？强迫他在田里干活，要不就挨饿，或是出去要饭！你试试吧，把你的家产给你子女吧；他们就会给你钱，正够你买一条绳子吊死自己，或是缚一块石头在颈子上。”

“哦，天黑下来了；该回家啦。”

“是啊，该回家啦，太阳落山了。”

于是她们就赶快抗了锄头，拿了篮子和饭盒，排成单行，沿着小径走去，老雅姑斯叮卡始终在气愤地数落着——她自己和别人的子女。

有一个小姑娘，在同一方向的另外一条小路上走回家去，她赶着一头母猪和几只小猪，用尖锐的声音，唱着歌：

不要走近车子，
不要摆弄车轴，
不论小伙子说什么好话，
不要让他亲你嘴巴！

“听这傻丫头大号大叫的，倒象人家在活剥她的皮呢！”

第　二　章

这时候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波利那家的院子里了。院子三面有农舍环绕，一面隔着一个果园与大路为邻。硕大的红白斑牛正倒在牛栏外的肥料堆上打滚，好几个女人惊异地瞅着牛，给出着主意。

一条有点儿瘸腿的、身上东一块西一块褪了毛的老狗，一忽儿冲着牛嗅嗅，叫将起来，一忽儿跑到篱笆那边，把爬在篱笆上好奇地向院子里张望的男女孩子赶回大路上去，一忽儿又走到躺在茅屋附近的母猪那儿去了。母猪呢，一面温和地咕哝，一面正给四头白色小猪喂奶哩。

汉卡一到家就向母牛跑去，立刻动手抚摸母牛的面颊和脑袋。

“可怜的，可怜的亲爱的红白斑牛啊！”她痛哭流涕地嚷道。

女人们不时地把治疗病牛的新方法介绍给她。她们一忽儿给它灌盐水，一忽儿又把牛奶和着祭神蜡烛的油给它灌下去。这一个主张给它喝溶在乳浆里的肥皂，那一个建议给它放血。可是那母牛并没有从那些万应灵方得到什么好处。它时常抬起头来，好象求救似的，哞哞地叫唤，直到眼白泛红的美丽大眼睛变得暗淡蒙眬了，方始没有了声息。接着，痛苦得实在精疲力尽了，它就垂下它长着角的脑袋，伸出舌头来舐汉卡的手。

“说不定安姆勃罗司能有点办法吧？”这是一个女人的建议。

“对呀，对呀，他治病倒很有一手的。”

“犹兹卡，快跑去找他。他刚打过晚祷钟，大概还在教堂附近。天哪，公公回到家里，一定很生气！”汉卡呜呜咽咽地说道。“可是，这可不是我们的过错。”

于是她坐到牛棚的门槛上，一面露出丰满雪白的乳房，给哭着要吃的婴孩喂奶，一面十分忧急地呆望着闹病的牲口；心里想着波利那快回来了，这就不安地把眼睛转向篱笆外，瞧上一眼两眼。

不多一会儿，犹兹卡回来了，说是安姆勃罗司来啦——而安姆勃罗司也几乎立刻就走到了。他是个快满一百岁的老人了，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走道，身体可依旧挺得笔直，象支箭似的。他的脸，又干又皱，象是春天的马铃薯，刮得光光的，可又留着伤痕。他的头发，白得象牛奶一样，长长的一缕缕地覆在额角上，披拂在肩膀上。他径直向母牛走去，十分仔细地检查着母牛。

“噢！”他说，“依我看啊，你们就要有鲜肉吃了。”

“啊，求你想点办法治好它吧！”约几亚大声说道。“价值三百多兹罗提① 的一头牛哪……而且正怀着牛犊哩！一定帮个忙吧！天哪！天哪！”

安姆勃罗司拿出刺络针，在靴子上磨了磨，冲着天空瞧了瞧针锋，就往斑牛肚子上血管里戳进去。可是没有血液喷溅出来；只是慢慢地渗出了几滴起着泡沫的黑色液体。

大家都站在周围，伸长着颈子，气也不透地凝神注视。

“来不及了，”他悲伤地说道。“咳，这可怜的牲口快要咽气了。一定是牛瘟，或者是跟瘟疫差不多的毛病。你们一看到有

---

① 波兰币制名，合一百格罗什。

什么不对头，就应该立刻来找我。这些个妇道人家啊！净是些爱抱怨的东西，只会哭，啥也干不了。要拿点什么办法出来的时候，她们就妈呀妈呀的哭起来了。简直是一群母羊嘛！”

他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再一次看了看母牛的眼睛和舌头，把他血污的手在滑溜溜的牛皮上擦了擦，就准备动身了。

“我不给它打丧钟了；你们敲敲锅子算是丧钟吧。”

“爸爸和安蒂克来了！”犹兹卡大声嚷道，赶紧迎了上去；这时候，远在池塘尽头传来了马车隆隆的声音，接着，长长的车子和马匹也出现了，黑魆魆地在夕阳映照下灼灼生光的红尘里浮现出来了。

“爸爸，爸爸！红白斑牛快要死了！”她大声叫唤。他正从池塘边绕过来。安蒂克已经从车子后面跳了下来；装在车子上的松树是很长的一棵树，不得不把它托起来。

“别乱叫乱嚷胡说八道了，”他一面鞭打马匹，一面咆哮着回答道。

“安姆勃罗司给它放过血——不管用。蜡烛油灌下去——也不管用。盐——没有用处……这准是牛瘟，错不了。维蒂克说，管林人把牲口赶出树林子，红白斑牛就立刻倒了下来，呻吟起来了；所以他就把牛牵了回来。”

“红白斑牛，我们家里最好的母牛！你们这些缺德的畜生！你们竟这样的照料母牛，真他妈的该死！”

他把缰绳丢给儿子，就拿着鞭子跑上前来。

妇人们散开了。自始至终非常镇静地收拾屋子的维蒂克，吓得头昏眼花，跑到果园里去了。甚至汉卡也从门槛上站了起来，惊惶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老波利那对着母牛瞧了好久，这才大声叫喊道：

“咳，它是没有命了，都是她们招惹出来的！这些邋遢的懒婆娘！一天到晚总是想吃，可是照料牲口呢——却从来不肯干！这样好的一头牛呀！我简直不能离开家门一步，我一走，就一定出岔子出乱子。”

汉卡喃喃辩解道：“可是我一下午都在外边儿掘马铃薯啊。”

他怒气冲冲地向她转过身来。“你！哪一件不对头的事情你看出来过？我的东西，你哪一件放在心上过？这样的一头母牛是难找的了，——可不吗，哪怕在大地主家里也找不到！”

他继续长吁短叹了好一会儿，他仔细检查着母牛，设法使它站起来，又瞧瞧它的口腔内部。母牛呼吸沉重，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它的血液已经几乎停止往外流了，凝成了坚硬发黑的血块，好象煤渣一样。

“怎么办呢？一定得把它杀了：我至少要尽可能捞回牛肉钱才是。”

他这样打定了主意，就走到储藏室去拿镰刀。磨刀石放在牛棚屋檐下，他在那石头上把镰刀磨了几下以后，就脱掉外套，卷起衬衫袖口，动手做那残酷的事情。

红白斑牛好象感到它的死期已到，抬起了它沉重的脑袋，有气无力地呜咽着，它终于给割断了喉管，跌翻在地上了；这时候，汉卡和犹兹卡就哭起来了。母牛的腿痉挛地抽搐了一两次就不动了。

狗舐着血，血已经在开始凝结。

刚到家的安蒂克，愤愤地对他哭泣着的老婆说道：

“傻瓜，你有什么好哭的？爸爸的牛是爸爸的损失，可不是我们的损失。”

他把马从马车上卸下来，维蒂克就把马拉到马房里。

“马铃薯的收成可好吗?”波利那在井旁洗手的时候，问道。

回答是:“怎么会坏呢? 二十包，或是二十包上下。”

“今天就得把马铃薯运回家来。”

“那就你自己去运吧，”安蒂克说道。“我累死了，快倒下了。右边的那匹马，一条前腿也瘸了。”

“犹兹卡，去跟古巴说，别掘马铃薯了。叫他调那小母马来代替拉车，今儿个就把马铃薯运回来。天说不定要下雨哩。”

愤与恨在波利那的心里翻腾着。他不时去瞧瞧杀掉了的母牛，狠狠地咒骂一番。接着他又大踏步地走过院子，瞅瞅牛栏、储藏室和一切棚屋，他被损失搞得心烦意乱，也不晓得自己在干些什么。

“维蒂克! 维蒂克!”他终于大声吆喝道，一面把围在腰上的阔皮带解将下来。可是维蒂克没有应声。

所有的邻居，感到这么大的损失所引起的烦恼，大概终于要用拳头来收场的，而波利那又是个无时不想打架的人，所以都纷纷走开了。可是，今天波利那却光是一味地咒人骂人罢了。

他向茅屋走去，冲着打开的窗子叫唤道:“汉卡，给点儿东西我吃!”这就走进他自己的房间里去。

房子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小屋，由一条十分宽阔的走道分成两排。后排对着院子，前排的四个窗子，面临果园和大路。波利那和他的女儿犹兹卡住在挨着园子的那一排房子里; 安蒂克跟他的一家人住在另外一排房子里; 牧人和长工就睡在马棚里。

房间里现在暗起来了，因为只有很少的光线能够穿过屋子外果园的树木和低垂的屋檐，打那小窗子里漏进来。可以看得见的，只有挂在粉墙上黑沉沉的一排排圣像的玻璃镜框的光辉。房间虽然很大，看上去却很小，因为房顶低矮，支持房顶的横梁

粗大，家具很多、把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仅仅紧挨着过道墙壁的巨大庇檐壁炉附近才有一点儿转身余地。

波利那在这儿脱下靴子，然后走进一间昏暗的小室，随手把门关上了。他把一扇小窗子上的百叶窗打开，夕阳血红的光辉立刻洋溢全室。

这是一个小小的杂物间，塞满了家用什物。横搁着的几条竿子上，挂着好几块条子布和好几件"苏克曼那"①，还有一堆堆灰色的纱，卷成一捆捆的、弄脏了的羊毛，以及一袋袋的羽毛。他拿起一件白色的"苏克曼那"，一条猩红色的腰带；接着便在几个装满五谷的桶里摸索半天；随后又在一个角落里，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摸索着，那儿皮革和铁片都搅和在一起了。可是他听到了汉卡在隔壁房间里，就立刻把百叶窗关上，重新在麦桶里摸索起来了。

他的晚餐，一大锅肥咸肉炖白菜汤，正在窗下长凳上冒着热气。汤的香味，跟它旁边的一大碟炒蛋的香味，在空气里混成了一片。

"今儿早晨维蒂克把牲口带到哪儿去的？"他一面问，一面从一块大得象最大的筛子一般的面包上，切下一大片来。

"到大地主的树林里去了；守林人把牲口撵了出来。"

"臭死尸！杀死红白斑牛的原来是他们！"

"是啊，母牛跑得太累太热，肚子里就烧坏了。"

"这些个要饭的奴才！我们有权利在那边放牛的。白纸上写着黑字，文契上的字就有公牛那么大；可是他们老是把我们撵出来，而且说我们没有在那边放牛的权利。"

---

① 波兰农民穿的长外套。

“他们对付别人也一样。他们也打了伐莱克的孩子，打得挺厉害的。”

“啊！我要告到法庭上去，不然就告到专员那儿去。要说值钱的话，我那头牛就值三百个兹罗提。”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汉卡随声附和道，看到公公对她不大生气了，心里就安定得多。

“去嘱咐安蒂克，大家把马铃薯一运回家来，就立刻去侍弄母牛——把它的皮剥下来，把它的肉切好。我从乡长那儿回来以后，我也要来帮上一手的。把臀肉挂在椽子上，叫狗和老鼠什么的，都够不着。”

吃完晚饭，他站起身来穿上拜客的衣服；可是觉得心头沉重、身体困倦，便和衣倒在床上，稍稍睡上一觉。

汉卡把东西收拾干净，不时来到窗口探望安蒂克，安蒂克正在屋子前面门廊里吃晚饭。他彬彬有礼地坐得离大盆子不太近，一汤匙一汤匙地喝着，使劲而又从容不迫地刮着盆子的一侧。有时候他也瞧一眼池塘，池水闪烁荡漾出一圈圈紫红与金黄的颜色，在夕阳里蔚为虹彩。仿佛白云围绕彩虹，一群白鹅浮游在波光之间，呷呷地叫着，嘴巴里吐出川流不息的血红的珠宝。

村庄里熙来攘往，人群拥挤。池塘两边的大路上，尘土飞扬，车辆隆隆而过；哞哞鸣叫的牛群齐膝站在池塘里，悠闲地饮着水，它们抬起巨大的脑袋时，水滴便从嘴角边淌下来，仿佛一串乳白色的玻璃珠。同时，洗衣妇人正在稍远的水边干着活儿，她们挥舞着的木杵，捣得她们的衣服啪啪的响。

“安蒂克，替我劈一劈柴吧；我自己劈不了。”他的老婆胆怯地说道，因为这位丈夫，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动不动就要对她破

口大骂，——不，甚至要饱以老拳。

他并没有回答，却装作不曾听到她的话。她不敢把自己的要求再说一遍，却走过去尽其所能地劈些零星小木柴，而他呢，在漫长的一天辛勤劳动以后，疲惫而又郁郁不乐，坐在那里凝望着池塘的那一边——一座返照着落日余辉的白粉墙玻璃窗的大房子，在那儿闪闪生光。一道低矮的石栏，环绕着园子，鲜明地兀立在大房子白墙头的背景之前；还有几簇大理花在石栏上点着头哩。可以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打茅屋前面果园的树荫下走过，但在认得清是谁之前，已经在过道里消失无影了。

安蒂克在他所坐的门廊里，听到了他父亲的鼾声，便气愤地咕噜道："主人睡觉了；而你呢，还要拚命干活，长工哪，还要拚命干活！"

他走到院子里，又看了看那头母牛。

"它是爸爸的母牛，可也是我们的损失，"他跟他的老婆说道，她已经丢下劈柴的事，走到古巴现在赶回家来的车子跟前去了。

"藏马铃薯的地窖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得把它们堆在储藏室地上了。"

"可是爸爸叫你在那儿剥掉牛的皮，把牛切成四块，古巴给你帮忙。"

"牛也好，马铃薯也好，都放得下的，"古巴嘟喃道，一面使劲打开了储藏室的门。

"我又不是屠宰场的工人，"安蒂克说道，"叫我剥牛皮可不干。"

再也没有说什么话：马铃薯辘辘地倒在储藏室地上了。

太阳下山了，但深红和暗金色的霞光仍旧朦胧地反映在池

塘里；平静的水面偶一动荡，慵倦的涟波声里便闪出了明灭的红光。

不多一会儿，村庄便消融在黑暗里，沉浸在秋夜深沉的宁静里了。茅屋似乎缩小了，好象陷进了大地，或是溶化在梦一般笼罩它们的树木里了，再不然就与环绕它们的灰色篱笆成为浑然一体了。安蒂克和古巴正搬运着马铃薯。汉卡和犹兹卡忙于家务，正在把鹅赶回家来，或是喂着咕哩咕哩走进过道来找食吃的猪。接着，母牛要挤奶了。维蒂克刚带着母牛从牧场上回来，他放了一点儿干草在它们面前的饲草架上，这样，乳牛在挤奶时就会安静不动。

犹兹卡刚开始挤第一头牛的时候，维蒂克用低低的发抖的声音问她道："犹兹卡，东家很恼火吗？"

"啊，天哪！可恼火呢！他要用鞭子抽你哩！"她答道，她把脸转向有亮光的一面，把一只手伸了出去，因为母牛受到苍蝇的骚扰，正在挥动着尾巴，尾巴打到她脸上来了。

"可是，守林人撵我们，难道还是我的错吗？他也会把我打一顿的，可是我逃跑了。接着，母牛就躺倒了，又是叫又是呻吟的，所以我就带着它回来了。"

他不再说下去了，但她听见他悄悄地在唏嘘哭泣。

"维蒂克，你象小牛一样的在哭。别哭！爸爸用鞭子抽你，也不是第一次啊。"

"的确不是第一次，可是我受不了挨鞭子；我总是害怕。"

"多傻！那末壮的一个大汉，还害怕？不过我会把全部事情解释给爸爸听的。"

"你真的肯解释，犹兹卡？"他高兴得叫了起来。

"我一定解释，维蒂克；可别再害怕了！"

“如果你肯去解释——，那末，我就把这小鸟送你，”他低声说道，心里十分快乐，随即从胸口掏出一个奇妙的玩具。“你瞧它怎么走动的——全是它自己在动啊！”

他把玩具放在门槛上，上好了发条。那鸟儿便举起长长的腿，摇晃着脑袋，走动起来了。

“天啊！是头鹳鸟！走起来就象活的一样！”她惊奇得大声叫了起来；她把牛奶桶摆在一边，蹲下身子，狂喜地紧盯着它直瞧。

“呀，你做出来的，多聪明哪！它自己会动，可不吗？”

“它自己会动，犹兹卡；我不过用木钉开一下发条。你瞧！它大模大样走着，就象个吃饱了饭的绅士！”他把鸟转了一个身。鸟儿举起长长的腿子，作出可笑而庄严的样子，一前一后地晃动着颈子，大踏步地走动起来了。

两个人被鸟儿的动作逗得十分开心，都哈哈大笑起来；犹兹卡还不时地对那男孩子钦佩地看上一眼。

突然，波利那提高了嗓门儿，从农舍外边叫唤着犹兹卡。

“我在这儿呀，”她回答道。

“到我这儿来。”

“我来不了；我在挤奶。”

“好吧，”他说，“我到乡长那儿去了，”他补充道，一面往黑洞洞的棚子里张望。“那，那个小杂种，他不在这儿吗？”

“噢，你说的是维蒂克吗？他跟安蒂克走了，”她心慌意乱地连忙回答道，因为维蒂克吓得蹲到她背后来了。

“他逃走了！……下贱的畜生……竟把那末好的牛断送了！”他怒吼道，一面走回屋子去穿上新的白色“苏克曼那”，戴上很高的黑帽子，扣上了猩红色的腰带，他就朝着磨坊那边走去了。

"还有那末多的事情要做!"他一边儿走一边儿自言自语地说道。"整个冬天用的劈柴,都得搬进来;有些田里还没有播种;卷心菜还没有收到屋子里!马铃薯田也得翻耕;燕麦田也得翻耕。天哪,人的事情永远干不完,就象套上车轭的牛一样。而且还有那一场官司哩!……一点不错,她是个烂污女人:我的确跟她睡过觉!……烂掉她的舌根,这下贱的臭货!"他恶狠狠地啐着唾沫,在烟斗里装上烟草,好容易才在他裤脚管上擦亮了一根潮湿的火柴。

接着他就磨磨蹭蹭地一路走过去,心里仍旧想着他的各种烦恼,想着母牛的死亡。

如今他象道旁的路牌一样孤独。没有一个可以向她说说话诉诉苦的伴儿。……他得独自考虑一切问题,独自打定主意,独自关心一切事情——他过的简直是狗的生活!……永远对谁都不能说什么,永远也得不到谁的什么忠告或是帮助……结果是雪上加霜,损失再损失。

村子暗下来了。从洞开的门窗里(因为黄昏是温暖的)送来了熊熊炉灶一缕缕的红光,以及煮马铃薯和炸咸肉末儿粥的香味。许多人在过道里,甚至在屋子外面吃着晚饭,他们在汤匙叮当声中兴高采烈地谈着话。

波利那的步子放慢了。刚才经历过的激动,使他心力交瘁,回想起今春亡故的妻子,又使他欲哭还休。

"啊,不!如果她——我今夜多么想念她啊!——如果她还在的话,红白斑牛就不会死了。是啊,她确实是个主妇,难得的主妇。说实在话,她嘴巴可厉害,对哪一个也没有一句好言好语;虽然如此,她还是个好主妇,好管家。"接着他就为她的亡灵祈祷,想起过去的日子,心里十分哀痛。

他往常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她总是把一切最好的东西给他吃；她时常瞒过孩子们，给他留下些美味的香肠，悄悄地递给他。不知怎么的，那时候他们的家业很兴旺。牛犊呀，小鹅呀，乳猪呀，多起来了；赶集的日子，总有许多东西带到城里去卖；手头总是有着现款，钱都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而现在呢？

安蒂克仍旧只顾他自己，就跟他的铁匠女婿一样——老是想占点儿他的便宜。犹兹卡吗？——一个身体瘦弱的孩子，脑袋里装的不是脑子，而是一团糠麸；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她还没有满十岁哩。汉卡吗？她象只飞蛾一样的扑来扑去，老是在生病，啥也不干，光是象狗一样的哭。

所以，一切都搞得糟透了。红白斑牛当天就得宰掉，收割的时候又死了一头猪；乌鸦抓去很多小鹅，现在只剩下了一半光景。这样的损失！这样的灾殃！他所有的东西，都给糟蹋掉了，象水一样的从筛子里漏掉了。

"但是，我可不愿屈服！"他几乎大声叫了起来，"只要我的手脚能够行动，谁都休想搞到我一英亩地！"

"赞美耶稣基督！"有人在他走过时向他招呼道。

"永世赞美！"他本能地回答道，这时候他从大道转入了一条长篱小巷。小巷尽头，离大道稍远一点的地方，耸立着乡长的房子。

窗子明晃晃的发着光。波利那笔直走到最好的房间里去时，狗吠叫起来了。

"乡长在家吗？"波利那向一个壮健的妇人问道，她挨着摇篮跪在那里给孩子喂奶。

"不在家，可是他就要回来的。请坐，玛蒂亚斯；还有个人在

等他呢。"妇人用下巴颏儿指向那坐在炉子边的乞丐——就是我们刚才遇到过的、由一条狗牵引着的瞎眼老人。在炉子里燃烧着的柴爿，把一片强烈的淡红火光，投射在他剃光的大脸上、秃顶上和张大的眼睛上。他的眼珠上蒙了一层白翳，在灰白的眉毛下木然不动。

"天主从什么地方把你引导到这儿来的，"波利那在炉子对面坐下，开口问道。

"在江湖上东闯西跑的，就上这儿来啦，老爷；难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吗？"这是一个慢吞吞的、唉声叹气的回答，说话的人一面注意地倾听自己的每一个声音，一面掏出了一只鼻烟盒。

"老爷，请吸一点吧。"

玛蒂亚斯接受了他的好意，抓了一大撮，闻得打了三次喷嚏，眼睛里泪水也淌出来了。

"好厉害的鼻烟，"他用肘拐儿擦掉眼泪，说道。

"彼得堡的鼻烟，闻了眼目清凉的。但愿它对你的眼睛也有这好处。"

"明儿到我家里去吧，好不好？我杀了一头牛。"

"多谢你。你是波利那吧？"

"啊，你猜得很准。"

"听声音和说话，就知道是你了。"

"哦，你在江湖上东闯西跑的，可有什么新闻吗？"

"啊！可多啦！新闻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平平常常。世界就是这个样儿。到了给乞丐一点儿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诉苦哭穷了；然而喝伏特卡的钱，他们始终有的是。"

"你说得对；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哈哈！我在天主的这个世界上流浪的年头不少了，够我懂

得一点世道人心了。”

“去年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弃儿，”乡长的妻子问他道，“他怎么了？”

“啊！这个坏东西！他跑了，从我的头陀袋里偷走了好大一笔钱。有几个好心肠的人给了我一点儿钱，我正要拿到钦斯托霍瓦圣母院去做弥撒，这恶鬼就偷了跑了……别嚷嚷，勃雷克！大概是乡长回来了！”他拉一下系狗的绳子，狗就不叫了。

他说得不错。乡长进来了，站在门口，把鞭子丢在角落里，大声叫道：

“老婆！吃晚饭啦！我肚子饿了。玛蒂亚斯，你好啊？还有你，老头儿，你可需要什么？”

“我来问问明天我要露面的那件事情。”

“我听候你打发，先生。把我安置在过道里，对我就很好啦。如果因为我老了，你把我安顿在炉子旁边，我就坐在那儿。给我吃点儿你的马铃薯或是一小片面包，我就为你祈祷平安，就跟你给了我一两个戈比一模一样。”

“坐下吧。你要愿意，你就可以在这儿吃晚饭，也可以在这儿过夜。”

乡长坐了下来，他面前是一盘刚做得的热气腾腾的拌上许多炸咸肉末儿的马铃薯泥，紧挨着马铃薯，摆着一盆酸牛奶。

“请坐，玛蒂亚斯，一起吃一点吧，”乡长的妻子一面把第三只汤匙放到桌子上，一面热诚地招呼道。

“不，谢谢。我打森林里回家的时候，吃得饱饱的了。”

“至少吃一调羹吧；黄昏愈来愈长了。”

常作祈祷，多饱口腹，

永远无恙，始终有福。

乞丐用格言插进来说道。

波利那客气了一会儿，但冲到鼻子里去的咸肉香味终于占了上风。所以他也就坐下来开始吃饭，但他吃得又慢又文雅，十分讲究礼貌。

瞎子的狗现在开始不安定地跑来跑去，急不及待地汪汪叫着要吃东西。

"安静点儿，勃雷克！现在庄稼人正在吃晚饭；不用担心，你会吃到你那一份的。"瞎子一面在炉火上烘着手，吸着鲜美的香气，一面这样安慰他的狗道。

第一阵饥饿平复下去了，乡长就向玛蒂亚斯转过头来，说道："好象艾娃告了你一状呢。"

"她！哦，怪了！难道真的没给她钱吗？天在头上，我给了——而且超过了她所应得的。可不吗，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心甘情愿地给神父送去了一袋燕麦，当做洗礼费。"

"可是依她说，是你——"

"呀，那可是颠倒黑白的话！嘿，难道她是疯子？痴子？"

"哈哈！你虽然年纪很大，倒还是个有手腕的能干人哩！"乡长和他的妻子都哄然大笑了。

"年纪大，见识就广；"瞎子插嘴道，"见识广，人就能干。"

"可是她撒谎就跟吉普赛一样！我从来没有碰过她，这骚货！她没有家，是个流落江湖的女人，她求我们收留她——只要给她吃，给她一个地方住就行了，因为冬天快来了。我不肯这么办，可是我那死了的老婆说，还是收留她的好。她可以干屋子里的活儿。身边已经有一个人，干么还要雇一个佣人呢？我不喜欢

这种人——又要多一个吃饭的人，何况又是冬天，要干的活儿总是少一点。可是我老婆说：'你放心好了；细布粗布她都会织呢。我要留神不让她闲着，总是会有这个活儿那个活儿叫她干的。'这末着，她待在我们家里了，身体也强壮起来了；不久她就怀了孩子。不过，问题是谁给她生的孩子？"

"照她说，是你。"

"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就要杀死她！这个卑鄙的撒谎的人！"

"不论怎么样，你总得在法庭上露面啊。"

"我要出庭的。多承转告，愿天主保佑你。我以为是关于她工资的事哩：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已经付给她了。瘟死她！一个泼妇，而且又是个叫化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哪！我真受不了这一切。斑牛非杀不可。田里的活儿还没有干完。就是我孤零零的一个在这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帮我一手。"

"为了死去的老婆哭泣的人，就跟被狼包围的羊一样。"老乞丐说道。

"母牛的事我听到了；村子里的人告诉我的。"

"说到这件事，我要控告大地主哩。我知道，是管林人把牛撵出来的。它是我家最好的一头牛，价值三百个兹罗提，还怀着牛犊儿，它逃那末快，气也喘不过来啦，我不得不把它杀了。不，我不会把这件事放过的，我要起诉。"

但，跟大地主亲近的乡长，却竭力使波利那的气愤平息下来：愤怒始终是个坏顾问，总得留神别做出卤莽轻率的事情来。接着，为了改变话题，乡长对他的妻子眨眨眼睛，说道：

"朋友，你该续娶才是，也好有个人照料家务。"

"我说，你这不是笑话吗？咳，上回圣母升天节的时候，我已

经五十八周岁了。你还做什么梦呢？她在坟墓里也还尸骨未寒呢！”

“你只要娶个老婆，娶个年纪相当的老婆，玛蒂亚斯，就会重新万事如意了。”乡长的老婆说道，准备收拾食桌了。

“因为，一个善良体贴的妻子，确实是她丈夫终生的洪福。”瞎子补充道，一面摸索着主妇摆在他面前的盆子。

波利那坐在那里诧异：以前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个把女人一定找得着的；而且不论哪个女人，也比没有女人好。

“有的女人，蠢头蠢脑，不会说话；”老乞丐一边儿吃一边儿继续说道，“有的女人爱吵架；有的女人拉孩子的头发；有的女人老是跳舞，或是决不放过酒店里的音乐。不过，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总比没有女人，日子过得好。”

“可是人家会怎样想法呢？”波利那反对道。

“想法？不论人家怎样想，人家会偿还你母牛，或是帮你什么忙吗？”乡长的妻子十分热烈地反驳道。

“或是给你把床焐得暖暖的吗？”乡长大笑着说道。“这儿村子里姑娘多得很，有个男人在茅屋附近走来走去，她就热得跟火里的煤一样。”

“啊！这坏心眼儿的！你瞧他！他现在看中了谁啦？”

“格利哥里的女儿，索菲亚，就很不错；一个苗条的漂亮姑娘，还有一大笔嫁妆哩。”

“玛蒂亚斯是这儿最有钱的农民，他还要嫁妆干么？”

“土地财物，谁还嫌多来着？”瞎子反问道。

“不，”乡长判断道，“格利哥里的女儿跟他不配对儿，——太年轻，太孩子气了。”

“那末安德烈的女儿卡塔林娜呢？”乡长的妻子又提出第二

个建议。

“已经订亲了。罗赫的儿子亚当，昨天派人去求婚的。”

“那末，还有斯泰赫的女儿薇隆卡呢。”

“那是个多嘴多舌、东游西荡的姑娘，半个屁股歪歪扭扭的。”

“可是汤马斯的寡妇怎么样呢？我看她倒挺合适。”

“可怜的汤姆给她留下了三个孩子，四英亩地，二头牛，还有一张老羊皮。”

“阿达尔培特的女儿乌利西亚，就是住在教堂附近的那个姑娘，也许行吧？”

“她嫁给年青的光棍倒行。她的孩子大得可以看牛了。可是玛蒂亚斯自己有牧童，一个放牛娃也不需要了。”

“待嫁的姑娘还有呢；只是我要给他找个合适的。”

“可是，娘子，你漏掉了正好和他相配的人了。”

“是谁啊？”

“是雅格娜，多米尼克的女儿。”

“一点儿不错，正是一对儿；我把她忘了。”

“一个茁壮高大的姑娘，没有人不被她的魅力压倒的。”

“雅格娜！”一直静静地听着这一场提名的波利那，把这名字重复了一遍，说道：“可是，据说她乱追男人呢。”

“谁看见过呢？谁知道底细呢？爱嚼舌头的人，就因为爱嚼舌头，因为妒忌，总要闲言闲语的。”乡长的妻子急忙辩护，大声说道。

“啊，我并不说她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大家都在这样说罢了。哦，现在我要走了。”他整了整腰带，用火炭点着烟斗，吸了两三口烟。

“几点钟开庭？”

“九点；白纸黑字，区法院规定得明明白白的；如果你走去的话，你得早点儿起身。”

“我骑着小马，慢慢儿跑去。多谢你的款待和对我这邻居的忠告，天主保佑你。”

“愿天主也保佑你。把我们刚才跟你说的话好生想想吧。只要你开口，作出决定，我就替你送伏特卡到那老太婆家里去；圣诞节以前就可以举行婚礼了。”

波利那没有回答一个字，他用一个可以作任何解释的眼色，跟他们告别了。

“老头儿跟小姑娘结婚，魔鬼是高兴的，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利了。”瞎子乞丐吃完马铃薯泥，便发表了这一番意见。波利那缓步走回家去，心里认真地考虑着人家给他的忠告。在乡长家里，尽管这个忠告正中自己的心意，他还是小心地不露一点声色。他怎么会露马脚呢？他是个庄重的垂老的农民，可不是个年青冒失的小伙子，一提到结婚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大喊。

夜色已经笼罩大地。星星在天空幽暗深处闪闪烁烁，好象是银色的露珠；除了偶尔有一两条狗的吠声以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几点灯光，朦朦胧胧地，在果园的树木间一明一灭的斜穿过去了；时而有一阵潮湿的风从草原上吹来，吹得树枝微微摇晃，树叶低声细语。

波利那从另外一条路走回家去。这路直接通向桥头；翻滚着向磨坊流去的池水，在桥下发出空虚的汩汩之声，涌入溪流。他走过桥，绕着池塘走去。池水发出幽暗的闪光，池边上的树木把黑魆魆的阴影投在水面上，给它镶上了乌黑的框框；可是在靠近池塘中心、阴影比较淡些的地方，却反映出闪烁的星星，象是

在一面钢镜里一般。

玛蒂亚斯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现在不直接走回家去，却宁可绕道而行呢？难道他要想在雅格娜家门前经过吗？可能他只是想把纷乱的思想集中起来，在脑子里把事情考虑一下。

“的确，这不会是件坏事。他们所说的关于她的话，都是确确实实的。是的，她真是个壮健的姑娘！”

他打了一个寒噤。池塘附近又潮湿又寒冷，而他又是刚从乡长家舒服的火炉边出来的。

“家里没有一个女人，我必定不是破产，就是田地都落到了孩子们的手里，”他想，接着又转念想道：“她是个健美的姑娘，漂亮得跟图画一样。今天我丢掉了我最好的一头牛！谁知道明天又要丢掉什么呢？也许我该物色第二个老婆；我第一个老婆留下不少衣服可穿呢。不过，多米尼克的这个老寡妇……她可是个恶毒婆娘！——三个人，十五英亩田：大概五英亩田是归雅格娜的，再加上她分到的那份房子和牲口。五英亩田——就在我自己的那块马铃薯田旁边。跟我的合在一起，就快到三十五英亩了。就是好大的一片田地了！”

他搓搓手，曳曳腰带。“比我富有的，就只剩磨坊老板一个人了。明年，我要多加肥料，把所有的田好好耕一下，都种上麦子。我还得再买一匹马。也要买一头母牛，代替那可怜的红白斑牛。——啊，不过那时候她会带一头母牛过来的……”

他这样的继续考虑盘算，做着农民的好梦，直想得他自己也觉得头昏脑胀了。因为他不脱聪明农民的本色，每一件小事都在细细安排，并且考虑自己会不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些混帐东西，他们会对这件事大吵大闹的！”想到自己的子女，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是他想到这里，就有一股不屈不挠

的自信心涌了上来，立刻充塞了他的灵魂，坚定了他的目的；在这以前，他是犹豫未决的。

"土地是我自己的。别人谁敢强占我的财产，就让他试试吧！如果他们看不顺眼，他们不妨……"他想到这儿就中断了，因为这时候他正站在雅格娜所住的房子门前。

灯还没有熄掉，长长的一缕亮光，从开着的窗口经过大理菊丛和篱笆，照耀到大路上。波利那站在阴影里，往房间里瞅去。

显然炉子里正燃着熊熊的火，因为听得见松木爆裂的声音。庞大的房间内，虽然角落里是昏暗的，其他各处却都充满了红漾漾的光彩。老妇人紧挨炉火蹲着，正大声朗诵着什么；雅格娜只穿一件衬衫，脸转向窗口，袖子直卷到肩膀附近，正忙着拔掉一只活鹅身上的羽毛。

"好一个标致的姑娘！"他想。

雅格娜不时地抬起头来，静听朗诵，发出深深的叹息。接着她又动手拔鹅毛了，可是拔得很粗暴；鹅痛苦地呷呷大叫，从她手里挣脱出来，满屋子乱扑，羽毛飞得到处都是。可是她不久就使鹅安静下来了，她紧紧地把鹅夹在两膝之间，鹅只是发出一两声轻微的叫喊——与此相呼应，过道里和院子里的鹅也叫起来了。

"她可真是个漂亮的姑娘。"他心里想，他加紧步子走开，因为他的脑子里已经充血了。他用手按着额角，一面走一面勒紧腰带。

他已经走进自家的大门、踅过篱笆了，却又回头张望正好在池塘对岸的雅格娜的屋子。有个人刚从屋子里走出来，因为打开的门里倏的闪出亮光，照亮了池塘。听得见沉重的脚步走过去的声音，水桶里溅泼之声也清晰可闻；最后，在那从牧场上升

腾起来的黑暗与雾霭之中，有人用缓慢的调子唱起歌来了：

要想接吻隔条河，
波涛滚滚奈若何？
树叶子上亲个嘴，
载送深情渡过河。

波利那听了好久；但歌声再也听不见了，一会儿以后，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正好是满圆的月，已经在树林上方升起来了，它给树顶披上银色，又把光辉渗过树枝，投进池塘，更窥探着农舍的窗子。狗不再吠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寂静，笼罩了村庄，笼罩了万物。

波利那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望望马儿（马一面嚼着粮秣，一面喷着鼻息），又把头探到牛棚里看看（因为天热，牛棚的门开着），牛都躺着反刍，发出牲口特有的含糊低沉的鸣声。

他关上谷仓的门，脱下帽子，走进他的房子，压低着嗓门儿作他的晚祷。大家都睡了。他悄悄脱下衣服，立刻上床睡了。

可是他没法睡去。被头太热了，他把它从脚上拉开。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叫人为难和烦恼的思想。此外，他身体也并不顶好。

“正如我常说的，”他嘟囔道，“晚上吃酸牛奶是不好的。”

接着他便想到了自己的子女，考虑到了有关雅格娜的种种说法，结果是这一切都在他脑子里变得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几乎要象过去的习惯一样，要叫那睡在另一只床上的人给他出主意了。

“玛丽亚！我要不要结婚呢？”

可是他及时地记起了他的玛丽亚从春天起就一直躺在教堂

的墓地里了。那张床上睡的是犹兹卡，她睡熟了，鼾声很大。而他是个可怜、孤独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给他出主意。所以，他深深地叹口气，划个十字，为他亡妻的灵魂和炼狱里一切信徒的灵魂，念了几声“福哉玛利亚！”

第 三 章

当黎明开始把光辉洒落在农家屋顶上，驱散夜色，使星星黯淡的时候，波利那家附近已经有人在走动了。

古巴从马棚里走了出来。地上有雪白的霜，还不过是灰蒙蒙的黎明哩；可是东方泼出了火烧一样的红色，披着霜的树冠也同样红光焕发。他舒畅地欠伸身体，打了几个呵欠，就到牛棚里去叫醒维蒂克，因为是起床的时候了。而那小家伙只是抬一抬瞌睡的头，低低地说一声，“就起来了，古巴，就起来了，”又倒头睡去了。

“咳，可怜见的，再睡一忽儿吧！再睡一忽儿吧！”古巴给他盖上一件羊皮外套，便一瘸一瘸地走开了；他以前在膝盖上挨过一颗子弹，因此终生成了瘸子。他在井边洗脸，用手指在夜间睡乱了的、稀稀朗朗的头发里爬梳，接着便跪在马棚门口，开始祷告。

主人还在床上睡觉，这时候，房屋的窗子在早晨红色的霞光里映成了一片紫绛。念珠在古巴的手指间滑过去；他祷告了好久，可是他的眼睛却在东瞧西瞧：院子，窗子，树干上的霜还没有融化的果园，长满了跟他拳头一般儿大的果实的苹果树。接着，他把一小块东西丢在拉帕的白脑袋上；拉帕就睡在附近的狗窝里，它可只是叫了一下，又蜷缩着身子睡去了。

“啊，你这混蛋！难道你要睡到太阳出来吗？”他大声叫道，

一小块又一小块地把东西扔过去，狗终于伸伸腿子，打打呵欠，摇摇尾巴，从窝里跑出来了；走近古巴时，它又开始搔搔身体，用牙齿清理起它那毛毵毵的外套来了。

“主啊，我向你，向一切圣徒，献上我这一番祈祷。阿门。”

他拍了好几次胸膛，这才站起身来，对拉帕吆喝道：

“啊，你这讲究干净的狗哪，你搜寻虱子，就跟小姑娘去参加婚礼一样。”

他是个勤劳的人，他现在就动手干活：他把车子从棚子里拉出来，给轮轴上油，给马饮水，给马槽里添满稻草，马儿高兴得用鼻子喷气，用前脚搔地。接着，他从谷仓里拿来了拌上许多好燕麦的糠秕，把它送到雌马的马槽里去：因为雌马单独住了一间马棚。

“吃吧，老姑娘，吃掉吧！你要生仔马，你需要力气啊。吃掉吧！”他摸摸它的鼻子，它把脑袋搁在他肩膀上，玩笑地用嘴唇吮他蓬乱的头发。

“中午以前，咱们去把马铃薯运回来，然后在晚上去装干草。不用害怕；一车干草是没有多大分量的，用不着发愁的。”

“可是你呢！你这懒惰的畜生，一顿鞭子等着你呢！”他对那站在附近、从分隔马槽的木板间探过头来的公马说道。

“你这贪心的，你这犹太人！吃好的燕麦，你是挺乐意的；可是走一步路呢，你可不干——除非挨了鞭子！”

他走了过去，向墙边的马槽里张望；一头栗色小雌马，额上有块箭镞似的白毛的，已经在这里伸出脑袋看了他好一会儿了，它发出一声温和的嘶鸣。

“安心，小家伙，安心好了！把肚子吃个饱吧；你要送主人到镇上去呢。……”它胁腹上给弄脏了，他就用一束干草给它擦干

净。"那末大的一匹雌马，可以找公马配对了……可还是那末脏！老是在污泥里打滚，就象母猪一样！"

他继续唠叨着走过去，转到猪栏跟前，去把叫着闹着要吃东西的猪放出来。拉帕跟着他，有所期待地盯着他的脸直瞧。

"想吃点儿东西，是么？那就拿去吧——给你这一小块好吃的面包吧！"他从胸口掏出一块面包，抛在空中。拉帕接住面包，跑到它的狗窝里去了，因为猪会把面包抢走的。

"哈哈！那些猪，它们就跟有些人一模一样：都想抢走人家的东西。"

在储藏室里，他对那挂在梁上的肢解了的斑牛，看了好久。

"一头什么也不懂的畜生。挨到它送了命了。明儿它要放到锅子里去了。可怜见的！你临到末了，竟成了我们礼拜天的丰盛大菜。"

想望着快要吃到的好菜，他叹了一口气，便走去叫醒维蒂克。"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起来，把牛赶去吃草。"

维蒂克可不想起来；他把羊皮外套裹住身体，嘴里咕咕哝哝的。但他终于站起身来，迷迷糊糊地在院子里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

主人自己睡过了头；因为太阳逐渐升起来，使白霜成了红宝石粉，每一块窗玻璃和池塘成了火的镜子，然而还没有一个人从房子门口出现。

维蒂克坐在牛棚的门槛上，搔着痒，大声打着呵欠。麻雀已经从屋顶上飞到井边，现在正在水槽里洗澡。他拿了一个梯子，爬上去瞧瞧屋檐下的燕子窠；因为燕子窠寂静无声地悬在那里，他生怕燕子冻死了。几只燕子躺在窠里，都冻僵了。他轻轻地把燕子取出来，放在自己胸口衬衫里。

“瞧，古巴，瞧！燕子死了！”他把僵硬的尸体给古巴看。古巴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拿起来，放到自己的耳朵上听，向它们的眼睛上吹气，然后说出了他的意见。

“它们是昨儿夜里才冻僵了的。真是些笨东西，至今还没有飞到暖和的地方去。啊，真笨！”说罢又干他的活儿去了。

维蒂克坐在房子面前；阳光泻在粉墙上，苍蝇已经在爬动着了。他掏出那些被体温焐得有点儿复苏的燕子，对它们吹气，拉开它们的嘴喙，用自己温暖的嘴唇喂它们喝唾沫，燕子终于复活过来了，张开眼睛，扑动着翅膀想飞走。接着，他迅速地捉住了墙上的一只苍蝇，想喂了一只鸟就放它走。

“飞走吧，飞到你们的妈妈那儿去吧！”他说道，这时候，小燕子们躲在牛棚椽子上，用嘴巴理着羽毛，仿佛还在啁啾道谢哩。

拉帕屈着后腿坐在那儿非常有劲地观看着，不时呜呜呜地鸣叫，每一只鸟飞走时它总要追上去捉它，追了两三步又退回来看望。

“你还不如去捉风吧，”维蒂克说道，他专心一志地使燕子复活，不提防波利那来到房子附近，站在他的面前了。

“嘿！你这混帐亡八蛋，在玩儿燕子哪？”

小家伙跳起身来想跑；可是波利那一只手紧紧地揪住了他的领子，一只手解下了束腰用的宽而坚韧的皮带。

“呀，可别打我，求求你，别打我！”这就是那可怜虫所能说出口来的话了。

“嗨，你是什么样的放牛娃呀？——嗨，你是这样看牛的吗？——嗨，竟替我断送了最好的母牛！——你这小杂种，你！——你这华沙呆鸟！”他猛烈地抽打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抽到哪儿是哪儿；皮带在空中呼呼作响，小家伙象条鳝鱼似的扭动

着身体，大声号叫求饶。

“别打呀！天哪！他打死我了！东家呀！基督救命啊！”

汉卡探出头来，看是怎么一回事；古巴厌恶地啐着唾沫，缩到马房里去了。

波利那继续用足全身力气鞭打维蒂克，要在小家伙的肉体上出气雪恨，抵偿自己的损失；维蒂克拚命提高了嗓门儿大叫大喊。这可怜虫终于从主人的手里挣脱了身子，双手捧着屁股，向篱笆跑去，一面跑一面号叫道：“他打死我了！我的天哪！他打死我了！”还留在他怀里的几只燕子，这时跌了出来，撒在路上了。

波利那仍旧气咻咻地骂着维蒂克，回到屋子里，探头张望安蒂克的房间。

“怎么！”他一看见安蒂克就叫了起来。“太阳出来了那么久——还睡在床上吗？”

“我得休息啊。昨儿累死了。”

“我要到法院去。你把马铃薯运回家来；干完了这桩活儿，就派家里的人去搞干草。你自己不妨把木条运回来，给房屋做个防冬栅栏①。”

“你自己去做吧；我们住的那一边没有风。”

“随你便吧。我那一边的我自己一定要做的；而你这位懒虫少爷，就要挨冻。”

他砰的关上门，然后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火是生起来了，犹兹卡正要去挤牛奶。

“马上给我早饭吃；我得出去。”

---

① 波兰农民为了在冬天保持房屋的温暖，在房屋四周筑一道木板条栅栏，高约一码多，中间塞满干草、枯叶、树枝等，有时也夹杂些泥土。

“我没法儿分身，也不能一下子干两件事。”

她说罢就走出去了。

“没有一分钟安静的时候！我不得不咒骂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顶撞，”他自言自语，在极其恶劣的心境里开始穿戴起来。跟儿子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吵架，每一句话都想臭骂对方，再不然就更糟，说的话就跟小刀般的刺痛你！他左思右想，心境愈来愈坏，禁不住悄声儿骂了出来，把靴子东一只西一只地乱丢在地上。

“他们应该服从我，可是他们不服从。为了什么缘故呢？”他问自己道。

“因为，跟他们打交道，毫无疑问，必须要用棍子，又粗又大的棍子。我老早就该用棍子的。可是我不想在村子里引起诽谤，我打不定主意这么办。因为我不是个要饭的庄稼人；我有三十英亩田。我也不是家庭出身卑微的人；波利那是个有名的姓氏。——可是我对他们的一片慈爱是白费了！”接着，波利那就想起了他的铁匠女婿：这位女婿策动大家反对他，而且不断地硬要分去六英亩麦田和一英亩森林，他还说：“其余的财产，我愿意等待……”

“那就是说，直等到我断气的时候！”他痛苦地想道，“对啊，你不得不等待，家伙！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的田地你连闻也休想闻一下！你聪明过头了！”

犹兹卡挤奶回来时，马铃薯已经煮开，早餐不久就做得了。

“犹兹卡，你要亲自去卖牛肉！明儿是礼拜天，人家知道我们杀了牛，所以他们一定会来买的。可是记住啦，概不赊欠！留下后腿，我们自己吃。你去叫安姆勃罗司来腌一下。”

“可是铁匠也会腌肉啊。”

“叫铁匠腌肉他就要分一份了——狠狠地分去一大份！”

"可是，不分给他的话，玛格达要伤心了。这是我们家的牛，难道她一点儿也捞不着吗？"

"那就切下一块肉来，送给玛格达；可是不要把铁匠叫来。"

"亲爱的爸爸，你的心肠真好！"

"这可没有什么，小东西。好好留神着这儿的东西吧，我从镇上回家时给你带个面包卷或是什么的回来。"

他饱吃了一顿，束好腰带，梳光稀疏紊乱的头发，拿起鞭子，在房间里四处打量了一下。

"我可忘了什么东西没有？"

他本来要往小室里看一下，可是犹兹卡的眼睛在瞅他：所以他只是划了个十字，便走出门去了。

坐在车上，一手拉起缰绳的时候，他又给站在门廊里的犹兹卡发了一道命令：

"他们掘好了马铃薯，就派他们去耙干草：许可证就放在像片后面，你一找就找得到的……还要关照他们斫些小枞树或是角树，快要用得到这些东西了。"

车子走到篱笆跟前时，维蒂克在苹果树间出现了。

"我忘了……维蒂克，泼尔尔罗，泼尔尔罗！喂，维蒂克！你把母牛带到牧场上去……好好的照料它们，不然的话，你就要挨一顿永远忘不了的鞭打。"

"啊，你不妨亲亲——"小家伙放肆地答道，说罢就在储藏室的那一边没了影儿了。

"不许说这种无礼的话！如果我跳下车来，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波利那向右转弯，进入了教堂旁边的那条大路。太阳现在升到屋子的上方了，发射出愈来愈强烈的光线。雾霭从茅草屋

顶上升腾起来，水珠涓涓滴滴地往下淌去；但在沟渠里和篱笆的阴影里，霜还是雪白的躺在那儿。池塘之上，稀薄的晨雾更加稀薄了；池水汩汩地在阳光中闪耀。

村庄里，日常循环不息的劳动正在开始。在这清朗凉爽的早晨的空气里，人们比平常更加生气勃勃：有的带着锄头、鹤嘴锄和饭篮，成群结队地到田里去掘地；有的出去翻耕收割过的田地；有的车上载着耙子，袋子里装满了谷种；有的肩上扛着草耙，走到树林里去耙草。大路上立刻挤满着给赶去吃草的牲口，池塘两岸的喧声大起来了；狗在吠叫，人在吆喝；夜来的露水只把浓密的尘土压倒了一部分，现在尘土又在大路上飞扬起来了。

波利那小心地从牲口群中穿过去，时常啪的挥动鞭子，驱开那可能闯到小母马面前的路上来的牛羊；他终于躲开了一切牲口，走近了教堂。一大排菩提树和法国梧桐，以其暗黄色的叶子，堡垒似的把教堂遮荫着。他从这儿又走上一条更加宽阔的大路，大路两旁都种着巨大的白杨。

教堂的钟声已经在响了，宣布弥撒正在开始，低沉的风琴声从教堂里传来；他脱下帽子，默念着虔诚的祷告。

路上寂无行人，落叶遍地，仿佛用一条暗金色的毯子，盖满了深深的窟窿、车辙和隆起在地面上的树根；太阳斜照在路上的时候，白杨树投下阴影，这就成为一条有条纹的毯子了。

“前进啊，我的小马，前进啊！”他啪啪地扬着鞭子，因为，虽然坡度不大，走的毕竟是上坡路。路是通向森林的，森林在远处蔚为黑色。

寂静引起波利那的睡意；他透过成行成列的白杨，凝望着浴在玫瑰红的光彩里的田野，竭力想起艾娃的控告和红白斑牛的死亡；但他还是禁不住睡意袭来。鸟儿在枝头啁啾，风穿过树顶

低语，这儿那儿飘下一小片叶子，象一只金色的蝴蝶，转了一圈，便落在地上，或是落在一丛灰蒙蒙的野蓟上。蓟花对着太阳勇敢地张大了火焰般的眼睛。而白杨呢，先是互相高谈阔论，接着便摇曳着树枝柔声絮语，随后又寂静无声了。

走近森林，马儿停步时，波利那才完全醒过来了。

“这儿的麦子长得挺好啊，”他朝着太阳那边灰色的田地上望去，看到出芽的黑麦蔚为铁锈色的雾霭，心中便赞叹起来。

“好一块土地，而且紧挨着我的田——倒象是故意安在这儿似的！——这黑麦，大概种的也还不久呢。”他向那新近耕种的土地羡慕地看了一眼，然后叹一口气走进了森林。

可是，森林里一股阴冷的寒风扑面吹来，把他的空想完全吹散了。

森林是十分古老十分宏大的。悠久的年代和茁壮的力量互相结合，透出一片庄严气象，密密层层，巍然耸立。差不多全是松树；但间或也出现一棵亭亭如盖的古老橡树，几棵身披白皮、让杂乱的黄色叶簇在空中摇摆的桦树。下层丛林——榛树、矮小的角树、颤栗的山杨——围住了粗大的红松的树干，密密层层，枝丫交错，阳光很难射到地上，而难得漏下的一点阳光，就象色彩鲜艳的昆虫一样，仿佛是在苍苔和淡红色的枯萎的羊齿上爬行似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共有四英亩地呢。”他心里想，他的眼睛，好象要一口把它吞下肚子去似地瞧着树林，心满意足地瞅着那些上好的木材。

“啊！天主不让我们吃亏！我们也不让人家给我们亏吃！大地主以为我们的家产太多了，我可认为太少了。——让我算一算吧：我有四英亩地，雅格娜有一英亩地；四英亩加一英亩……走

啊！笨畜牲！害怕喜鹊吗？”他狠狠地抽打马儿，鞭策它前进；因为钉着基督像的枯木十字架上，有许多喜鹊在那儿猛烈叫噪，使得小马竖起耳朵、停步不前了。

“鹊噪必雨，”他喃喃地说道，又轻轻地打了几鞭子，使小马由慢步变成了快步。

波利那走到蒂姆夫的时候，该是八点多钟了，因为田里的人们正坐下来吃早饭。蒂姆夫是个小镇，街道又空又窄，两旁排列着破破烂烂的房屋，象是一行行摆摊儿的老婆子一般，道旁的沟渠里到处是垃圾、猪仔和肮脏的犹太孩子。

他刚走进小镇，成群的犹太男女便围了上来，急切地往他车子里张望打量，在那撒在车上的干草里——甚至在座位底下——东摸西摸，寻找他要出售的东西。

“滚开！贱骨头！”他大声喝道，转身向市场而去。在市场的广场中央，几棵逐渐死去的老朽栗树的树荫下面，停放着靠近二十辆马车，马儿都已经卸下了。

他把自己的车子也赶到那儿停放；拍掉外套上的干草，便立刻走进莫尔德珂理发店里去修面。不久他就从理发店里出来了，脸上刮得光光的，仅仅下巴上有一条伤痕，贴了一小片纸，血还在从纸上渗出来。

法院的房子就座落在市场里，对面是一个很大的教堂。法院还没有开门，但房子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有的坐在年深月久的磨损的台阶上，有的在窗外散步。妇女们沿白墙蹲着一起闲谈，来时戴在头上的红色头巾，现在落到肩膀上去了。

波利那看到艾娃搀着她的孩子，被她的证人们团团围住着。他心里怒不可遏。他鄙夷地啐一口唾沫，退到毗连法院官吏家属宿舍的长廊里去了。审判厅在左边儿；官吏们住在右边儿。

就在这时候，小厮雅希克捧着茶炊走过宿舍门口，他拚命地吹着茶炊，茶炊象工厂烟囱似的冒着烟。在那烟雾熏黑的走廊尽头，时常有一个愤怒尖厉的声音在叫喊。

"雅希克！小姐的鞋子呢！"

"这就来，这就来！"

茶炊现在响起嘶嘶的声音，吐出火舌，象个火山似的燃烧起来了。

"雅希克，给老爷打洗脸水！"

"是，是，这就来，这就来！"

小厮满头大汗，心慌意乱，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直跑到铃声再响起来；接着又回来吹茶炊，又重新跑出去；因为现在女主人又在尖声叫唤了：

"雅希克，你这混帐东西，我的长袜子在哪儿啊？"

"这该死的鬼茶炊！"

这种情况又继续了一个时候；但法庭的门终于开了，人们一拥而入，挤满了白壁大厅。

雅希克又在那儿出现了，现在他的身分是庭丁。他光着脚，却穿着铜钮扣的深蓝色上装和同样颜色的裤子。他红红的脸上大汗淋漓；黑色铁栅栏把大厅分成两部分，他从铁栅栏后面溜进去时，就用袖子擦着脸。他小心地先向隔壁房间里张望了一下，然后在绿瓷砖大火炉附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与此同时，因为他那茶色的头发披散在额角上，落到眼睛里，他就摇晃着脑袋，象受到牛虻骚扰的马儿一般。

进来了许许多多的人，房间里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铁栅栏都挤得摇摇晃晃的。一会儿以后，他们谈起话来，嘈杂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犹太人在屋外窗下大叫大闹；女人们在屋子里哇啦哇啦诉说她们所受的冤屈，并且为冤屈而号啕大哭，但究竟这些冤屈是什么，谁也没法儿搞个清楚。大家摩肩接踵，好象田野里的一片红罂粟花或是黑麦，在风中摇摇摆摆，发出嘁嘁嚓嚓的响声；大家象花嘟噜似的挤在一起了。

就在这时候，艾娃瞅见波利那笔直地靠在铁栅栏上，便对他百般辱骂，直骂得他怒不可遏，愤愤地回骂道：

"闭嘴，你这娼妇根子；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一顿好揍，叫你的亲生娘也认不出你来！"

艾娃大怒之下，想要用手来抓他，她拚命从人群中挤过去；可是她的头巾掉下来了，她的孩子哇的哭起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上来；因为就在这当儿，雅希克突然站起身来，打开了里边的一道门，大声吆喝道：

"乡下佬，安静点儿！审判官出庭了。"

一点儿不错，魁梧的审判官拉西勃罗维奇出来了，两个陪审推事和一个书记也跟着出来了。书记在旁边的桌子边坐下，整理一下文件，对推事们看了一下；这时候陪审官把金链条挂到颈子上，在一张铺上红布的大桌子边就座了。

法庭里立刻肃静起来，可以清楚地听到人们在窗外闲谈的声音。于是，开庭了。

第一件诉讼是一个警察控告一个小商人，因为小商人在他院子里有违碍行为。——作了缺席判决。

第二件诉讼是孩子放马放到了苜蓿田里，因而挨了打。——判处和解：偿还母亲五个卢布；做给孩子一套新衣裤。

第三件诉讼是侵占耕地。——证据不足，不受理。

第四件是盗窃森林木材的案件；森林的主人就是法官。原

告是官儿，被告是罗基西尼的农民——判处罚锾，或二个礼拜的监禁。被告们说是要上诉，而且对判决的不公平大吵大嚷，申辩他们在森林里都有打柴的权利。法官对雅希克作了个暗号，雅希克就大声吆喝道：

“不要吵吵嚷嚷！法庭里不许吵吵嚷嚷！这儿不是酒店！”

好象一畦接着一畦地翻耕土地似的，案子就这样的一件又一件地审理下去，大体上都是够平稳够安静的，稍为有一些哭泣呜咽的声音，有时也有咒骂的声音，但这些声音都立刻给雅希克压制下去了。

有些人退出去了，但进来的人更多，他们象一束玉米秆儿似的挤紧着站在那儿。谁也动弹不了，室内愈来愈闷热，法官下令把窗子打开。

现在要审理列普卡村里的巴尔特克·柯齐奥尔的案件了，他被控偷窃安东尼的女儿玛蒂安娜·派吉斯的母猪。证人是前面说过的玛蒂安娜，她的儿子西蒙，巴尔巴拉·彼赛克等。

“证人都到了吗？”有一个陪审推事问道。

“我们在这儿啦，”他们齐声答道。

波利那原是挨着栅栏耐心地站在一边的，现在他走过来向派吉斯打招呼了；因为她不是别人，正是多米尼克的寡妇，雅格娜的母亲啊。

“叫被告到栅栏跟前来。”

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推开众人走上前来。

“你是巴尔特克·柯齐奥尔吗？”

庄稼汉似乎慌张失措了，他搔着浓密的圆顶式头发，剃得光光的干枯的脸上挤出一个愚蠢的笑容，红眼眶的小眼睛象松鼠似的从这个推事身上溜到那个推事身上。

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回答，法官又重复问了一声。

“是，是，他就是；对不起，青天大老爷，他就是巴尔特克·柯齐奥尔！”一个粗笨的妇人，一面向栅栏里边挤过来，一面大声答道。

“你要干什么？”

“对不起，我是那苦命人巴尔特克·柯齐奥尔的老婆。”她手掌向下地伸出手来，鞠下躬去，直鞠得她那绉边帽子碰到了法官们的桌子。

“你是证人吗？”

“你说的是证人？不，对不起……”

“庭丁，把她从栅栏里拉出去。”

“出去，老婆子；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他抓住她的肩膀，硬把她拉回去。

“对不起，青天大老爷，”她大声说道，“我丈夫的耳朵有毛病！”

“出去，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雅希克大声呵斥，而且把她推在铁栅栏上，老婆子痛得叫了起来。

“好生出去吧；我们会说得大声一点，叫你的柯齐奥尔听得见的。”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你们既然叫了我，你们当然知道的啦。你要问我的绰号吗？”

“傻瓜！把你的名字说出来，”冷酷无情的推事说道。

“叫巴尔特克·柯齐奥尔，青天大老爷，”他的老婆替他答道。

“多大年纪？”

“我怎么记得呢？老婆，我多大了？”

“明年春天是五十二周岁，大概是。”

“职业是农民吧？”

“啊，是个农民：三英亩沙地，一头牛，是个光景不坏的农民呢！”

“有前科没有？”

“什么前科呀？”

“以前坐过牢没有？”

“你的意思是判过罪没有？——老婆，我从前坐过牢吗？”

“巴尔特克，坐过牢的——为了一头死羊，可恶的大地主搞得你坐牢的。”

“啊，我是坐过牢的。——我在牧场上看到一头死羊。咳，难道让狗去把羊吃掉吗？所以我就带走了；他们就告我一状，硬说我偷了羊，法院就判了刑。他们把我关在监牢里，我就得躺在牢里啊。——不过，那可是冤枉——冤枉啊！”他低声说着话，斜眼看了一下老婆。

“你被控偷窃玛蒂安娜·派吉斯的母猪，你把母猪从田里赶出来，赶到了你家里，又把猪杀了吃掉了。你可有什么辩护吗？”

“我可没有吃。如果我吃了，我临死的时候，让天主抛弃我好了。我吃了猪吗？——嘿，怪了！”

“你有什么辩护？”

“啊……辩护吗？——老婆，我要说什么辩护呀？——啊，我现在记起来了。——是的：我没有罪。我没有吃那猪，这个玛蒂安娜，多米尼克的寡妇竟跟乱叫的狗一样嘛！”

“啊，有些人硬是赖得干干净净！”多米尼克的寡妇叹息道。

“派吉斯的母猪怎样跑到你屋子里去的呢？你说一说看。”

“跑到我的屋子里——派吉斯的母猪？——老婆，青天大老爷说什么呀？”

“怎么啦，巴尔特克，老爷问你那头公猪跟着你跑到我们屋子里来的事情呀。”

“啊，我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我求青天大老爷原谅我，听我现在把已经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这是一头公猪，不是母猪；一头白毛猪，靠近尾巴的地方有块黑斑……也许还在尾巴下面一点的地方。”

“哦，可是猪是怎么跑到你屋子里去的呢？”

“跑到我的屋子里？我要把真情实况说出来，让青天大老爷和聚在这儿的人知道：我是无罪的，多米尼克老婆子是个撒谎的吉普赛，是个该死的泼妇。”

“胡说八道……但愿圣母罚你没有忏悔就给天雷打死！”多米尼克老婆子不由自主地嚷道，深深叹了口气，瞧了瞧挂在墙角落里的圣母像。接着她就握紧了瘦骨棱棱的拳头，冲着他摇晃，嘶声嘶气地叫喊：

“你这个偷猪贼！你这个恶棍！”她张开鹰爪般的手指，仿佛要抓他似的。

这时候，巴尔特克的老婆尖叫着插进来了。

“那么你要怎么样？你要打他吗？你这烂污货，丑婆娘，虐待儿子的老虔婆！”

“安静点儿，”法官命令道。

“法官说话的时候，你们就闭嘴，要不然我把你们两个都从这儿撵出去！”雅希克随声附和道；他用手拉着裤子，因为背带不管用了。

现在法庭里恢复了肃静；差点儿要扑过去互相扼住喉头的两个老婆子，虽然眼睛里还放着凶光，呼吸时还吐着憎恨，现在也一声不响地站定了。

“巴尔特克，现在你讲吧，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吧。”

“是的，要讲真相，讲真相本身，讲得明明白白，就跟水晶一样。就象我在忏悔一样——事情是这样的……”

“脑子里好生想一想，”他的老婆玛格达插嘴道：“要不然你就会把什么东西忘掉了。”

“我会好生想想的，玛格达。——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路上走。（是春天，我挨着波利那的苜蓿田走着，就在狼洞的那边儿。）……我一边儿走着，一边儿念着祷告，因为天色在晚下来了。——这时候，在路上，我听到……是人声不是呢？我捉摸不透。是猪叫不是呢？……我向后边儿瞧瞧，可是什么也瞧不见：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是魔鬼在跟踪我吗？……我继续走路，害怕得发抖，嘴里念着‘福哉玛利亚’……又是一声——猪叫！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这不过是一头母猪，或许是头公猪……我往苜蓿田里让了两三步；我瞧见了什么呀？有个东西跟着我。我站住，它也站住。一头白白的长长的东西；矮矮的，站在那儿；眼睛冒着火光，象是野猫或魔鬼的眼睛。……我划十字，我浑身鸡皮疙瘩，我加快脚步。因为，我不晓得这样在黑夜里出没的，会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的，狼洞又是个闹鬼的地方。”

“是呀，那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老婆说道；“去年，西可拉在晚上走过那儿，有个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头，把他扔在地上，痛打一顿，害得他在床上躺了两个礼拜呢。”

“玛格达，你别说话。——我走啊走啊的，那个东西仍旧跟着我，而且还咕噜咕噜的叫！就在这时候，月亮光明朗地照出来了，

我一瞧——啊，是一头猪，根本不是什么魔鬼！……我生气极了，这傻东西这样吓唬我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就把一根棍子掷在它身上，回家去了，我穿过米哈尔的甜菜田和波利那的麦田之间的小路，又穿过汤马斯的玉米田和雅希克的燕麦田之间的小路走去。（去年他们把雅希克搞去当兵了，他的老婆昨天生了个孩子。）……可是那猪还是跟着我，跑得跟狗一样，接着就在我一边儿走着，进入了多米尼克的马铃薯田，一路上咕噜咕噜的直叫。我拐弯儿，走上田野里的一条倾斜小路：可它还是跟着我。——我简直冒火了。天哪！多奇怪的母猪！也许它不是母猪！我走到十字架附近，那猪跟着我。……我跳过沟，它也跳！我走到十字架那边的小丘上。……它还是跟着我！于是我就跑过梨树林子，它竟冲到我的两腿中间，把我绊倒了。……我怀疑它是头恶魔附身的猪！我才爬起身来，它就跑在我前头了，尾巴翘得高高的。'这就滚开吧，你这讨厌的畜生！'我说。可是它没有离开我：它竟笔直地跑到我的屋子，硬是跑到我的屋子里去了！它经过篱笆，青天大老爷！由此走进过道，从打开的门里跑到房间里去了。天主保佑我吧！阿门！"

"于是你就把猪杀了吃掉了，可不是吗？"推事微笑着问道。

"杀了？吃了？——哦，该怎么办呢？一天过去了，猪不愿意走。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法儿把它撵走：它总是叫叫嚷嚷地回来了。我老婆把她能给的都给它吃了。难道我们能让它挨饿吗？它跟我们一样是天主创造的啊……可是，我要求青天大老爷，用你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问题考虑一下：我，一个穷苦的孤儿，该拿它怎么办呢？没有人来要回这头猪，我们又是贫苦的人；它吃啊吃啊……它的吃量至少有两头猪那末大。那末怎么办呢？再过一个月，我们的全部家产都要给它吃光了，连我们夫妻俩的皮

也要保不住了。那末，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吃掉猪或是被猪吃掉的问题。——我们就来吃猪；可是我们只吃了一点儿；因为村子里的人听到了风声，多米尼克老婆子向村长告发，跟村长一起跑来，把猪肉统统拿走了。”

“真的把猪肉统统拿走了吗！”多米尼克老婆子愤愤地插嘴道，“猪的后腿又怎么样了呢？”

“那得问克鲁契克和别的狗儿。我们把后腿放到储藏室里过夜的。要知道，狗儿都看到的；门上有个窟窿；所以狗儿就爬进去，吃了一个饱……怎么控告我偷窃呢。”

“那末，母猪是自己跟着你跑去的，可不是吗？把你这话对白痴说去吧，可别在这庭上说！你这偷窃的惯贼！谁偷了磨坊老板的羊？谁偷了神父的鹅？你说，是谁？”

“你看见谁偷了？你看见了吗？”柯齐奥尔的老婆尖声嚷道，奔过来要用指甲抓人。可是对方毫不怜惜地继续说道：

“是谁盗窃了教堂里风琴师的马铃薯窖？村子里丢失的一切东西，不管是鹅啊，鸡啊，耙啊，锄啊，又是谁偷走的呢？”

“你这烂污货！你年轻时干的勾当，就是你的雅格娜现在跟乡下小伙子干的勾当——现在没有人跟你提了，你从前难道不是下贱的破鞋吗？”

这句话可激怒了多米尼柯娃。“你竟敢把我的雅格娜也拉扯上了！”她暴跳如雷地叫道。“你敢！我要打掉你的牙，叫你吞下肚去！”

“闭嘴，娘们！再吵我就把你们轰出去！”雅希克一手提着裤子，吆喝着使她们安静下来。

接着是传询证人。

原告多米尼柯娃先说话。她采取了低沉虔敬的语调，时常

呼吁钦斯托霍瓦圣母作证。她一口咬定母猪是她的，柯齐奥尔在它吃草的牧场上把它偷走的。她倒并不是因为这个才求法官老爷惩罚他——但愿天主判他在炼狱多待一个时候！——而是因为他当众对雅格娜和她本人百般污蔑（她说到这里把嗓门儿提到了最高腔）。

其后作证的是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他十指交叉的双手举到帽子跟前，好象在教堂里祷告的人一样，两只眼睛始终紧瞅着推事，用单调的哭诉声调说道：那头母猪是他母亲的，浑身白毛，尾巴附近有块黑斑，一只耳朵给波利那的狗拉帕撕坏了；拉帕在今年春天向那猪进攻的，猪大哭大叫，他在储藏室里也听得见。

接着就是旁的证人说话，他们都证实了西蒙所说的话；这时候，玛格达透过栅栏，吐出了不少否认和咒骂的话，多米尼柯娃的眼睛，盯着圣像或是柯齐奥尔直瞧，而留神静听的柯齐奥尔呢，视线一忽儿射到证人身上，一忽儿射到他老婆身上。

旁听的人们很有兴趣地听着，有时候发出一声低语，或是一句讽刺的评语，或是一阵哄然大笑，笑声被雅希克严厉地喝住了。

案子经过充分的审问，要退庭评议后才能处理。退庭时，人们就散到走廊和屋子外面去了，去呼吸新鲜空气，吃点东西，跟证人说说话儿，或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的冤屈，还有人用毒辣的谩骂抱怨审判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退庭评议过了，当庭判决了，这就轮到波利那的案子了。艾娃站在法庭里，逗弄着她的娃娃。她泪如泉涌，诉说着她怎样的到他家里去做女佣，忙得连腿也要折断了，却从来没有一句好言

好语，没有一角睡觉的地方，连吃也吃不饱，不得不向邻居去要饭，而且他工钱也不给，却把她撵出来了，连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也一同撵到大路上来了。——说到这里，她就痛哭流涕，倒在推事的脚边，发出绝叫道：

“青天大老爷，我受的冤屈就是这样，这就是他的孩子。”

波利那愤愤地咕哝道：“她撒谎，她这种贱胎就是这样装腔的。”

“撒谎？列普卡村子里的人，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你是个淫荡的娼妇！”

“青天大老爷啊！他过去老是叫我艾芙卡，叫我别的更加亲热的名字哩。他从城里回来，就给我带来了念珠，好几次带来了面包卷儿，说什么：‘拿去吧，艾芙卡，拿去吧，我的最亲爱的！’……而现在……耶稣啊，耶稣啊！”

她说到这里便大声怒吼了。

“你这骗人的婊子！你为什么不说我还给你带来了一床羽毛被子，对你大声嚷道：‘睡吧，艾芙卡，睡在羽毛被子里吧！’”

大家哄堂大笑。

“怎么啦，你没说过？你哪一桩事情没有对我许过愿？”

“天哪！”波利那十分狼狈地喊道。“可恶极了！可她还没遭天雷劈哩！”

“青天大老爷，这是事实，大家都知道的：列普卡村子里的人都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叫证人说话作证好了！”她叫了起来，随即涕泪滂沱，哀号不绝。

实际上，证人们要说的不过是些流言蜚语罢了；所以她又重新提出她所掌握的证据。作为最后的一着，她把她的娃娃也摆出来了，她把娃娃送到法官面前，娃娃蹬着赤裸裸的双腿，哇哇

大哭。

“青天大老爷可以亲眼看出来，他是谁的孩子，”她大声说道，“这土豆一般的鼻子，这灰褐色的烂眼睛，是谁的长相呀？波利那和这孩子，就象两滴水似的一模一样。”

不过，这话可使法庭没法儿维持庄严了；旁听的人们把孩子和波利那比较时，也都哄然大笑，前仰后合。而俏皮话也出了许多。

“倒是个给你配对的姑娘啊。活象一头剥了皮的狗。”

“叫鳏夫波利那娶了她吧：孩子可以当个牧猪人。”

“啊，她的头发秃得象春天的母牛一样了。”

“她才是个美人儿哩！把她当作稻草人，搁在玉米田里，所有的鸟都会逃跑的。”

“她满头满脸都粘着油腻和尘垢。”

“因为她是个节俭的人呀：为了节省肥皂，一年只洗一次脸！”

“这也难怪；她那末忙，她得给犹太人生炉子呢①。”

大家的话一刻比一刻更加刻薄毒辣，艾娃哑口无言地站在那儿，呆看着四周的人群，眼睛里露出丧家之犬茫然的神色，脑子里迷迷糊糊地思量着一些事情；这时候，多米尼柯娃高声叫道：“别乱嚷嚷！嘲笑象她这样不幸的女人是罪过的！”于是，大家突然静下来了，不止一个人露出了明显的羞愧的神色。

可是艾娃的起诉却完全失败了。

波利那感到大为快慰。要不是起诉失败的话，尽管他无罪，

---

① 信奉正教的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许生火的，即使冬天也不许。因此，他们就雇个贫苦女人，在安息日给他们挨家生炉子。

他还是会深刻地感觉到定罪的耻辱以及奉命抚养孩子的负担；正如他心里想的，法律时常放过有罪的而处罚无罪的，你简直没法儿说。他见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了。

他立刻离开了法庭。他等候着多米尼柯娃和他同行，心里又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始末了。艾娃这样的控告他，他捉摸不定她的动机何在。

“不，这不是她搞的把戏；她的头脑想不出这种把戏。另外有人教唆她的。——这人究竟是谁呢？”

他跟多米尼柯娃和西蒙一同到一家酒店里去喝点儿酒，吃点儿东西；因为已经过了正午了。多米尼柯娃暗示道，这整个儿事情都是他那铁匠女婿搞的鬼；波利那却无法相信这一点。

“这样搞，他能有什么好处？”

“叫你烦恼、呕气，给大家取笑，他心里就痛快了。这家伙会活剥人家的皮，就为了剥皮很有趣！”

“艾娃的这种怨恨——我也没法儿明白。我哪一方面也从来没有亏待她；正好相反，她那小杂种洗礼的时候，我还给了神父一袋燕麦！”

“可是，她在磨坊老板那儿干活呀；磨坊老板跟那铁匠是狼狈为奸的。——你不明白这一点？”

“我明白，可是我没法儿解释。——再喝一杯吧？”

“好，我奉陪；可是玛蒂亚斯，你先喝。”

他们喝了第二杯，又喝了第三杯，又吃完了一磅香肠，半个面包。波利那给犹兹卡买了许多面包卷儿，准备动身了。

“多米尼柯娃，跟我一起走吧；我们可以谈谈天。一个人走太无聊了。”

“好的。可是我必须先到教堂去，做些祷告。”

她很快就回来了，他们也就动身了。

他们走到森林的时候，太阳正在向西方落下去。

他们时常交谈一两句，但也只是出于礼貌：沉闷地坐在一起，对他们是永远不合适的。然而他们说话不多，不过防止打瞌睡，象谚语所说的，"免得舌头干燥"罢了。

波利那鞭打着小马。小马现在浑身大汗，又是累，又是太热，走得实在太慢了。波利那时而吹口哨，随即又落入了沉默，心里左思右想，反复盘算：还不时偷偷地对那老婆子看上一眼。老婆子的脸干枯粗糙，死板板的，皱纹很深，透着白蜡似的颜色。她那没有牙齿的下巴颏儿微微牵动，好象在默默地祷告一般。有时候她把那系在颈子上的红头巾拉到她的额角上，因为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有灰褐色的眼睛在闪动。

"你的马铃薯都掘好了吧？"他终于问道。

"我们掘好了。收成挺好呢。"

"你养猪就更容易了。"

"我正养了头肥猪；狂欢节的时候就用得着了。"

"是啊，是啊——听说拉法尔的儿子伐莱克派人送伏特卡上你那儿去了。"

"是的，旁的人也送过。可是他们都白费了钱了。不，我的雅格娜是不嫁给他们那号人的。"

她抬起头来，象鹰隼似的炯炯地对着他直瞧。但波利那是饱经世故的人，他可不象小伙子那样的给搞得慌慌张张的。他用平静和莫测高深的沉着态度对待她的眼光。有好一个时候，两个人谁都不说话儿；好象彼此都要用沉默来互相竞赛似的。

由波利那先开口谈到这件事，是不相宜的。他怎么能说呢？

他已经过了中年，又是列普卡村子里第一流人物，怎么能向她透露他已经看中了她的雅格娜呢？但他是个性情暴躁的人，处在这种不得不旁敲侧击地来刺探对方意思的情况下，他觉得胸中怒气直冲。

多米尼柯娃看到他生气，也知道他为什么生气；然而她不愿意说一句话来帮助他把心事透露出来，她还是默不作声地瞧着他。可是，为了好歹说点儿什么，她终于开口道：

"你看上去挺热的，好象这是收割的时候似的。"

"因为我实在是热啊。"

天气也的确很热。森林把他们团团围住了。枝繁叶茂的屏障，不让一丝风流通；太阳猛烈地燃烧着树梢，被阳光烤炙的树梢因此都萎垂在大路之上；从干涸的池塘里和地上橡树的落叶堆里，又升起了一股淡淡的象菌似的臭味，叫人的鼻子里刺激得难受。

"你可知道，"老婆子说道，"我，还有别的人，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象你这样的人，我们中间的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又有钱，又比大部分人能干，却丝毫没有弄个官儿做做的野心呢？"

"你说得对，我没有野心。那样的官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在这儿当过三年村长：害我赔了不少钱。我损失很大，我老婆因此对我生气。"

"她很有道理。当个官儿就应该是名利双收的事。"

"多谢！我得对警察鞠躬，对每一个书记每一个法庭上的小厮哈腰，这可真是好大的光荣啊……如果捐税没有缴，桥梁没有修好，如果一头狗给车辕撞疯了，又是谁的不是呢？咳，总是村长不是！说到利呢！我不得不送给文书和区里的官儿的鸡呀，鹅呀，鸡蛋呀，又有多少！"

“你说得对；可是这儿的乡长彼得却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他买了地，还盖了一间储藏室。”

“是呀；不过，他不再当乡长的时候，他怎么办呢？”

“那末你以为……”

“啊，我睁开眼睛瞧着的，我多少看得出点名堂。”

“他最自以为了不起哩；他跟神父很不和睦。”

“如果他真是搞得飞黄腾达，那也是仗着他老婆的本领；她才是真正的乡长，所有的牌都操在她手里。”

又是一阵沉默，——相当于念一个长的主祷文的时间。

“请你告诉我，”她终于不慌不忙地说道，“你可打算派人把伏特卡送到什么人家去吗？”

“咳，我是个老头儿了，对女人是不再存这个心了。”

“哪里的话。一个人，再也走不动了，自己没法儿把汤匙送到嘴边了，只能挨着火炉坐坐了，这时候才是老了。说到你啊，我看见过你扛着一袋黑麦呢！”

“就说我还强健吧：又有谁愿意嫁我呢？”

“这一点哪，你没有试过就不会知道的。”

“再说呢，我的子女都长大了，我不能碰上第一个姑娘就随便娶了来啊。”

“立下赠与财产的文书，就是最好的姑娘也不会不肯嫁你的。”

“赠与财产的文书！一个姑娘，为了到手一英亩地，哪怕是教堂门口的乞儿，她也愿意嫁他。”

“男人又怎样呢？难道他们不愿意娶个有赔嫁的姑娘吗？”

他没有回答这话，却鞭策小马快步前进。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他们走出森林，走上了白杨并列的

大道时，才把沉默打破了，波利那这时候突然叫道：

“象现在这样的世界，见他妈的鬼吧！一切事情，哪怕是一句好话，你都得为它付出代价！世道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连子女也起来反对他们的父母了；哪儿也没有孝顺的事，人人都要把别人吞下肚去！这些狗东西！”

“他们都是傻子，忘了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躺到圣地里去的。”

“孩子刚开始长大成人，就胆敢反抗老子，嚷嚷着要分老子的一块地了。而且，年青的光是一味嘲笑年老的。混帐东西！他们以为自己的村子是个破烂地方，他们瞧不起一切古老的规矩，有些人甚至以为穿上庄稼汉的衣服是可耻的哩！”

“这都是因为他们不敬畏天主的缘故。”

“是这缘故也罢，不是这缘故也罢，反正是不对头。”

“而且一定不会改好的了。”

“一定要改！可是谁能强迫人改邪归正呢？”

“天主的审判！你瞧着吧，末日要到来的，天主会惩罚他们的！”

“是的，不过末日到来之前，又有多少人要误入歧途啊。”

“时势太坏，比瘟疫也不如。”

“时势坏，可人也坏哪。铁匠是什么名堂？乡长又是什么名堂？他们跟神父吵架，煽动人们反叛；他们引诱人们，糊涂虫还相信他们哩。那个铁匠，虽然是我的女婿，可真是要我性命的毒药啊。”

他们一面继续齐声慨叹世道的败坏，一面透过道旁的白杨树眺望他们正渐渐行近的村庄。

远远地看得见教堂墓地外有一排弯倒着身子的女人：透过笼罩她们的一层薄薄的尘雾，隐约可辨；从低洼的牧场上吹过来

的微风，把喀啦喀啦的打麻器沉闷单调的打击声，送到了他们的耳边。

“正好是适宜打麻的气候。我要下车去跟她们说话，因为雅格娜也在那边。”

“我送你到她那边去吧；我又不费事儿。”

“玛蒂亚斯，你今天对人真亲热啊，”她带着狡猾的微笑说道。

他们从白杨大道转入了经过田野通向墓地的小路。围住墓地的灰色石头矮墙外，桦树和枫木的树荫下，以及斜靠在墙头的几个十字架的阴影下，有近二十个女人正在十分忙碌地打着干麻：一层纤维的雾浮游在她们头上的空气里，有几缕粘在黄澄澄的桦树叶上，挂在十字架的黑色胳膊上。再下面的地方，土坑里已经点上了火，坑上架着棍棒，湿麻正放在棒上烤着。

打麻器在紧张地工作，所有的女人都俯仰着身子迅速地挥舞着胳膊：不时有一两个女人挺直了身体，把一束麻上的木屑打掉，然后把它卷起来，丢到摊在她前面的一块麻布上。

现在太阳正在森林顶上，光线直射在她们的脸上，可是她们满不在乎：工作、欢笑和快乐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顿过。

“天主祝福你的工作！”波利那向雅格娜大声说道，雅格娜正用足力气打着麻。雅格娜只穿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红裙子，头上裹了块头巾，挡住灰尘。

“谢谢你的祝福，愿天主祝福你！”她欢乐地回答道，抬起她深蓝色的眼睛瞧了对方一眼，微微一笑，使她那晒黑的美丽的脸显得更为妩媚。

“亲爱的，麻挺干燥吧？”她的母亲拨弄着打过的麻，问道。

“干得象胡椒子一样了；挺脆挺脆的。”

雅格娜又含笑向那老家伙瞧了一眼，瞧得他浑身都酥软了。他啪的舞动鞭子，驱车走了；虽然再也看不见她了，他还是再三地回过头来瞧她——因为他心灵的眼睛还是看得见她的。

“一个象母鹿一样文雅的姑娘啊！”他喃喃自语道，“呀，正是如此！”

第　四　章

礼拜日又来到了：是个明朗的九月的礼拜日，天空里游丝无数，阳光灿烂。

波利那家的牲口都在储藏室那边刈割过的田地上吃草，古巴在一棵亭亭如盖的玉米的阴影里留神地看守着牲口，同时又在把他的祈祷文教给维蒂克。

“用心听着我教给你的祈祷文，”他庄重地说道；“这些都是神圣的词句啊。”

“我正听着呢，古巴，我正用心听着呢。”

“那末你为什么瞧着那些果园？”

“我看到克莱姆巴家的树上还留着一些苹果呢。”

“啊！那末你想吃那苹果吗？苹果树可是你种的吗？——得了，把信经再念念吧。”

“你也没有孵鹧鸪呀；可是你把整窠的鹧鸪都捉来了。”

“傻孩子！苹果是克莱姆巴家的；但鹧鸪是属于天主的啊。你明白吗？”

“但你捉鹧鸪的那块田地，是属于大地主的啊。”

“田地也是天主的。你可聪明过头了。——现在念信经吧。”

他就念，可是念得急急忙忙的，因为跪得太久，膝盖都痛了。

“小马大概闯到米哈尔的苜蓿田里去了！”他大声叫了起来，准备去追那小马。

"别管它，你念你的祷文吧。"

他终于把祷文念完了，可是他得跪在那里，他就左右旋转扭动着身体。一群麻雀栖息在附近的一棵树上，他向它们丢了一块泥巴，却又立刻懊悔得捶起自己的胸膛来了。

"哦，'奉献'的最后几句是怎样的啊？我看是象只熟梨似的囫囵吞下去了吧？"

他念完"奉献"，立刻跳起身来，叫醒拉帕，跟它一起玩儿。

"小牛犊儿似的自作聪明的人。老是跑来跑去！"

"你要把鹧鸪送到神父那儿去吗？"

"唔，我要去的。"

"就在这儿烤了吃的话，味道有多美啊……"

"你有马铃薯可以烤来吃。还要别的干么？"

"你瞧，他们已经到教堂去了！"维蒂克大声说道，眼睛透过篱笆和果园的树林，瞧着那红色围巾闪烁生光地沿着大路过去。

天气十分温暖，家家的门窗都大开着。这儿那儿的屋子门口，有些人还在洗脸，梳头发，编辫子，或是拍打着那在箱子里委屈地放了一个礼拜的漂亮衣服；有的却已经动身了，她们穿着火红的罂粟花色的、洋红的大理花色的、或是金莲花色的衣服。花枝招展的妇人和姑娘，长工，小孩子，庄严的庄稼汉（他们穿着白色的带兜儿长外套，叫人联想起一大束黑麦），都沿着那通向池塘的大道缓缓地向教堂走去。池塘映着阳光，象是一个金色的盘子。

大钟欢乐地鸣响，告诉人们今天是礼拜日，是休息和祈祷的日子。

古巴本来想等到钟声停止以后再走的，可是他忍耐不住了，便把鹧鸪藏在带兜儿长外套里，说道：

“维蒂克！钟声一停，你就把牲口赶回牛棚里，然后上教堂来吧！”

于是他就沿着大路动身了；大路旁边都是果园，路上撒满了菩提树黄色的落叶，所以他仿佛是走在斑驳的淡棕色毯子上似的。因为自己瘸得厉害，他尽力快跑着。

神父的住宅座落在教堂对面一个大果园的深处；园里树上还结满着青色的梨和红色的苹果。门廊上面连连绵绵地长着一棵野葡萄树，叶子如今已蔚为一片绚烂的深红。古巴站在门外，局促不安，胆小地向窗子和走廊里张望。他不敢走进屋去，就待在一个大花坛旁边；花坛上盛开着玫瑰、紫罗兰和翠菊，十分芳香馥郁。一群白鸽，从苍苔染绿的屋顶上飞下来，停在门廊上。

神父正在果园里散步，作着每日必作的祈祷；但他有好几次摇动苹果或梨树的树干。果子哗啦哗啦地象雨一样的落下来，神父都兜在他的法衣里了。

古巴走到他面前，恭敬地抱住他的膝盖。

“你有什么事情啊？——哦，原来是波利那家的古巴！”

“是我。我给神父捎来了几只鹧鸪。”

“谢谢你的礼物，到这边来吧。”

古巴遵命走进了走廊，但又在房间门口停住了。他怕走进去，只想从开着的门里瞧瞧挂在墙上的各种图画。他划着十字，发出虔诚的叹息，他目睹的富丽堂皇使他眼花缭乱，泪水涌到了眼睛里，心中很想作个祷告。只是他不敢跪到光滑雪亮的地板上去，生怕把地板弄脏了。

神父立刻从房间里出来了，递给他一个兹罗提，说道：

“天主嘉奖你，古巴；你是个好人，又是个虔诚的信徒，礼拜日没有一次不到教堂望弥撒的。”

古巴又抱住了神父的膝盖，他欢喜得精神恍惚，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门、怎样来到大路上的了。

“怎么，不过几只鹧鸪，就给了那末多的钱！我真是敬爱神父！”他瞧着给他的钱币，低声说道。他不止一次地送过神父小鸟，小兔儿，或是蘑菇；但从来没有拿到过那末多的钱，至多也不过是十个戈比和一句好话罢了。可是这一回啊！天哪！竟是整整的一个兹罗提！——而且，神父还叫古巴到他房间里去，说了那样温和的话。主啊，主啊！

“关心穷人的，就只有神父一个，除了他就再也没有别人了！——愿天主和钦斯托霍瓦的圣母保佑他健康！——是的，你是个好人，是个慈悲的人！——村子里的人，长工也好，地主也好，都替我起了绰号——管我叫瘸子，老废物，寄生虫。除了神父，谁跟我说话都没有丝毫善意和同情。……大家都不关心我，却去关心马和狗。然而我出身诚实可靠的家庭，是农民的儿子，不是什么捡来的弃儿。”

他想到这里便昂起头挺起胸膛，几乎是目空一切地望着他身边那些向教堂墓地走去的人们，望着围墙外驾在车上的马匹。他戴上帽子，遮住脑袋上蓬乱的头发，摆出庄严堂皇的神气，慢慢地向教堂走去；虽然他一瘸一瘸地搞得尘土飞扬，他还是把两手插在腰带中间，摆出象个农民的模样来。

不。今天他可不愿象往常一样待在教堂入口的地方了。他大胆地分开人群走进去，甚至挤近了围绕大祭坛的栅栏——那儿一向只是地主们站的地方，如今站在那儿的是他的东家波利那，乡长，在巡行瞻礼中给神父撑圣体伞的人们，以及那些手中执着蜡烛在举扬圣体时围住祭坛的人们！

他们惊异而又生气地看着古巴。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辱骂和

叱责的话，受到恶狠狠的白眼——就象狗到了不要它去的地方遭到白眼一样。但今天他却置之度外。他的拳头里紧握着金钱；他的心灵里充满了甜蜜、温和的感情。他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好象他现在才忏悔受赦一般；不，他甚至感到了比忏悔受赦还要舒畅的感觉。

礼拜开始了。他挨着圣餐桌跪下，跟别人一起唱赞美诗，眼睛虔诚地凝望着祭坛。祭坛上面，可以看到天父的圣像：一个白发的贵人，神色严厉——就象德伽斯戈瓦·伏拉的大地主一样。祭坛中央，钦斯托霍瓦的圣母穿着镀金丝衣服，在向他俯视。

四面金光灿烂，蜡烛生辉，红色的花束灼灼欲燃。头上围着光轮的庄严圣像，从墙上和彩色玻璃窗上向他俯下身来，一条条金黄、紫红和青莲的光芒，把虹一样的色彩泛滥在他的脸庞和脑袋上，他感到好象是在日落之际，跳进了那水面映照着天空的池塘一般。面前是一片怡悦心情的壮丽景象，他因而落入了极端兴奋的境界，满怀敬畏之情，连身体也不敢动弹了。他一动也不动地跪在那里，凝望着钦斯托霍瓦圣母美丽慈祥的黑沉沉的脸，用干燥的嘴唇接二连三地作着祷告，用狂喜的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力量和热情，高唱着赞美诗，可以听得出来，他那没有调子的嘶嗄的声音，压倒了大家的声音。

“古巴！你象犹太人的山羊一般在咩啊咩的大叫哪！”有人在他身旁低声说道。

“为了耶稣和圣母！”他答道。

神父现在走到讲道坛上去了。来做礼拜的人都抬起头来凝望那穿着白色法衣的人；他俯身向前，对着大家朗读这个礼拜日的福音。读完福音，布道就开始了：他讲得很长，可是十分有力，许多人流泪哭泣，许多脑袋悔恨地低了下来。古巴的眼睛对着神

父象对着圣像似地呆看，他心里为一件事纳闷：刚才跟他说话、把一个兹罗提给他的难道就是这个人吗？因为这个人现在一变而为乘着光华灿烂的车子的天使长了。他提高声音，痛斥人们的罪恶，痛斥贪欲和酗酒、淫乱和怨毒、对长者不敬、对天主冒渎，这时候，他的脸色发白，他的眼睛里闪出光芒。神父的声音震响着，呼吁他们，要求和请求他们悔过；后来，古巴想到这种种罪恶，想到罪恶的可怜可哀，吓得大声哭起来，而全体信徒（不仅是妇人，壮健的庄稼汉也一样），也跟着他哭起来了——整个教堂里充满了呜咽的声音。神父用忏悔结束布道，转向祭坛，跪了下来，这时便有一阵哭声响彻全堂；所有的人都俯伏在铺道上，好象是旋风吹倒的森林；一阵尘埃的雾霭，也从那一群这样趴着的、痛哭流涕、伤心悔恨、请求天主宽恕的人们身上升腾起来了。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是祈祷的寂静，是在心底里与天主感通的寂静：因为现在大弥撒开始了。风琴奏出低沉的、洋溢着敬畏之情的乐声；古巴的灵魂里充满了爱和天福，膨胀欲裂。

突然，可以听到神父的语声从祭坛上传过来，飘浮在俯伏着的人群的头上——奇怪的激动人心的声音，神圣而又神圣的言语啊。接着，雷鸣似的钟声一齐迅速地响起来了，香烟蔚为馥郁的烟柱冉冉升起，把信徒们笼罩在芳香的迷雾里了。啊，那时候古巴为幸福的狂喜所袭，只能叹息、伸开两臂、捶打胸膛了，因为他感到自己渺不足道而欢喜得几乎要昏过去了。

“耶稣啊，我敬爱的耶稣啊！”他茫然若失地喃喃而语。可是他的拳头紧握着那个兹罗提：因为举扬圣体已经结束，现在安姆勃罗司捧着盘子走过来了，他用钱币在盘子上叮叮当当地敲着，告诉人们他来为教堂的蜡烛募款了。古巴立起身来，把他的兹罗提丢在盘子里，又慢慢地从盘子里取回几个戈比——就象

他看见过的屡次这样做法的农民一样。他怀着无限的喜悦，听到安姆勃罗司说道：

"天主保佑你！"

不久就分发蜡烛，因为圣体已经陈列出来，以后就要排成行列，绕行教堂一周了。古巴伸出手来，心里很想拿一支大蜡烛：但他的眼睛遇到了跟雅格娜一起站在他近旁的多米尼柯娃冷冷的谴责的眼色，所以他就挑了一支小的蜡烛。他立刻把小蜡烛点上，因为神父手里捧着圣体龛，向人们转过来了。行圣礼的神父唱着诗篇，慢慢地走下祭台的台阶，进入了立刻为他腾出来的过道——一条唱诗者、摇曳的烛火、华丽的色彩和低沉的吟咏声所构成的过道。行列开始走动了，风琴大声轰鸣，钟声骚然应和，信徒们以庄严一致的信心扬声高唱。在群众的面前，在那蜿蜒前进的一行行荧荧的蜡烛的前面，有个银十字架闪闪生光，跟在十字架后面的是圣像，围着花朵、花边和箔饰，蒙着雾一样的白麻纱，隐约可见。行列走到了教堂的大门口，阳光射进门来，灿然照亮了它所穿透的、香烟的云雾；旗帜垂下来走过大门时，微风把它们吹得飘飘荡荡，仿佛是绿色和紫色大鸟的翅膀。

行列绕着教堂巡行，古巴一面用手护着蜡烛，一面拐着瘸腿，顽强地紧跟住神父；神父的头上，波利那、铁匠、乡长和汤马斯·克莱姆巴给撑着一顶红色圣体伞。圣体伞下面，金黄灿烂的圣体龛闪射出光芒熠熠，龛正对着太阳，可以看得见阳光照彻了龛中央半透明的圣体。

古巴全神贯注，心无余念，所以一再颠踬或是踩在别人的脚上。

"蠢货，留点儿神！"

"你这瘸腿的稻草人！"

但是他却没有听到这些个辱骂。赞美歌庄严地和鸣，高唱入云，正如那向圣体龛内苍白的阳光涌去，又在它四周迸散的、旋律的波浪。头上的青铜钟不绝地敲出朗朗的清音，送入空中，致使枫树和菩提树抖动着丫枝，时而有微红的叶子从树顶上飘落下来，象是头受惊的鸟儿。高高的，在上边儿很高的地方，在教堂尖塔和低垂的树木上空，一群受惊的鸽子在打着盘旋。

礼拜完毕，他们大家都拥到教堂周围的墓地上去，古巴跟其余的人一起去了。

虽然他知道这一天农舍里有顿好吃的，他可不忙回去，却待下来跟相识的人谈话，并且逐渐走近了他的主人们；安蒂克和他的妻子正站在那儿跟别人说话，做完大弥撒以后，他们惯常是这样的。

停柩门外的大路上，另外有一群人，以铁匠为首，聚在一起。铁匠是个壮健的汉子，从头到脚都是城里人的打扮，他穿一件带兜儿的黑色长外套（背上落了几点蜡烛油），戴一只深蓝色的帽子；长靴上套一条长裤，背心上装饰着一条银链。他面孔红润，头发鬈曲，胡髭通红，说话响亮。而且他的笑声也是响亮的：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才子，如果他拿什么人开个玩笑——得，那个人的命运就难受了。波利那留神瞧他，听他说话。他听得出，铁匠连自己人也不肯饶过。难道他会饶过他的岳父吗？他为了老婆的陪嫁跟岳父大闹意见呢！但波利那没有能听到多少，因为多米尼柯娃刚和雅格娜从教堂里出来，现在正从他面前走过。她们走得不快，因为她们在墓地里停下步来，跟许多人打招呼，说话。他听到多米尼柯娃用低沉虔诚的声音，说了几句关于神父的话；雅格娜在这个时候就看望着周围的人们。她的身材跟在

场最高大的人一般儿高，因此很容易被人看到；许多长工也在看她，他们在停柩门外吸着香烟，对着她露出牙齿傻笑。她确实是个美人儿，衣着漂亮，风采动人，农村里许多富家女儿都赶不上她。

在雅格娜身边经过的姑娘和妇人们，都对她仔细打量，她们或者是出于羡慕，或者只是想一饱眼福，瞧瞧她的衣饰：上等料子做的条纹裙子，虹一般的色彩变幻万端；黑色的长统靴，红色的鞋带直结到露出精致白袜的地方；樱桃色天鹅绒胸衣，绣着金花，鲜艳夺目；丰满白晰的颈子上挂着琥珀与珊瑚珠的项链，还有一束色彩缤纷的缎带打颈子边飘垂在背后。

雅格娜对那些羡慕的眼色可全不在意。她深蓝色的眼睛东张西望，终于遇到了盯着她直瞧的安蒂克的眼睛；于是她的面孔涨得通红，拉住母亲的袖子要回家去。

“再等一会儿，雅格娜！”母亲一边儿在后面叫她，一边儿跟波利那打招呼。

她简直没法儿走掉了，现在长工们成群的围上来了，又是问安道好又是开玩笑的。——她就跟古巴说话，语气之间，不无辛辣的味道。因为古巴钉紧着她，象看着什么漂亮图画似的看着她。古巴装出鄙夷的神气，一瘸一拐地转身回家去了；他的主人们正踏上归途，他得去照顾马儿呢。

“是啊，她是张图画啊！”他在门廊里坐下的时候，话就从嘴里漏了出来。

正好犹兹卡把午餐端出来。她就问道：“谁是图画呀？”

古巴垂下眼睛，他又是不好意思又是害怕，深恐泄露自己的秘密。可是午餐吃得很久，东西又丰富，他也就很快地把一切都忘了。

他们都从容不迫地吃着，态度庄重，一言不发，这样一直吃到饿火平息为止。现在不太饿了，他们就可以谈谈话儿了，用更加讲究的心情来欣赏他们的食物了。

犹兹卡今天担任主妇的职务，她留神着叫每个盆子始终得到适当的供应，时常去添些食物出来，以免哪一个盆子或许会露出盆底来。

在这样宜人的天气，他们正吃着饭的门廊显然是最好的地方。拉帕跑来跑去，呜呜地叫着要吃东西，甚至站起身来往盆子里张望，有人扔给它一根骨头，方才罢休。它衔着骨头跑了，主人喊它名字时就高兴得吠叫起来；麻雀躲在篱笆上想吃面包屑，它又跳起来想捉它们。

过路人兴高采烈地祝他们快乐：他们对这种良好的祝愿总是齐声一致地道谢。

"我听说你送了几只鸟儿给神父，"波利那说。

"是，我送了的。"古巴放下汤匙，告诉大家：神父曾经请他到房间里去，他看见房间里有许许多多的大书。

"他什么时候有工夫把这些书都读完呢？"犹兹卡满不明白地说道。

"什么时候？当然是晚上哪。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喝着茶，不断地读着书。"

"一定都是敬神的书，"古巴补充道。

"难道还会是别的书吗？当然不是拼法读本！"

"他看报，村代办所每天给他送去的报，"汉卡补充道。她的丈夫也接口道：

"是啊，看了报，我们就知道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了。"

"铁匠订了一份，磨坊老板也订了一份。"

“无疑是一份适合铁匠看的报纸吧，”波利那冷笑着说道。

“偏巧跟神父订的报纸是一样的，”这是安蒂克激烈的反驳。

“那末，你是知道的了？你读过吗？”

“是啊，我读过……还不止一次。”

“你听他的话，决不会变得聪明些的。”

“那末你以为谁是聪明的呢？一个有十七英亩田、八头牲口的人，也许是吧？”

“你趁早闭嘴，别惹我生气！老是跟我吵架！你面包吃得太多了，我的面包哪！”

“是呀，吃得太多，象鱼骨一样梗在喉咙里了！”

“那末去找更好的面包吧。汉卡的三英亩田，会给你面包卷的！”

“只有马铃薯；可是这些马铃薯谁都舍得给我的。”

“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给你的。”

“是么？我象头牛一样的干活，连一句好话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别处的生活轻易些，白给你东西吃！”

“别处当然比这儿好。”

“那就到别处去试试吧！”

“怎么，空着手出去吗？我可不干！”

“我给你一根赶狗的棍子。”

“爸爸！”安蒂克大声叫道，一面跳起身来，可是又立刻倒下去了，因为汉卡抱住了他的腰。老人凶狠地瞅住他；接着，好象午饭已经吃完似的，划了个十字，离开吃饭的地方，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一面厉声说道：

“你以为我会把家业放手，靠你来供养我吗？我决不放手！”

大家都立刻站起身来，离开了门廊，只剩下安蒂克一个人待在那儿想心事。古巴把马牵到储藏室那边的苜蓿田里，自己便在麦秸堆旁边躺下睡觉。可是他睡不着；过饱的食物重重地压在心头。再说呢，他现在又想到一个念头：如果他有一支枪，他就可以把鸟打个够，而且说不定还能打到一两只小兔儿——每逢礼拜日，就可以送给神父。

铁匠是有办法给他铸造一支枪的。他给守林人做了一支；这支枪在树林里放射的时候，村子里也听得清清楚楚！

"一个头等的手艺人！——可是他做一支枪，就要五个卢布！"他落入了沉思。

"我到哪儿去搞那五个卢布呢？冬天就要来了，我一定得给自己买一件羊皮外套。我的长统靴，也穿不过圣诞季节的了。——哦，我可以到手十个卢布，两件衣服——裤子和衬衫。一件羊皮外套，不论怎么短，也得要五个卢布。长统靴，又要三个卢布。我必须买一只帽子；此外还得花去一个卢布，请神父给我死去的亲人做弥撒。这样一来，就一个子儿也不剩了！"——他大为失望，他在口袋里摸索着可能留下的一点儿烟草，这就碰上了他刚才忘掉的现钱。

"啊，我还有一些现钱在这儿呢！"——他再也不想睡觉了。从酒店里传来一阵遥远的音乐声，一阵叫喊的回响，都因为有一段距离而显得柔和了。

"他们正在那儿——跳舞、喝伏特卡，也在抽烟！"他叹息道；他重新俯伏在地上，远望那用绳子缚住的马儿，马儿已经聚在一起，正在互相轻咬着颈子。于是他就决定晚上也要到酒店里去，买些烟草，也看一下跳舞的人。

他不时地瞧瞧自己的钱又瞧瞧太阳，这一天太阳落山特别

迟缓，好象它也需要礼拜日的休息似的。现在他想到酒店去的欲望是那末大，他几乎没法儿忍耐下去；可是他不让自己现在就去，他翻身侧睡，心中暗暗叫苦。安蒂克和汉卡从储藏室背后出来了，正沿着田塍走去。

安蒂克走在前头；汉卡搀着小男孩跟在后面。他们慢慢地走着，有时交谈几句。安蒂克接着又俯下身来，抚摸那新抽的芽叶。

"发芽成长了——密得象刷子上的鬃毛一样，"他嘴里喃喃地说话，眼睛望着那几英亩他亲手为自己种的庄稼——也就是他为父亲干活儿的报酬。

"密是密了，可是公公的庄稼长得还要盛呢。长得就跟树林一样。"汉卡一边儿说，一边儿看了旁边的麦田一眼。

"我们只要有三头母牛，田里的肥料就可以施得更好。"

"还要一匹我们自己的马……"

"是啊，我们还可以养点鸡鸭，送到市场上去卖。象现在这样的光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爸爸对糠秕都斤斤计较，连马铃薯皮也看得很重。"

"而且给一点儿吃的总要开口骂人！"

他们再也说不下去了。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太多的怨恨和苦痛，以及要想反抗的刻骨的悲愤。

过了一会儿，他又心不在焉地说道："大约有八英亩地可以归我们的，如果……"

"不会再多了。有许多人哪，犹兹卡，铁匠的老婆，格利哥里，还有我们自己。"她一个一个的计算着。

"如果我们把钱偿还铁匠，留下房子和十六英亩地呢？"

"可是你有钱偿还他吗？"她大声说道，毫无办法的苦恼把她

压倒了；她凝望着公公的田地，泪水开始涌到了眼睛里。那一片象纯金一样宝贵的田地，可不吗，每一英寸上都会长出小麦、黑麦、大麦和甜菜来的啊。

“别哭，傻东西；无论如何，我们总有一天会有八英亩自己的地的。”

“呵，如果能有四英亩地，再加上房子和一块卷心菜地，那就好了！”她指点着一棵棵卷心菜蔚为青翠之色的那一长片土地；他们两个就向那边走过去。他们挨着卷心菜田，在一棵灌木下坐了下来。孩子开始哭着要吃奶，汉卡就来喂他；安蒂克卷一支烟，点上火，吐出烟来，把脸绷得紧紧的。

对于吞噬着他的痛苦，象炭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的痛苦，他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老婆提起。因为，他既没法儿告诉她，她也没法儿了解他：就跟女人们的通常情况一样。女人根本没有什么首创精神，对于事物的意义，既不考虑，又掌握不住，打个譬喻，她们不过象男子所投掷的影子一样地生活罢了。

“可是，”汉卡继续说道，“公公手头有现钱，难道没有吗？”

“他有！”

“可不吗，他给犹兹卡买了条珊瑚项链，足足值一头牛的钱；而且他老是托乡长把钱寄给格利哥里。”

安蒂克附和着，可是他的心思却转到别处去了。

“这是虐待我们大家呀！——还有你母亲留下的衣服！他都把它们锁起来了，连阳光也不让它们见一见：裙子罗，头巾罗，帽子罗，念珠罗……”她这样的继续说了好久，数说着各种各样这一类的东西，也诉说着委屈、悲哀和希望：可是安蒂克顽固地始终一言不发。最后，她忍不住了，就摇摇他的肩膀：

“你没睡觉吧？”

"没有，我听着呢。讲出来吧，你讲讲就好受些。你讲完了，就告诉我一声。"

汉卡天性是好哭的，何况还有许多伤心的原故，这时候她就痛哭流涕了。她哭着说：他跟她说话，就象跟他所看不起的姑娘说话一样，他根本不关心她，也不关心她的孩子。

听到这话，安蒂克就站起身来，轻蔑地答道：

"你大声儿号吧，那些东西，"他把脑袋向那些在他们身边飞过的乌鸦一晃。"那些东西会听见的，会可怜你的！"他把帽子往头上一戴，就大踏步地向村子里走去了。

"安蒂克！安蒂克！"她痛苦地在后面唤他；可是他连头也不回过来。

她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把婴儿包好，走回家去。——看来，他是不让她跟他说说话儿诉诉苦的了。啊，安蒂克，他是十分和善的，的确是十分和善的！老是干活儿，干活儿，干活儿；照料这件事，照料那件事，又照料其他的事；不离开家门一步！除此以外，可什么也没有了。根本没有体谅，没有同情，没有情谊！——别的女人到酒店里去寻欢作乐，或是去参加一个婚礼。——可是安蒂克啊！她就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有时候，他是那末温和，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可是，接着又一连好几个礼拜，一句话也不跟她说，一眼也不看她：自始至终老是在想啊，想啊，想啊。确实也有缘有故，够他想的……他的父亲，现在为什么不把田地传给他呢？……现在正是老头儿退休、让他们来供养他的好时候……如果他这末办，她就会象照顾亲生父亲一样尽心照顾他……

她很想跟古巴说说话；可是古巴靠在麦秸堆上，假装睡着了，虽然太阳光直逼进他的眼睛里。她刚在储藏室转角消失时，他就站起身来，拂掉衣服上的草屑，慢慢地取道果园上酒店去

了。

酒店在村子尽头，神父的住宅过去一点，白杨大道开始的地方。

酒店里人还不多。间歇地响起了音乐，可是没有人开始跳舞。小伙子和小姑娘们宁可在果园里跳跳蹦蹦，或者在房子附近、墙脚边上站站——那儿有许多妇人、姑娘，坐在一堆堆刚从森林里斫伐下来的黄色新鲜木材上。最大的房间里，椽子给烟熏得污黑，几乎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影；尘封的小窗扉泛着灰白色，简直不让快要沉落的太阳把红光照射进来，所以难得有什么光线透过窗子、落在磨损了的高低不平的地板上；角落里面，幽暗是格外深沉了。

只有安姆勃罗司和乡村兄弟会一位道友在那里；他们手里拿着酒瓶，站在靠近窗口的地方闲谈着，时常互相干杯祝对方健康。

雅姑斯叮卡也在酒店里，搞得人人都见她讨厌，她毫不妥协地跟全世界的人生气，因为她的子女待她不好，她到了老年还得离开家庭去找活儿干。可是，谁也不答理她的谩骂；所以她就向那黑暗的小房间走去——铁匠和安蒂克，以及几个年青人正坐在那房间里。

灰暗的梁上挂着一盏灯，把朦胧的淡黄色的光芒照在长着又多又乱的金色头发的脑袋上。男人们围成一圈坐着，肘拐儿撑在桌子上。大家的眼睛都盯在铁匠身上；铁匠面孔通红，身体前俯，一忽儿伸出两条胳膊，一忽儿用拳头揺着桌子；但他说话却用压低了的声调。

外边儿，低音提琴在呜呜地响，象是撞进房间里的大黄蜂嗡嗡地飞翔的声音。小提琴也会突然发出强烈、响亮的声音，好象

是鸟儿在叫唤它的伴侣；再不然就是铜钹发出一阵锵锵震耳的喧声。接着，一切乐声又归于沉寂了。

古巴径直地向酒吧柜走去。酒吧柜后面坐着酒店老板犹太人杨开尔，因为天气温暖，他戴着便帽，光穿着一件衬衫，他摸着灰色胡须，摇晃着身体，正在诵读着一本凑在眼睛跟前的书。

古巴心里打着主意，一步步地走上前来，数好了钱，搔搔头皮，这才站定不动了；杨开尔终于看到了他，并没有打断祷告和停止摇晃身体，却把杯子叮叮当当的碰了一两次。

“八分之一升——可不要掺水的！”他终于开口道。

杨开尔默默地伸出左手来要钱，接着就把那生了铜绿的钱投在盘子里，问道：

“倒在酒杯里？”

“总不见得倒在靴子里啊！”古巴回答道。他退到酒吧柜的尽头，喝完了第一杯酒，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便在房间里东看看西望望；倒了第二杯，他把酒瓶凑到亮光下一看，已经空了，就把它砰的放在酒吧柜上。

“再来一瓶！——还要一包烟草！”他说道；这回更加勇敢了，因为伏特卡使他充满了愉快的温暖和一种特殊自信的感觉。

“今儿领到工钱了吗，古巴？”

“倒不见得。今儿又不是新年。”

“喝点儿朗姆酒吧？”

“不。我不想喝朗姆酒。”他数着钱，伤心地瞧了一眼朗姆酒瓶子。

“但是我可以赊给你！难道我不认识古巴吗？”

“我不敢那末办——‘买东西赊帐的人，立刻就要没有饭吃。’”他冷淡地答道。

但，杨开尔还是把朗姆酒瓶留在他手边了。古巴不想喝它，而且打算出去了；可是朗姆酒十分香冽，他终于忍耐不住，一时冲动，就大大地喝了一口。

“你这钱，是在森林里赚到的吗？”杨开尔耐心地追问道。

“网到了几只鸟；捎给神父六只。他给了我一个兹罗提。”

“六只鸟，他给一个兹罗提？哎，如果是我，我一只鸟就给五个戈比。”

“可是——可是——”古巴吃惊地大声说道，“犹太人吃鹧鸪，不犯禁忌吗？”

“别管这个；你只要大批送来，每一只我就给你五个戈比现款。你喝过的朗姆酒也一并奉送。这可好吗？”

“啊，杨开尔！五个戈比一只吗？”

“我的话不是乱吹的风。古巴，你那六只鹧鸪，可以换到的不是四分之一升的伏特卡，而是半升的伏特卡！外加朗姆酒，一条青鱼，一个面包卷儿和一包烟草。你明白吗？”

“我明白。半升伏特卡，还有一条青鱼，还有……我不是傻瓜。我统统明白。——一点儿不错。——半升伏特卡，朗姆酒，烟草，面包卷儿，还有一整条青鱼……”这时候，他多少被伏特卡的酒气搞得醉醺醺的了。

“古巴，你会把鸟儿捎给我吗？”

“半升伏特卡，一条青鱼，还有……是的，我一定捎来。——你瞧，如果我有一支枪，”他继续说道，他的脑子现在清醒了一点儿；但那时候他又计算起来了。“一件羊皮外套，哦，就要五个卢布……还有靴子，我也需要……得三个卢布。不，我没有办法：一支枪，铁匠要五个卢布——跟我要的是跟他向拉法尔要的一个价钱——不成！”他把心里的事情大声说了出来。

杨开尔用一段粉笔很快地算了一下，就凑到他耳朵边低声说道：

“你能打鹿吗？”

“用拳头——怎么能打呢？用枪，我能。”

“那末你能打得好吗？”

“你是个犹太人，杨开尔，所以你不知道这档子事：可是这儿的人，谁都知道我在上一次起义时跟主人一道去的：我就是这样给打坏了腿。啊，是的，是的，我能打枪！”

“我可以供给你枪和火药，还有你可能要用的一切东西。只是你打到了什么就得捎给我，古巴！一头鹿，我就给你整整一卢布！你听见我的话没有？整整一卢布！火药呢，你付我十五个戈比，我在每一头打到的鹿上扣除好了。至于枪的耗损，我要半蒲式耳燕麦的代价。”

“一个卢布一头鹿吗？火药要十五个戈比吗？……整整一个卢布吗？你怎么算出来的？”

杨开尔又细细地说了一遍。古巴可只明白一点。

“从马嘴里揩油燕麦？”他说。“那我可不干。”

“你干么这样搞法呢？波利那有的是燕麦……不光是马槽里才有啊。”

“不过——不过那就象是……”他紧瞅着杨开尔，竭力要把事情弄个明白。

“他们都干这一手的！你从来没有想到长工们是从哪儿搞到他们所有的钱的吗？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抽烟、喝一口酒、在礼拜日跳舞呢？”

“怎么？什么？你这卑鄙的东西！你说，难道我是个贼吗？”他突然大发雷霆，用拳头擂着桌子，玻璃杯震得叮叮当当地响。

“啊！古巴，你要跟我生气，是吗？那就付清帐，滚你妈的蛋吧！”

可是古巴既不付钱，也不走开。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了，而且还欠犹太人的帐。所以他心事重重地在酒吧柜上搭拉着脑袋，竭力要想把帐目算个清楚。而杨开尔却变得温和起来了，又给他倒了些朗姆酒；——这回是纯粹的了——而且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

现在愈来愈多的人拥到酒店里来了，因为暮色深沉，灯火都点亮了。音乐以更快的节奏鸣响着；人声也逐渐喧闹起来；人们围着酒吧柜，沿着墙壁，或是在房子的中央，一群群的聚在一起。他们谈话，闲扯，发牢骚；有的互相干杯。但通常总是难得干一杯的。他们怎么能不这么办呢？他们不是来大喝畅饮的，却只是——哦，只是跟邻居友好地碰碰头，谈谈心，打听打听可以打听得到的消息。今儿是礼拜日，稍稍放纵一点儿好奇心，这儿那儿地跟自己的熟人喝上一两杯酒，确实不是什么罪过；只要始终合宜适当，不触犯天主就行。神父本人也不加禁止的。举个例来说，哪怕是牛马，也在辛勤劳动之后，高高兴兴，需要休息一下的！所以，垂老的庄稼汉在桌子旁坐下了，有一些女人也坐下了，她们穿着红色的裙子，包着红色的头巾，人人看上去都象盛开的蜀葵花。大家立刻谈起话来了，嘈杂的声音立刻充满了全室，象是大树林里树叶的喧声；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就象禾场上连枷的打麦声一样；这时候，小提琴又用欢乐的音调唱了起来：

“谁要——谁要跟着我？”小提琴高声叫道；而低音提琴低声答复：

“大家必定跟着——跟着你！”同时，铙钹震荡出象是嬉笑的声音，它的小铃铛响起一片欢乐的叮玲之声。

跳舞的人并不多;可是他们那末热心有劲地蹬着脚,闹得地板叽叽嘎嘎地直响,桌子摇摇晃晃地摆动,酒瓶不时的丁令丁令地磕碰,甚至还有个酒杯给震倒了。

但这毕竟不是什么盛大的事情:这一天可不是什么特别庄严隆重的日子,不是在教堂里举行结婚或订婚仪式的日子。他们只不过是跳跳舞,寻点儿开心,使累了一个礼拜的两腿和背脊舒畅一下罢了。但,有些秋末要被征入伍的小伙子,他们因为心里悲伤而举杯痛饮。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不久就得投身异乡异土和陌生人中间去了啊。

在这些小伙子中间,闹得最凶的是乡长的弟弟,其次是马丁·勃耶莱克、汤马斯·西可拉、保尔·波利那,最后是弗兰尼克。保尔·波利那是安蒂克的堂兄弟。(安蒂克也是黄昏时分来到酒店里的,不过那天他没有跳舞,却跟铁匠及其同伴坐在小房间里。)从磨坊来的弗兰尼克,是个矮小结实、头发鬈曲的年青人,他们中间数他最会讲话,又是个最爱开玩笑的荡子,对女人过分多情,所以脸上难得没有打伤或抓伤的疤痕的。今天晚上他打头儿喝得酩酊大醉,现在他站在酒吧柜附近,跟那从风琴师家来的胖胖的玛格达站在一起;她已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了。

神父已经在讲道坛上公开责备过他,而且劝他娶她做老婆。但是弗兰尼克不肯听神父的话,因为他秋天就得入伍了,他拿个老婆怎么办呢?

玛格达现在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正哭哭啼啼地说着话儿,可是他象平常那样回答道:

"你是个傻瓜。你说,难道是我引诱你的吗?我一定担负洗礼的费用,而且给你一两个卢布——我爱给多少就给多少。"他喝得傻了,他粗暴地把她推开,推得她倒在地上、古巴身旁了。古

巴正挨着炉子睡觉，脑袋枕在炉灰里。于是弗兰尼克又出去跟安姆勃罗司与农民们喝酒去了；农民们为了使他们的麦子早点儿磨好，都愿意替他惠钞。

“喝一杯，弗兰尼克，拜托你把我的东西快点磨好。我老婆在跟我唠叨——说是面粉不够再做团子了。”

“啊！我的老婆也不断在埋怨呢，因为我们没有燕麦片了。”

“我们养着猪，我的老婆一定要把麦片喂猪呢。”

弗兰尼克喝着酒，把一切都答应下来，而且对他能办到的事哇啦哇啦地吹起牛来。他说，磨坊里的一切事情，都是依着他的命令办的。磨坊老板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如果不顺从他的意思，瞧着吧！他，弗兰尼克，懂得一种法术，可以使面粉箱子里生长毒虫——使河流干涸——使鱼儿死掉，池水腐臭——糟蹋面粉，搞得它根本没有用处……

“如果你搞出这种名堂来对付我，我就扯掉你那公羊脑袋上的鬈毛！”一个声音嚷道：那是雅姑斯叮卡。她看到哪儿人最多，总是上那儿去，因为大概可以找到些长舌妇或者亲戚，怕她的贫嘴恶舌，请她喝点儿伏特卡的。弗兰尼克虽然喝醉，也还怀着戒心，他一句话没有回答她。关于他和他对磨坊的管理，她也的确知道得清清楚楚。她双手撑腰，洋洋得意，酩酊大醉；而且按着音乐的节拍，跳舞，蹬足，叫喊。

“我说的话是没有错儿的，”铁匠在隔壁房间里说道；“因为白纸上印着黑字——字就有公牛那末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生活的。没有一个！——你瞧，个个大地主欺压我们，个个神父欺压我们，个个官吏欺压我们。而我们却不得不干活，挨饿，对一切人低头服小，不然他们要打我们的耳刮子！我们自己的田地只有那末一点儿，结果呢，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不

久就连一小片地也会留不住的……同时，大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两个村子合起来还要多！——昨天他们在法庭上说，要来个重新分配土地呢。”

“谁的土地？”

“当然是绅士的土地。”

雅姑斯叮卡进来了，她俯在桌子上哈哈大笑。

“你把土地给了他们，结果你又把土地拿走！你对待别人的财产倒是极大方的！”

“人家有自治制度，”铁匠继续说道，没有理睬老婆子的插嘴。“那边，人人进学校，大家都住在绅士的房子里，而且大家都是绅士。”

“那会是什么地方呀？”雅姑斯叮卡问那坐在桌子尽头的安蒂克道。

“在温暖的国家里。”

“那末，铁匠自己为什么不去呀？”她愤愤地嚷道。“混帐东西！他在欺骗你们，跟你们撒谎……你们这些傻瓜还相信他呢！”

“雅姑斯叮卡，请你行行好，安静地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

“不，我可不走！酒店是为我们大家开着的；我虽然穷，我在这儿可跟你权利相同。你在这儿装做是老师哩！你给犹太人当差，拍官儿的马屁，看到大地主在一英里路外就脱下了帽子！你这高谈阔论的牛皮大王！啊，我知道……”她没有说下去。铁匠已经抓住她的腰部，用脚踢开房门，把她推到大房间里去了。她趴倒在大房间的地板上了。

她一句骂人的话也没有出口，站起身来，高高兴兴地叫唤道：

“力气好大，真象匹马儿！我倒很愿意有这么一个丈夫！”

人们哄然大笑，她走出门去，独自默默地咒骂。

这时候，酒店里的人开始散了；音乐已经停止，人们正在走回家去。夜是温暖的，月光灿烂地照着；除了新来的酒客大叫大嚷、开怀畅饮以外，没有人待下去了。安姆勃罗司醉得厉害，他冲到了大路的中央，嘴里唱歌，脚下蹒跚，从这边儿晃到那边儿，又从那边儿晃到这边儿。

以铁匠为首的那一群人也走散了。

一忽儿以后，当杨开尔灭着灯的时候，新来的酒客也歪歪斜斜地走出来了，他们大家手挽着手，沿路走去，胀破喉咙唱着、号着、吼着，惹得狗儿对他们狂吠乱叫。

古巴一个人留在店里，在灰烬里睡得很熟，所以杨开尔不得不叫醒他。他可不愿意起来，他踢着脚，悬空打着拳头。

“滚开，犹太人！”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爱睡，就一定要睡。我是个种地的农民，而你——你是个卑鄙的流氓，是个坏蛋！”

一桶冷水把他浇醒了，他站起身来，诧异而又惊惶地弄明白了事实：他喝了一卢布的酒，欠了杨开尔一卢布的债。

“啊！四分之一升伏特卡，朗姆酒，一条青鱼，烟草，再加四分之一升：这些能要一卢布吗？怎么搞的啊？”他的脑袋都晕了。

但杨开尔终于使他相信这是事实，而且关于枪也谈妥了，由犹太人供给；不过古巴坚决不肯把犹太人所要的燕麦给他。

“我的父亲不是小偷；我也不是小偷。”

“现在走吧，古巴；是时候了，我还要做祷告呢。”

“这老假君子，说的好听！叫人去偷东西，还要做祷告！”他喃喃地说道，走回家去；他竭力把事情回忆起来，搞个明白，因为他总不能相信自己已经喝了整整一卢布的酒。然而他的酒还没有醒，夜间寒冷的空气又使他头晕脑胀；他摇摇晃晃歪歪斜斜地一路走过去，一忽儿撞在篱笆上，一忽儿跌在堆在房子外面的木

材上。他骂开了。

“混帐东西，竟这样挡着路，让魔鬼扭断你的颈子吧！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喝醉了。是的，酒鬼！神父的警诫全是白说了……神父……”说到这里，他自己反省起来了；他认识到了自己所处的情况，他感到后悔不迭。他猛然站住，望望四周，看看可有什么合手的坚硬的东西。接着他又把这事忘了，他抓住自己蓬乱的头发，用拳头打自己的脸。

“你这酒鬼，你这瘟猪！我要把你拖到神父跟前，神父要在全体会众面前斥责你，骂你是狗，是不要脸的酒鬼；你喝了半升的伏特卡——整整一个卢布的代价——你是只畜生，连畜生还不如！”——一阵自怜自惜的波浪突然袭上心头；他坐在大路中痛哭流涕了。

月亮又大又灿烂，在黑暗的空间浮游而过；疏疏朗朗散布着的几颗星星，闪闪烁烁，象是苍空的银色小钉；一层稀薄的灰白色的雾霭，象个面纱似的，罩在池塘之上，又荡漾开去，把村子也笼住了。除掉一路上唱歌归去的几个行人，除掉间歇地听到它们吠叫的狗儿以外，一切都已落在秋夜深不可测的寂静里了。

酒店前面的大路上，安姆勃罗司也还在左右蹒跚，颤声歌唱：

说吧，我的玛露茜亚，
说吧，最好最忠实的人儿啊，
你酿造的是谁的啤酒哪，
说吧，我的玛露茜亚！

他反复不绝地唱着这支歌曲，不到酒醒的时候，是不会停止的了。

第 五 章

秋意愈来愈深了，浓了。苍白的白天过去了，懒散地走过空虚而没有声息的田野，在森林外消逝了；白天始终是愈来愈寂静，愈来愈苍白，仿佛是行将熄灭的朦胧烛光里的圣像。

早晨一天比一天姗姗来迟，好象被霜寒冻僵了似的，而忧郁的寂静和生命，又从土地里潮水似的退落了。太阳朦朦胧胧的，光芒尽失，红艳艳地从深渊里升起来；从东边儿什么地方起飞的乌鸦和穴乌，在太阳这圆盘四周飞翔：它们以漫长的低飞掠过田野，叫出沉闷悲伤的哀号。寒冷料峭的风，跟着乌鸦疾卷过去，搅动波浪，毁灭剩下的一切青枝绿叶，撕下道旁白杨树上最后的枯叶：这些叶子慢慢地落下树来，好象是涓涓滴滴的眼泪——夏天垂死时淌下的血泪。

每天早晨，跟上一天比较，村庄多少要醒得更晚一点，放出去吃草的牲口步子走得更迟缓，储藏室的门打开时也更少一点轧砾声；人们的声音在死寂空虚的田野里响着的时候，仿佛是给闷住了似的，而人们的生命的脉搏，现在也跳动得更加微弱了。他们不时地出现在茅屋外面或是田野之中，猝然站住，好久好久地凝望着阴沉沉的青灰色的远方。有时候，长角的大脑袋也会从黄色牧场的枯草上抬起来；牲口慢慢地反刍着，它们的眼睛同样也会呆望着遥远的、遥远的远方，也会有一声空虚的鸣声，间歇地响彻荒凉的原野。

早晨一天比一天冷了，暗了；炊烟在光秃秃的果园上空飘浮得更低了，蜂拥到村子里在谷仓附近找窠的鸟儿更多了。乌鸦停在屋脊上或是精光的树枝上，或者贴近地面飞翔而过，嗄声啼叫——好象是唱着冬天将临的哀歌。

中午照例是阳光灿烂的……可是那末寂静！树林里的天籁，远远听来好象是低声细语，而河水潺潺，也象是痛苦的呜咽。中午的寂静里有点儿死亡的意味，在那不大有人走的路上和叶子落尽的果树园里，又暗藏着一种深沉的悲哀，并且混杂着一种对于即将到来的事物的畏惧之情。

耕作快要完成了，有人在天色已经全黑时耕好了最后一畦地；把他们的活儿干完了，走回家去时，他们回头望望田野，指望和期待着明年春天早点儿到来。

时常在傍晚到来以前就下起冷雨来了；随着时间流逝，冷雨甚至一直不停地下到黄昏——漫长的秋天的黄昏，其时茅舍的窗子，象金色花朵一样红光照耀，冷落的大路上水坑闪耀如同玻璃，——雨甚至下到夜里，其时潮湿寒冷的夜风在果园树林间呜咽，把雨点溅泼到窗扉之上。

一只断翅的鹳鸟被迫留下来了，时常看见它高视阔步地在草原上走动；现在它开始走近波利那的麦秸堆，维蒂克挺有兴趣地给它吃东西，引它上钩。

现在打村子里经过的乞丐老头也愈来愈多了；不仅有普通的乞丐，而且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乞丐。普通乞丐背着瘪下去的头陀袋，念着冗长的祈祷文，从这家走到那家，家犬看见他们走近来总是狺狺狂吠。另一种乞丐走过许多遥远的地方，到过不少圣地，熟悉钦斯托霍瓦、奥斯特罗普拉马、卡尔伐里亚；在悠长的黄昏里，他们总是欣然给乡民们讲些故事取乐，讲到世界上

正在发生的大事，也讲到外邦的新奇古怪事儿。甚至还有些人纵谈圣地，讲述他们所渡过的大海的奇迹，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惊险事迹，人们怀着虔诚的惊愕之感静听着，不止一个人无法相信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啊，现在是秋天了，是深秋了！

村子里再也听不到欢乐的歌唱、愉快的呼喊了，甚至也听不到小鸟的啁啾了，只有狂风呼啸着吹过茅草屋顶，冰冷的雨水把玻璃般的薄膜倾泻在格格作响的窗扉上，以及禾场上一天响似一天的迅速而沉闷的连枷声。

的确是秋天了，正在孕育着严冬的秋天了。

还有一种安慰存在。天气至今还没有坏到透顶，大路还没有化为一片泥泞，这样的情况可能维持到市集的日子。象参加乡村的节日一样，全列普卡村的人不久都要去赶集的。

市集要在圣柯杜拉节举行，因为这是圣诞节以前最后一次的市集，人人都已经作好了准备。

许多日子以前，大问题"应该出售什么？"已经争论过了：究竟是牲口呢，谷物呢，还是家禽呢？既然冬天已经在来了，买点儿东西也是十分必需的；而这些东西为数也不少。因此在家庭里就引起不少的吵嘴、呕气和倾轧：大家知道谁也没有积蓄很多的钱，而现款是一天比一天难于到手了。

此外，就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捐税得缴了，地方附加税也得付了，各种款子都得花出去，借来的钱多数要还清，而且往往佣人的工钱也到期要给了。所以，不止一个主人（哪怕是有十七英亩地的！）有时候也捉襟见肘，不知道怎么办才更好些。

所以，有人从牛棚里拉出一头母牛，用干草擦干净被粪便弄脏的两胁，夜间给它吃大量的苜蓿或是大麦煮马铃薯，想尽办法

使它胖一点起来；也有人拿完全不中用的又老又瞎的劣马来作实验，设法使它看上去至少有点儿象匹马的样子。

又有人为了及时准备好麦子，整天都忙着打麦。

在波利那家里，大家也都使劲干着活儿。由古巴帮忙，老人把他所有的麦子都打好了，犹兹卡和汉卡利用每一个空暇去喂肥母猪，或是喂肥挑出来要出卖的鹅儿。因为随时都可能下雨，安蒂克再三带着维蒂克到树林里去捡拾作草荐和燃料用的枯枝和木柴：这些东西，有的铺在牛棚里了，其余的要用来给房子做一个温暖的防冬栅栏。

这种强迫的劳动时间，一直延续到赶集前那天的深更半夜为止；直到麦子都盛到袋里、装在车上、运进储藏室，以及明天赶集的一切事情都准备停当了，他们才在波利那的房子里一起坐下来吃晚饭。

火焰欢乐地往烟囱里直窜，他们就着这火光，一言不发，从容而庄重地吃着晚饭；但，晚饭吃完了，女人们把锅子盆子收拾干净了，波利那就稍稍移近炉火，开口说道：

"我们天不亮就得出发。"

"当然罗，一刻也不能再晚，"安蒂克答道，动手给马具上油；而古巴正在给他的连枷削个短棒，维蒂克忙于把明天早饭吃的马铃薯去皮，可是他也还有办法逗弄躺在他身边捉虱子的拉帕。

好一会儿，除了木头的毕剥爆裂声，炉边蟋蟀尖锐的鸣声，房间外溅泼的水声，以及壶盆相碰的叮当声外，什么声音都寂然无闻。

"古巴，明年你打算仍旧在我这儿干活吗？"

古巴让手里的小刀掉下去了，良久地呆望着炉火，所以波利那又问他有没有听见他提出的问题。

“听到吗？我听到了：不过，我在想。——说也实在，你哪方面也没有亏待我。……不过……”他说到这里一阵心慌意乱，就说不下去了。

“犹兹卡！拿伏特卡来，还拿点儿吃的东西来。——难道我们象犹太人一样，空着嘴谈生意经吗？”

他这样的嘱咐了几句，就把凳子端得更挨近炉火。犹兹卡立刻拿来了一瓶酒，一块面包，一串香肠，放在凳子上。

“喝吧，古巴，喝吧，把你的话告诉我吧。”

“多谢，东家。——哦，我很想待在这儿，可是……可是……”

“也许是要加点儿工资吧？”

“这倒是好。因为，你瞧，我的羊皮外套整个儿都破了烂了，我的靴子也是这样；而且我还需要一件带兜儿的长外套。象我现在这副模样，如果到教堂去，我只好待在门廊里。穿着这样的衣服，我怎么能站到祭坛跟前去呢？”

“是的，”波利那严厉地插口道。“有一回礼拜日你就没有好生注意：你推推搡搡地挤到头面人物站的地方去了！”

“话是不错……是的，不过……”古巴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大为羞惭，脸都涨红了。

“神父亲自教训我们：应该尊敬尊长。——咳，古巴，喝吧，让我们取得很好的谅解，好生听着我说的话。你也很明白：长工并不是农民。每个人都有他的身分地位，那是我们的天主给安排好了的。耶稣也给你安排了你的身分地位。因此你要安分守己，不要硬出头，不要爬到别人头上去，因为这种行为是极大的罪孽。神父也会跟你讲同样的道理。这是必须如此的，否则世界上就没有秩序了。——你明白我的话吗？”

“我不是野兽，我明白话里的意思。”

“好吧，那末你就留神别爬到什么人的头上去啊。”

“不过我唯一的希望是更挨近些天主的祭坛！”

“不论你在哪一个角落里，天主都会听到你的祷告的：你什么也不用担心的。而且，既然这儿的人都认识你，你又为什么要硬挤到头面人物中间去呢？”

“你说得对，说得很对。如果我是个农民，我就该擎着宝盖拥着神父，坐在凳子上捧着圣书高声朗诵；可是，”他叹了口气，这样结束道：“因为我只不过是个长工——虽然是庄稼汉的儿子，你听着！——我就该站在门厅里或是外边儿门廊里，象一条狗一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注定了的，你打主意也改变不了的。”

“毫无疑问，我改变不了。”

“再喝一点儿吧，古巴，然后说说你要加多少工资。”

古巴喝伏特卡。现在他已经喝得差不多醉了，他立刻感到好象在酒店里，跟风琴师家的米哈尔或是别的好朋友坐在一起，彼此地位相同，可以无拘无束、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所以他就解开了带兜儿的长外套上的一两个钮扣，伸出了双腿，用拳头打着凳子，大声说道：

“加我四个纸卢布，再添一个银卢布，我就在你家里待下去！”

“我看你不是喝醉了就是疯了，”波利那不答应；不过古巴现在正大光明地开始追求他的希望和梦想，他没有把主人的话听到耳朵里去。他的幻想不再受到抑制，他的心灵开始插翅飞翔，他的自信心愈来愈强，任何农民可能具有的了不起之感，他都感到了。

“是的。加我四个纸卢布，再添一个银卢布的保证金，我就

待下去。如果不成，那末，去他妈的！我就到市集上去。我在市集上可以找到人雇我，哪怕只是在大地主家当马车夫。他们知道我——知道我是诚实的，能够干各种庄稼活儿，不论是田里活也好，家里活也好；许多农民可以从我这儿学到许多东西，怎样照料牲口啦——还有……我懂得怎样打枪，能够给神父或杨开尔捕鸟……还有……”

“瞧你！”老人怒喝道；“瞧这瘸子昂首阔步的，多神气哪！”

这个侮辱有效地使古巴的头脑清醒了，把他从梦想里唤醒过来了。他不再说自己能够干什么活儿了，不过还是固执地坚持着他提出的要求，丝毫不肯让步。波利那不得不一次次地让步，加他半个卢布或一个兹罗提，最后答允加他三个卢布，外加两件衬衫代替保证金。

“哈！哈！你真是个厉害的家伙！”波利那说道，他跟古巴喝酒敲定，虽然他心里对于不得不花那末多钱很是生气。不过，他也认为古巴值那末多钱，甚至还不止这些钱。干重活儿，他一个抵两个；而且诚实可靠，对他所照料的牲口，比了对自己还要细心周到；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十分熟悉庄稼活儿，不论是他自己干活，或是监督别人干活，都可以信托他。

把两三个次要的问题讲妥以后，古巴就要想走了。可是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吃吃地说道：

“那末，一言为定了：加我三个卢布和两件衬衫。可是……可是……我求你，别把小马卖了。我亲眼看它生出来的，而且还拿我的羊皮外套盖着它，不然它就要冻死了……看它受到虐待，也许是受犹太人虐待，我可受不了！……一匹那末驯良的马，人跟它比也算不了什么。……求你别把它卖了！”

“我从来没想到干这样的事。”

"人家在酒店里这么说，我听到了的。"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他们倒永远有最高明的主意。"

古巴十分高兴，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就会抱住东家的膝头了。他赶紧回去睡觉，因为夜已经深了，明儿早晨还要赶集哩。

第二天，鸡还没有叫第二遍，到蒂姆夫去的大道和小路上都挤满了上那儿去的人群了。

天明之前下了一场大雨。东方已经有点儿放晴，但天空里有茶褐色的密云，还是要下雨的样子。雾霭荡漾在低低的田野上，湿淋淋，灰蒙蒙，象是粗糙的帐幕一样；小路上闪烁着许多水潭水坑。

他们在天色微明时就从列普卡出发了。

从教堂后面直到远处树林子的白杨大道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的慢慢移动的马车，一辆紧接一辆；大道两旁是红色裙子和白色长外套的斑斓的行列。

人头挤挤，好象是全村的人都上这儿来了。

比较穷苦的庄稼汉在徒步行走；妇人、长工和姑娘也在步行。有些普通的雇工和起码的帮工，因为这是个找寻或调换雇主的市场，也在步行而去。

有的去买东西，有的去卖东西，有的只是到市集上去逛逛的。

有的用绳子牵着母牛或是大牛犊；有的赶着一群剪过毛的羊；有的跟在一头母猪和它的小猪后面，或是许多缚住了翅膀的白鹅后面；有的骑着一头不中用的劣马跑过去了，还有不少围身布下面探出了公鸡的红色鸡冠。——马车和小车也都装得满满的。时常从车子中的笼子或是干草里冒出一个猪鼻子来，大声

号叫着，直叫得鹅儿惊惶地乱啼，跟在主人身边赶集去的狗儿也齐声狂吠。

可是波利那离开屋子时，白日已经完全升起，天色也已经十分晴朗了。汉卡和犹兹卡，带着母猪和肥猪，在天刚破晓的时候，比他先走了；安蒂克在车子上装了十袋麦子和五十磅红苜蓿子。唯独古巴和维蒂克留在家里，还有雇来作饭和挤奶的老婆子雅姑斯叮卡。

想去赶集的维蒂克，正在牛棚外边儿哭着闹着。

“这傻瓜是怎么一回事啊？”波利那嘀咕道；他划了个十字，就徒步出发了，心里指望路上能有人给他搭车。这个指望没有落空，因为刚走过了酒店，风琴师坐在两匹壮健的马儿拖着的四轮马车里，赶上了他。

“啊，玛蒂亚斯，你也步行吗？”

“是呀，活动活动两腿哪。——赞美耶稣基督！”

“永世赞美！”风琴师的妻子回答道。“跳上车来吧；有地方好坐呢。”

“多谢。我本来是要走去的，可是，常言说得好：‘乘车心乐。’”——他背对着马儿，在前座上坐下了。

“如今小扬尼克不上学吗？怎么啦？”波利那向那跟长工一起坐在前面正赶着车子的小伙子问道。

“哦，我只是来赶集的呀！”小伙子快乐地回答道。他是风琴师的儿子。他的父亲轻轻敲着给波利那递过去的鼻烟壶说道：“法国货；来一点儿吧。”他们两人都闻了一点儿，两人都庄严地打着喷嚏。

“哦，日子过得好吧？今儿卖掉些什么呀？”

“没有什么东西。先送去了麦子；随后女孩子们带了只猪

去。”

“不错呀，挺不错呀！”风琴师的妻子大声说道，“扬尼克，把毛围巾围上了，天冷哩。”

“哦，我不冷，”他答道；可是她坚持要他围上。

“可是，”波利那说明道，“想想我的花费吧；我负担不了啊。”

“玛蒂亚斯，别诉苦了；你没有理由诉苦。你富富裕裕的，该感谢天主啊。”

波利那不喜欢这样当着雇工的面受到责备，他赶紧俯身向前，悄悄地说道：

“扬尼克还要在学校里读很久吗？”

“读到复活节就毕业了。”

“以后打算怎样呢？待在家里，还是当个一官半职的？”

“我的老天爷，他待在家里干什么呢？我们孩子一大群，田地只有十五英亩。时世艰难——石头里榨不出油来！——洗礼倒不少，可是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另外一方面，”波利那讽刺道，“葬礼也短不了啊。”

“葬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死的只是穷人。一个农民死了，确实对我们有点好处，可是一年里也只有一两回。”

“还有许愿弥撒也愈来愈少了，”她补充道，“而且大家讨价还价的，象犹太人一样！”

“这个，”波利那解释道，“是因为现在时世不好，大家都穷。”

“也因为现在人们不重视布施济度了，不重视拯救炼狱里可怜的亡灵的责任了！”

风琴师说到这里又补充道：“就是地主方面，我们的进益也少了。过去，逢到收获的时候啦，献纳圣饼啦，圣诞节啦，新编了教区户口啦，我们出巡一次，总是直接往地主家里跑，他们也毫

不吝惜地给我们麦子、金钱和做点心用的面粉。可是现在哪，真是天晓得！人人都变得那末小气，如果给我们一小束黑麦，一定是老鼠咬过的；如果是一蒲式耳的燕麦呢，大部分都是空壳。如果我们没有一点儿田地啊，那就只好去要饭了。”他结束道，一面又把鼻烟壶给波利那递过去。

“对呀，对呀，”波利那答道，虽然他心里不相信。他知道得很清楚，风琴师很有钱，有的存在银行里，有的放债，高利贷给长工们。所以他听到风琴师的诉苦，只是一笑置之，重新问起扬尼克的事情来了。

“你要把他培养成个政府里的录事吗？”

“他吗？我的扬尼克——当个录事吗？为了让那可怜的孩子读毕业，我可没有少饿饭啊。不，不，我要他当神父去。”

“啊，当神父吗？”

“是的，有何不可呢？他当神父会有什么损失呢？他作了神父又损害了谁呢？”

“不损害谁，当然谁也不损害。”他尊敬地打肩膀上望着那小伙子，慎重地答道。“这是个光荣。而且，常言说得好：‘神父的亲戚朋友，永远发财发福。’”

“有人说磨坊老板的儿子斯泰和要进神学院，可是我听说他如今在大学里读医科。”

“啊！这样的坏蛋要当神父！你瞧，我家里的女仆玛格达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了——就是他搞的名堂！”

“据说是磨坊里的工人搞的。”

“不是的。他母亲是这样说，但这也不过是为了给他遮羞。咳，这样的一个浪荡子！……荒唐呀荒唐！……当个医生，他就满好了。”

波利那说道："是的，是的，神父的职司是最高尚不过的了。"他继续奉承她，圆滑地听着她的闲谈，而风琴师却再三地脱下帽子说"永世赞美！"，回答着走过的那些人们的招呼。他们的车子跑得很快；扬尼克驾车的本领很高明，车子在运货马车、行人和散在路上的家畜中间穿过去，一直走到了森林跟前，那儿挤得不太厉害，路也宽阔些。

他们在那儿遇上了跟西蒙和雅格娜一起去的多米尼柯娃；系住牛角的一头母牛拖着车子，车子里伸出了雄鹅雪白的颈子，吱吱地叫着，象是许多毒蛇。

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波利那尤其过分，两车并行的时候，他竟探出身子说道："你们要赶不上了！"

"有的是时候，赶趟！"雅格娜笑着答道。

马车超过了牛车，风琴师的儿子又回头对她打量了好几次，终于问道：

"她就是多米尼柯娃的女儿雅格娜吗？"

"是啊，就是她，"波利那回答道，眼睛还瞧着已经落在后面很远的雅格娜。

"我记不大清楚，自从上一回看见她以来，已经足足有两个年头了。"

"啊，那时候她在放牛呢。现在她还是年纪很轻，可已经长得跟苜蓿喂大的小母牛一般儿壮健了。"

"哦，哦，她真是漂亮啊；大家喜欢她，个个礼拜总有小伙子打发人送去伏特卡——向她求婚。"

"不过她决不会嫁给他们的，"风琴师的妻子恶意地低声说道，"老太婆认为地主的管家会来求婚，所以把所有的农民都打发掉了。"

“哦，哪怕是做三十五英亩田的自耕农的老婆，她也够格的啊。”

“玛蒂亚斯啊，如果你这样的看重这个姑娘，那末你自己打发人去求婚好了，”她一阵大笑，说道。从此以后，波利那就一句话也不说下去了。

“你这个城里头长大的贱货，到这儿就成了大人物了——每一个农民养的母鸡，你都要往鸡屁股下面瞧瞧，找那供你享用的鸡蛋。——每一个农民的手掌里，你都要找钱来花——你竟拿我这个庄稼汉的后代挖苦起来了！你可别拿雅格娜来嚼舌头！”波利那这样想着，心情的确十分恶劣地紧瞅着前面多米尼柯娃的牛车：搭在头巾上的围身布闪闪生光，牛车显得明晃晃的，如今迅速地落后了。——那是因为扬尼克正使劲地鞭打着马儿，马蹄在烂泥上踏出了大窟窿。

那位好妇人继续东拉西扯地乱讲着。波利那只是点点头，含含糊糊地应一声，坚决不再开口说出什么话来。

他们一到达小市镇的形容不出的铺道，波利那就道了谢，跳下车来。

“我们傍晚的时候回家，”她说，问他是否要和他们一起回家去。

“多谢你们，”他答道，“可是我自己也备着马呢。人家会笑话我的——说我想当风琴师或是风琴师的助手了，而我连一句歌也不会唱，熄烛帽怎么用法也不知道！”

他们折进了一条小街，波利那踏着快步走上了一条大街，一直走到了市集的地方。这是个头等的市集，街道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所有的大道、广场、胡同和院子，都充满了人群、车辆和各种各样的农产品，象是一片洪水，人流不断地往里边儿涌；密

集的巨浪滚过狭窄的胡同，仿佛要把房子也冲坍了，终于倾泻在修道院附近的一片大广场上。通向市镇的路上，泥泞比较少一点儿；可是这儿，被成千的脚所践踏，泥泞没到脚踝，车轮经过时，泥水便向四面八方飞溅开来。

喧哗的声音一刻响似一刻。除了断断续续的牛鸣，给"旋转木马"伴奏的手摇风琴声，巡礼乞丐的嘈杂的号叫，编篮手艺人的震耳的口哨以外，什么声音都听不清楚了。

的确，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市集，那末拥挤，简直寸步难行。波利那走到中心广场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在摊子中间用足力气，推推搡搡地挤出一条通路来。

那儿的那些东西啊！简直是没有法儿说的，甚至也是没有法儿想象的。那末，怎么能形容描摹呢？

首先是搭在修道院前面的两排高大的帆布篷帐，都是专卖妇女用品的：亚麻布料和头巾挂在竿子上，都红得象红的罂粟花，使眼睛刺痛；紧挨着的另一个篷帐里，挂的也是同样的货色，但都是纯黄色的；再过去一个篷帐里，又都是甜菜根那样的深红色的了……可是，谁又能把这些东西全都记住了呢？

姑娘与妇女们站在那儿，密密层层的，没有一点儿空地方，正象俗话所说的，连一条手杖也没处放了。她们有的在讲价钱，有的在挑选东西，有的只是在旁边看看，欣赏一下那些美丽的玩意儿！

再过去是露天摊子，光芒四射地摆着念珠、镜子、金箔饰物、缎带和假花——绿的、金的、万紫千红的——还有帽子……天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啊！

另外的地方，出售圣像的人们，摆出了装着镀金镜框的圣像，虽然只是排在墙上甚至摊在地上，但依然灿烂夺目，不止一

个农民因而脱下帽子划起十字来了。

波利那给犹兹卡买了春天答应过她的头巾，退出身来，向修道院那边的毛猪市场挤过去。但因为挤得厉害，又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所以走得很慢。

例如做帽子的手艺人，他们在店门口摆了只很大的梯子，梯子的踏级上，从上到下都陈列着帽子。

鞋匠们用搁凳和木架搭成了一条真正的胡同，架子上吊着挂着无穷无尽的一排排皮鞋：有的是要上了油才不至于漏水的褐色普通货品，有的是黑鞋油擦得雪亮、好象上了“凡立水”一样的皮鞋，有的是光泽美丽的、系红色鞋带的高跟女鞋。

再过去是马具摊子，许多木钉上琳琅满目地挂着一连串的马颈圈和挽具。

接下来是做绳索的、卖网罟的和兜售筛子的小摊儿；从这个市集赶到那个市集推销燕麦片的小摊儿；车匠和硝皮匠的小摊儿。

另一处是成衣匠和毛皮商摆出了各自的货物；保护毛皮的香料的气味，往人们的鼻孔里直钻，可是因为冬天快要来了，他们的顾客倒也不少。

接着是帆布篷帐遮荫之下的一排排桌子，桌子上摆着很大的一圈圈的赤豆色的香肠，有缆索那末粗大；还有一堆堆黄色的脂肪和奶油，棕色的肋条熏肉，整块的肚当肥咸肉，许多堆积成层的火腿；而在另一些摊子上，钩上挂着整只的鲜猪，身体剖开，嘴巴张大，鲜血一滴滴地往下直滴，狗都聚了拢来，非得把它们赶走不可。

紧挨着肉店，就是它们的兄弟铺子面包店：铺着的厚厚的一层层干草上，车子上，桌子上，篮子里，只要是能摆东西的地方，

都摆上了一大堆面包，每个面包都有小车轮那么大。糕饼也有，上面涂着黄澄澄的蛋黄；还有大大小小的面包卷儿。

玩意儿的摊子也不缺少。在这一些摊子上，有做成了各种模样儿的姜饼，野兽啦，兵士啦，鸡心啦，以及谁也捉摸不出是什么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在那一些摊子上，你可以看到历书，祈祷书，关于大盗和强徒的故事书。还有一些摊子上，出售着便宜的叫子、口琴、泥土做的会叫的鸟儿，以及诸如此类的乐器。出售这些乐器的犹太无赖们，把它们乱吹乱打，吵得人受不了：因为鸟儿啁啾地叫，喇叭呜呜地响，叫子发出又尖又长的鸣声，而洋铁小鼓有时也插进来冬冬地乱敲，这种嘈杂的声音，够使人脑子也裂开来的。

可是在市场的中央，树荫的下面，箍桶匠、铅皮匠和陶器贩子独立地形成了一个集团。那儿有着那末多的壶呀，锅呀，瓦罐呀，粥碗呀，你要一走而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摊子的后面是小木匠的地区，陈列着漆好了的眠床、柜子、衣橱、架子和桌子。

现在，到处都坐着卖东西的女人，车子上也好，墙脚下也好，沟渠里也好，总而言之，哪儿找得到空地方，她们就坐在哪儿。她们带着洋葱，结成一串或是盛在篮里；带着自己做的棉织品或是裙子；带着鸡蛋、干酪、蘑菇、一块块用麻布包着的长方形的黄油。有的要出售马铃薯，有的要出售一对鹅，或是一只已经拔掉毛的鸡；有的要卖掉理得齐齐整整的亚麻纤维，或是几束纺好的麻线。人人都坐在她的货物旁边，跟她身旁的人愉快地闲谈着：赶集的人一向都是这样的。有一个买主出现的时候，她们就安静地、庄严地、不慌不忙地跟他打着交道，就象体面的农民那样，可不象那些犹太人：吵呀，叫呀，互相推撞呀，仿佛发疯一般。

在车子和摊子之间，可以看到处处有炊烟从洋铁皮炉子上袅袅地升起来。这边儿出售热茶。那边儿有食物：炸香肠，炸白菜，酸菜汤和煮马铃薯。

到处都有大群的巡礼乞丐走来走去：瞎子，跛子，哑子，一个胳膊也没有的残废者，一条腿也没有的残废者——就跟村子里的节日一模一样。他们手里拿着小小的提琴，奏出赞美歌曲，或是叮叮当当地摇着木碗里的钱，唱着敬神的歌。他们大家从房子的墙脚边，从许多马车的空隙里，从泥泞的街道上，走过来，胆小地求乞，讨一点儿钱或是实物。

波利那一面和遇到的熟人交谈几句，一面凝视着这一切东西，少不得时常有点儿羡慕。他终于走到了修道院那边的毛猪市场：一块很大的沙地广场，疏疏落落地盖了几座房子。在修道院花园依旧落满枯叶的墙垣附近，在墙内许多大橡树伸展过来的树枝的余荫之下，聚集了许多人和车子，还有带到市集上来出售的大量的猪仔。

波利那不久就看见了站在人群旁边的汉卡和犹兹卡。

“嗨！卖掉了吗？”

“啊，肉店里的人已经来讲过价钱了；可是他们给的价钱太贱了。”

“猪价高吗？”

“高？根本不高。来了那末多的猪，买的人却太少了。”

“可有什么从列普卡来的人？”

“克莱姆巴带来几头小猪；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也带来了一头。”

“哦，你们尽快卖了吧，也好逛逛市集。”

“我们已经等够了。”

"他们对那母猪出价多少?"

"三十块纸卢布。他们说喂得不好，骨头大，身上没有长膘。"

"那是胡说一气！它有四指厚的膘！"他大声说道，摸摸母猪的背脊和肚皮。"那小猪肚皮上不肥，可是后腿很结实。"他补充道，一面把半身陷在湿的沙土里哇哇大叫的猪拉了出来。

"三十五卢布就卖了。我现在去看看安蒂克，马上就回到你们这边来。——你们可想吃东西吗?"

"我们的面包已经吃掉了。"

"我另外给你们买一点香肠。只是要把猪卖个好价钱。"

"爸爸，你春天答应我的头巾，可别忘了买啊。"

波利那把手伸到怀里，却又顿住了，好象突然想到什么念头似的；他重新抽出手来，摇了一摇，光说了一句话：

"我要替你买的，犹兹卡。"

他立刻走开了，因为他在那些马车之间发现了雅格娜的脸蛋儿；但他还没有赶到她的面前，她就没了影儿，哪儿也看不见了。所以他就去找安蒂克：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从毛猪市场通到大广场的街道上，挤满了车辆，有的首尾相连，有的好几辆并列在一起，要十分小心地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车子赶过去。

可是他立刻跟安蒂克遇上了。安蒂克坐在麦袋上。马儿正从袋子里吃着麦子，犹太人的小鸡在向袋子跑近来；安蒂克一边儿用马鞭子赶着鸡，一边儿使气地答复买客道：

"我说七卢布，就得是七卢布，不打价。"

"麦子烂了，我给六个半卢布。"

"你这狗东西！我只要在你那丑八怪的脸上打上一拳，你的

丑脸就够烂的了;我的麦子可好得不能再好了。”

“也许吧;不过麦子很潮……用蒲式耳来量,我就买,价钱是六个卢布又五个兹罗提。”

“不。要称分量;我已经说过了——价钱是七个卢布。”

“可是,我的好农民,干么那末生气啊?买也好,不买也好,总是要讲讲价钱的呀。”

“如果你高兴,那就讲价钱吧,”安蒂克再也不理睬那些犹太人了,犹太人可走过来打开一只只的袋子,仔细打量着麦子。

“安蒂克,我要到代笔人那儿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啊?你要控告大地主吗?”

“你以为我吃了亏不恨吗?”

“抓住管林人,把他绑在松树上,用棍子打得他肋骨咯咯的响,这才公平哩!”

“是呀,他也活该受罚;可是大地主也必须判罪,”他用冷酷的声音答道。

“给我一个兹罗提。”

“作什么用?”

“吃点儿,喝点儿。”

“眼睛老是看着父亲的钱袋!你自己没有钱吗?”

安蒂克生气了,转过身去,嘲弄地吹着口哨;老人虽然老大的不愿意,还是掏出一个兹罗提来给他。

“是啊,血汗挣来的金钱,给大家花掉了!”他心里想道,一面向拐角上的一个大酒店挤过去。许多顾客已经上这店里来吃东西了。代笔人住在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只穿一件衬衫,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嘴里却衔着一支雪茄,这时正坐在靠窗的桌子跟前。——角落里的垫子上躺着一个女人,身上盖了一件大

衣。

“你好，请坐！”他把椅子上的衣服丢到地板上，请波利那坐下。波利那立刻把全部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代笔人。

“就象天主经最后一句话一定是阿门一样，你一定会胜诉！什么！一头母牛死了，孩子吓得生病了！咱们准把官司打赢！”他擦着手，在桌子上寻找着纸张。

“不过孩子倒是身体挺好的。”

“反正也一样，他很可能生病的：管林人把他打了一顿啊。”

“挨打的不是他，是邻居的一个放牛孩子。”

“可惜罗；这样就更加好了。可是我们的状子要这样写：好象是母牛也死了，孩子也得了病了。叫大地主赔偿损失！”

“当然啦。我只要审判公平就行了。”

“我立刻就把你的状子写起来——弗兰卡，你这懒货！”他大声嚷道，使劲踢着垫子上的女人，女人抬起了她蓬乱的头。“给我们搞点伏特卡和吃的东西来！”

“格蒂克，我一个戈比也没有了，你也知道，人家不肯赊给我们了。”她咕哝道；她从乱七八糟的床上爬了起来，打着呵欠，伸着懒腰。她是个胖大女人，一副酒鬼的脸相，又是发肿，又是伤痕累累，声音却又尖又细，象个婴孩。

代笔人动手写起状子来了，钢笔唰唰地在纸头上草草地移动着。他呼着雪茄，把烟喷在波利那的脸上，因为波利那正在一旁瞧着。他时常停下笔来，搓搓斑斑点点的双手，把粉刺很多的瘦脸转向弗兰卡。他蓄着浓密的黑胡髭，门牙残缺，嘴唇苍白。

状子不久就写好了。代笔费一个卢布，外加印花税一个卢布；再付他三个卢布，他就答应把状子送到法庭上去。

波利那甘心情愿地答应了所需的费用；他深信这笔钱一定会由大地主来付，而且还要赔偿他一大笔损失哩。

“世界上不能没有公道啊！”起身要走时，他大声说道。

“如果我们在乡法院打不赢官司，就告到县法院去；县法院赢不了，就告到省法院；然后再告到大理院去：我决不屈服。”

“我干么要放弃我自己的东西啊？”他万分坚决地说道。“送给他们吗？送给那些大地主吗？他们的森林田地无边无际呢。我不干！”

当他走出门来进入市场的时候，脑子里充满了这样的思想；可是，正赶他走过帽子摊儿的时候，他遇上了雅格娜。

雅格娜头上戴着一只藏青帽子，站在那儿为另一只帽子还着价。

“你瞧，玛蒂亚斯！这个黄脸家伙① 硬要我相信这是顶好帽子；他可一定是在撒谎骗人。”

“一顶漂亮的帽子。是给安德烈买的吗？”

“是的。西蒙的已经买了。”

“他戴这帽子不太小吗？”

“他的头正好跟我的头一般儿大小。”

“你戴了这帽子，就成了个俊俏的牧童了！”

“啊，当真如此吗？”她得意洋洋地嚷道，把帽子推在脑袋的一边。

“我立刻就请你去给我帮工！”

“只是我要的工钱恐怕太高了，”她笑着说道。

“对别人，也许高了，对我可不高。”

---

① 农民们时常管犹太人叫黄脸家伙。

“不过我可不在田里干活。”

“啊，我替你干活儿好了，雅格娜！”他低声说道，他射在她身上的眼光是那末情急，害得她慌慌张张地退缩，价钱也没有讲，就把帽子的钱付了。

过了一会儿，当波利那比较能够克制自己，把那象强烈的伏特卡一样突然涌了上来的情欲压下去的时候，他又问她道：“你们的母牛卖掉了吗？”

“卖了，有人替叶尔佐甫的神父买去的。母亲跟风琴师一起走了，他要雇个长工。”

“哦，那末我们一起去喝点儿甜伏特卡吧。”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你冷了，雅格娜；喝点酒会暖和一点。”

“跟你去喝酒吗？……我能上哪儿去啊？”

“雅格娜，那末我去打点酒来，咱们在这儿一起喝吧。”

“多谢你的一片好意；可是我一定要找母亲去了。”

“雅格娜，我来帮你找她，”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道。他走在前头，强有力地给她挤出一条路来，她就可以很容易地在人群中走过去。可是，当他们站在布摊跟前时，姑娘便放慢步子，立刻停下来了，对着眼前的各种东西，她欢喜得眉飞色舞。

“啊，好漂亮的东西！天哪，天哪！”她喃喃地说道，在缎带跟前站住不走。缎带挂在她头顶上，在空中飘飘扬扬，象是流动的、艳光照人的彩虹。

“雅格娜，挑一条你最喜欢的吧！”

“啊，那绣花的黄色缎带总得一个卢布吧，也许竟要十个兹罗提呢！”

“你可不用费心，买下就是了。”

雅格娜还是把缎带放下了(费了很大的劲，也确实很后悔)，向第二个摊子走去。波利那在她背后不远的地方待了一忽儿。

现在她的眼光落在头巾、做胸衣的料子和短衫上了。

“天哪，天哪！多么好看的衣服啊！”她给摊子上的五光十色迷住了，低声地自言自语道；她不止一次地想把哆嗦着的手伸到那些红红绿绿的绸缎里面去，终于眼睛也迷糊了，心也欢喜得卜卜地乱跳了。

这些头巾包在头上多美啊！猩红的绸，四周全绣着绿色的花；或者通体都是金黄色；或者通体都是深蓝色，就象雨后的天空一样！还有那些最好的头巾，闪闪发光、变幻多彩的头巾，纯净得象是映着落日光的湖水，轻盈又赛过飘拂的游丝！……不，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她一定要把它戴到头上试试，摊子上的犹太女人给她打着镜子，她要在镜子里瞧瞧。

是的，这头巾跟雅格娜十分相配：头巾象灿烂的光轮一般围在她淡黄色的头发上，使她深蓝色的眼睛强烈地闪耀着欢喜的光芒，竟在焕发的容光里蔚为紫罗兰的色彩。人们都转过脸来瞧她：她显得那末漂亮，浑身都发出了青春与健康的光辉！

“她可是哪一位大地主的小姐乔装改扮的吧？”人们彼此窃窃私语道。

雅格娜对着头巾打量了好久，这才深深地叹息一声，从头上取了下来，开始讲起价钱来了：她倒并不想买它——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想稍为多享受一下美丽头巾的快感罢了。

可是，她的一团高兴立刻就冷了下来。犹太女人要价五个卢布！——连波利那也马上劝她不要买了。

他们在珠宝摊前又停下来了。项链真多！而且真好看！仿佛整个摊子上都撒满了宝石：辉煌灿烂！不去瞧它们的确是办

不到的：那些透明的金色的琥珀球，看起来简直象是芳香的松脂做成的；珊瑚珠就象是成串的血滴一般；雪白的珍珠就跟榛子一般儿大；而且还有金珠和银珠呢！

雅格娜试了好几条项链，要把最美丽的挑选出来。她终于看到一串可爱的珊瑚项链，便套到颈子上试了四次，她回过头来对老人说道：

"我戴着合适吗？老实告诉我。"

"漂亮极了，雅格娜！——可是，珊瑚项链在我看来可不是什么新奇东西。我家里柜子里摆着一个项链，有八个圈儿呢。那是我老婆的东西。每一颗都有最大的豌豆那末大。"他故意满不在乎地跟她说道。

"如果不是我的东西，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她扔下项链，赶紧走开了，心里又是生气又是懊恼。

"雅格娜，咱们坐一忽儿吧。"

"我一定要到母亲那儿去。"

"不用担心，她不会丢下你先回去的。"

他们一起在车辕上坐下了。

"这是个很大的市集，"波利那左右打量着市场，说道。

"不小，"她一面回答，一面对他们所走过的摊子伤心地看了一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为了摆脱心上的不快，她又开口道：

"啊，谁要是大地主，逛市场就有劲了！有一回，我看见伏拉的大地主的小姐，和几位太太在买东西，她们赶集总要买东西，买得那末多，叫一个男佣人给背着。"

"时常逛市场的人，眼看就要吃尽当光。"波利那说。

"这句俗话，对大地主可不适用。"

“只要他们还能向犹太人借钱的时候，就不适用。”他答道，口气十分辛辣，雅格娜不晓得怎样回答，就呆呆地瞧着他。他躲开她的眼光，低声问她道：

“有人替伏依蒂克的儿子米哈尔向你求婚来了，是不是？”

“来了又去了啊。这样的傻瓜，居然向我求婚来了！”

这时候，波利那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从怀中掏出一块头巾和一点儿用纸头包着的东西。

“你拿着吧，雅格娜；我要到安蒂克那儿去了。”

她听到这名字眼睛就发亮了。“他在市集上吗？”

“是的，在那边胡同里出售麦子——收下吧，雅格娜，这是我送给你的，”看到她用惶惑的眼睛注视着头巾，他就补充说道。

“你送给我的？送给我——真的？啊，多漂亮啊！”她打开纸包。纸包里包的正是她刚才爱得着了迷的缎带。“你不是开玩笑吧？”她嚷道。“你干吗要送这些给我？它很贵哩，头巾完全是真丝的。”

“拿着吧，雅格娜，拿着吧，全是给你买的。要是有哪个农民来跟你喝酒，你不要跟他干杯。何必那么急呢？——好，我得走了。”

“这些东西是给我的吗？你不骗人吗？”

“我干么要骗你呢？”

“我真没法儿相信，”她说，她打开了头巾，接着又打开了那包缎带。

“再见了，雅格娜！”

“多谢你，玛蒂亚斯！”

他走掉了。雅格娜重新把东西打开来，心满意足地看着。然后她又把两件东西包在一起，要想追上去把东西还给他：因为她

怎么能从一个陌生人手里接受这样的礼物呢？可是他早已看不见了。所以她就慢慢地一路走过去找寻母亲，一面十分高兴地偷偷摸弄着藏在胸口的纸包。她满心喜欢，她的面颊发红，微笑时雪白的牙齿闪闪生光。

"雅格娜！施舍一点给穷人吧。府上都是善良的真正的教徒！我要为府上的亡灵祝福……雅格娜啊！"

雅格娜听到了这声音，仿佛大梦初醒，她睁眼看看是谁在说话，这就看到了阿伽沙：因为泥泞要没住脚踝，阿伽沙紧挨着修道院的墙头，坐在一捆稿草上。

雅格娜站住了，在衣服里掏着铜币；阿伽沙因为遇到了同村人，十分高兴，就问起列普卡村子里的情形来了。

"马铃薯都收好了吗？"

"完全收好了。"

"克莱姆巴家里还是老样子吗？"

"你怎么啦，他们把你撵出来要饭了……你还是惦记他们？"

"撵我出来？他们没有撵我；我自己跑出来的，因为这是必要的呀。我惦记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呀。"

"你现在干什么呢？"

"从这个教堂到那个教堂，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这个市集到那个市集，到处奔走啊。好心的人们，这儿给我一角地方睡觉，那儿给我一片面包吃，有时候也给一两个铜板：来酬谢我给他们作的祷告。世人是慈悲的；他们不让一个穷苦的人挨饿，他们决不如此！"她的话中断了，她带点儿犹豫地问道："你可知道，克莱姆巴全家身体都很好吗？"

"他们很好，可是你呢？"

"咳，我可说不上健康了。我的胸口老是发痛，遭了凉的时

候，就口吐鲜血。我活不长久了，活不长久了！——如果我能勉强撑到明年春天，我一定回到村子里，当着自己人的面死去。我只求天主这一点……其他就没有什么请求了。”

“替我父亲的灵魂作个祷告，好吗？”雅格娜悄悄地把几个铜板塞到对方手里，低声说道。

“我要为炼狱里一切神圣的灵魂祷告的；事实上就是如此，我始终是为我所认识的一切人祷告的，不论是活着的或是去世的。——哦，……雅格娜！……他们没有派人给你送伏特卡去吗？”

“有的。”

“那末你对哪一个也不领情还敬吗？”

“一个也不，”她简短地答道。“天主与你同在，明年春天来看我们吧。”接着她就向母亲迎过去了，她看见她就在不远的地方，跟风琴师在一起。

波利那在回到安蒂克那儿去，可是走得很慢，一则由于人挤，二则因为他老是神思恍惚地想着雅格娜。在他看到儿子以前，铁匠却遇上他了。他们互相打了个招呼，便肩并肩的一路走下去，什么话也不讲。最后，铁匠用生硬粗暴的声音开口道：

“你打算不打算跟我把问题解决啊？”

波利那立刻就冒火了。

“解决什么？列普卡才是你跟我说话的地方。”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人家劝我打官司……可是……”

“打官司吧。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代笔人；是呀，你给他一个卢布，他就替你写一张状子？”

“……可是我认为，”铁匠狡猾地用缓和的口气继续说道，“最好是取得友好的谅解。”

“对啊。‘硬功得不到的，软功唾手可得。’”

“你说的真聪明。”

“硬功也好，软功也好，你都弄不到手的。”

“我总是跟我老婆说，丈人，你老人家是喜欢公道的。”

“人人都要公道……只要对他自己公道。我可不在乎，因为我没有亏负人的地方。”铁匠听到这些严厉的话，心里明白，如果采取刚才的策略就要一无所得了，所以他便改变办法。仿佛根本没有吵过嘴似的，他十分平静地说出了他的要求：

“你请我喝酒好吗？我很想喝一杯呢。”

“当然可以，最亲爱的女婿：哪怕你要喝一升都可以。”语调是很刺耳的，但他们还是一起走进拐角上的酒店里去了。他们在酒店里看到了安姆勃罗司，他并不喝酒，却快快不乐地坐在角落里。

“我觉得骨头痛；天气要变了。”安姆勃罗司预言道。

他们一再地喝酒，可是互相生着气，一句话也不说。

“你们喝伏特卡的样子，就跟人家喝送丧的酒一样，”安姆勃罗司说道；人家不请他喝酒，他心里觉得难受：因为今天早晨他几乎什么也没有下肚。

“我们怎么能谈话呢。老丈人今儿个卖掉了那末多的东西，他该盘算盘算，把现款放给谁生息最好啊。”

“玛蒂亚斯，玛蒂亚斯！”安姆勃罗司嚷嚷道，“我对你说，天主……”

“有人可以管我叫玛蒂亚斯，你就不可以管我叫玛蒂亚斯，你这莽撞无礼的家伙！瞧他这鬼相！告诉你，猪才乐意同猪倌称兄道弟！”

铁匠已经喝了两杯烈酒，他很想争辩一番。他压低了声音

说道：

“丈人，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所要求的东西，你究竟愿意给呢还是不愿意给？”

“你已经听到我回答过了。我不能把我的田地带到坟墓里去；可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一英亩田也决不放手。我不愿意叫你们来养我，我还想在这个世界上享一两年福呢！”

“那末你就折现款给我好了！”

“我已经说过了，你没有听见吗？”

“他正在物色第三个老婆呢，”安姆勃罗司低声说道。“他的子女与他有什么相干呀？”

“的确，大概是这么回事！”

“如果我想续娶，我就要续娶，”波利那插口道。“你反对吗？”

“反对？不，可是……”

“如果我想续娶，我就派人去求婚——准定这样办，而且决不迟过明天！”

“就那末办吧！我有什么要反对的？只要你把红白斑牛的牛犊子给了我，我甚至会尽我的能力帮你的忙呢。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知道什么是对你最有利的。我跟我老婆提过好多次，你家里缺一个管家的女人。”

“米哈尔！你说过这话来着？”

“如果我没说过这话，我就不得好死！我确实这么说的。我给全村的人出主意，谁需要就给谁出主意，难道我竟不知道什么是对你有好处的吗？”

“你这家伙，你撒起谎来就象吉普赛人一样！——不过，你明天来吧，来把牛犊儿拿去吧……凡是求我给的，我可以给；可是当作权利来硬要，你要到的就只有一根打断的棍子了，——或者

比挨棍子还要糟糕的下场。”

他们继续喝酒，这一回是铁匠请波利那了，而且还邀请安姆勃罗司一起喝。安姆勃罗司欣然遵命，而且讲了许多快乐的故事和笑话，立刻大家都哄然大笑。

翁婿两人和好地分手。可是谁都一点儿也不信任对方。——彼此都把对方象玻璃窗一样的看透了，彼此都把对方象额上有星的马儿一样认清楚了。

安姆勃罗司还留在酒店里，指望聊天的人和老相识们会自动请他喝那末一口半口的。因为“一头饿狗是连一只苍蝇也想捉来吃的”。

市集快到收摊子的时候了。

中午的时候，太阳透出光芒来了，闪闪烁烁地照耀着世界，象是一面晃动着的镜子的闪光；接着，太阳又重新沉没到云层后面去了。黄昏还没有来，一切东西却已经笼罩在深沉的幽暗里；大块的浓雾一团团地滚滚而下，几乎触及了屋顶，一阵蒙蒙细雨仿佛透过筛子似的洒落下来……于是人们赶紧乘车走了，急于要在大雨倾盆和夜色降临之前赶到家里。

黄昏迅速降临了，暗淡而潮湿；市镇又变得空虚和寂寥了。

只是沿着墙脚疏疏落落的有几个巡礼乞丐正在如泣似诉地祈祷着；而酒店里喧哗和吵闹的声音却是响亮的。

波利那跟他家里的人驱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四合了。他们卖掉了他们带来的一切东西，买进了各种各样的物品，也畅快地逛够了市集。安蒂克用尽全力鞭打着马匹，车子在泥泞很深的道路上横冲直撞地驰过去；因为他感到寒冷，而他们大家都喝了很多的酒。老人虽然是吝啬的，为了一文小钱也要大惊小怪的，那一天他却用酒食和好言好语大大款待他们一番，所以大家

都觉得奇怪。

他们到达森林的时候，天色漆黑——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天正下着雨，雨点愈来愈大。一路上可以听到车轮轧轧响动的声音，醉汉高歌号叫的声音，在泥泞中跋涉而过的脚步的声音。

可是，在白杨大道的中央（道旁的白杨树萧萧飒飒地直响，好象是冻得发抖的样子），如今已经泥醉的安姆勃罗司，正在踉踉跄跄地走着，他从这边晃到那边，又从那边晃到这边，有时撞在树上，有时又倒在泥泞里，但是他很快地就爬了起来，往前走去，而且还象往常一样，大叫大号地唱着歌呢。

第 六 章

现在真的开始大雨滂沱了。

自从赶集以来，一切东西都沉浸在一片朦胧的灰色闪光里，只有森林和村庄暗淡的轮廓，幽然出现在灰色闪光之间，就好象是绣在一幅湿漉漉的画布上似的。

秋天的大雨唿喇喇地直泻而下，冰冷，刺骨，连绵不绝。

大雨仿佛是灰白色的鞭子，不断地抽打着大地，浸透了每一棵树木，叫每一茎草叶都颤颤抖抖，好象痛苦不堪的样子。

浓重的密云和阴沉的灰雨之下，时而现出一片片的田地，黝黑，萧条，潮湿；时而闪出一线冒着泡沫的流水，从田畦间流泻而下；时而冒出一些栽在小径上的、黑沉沉光秃秃的树木，湿到骨子里的、滴着水的丫枝，这时候仿佛在亡命地挣扎，抖落着最后的残余枯叶，就跟企图挣脱皮绦的猎狗一样。

寂无行人的大道现在变成绵延不断的泥沼了。

短促的、悲哀的、没有太阳的白天，慢吞吞地过去了；黑夜挟着无休无止的单调的潺潺雨声降临了，阴寒而又沉郁。

田野是无言的，村庄是喑哑的，森林是缄默的。房屋阴暗而毫无色彩，它和大地、篱笆以及丫枝摇曳呻吟的光秃秃的果园，溶化成为一体了。

一阵铅色的、滴溜溜打转的大雨，掩盖了大地，夺走了大地上一切颜色，消灭了它的各种色彩，把世界投入了朦胧的境界。

好象一切都混淆不清了，仿佛在梦里一样。从腐烂的田地里，从瘫痪的树林里，从死寂的荒野里，升起了一股悲哀之情；它象乌云似的浮游而过，荡漾在忧郁的十字路口，伸出哀悼的胳膊的十字架下，荡漾在树木好象害怕而突然发抖、又好象痛苦而呜咽的、荒凉大路上；它以茫然的眼睛凝视着每一个没有鸟的鸟巢，每一座坍倒的小屋；它徘徊在墓地上被遗忘的死人的坟茔和腐朽的十字架周围；它笼罩了整个村庄。

毛毛雨永远不停不歇地下着：可是当倾盆大雨哗啦啦地泻下来的时候，就把整个儿列普卡村都笼罩住了，只是难得能看到暗沉沉的茅草屋顶，湿淋淋的围墙石头，以及在烟囱上缭绕、在果园上飘浮的、乌黑紊乱的炊烟。

除了有些储藏室里有人在打谷以外，村庄是无声无息的。但打谷的人家很少，人们都到外边卷心菜田里去了。泥泞的道路荒凉地横在那里；而茅屋的周围也是荒凉的。如果偶尔出现了什么人，也好比雾中的鬼影，立刻就消失了，只能听见跋涉在泥泞中的木底鞋声而已。时而有载着卷心菜的车子从泥煤田缓缓行来，驱散了涉水抢食掉下来的菜叶的鹅群。

池水在束缚着它的狭窄塘岸里挣扎着。池水在继续上涨；水还没有淹没靠波利那家的道路低洼部分，却涨到了围墙边上，就在房屋的墙头前面溅着水花泛着泡沫。

可是全村的人都出去了，忙着收割卷心菜，运回家来。到处都放着卷心菜，储藏室的地上，走廊里，房间内，有的甚至放在屋檐下，——但见翠绿的卷心菜，数以百计。

他们赶紧收割着，因为天继续不断地下着雨，道路很快就变成泥沼，不能通行了。

那一天，他们在多米尼柯娃的田里收割卷心菜。

雅格娜打大清早起就跟西蒙一起在田里干活，因为安德烈留在家里修葺屋顶。

黄昏快要到了，老婆子再三地走出屋来，向磨坊那一边张望，静听着他们回家来的声音。

可是磨坊那边低洼的菜田里，工作还忙着呢。牧场上浓雾弥漫；只有几处充满苍白混浊积水的大水沟闪着微光，而生长卷心菜的一条条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儿透着湖绿，那儿透着暗红。在这些色彩中间，妇女猩红的裙子朦胧地晃来晃去，她们在堆积着刚收割下来的卷心菜。

在雾霭弥漫的远处，紧挨着在灌木丛中奔流而过的冒着泡沫的河流，耸立着许多暗棕色的泥煤堆。车子就停在这儿；因为泥土是烂糟糟的，车子没法儿再走近些了；每一布包的卷心菜，都得象一捆背在背上的行李似的运到车上去。

有些田里的收割工作已经搞完，人们正在走回家去；从这块田到那块田，人声在雾霭中响着，愈来愈洪亮了。

雅格娜刚搞完自己的工作。她精疲力尽，肚子很饿，而且浑身都湿透了。甚至木底鞋里也淌着水，因为暗褐色的泥煤土没过了脚胫；她时常不得不脱下鞋子来把水倒出去。

“西蒙！赶快吧！我的手脚都麻木了！”她疲倦地叫唤道；可是，看到那年青人没法儿把东西背起来，她就急不及待地抓住那一大包卷心菜，背到自己的背上，送到车子上去了。

“象你这样的大个儿——腰杆儿却跟刚生孩子的女人一个样儿！”她把卷心菜倒在车底干草上，鄙夷地说道。

西蒙很难为情，咕咕哝哝，搔搔脑袋，给车子套上了马。

“赶紧哪，西蒙！”她大声叫道，迅速地把一大包一大包卷心菜背到了车上。

可是黑夜降临了，阴影愈来愈黑，雨下得更大，倾泻在烂糟糟的地上和沟渠里，发出谷粒落地般的声音。

“犹兹卡！今儿搞完了吗？”她向波利那的女儿喊道。犹兹卡一直在跟汉卡和古巴一起收割。

“是的，我们搞完了。该回家了；天气讨厌极了，我浑身都湿透啦。你也要回去了吧？”

“是呀。天色立刻就要黑得找不着路了。其余的只好留到明天了。——呀，你们的卷心菜真好啊！”她大声嚷道，弯过身去，对朦胧地出现在雾中的几堆卷心菜看了一眼。

“你们的卷心菜也挺好啊，你们的大头菜比我们的大得多哩。”

“啊，是一种新种子，神父打华沙买来的。”

“雅格娜！”——那是犹兹卡的声音，她又在雾中叫唤她了。“你可知道，约瑟夫的儿子伐莱克明儿要派人去向玛丽亚·波西亚蒂克求婚了。”

“啊，那个小姑娘吗？她年纪不太小了吗？她大概去年也还在放牛呢。”

“不，她年纪够大了。再说呢，她有好多英亩田地，小伙子都急急忙忙的要娶她呢。”

“犹兹卡，你也一样，过不多久，小伙子们也急急忙忙的要娶你哩。”

“除非你老子又娶了个老婆，”雅姑斯叮卡打第三块田里大声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汉卡用吃惊的声调说道。“他春天才把她妈妈埋葬呢。”

“这对一个男人有什么关系？每个人甚至都象猪一样：吃得

怎么饱，总是准备把猪鼻子伸到新鲜猪槽里去的。哈哈，一个老婆的尸骨还没有冷，不，甚至还没有咽气，丈夫就去追逐另一个女人了。——男人是狗，他们男人都是狗。西可拉不是这样吗？他埋葬了第一个老婆才三个礼拜，就娶了第二个老婆。"

"的确：不过那时候他有五个孩子要照顾。"

"是象你这样说的。不过只有傻瓜才相信他是为了孩子们才结婚的。他为了自己！——他愿意跟一个女人同睡一个被窝呀。"

"可是，"犹兹卡费了很大的劲插口道。"我们不让父亲那么办的。决不让！"

"你是个傻娃娃！土地是你老子自己的；心里的主意也是你老子自己的。"

"然而也得考虑考虑他的子女啊；子女也有他们的权利哪。"汉卡又参加谈话道。

"与其挡住别人的车子，不如自己跳水的好。"雅姑斯叮卡咕咕哝哝地说道。

雅格娜没有参加这场谈话，她一面搬运卷心菜，一面暗自微笑。她想起了市集上所发生的事情。

车子一装满，西蒙就立刻驾车向大路行过去了。

"愿天主与你们同在！"雅格娜向邻居们大声说道。

"与你同在！我们也马上要走了……雅格娜，你到我们家来剥菜叶，你肯来吗？"

"告诉我日子，我就来了。"

"下礼拜日，小伙子们在克莱姆巴家开音乐会，你可知道吗？"

"我知道，犹兹卡，我知道。"

“如果你遇上安蒂克，”汉卡要求道，“劳驾告诉他赶快来吧。我们等着呢。”

“好的。”

她迅速地跑上去追车子，因为西蒙已经动身，听得见他在诅咒马儿。车子困在软绵绵的泥煤地的泥潭里；泥泞陷过了车轴；所以他们两个人不得不使劲帮助马儿走过那些最烂的泥坑。

谁也不跟谁说话。西蒙牵着马，留神不让车翻了，因为路上到处是深深的窟窿。雅格娜在后面用肩膀抗着车子，始终是在考虑着到波利那家去剥菜叶时该怎么打扮。

天那末黑，马也看不清楚了。雨势稍为小了一点儿，可是雾又浓又湿，风呼呼地在他们头上吹过，鞭打着他们正在走上去的堤岸上的树木。

这是段艰难的上坡路，路面又陡又滑。

“车装得太满，一头马拉不了。”堤岸上有个声音叫道。

“安蒂克，是你吗？”

“当然是啦。”

“那末你就赶紧去吧；汉卡在盼着你呢。——不过，现在你先帮我们一下忙吧。”

“等一下，我得先下来才行。——天那末黑，你什么也没法儿瞧得见。”

他们立刻就上了堤岸，因为帮助推车的推得十分有力，马儿立刻就腾跃起来，到了顶上才停住脚步。

“衷心感谢你，”她说，“可是，真了不得，你真是身强力壮啊！”

她伸出手来跟他握手。

他们默默无言。车子在前面走着，他们在后面肩并肩地步行，找不到话说，两个人都兴奋得奇怪。

"你要回去吗?"她低声悄语地问道。

"我只是陪你走到磨坊那边,雅格娜;那边积水闹成了个大水坑。"

"天黑得很,可不是吗?"她说。

"你怕吗,雅格娜?"他喃喃地说道,身子挨得更近了。

"我干么害怕呢?"

他们又默默无言了,肩并肩、身体挨着身体地走着。

"你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多亮啊!……象是狼的眼睛。"

"礼拜日你到克莱姆巴家听音乐吗?"

"妈妈会答允我吗?"

"一定来吧,雅格娜,一定来吧!"他用一种压制住的嘶哑的声音向她恳求道。

"那是你的心愿吗?"她凝视着他的眼睛,柔声问道。

"当然是啦!是我从伏拉请来了提琴手,这都是为了你啊;为了你,我恳求克莱姆巴把房子借给我们用。"他说话的声调低低的,他的脸跟她的脸挨得很近,他的呼吸十分急促,所以她稍稍退后了一点儿,激动得浑身都发抖了。

"现在走吧——她们在等着你呢——有人会看见我们的。——走吧!"

"你一定来吗?"

"我一定来——一定来,"她反复说道,回过头来瞧着他走去:可是雾霭吞没了他;只听得他在泥泞很深的路上走过去的叭哒叭哒的脚步声。

于是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然而在她心上和脑子里吹过的,却是一股火也似的热风。她不知道她临到的是什么事情:她的两眼里充满火焰,她的呼吸上气不接下气,她没法儿使热烈的

心跳平静下来。她本能地伸出胳膊，象是准备拥抱似的；接着全身又僵住了，突然猛烈地一阵颤抖，她简直要大声叫喊起来。但她走到了车子旁边，抓住车子，不必要地把它猛烈地往前一推。车子发出轧砾的声音，歪歪斜斜地行过去了，有好几棵卷心菜掉进了烂泥里。可是她依旧看到他的脸浮现在她的眼前，啊！还有那一双眼睛，那末明亮、那末充满热情的眼睛啊！

“他不是一个男人，他是一股旋风，”她茫然地沉思道。“全世界能有这样的第二个人吗？”

经过磨坊，听到水车的声音，流水打轮子上水闸下澎湃而过的声音，雅格娜才从神思恍惚中清醒过来。由于水位很高，水闸给冲开了，流水喧闹地奔腾翻滚而下，激起了一团团发酵似的泡沫，在辽阔的河面上形成了白色的长链。

就在大路旁边的、磨坊老板的房子里，透过挂着窗帘的窗子，可以看到一盏洋灯已经点亮了，放在一张桌子上。

“他们果然有一盏洋灯，就象神父或是大地主家里一样！”

“因为他们不也是有钱人家吗？”西蒙说道。“他们的田地比波利那的还多；他们把钱放出去生息；他们给我们磨麦子的时候，又处处欺骗我们！”

“他们生活得象大地主一样……象他们这种人是有福气的……他们在房间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沙发上懒洋洋地靠着，他们吃好东西，叫别人替他们干活。”雅格娜这样想道，可是并没有妒忌之感，也不注意西蒙在继续说些什么。西蒙平常是缄默，现在却对这个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意见。

他们终于到家了。在他们明亮温暖的屋子里，炉火正燃烧得挺欢。安德烈正削着马铃薯的皮，他们的母亲在准备晚饭。

靠近炉火，坐着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人。

"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雅格娜？"

"只剩下三大捆卷心菜还没有割下。"

她走进内室去换衣服，立刻又回出来准备开饭；她始终注意地好奇地观察着老人——老人静坐不语，眼睛凝视着炉火，而嘴唇微微呶动，念珠一颗颗地从手指间盘过去。当他们坐下来吃饭时，老妇人给他放了一把汤匙，请他和他们一同吃饭。

"愿天主与你们同在：我走了。"他答道，"可是我要上这儿来看看的，也许我要在列普卡待上好一段时候呢。"

他在房间中央跪下，在圣像前膜拜，划了十字，就走出去了。

"他是谁呀？"雅格娜问道。

"一个德行很高的巡礼者。他是打耶稣圣墓来的。我认识他有好几年了。他到这里来过不止一次，老远给我带来了圣物……至今三年光景了……"

安姆勃罗司走进门来，她的话便给打断了。他打过日常的招呼，就在炉火边坐下了。

"天气那末冷，那末潮湿，连我的木腿都感到麻木了！"

"这样的天气，又是这样的黑夜，干么那末东跑西跑的呢？"多米尼柯娃嘟囔道，"不如待在家里做祷告，要好得多了。"

"待在家里我就厌倦；所以出来看几个姑娘；雅格娜，我第一个就来看你。"

"只有死神才是和你匹配的姑娘。"

"唷、她吗！她完全把我忘掉了；她宁可和年青人跳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多米尼柯娃问道。

"神父刚把圣餐① 给河对岸的巴尔特克送去呢。"

① 圣餐：就是临终受的圣体。

“啊，我就在这回赶集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体还是挺好的嘛！”

“他被女婿用棍子毒打，打得肝脏都破裂了。”

“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缘故？”

“当然是为了土地呀。这六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吵架，今儿个中午就一了百了了。”

“呵，”雅格娜大声说道，“对于这样的杀人犯，难道天主不会裁判他吗？”

“天主会来裁判的，”她的母亲严肃地答道，一面抬起眼睛瞧着圣像。

“是的，可也不会起死回生啊，”安姆勃罗司喃喃说道。

“请坐，跟我们一同吃饭吧。”

“吃饭我倒老实不客气了。我还可以吃上一盆——只要是够大的一盆就行。”

“你啥也不想，就是一味的打趣开玩笑。”

“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啥也没有，我干么要担心呢！”

凳子上摆着两盆菜：马铃薯和酸牛奶；他们围着凳子坐下，开始进餐，跟往常一样，沉思凝想，默不作声。安德烈留神着使大家的盆子都添得满满的。只有安姆勃罗司不时说些笑话，而且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神父在家吗？”快吃完饭的时候，多米尼柯娃问道。

“这样的天气，还上哪儿去呀？当然在家里啊，象个犹太人似的，读着书哩。”

“一个有学问，最有学问的人。”

“而且为人那末好！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雅格娜随声附和道。

“是啊。毫无恶意。……关心自己，可又不伤害别人。”

“安姆勃罗司，话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们吃完饭了。雅格娜和她母亲一起跑到摆在火炉前边的纺线杆那儿去了，她的兄弟们照例收拾食具，把盆子洗涤摆好。多米尼柯娃始终用铁的纪律管教她的儿子们，从小就教他们干姑娘干的活儿，这样就可以使雅格娜美丽的手不至于变得粗糙。

安姆勃罗司点上烟斗，吹旺炉火，加上木柴，拨动火炭，偷偷地向女人们瞧上一眼。他心里正想着件事情，琢磨着怎样开口提起这件事情来。

“我想你一定已经有一两个求婚的人了吧？”

“还不止呢。”

“自然罗。雅格娜漂亮得象图画一样。神父说，全村里就数她最漂亮了。”

雅格娜高兴得脸红了。

“神父那末说的吗？”老婆子问道。“愿天主保佑他健康！我老早老早就把钱积起来，要做一场许愿弥撒：我立刻就去做它一场。”

“有人很想向你提亲，可是他有点儿不好意思。”

“是个长工吗？”多米尼柯娃问道，她迅速地转动着纺锤，直转得纺锤在地上跳动。

“一个有家业的人。也是好出身，不过是个鳏夫。”

“怎么，去带领别人生的孩子吗？我可不干。”

“不用担心，雅格娜；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

“她年纪还轻，干么要嫁给一个老头儿呢？让她等到有年青人上门求婚再说吧。”

“啊，多的是。年青人可不少！小伙子身体笔直，抽着烟卷

儿，在酒店里跳着舞，大口喝着伏特卡，不论哪一个有点儿田地有点儿钱的姑娘，他们的眼睛决不放过。可惜都是些穷苦的庄稼汉，中午起身，下午用独轮车运大粪，耕田用的是一把锄头！”

“我决不让雅格娜自卑身分嫁给这种穷汉的！”

“大家说你是我们之中最聪明的；大家说对了。”

“另外一方面——老头儿不大会讨小姑娘欢喜的。”

“她会找到讨她欢心的小伙子的——人数还不少呢。”

她严厉地瞅了他一眼。“身为老长辈，说话还是这样不三不四！”

接着是一阵沉默。

“他是个可敬的老人家，也不贪图人家的钱财。”

“不，不！这种亲事只会造成罪孽的！”

“哦，可是他会作出授与婚姻财产的安排的①。”他继续说道，这回可说得十分严肃认真。他把烟斗里的灰敲出来。

老婆子的答复说出口时，是带着犹豫的。

“雅格娜自己的财产也足够了。”

“他给的，要比陪嫁多；一定多得多。”

“你说的啥？”

“我说的是我所知道的情况。既不是空穴来风，又不是随便胡诌：我是代表他上这儿来的。”

又是沉默。老婆子好久才把乱麻在纺线杆上理直了；她沾湿了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把长长的麻丝抽出来，她的右手转动着纺锤，使它象个陀螺似的在地上飕飕地旋转。

“那末，他可以叫朋友们给她送伏特卡来吗？”

---

① 即结婚时授与妻子遗产的安排。

“他？谁呀？”

“你不知道吗？他就住在那边啊！”安姆勃罗司指点着波利那家里的灯光——灯光在池塘里闪烁荡漾过来。

“他家里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会反对的。再说呢，他们也有分得一份家产的权利。”

“不过他总是可以把他自己手里的财产授与妻子的！他是个好人，又不是什么等闲的农民；而且虔信天主教。身体又结实壮健！我看见他肩上抗一袋麦子，两蒲式耳还不止呢。除了鸽子的奶，世界上不论什么东西，你家雅格娜都可以要啥有啥。再说呢，小伙子安德烈明年就该入伍了。波利那对官府的事情都很熟悉，知道该请托什么人，对你家会很有用处的呢。”

“可是，雅格娜，你对这门亲事有什么意见呢？”

“我无所谓。——如果你说嫁给他，我就嫁给他。这个主意要你来拿，我不拿。”她说得很轻，她的额角抵在纺线杆上，她茫然地凝视着炉火，静听着木柴欢乐地爆裂时的声音。

“成了吧？”安姆勃罗司站起身来，问道。

“叫他的朋友来吧，”话从老婆子的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订婚还不是结婚啊。”

安姆勃罗司划了十字，走出去了；他一直向波利那家走去了。

雅格娜默默无言、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最最亲爱的雅格娜啊，你对这亲事可有什么意见呀？”

“什么意见也没有：我反正都一样。如果你中意，我就嫁给波利那；如果你不中意，我就跟你一起过日子……在你身边；我日子过得很好。”

她的母亲一面继续纺着麻线，一面用压低了的声调说道：

“我的亲爱的，我愿意尽一切力量，为你攀最好的亲。他的确是年纪大了，可是身体仍旧强壮，精神仍旧饱满。再说呢，他会体贴地对待你，不象别的农民那样会亏待你。你会变成他家里的主妇和当家人。他授与婚姻财产的时候，我也要把事情安排妥当，使他分给我们的田地跟我们家里的田地是连接的。……而且，哪怕只给六英亩地——你要想想啊，雅格娜！又是六英亩地哪！——而且你要记住啊：你一定得出嫁，一定得出嫁！干么叫全村里说闲话的人嚼舌头诽谤你呢？……我们该把那头猪杀了……”她说到这里便停住了，在心里继续安排着别的事情；因为雅格娜机械地纺着麻线，好象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

雅格娜默默地想：她待在母亲身边不幸福吗？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难堪的话。几英亩地啦，财产授与啦，财产所有权啦，乃至丈夫啦——这一切，她才不放在眼里哩！追求她的小伙子，难道为数还少吗？如果她心中有意，她就可以使他们大家都在同一个晚上跑来向她求婚。……她的心意是一点儿一点儿逐渐形成的，就象她纺的麻线一样；正如麻线只朝一个方向转动一样，她也注定要走上一条道路——如果她母亲关心这门亲事，她就嫁给波利那。是的，她喜欢波利那胜于喜欢其余的人，他不是给她买了一条缎带和一块头巾吗？——的确是这样；然而，安蒂克也好，其他的人也好，如果他们跟波利那一样有钱，他们同样会买那末多的东西给她的。——不，不：让母亲来选择吧，对于这种事情，母亲是很精明的，她自己可是没头没脑的。

雅格娜向窗子望去，枯黑的大理花丛，被大风刮得拍打着窗子。渐渐的，她忘掉了大理花，忘掉了一切，忘掉了她自己，落入

了一种幸福的木然的境界，就象在那些死寂的秋夜里她周围的大地的处境一样。因为雅格娜的灵魂简直就象大地一样；象大地一样有着朦胧混沌的深渊，谁也不知道的深渊。她的灵魂是浩瀚的，然而不知道自己的浩瀚；是强大有力的，然而既没有意志，又没有欲望或是憧憬——是没有生气的，然而又是不朽的。她的灵魂也象大地一样，被猛扑、席卷和任意摆弄她的每一阵巨风所扫荡……同样，在春天，温暖的太阳会使她苏醒，使她生命横溢，使她充满了欲望与爱情的抖动的火焰；就象大地一样，她的灵魂会怀胎——只能如此；会生活，歌唱，统治，创造，然后把创造物消灭——只能如此；会生存——也只能生存！神圣的大地就是这样，雅格娜的灵魂就是这样，就跟那大地一模一样。

她这样地坐了好久，默不作声；只有她的那双眼睛象春天正午平静的水面一样闪闪烁烁，象星星一样的发着光彩。

她突然从梦幻中醒过来：有人推开大门。原来是犹兹卡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了。

犹兹卡一边儿摇动木底鞋，抖掉淌在里边的水，一边儿说道："雅格娜，明儿我们家剥菜叶，你来吗？"

"当然要来的。"

"我们要在大房间里干这活儿。现在安姆勃罗司正和我爸爸坐在大房间里说话，所以我就设法溜出来告诉你。乌利西亚，玛丽亚，维特卡，还有波西亚蒂克家别的姑娘们，全都要来的。小伙子们也要来的。彼得答应带着提琴来呢。"

"彼得？他是什么人呀？"

"住在乡长家过去一点的那个米哈尔的儿子。开始掘马铃薯的时节，他从军队里回来了；现在他说起话来真古怪，简直听

不懂他说的话了①。”

犹兹卡这样的闲聊了一阵以后，就跑回家去了。

房间重新又落进了静默的境界。

雨点拍打着窗玻璃，象是一把把的沙土撒将上来。大风呼啸着在园子里动荡，或是从烟囱里倒灌进来，吹得炉底承灰石上燃烧着的木柴四散飞扬，一阵阵浓烟直钻进房间里来。然而纺锤还是在地上不停地呼呼转动。

漫长的黄昏就是这样沉闷地拖延下去，雅格娜的母亲终于用轻微的颤抖的声音唱起来了：

“但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

雅格娜和她的兄弟们也用十分高亢的音调合唱，使得栖息在过道里的家禽都齐声咯咯而啼了。

---

① 波兰青年那时要在俄国军队里服兵役四年，服役的地方，往往在俄罗斯的腹地，日子一久，就大大影响了他的波兰语言，回到家乡说波兰话时，就古怪得叫人听不懂了。

第七章

第二天和上一天一样，阴沉暗淡，大雨连绵。

时常有人从屋子里走出来，焦急地探望那一片烟雨迷蒙的世界，看看天色是否开朗了一点儿。可是触目所及，却只有蓝灰色的彤云，低低地碰到了树梢。而雨继续不断地下着。

人们困守在茅屋里，给搞得没精打采的。有那末一个两个的，走出家门，穿过泥泞和大雨，上邻居家里诉苦去了：说什么某某人把牲口睡觉用的稿草留在森林里了，没有能搬出来；另外一个人还没有把生火的木柴捡到家里；许多人，几乎是全村的人，地里还留着卷心菜，现在没有法儿去收割了，因为池塘里的水夜间涨了好多，不得不把闸门打开，把水放进河里去，结果是河水大涨，泛滥了牧场，而所有种卷心菜的田地，处在土黄色的冒着泡沫的漩涡里，就象阴沉沉的小岛一样了。

多米尼柯娃也没有能把留在田里的卷心菜运回家来。

打大清早起，雅格娜就十分心烦意乱，她从房间的这一角跑到那一角，看看窗外如今已被大水冲倒的大理花丛，以及大雨滂沱的全部景色，口中吐出一声声烦躁苦闷的叹息。

"天呀，我多闷哪！"她说道，不耐烦地等着白天终了，好跑到波利那家去。时间慢吞吞地过去，仿佛是老人在泥泞中跋涉——那末缓慢，那末困倦，那末沉闷，到了叫人不堪忍受的地步。她变得十分烦躁，不断地骂着她的兄弟，摔着正好近在手边的东

西。同时，她的头痛起来了，她不得不用麦片调成温暖的糊药，洒上酸醋，敷在头顶上，来消除头痛。然而，现在虽然痛得好些了，她却感到浑身不舒服，她的活儿从她手里落下来了，她的眼睛几次三番地望着汹涌的池塘。池塘象一只巨大的鸟儿，展开庞大的翅膀，扑动着，挣扎着要飞起来，泡沫直冒，池水腾涌，水花四溅地冲到了大路上——差点儿飞腾到天空里去了。

多米尼柯娃大清早就出门了，给叫到村子很远的一头去照料一个临产的妇人去了；因为她懂得许多药草，知道怎样治疗各种不同的病症。

所以雅格娜这时候感到格外烦躁不安。她很想出去看看什么人；可是，每逢她把围身布包在头上，凝望着门外的泥泞和倾盆大雨的时候，她的希望就被打消了。最后，实在无以自处，她打开箱子，把她所有的节日穿的漂亮衣服都拿了出来，摊在床上：条纹的裙子、上衣和围身布等，把房间映得红红的。不过，这一天她对哪一件衣服都不希罕。她用疲倦的冷淡的眼睛，凝视着她的这些个衣服；可是她从箱子底下抽出了波利那送的东西，——头巾和缎带——把自己打扮起来，对着镜子瞧了一番。

“挺合适。今儿晚上我就围上这个吧。”她打定了主意；可是她又匆匆忙忙地取了下来，因为有人在向房子走近来，在挨着篱笆蹑手蹑脚地走近来了。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马秀。马秀走进来时，雅格娜惊惶地叫了起来：就是为了这个男人的缘故，村子里的人讲了雅格娜许多坏话，说她多次在夜里跟他在果园里或是别的地方幽会。他是个三十多岁的人，早过了青春时代了，可还是个独身汉，因为他不想结婚，家里有姐妹们管着（或者不如按照雅姑斯叮卡恶毒的说法，因为姑娘们和邻居的老婆倒很中他的意）。他是个魁梧的

人，强壮得象棵橡树，十分自信，结果是变得十分骄傲刚愎，几乎人人都见他害怕。他多才多艺，会吹笛子，会做马车，会造房子，会砌火炉，天下哪有他不会做的事情？而且，不论他干什么活，都干得挺好，所以他的手头始终有着活儿，从来不闲着。手上的钱可不然了，不论他挣多少钱，他总是立刻花掉：自己喝酒，请人喝酒，还要把钱借给朋友。人家管他叫“鸽子”，虽然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火暴的性格里，有着更多的鹰隼的性质。

“马秀！”

“是啊，是我，雅格娜！”

他抓住她的双手，他的眼睛紧盯着她的眼睛，他的眼光里透出急不及待的热情，使她脸涨红，不安地向门口张望。

“这六个月你一直在外边儿啊，”她吃吃地说道。

“仔细算起来，那就是六个月零二十三天。”他握住了她的双手不放。

“我去点个灯！”她大声说道；因为天色的确在暗下来了，而她也想挣脱他的双手。

“给我一个欢迎的接吻吧，雅格娜！”他小着声儿要求道，并且想伸出手来抱住她的腰。她溜脱了他的拥抱，跑到火炉边去点灯，生怕她母亲看到她在黑暗中和马秀在一起。可是他的脑子机灵极了，他抓住她，把她抱得紧紧的，狂野地猛烈地吻起她来了。

她象只落在网中的小鸟似的挣扎着，可是她无法挣脱那饿兽似的男人，他紧紧地拥抱她，抱得她的肋骨都快折断了，他象雨点似的拚命吻她，吻得她昏昏然；她的眼睛迷糊了，象蒙上面纱似的；她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马秀，好马秀，求你放了我吧！”

“再等一忽儿，雅格娜，再等……因为我疯了！”他直吻得那姑娘柔弱如水，四肢无力地垂倒在他两臂之中，方才罢休。但那时候他听见过道里有脚步走动的声音；所以他就放开雅格娜，点亮火炉上边的洋灯，然后一面卷一支烟，一面用迸发出喜悦的火星的眼睛，凝视着雅格娜。

安德烈进来了，他把炉子里的火吹得熊熊的，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很少开腔说话了，可始终都在交换着充满了饥饿的情欲的、热烈的眼色。

不多一忽儿，多米尼柯娃进来了。一定是有人在什么事情上触怒她了，因为她在过道里就把西蒙痛骂一顿。看到马秀，她向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也不答理他的招呼，便走到卧房里去换衣服。

“走吧，”雅格娜恳求道，“不然的话，妈妈出来时，就要咒骂你了。”

然而他光是求她出去和他相会。

多米尼柯娃走进房间里来了。“你……你！又回来了？”她问道，好象她刚才没看见他似的。

“是的，又回来了，妈妈，”他温和地答道，想去吻她的手。

“你叫我妈妈，难道我是野狗吗？”她愤愤地摔开手，大声嚷道。“你来干么？我斩钉截铁地说过，我们这儿不要你来！”

“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雅格娜，”他用一种挑战的神气答道：他也按捺不住了。

“我说，你得永远跟雅格娜断绝关系！跟她断绝！人家就不会因为你的缘故说她坏话了！……你滚吧，滚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吧！……”

“干么这样大叫大嚷的？全村的人都要听见了！”

“让他们听见！让他们跑来！让他们知道你缠住雅格娜就象牛蒡粘住狗尾巴一样——得用个灶灰耙把你从我们这儿撵出去！”

“啊，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会为这番话挨揍！”

“那就揍吧，你这狗男人！你倒试试看，你这恶棍，你这暴徒！”她说罢这些话就抓起了拨火棍。

这就结束了这一场吵架。马秀愤怒地向地上啐了口唾沫，立刻跑将出去，砰的把门关上。因为，他怎么能跟妇道人家打架，把自己闹成个笑柄呢？

老婆子这就转向雅格娜，把怒气都出在女儿身上。她拿她好一顿责骂，把胀破肚子的怨毒都发泄出来了！雅格娜起初哑口无言地坐着，吓得失魂落魄；可是母亲的恶骂不久就刺痛了她。她把脸埋在身旁的床上，泪水泉涌，放声大哭。她心痛欲裂。……她犯了什么过失呢？……她又没有请马秀进来：马秀自己跑来的呀……母亲提起春天的事……不错……他曾经跟她在篱边相会过……当时一阵晕眩袭来，她怎么能从这样一条猛烈的火龙手里挣脱出来呢？……在那以后……她又怎么能摆脱他呢？不可能的嘛！……她的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当一个男人紧盯着她直瞅的时候，或是强有力地拥抱她的时候……她的内心里就发抖了，她的力气就消失了，她的神志就昏迷了，她就什么都再也不知道了。难道她就因此非受责骂不可吗？

她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用哽咽的声音说出了这些抱怨的话；她的母亲终于对她软化了，慈爱地擦擦她的脸和眼睛，摸摸她的鬈发，安慰她道：

“得了，得了，雅格娜；安静下来吧，别哭了。哦，你的眼睛快要跟兔子的眼睛一样了，你怎么能到波利那家去呢？”

“现在该是去的时候了?”过了一会儿，她问道，心里稍为好受些了。

“是时候了——现在去穿衣服、打扮起来吧。——有许多人会在那儿，连波利那也会注意你呢。”

雅格娜立刻站起身来，准备去打扮自己。

“要我给你煮点牛奶吗?”

“我根本不想吃东西，亲爱的妈妈。”

“西蒙! 你这窝囊废! 母牛啃着空槽，——你竟在炉子边烤火!”老婆子大声嚷道，把最后一口怒气发泄在小伙子身上；小伙子生怕挨打，跑掉了。

“照我看来，”老婆子一面帮助雅格娜打扮，一面说道，“铁匠已经跟波利那和解了：我遇到他从老头儿农场上牵了一条牛犊儿回家去——真可惜啊，这条牛犊儿至少值十五个卢布。不过，也许他们两人意见相合是件好事；因为铁匠的嘴巴很毒辣，而且还懂得法律……”她退后几步，疼爱地瞧着女儿。“咳，他们已经把小贼柯齐奥尔从牢里放出来了；现在我们又得留神了，得把每一扇门都锁好了。”

雅格娜动身了；但她刚走了几步路，就听见母亲在痛骂安德烈，因为他没有把猪关进猪栏，又让鸡栖息在树上。

雅格娜走到波利那家时，许多人已经在那儿了。

炉火跳动，直窜到烟囱里，照得大房间雪亮，玻璃镜框闪烁生光，熏黑的肮脏椽子上挂着的许多用彩色圣饼做成的圆球，仿佛也在摇晃。房间中央放着一堆卷心菜，周围许多姑娘和一些中年妇人列成一个大半圆形，面向火炉肩挨肩地坐着，把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剥掉，然后丢到铺在窗下的一大块布上。

雅格娜在炉火上烘了烘手，脱下木底鞋，立刻就在这半圈人

的最下首，挨着雅姑斯叮卡老婆子坐下，干起活儿来了。

又进来许多男人和女人，房间里不久就热闹起来了。有几个男人跟古巴一起帮着把卷心菜从储藏室搬到房间里来；然而大部分男人却只是吸着烟，冲着姑娘们嘻嘻地笑，或是一起说说笑话。

犹兹卡虽然还不过十几岁，却指挥着工作和玩笑，因为老波利那还没有回家来，而汉卡又象往常一样，飞蛾似地到处乱窜。

“嗨，这房间象一大片红罂粟花田似的发着光彩！”安蒂克大声叫了起来。他刚把几只圆桶推着滚到了过道里，现在把切卷心菜用的铡刀放到火炉旁边稍稍偏向一面的地方。

“嘿！她们打扮得象吃喜酒似的！”一个老妇人说道。

“雅格娜看起来好象在牛奶里洗过澡似的，”雅姑斯叮卡用恶毒的口气说道。

“不要说我，好不好？”姑娘低声说道，脸涨得红红的。

“你们姑娘们该高兴啊，”老婆子继续说道；“因为马秀在外边儿跑了一阵，又回来啦。现在，又是音乐、跳舞和果园里的幽会开始的时候了！”

“他整个儿夏天都不在村子里。”

“是的，在伏拉盖一幢农场住房。”

“一个大建筑师：能够盖空中楼阁哩，”一个长工说。

“而且不到九个月就搞出一个娃娃来，”雅姑斯叮卡道。

“你总是说人坏话！”有一个姑娘抗议道。

“你留点儿神，不然我就要说你了！”这是老婆子顶回去的话。

“你们听说过巡礼老人又到列普卡来了吗？”

“今儿夜里他要住到我们这里来，”犹兹卡夸耀道。

“他三年不到这儿来了。”

“是的，他在耶稣圣墓上呢。”

“胡说罢了！谁看见他在那边的？他象吉普赛人一样的撒谎骗人，只有傻瓜才相信他。就跟那铁匠一样，把他从报上看到的外国事情跟我们胡诌。”

“别说这种话，雅姑斯叮卡。神父亲口告诉我母亲，他是到过圣墓的。”

“啊，我们都知道多米尼柯娃还有一个家，那就是神父的家，神父不论什么时候肚子痛了，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雅格娜一句话也不说，可是她心里真想刺她一刀，因为老婆子的嘲笑，是引起哄堂大笑的信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格利哥里的老婆乌利西亚探身问克莱姆巴娃，老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什么地方？老远老远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她俯下身去捡起另一棵卷心菜，一面削掉老叶，一面用较大的声音说话，好让大家都听得见。“每隔两年，到了第三年冬天，他就上列普卡来了，住在波利那家里。他让人家叫他罗赫；可是罗赫一定不是他的名字。他是个巡礼乞丐，可又根本不是什么巡礼乞丐；谁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然而，他是个虔诚的好人，倒是没有疑问的；他只不过头上缺一圈圣光，不然他就跟图画里的圣人一模一样了。他颈子上挂一串念珠，那是接触过耶稣圣墓的念珠。他把圣像分送给孩子；对某几个孩子，他也把从前统治过我们国家的国王的像片送给他们。他还有祈祷书，其他写着世界上各种事情的书……他读过几本这样的书给我们的伐莱克听。我跟我丈夫，也静静地听过：可是听不明白，我就把它们忘了。……而且，他真虔诚啊！他一跪下去就是

半天；走到十字架前面，或是田野里，他又跪下了；除了望弥撒，他从来不上教堂去。神父请罗赫住在他家里，他总是这样回答：

"'我住的地方是在普通人家里，不在高门大院里。'

"虽然他说话跟我们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个农民。他是多么有学问呀！他能跟一个犹太人随口讲德国话；在德伽斯戈瓦的庄园上，住着一个到温暖的乡村来养病的年轻太太，他就用一种外国话跟她谈天！——除了一点儿牛奶和一小片面包，他不愿意向任何人要什么东西，而且他还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据说……"说到这里，她的话便被大伙儿的捧腹大笑打断了。

原来古巴捧着一大包卷心菜走进来，给人一推，四肢着地的摔倒了，卷心菜滚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他竭力要站起身来，可是他刚爬起来，给人一推，又倒下去了。

犹兹卡支持古巴，终于帮助他站了起来；可是古巴大为生气，破口大骂。

不过，兴趣立刻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大家一下子都说起话来，虽然没有人大声嚷嚷，却象是离窠起飞前蜂房里的嗡嗡喧闹一样。但听得一阵阵欢乐取笑的声音。眼睛光芒四射，说话逐渐大胆，工作也愈来愈快了。刀削到菜梗上轧轧的响，卷心菜落到帆布上象是继续不断的炮弹；卷心菜越堆越高。把一个大圆桶滚到炉子附近，安蒂克就在大桶上挥动着刀。——他脱掉了衣服，只穿一件衬衫和一条条纹短裤，脸色渲红，头发散乱，大汗淋漓，然而又十分漂亮，雅格娜的眼睛饱餐着他如画的美丽体态。他时常停下来喘一口气，对她看上一眼，于是她就垂下眼睛，面孔也涨红了。可是，这种光景，除了雅姑斯叮卡，谁也没有注意到；雅姑斯叮卡假装啥也没有看见，心里却想着怎样把这个消息在村子里传布开去才好。

“据说玛蒂安娜生孩子了,”克莱姆巴娃说道。

“这可不算新闻,她每年都要生个孩子的。”

“这女人是头野牛! 若不是看在她生的孩子面上,她一定会挨刀子的!”雅姑斯叮卡咕咕哝哝地说道,若不是别人责备她在姑娘们面前讲这种事情,她已经说下去了。

“不用为姑娘们担心,”她答道。“她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比我说的还多得多呢。现在你跟一个牧鹅的孩子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就没有法子不叫他当面讥笑你。从前的时候啊,可就不一样啦。”

“哦,你牧牛的时候,你无论如何是什么都懂得的了,”瓦甫雷克的老婆十分庄重地说道。“你放牛时候的一切行为,难道我都忘了?”

“如果你没有忘,你就记住好了!”雅姑斯叮卡气得粗暴地嚷道。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让我想一想:跟马修吗? 不,跟米哈尔,瓦甫雷克是我第三个丈夫。”她喃喃地说道,对雅姑斯叮卡这母夜叉年轻时放荡行为的日期,记不大清楚了。

这时候,马秀的妹妹娜斯多西亚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房间里来,大声叫开了:“怎么,你们都还坐在这里,你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四边儿的人都盯着她直瞧,都问她什么事情。“哎呀呀,”她说,“磨坊里的马给偷走了!”

“什么时候?”

“不过两分钟以前。我们的马秀刚从杨开尔那边听来的。”

“这种事情,杨开尔总是第一个先知道——说不定出事情以前几分钟,他就先知道了。”

“从马房里偷出去的。长工到磨坊去取草料，他回来的时候，马房就空了，马和马具统统没有了！而且发现狗给药死在狗窝里。”

“冬天在来了，奇怪的事情就出在冬天。”

“因为对窃贼压根儿没有什么惩罚。可不吗，窃贼又吃到了什么苦头呢？一间温暖的牢房，吃的东西又很多，还可以从同行那里学到不少窍门，出狱的时候，他们的本事就大了一倍，作恶的程度也大了一倍。”

“啊，可是，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马，让我抓住，我就要把他象只疯狗似的当场杀死！”有一个长工大声说道。

“只有傻瓜才在这世界上指望公道。随便哪一个人，只要他能办得到，都会为自己报复的。”

“如果这样一个人被许多人捉住了，杀掉了，这许多人当然不会受到处罚的：不可能把大家都处罚啊！”

“我记得，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这儿也发生过的，……”瓦甫雷克的老婆说道，“那时候，我嫁了第二个丈夫——不，让我想想看，那时候，马修还活着……”

波利那走了进来，她的回忆被打断了。

“啊，”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你们聊天儿的声音，隔着池塘也听得见呢！”他脱下帽子，一个又一个地跟客人打招呼。可能他已经有点儿醉了，脸红得象甜菜根；而且一反往常的习惯，他解开了带兜儿的长外套，大声说了好久的话。他很想走过来坐在雅格娜身边，可是他不敢；在他们之间的事情没有安排停当的时候，这样做法是不行的。所以他只是欣赏着她的美貌——那末标致，打扮得那末漂亮，而且还围着他给她买的头巾哩！

维蒂克和古巴端来一条长凳，放在火炉前面。犹兹卡用一

块干净麻布把长凳擦了一下，立刻就摆上了吃晚饭时必要的盆子和汤匙。

波利那从食品室里拿出一只大肚子酒瓶，里面盛着四夸脱伏特卡，他走了一圈，向每一个客人敬酒，跟每一个客人干杯。

姑娘们却装出厌恶的样子退后去了，临了有一个长工大声嚷道："她们喜欢伏特卡就象猫儿喜欢牛奶一样，躲躲闪闪不过是装个样子罢了！"

"没希望的酒鬼！自己老在杨开尔酒店里，就以为大家都跟他一样了！"

结果她们也不再躲闪，硬是喝起来了：先转过头去，把双手掩在脸上，然后按照一定的礼节，把最后几滴酒倒在地板上；把酒杯还给波利那时，每个人都做了个鬼脸，大声说道："这酒挺厉害啊！"

只有雅格娜一个人不肯喝酒，不论怎么劝她，她都不喝。

"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卡的味道怎样，我也不想知道。"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请坐，吃点儿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晚饭吧。"敬过酒，波利那这样邀请道。

经过循规蹈矩的礼节，他们大家都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吃饭，互相谈话。

吃的东西十分精美，使许多客人惊异。有马铃薯煮肉汤，有肉煮大麦片，有卷心菜和豌豆拼盘：主人十分殷勤地款待客人，他不仅嘴上说请，而且强迫客人吃喝。

维蒂克在炉火里堆上干燥的树根，树根噼啪噼啪的发出欢乐的爆裂的声音。当大家正吃着的时候，古巴搬进来一堆新鲜卷心菜，他一面把卷心菜堆起来，一面贪馋地闻着桌子上好菜的香味，叹息着。

“这些个家伙!”古巴心里嘀咕道，“大家都象饿马一样的大吃大嚼! 看上去他们连一块骨头也不会留给人啃的!”

可是晚饭立刻就吃完了，大家都站起来对请客的主人说道:“多谢多谢!”

“包涵，包涵!”主人照例答道。

接下来是几分钟的骚动，有的跑出去透透空气，伸伸手脚，有的去看看天色是否放晴; 而长工们都站在大门口跟姑娘们开着玩笑。

古巴这时坐在门槛上，膝上放着一盘菜，食欲旺盛地狼吞虎咽起来，虽然猎狗拉帕温和地向他暗示，他却毫未在意; 拉帕觉得在这个地方搞不到东西吃了，便向过道里跑去。过道是留给客人们带来的狗占用的，它们正啃着犹兹卡丢给它们的骨头。

大家正要重新干活儿的时候，罗赫在大门口出现了，他说:“赞美耶稣基督!”

“永世赞美!”大家回答道。

“‘留神别来得太晚了，赶上盆子里有菜的时候才好，’”波利那引证谚语道。

“请犹兹卡给我点儿面包和牛奶，这就行了。”

“还留着一些肉呢!”汉卡怯生生地说道。

“不用了，谢谢; 我从来不吃肉的。”

起初，大家都默不作声，怀着友好的好奇心凝视着罗赫，可是当罗赫坐下来吃饭时，他们又重新说说笑笑了。

只有雅格娜怀着惊异的神色，再三地瞧着巡礼老人; 她心中纳罕: 这样一个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人，竟拜谒过基督圣墓，走过半个世界，见过那末多的奇迹。那末，他所熟悉的大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个人要上那儿去，该往哪儿走呢? 她

的周围只有村庄、田野和松林，再往外边，还是伸展着田野、松林和村庄。一定得走上几百里格①，或者走上几千里格，她想。她奇妙地给吸引住了，很想问老人几个问题；可是她怎么能问呢？人家只会笑话她的。

刚从军队里回来的、拉法尔的儿子，带来了他的小提琴；现在他调好了弦，开始一曲又一曲地拉起来了。房间里寂静下来；只听见敲着窗玻璃的雨声，门外呜呜咽咽的狗吠声。

他连奏几支歌曲，曲曲不同：弓在琴弦上拉过去，在它的爱抚之下，旋律仿佛自动地涌了出来。起初，他奏的是宗教音乐，好象是向巡礼老人致敬；老人的眼睛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小伙子。接下来是别的完全世俗的歌曲，例如，关于"约翰打仗去了"的歌曲，就是姑娘们时常在田野里唱惯了的；他把调子奏得无限凄凉，使听的人背脊骨里都冷冰冰的，打起寒战来。正如极少数的人一样，雅格娜对音乐十分敏感，她觉得泪水涓滴不绝地从面颊上流下来了。

"啊，别拉了！"娜斯特卡叫道，"你把雅格娜招哭了。"

"不，不，听到音乐，我总是要哭的。"雅格娜用围身布蒙住了脸，低声说道。

可是眼泪直流，她想忍住，却没法儿忍住；她内心里一种奇怪的渴慕招来了眼泪——渴慕什么？她不知道。

年青小伙子继续演奏，只不过小提琴现在倾泻出来的是喧闹的马佐尔舞曲和活泼的渥勃列克舞曲了，姑娘们必须勉强夹紧抖动不安的双膝，才能仍旧坐在那儿，而小伙子们却兴高采烈地蹬着地板，哼着歌子，整个房间里语声和笑声闹成一片，连窗

① 里格：长度。一里格相当于三英里。

玻璃也在震动。

突然，一条狗在过道里发出了一声悲惨的动人心弦的号叫，房间里立刻变得象死一般的寂静无声。

“怎么啦？”

罗赫蓦地冲了出去，险些儿绊倒在刀子上。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安蒂克向过道里看了一看，大声说道，“有个孩子在大门口夹住了一条狗的尾巴。”

“我看一定是维蒂克干的好事。”波利那说道。

犹兹卡十分认真地给那孩子辩护：“怎么，难道维蒂克捉弄起狗来了吗？决不会的！”

罗赫现在回来了，神色大为激动。可能他已经把狗儿放走了，因为听上去狗已在门外紧挨着篱笆呜呜地吠叫。

“一条狗，也是天主创造的生物，”他激动地说道，“狗受到虐待也感到痛苦，就象任何一个人一样。天主也养了一条狗，谁也不许虐待它的。”

“啊？耶稣基督也养了一条，就跟人一样吗？”善于怀疑的雅姑斯叮卡问道。

“天主的的确确养了一条狗：狗的名字叫勃雷克。”

大家听到这说明都齐声惊叹了：“哎唷唷！——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可能呢！”等等。

罗赫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抬起那前额剃得又短又齐、后面却留得长长的、白发苍苍的头，用那仿佛被许多泪水洗净了色泽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炉火，一面手中数着念珠，一面慢悠悠地讲起来了。

“在远古时期，当天主耶稣还在这世间行走、亲自管理万国的时候，发生了我就要讲给你们听的事情。

“却说耶稣到姆斯托夫教区去参加当地的宴会。没有通衢大道通到那儿，只有穿过荒凉灼热的沙原的路径；太阳热辣辣地烤着沙土，空气简直就跟暴风雨将临的情况一样。

“而且，哪儿也没有什么树荫或是隐蔽的地方。

“天主耐心地向前走去；可是，他虽然没有走近森林，他的神圣的两足却因为疲乏的长途跋涉而十分麻木了，他感到渴得十分厉害。所以，一路上他再三地在小丘上歇下来休息；然而炎热愈来愈甚，寥寥几支毛蕊花茎的阴影，给空中一只飞鸟作个庇荫之所也是不够的。

“天主坐了下来，但没有空气呼吸，很是难受。瞧哪，恶魔——象丑恶的苍鹰猛扑疲倦的小鸟一样——扑了下来，用蹄子踢起沙土，象肮脏的野兽似的在沙土中翻滚；于是腾起了烟尘滚滚，遮得昏天黑地，一切东西都看不见了。

“天主如今既不能好生呼吸，又确实不能行动（天那末黑暗），但他仍旧站起身来，向前走去。那恶魔要想使他迷路，使他不能参加当地的宴会，拯救有罪的人，天主只是讥笑和鄙夷这愚蠢的东西。

“耶稣走之又走，一直走到了森林。

“在森林里，在树荫下，天主休息了一阵，喝了点水，吃了点头陀袋里的食物，借此重新振作精神。……接着，他折下树枝当作拐杖，划过十字，便进到森林里边去了。

“却说那森林年代久远，最为繁茂，到处是深沼大泽，乱丛棵子纠结不清，林薮矮树密密层层，几乎连小鸟也飞不过去。毫无疑问，恶魔本人就住在这森林里，然而耶稣进到这森林里去了。

“不过，恶魔什么事干不出来呢？恶魔震撼森林，大呼狂啸，因为恶仆暴风尽力帮助他，他就借着风力把大树劈成两爿；他吹

倒橡树，撕掉树枝，象个疯子似的在森林中吼叫而过。

“而且，天色暗下来了，暗得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一边是一阵鼓噪，那一边是一阵喧哗，另外一边是一阵旋风。妖魔鬼怪在天主周围奔跑跳跃，露出长牙，瞪着眼睛，咆哮嗥叫，差点儿要伸出爪子抓住耶稣了。只是它们不敢那末做，因为它们对耶稣圣体存着敬畏。

“可是，当天主因为急于要去参加当地的宴会，对那些愚蠢的妖怪感到厌烦的时候，他就冲着他们划十字——但见所有的恶魔和给恶魔帮忙的妖怪，立刻都消失在林薮中了。

“瞧！只留下了一条野狗；因为那时候狗还没有变成人的朋友。

“这狗并不逃走，却追随天主，向天主吠叫；它跟在天主后面，拉他的带兜儿的长外套，抓他的头陀袋，很想抢袋子里的肉。……但天主是仁慈的，不愿意伤害他所创造的任何动物，天主对它说道：

“‘蠢东西，饿狗，你瞧着！这是给你吃的肉！’天主从头陀袋里掏出一些肉来，丢给狗吃。

“可是那狗却愈加愤怒了，在一阵狂怒之中，它露出牙齿，狺狺吠叫，向天主扑过来，把天主穿的长袜子撕破了。

“‘我给你东西吃；我并不伤害你：然而你还是撕破我的衣服，毫无用处地乱叫。我的小狗啊，你是愚蠢的，你不认识你的天主！因为你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你将要做人的仆役，从此离开人就毫无办法。’

“天主说这话的时候，说得很响，狗蜷着后腿坐下了；接着，狗怔怔地夹着尾巴，跑到广大的世界上去了。

“当地的宴会上，聚了许许多多的人，密密层层，象是草原上

的草叶。

“只有教堂里是空空的。人们在酒店里狂饮，在修道院里设了一个盛大的市场，纵情酒色，犯下冒渎天主的罪，就象我们现在也发生的情况一样。

“天主到达的时候，大弥撒已经结束了。他看见人们乱哄哄的，象风中的麦子一样。他们跑来跑去，有的挥动鞭子，有的从篱笆上抽出木桩来，有的找寻石子；妇女们锐声叫喊，急匆匆地爬过篱笆或是爬进车子；孩子们大哭大闹。

“他们都在大声嚷嚷：‘瞧，一条疯狗！一条疯狗！’

“狗在汹涌的人群中飞驰而过，因为大家都给它让路。所以那狗伸出了舌头，向天主耶稣直窜过去。

“天主并不怕它，他知道它就是从森林来的那条狗；他解下他的外套，跟狗说话；狗就立刻不再往前冲了。

“‘到这儿来吧，勃雷克，’天主说，‘这儿，在我的身边，要比你一向在森林里安全呢。’

“天主把他的外套盖在狗身上，摊开双手按着狗儿，说道：

“‘人们啊，别杀它！你们瞧，它是神所创造的动物，饥饿狼狈，受到追逐，却没有一个收留它的主人。’

“然而农民们还是大声叫了起来，嘴里咕咕哝哝的，用棍棒打着地面。

“‘这是一条野蛮的狗，它抢过不少鹅和羊羔，没完没了地作恶。它也根本不尊重人，却张牙舞爪地咬人，谁不拿一根棍棒，谁就没法儿出门去。因此，必须杀掉这狗。’

“可是耶稣生气了，他怒喝道：

“‘谁也不许动！——你们这些酒鬼哪，你们怕一条狗，难道不怕你们的天主吗？’

“因为天主用洪亮的声音说话，农民们就吓得往后退去。于是天主继续说道：‘他们是作恶的人，为酗酒作乐而来，一味的在酒店里喝酒，亵渎天主，毫不改悔；是不敬神的人，是该死的人，是窃贼和互相折磨的人。不过，他们都逃不了神的审判！’

“天主说完这些话，便拿起手杖，好象要走了。

“然而农民们现在知道他是谁了，他们跪在天主面前，大声叫喊，痛哭流涕，他们说道：‘跟我们在一起吧，天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吧！我们这些酒鬼，不敬神的人，作恶的人，只要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今后就一定忠实于你！罚我们，打我们，都可以，就是不要抛弃我们：我们是无助的孤儿，无主的子民啊！’他们哭得那末痛苦，他们吻着天主神圣的手和足，哀求得那末诚恳，所以天主的心软了下来，他在人们作些祈祷之时，待下来向他们大家说教，听他们忏悔，赦免他们，并且给他们大家祝福。

“天主从他们之间离开的时候，说道：‘这狗曾经作过什么对你们有害的事呢？你们瞧着，从今以后，狗要作你们的奴仆，看守你们的鹅群，看管你们的羊群，如果你们之中这个人或那个人睡熟了，喝多了酒了，狗就是你们小小家财的守卫者，就是你们的朋友。’

“‘只是你们要好生待它，千万不要虐待它。’

“耶稣这就动身了，离开他们了。耶稣回过头去，看见狗正坐在他刚才站在它旁边保护它的地方。

“‘勃雷克，你愿意跟我去呢，还是住在这里做你的蠢事呢？’

“狗听到这话就站了起来，从此它始终跟着耶稣，它沉静，忠心，警惕，就象最好的仆人所能做到的一模一样。

“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和那狗始终在一起。

“如果世界上什么时候发生了饥荒，狗会捉来一只小鸟，或一只小鹅，或一只小羊，以此维持他们两个的生存。

“有不少时候，耶稣疲倦休息了，勃雷克就驱除恶人和猛兽，不让他们加害耶稣。

“但，到了卑劣的犹太人和他们的残酷的法利赛人抓住耶稣把耶稣处死的时候，这可怜的忠心的动物勃雷克，就向他们大家扑过去，尽力用它的牙齿来保卫耶稣。

“可是，为了神圣的受难而屈身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却对勃雷克说道：

“‘你无能为力的；你瞧，他们的良心，比起你的牙齿来，会把他们咬得更深更痛的！’

“当他们把耶稣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处死的时候，勃雷克坐在十字架旁边哀号吠叫。

“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走开了，圣母和圣徒也不在那里的时候，勃雷克独自待在耶稣的身边，再三地舐着给钉子洞穿的、耶稣垂死的神圣的脚，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哀号吠叫。

“第三天到来的时候，耶稣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十字架旁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只有勃雷克在可怜地呜咽，在舐他的双脚。

“于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最神圣的天主，在他最后一刻里仁慈地瞧着狗，用他最后一口气说道：

“‘勃雷克，跟我来吧！’

“狗就在这时候咽了最后一口气，跟着耶稣去世了！

“阿门。

“亲爱的人们啊，全部事情的经过就象我刚才讲过的那样，”

罗赫愉快地结束道。他划了十字，走到汉卡已经给他准备下一角睡觉的地方的、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了，因为他是十分疲倦了。

当时死一般地寂静了一会儿。大家都沉思着这神奇的故事。有几个姑娘——雅格娜，犹兹卡，娜斯特卡也在内——在偷偷地把眼泪擦掉；因为基督的命运，野狗勃雷克所尽的本分，使她们的情绪激动得厉害。而世界上曾经有过比人更好、对天主更忠诚的狗，这件事实也给了她们大可反省深思的东西。她们慢慢儿地，起初是小声儿地，对这一神奇的天命，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评论；而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静听的雅姑斯叮卡，这时候抬起头来，冷笑着说道：

“荒唐，荒唐，真荒唐！——一个胡扯加上两个胡扯，就是三个胡扯！我来讲一个高明得多的故事给你们听吧：讲一个人怎样创造了一头大公牛。

“天主从前只把牛犊来创造，
没把公牛来创造；
可是有人拿起一茎草——
瞧，大公牛就出来了！

“我讲的故事，至少跟罗赫讲的一般儿真实可靠，”她说着就哈哈大笑。她周围的人也同样笑了起来，于是房间里立刻就充满笑话、打趣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了。

“啊，雅姑斯叮卡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

“她再三学习过的呀；她不是葬送了三个丈夫吗？”

“是呀。第一个丈夫在早晨用鞭子教她，第二个丈夫在中午用皮带教她，第三个丈夫在晚上用棍子教她！”拉法尔嚷嚷道。

“我还要嫁第四个丈夫哩，可不嫁给你：你那样笨头笨脑的小伙子还不配呢！”

这时有个小伙子说道：“正象天主的狗没有人就不行一样，女人不挨打也就不行：雅姑斯叮卡那末恶毒，就是因为缺少了挨打的缘故。”

“你是个蠢小子，”她狠狠地咆哮着反击道。“你把你老子的麦子偷到杨开尔铺子里去，你要留神别让人看见啊。别管寡妇的闲事，你对这种事情啥也不懂！”大家都一声不响了，怕她在一阵愤怒之中会把她可能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她的的确确是个牛劲儿最大的女人，对每一桩事情都固执己见，而且时常会说出叫男人们心惊肉跳、毛发悚然的话来。她对啥也不尊敬，哪怕是神父和教会也不放在眼里。神父曾经不止一次地训诫过她，可是没有效果；相反的，她甚至还在村子里说神父的坏话哩。

“哎呀，只要我们是正直的人，没有神父，我们也能和天主打交道的！——叫神父还是对他的女管家多留点儿神吧：她现在又第三次怀胎了，不久她又要跟从前一样，把孩子丢在什么地方了。”

雅姑斯叮卡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大家正要散去的时候，村长和乡长一同进来了，命令农民们明天去修理磨坊旁边给雨水冲坏的大路。乡长一走进来，就伸开两臂，大声说道：

“嗨，老头儿把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都请来了！”

的确都请来了，都是出身于最好的家庭、身体壮健、青春焕发的姑娘。

乡长和波利那密谈了一阵，谁也听不出他们说的什么话。乡长还要去叫半个村子的人明天修路去，他跟姑娘们说了几句玩

笑的话，便出去了。不久之后，她们也都走了，因为夜已经深了。

波利那和每一个人告别，甚至把老太婆们直送到门口。

雅姑斯叮卡临走时，提高了嗓门儿说道：

"谢谢你的好菜，愿天主赐福给你。但是，一切都还不如理想。"

"真的吗？"

"你需要一个人给你管家，玛蒂亚斯，没有这样一个人，事情怎么能搞得好呢？"

"朋友，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女人死了，这是天主的意思啊……"

"我们村子里没有姑娘吗？每逢礼拜四，大家都在等着你向她们中间的哪一个求婚呢，"她说道，狡猾地想摸波利那的底。但波利那只是搔搔脑袋微笑，本能地望着正在走出去的雅格娜。

安蒂克盼着雅格娜出来；所以他赶快穿好衣服，先溜出去了。

雅格娜不得不一个人回家去：她的同伴们都住在磨坊那一边。

安蒂克突然从篱笆边上闪将出来，低声叫道："雅格娜！"

她站住了，她听得出这是安蒂克的声音，情绪立刻激动起来。

"我送你回家去，雅格娜！"他向四周看了看。夜是黑暗的，星光也没有。风在他们的头上呼啸，在树顶上疾扫而过。

他的手臂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他们互相偎依着，一同在黑暗中消失了。

第 八 章

第二天，波利那和雅格娜之间安排婚事的消息，在列普卡村子里轰传开来了。

乡长负着求婚的使命到雅格娜家去了。他曾经严厉地嘱咐过他的妻子，在他带着答复回来之前，不准透露一点风声。她一直等到晚上，便借口借盐，到一个熟人家里去串门儿了；临走的时候，她把她的好朋友拉到一旁，嘁嘁喳喳地说道：

"你可知道吗？波利那刚派人向多米尼柯娃的女儿雅格娜求婚去了。可是，小心别告诉人家，我丈夫根本不许我提这档子事呢。"

"这怎么会呢？"那个女的吃惊得气也透不过来了。"难道我会把这样的事情在村子里乱说乱讲吗？……那末一个老头儿了，居然娶第三个老婆！……还有他的子女，他们会怎么说呢？……咳，这是什么世界啊！"

乡长的老婆刚走，那个女的就立刻用围身布裹着脑袋，匆匆忙忙地穿过果园，上克莱姆巴家去，"去借点儿麻屑来擦擦东西。"

"你听到了没有？波利那要娶雅格娜做老婆了，就是多米尼柯娃的女儿呀！就是现在，他请人替他求婚去了。"

"决不可能！你说的什么话呀？不会的；他子女都长大成人了，他自己也年纪大了。"

"的确，他年纪不小了。可是人家也不会因此拒绝他的。……一个名气这样大的农民，一个这样有钱的人！"

"哎，可是那个雅格娜呀，她有她乱搞的对象，而且还不止一个哩！做这儿村子里首屈一指的农民的老婆哪！你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公道呀？同时，还没有结婚的姑娘有好多好多呢——譬如说，我的妹妹！"

"或者，我的寡嫂……或者，柯普茹伐家的姑娘们……或者，娜斯特卡，还有别的许多姑娘。——不，这桩婚事不恰当，不合适，不对头；你说是不是？"

"她一定会神气活现，象只孔雀似的大摇大摆呢！不是吗？"

"必定会遭天罚的：她当上后母，铁匠也好，波利那的子女也好，都不会容忍的。"

"咳，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土地是波利那自己的，就跟他心里的主意一样，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根据法律，确是这样；可是从道义上说来，土地也是属于他们的。"

"我的亲爱的朋友，道义总是偏袒有力量把它搞到自己这一边来的人的。"

她们这样继续说着话，抱怨、非难着人世和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随即走散了。而消息也就跟着她们在村庄里传遍了。

要干的活儿不多，又不是十万火急的，道路泥泞，仿佛是许多沼泽，所以人们都待在家里；家家户户都在议论着那可能成功的婚事。大家都热心地期待着可能发生的事。他们很清楚：波利那十分刚愎自用，他自己打定了主意是不肯改变的，哪怕神父也劝他不了。而安蒂克骄傲成性，不肯退让，他们也是一明二白的。

甚至给派去修理磨坊旁边的大路的人们（那儿的水闸已经溃决了），也在工作中停了下来，谈论这末一件重大的事情。

大家议论纷纷；最后，聪明而受人尊敬的农民老克莱姆巴，作了严正的判断。

“全村的风气，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更加糟糕的！”

“安蒂克决不会容忍这桩婚事的，”有人说。“怎么，还要多供养一个人口吗？”

“多供养一个人口，这倒无所谓。可是财产的继承啊！那才是难题哩！”

“管保必定是订立了授与婚姻财产的文书的。”

“说得对；多米尼柯娃是个精明人，她会把这事情安排好的。”

“她是母亲呀，”克莱姆巴插口道，“哪怕是母狗，也要保护它的小狗呢。”

整个儿下午，村子里的人们就是这样的谈论着这桩事情。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波利那一家原是庄稼汉中家世最好的，而玛蒂亚斯既拥有老远以前就属于他的祖先的田地，又承继了世代相传的精明强悍和财产；所以，不论愿意或不愿意，人人都得把他放在眼里，不敢小看了他。

可是，谁也不敢把消息传给波利那的子女，连铁匠也不敢让他知道：这个消息会引起极大的愤怒，传播消息的人会给痛打一顿的。

那时候，波利那家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事实上，比平常还静得厉害。从早晨起，雨就停了，天空也开朗了。吃过早饭，安蒂克便跟古巴和妇人们一起，立刻被派到森林里去了，为的是去搞些干燥的柴薪，并且看看能否耙到一些松针。

波利那本人留在家里。打大清早起，他就脾气坏得古怪，心情烦躁得出奇，焦灼和不安包围着他，他老是在找人出气。他打了维蒂克，因为对方没有在母牛的身底下铺上干草，结果母牛的肚子陷在牛粪里过了一夜。他跟安蒂克吵了一架。他骂了汉卡一顿，因为她的小孩子在屋子外边玩儿的时候弄得很脏。他甚至跟犹兹卡说话也是粗声粗气的。

终于剩下波利那独自一人和雅姑斯叮卡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就再也不知道怎样才好了。（雅姑斯叮卡是隔夜雇来的，要她今天给照料牲口。）波利那再三地回忆着安姆勃罗司所讲的多米尼柯娃接待他的情形。然而他还是觉得放心不下，他怀疑这老头儿：为了喝到一杯伏特卡，老头儿什么谎话都能说出口来。波利那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忽儿从窗口，一忽儿从门口，向雅格娜家眺望着。好象乞丐等待施舍一样，他等待着黑夜到来。

波利那几次三番地想跑到乡长家去，催他早点儿去说亲；然而他还是留在家里了。雅姑斯叮卡的眼睛不断地盯牢着他，半开半闭的，透露出嘲笑的意味，这种眼色把波利那牵制住了。

“这母夜叉！”他心中说道，“她的眼睛简直象锥子一样。”

这时候，雅姑斯叮卡胁下挟着卷线竿，在房间和过道里走来走去，这儿那儿地照料着事情。她把纺车摇得呼呼呼的在空中转动；接着又把线卷了起来，走出去看鹅，看猪，看牛栏，狗儿拉帕懒洋洋地没精打采地跟着她走来走去。虽然她十分明白是什么事情这样地折磨着他，她却一句话也不跟这老头儿说，甚至还撵他围着墙头打起桩子来，准备做那给房子保暖的防冬栅栏。

可是她时常在他的面前站住不走；她终于说道：“你今天好象干活儿没有劲头似的。”

“见他妈的鬼！不成哪，我没有劲儿。”

“啊！”她走了开去，心里想道，“这家人家会吵得天翻地覆……天翻地覆！——不过，老头儿娶老婆是对的，对得很。如果他不娶老婆，他的子女一定会供给他膳宿——就象我的子女对待我一样！……一点也不错，我把足足十英亩最好的田传给了他们。而现在我却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她愤愤地啐着唾沫。“现在我必须出来干活儿，住在别人的房子里！”

老头儿终于再也没法儿忍耐下去了，他把斧头一扔，大声叫道：“该死的活儿！”

“你心里有点儿烦恼吧。”

“有，有！”

“然而你根本没有理由烦恼。”

“你满明白！”

雅姑斯叮卡走了过来，紧挨着墙头坐下，她拉出一根长线，把它缠在纺锤上，然后慢慢地不无战栗地说道：

“不用担心。多米尼柯娃很明白事理，雅格娜也不是傻瓜。”

“你说什么呀！”他高兴地大声叫道；便在她旁边坐下了。

“我有眼睛，我看得出的。”

说话停顿了好久，大家都等待着对方会说出什么话来。

“你大喜的时候可得请我啊；我要给你们唱一个跳跃歌①，这歌会叫你家里九个月以后就生一个娃娃……”她这样的开了个头，可是看到老头儿愁容满面，她就改变了口气。

“玛蒂亚斯，你办的正是你应该办的事情啊。我丈夫死的时候，如果我再找了一个，现在我就无须住在别人家的屋子里了。啊，决不会！……然而我是个傻瓜；我相信我的子女，我以为他们

① 一种很古老的婚礼之歌。

会供我膳宿的。我把我的田地都交给了他们:可是现在呢?”

“可是,”他用严厉的声音答道,“我决不放弃一点儿土地。”

“对啊。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官司从这个法院打到那个法院:我手头的一点儿钱都这样地花光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个公平的审判。现在我年纪一大把了,倒沦落成为一个打杂的妇人了!上礼拜日我到他们家里去,只不过是再一次地去看看我的老家,看看我亲手种的果园;我的媳妇真该死,她竟说我是去窥探她的!窥探,天哪!……我简直气得要倒下送命了!我跑到神父那儿,求他为了这些恶言恶语,在讲台上当众训斥他们;可是神父跟我说,他们亏待我的地方,天主会使我得到补偿的。是啊,是啊!当然是啊。对于在世上一无所有的人,甚至天恩也是值得要的;但是我宁可要地上的财产,宁可在温暖的房间里、羽毛被子的床上睡个酣畅,吃上许多黄油和肥肉,过我的快乐逍遥的日子!”

她继续不断地对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着牢骚,气愤得厉害,波利那便丢下了她,拔脚向乡长家赶去。因为黄昏已经近在眼前了。

“呵,你就要出发了吧?”

“马上就去;西蒙立刻就上这儿来了。”

西蒙来了,三个人就一起到酒店里去,喝上一杯,再买一瓶求婚用的朗姆酒。……早就比他们先到的安姆勃罗司,立刻跟他们一起喝上了;可是他们不能喝得太久,因为玛蒂亚斯一直在催促他们快走。

“我在这儿等你们。如果她们干杯回敬,那就把她们带到这儿来吧——赶快带来吧!”他们出门的时候波利那在后面叫唤他们,补充道。

他们在大路中间溅着泥泞走过去。黄昏深沉了，黑黝黝的灰色游丝的网，笼罩在大地上；村庄不久就再也看不见了，只有茅屋里的灯光开始在昏暗中闪烁，看门的狗在农家的院子里吠叫。

"做媒的伙伴啊！"过了一会儿，乡长喊道。

"怎么啦？"

"我想，波利那的婚礼一定很阔气吧。"

"大概会这样，"那一个阴阳怪气地答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一定会的，我保证，——我，一个乡长，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我给你保证。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媒……哈哈！"

"如果母马看不中公马，母马就会撒野的。"

"那可跟我们怎么也不相干。"

"可是他的子女——他们一定会咒骂我们的。"

"我这个乡长给你保证：万事大吉。"

他们走进了多米尼柯娃的家。

房间里点着灯，而且仔细地打扫过了；是指望着他们来到的。

做媒的人赞美了天主，挨个儿跟在场的人打过招呼，便靠近火炉坐下，开始谈话。

"天气冷了；好象霜冻近在眼前了。"

"大概要有霜冻了；这不是春天，离春天还远着呢！"

"你们的卷心菜都收割了吗？"

"都收割了，只剩一点儿现在没法收进来，"老妇人眼睛瞅着雅格娜，冷淡地答道。雅格娜坐在窗子附近，理着一束纺好的麻线；她看上去那末美丽，以致还在壮年时代的乡长先火辣辣地瞧

了她一眼，这才开口说道：

“道路又脏又滑，夜来的空气又是湿渍渍的，我跟这位西蒙村长就想到顺道上你屋里歇一歇。看到你这样友好地欢迎我们，大娘，说不定我们还能跟你拉拉，商量一件事情呢。”

“总要有东西可拉，才能商量啊。”

“说实在的，大娘，我们倒已经在你家里找到了可拉的东西了：牲口，最好的牲口。”

“啊，”她高兴地大声说道，“那末，让我们来商量吧。”

“譬如说，我们愿意拉拉你府上的小母牛。”

“啊唷！那倒是非同小可，用你们手头的第一根绳子是拉不走她的！”

“说到绳子，我们为她准备了一根神圣的银绳子，谁也拉不断的绳子，哪怕他有十个人的力气也不行。——哦，大娘，要多少聘礼呢？”他随手从衣袋里拿出了一瓶朗姆酒。

“多少聘礼？——这可难说了。她年纪轻轻的，来春才十九岁：人品好，干活勤。她还可以留在老母牛身边待上一两年呢！”

“留在母牛身边一两年，也不会生小牛啊，大娘；那是虚度年华！”

“啊，”西蒙低声说道，“如果不是她这样的小母牛，那末，即使跟老母牛待在一起，也会生出小牛来的！”

乡长放声大笑。老妇人的眼睛愤怒地闪烁着，她立刻回答道：

“那就另找小母牛吧。我们家的可以等一等。”

“她可以等；不过我们哪儿也找不到象她这样的品种好、相貌美丽的另一头小母牛啊。”

“那末依你怎么说呢？”

“说话的是我这个当乡长的人，所以你要相信我跟你说的话。”——他拿出一只酒杯来，在外套的下摆上擦了一擦，在杯中注满朗姆酒，庄重地说道：“多米尼柯娃，现在你留神听着我说的话。我是当官儿的。枝头的小鸟不妨咭咭喳喳叫一阵就飞掉了：我的话可决不如此。——西蒙也一样：这儿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稻草人，而是一个庄稼人，一家之长，又是我们的村长！因此，你要好好考虑，到你门上来的是怎样的人物，他们又抱着什么目的；你要好好考虑这一点。”

“我是在考虑呀，彼得，而且十分仔细地在考虑呢。”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因此你也一定知道，或早或晚，雅格娜一定要离开娘家，自己成家去的，就象天主所规定的那样。父母养育子女，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公共幸福。”

“啊，大娘！

“你不妨爱她、宠她、护她，
可是你还得把她出嫁；
谁娶了你的女儿呀，
你就得祝福他！

这话可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人生是这样安排好了的，没有改变可言。——哦，大娘，咱们可以一起喝这酒了吧？”

“我怎么能答复呢？我不愿意强迫她。——雅格娜，你愿意喝这酒吗？”

“我……我不知道，”她细声细气、结结巴巴地说道，把火烧一般的脸转向窗外。

“这姑娘是听话的，”西蒙庄重地插嘴道。“‘一头驯服的小牛，无疑的会上膘发胖，吃许多奶，长得结结实实。’”

“哦，大娘，我把酒杯给你递过来了？”

“跟您干杯，当然可以；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求婚的人是谁啊，”多米尼柯娃说道：她按照规矩办事，媒人没有说出来之前，她就得装作好象不知道似的。

“谁？”他大声说道。“除了波利那还有谁呢！”说着他举起了杯子。

“啊呀，一个老头儿！还是个鳏夫！”限于责任所在，她照例反对道。

“他老了？这样说是罪过的！他老了？只有现在才嫌他老呢。”

“我知道：只是我家的孩子跟他不相配。”

“怎么会不相配呢？一个这样有名气的人，难道他去跟随便哪个姑娘结婚，却不跟最好的姑娘结婚吗？——喝吧，大娘，这是你的酒杯！”

“我乐意喝；不过他是个鳏夫——年纪又大，说不定他不久就要归天了；他归天了，怎么办呢？晚子晚女会把雅格娜赶出来的。”

这时候西蒙插了进来，咕咕哝哝地说道：“玛蒂亚斯说过，必须立一个授与婚姻财产的文书。”

“当然在结婚以前就立好文书。”

乡长又倒满了一杯酒，拿着酒杯转向雅格娜。

“来吧，雅格娜，喝吧，跟我们干杯吧！我们给你做媒的那个求婚者，强壮得象棵橡树一样：你将要作他的太太，他的管理家业的人，那是全村里第一份大家业啊！你瞧，雅格娜，我敬你一

杯：别害羞了！”

雅格娜脸涨得红红的，转过身去；但终于把围身布兜住了脸，浅尝了一口酒，把剩下的都倒在地上了。

于是酒杯在大家的手里转了一圈。老妇人拿出来面包和盐，最后又拿出了一些风干的熏肠下酒。

他们接连喝了几巡酒，说话也马上就随意起来。不过雅格娜逃到里屋去了，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眼泪簌落落地掉下来，呜咽的声音，透过隔板传到外面。她的母亲很想跟着她进去，可是乡长把她拦住了。

“小牛，断奶离开母牛的时候，总是掉眼泪的。这是常见的事。她不是嫁到外地去，不，甚至也不是嫁到邻村去啊：你们将来仍旧可以见面聚首。说这话的，是我这个乡长：她不会吃亏受苦的，你相信我的话好了。”

“是呀，可是我总是盼望有外孙来给我安慰啊。”

“这可不用发愁。来年秋收之前，就有第一个外孙出世了！”

“将来的事情，只有天主知道，我们这种罪人是不知道的。我们为雅格娜的订亲干过杯，然而我的心很沉重，倒象是个葬礼似的。”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一个独生女儿，应该适当地替她伤心的……再喝一点儿，驱散你的悲哀吧。——啊，你可知道，让我们大家都到酒店里去吧。雅格娜未来的丈夫在酒店里等着我们，心中煎熬，正急不可耐呢。”

“难道我们要在酒店里庆祝这件事情吗？”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我这乡长说了的。”

雅格娜和多米尼柯娃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于是大家一起走了。可是乡长注意到她的兄弟们露出失望的神情，便说道：

“啊，叫小伙子们留在家里吗？今天是他们的姐妹订婚的日子，他们也该快乐一下呀。”

“我们不能走空了人、让天主来看家啊。”

“那就把阿伽沙从克莱姆巴家叫来；她会照看这地方的。”

“她求乞去了。我们在路上会找到人来看家的。喂，西蒙和安德烈，来吧；可是把带兜儿的外套穿上。难道你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家常衣服去吗？……还有，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喝醉了……他也不能忘记！——母牛还没有照料一下，猪吃的马铃薯你们也得捣烂——你们可别忘了。”

“我们一定忘不了，妈妈，忘不了！”他们两人一同大声叫道，他们害怕得发抖，虽然两个人都是大小子了，跟种在田边上的小梨树一般儿高了。

于是他们立刻就到酒店里去。

夜是阴沉漆黑的，秋雨之夜通常都是这样的。风在头上呼呼地怒吼，吹得树梢东摇西摆，几乎打着了附近的篱笆。

他们走到的时候，酒店露出一种阴沉沉的景象。窗上的一块玻璃打破了，一阵阵刮进去的风，把挂在酒吧柜上方绳子上的一盏小灯，吹得摇来晃去，象是一朵金花。

波利那跑过来欢迎他们，热烈地拥抱他们，心里知道雅格娜已经是他的自己人一般了。

“我们的天主说过：‘你这虫豸一般的人啊，你娶一个老婆吧，你这可怜虫因此就不会遭受孤独之苦了。’”安姆勃罗司这样说道，或者不如说咩咩地叫道；因为他已经喝了一个多钟头，不论说话或是走路，哪一方面都不行了。

犹太人杨开尔立刻在他们面前摆上了朗姆酒、甜味伏特卡和“地道纯酒”；也摆上了腌青鱼，用番红花调味的面饼，以及用

罂粟子做的十分精致的其他点心。

“你们吃呀，喝呀，十分亲爱的道友们，真正的教徒们！”安姆勃罗司大声叫道，竟充当主人请起客来了。“我曾经有过一个老婆——可是我现在根本记不得是在哪儿了——在法国，大概是的，——不，在意大利！不，也不在意大利——不过现在我可失去了老婆，成了鳏夫了……真的，我们的祖先总是这样的大声呼喊：‘立正！’……”

这时候波利那打断了他的话。“朋友们，尽量喝呀！……彼得，你来做个榜样！”接着他给雅格娜买了整整一个兹罗提的牛奶硬糖，塞在她的手里。“拿着吧，雅格娜，挺甜的，拿着吧！”

她作出好象不愿意接受的样子。“这糖挺贵的，”她说。

“不用担心，我买得起的……以后你就明白了。——噢，如果鸽子的奶用钱可以买到的话，亲爱的，我也愿意给你买一些来！你跟我一起生活，真是幸福啊！”他挽住她的腰，硬要她把眼前的东西样样都吃一点。她照办了，样样都吃了，然而态度是冷淡的，漠不关心的，倒象是别人的订婚日子一样。她只是在心里想道：“老头儿在市集上告诉我的那个珊瑚项链，他会在婚礼举行之前给我吗？”

现在他们认真地喝起酒来了——交叉地喝着朗姆酒和甜味伏特卡，大家同时说起话来。甚至多米尼柯娃也醉得厉害，她东拉西扯，讲出来许许多多的事情，乡长也对她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感到惊奇。

她的儿子们同样也喝得醉醺醺的，因为安姆勃罗司或乡长都再三地劝他们再喝。“一口干了这一杯吧，小伙子们，这是雅格娜订婚的日子啊。”

“是，是，我们知道，”他们答道，想去吻那教堂老司事的手。

就在这时候，多米尼柯娃把波利那拖到旁边，跟这人作个直截了当的谈判。

“雅格娜是你的了——是的，玛蒂亚斯，是你的了！”

“多谢，丈母娘，多谢你把女儿嫁给我。”他伸手围住她的颈子，拥抱她。

“我听说你答允给她立个授与结婚财产的文书。”

“干么还需要这个呢？我的一切财产都是她的了。”

“为了使她可以大胆瞧着她的晚子晚女，嘲笑他们的咒骂。”

“如果他们作梗的话，但愿他们遭难！一切都是我的，一切都是雅格娜的。”

“说得好。只是你要注意一点，你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再说呢，我们都不是神仙。你要知道：

“谁也没法儿拒绝死神，
死神不加选择，
忽儿一头羊，忽儿一个人，
夺走他能夺走的众生！”

“啊，可是我身强力壮——还可以活上二十年哩。你不用害怕！”

“常言说得好：‘胆大不怕，还是被狼吃掉。’”

“哦，你说出来了，我也高兴！你愿意我把挨着路边的那三英亩地分给雅格娜吗？”

“常言道：‘饿狗连苍蝇也想捉来吃，’但我们可并不饥饿。雅姑西亚① 除了一块林地以外，她老子还传给她五英亩土地。你分

① 即雅格娜。

六英亩地给她——挨着大路、夏天你种马铃薯的那六英亩地。”

“我的最好的田地！”

“雅格娜也是村里头挑儿的姑娘。”

“的确，她是头挑儿的：因此我才请人上你这儿求婚的。可是，我的天哪！六英亩地！那简直是一片农场呀！”他不知所措地搔着脑袋；因为想到要送掉那末多最好的土地，他很心疼。

“我的好朋友，你是个聪明人，你好生想想，你就会明白，订这个文书，不过是给我女儿一个保护。你活着一天，就没有人能把土地从你手里拿走：而雅格娜父亲传给她的田地，却立刻变成你的了。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去请个土地测量员来，那时你就可以在那田里播种了。你看到了这种安排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损害，你就会高高兴兴地把那六英亩地给她了。”

“好！我一定给。”

“那末，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也行！——不，还是礼拜六吧，我们在教堂里贴出了结婚预告，然后就直接到城里去。总而言之：‘一只山羊只死一次——只此一回啊！’”

“雅格娜，亲爱的女儿，上这儿来吧！”她叫唤着女儿；乡长正把雅格娜推向酒吧柜，一面还跟她说了些叫她哈哈大笑的话。

“雅格娜，玛蒂亚斯要把大路旁边那六英亩地给你呢。”

“多谢了，”她喃喃地说道，并且把手伸给他。

“大家为雅格娜，为最可爱的雅格娜干杯吧！”

大家干杯了，玛蒂亚斯伸出手臂挽着她的腰，把她带到聚起来的别的客人那儿去，可是她溜掉了，跑到正和安姆勃罗司喝酒聊天的、她的兄弟那边去了。

酒店里，喧闹的声音愈来愈响，因为闯进店来的人多起来

了。有许多人是听到了声音，跑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的；有些人，也只是来讨杯酒喝喝罢了。甚至那瞎眼老人，也由他的狗带进酒店，坐在一个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好地方。老人一忽儿静听大家说话，一忽儿高声祈祷。祈祷声那末响亮，多米尼柯娃听见了，便给了他一些伏特卡，一些食物，外加几个戈比。

大家继续干杯痛饮；不多一忽儿，大家立刻都互相成为好朋友和亲兄弟了，逢到这种场合，往往是这样的。

唯一保持缄默的是开店的犹太人。他穿来穿去，不断地在客人面前添上烧酒和一瓶瓶的啤酒，并且在门背后用粉笔把账目统统记上。

波利那喜不自胜，自已接二连三地喝酒，也劝客人们喝酒，说话之多，也是他生平几乎不曾有过的现象；他不断地绕到雅格娜的身旁，给她好吃的东西，摸摸她美丽的脸庞，用手臂围着她的身子，把她带到昏暗的角落里去。

多米尼柯娃不久就认为该是回家去的时候了，她叫喊着儿子们，要他们跟她一起走。

西蒙现在完全喝醉了；所以多米尼柯娃说话的时候，他就勒紧腰带，用拳头擂着桌子，大声嚷道：

"什么话！我是个农民，我！谁想回去，就回去好了。如果我要留在这儿喝酒，我就一定不走。——犹太人，再拿伏特卡来！"

"别作声，西蒙！别作声呀，要不妈就会打你的！"安德烈拉着哥哥的外套，呜呜咽咽地这样说道，眼睛里都是喝醉后的泪水。他也是醉得一塌糊涂了。

"孩子们！"多米尼柯娃威胁地怒喝道："家去，回家去！"

"我是个农民。我！如果我不想走，你瞧，我就留下喝酒……

娘的规矩，我受够了。……你要阻挠我，我就撵你出去！一切都去他妈的！”

可是老婆子在西蒙的胸膛上打了一拳，西蒙摇摇晃晃，清醒起来了。安德烈给他戴上帽子以后，就把他带到大路上。可是冷空气重新使西蒙的酒醉加剧了：他只往前走了几步，就站立不稳，撞在篱笆上，又是叫喊又是呻吟地倒下去了。

“岂有此理！我是个农民。财产是我的，我想喝酒，我就喝；我想干活，我就干！—— 犹太人，再拿朗姆酒来！—— 你阻挠我，我就撵你出去！”

“西蒙！西蒙！看在天主面上吧！”安德烈大哭而特哭，抽抽噎噎地说道；“回家去吧，妈在后面追上来了！”

的确，老婆子立刻和雅格娜一起赶到了。她们一同把小伙子们从篱笆脚下拉了起来——小伙子们正在那儿软弱无力地企图抗拒打架哩。

他们一家人走了以后，其他的人也出来了，酒店里的喧闹也多少减弱了一点儿了。终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波利那，他的两个媒人，以及安姆勃罗司和瞎子乞丐，他们现在都围着一张桌子喝着酒。

安姆勃罗司确实醉得厉害。他在他们中间站了起来，一忽儿唱歌，一忽儿大声叫喊。

“他黑得厉害——黑得象锅子一样！他瞄准……可是打中了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是我——我用刺刀扎进他的身体，我把那刺刀喀嚓一转。我听见他肚子里汩汩地响！——我们这就住了手——住了手！队长带着更多的人亲自跑来了。——啊！队长！‘弟兄们，’他说，‘弟兄们！’”

“‘立正！’”老头儿用雷霆似的声音大声叫道。接着他就把

身子挺得直僵僵的，又慢慢地退后去，木腿在地板上沉重地拖动着。“彼得，为我，为我这个孤儿干杯吧！”他羊叫似的说道；但当他走近墙头时，却突然跑出门去了。可是他们仍旧能够听到他在门外拉开嗓门儿歌唱，发出驴叫也似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磨坊老板走进酒店里来了：他是个彪形大汉，面孔渲红，眼睛小而锐利，穿的是城里人的服饰。

“喝吧，兄弟们，一起喝吧！——呵，呵，乡长，村长，波利那！——是结婚吃喜酒吗？”

“不，不是的。——磨坊老板，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波利那说道。

于是又喝了一巡伏特卡。

“哦，你们三位正好在一起，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使你们立刻醒酒的消息。”

大家茫然若失地对他呆呆地瞧着。

“不到一个钟头以前，大地主把维尔契·杜里的开垦地卖掉了！”

“卑鄙的家伙！恶棍！怎么，把属于我们村里的开垦地卖了！”波利那大叫，一阵气愤，把一瓶酒在地板上摔得粉碎。“卖了，他卖了？可是有法律——大地主和我们大家都要遵守的法律啊！”西蒙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完全醉了。

“消息不可靠！我说的，你们的乡长说的，相信我的话吧，消息不可靠！”

“卖了！嘿！——我们决不让任何人占有这块地，只要天上有天主，我们就决不干休！”波利那愤愤地说道，他的拳头擂着桌子。

磨坊老板回去了；波利那他们在酒店里一直呆到深夜，一起商量计议，并且说些威吓大地主的气话。

第 九 章

雅格娜举行订婚礼后不久，万灵节[1]就到了。

从清晨起，列普卡村教堂的钟就悠悠不绝地敲打着；哀伤愁苦的钟声，荡漾在荒凉的田野上，用万灵节深沉的悲痛之音，把人们召唤到一起。万灵节的曙光苍白地升起来了，包裹在一片浓雾之中。浓雾一直弥漫到遥远的地平线上——天地相接，形成茫茫然深不可测的一片空虚的深渊，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

现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依然红光迸发，象是融化的正在冷却的紫铜；于是立刻有成群结队的乌鸦和穴乌，扑动着翅膀，从苍白的云霾背后，飞过来了。

它们飞得很高；高得叫人眼睛看不大清楚它们的形态，耳朵听不大清晰它们的叫声——狂野，忧郁而又嘶嗄，听上去象是秋夜啼哭之声。

而教堂钟楼上，仍旧继续响彻着钟声。

这哀歌深沉的音调，沉重地穿过浓密多雾的空气，响彻了整个田野，于是人呀，田地呀，村庄呀，好象都合成了一颗巨大的心脏，随着凄凉的悼歌而怦怦跳动。

乌群还在有增无已，甚至使人们也吃惊发怔了；因为它们现

---

①、十一月二日，是天主教的万灵节，也就是祭亡灵的日子。

在飞得较低，数量愈来愈多，仿佛漫天撒满了煤烟屑子一般；而沉闷的鼓翼和啼叫之声，现在也更响、更闹、更乱了，好象是正在逼上来的暴风雨一般。它们在村庄上空兜着圈子飞行；而且象被大风吹刮的枯叶似的，打着转掠过耕耘了的田地，下降到森林里，挂在骷髅似的白杨树上，占据教堂四周的菩提树，歇在墓地的树木上。

"看来冬天要冷得厉害，"人们说。

"乌鸦正在向树林飞去——天快要下雪了。"

乌鸦现在更多更多的飞近茅屋来了；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有那末多乌鸦聚在一起的。人们瞧着乌鸦，唉声叹气，生怕有什么不祥之兆；有人在额头上划着十字，以防止灾难临头，接着就穿上衣服，出发到教堂去了。钟继续发出阴郁的轰响，邻村的人已经赶来祈祷了。

一种浸透一切的凄凉之感充满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保持着一种奇怪的伤心的静默：悲痛悼念的静默——悼念那些去世的人，躺在弯曲的白桦树下的人，躺在墓地里斜侧着的黑沉沉阴森森的十字架下面的人。

"我的耶稣啊！我的受人敬爱的耶稣啊！"他们喃喃地说道，接着就抬起灰白色的脸，不再害怕，沉浸在来世的神秘里了。他们平静地走上前去献上供物，为死者祈祷。

全村仿佛沉溺在严肃伤心的、寂静的大海里了：只有教堂门口巡礼乞丐的哀吟断断续续地打破了寂静。

波利那家里，特别静：然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压抑着大家的即将爆发的天翻地覆的先兆。

这时候，他的子女们统统都知道了。

上一天是礼拜日，第一次结婚预告在讲坛上公布了。礼拜

六，波利那跟雅格娜一起到城里去，当着公证人的面，他把六英亩地过户到雅格娜名下。他很晚回来，脸上给抓坏了。他喝醉了酒，对雅格娜有过非礼的举动；可是他只领教了她的膂力和指甲的尖利。

他回到家里，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却穿着靴子和羊皮外套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犹兹卡埋怨他让污泥弄脏了羽毛褥垫。

“别管我吧，犹兹卡，别管我吧！”他高兴地答复她道。“这样的事情，哪怕没有喝酒的人，有时也会发生的。”

早晨他就跑到雅格娜那儿去了，呆了一整天：家里，午饭和晚饭都白白地等着他。

这一天，他也起得很晚，天亮了好久才起身的。他穿上最好的带兜儿的外套，叫维蒂克把他最讲究的长统靴抹上油，垫上新割的麦秸，由古巴给刮了脸，这就围上腰带，拿起帽子，穿过篱笆溜出去了。这天就再也看不见他的人影儿了。

犹兹卡一天到晚的哭。愈来愈厉害和痛苦的折磨，把安蒂克俘虏住了，他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怎么也无心干活儿。他至今还感到茫茫然，不能完全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脸色阴沉发黑，但他的眼睛却变大了，玻璃似的炯炯发光——仿佛是充满了凝固硬化的眼泪。他不得不咬紧牙齿，否则他就要大叫出声、破口大骂了。他在房屋左右和周围，在篱笆附近，在大路上，不断地走来走去；走回家来的时候，他就一屁股坐在门廊里长凳上，一动也不动地坐上好几个钟头。愈来愈难堪的痛苦，煎熬着他的心。

家里是凄凄凉凉的，不断地响着哭声，就象躺着死人的家里传出来的呜咽和叹息一般。牛棚和猪栏的门都大开着，牛和猪自由自在地在果园里蹓跶，有的甚至在窗口往里边儿张望。谁

也不想去干涉它们，只有老狗拉帕吠叫着想把它们赶回去，可是没有成功。

古巴坐在牛棚里有脚轮的矮脚卧床上，正擦着一支枪，而维蒂克一面抱着心中纳罕的敬畏之情紧瞅着古巴，一面留神守望着院子，生怕有什么人闯了进来。

“啊，枪声真响呀！天哪！我以为是大地主或是守林人放的枪呢。”

“是呀。我好久没有放枪了；我装进去的火药太多：它就象大炮一样隆隆地响了。”

“你是一到晚上就去的吗？”

“是的，我到靠近树林的大地主的田里去的。獐子喜欢从这条路到种了麦子的田里去吃青苗。天很黑，我得等很久。就在天刚亮的时候，来了一头獐子。我躲得很好，獐子离我才五步路。可是我没有打枪。它大得象公牛一样，我知道我没法儿把它背走。所以我放过了獐子；隔了不多一会儿，几只母鹿出现了。我选定一只最好的，我瞄准。好大的枪声啊！我装了很多火药：枪的反冲力很大，我的肩膀上还有一块冲伤的地方哩。母鹿倒下了，可是它还踢呀蹴呀的，而且发出了可怕的叫声，我恐怕给守林人听见，我不得不把它的喉管割断了。”

维蒂克十分热心地听着。

“那末——你把鹿丢在森林里了？”

“我把它丢在我丢的地方了；你不用多管闲事。如果你把这件事跟不论哪一个人漏了一点儿口风……我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如果你不许我说，我就不说；不过，我可以告诉犹兹卡吗？”

“不能说。一说，全村的人马上都会知道的。——这五个戈

比给你吧，给你买东西用。”

“不给钱，我嘴巴也会很紧的。——不过，亲爱的，亲爱的古巴啊！哪天你带我一同去吧！”

“吃早饭啦！”犹兹卡在房子前面叫唤他们。

“放心好了，维蒂克，我一定带你去。”

“你还要让我放枪——一次，只放一次？”他恳求道。

“傻小子！你以为人家是白给火药的吗？”

“可是我有钱哪，古巴，我有钱哪。上次赶集，东家给了我两个兹罗提，我留着作追悼供物的，可是……”

“好吧，我教你放枪好了，”他拍拍孩子的脑袋，低声说道，他被孩子的请求打动了心了。

吃完早饭，他们就立刻一起到教堂里去。古巴一瘸一瘸地尽力赶路，维蒂克却慢吞吞地落在后面：他没有靴子，不得不光着脚上教堂去，他因此感到不好意思。

“不穿靴子，走进法衣室去，可合适吗？”他低声问道。

“你太傻了。难道天主不注重一个人的祷告，倒注重他的靴子吗？”

“你说得对；不过穿上靴子不是更恭敬吗？”他伤心地小着声儿说道。

“呵，你总有一天会穿上靴子的。”

“我会穿上的！但愿我长大成为一个长工，我就马上到华沙去，在一家马房里找个差使。在城市里，大家都穿靴子，古巴，可不是这样吗？”

“是的。维蒂克，你还能记得一些华沙的事情吗？”

“当然记得啊。柯兹洛娃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我是五岁；所以我完完全全记得……是的，我们光着脚走到车站，我在

车站上看到没完没了的雪亮的灯光……还有房子都是紧紧地互相挨着的，都跟教堂那末高大。”

“胡扯一气！”古巴瞧不起地大声说道。

“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没法儿瞧见屋顶，屋顶太高了。窗子也一直通到地上。整个儿墙上都是窗子！到处钟声不断地响。”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华沙有那末多教堂啊。”

“除了教堂，别处哪儿能有钟声传来呢？”

现在他们一声不响了——他们已经走进了教堂的院子，往密密层层的人群里挤，那些人挤不进教堂，都留在教堂附近。

巡礼乞丐从教堂到大路排成了一条小胡同，有的大号大叫，有的大喊大嚷，有的口诵祷告，有的哀求布施，各人有各人的一套；有的在拉着提琴，用哀伤的调子嗡嗡地唱着赞美诗；有的吹着六孔木箫，或是拉着手风琴：大伙儿闹成一片喧哗之声，震耳欲聋。

法衣室里也挤满了人：满得人都在桌子上挤痛了身体。风琴师跟他上过学堂的儿子，正在桌子上一一记下接受追悼供物的亡灵的名字。

古巴从人群中挤过来，向风琴师报了一长串亡灵的名字，风琴师一一记下，每个亡灵收费三个戈比，如果没有现金的话，收取三个鸡蛋。

维蒂克不能往前跑得那末快，因为他的光脚给踩痛了，可是他手里握着钱，尽力挤过去。当他发现自己站在桌子旁风琴师面前时，却突然感到不知所措，话也说不出来了。啊！但见周围都是农民和农民的老婆——几乎是全村的农民……？连磨坊老板的妻子也在那里，戴的帽子活象地主太太的！——还有铁匠和

乡长，带着他们的女人——大家报着他们要追悼的亡灵的名字；有的报了几十个名字——整个儿家族，他们的父亲和老祖宗们。——而他呢，……他能报出什么名字来呢？他自己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他能说得上来吗？那末，他的供物该献给谁呢？……“我的耶稣，我的小耶稣啊！”他在灵魂深处大声呼唤道；但是他的嘴巴老张得大大的，站在那儿象个自作聪明的人。他的心悲痛得象在绞一样，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他觉得头昏眼花，快要象个死人似的倒下来了。可是他没法儿在那儿待下去；人群把他挤到了一个角落里圣水盆下面：为了使自己不致倒下去，他蹲下身子，把脑袋靠在洋铁盆上，这时候泪如泉涌，簌落落地掉下来，象是一串凄凉的念珠。他竭力要把眼泪忍住，可是无济于事；他那末激动，那末四肢无力，他连咬紧牙齿站起身来的力气也没有。所以他就爬到人家看不见的一个角落里，痛哭流泪——流下无父无母的孤儿的苦泪。

“妈妈，妈妈啊！”有个声音在他的胸中号哭，并且把他的心撕得粉碎了……他没法儿想得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人人都有父亲和母亲，唯独他既无父亲又无母亲——他失去了——而且是怎样失去了双亲的啊！

“耶稣，我的耶稣啊！”他象一只给扣在网罗里的可怜的小鸟似的呜呜咽咽地叫唤。……就在这时候，古巴遇上了他，说道：

“维蒂克，你献上了你的追悼供物了吗？”

“还没有，”他回答道；突然擦干眼泪，重新挤回桌子边去了。是的，他要报出名字来。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没有父母，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是个弃儿，让他是弃儿好了。——他因此鼓起勇气，擦擦眼睛，大胆地报了名字：约瑟芬，玛莉安娜，安东尼——想到什么名字就报什么

乡长，带着他们的女人——大家报着他们要追悼的亡灵的名字；有的报了几十个名字——整个儿家族，他们的父亲和老祖宗们。——而他呢，……他能报出什么名字来呢？他自己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他能说得上来吗？那末，他的供物该献给谁呢？……“我的耶稣，我的小耶稣啊！”他在灵魂深处大声呼唤道；但是他的嘴巴老张得大大的，站在那儿象个自作聪明的人。他的心悲痛得象在绞一样，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他觉得头昏眼花，快要象个死人似的倒下来了。可是他没法儿在那儿待下去；人群把他挤到了一个角落里圣水盆下面：为了使自己不致倒下去，他蹲下身子，把脑袋靠在洋铁盆上，这时候泪如泉涌，簌落落地掉下来，象是一串凄凉的念珠。他竭力要把眼泪忍住，可是无济于事；他那末激动，那末四肢无力，他连咬紧牙齿站起身来的力气也没有。所以他就爬到人家看不见的一个角落里，痛哭流泪——流下无父无母的孤儿的苦泪。

“妈妈，妈妈啊！”有个声音在他的胸中号哭，并且把他的心撕得粉碎了……他没法儿想得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人人都有父亲和母亲，唯独他既无父亲又无母亲——他失去了——而且是怎样失去了双亲的啊！

“耶稣，我的耶稣啊！”他象一只给扣在网罗里的可怜的小鸟似的呜呜咽咽地叫唤。……就在这时候，古巴遇上了他，说道：

“维蒂克，你献上了你的追悼供物了吗？”

“还没有，”他回答道；突然擦干眼泪，重新挤回桌子边去了。是的，他要报出名字来。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没有父母，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是个弃儿，让他是弃儿好了。——他因此鼓起勇气，擦擦眼睛，大胆地报了名字：约瑟芬，玛莉安娜，安东尼——想到什么名字就报什么

色已经笼罩大地，撒下一片苍茫，虽然苍茫中有灯火明灭。那是用黄油当作灯油的乡村小灯，闪出摇摇曳曳的黄色火焰。每个人走进墓地时，就从布袋里掏出东西来，面包啦，干酪啦，一块咸肉啦，一条香肠啦，或者是一束线啦，一把理好的麻啦，有时候竟是一串干的蘑菇。他们把这些东西虔诚地放在打开着盖子摆在那儿的桶里；这些供物是给神父、圣器看守人安姆勃罗司、风琴师以及巡礼乞丐的。没有实物可给的人，就放几个戈比在巡礼乞丐张开的手里，并且低声说着亡灵的姓名，要他们为之祈祷。

于是，停柩门附近就有了继续不断的音韵之声，呼唤亡灵的名字啦，祈祷啦，念经啦，断断续续，杂乱无章。人们向前走去，不久就在坟墓之间消失了。小小的灯火，象许多萤火虫似的，立刻在幽暗的丛林里和枯草上闪动起来了。

到处听得见充满敬畏之情的低沉颤抖的祈祷声，打破了仿佛是从大地里吐出来的寂静。时时从坟上传来一声肝肠寸断的叹息；有时从十字架附近的曲径上升起了一阵恸哭；接着又突然冒出一声短促的绝望的叫喊，象闪电似的冲破天空；而阴暗的灌木丛里又可以听到孩子们无力的哀泣，好象巢中羽毛未生的雏鸟的鸣声。

间歇地，有一种沉郁凄凉的寂静蔓衍在墓地之上，这时候听得见的，就只有树木不祥的簌簌声，因为人间的不幸、愁苦和惨痛之声，已经飘送到天国里去了。

他们一声不响地在坟墓附近走动，心惊胆战地凝望着昏黑的不知道的远方。

“大家都要死的啊！”他们用迟钝麻痹、听天由命的口气喃喃地说道，接着又向前走去，坐在祖先的坟头上，不是念着祷告，就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沉浸在幻想里。这种幻想，既麻痹了对生

的热爱，又麻痹了对死的恐惧——不，甚至还麻痹了对痛苦的憎恶。他们象树木一样，在风暴中低倒着头，而且也象树木一样，他们的灵魂朦胧地颤抖着：惊惶而又麻木不仁。

"耶稣啊！仁慈的天主啊！圣母呀！"这就是从他们痛苦的灵魂里发出来的呼声。他们仰起他们的脸，——现在因为悲哀而毫无表情了——用他们茫茫然的眼睛凝望着十字架，凝望着那些睡意蒙眬而又不断摇晃的树木，然后又跪倒在受难的基督的脚下，流着听天由命的眼泪，把诚惶诚恐的心呈献在天主的面前。

古巴带着维蒂克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但是，当天色变得很黑的时候，古巴就慢慢地再往前走去——走到古老的墓地去。那儿埋葬的是被遗忘了的人们——关于他们的回忆，老远以前就已经随着他们的生平，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一切过去的历史，一起给忘记得干干净净了。那边只有不祥的鸟儿发出嘶哑的啼声，只有挨近着零落幸存的腐朽十字架的那些乱丛棵子哀悼地飒飒作响。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肩挨肩地埋着整个儿家族、整个儿村庄、整整一代的人们：再也没有人上这儿来祈祷、哭泣和点灯的了。只有大风猛烈地吹过树枝，把最后的枯叶刮下来，抛到夜空里，消失无遗。呼啸的声音不成其为声音；移动的阴影——难道它们只是阴影吗？——胡乱地撞在树木上，仿佛它们是瞎了眼睛的鸟，而且好象是在呜咽和哀求怜悯！

古巴从怀中掏出几片他特地留存的面包。他跪下来，把面包撕碎，撒在坟墓之间。

"信徒的亡灵啊，这是祭你们的食物！"他低声说道，态度十分真诚。"我晚上也忘不了你们。——这是祭你们的食物，生前受苦的亡灵啊！——这是祭你们的食物！"

“他们会吃这个吗？”维蒂克恐惧地问道。

“当然会吃的，毫无疑问！——咱们的神父不许这么办。——别人都把食物放在那些桶里，那些可怜的亡灵就啥也吃不到了。嘿！难道神父和巡礼乞丐的猪有得吃，而我们的亡灵倒流离挨饿吗？”

“啊！他们要上这儿来吗？”

“是啊，所有经受过涤罪之火的信徒的亡灵——都要来的。耶稣让他们在今天回到人世上来，跟亲人会面。”

“跟亲人会面！”维蒂克浑身发抖，把话重复了一遍。

“别害怕！这一天，一切邪恶的东西都没有力量害人：追悼供物把他——把恶魔赶走了！灯也一样。而且天主亲自来到人世，天主——可敬可爱的牧羊人——来调查多少人信教，并且从中挑选。”

“啊，难道天主耶稣今天到世上来吗？”维蒂克瞧瞧四周，轻轻地说道。

“你想见到天主吗？只有圣徒才能见到——还有冤屈很大的人们也能见到。”

“你瞧，你瞧，那边儿有灯光；那边儿也有人呢。”维蒂克惊惶地叫了起来，他指点着紧挨篱笆的一长列坟墓。

“啊，那边埋着我们起义时给杀死的人。可不是吗，我过去的东家埋在那儿，我母亲也埋在那儿。”

他们穿过乱丛棵子，在乱冢边跪下。乱冢已经塌毁，跟旁边的地面一样高低，几乎连痕迹也辨认不出来了。坟上没有十字架作标志，没有树木遮荫。有的只是光秃秃的沙地，以及几支毛蕊花的枯茎而已：到处是寂寥、遗忘和死亡。

安姆勃罗司，跟雅姑斯叮卡和老克莱姆巴一起跪在那些塌

毁的坟墓旁边。几个安在沙地上的灯明灭生光；一阵阵的风吹得灯火摇曳颤抖，并且把他们的祈祷吹送到夜的黑暗里去了。

"啊，这儿埋着我的妈妈呀，"古巴说道，这倒不是他说给维蒂克听的，而是他自己告诉自己的话。维蒂克觉得寒冷彻骨，已经爬过来挨近古巴的身体了。

"玛格达伦娜是我妈妈的名字。我爹自己有几英亩地；他在大地主家当马车夫，除非驾上种马送地主老太爷出门，他可一向不赶车！……后来，我爹死了……他叔叔拿走了他的田地，我就成了大地主家养猪的……是的，玛格达伦娜是我妈的名字，彼得是我爹的名字；我爹姓索哈，我就姓索哈……后来大地主叫我当马车夫，驾上他的种马赶车，跟我爹干的活儿一样……我不断地跟着东家和别的老爷们一起去打猎；我自己学会了打枪，打得挺好；大地主的少爷给了我一支枪。……

"我记得清清楚楚。……大地主们都去参加起义的时候，把我也带去了……我打了整整一年的仗；打死了不止一个俄国灰狗……甚至还不止两个呢……大地主的少爷给打中了肚子。他的肠子都淌出来。他是我的少东家，又是个好人；所以我把他背起来逃走……后来，他从一个地方逃到了暖和的乡村，可是他首先交给我一封信，叫我送给他父亲。好吧，我就动身了。我累极了，倦得要命……路上给打中了腿，伤口又不肯好；因为我老是在露天里，在星光下睡觉。……再加上大雪，可怕的霜冻——我记得清清楚楚！……总算回来了……在黑夜里……东找西寻，找大地主的家。——啊，真是晴天霹雳呀！——庄园没有了——谷仓没有了——连篱笆也没有了……什么都烧光了，烧成了白地了……地主老太爷……老太太……还有我的母亲……还有做丫头的约瑟夫卡小姑娘……统统都给杀死了，躺在花园里！——耶

稣啊！耶稣啊！——啊，我记得清清楚楚！——圣母啊！"最后几句话他说得很低；那一夜的景象重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发出深沉的叹息，大颗大颗的眼泪象泉水似的从他面颊上涌下来，他也顾不得加以掩饰了。

黑暗愈来愈浓重；大风愈来愈猛烈地刮着树木，桦树枝的长条抽打着附近的坟墓，桦树干白得象裹着尸布的幽灵，朦胧地浮现在幽暗之中。人们正在离开墓地，灯火灭了，巡礼乞丐唱赞美诗的声音消失了。现在肃静笼罩着坟地，打搅肃静的，只有阴森可怕的飒飒声和毛骨竦然的沙沙声了。墓地里仿佛黑影幢幢，乱丛棵子也呈现出可疑的形态；这儿有的是微弱的呻吟的旋律，阴惨的颤音的海洋，黑暗中无定形物的进退摇动，压抑着的凄厉呜咽的突然爆发，以及使人心胆俱寒的、神秘而又恐怖的惊叫。全村里响彻着狗儿悠长绝望的号叫。

只有在万灵节这一天，列普卡村是静悄悄的。大路上寂无人影，酒店门户紧闭。有几家雾气朦胧的小玻璃窗里，看得见灯火照耀，也听得见神圣的赞美诗的歌声怯生生地荡漾出来，中间还有祈求天主保佑虔诚的亡灵的、响亮的祷告声。

人们诚惶诚恐地在茅屋外面溜过，诚惶诚恐地谛听树木静静的叹息，诚惶诚恐地向窗口张望，——生怕遇到一个根据神的意旨和自己的渴望，在这一天到世界上来走动的亡灵，——生怕在四条大路交接的地方，听到亡灵痛哭，——生怕看到亡灵忧伤地向窗子里窥望。

在某些茅屋外面，庄稼人按照古老的习俗，放着吃剩下来的晚饭，送给饿鬼们吃，他们划着十字，喃喃地说着施食的词儿："仍旧留在炼狱里的信徒的亡灵啊，给！这是送给你们吃的食物！"

万灵节的黄昏，就是这样地在寂静和悲伤中，在回忆和恐惧

里结束了。

罗赫，这个到过耶稣圣墓的巡礼乞丐，坐在波利那家中，安蒂克的屋子里，读了讲了许多虔诚的神圣的圣徒故事。

聚在那儿的人倒不少：因为安姆勃罗司、雅姑斯叮卡、克莱姆巴来了，古巴、维蒂克、犹兹卡、娜斯多西亚也来了，只有老波利那一个人不在场，他在雅格娜家里一直待到深夜才回来。

除了蟋蟀的鸣声，壁炉或炉火里松节的爆裂声外，房子里象死一样地寂静无声。

他们全围着火坐在凳子上；只有安蒂克一个人坐着望着窗外。罗赫时常用拐杖把殷红的火炭拨在一起，一面用轻微的声音这样说道：

"死，并不是可怕的。——并不可怕的啊！

"正如鸟儿在冬天飞向温暖的国土，我们疲倦的小小的灵魂同样渴望飞到耶稣那儿去。

"树木在冬天虽是光赤裸裸的，然而天主在春天却给它们披上了苍翠的叶子和芳香的花朵；人的灵魂啊，我们同样要到耶稣那儿去，在耶稣那儿找到欢乐、愉快、春天以及万古的苍翠！

"正如太阳拥抱我们这疲倦的大地，拥抱这因为生长果实而累坏了的大地，我们的天主同样的要拥抱每一个灵魂，使它忘记掉过去了的、痛苦与死亡的冬天。

"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烦恼、哀痛、愁苦以外，便一无所有了！

"而恶却增长繁殖了，就象树林里的蓟草一样！

"一切事情都是空虚的，徒劳无益的……象火绒一样，象被风在水面上吹起而又吹破的泡沫一样！

"除了天主以外，世界上无可信奉，无可希望！"

第 十 章

“我布道的时候，我对每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都讲到这一点……”风猛烈地灌进神父的喉咙，打断了他的这句话，而且呛得他好一阵咳嗽。安蒂克默不作声。

大风愈刮愈猛，从大路上疾卷下来，鞭打着白杨树，在树木间呼啸骚动，使树木弯倒了身体，愤怒地呻吟叫喊。

“小伙子，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神父继续说道，“我亲手把母马带到池塘边去的……它的眼睛瞎了，说不定它会闯到丛林里，迷了路，也许还折断了一条腿。”——这桩心事使神父脸色发白，他继续在每一棵树木下张望，在每一块田里找寻他的马儿。

“哦，不过它老是没有人管束、随意走动的啊。”

“它很熟悉到池塘边去的路。哪一个人都会给它找个桶喝水，然后帮它掉转头来：它自己就会走回来了……伐莱克！”他以为他看到白杨树后面有人，突然大声喊道。

“我看到伐莱克在池塘这一边；不过那是在黄昏以前呢。”

“说不定是去找马了：找得太晚了一点儿了！……是匹二十岁的老马哪！我到这村子里来后不久，它就出世了，该发发慈悲让它养老了……而且真是可爱，赶得上不论哪个最可爱的人……天哪！万一这可怜的牲口遭到了灾难怎么办呢！”

“难道会出什么岔子吗？”安蒂克咕哝道，心里挺不高兴。他原是到神父这儿来诉苦和请他出主意的；神父却不仅责备他，而

且还叫他去找那丢失的母马！毫无疑问，一匹那末又老又瞎的马，是应该可怜的；可是，难道不应该先照顾一个人的事情吗？

“至于你呢，你应该控制你自己；你听到了吗？你不要咒骂他！他是你的父亲啊！”

“啊，那个，”安蒂克十分痛苦地说道，“我满明白。”

“如果你咒骂，那就是很大的罪孽，就是对天主的冒渎。谁在愤怒之中举起手来殴打父亲，破坏戒律，谁就不会得到祝福！”

“我要的是公平合理：再也没有别的要求。”

“不，你寻求的是报复。……我的话说错了吗？”

安蒂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一头驯服的小牛，无疑的会上膘发胖，吃许多奶，长得结结实实。’”

“驯服！这两个字可梗在我喉咙里，我驯服的地方太多了。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就得容忍这个人把我百般虐待吗？难道做子女的，就不能为他们受到的虐待，求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吗？——天哪！如果这就是所谓规矩的话，那末，我宁可和这规矩告别，跑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躲避这个规矩。”

“那就走吧；有什么在阻挡你啊？”神父突然发怒，大声嚷道。

“我满可以走：如今这儿还有什么有我的份儿呢？”他喃喃地说道，几乎要哭出来了。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人家连一点儿田地也没有，也还是安心待下来，干着活儿，并且因为有活儿可干，感谢天主哩。你最好还是安定下来干点事情，不要象个女人似的哭诉埋怨了。你身体壮实，人又能干，而且手头还有点财产。……”

“是啊，一点不错，整整三英亩田！”这就是安蒂克讽刺的答复。

"还有一个妻子和孩子，他们也是属于你的——你可别忘了。"

现在他们走到酒店门前了；酒店里窗子通明，从他们所站的路上，就听得见里边儿的声音。

"啊！又是大吃大喝吗？"

"是夏天中选的新兵们，他们在喝酒振作精神呢。下礼拜日俄国人就要把他们带走，带到世界那一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在寻找安慰啊。"

神父已经站定在白杨树附近，他在那里可以透过窗子望见酒店里拥挤的情况。"啊，酒店里人都快挤满了！"他大声说道。

"今天他们要开个会，一起商量一下大地主把森林里的开垦地卖给犹太人的事。"

"可是他只卖了一半啊。"

"这桩买卖我们没有同意，那就一棵树也不能出卖！"

"你说什么呀？"神父用急躁的声调问道。

"我们不答允；那不是很明白吗？我爸爸要去打官司；可是克莱姆巴跟其他拥护他的人们，都不愿意打官司。他们不许斫下一棵树；如果全村的人不得不起来抗议，他们就一定起来抗议——对，而且手里还拿着斧头。凡是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决不放弃。"

"慈悲的老天爷啊！求天主保佑不要发生暴行才好啊！"

"没有的事！不过是几个大地主的脑袋劈成两爿罢了：那才公平合理呢！"

"安蒂克！你气愤得发疯了吗？我的好小子，这可是无法无天的话！"

安蒂克不愿意听他的话，他转过脚跟，在暮色四合中消失

了。而神父也听到了车轮的辚辚声和母马的嘶鸣声，他赶紧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安蒂克要避免走近雅格娜家，他就从磨坊的那一边绕过去。

雅格娜牢牢地生根在他的心里，成为他没法儿根除的一个溃烂的创伤。

远远的，灯光从雅格娜家里明晃晃地照出来。屋子里一片欢乐气象。他站定了再张望一次，尽管只不过是愤愤地要咒骂她。突然有种情绪袭上心头，象风暴似的，把他席卷而去。

"现在她是我父亲的了！——我父亲的了！"

他绕到他的姐夫铁匠家里去，倒不是想请铁匠出主意，不过是想找个伴儿，在外面多待一忽儿，晚点回到父亲的家里去。——啊，神父会教训他好好干活儿的，一定会教训他的。自己毫无烦恼的那些人，教训人家是容易的啊！——"记住你的妻子和孩子！"——难道他真的会把他们忘记了吗？她！……哭哭啼啼，低头伏小，如怨如诉的闪闪生光的眼睛，他才讨厌她哩！……要不是为了她……如果是独身的话！——天啊！他深沉地唉声叹气；一阵疯狂的愤怒兜上心头，他真想抓住什么人的咽喉——掐死他——把他撕个粉碎！……

可是，抓住谁呢？他不知道。他的愤怒突然消失了，正象愤怒突如其来一样。他茫茫然地凝望着黑夜，谛听着大风呼啸。然后他又往前走去，踏着沉重的步子，几乎拖不动自己的身体了；因为，现在他觉得心上压着悲哀、疲乏和沮丧之感的大山，他再也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了。

"雅格娜是我父亲的了——是我父亲的了！"他反反复复地说道，声音一次比一次放低。

铁匠铺里，一个学徒正使劲拉着风箱，风打在轰隆隆发响的

闪光火炭上，使火炭发出血红的火焰。铁匠站在铁砧旁边，满脸污黑，帽子推在脑后，身上裹着皮围身，光着胳膊，正捶打着一根炽红的铁棒，直打得铁砧当当的响，铁锤下火星纷飞，嘶嘶地落在铁匠铺潮湿的泥地上。

“怎么啦？”等了一忽儿，铁匠问道。

“哦，怎么吗？”安蒂克靠在一辆柳条马车的车骨上，含糊不清地说道。有好几辆车子摆在旁边，要修理铁骨。他盯着炉火直瞧。

铁匠继续干着活儿，使劲地打着白热的铁条，接二连三地打，铁锤打在铁砧上时有板有眼的；还需要更大的风力的时候，就帮助学徒拉风箱。不过，他也不时地偷偷对安蒂克瞧上一眼，红色的胡髭下面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哦，你又上神父家里去过了吧，可有什么结果吗？”

“怎么会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没有。我在教堂里也会听到完全一模一样的话。”

“你还打算听到别的什么话呢？”

“咳，神父见多识广，为人乖巧呀，”安蒂克给自己辩护道。

“他哪，乖进不乖出。”

安蒂克不想反驳他。

“我要上你家里去，”沉默了一忽儿，他说道。

“去吧；我立刻就来了，因为乡长也快要来了。烟草放在橱顶上，你自己找来抽吧。”

安蒂克没有怎么听清楚他的话，因为他立刻走到对面的房子里去了。

他的姐姐正在生火，她的大儿子坐在桌子旁边读着一本拼法读本。

"他在读书了？"他问；因为那孩子正用尖棒指着每一个字母，高声朗诵着。

"是呀。掘马铃薯的时候开始读起来的。磨坊里的一位年轻小姐在教他，因为我丈夫太忙了。"

"罗赫从昨天起，也开始在父亲那一边的房间里教起书来了。"

"我也想把我们的琼尼送到罗赫那儿去的，可是米哈尔不赞成。他说她高明得多，因为她在华沙上过学。"

"是啊，是啊。"他回答道，为了总得说点话儿。

"琼尼第一册念得很快，那位年轻的小姐也大吃一惊。"

"啊，当然啦。他是铁匠的嫡血，你瞧——是那么一个聪明人的儿子啊……"

"你在取笑人嘛。可是，他告诉你，父亲活着的时候，父亲是可以把他赠给随便哪一个人的财产收回的。——他这话难道说得不对吗？"

"咳，那是想从狼嘴里抢东西吃！……六英亩地！我老婆和我，就象是他的长工一模一样；你瞧，他倒把田地送给了他碰上的第一个陌生女人了！"

"你跟他吵架，跟他顶撞，找人出主意反对他；结果是他会把你从家里赶出去的！"她这样说着，一面胆小地向门口张望。

"这话谁告诉你的？"

"轻点儿，别嚷嚷呀！那是人家在这么说的。"

"他办不到的！如果他有办法，让他硬把我撵走好了！我一定要去告状。可是，说到屈服，我可决不屈服，决不！"

"哦，那你就跟公羊一样，用脑袋撞石墙，石墙可永远撞不碎，可不是吗？"铁匠闯了进来，说道。

“那末，怎么办呢？你给大家都出了好主意，也给我出个主意吧。”

“反对老头儿打定了的主意，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铁匠点上烟斗，着手解释起事情来了，他替波利那辩白，粉饰着真相，安蒂克终于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大声叫道：

“你——你是在帮他说话！”

“我要说公平话。”

“为了这件事，他已经给了你好处了。”

“无论如何，也不是从你口袋里掏出来的。”

“我的财产是我的，用不到你来替我放弃。没有疑问，你已经到手了一大笔财产，不忙再多争了。”

“我到手的，不比你多。”

“啊，不比我多吗？你不是分到了牛肉吗？你不是从父亲那儿偷偷地拿走了各种衣服，各种零星东西吗？我倒忘了，鹅呀，小猪呀，……还有……还有……说不完的东西哩！啊，还有他在前几天给你的那一头牛犊，难道那算不了什么吗？”

“跟我一式一样，你也可能搞到手的。”

“我不是吉普赛人，也不是贼！”

“贼！你骂我是贼吗？”

他们两个人都冲上前来，准备扑到对方身上去。可是他们停住了，因为安蒂克更加沉静地继续说道：

“我不是在骂你。可是哪怕搞得破产，我也决不放弃我的权利。”

铁匠冷笑着插口道：“你这样走上极端，我想，倒不是为了田地。”

“那末为了什么呢？”

“你要的是雅格娜，你现在要失掉她了，所以你生气！”

“你可曾看到……？”他大声说道；铁匠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

“有人看到的……而且还不止一次。”

“但愿他们的眼珠从眼窝里掉出来！”可是他这咒骂声音压得很低；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乡长走进房间里来了。可能他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争吵，因为他立刻为那老头儿的行为辩护起来了。

“你袒护我父亲，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给你吃过很多香肠和酒哪！”

“请你不要说轻率的话；是我这个乡长在跟你说话呀。”

“乡长是什么东西，我把他当作断了的手杖一样！”

“什么！——这人说的什么话？”

“就是你听到的话；如果你没听到，你就要听到更加厉害的话了。”

“你有胆量的话，那末，你就说吧！”

“我就说。——你听着，你是酒鬼，犹大，伪君子；你把村子里的公款喝酒乱花，你得了大地主不少钱，让他们把我们的森林地卖掉……你还要我说下去吗？”他愤愤地又添了一句，随手抓起一根棍子来。“我要说话的，我不用嘴巴，我倒要用棍子。”

“安蒂克，你留神，你做的事可别后悔；我是当官儿的！”

“不要在我家里打人！这儿不是酒店！”铁匠大声嚷道，挺身挡在乡长前面。可是安蒂克现在激动得愤怒透顶，他连珠炮似的咒骂他们两个人，砰的碰上大门，走出去了。

“现在，”第二天早晨，安蒂克吃着早饭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现在他们大家都要反对我了！”正这末说着的时候，看见

铁匠进来,他怔住了。他们象平常一样地打了个招呼。

后来安蒂克到储藏室里去切草料,铁匠便跟着他,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道:

“我真不明白我们干么要吵架……多半是说漏了嘴,讲出蠢话来了。所以我先来找你,跟你握手,讲和。”

安蒂克事实上也跟铁匠握了手,可是带着不大信任的神气,委屈地说道:

“是啊,咱们俩说了些急躁的带火气的话,可是我倒不怨你。那乡长可叫我气疯了。……他不要管人家的闲事,管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了,不然的话……”

“乡长要跟着你出来的时候,我就这样告诉他的……”

“他要跟我打架?——我要象对付他的表兄一样的揍他一顿,那个家伙自从收获的时候起就给打垮了!”

“这件事我也跟他提过的,”铁匠说,露出假装郑重其事的神气和狡猾的眼色。

“可是我还是要跟他算帐的,……跟他这个大人物,这个作威作福的芝麻绿豆官儿!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他不值得你费神,随他去吧。——我想出了一个主意,现在特地来告诉你的。咱们必须这么办。……今儿下午我老婆要上这儿来,你就跟她一同到老波利那那儿去,把这件事彻底谈一谈……躲在坑坑角角里抱怨有什么用呢?当着他的面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你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可是,无论如何,事情总会搞出个结果来。”

“可是,如今授与财产的文书都签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要明白,凭着吵嘴,你可什么也弄不到手的。是的,他签了文书。可是,只要他活着的时候,他就有权力废除这个文书。

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不要惹他生气的理由。他要结婚：好吧，就让他结婚好了。他要享福：干么不让他享享福呢？"

听见铁匠提到结婚，安蒂克就脸色发白，身体抖得厉害，切草料的工作也停顿了。

"不要公开反对他。要赞成他。既然他要这么办，就说他签这个文书是对的；只是要求他答允把其余的财产给我们——那就是说，给你，给我，而且要当着公证人的面答允我们，"他狡猾地想了一下，补充道。

"对啊，可是犹兹卡呢？格利哥里呢？"安蒂克勉强地问道。

"他们可以拿现钱，不拿土地。格利哥里自从到军队里去以来，每个月拿到的钱也不少。——可是你好生听着，你按照我告诉你的话办去：你将来就决不会后悔。我处理事情的办法，会使全部土地最后都落到我们手里，我可以用生命来担保。"

"'毛皮商人哪，羊活着的时候，休想缝羊皮啊。'"

"听着，——叫他当着公证人的面答允下来：我们就有把柄可以抓住了。我们就还有条退路，可以告到法庭上去。此外还有一点：他得了你妈妈陪嫁过来的土地。"

"的确，倒大有可为呢：四英亩地，分给我和你的老婆……整整四英亩地哩！"

"可是这些土地他都还没有给你、没有给我啊，这多少年来，他在这些土地上播种，从这些土地上收了庄稼！因此他得好好的酬谢你，可不吗，而且还得按成酬谢呢！……我再一次关照你：根本不要反对老头儿。去参加婚礼；不要不肯对他说好话。我们会把他掌握住的，你瞧好了。如果他归根结底还是不肯答允，那末法律就会来强迫他答允。你跟雅格娜挺熟的，她会对你很

有用处：只要跟她说通了就行了。要说服老头儿，叫他回心转意，没有人能比她更有成效的了。哦，你同意了吧？因为我得赶快走了。”

“同意了！——你快滚吧，不然我就要打你耳光，轰你出去了！”安蒂克咬牙切齿地说道。

“怎么……你怎么搞的啊？”铁匠被对方脸上的神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道。安蒂克放下铡草刀，走上前来，眼睛可怕地闪闪发光，脸色苍白得象尸布一样。

“贼！臭死尸！奸细！”他一面嘴角上冒着憎恨的口沫厉声臭骂，一面走上前来；铁匠因此干脆逃跑了。

“这家伙疯了吗？”铁匠刚跑到大路上，就这样说道。“我是在给他出个挺好的主意呀……而他呢——噢，可不吗？那是你要的把戏！你要打我，撵我出门，因为我想和你平分土地，因为我象到一个朋友和兄弟那儿去似的到你那儿去！那是你的把戏……你想把土地独吞？哈哈，好家伙，你这一生见不到这个日子的！虽然你那末机灵地骗我把心事说出来了，可是我要叫你吓得发抖，抖得那末厉害，跟它比较，打摆子的发抖就不算什么了！”铁匠想到安蒂克叫他上了个大当，想到安蒂克会把这个阴谋诡计全部告诉老波利那，——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他就愈来愈生气、愈来愈愤怒了。

“这可得立刻防止！”铁匠迅速地作出了决定；虽然害怕挨安蒂克的打，他还是回到波利那家去了。

“你们东家在家吗？”他问维蒂克道。维蒂克在屋子对面，往池塘里丢着石子，把鹅群赶上岸来。

“他上磨坊去了：去请人家参加婚礼的。”

“我走那条路过去，说不定我们会遇上的，”他心里想道，就

向磨坊走去了；可是他先回家去，嘱咐老婆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孩子，听到第一响午祷钟声时，就到安蒂克那儿去。

“他会告诉你怎么办的……你自已别拿主意，因为你并不聪明；只要在合适的时候哭上一场，抱着你爸爸的膝头恳求他，这就是了。可是要好生注意安蒂克说的话和你爸爸回答的话。”他这样地继续教了她一个时候。

“现在我要到磨坊去看看，也许我们的面粉磨好了。”他心里局促不安，不能再在家里待下去，他走出门来，慢慢地走着，时常停下步来考虑问题。

“这家伙恫吓我，可是，我想，他还是会照着我跟他说的话办事的。最好是我老婆在场，我却不在场。——除了照我的话办事，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结果是——吵架——给波利那从家里撵出去！”

他胜利地微笑，戴正帽子，扣上外套的钮子，因为从池塘那边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冷风。

“一定要有霜冻了，不然就要有大风大雨了，”他站在桥上打量着天空，对天气作了预测。天空中正卷过一簇飞驰的云层，跟一队泥污未洗的羊群倒很相象。池水时而冲激着岸头，发出一种低沉的澎湃之声。岸上，低垂的黑沉沉的赤杨和哀泣着的杨柳之间，疏疏落落地出现了洗衣服女人的红色轮廓，喧闹的捣衣声从两岸升腾起来了。大路上是空荡荡的，只有无数沾着发硬的泥浆的鹅群，在那充满枯叶和垃圾的沟渠里爬出爬进。孩子们在屋子外边大叫大嚷；公鸡在篱笆里啼鸣——这些天气预报者在报告着天气的变化哩。

“还是在磨坊里等他的好！”铁匠咕噜着顺着下坡走去了。

铁匠走了，安蒂克就动手铡草料，他干得如疯如狂，除掉干的活儿，什么都忘了。古巴从森林里回来，就大声叫道：

“天哪！够牲口吃上一个礼拜的了！”于是安蒂克就从沉思默想中醒过来了，他把铡草刀丢在一边，欠伸一下身体，走到房子里去。

“必须要办的事，就要去办，”安蒂克想，“今天我必须跟父亲说个明白。——铁匠这家伙是个撒谎的奸细；虽然如此，他的话也许有点道理。不，其中一定有些鬼名堂。”他向父亲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立刻就缩回来了。有头二十个孩子坐在那儿。罗赫正在教他们，很注意他们的举动；他手里盘动着念珠，耳朵听着他们读的功课，嘴里有时候改正着他们的错误。他偶尔也拉拉这个孩子的耳朵，拍拍那个孩子的脑袋，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耐心地坐着，讲解着课本，提着问题——孩子们都尽快地赶紧齐声回答，吵吵闹闹地象是一群给惹得生气的火鸡。

汉卡一边动手把午餐准备好，一边跟他的父亲别列察谈话；因为老是生病，走动很不方便，别列察难得上这儿来。

他挨着窗坐着，下巴颏儿和双手都搁在拐杖上；头发雪白，嘴唇抽搐，尖尖的嗓门儿象鸟叫似的，再配上气管里的一股喝哧喝哧的微弱的喘气声。

“你吃过早饭没有？”她问。

“说实在话，薇隆卡把我忘了。”

“啊，她连狗也叫它饿肚子！狗时常到我这儿来吃东西，”她大声说道。自从去年冬天起，她的姐姐跟她就把关系搞坏了。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死了，薇隆卡把母亲遗留下的东西统统抓在自己手里，什么也不肯放弃；这件事情使她们彼此疏远了。

别列察用微弱的声音为薇隆卡辩护。“他们自己也很拮据。

斯泰和给风琴师家里打麦子，他们供他吃，另外每天给他二十个戈比工钱。家里食口多，马铃薯不够大家吃的。的确，他们有一对乳牛，拿黄油和干酪到城里去卖，也换到一点儿钱；可是，她时常忘了给我吃饭。然而我也不要吃得多，每天只要吃一点儿，到时候有得吃，就行了……”

“你既然和那臭女人搞不好，明年春天就上我们这儿来吧！”

“不过我也不抱怨，不用大惊小怪的；只是……”他的声音低下去，变成沉默了。

“跟我们在一起，你可以看鹅，照料小孩子。”

“汉卡，”他低声说道，“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干的。”

“这儿有地方给你住；我要给你搭个床，叫你睡得舒舒服服的。”

“啊，汉卡，只要我能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回到他们那儿去，我睡在牛棚里马房里都情愿。”他用嘶哑的恳求的声音回答道。“他们拿走了我的羽毛褥垫；她说孩子们没有东西垫哩。的确孩子们是冷的，所以我叫他们和我一起睡。可是我的羊皮外套稀烂了，根本不能保暖了；我睡的地方又没有火，她什么木柴也不肯给我，我吃的每一汤匙的东西，她都斤斤较量，她撵我出来要饭，我年老力衰，好容易才慢吞吞地走到你家里啊。”

“天哪！你从来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为什么呢？”

“我怎么能说呢？她是我的女儿呀！——而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他又难得在家里，——我怎么能说呢？”

“她是个母夜叉！她分到了一半土地，一半房子，还有其他的东西……难道这就是答应供给你的食宿吗？我们一定要去打官司：他们应该供给你食物，柴火，还有衣服。——而我们每年该给你十二个卢布：你说，我们有没有照诺言办事？”

“当然啦！因为你们是正直的人。——不过，我节省下来准备作安葬费的那有限的几个钱——我也不得不让她们拿走了。我无可奈何。”他不再说下去了，却蜷缩着坐在那儿，不象一个人，倒象一堆破烂儿。

吃过午饭，铁匠的老婆带着孩子们来了，跟汉卡说话招呼的时候，老人挟起一捆女儿给他准备好的东西，便人不知鬼不觉地走掉了。

波利那没有回家来吃午饭。

然而铁匠的老婆决心要见到波利那，即使她得等到夜晚也在所不惜。汉卡在窗子附近摆了个织布机，她就在那儿动手干起活儿来，孜孜不倦地把大麻的纬线织在经线上，却小心翼翼地很少参加安蒂克和他姐姐之间的谈话。他跟她抱怨诉苦的谈话可也没有谈多久，因为雅姑斯叮卡闯了进来，用没头没脑的口气说道：

“我刚从风琴师家里来，他们家要我替他们洗衣服。玛蒂亚斯刚才还在那儿，带着雅格娜一起去的，去请他们来参加婚礼。他们要来的。是的，有钱人到有钱人家作客，大家都是门当户对。他们也邀请了神父呢。”

“啊！他们竟敢请神父哪！”汉卡大声嚷了起来。

“这样说来，难道神父竟是那末神圣的人吗？他们邀请了他，他说他可能要来的。干么不来呢？姑娘难看吗？菜不好吃吗？酒会少吗？磨坊老板和他的老婆女儿已经答允要来了。嗬，嗬！自从有了列普卡村到现在，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喜酒哩！——我知道，因为我要和磨坊的艾娃一起做菜。安姆勃罗司为他们杀了一头猪，现在正做着香肠……”她的话突然中断了，因为她注意到谁都不向她打听，谁都根本不说话。她向四周的人看看，他们

都阴郁地坐在那儿，她注意地打量着他们，大声叫了出来：

“哎呀！这儿有一场大风暴要起来了！”

“有大风暴也罢，没有大风暴也罢，跟你有什么相干？”铁匠的老婆回答道，话说得那末辛辣，触怒了雅姑斯叮卡，她站起身来，走到别一个房间里犹兹卡那儿去了。孩子们刚走开，犹兹卡正在收拾椅子和长凳。

“爸爸对自己是不大会有什么舍不得的。”铁匠老婆用一种伤心的调子说道。

“噢，他手头宽裕，满可以做到的！”汉卡插嘴道，看到安蒂克狠狠地瞧着她，她就蓦地住嘴了。——他们几乎完全默默无言地坐着等候波利那。偶尔也说上一句半句，接着，沉闷的、不祥的、压倒一切的默默无言，又再一次地来到了。

“爸爸的现款一定是够多的：他经常出售东西，可从来不花钱。”

对他姐姐的话，安蒂克唯一的回答，就是摆了摆手；他走出房间，去呼吸新鲜空气了。他觉得愈来愈心神不安，可也说不出是什么缘故。现在他盼着父亲回来，对他的迟迟不归感到急不及待；心里却又因为还没有碰到父亲而高兴。——“你生气，不是为了田地，而是为了雅格娜！”——前一天铁匠说的那些话，如今他又突然想起来了。——“胡说八道的狗东西！”他的嘴唇里冲出一声怒骂。接着他就动手构筑着从院子那一边给房屋挡风的保暖栅栏。维蒂克给他从草堆上取来了稿草；安蒂克打上木桩，筑成墙架，然后把稿草塞在木桩中间。可是他的手在发抖，他不得不一再地停顿。他靠在茅屋的墙上，透过落尽叶子的树木，眺望着池塘那边雅格娜家的房屋。——不，现在他心里腾涌着的不是爱情，而是无数的愤怒与憎恨的波涛！她，这烂污女人——她，这可

恨的贱人！——人家丢给她一块骨头，她就跑过去追逐骨头了！

他的思想就是这样。可是，回忆接着就风起云涌地来了，——从哪儿来的，他也不知道，——回忆围攻着他的心，萦绕着他的灵魂，甚至声音笑貌都可闻可见……他的额上沁出了汗珠，他的眼睛闪闪烁烁地发亮，他浑身上下兴奋得发抖。——啊，在果树园里！啊，接着是在森林里！还有一次，他们一起从镇上回来！

他立刻头晕目眩了；他又重新看到了热烈的红喷喷的脸，深蓝色的眼睛，奇妙的丰满的红唇；他听到了她的热情急促的呼吸，听到了她又低又哽、亲热而狂喜的声音在叫他："安蒂克！安蒂克！"而她又在俯身向他偎依过来，偎得那末近——他感到了她心跳着的整个肉体的接触！……可是他擦擦眼睛，驱除那太甜蜜的幻象，于是他的深仇大恨又冷冰冰地从他的心里流出来了，正如春天的阳光照在屋檐下冰柱上、爱情重新苏醒的时候，从冰柱上流下来的水滴一样。在他的灵魂里，痛苦的渴望又一次地抬起了戴着荆冠的头——这种渴望是那末辛酸，所以他很想抓住随便什么痛苦来缓和这种渴望，或是大叫大喊，唤起死人于地下。

"但愿天雷打她！"他叫了出来；但他突然使自己镇静下来，赶紧向四周看了一眼，生怕维蒂克会明白他指的是谁。

最近三个礼拜，他是在有所期待的、焦灼不安的心境中度过的，他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说到他自己，他无能为力，办不成什么事，也阻挡不了什么事！

最近，疯狂的思想，还有疯狂的决心，时常在他的心灵里汹涌翻腾。他时常跑出去找机会遇见她，有好几夜，他在大雨和寒冷中守在她的屋外。可是她没有走出门来——她躲避着他！

不，不，不！他对雅格娜的愤恨，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愤恨，一刻比一刻强烈。她是他父亲的！——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女骗子，一个抢走他的土地（一切财产中最宝贵的东西）的盗贼！他要打她——是的，要把她打死！

他不止一次地下决心要和父亲对抗，要当面告诉父亲："你不能娶雅格娜做老婆；她是我的！"但一想到这点，他的头发就直竖起来，——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全村的人会怎么说呢？

而现在呢，她，就是这个雅格娜，就要做他的继母了——他的继母……那样的继母啊！这怎么成呢？难道这不是一种罪孽，一种不可救药的罪孽吗？他怕想起这件事：想到天主严厉的审判近在眼前，他就心胆俱裂……然而，什么也不说——把一切都藏在心里，就象人们把烧炙到骨头的炭火藏在胸中一样，——那可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啊！

而距离举行婚礼的日子，又不过一个礼拜了！

"东家来了，"维蒂克大声说道；安蒂克觉得自己害怕得在发抖。

天在暗下来了。

天也在冷起来了；地面在结冻。空气凛冽刺骨，然而十分爽朗，下霜时通常是这样的；声音的传送十分顺当，驱向水边的牲口的吼声和蹄声，门户开关和吊桶上下的轧轹声，孩子们和狗儿的喧闹声，隔着池塘都听得清清楚楚。有几家窗子里已经闪耀着灯光，斜斜地在水面上投下了长长的、断断续续的、动摇不定的倒影；而森林背后呢，硕大的红色满月正在慢慢地升起来。

波利那关心庄稼活儿，他走进院子，就严厉地责骂古巴和维蒂克听任牛犊儿走出牛棚闯到母牛秣桶那边去了；所以波利那踏进房子里时，他的客人们正在恭候他呢。客人们一句话也不

说，只是看了他一眼，便低头看着地下；这时候，波利那突然在房间中央站住，瞅瞅客人，轻蔑地说道：

“大家都来了？啊，来审判的吗？”

“不，决不是的，”铁匠老婆畏怯地回答道；“我们有事来求你的。”

“可是，你丈夫干么不到这儿来啊？”

“他很忙，来不了。”

“哈哈！忙……是呀。”波利那会意地微笑，把外套丢在一旁，脱下靴子。刹那间大家都张口结舌的，不知从哪里说起。铁匠老婆干咳了一下，把她的孩子们拉近身边；汉卡坐在门槛上给她的小娃娃喂奶，用局促不安的眼神瞧了几瞧安蒂克；安蒂克坐在窗口，考虑他该说什么话，激动得浑身发抖。只有犹兹卡是平静的，正在炉火边削着马铃薯的皮。

“哦，你们要说的话，现在就说出来吧，”老人被大家的沉默惹得生气了，他厉声叫道。

“安蒂克，还是你先说吧——关于那授与财产的文书：然后我们接下去说，”铁匠老婆结结巴巴地道。

“文书？我可以告诉你们：文书是签好了，婚礼在礼拜日举行。”

“我们知道；不过我们上这儿来，是为了别的缘故。”

“什么缘故？”

“你给掉了整整六英亩地！”

“我愿意给才给的：如果我高兴，我可以把一切财产都给她，而且现在立刻就给！”

“如果一切财产都是属于你的，你不妨给她。”安蒂克反驳道。

“不是我的，又是谁的？——谁的呢？”

“你的子女的。我们的。”

“那是胡说。土地是我的，我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或许不是你的，你不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你要阻挡我？”

“我要……我们都要阻挡的；阻挡不了的话，我们有法律保护我们。”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冒火了。

“啊！你用法律来恐吓我吗？真的吗？——你趁早别吵吵闹闹惹我生气了，不然你就要后悔了。”

“你不能欺负我们！”汉卡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她要的是什么呀？——她？——她嫁过来才带了三英亩地，一块帆布：她竟敢在这儿唠唠叨叨的！”

“你给安蒂克的可更少：连他妈妈陪嫁的土地也不给他；我们就象是你的长工一样！”

“可是你们的活儿也不是白干的，你们得了整整三英亩田的产物。”

“我们干的活儿，价值二十英亩地的产物也不止。”

“如果我错待了你们了，那就上别处去过更好的日子吧。”

这时安蒂克嚷道：“我们决不上别处去！土地是我们的，是爷爷和老祖宗传下来的。”

老波利那对他瞪着眼睛，可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在炉火边坐下，拿起火钳，拨弄木柴，直搅得火星纷飞。他气得脸通红；他的头发一再落到他的眼睛里——磷光闪闪，好象是野猫的眼睛；但他仍旧还有些克制自己的能力。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只有急促的呼吸声打破房间里的寂静。

“我们一点儿也不反对你结婚；你要结婚的话，结婚就是了。”

“如果你有点儿反对，对我就大有关系啊！”

“只要你取消那个文书！”汉卡流着泪，补充道。

“啊，这暴躁的母狗！老是象个傻瓜似的唠唠叨叨！”他愤怒地拨弄着炉火，火星飞得满屋子都是。

“你留神！她不是你的女人，你不应该对她说出这种话来！”

“那末，干么她就应该多嘴多舌呢？”

“她有说话的权利！”安蒂克大声喊道；“她是为我们应得的权利辩护。”

“如果你坚持的话，就让那文书成立也好，”铁匠老婆喃喃地说道，“不过，你把其余的财产给了我们吧。”

“瞧这蠢头蠢脑的东西！来瓜分我的财产了，是不是？不，我要留着财产，我决不从你们手里去要吃的住的。——我斩钉截铁地说过了。”

“我们决不让步！我们要法律起诉！”

“我只要拿起棍子来揍你们，就给了你们公平审判了！”

“你敢碰我们！你倒试试看——你休想活到结婚的日子！”

现在大家吵得认真起来了；挺身而出，声势汹汹，用拳头捶桌子，把肚子里一切怨恨和气愤都大声骂了出来。安蒂克在愤怒之中忘其所以，竟再三地抓住父亲的肩膀，他暴跳如雷，甚至掐住了父亲的咽喉；但老人却还能自制。老人不愿意打架，只是把安蒂克推开，对辱骂也不理睬，他不愿全村的人来参与他的私事。但房间里的吵闹和骚扰愈来愈响：因为两个女人轮流地哭着骂着，孩子们大声叫着，所以古巴和维蒂克都从院子里走来，从窗外向里边儿张望。

汉卡靠在炉子的遮檐上，一边儿泪水滚滚，一边儿滔滔不绝地说道：

“是啊，我们只好出门要饭去了！天主啊，慈悲的天主啊！……我们象牛马一样的干活！……如今我们的劳动又落得了什么呢？……啊，天主会替我们报仇伸冤的！……你会遭到天罚的！……送掉了整整六英亩地——还有母亲的衣服和念珠也给了人了……一切东西都给了人了！给的又是什么人呢，真是天晓得！……给了那猪婆娘！……啊，实在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个娼妇呀！你这样狠心地对付我们，你将来不得好死！”

“你说什么？”老人大声叫着，气势汹汹地向汉卡冲过去。

“我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个娼妇，——全村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

“你这该死的！我要打烂你的臭嘴！”波利那抓住她，使劲摇她；但安蒂克窜过来保护她，这下子可挨到他来吆喝了：

“我也这么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个娼妇——谁有意思，谁就可以操她！”——可是安蒂克没说下去。波利那一时性起，一拳打在安蒂克的脸上，安蒂克倒下去，脑袋磕在被他撞倒在地上的玻璃橱上，把玻璃也磕碎了。他立刻跳起身来，鲜血直流，向父亲冲过去。

父子两人象疯狗似的互相猛扑厮打，你揪住我，我揪住你，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在房间里冲过来冲过去，把对方往床上、大箱子上、墙上推，摔，直到他们的脑袋里又都嗡嗡地响了。女人们发出一阵可怕的叫喊，要想把他们父子两人拉开来；可是他们滚到地板上去了，恨入切骨地互相揪得紧紧的，交替地翻上来，翻下去，大家都拚命地要把对方掐死压死。

幸运得很，邻居们跑来了，来得正是时候，把他们父子两人拉开了。

安蒂克给硬拖到别的房间里，用凉水冲醒：由于玻璃划得很

深，失血过多，精疲力尽，他晕过去了。

老头儿根本没受什么伤；只是短外套上撕破了一点儿，气得发青的脸上抓破了一点儿……他痛骂跑来的邻居，把他们关在门外，自己就在炉火边坐下了。

但是什么也不能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他们骂雅格娜的话，他没法儿从记忆中抹掉：这些话象刀子一般刺着他的心。

“那狗东西！我决不饶恕他，决不！”那就是当时他对自己起的誓。“我的雅格娜！他怎么能这样说她呢？”——可是，接着他就想起了过去他听到过却没有在意的关于雅格娜的流言。他浑身发热，觉得气也透不过来了，一种沮丧之感兜上心头。如果他的亲生儿子说出这种话来，怎么去堵住人家的嘴巴呢？咳，这混帐东西！就是这些话的回忆，象火也似地烧灼着他。

犹兹卡把打架后杂乱的痕迹收拾干净以后，给波利那送去晚餐。虽然很晚了，他还是想吃，可是吃不下；他把汤匙放下了。他问古巴：“你给马喂过草料没有？”

“当然喂过了。”

“维蒂克——他哪儿去了？”

“去找安姆勃罗司给安蒂克治脑袋的。他的脸肿得象个瓦锅，”他补充了一句，就赶紧跑出来了；因为他选定这个月明之夜出去打猎。

“‘狗吃的东西太多了，就要打架的，’”他愤愤地说道。

老人沉重地走到村子里去，虽然雅格娜的窗子里灯火辉煌，他却抑制自己，不去看她。他就在她家门口转过身去，绕到磨坊那儿去了。这是一个料峭的繁星满天的夜，十分皎洁澄澈，所以整个池塘璀璨生光，好象耀眼的水银。寂无人影的大路上，树

木投下了长长的摇曳的影子。夜已深了，人家屋子里的灯光熄灭了，如今雪白的粉墙更加清晰地在果园落尽叶子的树木间凸现出来了。寂静和黑暗吞没了整个村庄，只有单调的水车隆隆、流水潺潺之声。玛蒂亚斯向前行走，跨到对岸去了。他一路上走着的时候，心里的愤怒愈来愈强烈，而憎恨也随之增长。他走进酒店，便把乡长请了来；他们两个人直喝到深更半夜。然而他还是无法用酒浇掉刻骨铭心的痛苦。他只是在这时候打定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早晨，他一起身就到另一头的房间里去了。安蒂克躺在床上，他的脸上缚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破布。

"马上从我家里滚出去！"他说，"你的东西，一丝不留，统统带走！如果你要跟我干一场，如果你要打官司，那你就打好了；你告我一状，把你的财产搞回去吧！你自己种的庄稼，明年夏天你可以来收割。现在，现在你替我滚！让我再也看不见你！你听见了吗？"他怒吼道。安蒂克慢慢地动手穿衣服。

"中午的时候，你们得离开这儿！"他在过道里向他们叫唤着补充道。

安蒂克仍旧闷声不响，好象他没有听见似的。

"犹兹卡，把古巴叫来；叫他给车子套马，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去！"

"不过古巴有点儿问题。他躺在草荐上哼哼唧唧的，说是他根本起不了床，他的瘸腿痛得厉害。"

"懒虫，光想躺在床上！"波利那就亲自去料理庄稼活儿了。

古巴可的确病得厉害，虽然东家逼着他，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是怎么一回事。他躺在那里，大声呻吟，连马儿也走到他的身边，用鼻子闻他的脸，用舌头舐他；维蒂克给他提了一桶水来，并

且偷偷地在河里洗涤一些血污的破布。

波利那全神贯注在安蒂克和他的家眷搬走那件事情上，根本没注意到上述种种情形。

安蒂克他们走了。

没有吵闹也没有骚扰，他们把一切东西收拾好，把属于他们的东西搬出来，把包裹捆好扎好。汉卡因为这场不幸几乎昏了过去；安蒂克给她喝点儿水，使她定定神，催她赶紧抓紧，以便他们尽可能赶快离开这个父亲的家。

安蒂克不愿意拿父亲的马，却向克莱姆巴借了一匹，并且把一切东西都搬到村庄尽头酒店后面汉卡的父母家里去了。

从村庄里来了几个农民，带头的是罗赫，想劝他们父子和解；可是，不论父亲也好，儿子也好，都不同意和解。

“不，”老头儿说道；“让他去试试，看他怎样享受他的自由，吃他自己挣的面包！”

安蒂克对他们的劝告一句话也不回答；却举起拳头，发出了可怕的咒骂，吓得罗赫脸色发白，缩到房子附近为数众多的妇女群中去了；妇女中一部分在帮汉卡的忙，但大部分的人却纷纷唉声叹气，唠唠叨叨，乱出主意。

犹兹卡满面流泪，把午饭端给父亲和罗赫吃的时候，他哥哥一家人就带着所有的东西离开这个地方了。安蒂克甚至从来没有回头看看他的房子；他只是划了个十字，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就鞭打马匹前进，因为车子载重过大，他用肩膀抗着车子。他吃力地往前走去，脸色发白，眼睛冒出火来，表露着固执的决心，牙齿格格地发响，好象在打摆子一般，可是一句话也不说。汉卡无力地跟在车子后面走着，她的大儿子拉着她的裙子号哭，她的小儿子紧抱在她的胸口。她赶着一头母牛、一群鹅、两只瘦猪

往前走，她咒骂和悲叹的声音那末响，人们都从屋子里走出来，象仪仗似的跟着她走。

在波利那家里，大家肃静无声地吃着午饭。

老狗拉帕在门口吠叫，追着车子，又跑回来号叫。维蒂克叫它，它可不理会。它嗅着院子，走进安蒂克的空房间，转了一两个圈子，又冲进过道，重新吠叫，哀鸣，对犹兹卡摇着尾巴，重新东奔西跑，仿佛心烦意乱似的：接着又蜷着后腿坐了下来，露出一种痴头痴脑的奇怪的神情——最后，终于夹着尾巴，跟着安蒂克的踪迹走掉了。

"连拉帕也跟着他们走了。"

"不用害怕，犹兹卡，"她的父亲温和地答道；"拉帕不久就要回来的。他们没有东西给它吃。哦，别傻里傻气的抽抽噎噎地哭了，去收拾房间吧，罗赫要住进去。去叫雅姑斯叮卡帮你的忙……现在你一定要把家务管起来了；作一个管家的人，你就有许多事情要操心的了……别，别，亲爱的，别呜呜咽咽地哭了！"他双手捧着她的脑袋，抚摸了一阵，慈爱地把她抱在胸口。

"我到镇上去的时候，我要给你买双鞋子。"

"啊，爸爸，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我一定买给你，还给你买许多别的东西。只是你要做个好姑娘，好生照料这个家。"

"你肯替我买一件象娜斯多西亚一样的长袖长衫吗？"

"当然罗，亲爱的，我要给你买一件。"

"也还买缎带吗？——可要长的那一种……我想在你结婚的时候带的。"

"小姑娘，你要什么就说出来吧，准给你买……凡是你要的，统统给你买！"

第十一章

"雅格娜，你还睡着吗?"

"我怎么睡得着呢? 天蒙蒙亮我就醒了……心里想到我今天要出嫁了。"

"你心里难过吗? 我的心肝，是心里难过吗?"她小着声儿说道；她自己的心里交织着希望和恐惧。

"为什么呢? 我得离开娘家，到我自己的家里去，——难道我为了这个心里就要难过吗?"

多米尼柯娃抑制住听到这话时突然感到的痛苦，没有马上答话。她从床上起来，漫不经心地穿上衣服，走到外边，去叫醒睡在马房里的小伙子们。这些年青人多少睡过了头了：昨儿晚上在屋子里庆祝过"散发"①大典哩。天色已经大明了，披着白霜的早晨，使大地上洋溢着灿烂的银光。

多米尼柯娃在过道里洗过脸，悄悄地在屋子里来往走动，不时窥望一下雅格娜。卧房里还是黑压压的，阴影中看不清楚她的脸庞。

"躺着吧，我的心肝！安安静静地躺着吧！在你娘家睡这最后一次吧。"她喃喃地说道，疼爱与悲伤在她的心里三翻四复地

① 波兰习俗，姑娘们的辫子，结婚以后就剪掉了。在结婚前夕，举行一个小小的家庭庆祝会，会上便把辫子解散，以便于剪去。邀请参加这个会的，仅限于姑娘们。

搏斗着。她眼巴巴地盼望的，现在盼到了；然而她又感到那末苦恼，不由得在此中痛苦之前畏首畏尾，她在床上坐下了。——波利那……是个好人，对待她的女儿，是会相当尊敬的……而雅格娜呢，也可以要波利那怎样就怎样：在整个儿世界上，波利那的眼睛就只看见雅格娜一个人！

不。她害怕的倒不是波利那，而是前妻生的那些子女。——啊，他干么把安蒂克从家里赶出去呢？这下他们可要存心不良、寻衅复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把他赶出去又怎样呢？……安蒂克留在雅格娜身边——接下来会发生触犯天条的罪孽的。——哦，事到如此，现在也无法挽回了。结婚预告也公布了，客人也邀请了；猪也杀了，文书也妥善地藏过了……不，不，不然！因此而要发生的事，还是一定会发生的；可是只要多米尼柯娃活着，她就决不让她的女儿吃亏遭殃。——她打定了最后的主意，就到外边去责骂小伙子们贪懒了。

回到室内的时候，她想把女儿也叫起床来；可是雅格娜重新睡着了，听得出睡熟时平静匀称的呼吸声从床上传过来。作母亲的再一次地感到焦灼不安的情绪猛地扑上心来，好象鹰隼用利爪撕裂她的心一般，发出猜疑的叫声，预告着某种模糊而可怕的逼在眼前的噩运。可是她靠窗跪下，火红的烂眼睛凝望着红光灿烂的曙色，诚心诚意地祷告了好久。接着她就站起身来，浑身充满力量地准备对付任何要来的命运，不论什么命运她都不害怕。

"亲爱的雅格娜，现在起床吧；该是起床的时候了。艾娃立刻就要来做菜了，我们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天气好吗？"姑娘抬起沉重的头，问道。

"天气好极了，全村一片霜光闪亮。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母亲帮着她，雅格娜不久便穿好了衣服。母亲经过适当的考虑，这样说道：

"我以前跟你说的话，我还要再说一遍。波利那是个善良的好心肠的人；可是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跟碰巧认识的闲人厮混，不要再让人家嚼舌根说你坏话。人跟野狗一样：喜欢咬你一口。——亲爱的，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我听见了；可是你说起来，好象我是根本不明白事理似的。"

"金玉良言，谁听了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你好生注意这一点：千切不要把波利那不放在眼里，却要始终敬重他，温柔地侍候他。一个老人，对这一类的事情，比一个年轻人更加注意得多。……而且，说不定他会把全部田产都给了你呢？说不定他暗地里亲手把一大笔钱财交到你手里呢？"

"财产，我倒毫不在乎，"她不耐烦地插口道。

"那是因为你年纪轻，没有经验。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们吧：人家吵架，干活，都是为了什么呢？人家千方百计要想搞到手的，又是什么呢？嘿，就是为了财产，只为了财产！——神创造了你，决不是为了叫你做苦工、吃苦头的。——我一生辛辛苦苦，如果不是为了我的雅格娜，那又为了谁呢？——而现在就要只剩我一个人了——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可是小伙子们决不会离开你的身边的；他们永远会跟你在一起的。"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欢喜，就跟过去了不再来的日子一样啊！"她擦着眼睛，哭哭啼啼地补充道："你跟你丈夫的子女，一定也要和和睦睦地过日子。"

"犹兹卡是个温和的姑娘。格利哥里还得过一个时候才能从

军队里回来。还有——还有……”

“你要小心那个铁匠。”

“不要紧，他是跟玛蒂亚斯最要好的。”

“如果是这样，那也是为了他自己的什么打算：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话。——安蒂克是最坏的一个；他们父子两人是不会和解的了……神父昨天想给他们劝和的，可是他们双方都不肯回心转意。”

“啊，玛蒂亚斯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可是个缺德的老头儿！”雅格娜突然愤激地说道。

“那是什么话？——雅格娜，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可知道安蒂克要从我们手里把田地夺回去，——你可知道安蒂克咒骂你，说你坏话，不堪入耳的坏话？”

“安蒂克骂我？安蒂克？告诉你的人在撒谎……烂掉他们的舌根！”

“啊，你那末一个劲儿地帮着安蒂克，是什么原因呀？你说！”她带着威胁的神气问道。

“因为大家都在说他不好！我可不是一头求乞的狗，谁丢给它一块面包，就对谁摇尾乞怜。他给人冤屈虐待了，我很清楚！”

“你愿意把文书还给他，是不是？”

雅格娜没法再说下去；两行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她跑进里边的房间，闩上房门，在那儿哭了好久。

多米尼柯娃不想去打搅她。这场吵嘴在她心里唤起了新的不安之感，可是她没有工夫去考虑。艾娃来了，小伙子们没精打采地走进了过道；现在要把出嫁前的事情作好最后的准备和安排了。

太阳起来了，晨光涌现了。

昨夜冻得厉害，大路旁的水潭和池塘的边缘，都结上了一层冰，泥沼也冻得可以让较小的动物在上面安然通过了。

虽然阴影里和篱笆下还留着浓霜，天气可渐渐暖和起来了。屋顶茅草上往下滴着晶莹的水珠，一圈圈烟雾般的水汽从沼泽里袅袅上升。

深蓝色的天空里，没有一点儿云彩飘浮。

然而，乌鸦在茅屋附近翱翔，公鸡时常啼叫，预告着坏天气就要到来了。

今天是礼拜日；虽然教堂的钟声还没有开始鸣响，全村却已经象是蜜蜂正在离窠起飞的蜂房了。为了波利那和雅格娜的结婚，村子里一半的居民都在打扮着自己。

家家户户都忙忙碌碌、热热闹闹；人人都在准备衣饰，试穿试戴，仔细打扮；从许多打开的门窗里，传出了欢笑的声音。

在多米尼柯娃家里，当然是忙乱热闹得沸反盈天，逢到嫁女儿的日子，一向是这样的。

房子新近粉刷过了，老远就看得分明，而且还按照“圣灵降临周”① 的做法，缀上了苍翠的树枝。早在前一天，孩子们已经把松枝插在茅屋顶上和墙上可以插得进去的各个孔隙里了。从篱笆到门廊，同样插上了枞树枝，所以香气馥郁，好比春天的树林。

屋子内部，的确布置得十分讲究。

屋子深处，一般当做杂物间的地方，生了一个大火炉，从磨坊来的艾娃在作菜，几个邻居和雅姑斯叮卡给她当下手帮忙。

---

① 复活节后第七个礼拜。

所有的家具已经从屋子的另一边搬掉，房间内部粉刷一新，壁炉架也用一大块蓝布遮好了。除了墙上的圣像以外，什么都搬空了；可是小伙子们搬进来了长桌子和大长凳，放在房间四边。椽子年久发黑的天顶上，装饰着雅格娜亲手做的剪纸。玛蒂亚斯给她从镇上买来了彩色纸头，她把纸头剪成了许多带缕子的颜色不同的纸圈、假花和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譬如，狗追着羊，主人拿着棍子跟着狗；又如，一个礼拜行列，行列中有神父，有飘扬的旗帜，有高举的圣像；——此外还有许多同类的珍奇玩意儿，要统统记住是决不可能的！而且件件做得形态优美，别具匠心，昨儿晚上给雅格娜"散发"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极口称赞过了。她还会剪许许多多别的玩意儿——只要她看在眼里或发生兴趣的东西，她都能剪出来；全列普卡村子里，没有一家没有几件雅格娜亲手剪的剪纸的。

雅格娜在别的房间里打扮了一半，就出来把其余的剪纸贴在圣像下面的墙上，因为别处没有地方可贴了。

"雅格娜！你那些个孩子气的玩意儿可以歇手了吧？人都在聚拢来了，乐队在村子里走过来了：你这姑娘却还在闹着玩儿呢！"

"时间有的是，有的是，"她简短地回答道；可是现在她不再贴剪纸了，却忙着把松针撒在地上，把细麻台布铺在桌子上，跟她的兄弟们说上几句话儿，在房间里踱过来踱过去，又往外看望风景。不过她对这一切并不感到快乐，她一点儿快乐也没有感到。她要去跳舞，听乐队演奏；音乐和跳舞，她都喜欢，但也不过是喜欢音乐和跳舞罢了。她的灵魂就象今天宁静的秋日一样，晴朗无云，然而没有生气。若不是一切东西都在提醒她，说不定她竟会忘掉今天是她结婚的日子哩。昨天在"散发"大典上，波

利那在她手里放进了八串珊瑚项链——都是他的前妻死后留下的东西。如今项链都放在她的箱子底里：她甚至戴也没有戴过。今天她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她一心要想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究竟去到什么地方，她却不知道！一切都惹她气恼；母亲告诉她的关于安蒂克的话，反复地在她心里折腾。怎么！他说她的坏话？她不能相信，也不愿相信：一想到这事就要哭出来。——然而，这也有可能！……昨天，她正洗着衣服；他走过了，可从没有向她那一边看望！早晨，她跟波利那一起到教堂去忏悔。安蒂克迎面走来，看到她时就象躲开野狗似的转身走掉了……哦，既然如此，如果他要对她破口大骂，就让他骂吧；就让他骂吧！

雅格娜开始感到自己愤愤地憎恨安蒂克了。可是，记忆的火光突然一闪，使她回想起了他们在他父亲田里摘卷心菜后一起回来的那个晚上。回忆进入她的脑海，她的心灵整个儿包裹和沉浸在火焰里了；回忆是那末生动强烈，简直忍受不了。因此，为了排遣这种心境，雅格娜没头没脑地对她母亲大声说道：

“我要告诉你，结婚以后，我可不愿意剪掉头发！”

“你倒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了！谁听说过有个姑娘结了婚不剪掉头发的？”

“在大地主庄园上，在镇上，都有。”

“这倒是确实的。是啊，她们——她们不得不留着头发，是为了骗人，冒充姑娘呀。你，你又干么要搞出新花样来呢？让那些大地主家的姑娘千方百计地把自己闹成笑柄吧；让她们头发长得象犹太女人似的招摇去吧。她们是傻瓜，她们不妨这么办。可是你——你不是镇上的烂货，你从祖祖辈辈起就是土地的女儿，你得按照我们农民中间的老规矩办事！——啊，那些镇上的

花花哨哨、怪腔怪调，我可看透了！”

雅格娜却还是坚持她的意见。艾娃是个有经验的妇人，见识过许多村庄，一年又一年地跟着巡礼者徒步到钦斯托霍瓦去过，她用尽办法来劝雅格娜；雅姑斯叮卡也来劝她，不过是按照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忠告中添上了俏皮的笑话和辛辣的讥讽。最后她说道：

“留着你的辫子吧，一定留着吧；波利那打你的时候，辫子对他就大有用处。他会把辫子绕在他手上，用棍子打你就更加方便。那时候，你就会自动把辫子剪掉了……我认识一个女人……”不过她说到这里就住口了。维蒂克来叫她了。自从安蒂克给赶走以后，她一直待在波利那家里，因为犹兹卡太年轻，确实管不了这个家。现在雅姑斯叮卡一面帮着艾娃做菜，一面时刻要跑到波利那家去照料事情，因为老头儿的脑子里这天是颠三倒四的。打大清早起，犹兹卡就到铁匠家打扮自己去了；而古巴又继续卧病在床。

维蒂克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古巴急着要你去：请你立刻就去吧。”

“立刻就走！——好朋友们，我只是去看看究竟怎么一回事，然后马上回到这里来。”

“赶紧吧，雅格娜；伴娘都快要来了。”多米尼柯娃警告道。

可是雅格娜根本不慌不忙，倒象落进了一种突发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她的活计从手里落下来了，有时她又站住了茫茫然地凝望着窗外。她的灵魂好象变成了身体内的一泓流水，——流到这儿又流到那儿，不时地碰在记忆的岩石上，水花四溅，撞得粉碎。

茅屋里，闹盈盈的声音不断地增长，许多女客川流不息地到

来——一会儿来了个亲戚，一会儿来了个主妇：这些人按照古老的习俗，给多米尼柯娃送来了鸡、小麦制的面包、面饼、盐、面粉、咸猪肉片，或是用纸头包着的一个银卢布，——这些东西都是邀请来的客人们的礼物，以此补偿办喜事的浩大费用。

每一个客人都呷一点甜味伏特卡，跟老婆子谈上两三分钟，赞美过一切东西，就匆匆地走掉了。

多米尼柯娃亲自指挥做菜，把东西收拾干净，留心一切事情都及时做好；也没有忘掉叱责儿子们懒惰。他们也确实懒得厉害，一有机会就溜出去，溜到村庄里乡长家中去了。傧相和乐师早已聚集在乡长家里了。

参加大弥撒的人很少；这件事激怒了神父，因为人们仅仅为了一场婚礼，就把礼拜都忘了。神父说的倒是很对，但，人们可也在对自己说，这样的婚礼并不是每一个礼拜日都能看到的。

吃过午饭，那些被邀请的客人，立刻都从邻村赶来了。

太阳开始向西方转动了，把一层雾霭似的朦胧的光辉照在秋天的田野上；大地闪烁生辉，好象沾着露珠一般；池塘面上微光荡漾，大路旁的水沟发出玻璃似的光亮；整个儿景色沉浸在深秋之日行将消失的阳光和透着寒意的温暖里了。

象蜡烛行将燃尽，白天渐渐地接近结束了。

然而，列普卡村庄却熙熙攘攘，好比赶集，市集上的热闹一应俱全。

晚祷的钟声刚响过第一次，乡长家里的全体乐师立刻就冲到大路上来了。

走在前头的是小提琴手，每个人都跟一个吹笛子的并肩走着；接下来是低音提琴手，鼓上挂着小铃的鼓手：大家都佩着飘飘荡荡的缎带，迈着弹性的步子向前行进。

乐师后面走着一行八人：两个做媒的所谓“求婚者”，六个伴郎。这些人都是漂亮的年青小伙子，身材硕长，好象松树，腰杆细，肩膀阔，热心跳舞，长于争辩，吵架在所不惜，权利决不放弃。这六个伴郎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个个都是好家庭出身，纯粹、地道的农民子弟。

他们一起在大路中央大踏步并肩前进，大地在他们的靴子下发出橐橐的回响；他们打扮得富丽堂皇，兴高采烈，意气扬扬，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在阳光下发亮的条纹裤子，猩红的轻便上衣，配着一束飘飘扬扬的缎带的帽子，在微风中象翅膀般扑动着的、敞开了的白色外套——这一切构成了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象。

他们发出尖锐的叫喊，哼着欢乐的歌曲，响亮地踏着整齐合拍的步子，向前迈进。——简直是一丛嫩翠新绿的松树在行进，在随着大风飞驰！

乐师们奏着波罗耐兹舞曲，从这家走到那家，邀请客人参加婚礼；这一家请他们喝伏特卡，那一家请他们进去坐坐，另外一家唱一支歌酬答他们的奏乐。同时，人们穿着最好的衣服，从四面八方出来了，参加到队伍里来了。走到伴娘们的窗下，大家便齐声唱出了下面的诗歌：

赶快跑来吃喜酒，姑娘！
听我们乐声悠扬，
听我们齐声歌唱，
配着奥波①和巴松②，

---

① 奥波：即双簧管，一种木管乐器。
② 巴松：即大管，一种低音木管乐器。

发出笛声响亮！
今儿个我们要喝酒碰杯，
把杯子碰得叮叮又当当；
今儿个谁要不肯喝啊，
就是个无礼的大傻瓜！
噢，嗒，嗒哪，嗒哪，
噢，嗒，嗒哪，嗒哪，
噢，嗒，嗒哪，嗒哪！

接着他们就大声呼喊，喊声响彻全村，村那头的田野和森林里都听得见。

人们从屋子前面走出来，走进果树园里。许多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他们只是来看看热闹的；所以，在行列到达目的地之前，几乎全村的人都在围着他们观看，从四面八方挤上来拥上来，小孩子们跑在前面：密密麻麻的一大群，飞跑喧闹的一大群。

乐队把客人引到新娘家里，给他们奏了一曲喜气洋洋的音乐把他们送进屋以后，就回去接新郎了。

维蒂克的短上衣上佩着缎带，十分漂亮；他一直陪着伴郎们行走，现在赶快跑到他们前面去了。

"东家！"他往窗里头大声叫道。"他们来了！"接着，他就跑到古巴躺着的地方去了。

他们在大门口演奏了好一会儿音乐。波利那立刻走出来，把大门开得大大的，邀请他们大家到屋子里去；可是乡长和村长一人挽住波利那一条胳膊，立刻把他带到雅格娜家里去了。因为，该是到教堂去的时候了。

波利那步态矫健，充满精力，他看上去年轻得惊人。新理的发，胡子刮得光光的，又穿上了结婚的礼服，他成了个难得看见的美男子了；除此以外，他是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人，他的容貌和整个外形都威风堂堂，老远就显得不同凡响。他微笑着愉快地和已经来的年青人谈天；他跟铁匠谈得特别多，铁匠千方百计地设法始终挨在他的身边。

他们按照礼节把波利那引到多米尼柯娃家门口，群众纷纷给他让路；于是他就在喧天的欢呼声里，在纷纷然的乐声和歌声里，走进了屋子。

雅格娜可还看不到人影儿：妇人们正在内室里给她打扮呢。房间紧紧的闩上了门，还有人留心看守着。年青小伙子们打着搔着房门；他们还在板壁上刻出缝来，跟伴娘们说些没遮拦的笑话，因此就引起了响亮的叫声，哄然的笑声，也引起了老妇人们的骂声。

老婆子多米尼柯娃和她的儿子们在接待客人，请客人们喝伏特卡，把长辈们引到预先留出的座位上去，总而言之，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照顾周到。

所有的客人都是有地位的人物：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也没有，有的只是有产业有门第的人，只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大家都是跟波利那家或派吉斯家有亲戚朋友关系的，至少也是从老远的村庄赶来的熟人。

克莱姆巴家的人，文西亚雷克家的人，只有一英亩地吃不上饭的人们，可没有一个在这儿作客的；靠着帮人干活勉强度日的雇工，以及紧跟老克莱姆巴的人也是一个也没有的！

俗语说得好："山珍海味不给狗吃，蜂蜜不给猪吃！"

房门不久就开了；风琴师的妻子和磨坊老板娘把雅格娜引

导到大房间里来了。伴娘们在她四周围成一个圈子——她们是一圈人的花环，个个容貌十分姣好，衣衫十分美丽。而她——她站在她们中间，象一朵玫瑰花，是她们中间最无惧色的一个。她头上纷披着羽毛、缎带和金色银色的花边，就象礼拜行列中捧着的一个圣像一般。大家站在她的面前，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啊！自从世界上跳第一回马佐尔舞以来，不曾有过这样赏心悦目的！

于是伴郎们提着嗓门儿，从咽喉深处宏亮地唱道：

拉吧，小提琴啊，拉吧！
（雅格娜，现在求你母亲原谅哟！）
吹吧，觱篥呀，吹吧！
（雅格娜，现在求你兄弟原谅哟！）

波利那走上前来，握住雅格娜的手。他们两人双双跪下，多米尼柯娃手执圣像，在他们的头上临空划着十字，并且把圣水洒在他们两人身上。雅格娜流泪哭泣，倒在母亲的膝头上，抱住不放；接着又抱住别的妇人的膝头，当她求她们原谅、跟她们大家告别的时候，妇人们伸手把她搂在怀里，又把她送到另一个妇人手里，大家都哭得厉害，尤其是犹兹卡，她想起了死去的母亲。

他们都在房子前面列成了队，徒步向教堂走去，因为只隔着一片田。

伴郎们挽住雅格娜。眼泪还在睫毛间颤动，雅格娜便破涕为笑，高兴地向前走去。现在她绚烂如春天的花丛，吸住了每个人的眼睛。她的头发梳得高耸在额头上，头发上面又装饰着一大叠亮晶晶的金属小片、孔雀毛和迷迭香的嫩枝。从头上到颈

项和肩膀上，飘垂着各种颜色的长长的缎带；白色的裙子在腰间打了许多褶裥，天蓝的丝绒胸衣上镶着银色的花边；里边儿穿着袖子宽宽大大的衬衣。她的颈子上围着一大圈用深蓝花线绣着花纹的绉襞，挂着几串珊瑚和琥珀的项链，项链一串又一串的，挂满了半个胸膛。

伴娘们引导着新郎玛蒂亚斯。

在树林里，可以看到高大茁壮的橡树耸立在秀丽的松树后面；波利那出现在雅格娜背后，也就和这种情景相仿佛。波利那的步态中有一种大摇大摆得意洋洋的神气，他瞧瞧道路两边的人群，自以为看见安蒂克也在人堆里。

跟在波利那后面的是多米尼柯娃，媒人，铁匠和他的家眷，犹兹卡，磨坊老板娘，风琴师家的人，以及各个有点儿名望地位的人们。

跟在这些人后面的，是全村的居民。

太阳现在正挂在树林上空，又红又大，血红的夕照淹没了所有的大路、池塘和房屋。

他们在这一片熊熊的红光里慢慢行进。看着他们行走，真叫人眼花缭乱，——他们披戴着缎带、孔雀毛和鲜花；他们穿着大红裤子，桔黄裙子，七彩头巾，雪白外套，好不绚烂多彩！仿佛是个百花盛开的花圃一齐出动了，正在风中摇曳生姿哩。

啊，还有那歌唱！因为伴娘们响亮的女高音再三地唱出了小调：

坐上辚辚的马车走了啊，
唉！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

你的周围响起了欢乐的歌声啊，
唉！雅格娜，你却在悲伤！

多米尼柯娃一路上掉着眼泪，她的眼睛只是盯住了雅格娜呆看。

他们到达的时候，安姆勃罗司已经在教堂里点上了蜡烛。

他们两个两个地排成双行，向高高的祭坛走去，神父也正好从圣器室走将出来。

婚礼很快就结束了，因为神父急急忙忙地还得去看望一个病人。当他们走出教堂的时候，风琴师奏起马佐尔舞曲、奥勃列克舞曲和库雅维舞曲，大家不由自主地按着节拍踏起脚来了；好几个人几乎放声歌唱，幸亏想起了自己身在教堂里，这才没有唱出口来。

他们乱哄哄地回去，因为伴郎和伴娘们一起唱着歌，所以十分热闹。

多米尼柯娃抢先回到了家里，大伙儿来到时，她在门口迎接新婚夫妇，送给他们供神的面包和盐；然后再一次的欢迎大伙儿，跟所有的客人们拥抱，重新请他们进屋去！

过道里，乐队正在奏乐。所以，大家在进门的时候，就拉住碰到的第一个女人做舞伴，一起来跳那正在演奏的庄严的波罗耐兹舞。刹那之间，一对对的舞伴，在房间里你跟着我，我跟着你，连成一串，好象是一条彩色斑斓的花蛇，涌来涌去，绕来绕去，彬彬有礼地扭动和转动身体，庄严隆重地蹬着地板，摇摇曳曳，美妙多姿，静止，飘浮，回旋，一对接一对地形成了密集的队伍，带头的，波利那和雅格娜便是！

放在炉棚上的灯火摇晃不定，舞跳得那末优美大方，四壁也

仿佛要被那声势浩大的庄严舞蹈震坍了。

这场舞蹈是个序幕，经过时间不过几分钟。接着，按照古代传下来的习俗和惯例，庆贺新娘的第一场跳舞开始了。所有在场的人，都自动挤到角落里，紧挨着墙壁；年青小伙子们围成了一个大圆圈，雅格娜便在圈子里跳舞。当她站出来的时候，她觉得血液在血管里沸腾；她深蓝色的眼睛光芒四射，她雪白的牙齿闪闪生光，她的脸涨得绯红。她坚持不懈地跳着舞，而且跳了好久，因为她得跟每一个舞伴绕着房间至少跳上一圈，而且一个也不能漏掉。

乐师们使劲地奏着乐——直奏得感到精疲力尽，可是雅格娜却好象刚跳开了个头呢。她的脸色更加红光焕发了，她转身、回旋得更加有力了，她走过的时候，缎带飒飒飘扬，拂在近旁人们的面颊上，她的裙子随着流动的空气张了开来，在身体的周围鼓起着、展开着。

年青小伙子们兴高采烈，用手在桌子上打着拍子，兴奋热烈地大叫大喊。

雅格娜和所有的客人都一一跳过以后，这才请新郎起舞。波利那等了好久了，如今他窜上前来，象森林中的山猫一般扑到她身上，揽住她的腰，带着她旋风似的旋转起来，并且对乐师们大声叫道：

"喂，小伙子们，奏马佐尔舞曲——加一把劲哪！"

全部乐器都劲头儿十足地演奏起来了；屋子里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象。

波利那紧紧地搂住雅格娜，把外套的下摆撩起来挽在两臂上，把头上的帽子戴得稳稳当当，两只脚跟嚓的一碰，就跳起舞来了，快得跟风一样！

啊！波利那跳得多么精神啊！他一忽儿旋转不停，一忽儿后退一步，一忽儿象要把地板蹬个粉碎似的蹬下脚去，——接着，又跟雅格娜并肩站在一起，送她向前滑去，东西蹁跹，带着她旋之又旋，转之又转，两个人形成了模糊不清的一团，简直象是一个绕满纱线的纺锤在绕室转动；两个人身上都吹送出一股充满力量和劲头的疾风。

乐师们猛烈地无休无止地继续演奏着马佐尔舞曲。

挤在角落里和房门口的人群默默地看着他们跳舞，心中叹为观止：波利那精力充沛，毫无倦色，愈跳愈紧张热烈，引得不少人跃跃欲试，甚至踏脚打起拍子来了；而最为兴奋的几个人，就再也不顾什么礼仪，拉住一个姑娘便跟她跳起舞来。

雅格娜虽然强壮结实，不久也坚持不下去了：波利那感到她在他的怀抱里显出乏力的样子，立刻就停止跳舞，带她到内室里去了。

“你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磨坊老板大声说道。“从此以后，你是我的兄弟了！——你要答允我一件事，第一个孩子洗礼的时候，要请我做教父！”接着他就用胳膊围住波利那，拥抱了他。他们不久就成了十分亲热的朋友，那时音乐已经停止，茶点在送过来了。

多米尼柯娃和她的儿子们，带着铁匠和雅姑斯叮卡，捧了酒瓶和一套套的酒杯，到处奔走，跟每一个客人干杯。犹兹卡和老婆子的朋友们，用筛子盛着面包和糕饼，分送给客人们。

人声嘈杂，愈来愈热闹了。

窗子附近的长凳上坐着磨坊老板，一起坐着的还有波利那，乡长，风琴师——当地全体头面人物都坐在那儿了；有一瓶上等朗姆酒在席上挨次传饮。

许多客人也成群地站在房间里，不论遇上什么人，就乘兴大声谈谈天儿；大家纷纷伸手要酒杯喝酒。

特地从风琴师家借来的大灯，把内室照得很亮。以风琴师的妻子和磨坊老板娘为首的主妇们，都聚在这里，坐在衣柜上和铺着羊毛毯的长凳上。她们十分庄重地昂起了头，一点一滴的啜饮着蜜酒，用纤细的手指捏碎着甜饼，难得说上一言半语，只是专心一志地听着磨坊老板娘讲她子女们的事情。

过道里挤满了人。有些人想冲到里边来，可是艾娃把他们赶出去了。他们露出十分贪馋的样子：满屋子都是叫人胃口大开的菜肴的香味，引得许多人都流着口涎。

于是年青的人们散到房子附近去了，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果园里。夜是料峭的，然而澄澈无云，星光满天。他们在那里蹓跶，兴高采烈地玩着游戏；到处响着笑声和叫声，跑来跑去，互相在树木间追逐着。长辈们因此从窗口向他们大声提出了警告：

"姑娘们，你们是在黑夜里找花朵儿吗？——留神别丢掉了比花朵儿更宝贵的东西！"

可是谁理睬他们的话呢？

雅格娜和娜斯多西亚互相用手臂揽着对方的腰，在大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们悄悄地说着话儿，不时发出一阵笑声。多米尼柯娃的大儿子西蒙直瞧着她们，眼睛盯住了娜斯多西亚不放，不时地拿着酒杯走到她的身边，要想跟她说话。

铁匠打扮得最神气，穿一件黑色外套，裤子脚管塞在长统靴里。他十分活跃地穿梭来往，哪儿都去转一转，跟哪一个人都喝上一杯，走到东走到西地聊天闲扯，他那红发的头和雀斑的脸，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多待一忽儿。

年青的人们跳了几次舞，可是跳得不久，劲头儿也不大。他

们在等着吃晚饭呢。

老头儿们那一边，正辩论得难解难分，乡长的嗓门儿愈提愈高，他用拳头擂着桌子，定下了法律：

“我这乡长已经说过了：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我是当官儿办公事的，我接到了一个命令，叫我召开一个会议：责成每个持有土地的人，按一英亩地半个戈比纳税，充作教育经费！”

“彼得，只要你愿意，一英亩田纳税五个戈比，你也可以出；我们可不愿交这个税。”

“不交，我们决不交这个税！”有一个人大声嚷道。

“我可是用政府官员的身分，公开通知你们了！”

“我们可不欢迎现在这种学校①，”波利那说道；其他的人都齐声附和他。

“在伏拉有个学校，”有个人说道。“我的孩子们接连学了三个冬天。结果怎么样呢？他们连祈祷书都不会念。——这种学校啊，见他妈的鬼！”

“让母亲们在家里教他们祈祷就是了；祈祷跟学问根本不相干。这个话，是我乡长告诉你们的！”

“那末，学校是干什么的呢？”从伏拉来的客人站起身来，愤愤不平的说。

“我这个乡长要告诉你：你听着……”

话说到这里就被西蒙打断了，西蒙大声告诉大家，卖给犹太人的开垦地上的全部树木，都已经给他们打上了烙印，赶到雪橇可以走的时候，树木就统统要给斫掉了。

“他们不妨在树上打烙印：要斫树可就难了！”波利那插口

---

① 那时候的学校里，政府只许教俄文，不许教波兰文，所以波兰人不欢迎这种学校。

道。

“我们要向政府委员告状去。”

“谁是跟大地主狼狈为奸的呢？——不行，还是让我们联合起来，把斫树的人轰走！”

“一棵小树也不许他们斫掉！”

“玛蒂亚斯，敬我一杯吧！现在不是商量计议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人，连天主也会得罪的！”磨坊老板大声说着话，给波利那满满地倒上了一杯。这种谈话和威吓同样不合他的脾胃；因为他已经和犹太人订了个约，斫下的树木要送到他的锯木厂里去锯呢。

他们两人干过杯，就离开了座位。现在要摆桌子吃晚饭了，许多必要的食具都在搬上来。

农民们可依旧议论着伤心的森林事件，这是件损害他们的利益的大事。他们围成了一大群，压低着声音说着话儿，不让磨坊老板听见，他们决定要在波利那家里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

正在这当儿，安姆勃罗司进来了，笔直的走到他们跟前。他不得不跟着神父到那隔开三个村庄的克罗斯诺伐去看一个病人，所以来晚了。为了补足迟到的损失，他现在就拚命喝起酒来。可是来不及啦，就在这个时候，年长的妇人们唱出了一支歌曲：

酒席已经安排好，
有劳伴郎走一遭！
邀请客人来坐席，
全仗伴郎把神劳！

伴郎们手敲长凳为号，唱歌回答道：

我们已把客人邀，
但看喜筵好不好；
大快朵颐尝味道，
客人早就准备了！

客人们逡巡地向桌子走去，在长凳上坐下了。

新婚夫妇坐在首位，其余的人按照地位高低，财产多寡，年龄长幼——从老人到姑娘孩子，都一一挨次序在他们的周围坐下。桌子是沿着三面墙壁排列的，但还是没有地方给大家都坐下。伴郎和乐师站在那儿，伴郎们还要给客人们上菜。

静了一忽儿。风琴师站起身来，大声作了个祷告；之后是传杯共饮，一片庆祝健康和赏心乐事的情调。

接着，厨子和伴郎们送上来又大又深的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同时信口唱道：

朋友们，上好菜啦：
鸡肉煨白米粥来啦！

接着，又送上了第二道菜：

胡椒牛肚香又辣呀，
谁不爱吃是傻瓜呀！

乐师们站定在炉子附近，十分悦耳地奏着各种不同的曲子，

给食物添上了滋味。

所有的客人都彬彬有礼地、从容不迫地吃着菜，几乎没有人说话，好一会儿，房间里只有咀嚼和汤匙的声音在响着。当他们多少解了点馋的时候，铁匠又拿起一瓶酒来，给大家倒了一巡；大家这才隔着桌子开始谈起话来，虽然声音是低低的。

雅格娜根本没有吃什么东西。波利那甘言蜜语地劝她，象哄小孩子吃东西似的哄她，都白费了工夫。甚至放在她面前的肉，她也无法下咽；她是太激动、太疲倦了！

“雅格娜，心肝，你心满意足吗？最美丽的雅格娜，你跟我一起过日子，一定象在妈妈身边一样的幸福快乐……雅格娜，你要作太太了——是太太呀！我一定雇个丫头，你不会辛苦过分的。”——波利那压低了声音说道，热情地盯住她的眼睛直瞧，也不顾人家会说什么闲话；于是客人们就公开地拿他打趣了。

“他的神气，象只想吃咸肉的猫儿！”

“老家伙浑身使出风流解数来了！跟他一比，大公鸡就毫无噱头了！”

“啊，老爷爷波利那在自得其乐哩！”

“他哪，好比落雪狗欢喜，”老西蒙这时不怀好意地喃喃说道。

大家都捧腹大笑，磨坊老板开心透顶，脸伏在桌子上，两个拳头擂着桌子。

厨子又进来上菜了，他唱道：

大量猪油煮玉米，
奉请嫂子快朵颐！

"雅格娜，你把头俯过来，我有桩事情要跟你说呢，"乡长坐在新郎的旁边，他在新郎背后伸过手去拉拉新娘的衣服，说道。

"我想做你的孩子的教父，"乡长大笑着嚷道，一面垂涎地用眼睛浑身上下的打量着雅格娜。

听到这话，雅格娜的脸涨得很红；妇女们看到这光景，立刻哄笑起来，更加滑稽地来打趣新娘，有人还给她讲解起应该如何对待丈夫来了。

"每天晚上，你得替他在炉火前把羽毛被子烘得暖暖的，不然他就要冷得象冰一样了。"

"特别要注意让他多吃肥肉，肥肉会使他的身体始终强壮。"

"好生宠爱他，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

"要用温柔的手段驾御他，搞得他不知道他是受你的驾御的。"

她们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讲下去，一句比一句放肆，女人们喝多了，总是这样的，她们的舌头没有个遮拦。

房间里的客人嘻嘻哈哈地闹成一片，终于闹得超过了分寸，以致磨坊的老板娘开口教训大家，说是当着姑娘和小孩子的面，不应该如此胡闹；风琴师也加以指摘，说是用邪恶的例子引起别人犯过，乃是一种罪孽。

"什么话？这个拉风箱的竟禁止人家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吗？"

"他接近神父，就自以为是个圣徒了！"

"他不爱听，就堵住他自己的耳朵好了。"更多的怒喝叱骂之声响起来了，因为村里的人都厌恶风琴师。

"今天是吃喜酒的日子，因此，我的老乡们，我，你们的乡长，向你们担保，你们尽情欢乐并不是什么罪孽，你们尽管笑那

可笑的事情，尽管嘻嘻哈哈笑笑闹闹吧。”

“我们的天主也常去参加婚礼吃吃喜酒的，”安姆勃罗司严肃地补充道；可是谁也没听清楚他的话，因为他现在已经喝得烂醉，又坐在大门边上。于是大家又开始谈天、说笑话、碰杯了，而且为了把肚子装得更足一点，吃得愈来愈缓慢了；有几个客人，为了尽可能给食物在肚子里腾出地方来，甚至解掉了腰带，把身体挺得笔直僵硬，坐在那里。

厨子又进来上菜了，还唱出了下面的歌词：

果园里四处乱跑，
东搜西掘咕咕叫；
作恶多端成往日，
偿本还息看今朝。

“啊，排场真是阔气呀！”人们赞叹道。

“一点不错，这场喜事起码要花上成千的兹罗提！”

“她花得起呀？她不是得了六英亩地吗？”

“你瞧瞧雅格娜吧！她不是阴沉沉的象黑夜吗？”

“波利那的眼睛象野猫一样的闪闪发光，好一个陪衬！”

“我的朋友，还不如说是象火绒——烂火绒！”

“哼，将来他要为今天这个日子痛哭的！”

“不，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人。而是那种拿棍子打人的人。”

“乡长的老婆把这桩婚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对她说过的。”

“噢，我不明白乡长老婆为什么今儿晚上不来呢。”

“来不了。她这两天就要生娃娃了。”

“可是，我敢用脑袋打赌：过不了多久，譬如说，狂欢节之前，雅格娜又要追逐年青小伙子了。”

“马秀就等着她这一手呢。”

“我知道。瓦甫雷克的老婆听到他在酒店里这么说的。”

“因为没有请他来吃喜酒。”

“是呀。老家伙倒想请他的，可是多米尼柯娃反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难道大家不知道吗？”

“哦，大家都这样说：可是有什么人亲眼看见过吗？”

“今年春天，巴尔特克·柯齐奥尔看见他们在树林里。”

“他是个撒谎的人，又是个贼：多米尼柯娃告发过他偷猪，他说的话可能只是恶意中伤罢了。”

“可是别的人也在说啊——还有别的长眼睛的人啊。”

“这一切不会有好结果的……你瞧着吧。这不是我自家的事情，可是依我看来，老头儿对待安蒂克和他的家属，是不公平的。”

“人家也在说安蒂克呢——说是到处都看到他们在一起呀。”——声音放低了，坏话继续讲下去，不给这一家子任何人留下点面子；因为对女主人多米尼柯娃的两个儿子抱着较大的同情，也就愈发把女主人损得厉害了。

“这不是造孽吗？西蒙是个留胡子的大汉了，至少也有三十岁了，老太婆却既不让他娶亲，又不让他离开家；犯了点儿小错呢，她就要大发雷霆！”

“这样魁梧的男子汉，却干着各种各样女人干的活儿！真是丢脸！”

“这样一来，雅格娜就可以不弄脏她的纤手了啊！”

“他们弟兄两人，大家都有五英亩地，惬惬意意地可以结亲成家了！”

“他们的四邻，没出嫁的姑娘也多的是！”

“是呀；你家可怜见的玛蒂安娜，待嫁多年了，而且田地也紧挨着派吉斯家的呀！”

“你别提她吧！你还是关心你的女儿弗兰卡吧，不然她跟亚当要搞出伤心事情来了！”

“这些个小傻瓜哪，还抓住妈妈的围裙带不敢离开一步哩。”

“他们正在搞开头了：整个儿晚上西蒙一直盯着娜斯特卡直瞧呢。”

“他们的母亲，性格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可不吗，老太婆年轻的时候，也不比雅格娜规矩。”

“常言说得好：有其根，必有其枝；有其母，必有其女。”

音乐停止了，筵席结束了，乐师们到厨房里去吃饭了。可是一会儿以后，人声却闹得更加厉害，全场喧哗沸腾：大家都在谈话，吆喝，隔着桌子互相叫唤，谁也没法儿听清楚在说些什么。

筵席快结束的时候，对最上等的贵客敬了蜂蜜和香料的混合酒，而一般客人又喝了烈性的伏特卡和大量的啤酒。

这时候，大家都喝过了头，进入了陶陶然的境界，不过很少人能辨别出喝的是什么酒了。他们称心如意地行动，解开外套的扣子，图个凉快；他们用拳头打着桌子，震得食具叮当发响；他们互相拥抱，围住脖子或是抓住衬衫领子；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话，推心置腹，把胸中的烦恼都说了出来，好象彼此是亲兄弟似的。

“这世界上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啊！人类的事情脱了节出了毛病，我们除了悲哀，啥也没有啊！”

“是呀，人象狗一样，为了一块骨头就相扑相咬。”

“除了邻居们聚在一起，喝上一杯，商量商量，发发牢骚，就没有安慰可言了。喝酒的时候，如果有人亏待了人、或是受了亏待，他也就受人宽恕、或是宽恕了人了！”

“就象今天在喜酒席上那样；可是，咳，也只有今天一天啊！”

“咳！明天就要来的，虽然我们不叫它来！除非待在坟墓里，你就躲避不了明天。……是啊，明天会来抓住你，把你驾在它的轭下，还用贫穷的鞭子打你；而人啊，你就必须拉着车轭……甚至一直拉得车轭上血迹斑斑。”

“是什么使我们的苦难深重，使我们互相仇恨，象狗一样的为了一块没有肉的骨头吵架呢？”

“作祟的不光是贫穷，还有一个恶魔；恶魔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不辨善恶。”

“的确是这样；恶魔吹我们的灵魂，象我们吹旺半熄的火炭一样，他使贪心、恶毒和一切恶德都燃成火焰！”

“是呀，对天主的十诫充耳不闻的人，地狱里奏的音乐，倒是往耳朵里直钻的。”

“从前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有的是忠顺服从，尊敬长者，友好和谐。”

“而且人人有田地，能耕多少就有多少；而且还有牧场、草原和森林。”

“那时候谁听说过有捐税来着？”

“或者，可有什么人买木材来着？他只要赶到森林里，把他所需要的一切木材斫走就是了，哪怕是最好的松树或橡树。大地主的财产从前也是农民的财产啊。”

“现在是既不属于大地主也不属于农民的了，而是属于犹太

人的了，或者属于比犹太人更坏的人了。”

“臭死尸！（我为你干过杯了，你为我干杯吧！）……现在他们住下来了，把土地当作他们自己的了！（兄弟，祝你健康！）……喝伏特卡不是罪孽，如果时机恰当，又跟自家兄弟一起喝，那就是桩适合卫生的事情，酒可以涤清血液，驱除百病。”

“谁要喝酒，就应该喝上整整一夸脱；——同样，谁要寻欢作乐，就应该乐他整整一个礼拜日。——可是，你有活儿干吗？人啊，你干活就要尽力而为，不要舍不得使力气，要把你的力气统统使出来。如果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如果你的老婆给抢走了，你的牲口死了，或者你的房子烧掉了——啊，那都是天主的意思。你不要反抗；象你这样的可怜虫，你痛哭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你就忍耐吧，相信天主的仁慈吧。咳，如果大难临头了，阴森可怕的死神凝视你的脸，掐住你的喉咙，你可不要企图逃避，你是逃不了的；一切都操在天主手里的啊！”

“的确，谁知道哪一天天主会对你说‘人啊，到此为止，是你的，从此以后，是我的’？”

“说得有理。天主的意旨，就跟闪电一样：神父也好，圣人也好，在闪电打下来之前，谁也没法儿知道的，好比成熟的麦粒从穗上脱落一样。”

“人啊，你只要懂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尽你的责任，按照天主的吩咐过活，不要往前看得太远了。——天主一定给他的仆人准备好了工资，十分严格地付给每一个人应得的数目。”

“波兰人自古以来就遵奉着这些法则；这些法则是永远永远不变的，阿门。”

“是啊，我们要用忍耐来战胜地狱的门。”

他们这样一起谈着话，也不时地喝着酒，他们把心里感到的

一切东西都倒出来了，他们把长久骨梗在喉、使他们窒息的一切东西都吐出来了。安姆勃罗司是众人里说得最多最响的。

最后，艾娃和雅姑斯叮卡庄严隆重地走进来了，面前捧着一个用缎带装饰起来的大杓子。一个乐师跟在她们后面，在她们唱歌的时候，用提琴给她们伴奏：

且乘各位未动身，
厨子前来见客人，
双双侍立贵宾前，
但求毋忘女庖人：
每道好菜赏三分，
烹调之劳赏十分！

客人们吃得很多，喝得更多，好酒好菜使他们兴高采烈，大杓子经过身边时，好多人甚至把银币也丢了进去。

于是他们慢慢地从食桌边站起来，走出房间去，有的去呼吸新鲜空气，有的到过道里或大房间里重新谈起话来；有的忍不住称兄道弟，亲热万分；还有不少人踉踉跄跄，脑袋撞在墙上或是别人身上，好象公羊抵角似的。

只有乡长和磨坊老板还留在餐桌边，两个人正恶狠狠地大吵特吵，快要象两只鹰隼似的相扑相打起来了，这时安姆勃罗司走过去劝酒调解。

“老叫化子，滚回教堂门口去吧，”乡长对安姆勃罗司咆哮道。“滚得远远的，不要冒犯上等人。”

安姆勃罗司愤愤地走了开去：胸前抱着酒瓶，重重地踏着步子，寻找着可以象朋友似的喝酒谈心的对手。

年青的人们散到果园里，或是手挽手地沿着大路走去，闹了许多恶作剧，互相追逐，大叫大喊。夜是清朗的；月亮悬挂在池塘之上，池塘灿烂生光，水面上最微细的涟漪也清晰可见；涟漪在寂静中晃动如盘绕的蛇，仿佛是呼应着从上面映射它们的月光似的。霜冻得很硬，脚下的车辙坚硬有脆声，屋顶白皑皑的积着一层浓霜。午夜已过，因为第一次鸡啼已经听到了。

这时候，他们把大房间又收拾得整整齐齐，准备重新跳舞。

乐师们吃过东西，休息过了，重新用放低了声音的旋律，把客人们召唤拢来。

雅格娜已经由老妇人们带到内室里，波利那和多米尼柯娃一起坐在挨着门的地方，年长的人们坐在长凳上或是角落里，在那儿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只有姑娘们靠边儿站在房间里，一起吃吃地痴笑着；她们不久就笑腻了，决意开始玩点儿游戏，“鼓起一点小伙子们的劲头儿。”

第一个游戏是：“狐狸缚住了手足，出去兜圈子。”

绰号叫做“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反穿了羊皮袄，扮作狐狸。他是个蠢货，傻瓜，众人的笑柄。虽然长大成人了，还是跟孩子们一起玩儿；他爱上了所有的姑娘，愚蠢得异乎寻常。然而，他是个拥有十英亩地的独生子，处处有人家邀请他。犹兹卡·波利那扮作兔子，是他要猎取的对象。她们哈哈大笑；天哪，她们笑得多高兴啊！

雅斯耶克步步失足摔交，象木头似的撞出砰的一声，伸开四肢倒在地上。其他的人也都伸出脚来，把他绊倒，而犹兹卡就十分轻易地躲过他逃掉了：她蹲坐着活象一只兔子，模仿兔子抖动嘴唇的样子，也维妙维肖。

接着又玩“鹌鹑”的游戏。

娜斯特卡是"鹌鹑"的领头人，她手脚敏捷，谁也逮不住她，直到她为了要跟人跳一下舞，这才让人逮住。

最后，汤梅克·瓦赫尼克扮作鹳鸟：脑袋上裹了一块布，脑袋下用手拿着一根长棒，当作长嘴巴，他嘴里喀啦喀啦喀啦地叫着，活象一只真的鹳鸟，所以犹兹卡、维蒂克和其他年青人都跟在他后面，象呼唤活的鸟似的呼唤道：

喀哩喀，喀哩喀，喀哩尔！
你的妈妈在地狱里呀！
她在地狱干什么？
她给孩子把饭煮呀！
妈妈犯的什么罪？
妈的孩子没饭吃呀！

这可热闹极了；因为"鹳鸟"追逐着大伙儿，用"长嘴巴"啄人，还猛烈地扑动着翅膀哩。

这些个游戏只玩了一个钟头，这之后，游戏就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仪式了。

现在，已婚妇女们把浑身裹着白布的雅格娜从内室里领出来，叫她坐在屋子中央已经铺了羽毛褥垫的揉面槽上。伴娘们这就冲上前来，好象要把新娘抢走的样子，可是男人们把伴娘拦开了：最后，伴娘们在对面聚成一群，唱出了哀怨的歌：

你的花冠在哪儿？在哪儿？
你的美丽的、新娘的花冠在哪儿？
从今以后，你一定要戴着帽儿，

帽儿裹着头发，对丈夫俯首帖耳！

妇人们接着就取掉了裹住雅格娜的白布。

可以看到雅格娜戴着已婚妇人的帽儿，帽儿压在她粗大的辫子上；可是这样打扮的雅格娜，却比以前更加动人了。

随着乐队缓慢的旋律，客人们不论老幼，都欢乐地齐声唱出了壮丽的《跳跃歌》。这歌唱完，雅格娜就被已婚妇人们包揽过去和她们跳舞了。……雅姑斯叮卡这时候十分兴奋，两手撑腰，冲着雅格娜唱出了即兴的歌：

今天看到雅格娜，
居然嫁给鳏夫了，
咳！我哪里料得到？
如果早知有今朝，
花冠给你编一个，
全是荆棘我管保！

接着又唱出了别的即兴歌，比第一只歌还要尖刻毒辣。

可是大家也不注意雅姑斯叮卡唱的那些歌子；因为乐师们奏起了最热烈的音乐，跳舞的人拥上前来，响起了许多踏足蹬脚的声音。他们密密层层地聚在一起，一对对舞伴紧挨着，面颊和颚骨靠拢着，跳舞的动作愈来愈快。敞开的外套飘扬招展，帽子东摇西晃起伏不定，脚跟蹬得橐橐有声——时不时地还发出断断续续的歌声——姑娘们哼着和歌"嗒，嗒哪"，跳得更快，在风驰电掣中按着节奏摇摆着身体。人群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辨得出旁边是谁了；当几把小提琴一齐发出急促明朗的一顿一挫的短

音时，成百只脚立刻在地板上又踢又蹬，成百张嘴立刻又叫又喊，成百个跳舞的人，仿佛被旋风疾卷，滴溜溜地转个不停；飒飒作响的外套、裙子和头巾在房间里翻腾起伏，好象是一群杂色斑斓的鸟儿在急飞高翔。他们跳之又跳，继续不停，——跳得连停一停喘一口气的工夫也没有；地板象擂鼓急响，墙壁震动颤栗，房间象个沸腾的大锅了。而跳舞的狂欢却愈来愈高涨。

接下来，举行了新娘脱下迷迭香花冠时总是要举行的仪式。

为首第一项是，雅格娜在进入已婚妇人之列时一定得付出入境税！

这之后，立刻又举行另外一个仪式。男子们把一根用未曾打过的小麦秆编成的长绳，围成一个大圆圈，雅格娜站在圈子中央．伴娘们小心翼翼地抓住绳子守卫着。谁要跟雅格娜跳舞的，就不得不从绳圈底下爬进去，使劲硬把她拉出来，按着音乐跳上一个舞，而伴娘们却自始至终用那绳子打他，能打在哪儿就打在哪儿。最后，磨坊老板娘和瓦赫尼柯娃为那“帽儿”募款来了。乡长第一个掏出钱来，把一个金币丢在盘子里；接着，银卢布象冰雹似的叮叮当当地落下来；最后是纸卢布，仿佛是秋天的落叶。

就是这样的募集了三百多个卢布！

多米尼柯娃看到大家为雅格娜供献出那末一大笔钱，高兴得情不自禁，嘱咐儿子们再拿出伏特卡来，她亲自向客人们敬酒，和朋友们接吻，对他们的慷慨大度感激得流下泪来。

“喝吧，我的好邻居，喝吧，亲爱的朋友们，我的亲爱的兄弟们……我感到春天重新回到我的心里来了！……为了雅格娜的健康……再干一杯……再干一杯……”老妇人敬过了酒，铁匠就跟别人干杯，她的儿子们也分别和客人们干杯；因为客人很多，挤得密密层层的。雅格娜也衷心地感谢客人们的慷慨大度，她

拥抱着在场的长辈们的双膝。

房间里人声嘈杂，酒杯尽情地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人人都散发出热情和欢乐。脸色渲红，眼睛发亮，心与心在交流。他们三三五五地站在房间里，愉快地喝着酒谈着话，人人在大声说话，谁也没有听见。这可没有关系！大家感触相同，相同的欢乐把大家联合贯串在一起了！"心里有烦恼的人，留到明天再说吧；今夜尽情欢乐吧：享受朋友的情谊，安慰你的灵魂吧！我们神圣的土地，在夏天结果生实的时期过去以后，天主就给它以休息了：人们把庄稼活干完了，也应该在秋天休息一下，这同样是合适的啊。麦秸堆起来了，谷仓里装满了价值不少黄金的谷物，人啊，夏天的辛苦劳动过去了，你现在就该休息休息了！"

有人这样说道；而其他的人又在心里捉摸着他们的烦恼和他们的悲哀了。

波利那可既不属于前一种人，又不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眼睛只看见雅格娜，他的心以她的美丽绝伦而自豪，而怦怦地跳动。他一再把钱掷给乐师们，使他们不至于歇手偷懒，因为随着他们的劲头儿的衰退，乐声愈来愈微弱了。

接着，乐师们突然奏起奥勃列克舞曲，刺激得人们的背脊骨都发抖了。波利那跳到雅格娜身边，强有力地搂住她的身体，立刻跳起舞来，跳得地板也在震动。他把她送过来，送过去，他蹬着马蹄铁的鞋跟转过身来，突然跪在她面前，又倏地跳了起来，搂着她从这一壁到那一壁地回旋而舞，口中还大声吼出了独唱，——乐器改弦更张，赶上来给他伴奏。他依旧带头跳舞，一对对的客人都模仿他，跳着，唱着，蹬着，速度都是愈来愈快：好象是许多杂色斑斓的羊毛纺锤聚在地板上，旋着，扭着，滴溜溜地转着，快得叫人的眼睛连色彩也辨不清楚；在这飞速汹涌的

人流里，根本认不出谁是小伙子谁是小姑娘——但见彩虹一团，仿佛受到驱策似的，飞来飞去，色彩又变幻无穷，始终以愈来愈大、愈来愈猛的速度，在那里回旋不已！有时候，舞蹈的旋风甚至吹灭了烛火：音乐在黑暗中继续响着，跳舞也依旧在黑暗中继续着，而月亮朦胧的白光，从窗子里映进来给他们照明。这时候，可以看到疾影速飞，越过沸腾的薄暗，在混沌的黑暗和银色的雾霭里互相追逐；苍白的闪光和悦耳的喧哗，好比冒着泡沫的波浪，在黑夜里奔涌而出，形成了色彩与声音的朦胧的和谐，——好象是在幻象或梦境里一般——这波浪退到不可渗透的黑暗之中，在其间消失了，而映着白墙，又清晰地重新显现了。墙上镶着玻璃框的圣像，映着月光，闪闪发亮。他们又沉没在阴影里了；只有他们沉重的呼吸声，快速的脚步声和响亮的叫喊声，让人朦朦胧胧地感到他们还是在这没有烛光的房间中的一片混乱里！

一场跳舞紧接着一场跳舞，中间没有一点儿间歇。每一支新的舞曲奏起来的时候，新的跳舞者立刻跳上前来，直立如森林，跃进如狂风；蹬足声雷鸣似的从老远传过来，欢呼声又响彻了屋子，而跳舞则在继续进行，又野，又狂，又猛，全力以赴，好象是生死存亡的搏斗似的！

啊！多么热烈酣畅的跳舞啊！

那些克拉科维亚克舞曲呀，有着欢腾雀跃的节奏，轻快而清脆嘹亮的调子，又丰富多采地镶嵌着十分风趣诙谐、十分自由奔放的民谣短歌，正如这些民谣的作者——农民们——的腰带上镶嵌着光辉灿烂的饰物一样。那些舞曲象泉水似的涌出了欢乐奔放的旋律，发散着充沛有力、大胆无畏的青春的芳香。——青春是欢乐地追逐着甜蜜激情的青春，而激情是透露出精力旺盛

血气方刚的激情！

那些马佐尔舞曲呀，悠长如通过无垠旷野的道路，叱咤风云浩瀚辽阔又如道路所通过的旷野：低低的，然而又上吻青天；忧郁而又勇敢，庄严而又阴沉，堂皇而又凶猛；和蔼亲切，可又慓悍好战，充满了矛盾，就象农民的性格一样：他们摆出作战的阵势，象森林似的团结在一起，冲上前来跳舞，发出响亮的欢笑，使出神奇的力量，好象能攻克十倍的敌人似的，不，他们能把敌对阵营全部人马征服，扫荡，践踏，即使他们自己要失败，要倒下，也在所不惜，死后也还是要继续跳舞，还是要象跳着马佐尔舞似的手舞足蹈，——还是要大声喊着："噢咿，嗒哪，嗒哪！"

啊，还有那些奥勃列克舞曲！节奏短促，叫人头晕目眩，粗野而疯狂，好战而多情，充满激动和兴奋，又混和着梦幻般的阑珊和悲哀的情调。热血沸腾，以冰雹急袭之势，洋溢着亲切与仁爱之情：热情的语声，深蓝色眸子的多情眼色，春天的和风，从开花的果园里飘来的芳香，就象年青岁月中的田野之歌一样。它使人又流泪又欢笑，使心唱出欢歌，使渴望的灵魂越过它周围茫茫的田野，越过遥远的森林，飞翔着梦游宇宙万物的神秘世界，狂喜地唱着和歌："噢咿，嗒哪，嗒哪！"

这些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舞蹈，一个紧接着一个，使我们的农民得以及时行乐！

他们在波利那和雅格娜的婚礼上，就这样的尽情欢乐。

时间在热闹的音乐和喧哗的人声中悄悄地滑过去了，在嘻嘻哈哈的欢笑和迅速热烈的跳舞中滑过去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曙色已在东方展现，晨光正在缓缓地把它们的白色倾注在黑暗的夜色里。星星黯淡，月亮沉落；从树林外窜起来的风吹过去了，追逐着那愈来愈稀薄的黑暗：纠结盘曲、成丛成簇的树木，把

睡意蒙眬的、披着浓霜的树梢弯得更低，向窗子里探望，可是屋子里的人还在唱着歌跳着舞呢！

门户开得大大的，窗子也是开得大大的；大家以不可抑制的狂热的兴奋，继续跳着舞，屋子里沸沸扬扬，一片灯光和骚动，震得发抖，压得轧轧作响。在屋子里的那些人看来，树与人，大地与星星，篱笆与古老的茅屋本身，都在互相搏斗，扭成一起，结成难解难分的回旋不已的一团，盲目，沉醉，疯狂，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那些人自己就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中；他们晃呀晃的，转呀转的，从这一间到那一间，从这一壁到那一壁，从这一过道到那一过道，终于转出了屋子，进入了大路和广大的世界，卷入了充满整个宇宙的环舞，这时候，宇宙消溶在那东方焕发着的连绵不断的殷红光芒里了！

音乐——乐声和歌声——引着他们继续跳舞。

粗鲁的低音提琴合拍地咆哮着，发出断断续续的嗡嗡之声，好象巨大的野蜂一样！笛子一马当先，愉快地嘹唳啾唧，仿佛嘲笑着欢乐的砰砰蓬蓬的鼓声似的；鼓上的铃笑得前仰后合、叮当作响，声音轻飘飘的，就象犹太人风中飘拂的长须一样！接着是小提琴领先了，走在乐队的前面了，好象领头跳芭蕾舞的姑娘一样；起初奏出了响亮而尖锐的声音，好象试试嗓子似的，——接着是弓弦横扫，响起了断肠的哀音，被赶出家门的孤儿的哭声，——然后又突然转变为轻快的调子，短促尖锐，呖呖娇啭，好象成百个舞蹈者轻快的脚跟，听到这调子，成百个大嗓子的小伙子便大叫大喊，叫得气也喘不过来，他们浑身发抖，再一次地装腔作势地转身、唱歌、跳舞，欢笑作乐，狂热又升到了头里，欲望又升到了心里，就象强烈的伏特卡一样……这时候，仿佛露水落到旷野上，提琴又落入了缓慢悠长的、悲伤哀泣的音调——奏出

了我们心爱的调子，最贴近心——充满了饥渴的思慕之情——的调子，使得大家都如痴如狂地随着我们的马佐维安曲跳起舞来了！

白昼已近，烛光逐渐黯淡了；跳舞的房间里透着一片朦胧熹微的晨光。但他们还是照旧尽情欢乐。如果有谁发觉酒不够喝了，就叫人到酒店里去添来，找几个伴儿，跟他们喝个痛快。

有的回去了；有的疲倦了，正在休息一会儿；有的喝过了分，正在门口或过道里借睡觉驱除酒意；有的醉得更厉害，摊开四肢躺在篱笆下面了。其余的人在继续跳舞，一直不停地跳舞。

最后，有几个比较清醒的人，在门廊附近聚成一群，有板有眼地叩着地板，这样唱道：

贺客们呀，回家吧！
云雀已经叫了；
树林深又黑，
归途又迢迢：
回家吧！回家吧！

贺客们呀，回家吧！
再耽搁就危险了：
洪水挡远道，
奔腾又咆哮。
回家吧！回家吧！

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们，谁也不理会他们的歌曲！

第十二章

维蒂克喝酒作乐，搞得精疲力尽，给雅姑斯叮卡撵了回来，他匆匆回到波利那家里时，曙色已经蒙蒙发白了。

屋子里点着一盏守夜的小灯，象是一星萤火。维蒂克往窗子里张望，看见巡礼者罗赫坐在桌边，正在那儿念着赞美诗。

小伙子悄悄地溜到马房跟前，正摸索着门闩时，又惊惶地大叫着跳了回来。一条狗发出一声哀鸣，窜到他身上来了。

“啊，拉帕，拉帕？可怜见的，你回来啦！”他大声说道，在门槛上坐下，乐得情不自禁。“肚子饿，快饿死了，——可不是这样吗？”

他在吃喜酒时留了一点儿香肠，现在他就从怀里掏出来送给狗吃。可是，这当儿狗却不想吃东西：它吠叫，把脑袋偎在小伙子的胸口，因为心里高兴，汪汪地直叫。

“可怜的东西，他们要饿死你吗？他们撵你吗？”他低声说道，一面打开牛棚的门，立刻倒在他的稿草床上了。“不过现在我可以保护你照料你了。”他说着这些话就钻到稿草里舒舒服服地躺下了；狗躺在他的身边，温和地吠叫，还舐他的脸。

他们两个一忽儿都睡着了。

古巴在附近的马房里叫唤维蒂克，因为生病，声音微弱无力。古巴叫了好久好久，可是维蒂克酣睡得象睡鼠一样。

过了一会儿，拉帕可听出是古巴的声音了，它立刻大叫起

来，并且拉扯小伙子的外套。

“怎么啦？”维蒂克迷迷糊糊地问道。

“水！我发烧，百节百骨都痛得要裂开来了……我要水喝！”

维蒂克虽然又恼又困，还是给古巴提了一满桶水，送到他的嘴边。

“我病得厉害，我气也透不过来了！……是什么东西在这儿叫哪？”

“唔，拉帕呀！”

“是拉帕啊？”古巴在黑暗中摸索着要抚摩狗的脑袋；拉帕跳来跳去，摇晃着身体，要想爬到床上去。

“维蒂克，给马儿喂草料吧；它们把空槽啃了好久了；我动不了……他们还在跳舞吗？”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在马槽里装满草料时，古巴又问道。

“不到中午，他们是不象会罢休的；有几个人醉得不象话，正在大路边躺着呢。”

“啊，他们，老板们，在享福哩！”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磨坊老板在那边吧？”

“在那边，不过他走得很早。”

“客人很多吧？”

“多得数不清。小屋里川流不息，里里外外都是客人。”

“菜很多吧？”

“象大地主请客一样！肉，大盘大盘地盛出来！伏特卡，啤酒，蜜酒，象发大水似的倒出来！光是香肠，就足够装满三个木槽。”

“新娘什么时候来呢？”

“今天下午。”

“他们还在大吃大喝呢。天哪！我满以为我至少可以啃块骨头，在我这一生里称心适意地大吃这么一次！……而现在我却躺在这儿叹气，听别的人快快活活吃喜酒！”

维蒂克回去睡觉了。

“哪怕只是用眼睛看看那些好酒好菜也是好的啊！”

古巴不再说话了，他感觉疲倦，悲伤，这时候一种朦胧的、胆怯的不平之气啃着他的心，折磨着他。最后，他拍拍狗的脑袋，却这样说道：

“唔，也好啊！但愿他们大家因此痛快一些。让他们至少在这人生里得到点儿快乐吧！”

热度增高了，他的神志开始迷糊了；为了驱除热度，他就竭力祈祷，求天主对他大发慈悲；可是他不记得他在说些什么话：他昏迷过去了，只有一连串的呓语（混和着眼泪的祈祷）从他的意识里涓涓滴滴地流出来，——一串猩红的念珠里的一粒粒言语的小珠！

他不时地唤醒自己，但醒来也不过是茫然四顾，什么东西都辨认不清，无非重新落入死尸似的昏迷状态而已。

他又醒过来了，这回可大声呻吟起来了，闹得马儿都拉紧着缚住它们的绳子，喷着鼻息。

“天主啊！让我挨到天明吧！”他心惊胆战地呻吟着；他的眼睛从窗子里望出去，呆望着世界和将明未明的曙光，在那灰白的、没有生命的、镶着暗淡星星的天空里，寻找着太阳。

可是，距离白天还远呢。

在马房里，在混浊的雾气蒙蒙里，马儿的轮廓逐渐朦胧可见了；窗子裂口下面的草料架，象肋骨似的在苍白的闪闪微光中显露出来了。

他没法儿再睡去了：疼痛重新在折磨他，感到好象有不少尖锐多节的棍棒扎进他的双腿，又刺又锥，不断地往里戳；他痛得忍耐不住，跳将起来，用足全力叫喊。后来，维蒂克给喊醒了，跑了过来。

“我要死了！……啊，好疼呀！……疼得好厉害呀！骨头都要断了！维蒂克，快去请安姆勃罗司来吧……老天爷啊！……不然，叫雅姑斯町卡也好……也许她有办法……我不成了——我最后的时辰到了……”他凄惨地放声大哭。

维蒂克睡得迷迷糊糊的，跑到吃喜酒的地方去了。

跳舞还处在高潮状态；不过，安姆勃罗司现在可完全醉了，他跑到了小屋对面的大路上，不断地在池塘边缘和大路之间踉踉跄跄地走着，唱着。

维蒂克求安姆勃罗司快走，拉住衣袖拖他，可是毫无效果；老头儿什么话也听不见，周围的什么事情也搞不明白，只是一个劲儿地反反复复地唱着同样的歌。

维蒂克于是去请雅姑斯町卡，她是懂得点儿医道的。但她坐在内室里，吮着“克鲁普尼克”①，一心一意地在跟她的好朋友们聊天儿，所以她根本不愿意听其他的人说话。因为小伙子缠住她不放，哭哭啼啼地求她立刻就去，她终于把他从房间里赶了出去。维蒂克一事无成，便一路哭着回去了。

维蒂克回来时，古巴又睡过去了，于是维蒂克便钻到稿草里，头上蒙一块破布，也睡熟了。

早餐的时间过了好久，维蒂克才被喧闹的声音吵醒了：饥饿的没有挤过奶的母牛在哞哞地叫，雅姑斯町卡在骂人。——她，

---

① “克鲁普尼克”是伏特卡、热水、蜂蜜和香料做成的饮料。

跟别人一样，睡过了头，现在为了弥补她自己疏忽的事情，跟人家大吵大闹。

雅姑斯叮卡把事情料理得差不多时，这才去看古巴。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求你帮个忙，想个办法。"

"你只要娶个年青姑娘，病就立刻好了，"她起初笑嘻嘻地说道，可是看到了他青灰色的发肿的脸，就立刻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医生和神父比起来，你还是更需要神父……我能为你帮得了什么忙呢？……依我看起来，你害的是绝症，是呀，竟是绝症呀！"

"我必定要死了吗？"

"万事都由天定：我认为，你可逃不脱死神的魔掌了。"

"你是说，我要死了？"

"你说吧，要我去请神父来吗？"

"请神父吗？"古巴惊异地大声说道。"请神父到这儿来——到马棚里来——到我这里来吗？"

"那有什么关系？你以为神父是糖做的，如果跑近了马粪就会融化的吗？不论哪儿请他去看望病重的人，他都得去，这是神父份内的事啊。"

"主啊！我怎么敢请神父来呢！"

"你是只愚蠢的羔羊！"她耸耸肩膀走掉了。

"这女人不晓得她说的是什么话，"他喃喃地说道，觉得受了很大的毁谤。

现在他十分孤寂，所有的人似乎都把他忘了。

维蒂克不时地进来看看，给马儿喂点草料和水。他也给古巴喝水；可是立刻就回到办喜事的地方去了。在多米尼柯娃家里，大家正在准备把新娘送到夫家来。

犹兹卡常常有说有笑的跑进来，送他一点儿糕饼，咭咭喳喳

的谈起许多事情，把马房搞得热热闹闹的，接着又匆匆忙忙地跑出去了。

是的，她有的是要奔跑的事情。就在附近，大家正玩得兴高采烈：乐队的乐声，叫喊声，唱歌声，隔着墙也听得见。

古巴一动不动地躺着。一种奇怪的孤寂之感兜上他的心头。他只是静听着，留神着人家怎样的在尽情欢乐；他跟拉帕说话——跟那永远不离开他的伴儿说话。他们俩一起吃着犹兹卡送来的糕饼。接着，病人又呼唤马儿，也跟它们说着话儿。马儿从马槽上抬起头来张望，快乐地嘶叫着，那头小雌马甚至设法摆脱了缰绳，走到古巴的小床前，把它温暖潮湿的鼻子贴近古巴的脸，这样的来爱抚他。

"可怜的宝贝儿，你落掉了肉，瘦了！"他温柔地拍着它的身体，吻着它的张大的鼻孔。"等我病一好，你就会胖起来的，哪怕我得光给你吃燕麦也行！"

然后他又再一次的落入了沉默，眼睛凝望着木板墙上的黑节，节上分泌着一滴滴的黑色树脂——仿佛是凝结的血泪。

白昼挟着微弱的阳光，沉默地从隙缝中向里探望，一片闪烁不定的尘埃在打开的门口出现了。

时间以蜗牛般的步子一刻又一刻地慢慢地过去，好象是一个又瘸又瞎又聋的乞丐，在泥沙很厚的路基上痛苦地缓缓跋涉。

只是偶尔有几只咭咭喳喳的麻雀，结成一个喧闹的乐队，猛的飞到马房上，大胆地向马槽飞去。

"啊，这些聪明的小东西！"古巴说道。"天主把智慧赐给这些小鸟儿，使它们发现能找到食物的地方。——拉帕，你不要轻举妄动！让这些可怜的东西吃个饱，养养力气吧：它们也不久就要过冬了。"

现在猪开始咕哩咕哩地叫起来了，它们肮脏的鼻子从门口伸进来了。

“拉帕，把它们赶走吧！这些要饭的，它们永远没有个够的！”

接着猪之后，许多鸡又咯咯地叫着来到门口，一只红色大公鸡竟大胆跨进门，走到秣槽那里。其余的鸡跟着它，可是它们来不及吃个痛快了，这时候走近来了一群呷呷地叫着的鹅儿，在门槛上发出嘶嘶的声音，红色的嘴巴闪闪生光，笔直雪白的颈子伸得长长的，左右摇摆着。

“把它们赶出去，拉帕，——把它们赶出去！这些鸡呀鹅呀，都跟爱吵架的女人一样的讨厌！”

突然发出了一阵喧闹：鸡啼鹅叫，翅膀扑动，羽毛飞扬——就象从撕破的鸭绒被里飞出来似的。拉帕鼓足了劲头儿东追西逐；又气喘吁吁地回到马房里，舌头拖出来了，却欢喜地发出吠声。

“现在不要作声了！”

从房子那边传来了哇啦哇啦骂人的声音，奔跑的声音，以及把家具从这个房间拖到那个房间的声音。

“啊，他们在准备迎接新娘呢！”

偶然，有人在大路上经过：这一回是一辆叽叽嘎嘎吵吵闹闹的货车，古巴静听着，竭力猜测这是谁的车子。

“那是克莱姆巴的车子。一匹马拉的——梯子型车子，恐怕是到树林里去装柴草的。是的，车轴碰在车毂上，所以叽叽嘎嘎的响啊。”

大路上有着川流不息的脚步声，谈话声，和根本难以听到的各种声音；可是古巴都听到了，而且立刻听明白了。

“那是老皮埃特拉斯，他上酒店去了。——这儿来了瓦伦多娃，骂着人哩：大概是什么人的鹅闯到她的田里去了。——啊，她是只雌老虎，不是妇道人家！……啊，这声音，我看是柯兹洛娃，一面跑一面喊——是的，是柯兹洛娃！这儿是彼得，拉法尔的儿子……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巴老是好象塞得满满的。——这是神父的母马，去喝水的……现在它停下来了……车轮给石头挡住了。——它总有一天要折断腿的。”

古巴就这样不断地猜测着他所听到的一切声音，通过敏捷的思想和生动的幻觉，在全村里走动着，体味着当地全部的生活、困难和烦恼；他根本没注意到白昼在消逝了，墙头的颜色在深起来了，门口在昏暗起来了，马房黑沉沉看不清楚了。

到了黄昏时分，安姆勃罗司才来。他的酒意还只消退了一部分，走路有点儿踉踉跄跄的，说话很快，叫人跟不上听不清。

“你的腿受伤了，是吗？”

“你看一看吧，究竟是怎么的？”

安姆勃罗司默默地解开血迹斑斑的破布；破布已经干了，紧紧的粘在腿上，他把布撕开来时，古巴不由得叫喊起来。

“生娃娃的女人也不会象你这样叫喊啊！”安姆勃罗司鄙夷地咕噜道。

“可是痛得厉害啊！你撕得我好痛！老天爷哪！”

古巴一味地大号大叫。

“唷，你受的伤多厉害呀！是狗把你的腿咬成这样的吗？”安姆勃罗司叫道，心中诧异。腿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且化脓发肿，肿得有浇水壶那末大小。

“这是——请你对谁也不要说啊——这是守林人用枪打的……”

“是的，我明白了——从远处打中你的吧？咳，咳！你的腿永远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我觉着碎骨头在喀啦喀啦地响……啊，你干么不立刻请我来呢？”

“我害怕……否则人家会知道我去打过兔子的……可是守林人拿枪打我时，我可在森林外边儿。”

“有一次，在酒店里，守林人嘀咕过，他说有人在森林里捣乱。”

“这臭死尸！请问，难道兔子是什么人的财产吗？……他对我摆下了圈套。……我在开阔的田野里，他就来个双筒枪齐放——真是恶鬼啊！——可是，你啥也不要说出去；他们会把我抓到法庭上去的；那枪，也不是我的，他们会立刻把枪夺走的……我想，我受的伤，自己会好起来的。——啊，帮帮忙吧！好疼哪！浑身都在裂开来了！”

“咳，你，你这狡猾的坏蛋啊！你要奸计，犯禁偷猎，竟跟大地主去分森林里的兔子了！——可是，你瞧，这一分啊，就要牺牲你自己的腿！”

他重新检查着伤口，脸上露出万分焦虑的神色。

“太晚了，万万来不及了！”

古巴吓了一跳。“给我想想办法吧！”他呻吟道。

安姆勃罗司没有接碴儿，他卷起袖口，猛的抽出一把十分锐利的小刀，他紧紧地抓住古巴的腿，就动手挖出子弹，挤出脓血。

古巴大声号叫，象是屠宰场里的牲口；安姆勃罗司就用羊皮外套堵住他的嘴，接着他就痛得晕过去了。安姆勃罗司给他把伤口收拾干净，涂上油膏，包上新的绷带，然后把他唤醒过来。

“你得进医院啊，”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古巴还是迷迷糊糊的。“进医院?”他嘴里这样问，心里可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话。

“医院会给你把腿割掉，你就可以好起来了。”

“我的腿吗?”

“当然是你的腿罗。这腿根本不中用了:腐烂发黑了。”

“割掉它吗?”他问，还是搞不明白。

“是的。齐膝盖割掉。根本不用害怕，我的腿几乎割到大腿边上呢;我到现在还活着哩。”

“如果受伤的腿割掉了，那末，我就可以重新好起来了?”

“就象用手拿掉痛苦一样……可是你得进医院才行。”

“医院……医院里把活人的身体割啊切啊的!——你来割掉它吧:你要我出怎么样的报酬我都愿意，只要你给我割掉它!——医院我可不去:我宁可死在这儿!”

“那末你就要死在这儿了。除了医生，谁也不能替你把腿割掉。我立刻上乡长家去;他明天会用车子送你到城里去的。”

“没用;我决不去的。”他固执地答道。

“傻瓜!难道你以为他们会征求你的同意吗?”

老人出去了，古巴自言自语地道:“腿割掉了，我就会好起来了。”

包扎以后，疼痛停止了。可是直到鼠蹊部，整个腿都麻木了，半个身体都有一种针刺似的感觉。——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他正在左思右想，不能自拔。

“我会复原的。——是的，我一定会复原的。安姆勃罗司的腿全没有了:他走道用的是木腿。而他还说:‘就象用手拿掉痛苦一样……’——不过，那时候，波利那会把我赶出去的……咳，一个只有一条腿的长工，——这样的人，不能耕田，别的活儿，也

都干不了。——我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就不得不去放牛放羊，……再不然就去要饭！到处流浪，或者坐在教堂门口。——主啊，仁慈的主啊！”他的处境突然清晰地闪现在他的眼前，如今恐惧袭上心来，吓得他甚至坐了起来。他的心在看不到出路的深渊里翻腾着，他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苦痛的长叹。“耶稣啊，耶稣啊！”他在一阵热病似的痛苦中反反复复地说道，手脚都在发抖。

他这样的在痛苦之中叫喊挣扎了好久；可是，就在这些眼泪与绝望之间，一种决心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沉思也愈来愈深刻了。一点儿一点儿的，他变得镇定平静了，他深思熟虑，心无二用，虽然周围是一片音乐、歌曲和人语的喧声，他却听不到身外的声音，倒象是落入了酣睡似的！

就在这时候，新娘与贺客们到波利那家里来了。

他们牵出一条壮健的母牛，赶在雅格娜之前，把她收下来的礼品，如箱子、羽毛褥垫和各种物件等，先用车子装来了。

现在，太阳落山不久，行列就从多米尼柯娃家出发了；暮色正在降临，雾霭正在蒸腾起来。

乐队拚命地吹打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其次是雅格娜，还穿着结婚礼服，由母亲和朋友们护送前行；跟在最后的是参参差差的贺客，毫无秩序，谁爱在哪里，就在哪里。

他们绕着池塘边的大路走来，池塘现在发黑了，水面的闪光在愈来愈浓的重重雾霭里消失了；暮色一刻比一刻朦胧，静默一刻比一刻寂寥，脚步和音乐的声音好象给闷住了，仿佛是从水底下发出来似的。

断断续续的，有个小青年忽然引吭高歌，有个老妇人唱一句诗，有个种庄稼的小伙子嚷嚷“嗒，嗒哪！”但这也不过是短促的

凑热闹而已。

他们可没有什么兴高采烈的心情;而且,潮湿料峭的空气,冻得他们冷到了骨髓里。

当他们走进波利那家的篱笆时,伴娘们这才提高嗓子唱出了悲哀的告别的歌曲:

姑娘出嫁,
姑娘哀哭。……
点上四支蜡烛,
风琴奏乐。——
姑娘,你妄想
天天奏乐?
——昨天奏点儿乐,
　　今天奏点儿乐;
从今以后呀,
你就要
终生哀哭!
嗒,嗒哪……
终生哀哭!

波利那带着犹兹卡和青年们,在门廊的门槛外边等候着。

多米尼柯娃第一个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大捧东西:一块面包,一撮盐,一点儿木炭,一些圣烛节① 收集来的烛泪,一把圣母

① 圣烛节:二月二日,就是圣母玛利亚产后四十日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祈祷的纪念日。

升天节①供奉的麦穗。当雅格娜跨过门槛的时候，妇人们把衣缝上抽出的缝线和大麻茎上剥下来的皮，丢在她的背后。这样一来，恶魔就进不了门，她却万事兴旺昌盛了！

人们互相招呼、接吻，以蜜酒来祝贺各人的幸运、健康以及各种嘉惠与福佑；接着大家走了进来，房间里挤得满满的，长凳上，角落里，到处都是人。

乐师们校正乐器，然后轻柔地奏起乐来，以免打扰波利那款待客人的宴会。

波利那手里拿着斟满的酒杯，在一个个妇人面前走过，向她们敬酒，非要她们喝酒不可，拥抱她们，自己也为她们干杯。铁匠也在招待其他的客人。

犹兹卡为了讨她父亲的欢喜，用凝乳和蜂蜜做了蛋糕，装在大盘子里，正一盘盘地搬将出来。

虽然如此，宴会还是索然无味。的确，他们克尽厥职地把酒杯一饮而尽，对于腊肠也并不掉头不顾。不，他们甚至喝得很多，也相当热心；只是其中并无乐趣可言。

妇女们也一样，妇女们一般是喜欢消遣和娱乐的，现在可静静地坐在长凳上，这儿那儿的角落里，甚至彼此之间也不大说话。

雅格娜走到内室里，脱下了结婚礼服。换上家常便服回来，她照理要收拾屋子，亲自招待客人，可是她母亲什么都不让她动手。

“宝贝，今儿你大喜，好生享受一下吧！以后你有的是活儿，够你辛苦忙碌的！”她一次又一次地流下了舍不得女儿的眼泪，

---

① 圣母升天节：八月十五日。

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

客人们对她身为母亲的多愁善感，觉得有不少可笑之处。雅格娜来到她丈夫家里作主妇了，来到拥有不少土地和各种财产的大户人家了；客人们清楚地看到了雅格娜的新的地位，如今他们的嘲笑也就越发尖刻了。许多母亲，身边有着尚未出嫁的女儿，都对她十分妒忌；许多姑娘，一想到这里就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客人们走到别处去看看，去看看安蒂克和他的妻子过去住的地方。艾娃和雅姑斯叮卡在那儿准备着盛大的喜筵，生着熊熊的炉火。维蒂克捧了多少木柴添到大锅子底下，还是没法儿叫它够用。

此外，他们也仔细打量了全部房屋，妒忌的眼睛把一切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看遍了。

第一，房子本身就是全村第一份儿，又高又大，十分显眼，房间里雪白粉墙，木板铺地，他们认为，也不比大地主家的房间差！家用什物器皿又那末多！大厅里，挂的圣像足有头二十个，个个镶上了玻璃框子！牛棚、马房、谷仓、披屋，色色俱全！公牛不用提，母牛就养了五头——这方面的财源收益，为数不小。何况还有马，还有鹅，还有猪，——而顶顶重要的是，还有土地！

他们妒忌得头脑发昏，发出了深长的叹息；接着就互相谈起话来：

"天啊！这一切都落到一个不应得的人的手里去了，想起来也叫人不甘心！"

"啊，他们上市场卖猪可精明呢！"

"是呀，出去找好运道的人，总是交好运的。"

"你的女儿乌利西亚怎么会错过了这好机会呢？"

“因为她敬畏天主，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其余的人也都是这样的啊！”

“要不是她，要是换了别人，大家就不会容忍了。只要有一回，遇上她夜间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这就一传十，十传百，张扬开来了！”

“这女人运道真好啊！”

“这是不要脸的好结果呀。”

“来吧！”安德烈大声叫唤，打断了大家的谈话。“音乐奏起来了，房间里可一个女人也没有，——跳舞没有对手哪！”

“你一心要跳舞，可是你妈妈让你跳吗？”

“那末急干啥？——小伙子，留神别让裤子掉了下来，那可不雅观哪！”

“也不要用腿去勾倒你的舞伴啊！”

“跟瓦伦多娃一起跳吧；很相配的一对——稻草人！”

安德烈大声骂了一句，抓住他遇上的第一个姑娘，便把她带走了，根本不理会他背后的胡蜂似的嗡嗡声。

房间里还只有寥寥几对舞伴，他们跳得慢吞吞的，似乎也并不热心。只有娜斯特卡和西蒙·派吉斯这一对是个例外，他们欣欣然满场飞舞。他们是事先就约好了的，音乐一开场，就亲密地携起手来，小心地按照密约大跳而特跳了。

乡长来迟了（他得送新入伍的壮丁到区的兵营里去），可是他进门不久，就立刻着手把场面弄得活泼泼的：他开怀畅饮，跟所有在场的农民们聊天儿，跟新婚夫妇开玩笑。

“怎么啦，你那新娘脸红得跟她的裙子一样，你的脸又白得跟被单一样！”

“明儿你就不说这话了。”

“玛蒂亚斯，你是老手了，管保一天也没有放过呢。”

“众目睽睽的，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呢？嘿，人又不是雄鹅，随便就干起来了。”

“要说你这是老实话，我可不打这个赌。你要知道：‘只要往丛林里投上一块石子，鸟儿就飞出来了！’这就是我这乡长告诉你的话！”

雅格娜从房间里逃出去；她这一逃，可引起了哄堂大笑。

妇人们接着就自由自在地大嚼其舌头，什么话都漫不经心地说了出来。

喧哗嬉笑的声音愈来愈大，客人们的兴致也相应地增长。波利那手里拿着酒瓶，在客人中间敬了好几巡酒。跳舞的人现在更多了，以更加矫健的步子跳着舞着，而且开始顿足唱歌，绕着屋子直转，圈子也更加大了。

这时候，安姆勃罗司出现了，他在靠近门槛的地方坐下，如饥如渴的眼睛，紧随着传过来递过去的酒瓶打转。

乡长冲着安姆勃罗司大声说道：“除了酒杯叮当发响的地方，你就不往别处去。”

“正因为酒杯叮当发响啊！”安姆勃罗司回答道，“让口渴的解渴，那可功德无量啊。”

“你这家伙，简直是只皮做酒囊！这儿有水给你解渴！”

“对牲口合适的，说不定对人就不合适。常言说得好：‘喝水，有时候也不坏；喝酒，可一向无害！’”

“既然说得那末巧妙，你就喝下这杯伏特卡吧。”

“乡长，你先喝！——还有这样的老话呢：‘洗礼用水，婚礼用酒，丧礼用泪！’”

“说得好，再喝一杯。”

“喝第三杯我也决不推辞。我总是为我第一个老婆喝一杯酒，可是为我第二个老婆，我要喝上两杯！”

“干么这样呢？”

“因为她死得正是时候，好让我找第三个老婆。”

“什么！还在梦想娶老婆哪，天色一黑，老花眼睛就看不见了！”

“有的时候，用眼睛看是不必要的。”

大家听到这话，就哄然大笑起来，妇人们大声说道：

“又爱喝酒又爱说话儿，正好配对。”

“常言道：‘老婆会说，老公会做，无事不宜，无事不利。’”

现在乡长在安姆勃罗司身旁坐下了，其他的人也都围了拢来，找到座位的都坐下了，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附近，妨碍人家跳舞也不管了。

热火朝天的谈笑这就开始了，机智的谚语，俏皮的戏谑，发噱的故事，快乐的嘲弄，一个接着一个，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安姆勃罗司在这方面是公认的头牌角儿，他用那末多的幽默和笑话当面逗弄着他的听众，笑得他们肚子都要炸了。女人中间，瓦赫尼柯娃在打趣上绝不后人，她在这方面是拉第一把小提琴的好手；而乡长也在不损害官吏的尊严的范围之内，伴之以低音提琴的和鸣。

乐师们拚命挥舞着弓弦，拉出他们所知道的最活泼的曲调；跳舞的人迅速地跳着曳步舞，嘴里叫着喊着，轻捷的脚跟橐橐的叩着地板。欢乐愉快，他们把世界上其余的事情都忘记了；这时候，有个人无意中看见杨开尔站在外边儿过道里。他们立刻把他拖进房间里来。犹太人脱下帽子，对所有在场的人和蔼地鞠躬行礼，大家乱哄哄地喊着他的绰号，他也毫不介意。

"黄脸儿！——旁门左道！——母马的儿子！"

"大家静一静！"乡长大声说道，"让我们来敬他一杯！来吧，喝一杯最好的伏特卡！"

"我打大路上走过，想来看看你们各位欢宴得怎么样了。——谢谢您，乡长先生。——我一定喝点儿伏特卡——我干么不喝呢？——我要为新婚夫妇的健康干杯！"

波利那举起酒瓶，邀请杨开尔喝酒。杨开尔用他带兜儿外套的下摆擦了擦杯子，重新戴上帽子，把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又喝了一杯。

"待忽儿再走，杨开尔，不会使你不洁净的，"大家兴高采烈地嚷着。"喂，乐师们，给我们奏个犹太舞曲吧，杨开尔就会按着曲子跳起舞来的。"

"是的，我会跳舞的；跳舞不是什么罪孽，我干么不跳呢？"

但是，乐师们还没有搞明白要他们奏什么曲子，杨开尔却已经悄悄地溜到了过道里，在院子里消失了。他是来取回他的枪的。

大家没有注意到他走出去了。安姆勃罗司自始至终一直在给大家讲笑话，瓦赫尼柯娃在旁边应和着，好象是用大提琴伴奏似的。安姆勃罗司一直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音乐停止了，桌子摆出来了，碗碟的声音也听得见了，然而大家还在听着，他还在滔滔地讲着。

波利那请他们去吃饭，可是毫无效果。雅格娜再三地邀请他们。乡长却只是把她拉进圈子里，叫她坐在他身边，而且还握住她的手。

象牛鸣似的大声叫起来的，是绰号"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
"来吧，好人们，坐席吧，菜要冷了。"

"闭上你的嘴巴，傻东西，要不就用你的舌头去舐盆子好了。"

"安姆勃罗司老头，你象个吉普赛人似的在撒谎吹牛，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哩！"

"雅斯耶克，你把人家送到你嘴边的东西吃掉就是了；吃东西你是在行的。你可别管我，别嚷嚷，你不是我的对手！"

"不是你的对手！那就试试看吧！"傻小子嚷道。他以为安姆勃罗司指的是打架。

"你能做的，一头牛都能做到……也许还能比你多做些呢！"

"因为你捧着神父的夜壶，安姆勃罗司，你就以为别人都是蠢才，只有你是聪明的了。"

安姆勃罗司给惹得生气了，他咆哮似地嚷道："把一头小牛拉进教堂里去，出来时就跟刚进去时一样——还是蠢才！"

雅斯耶克的母亲要来庇护她的儿子。他可首先走到食桌边去了，其他的客人不久也就匆匆就座；因为厨子已经把冒着热气的菜肴端了进来，香味弥漫得满房间都是。

他们按次序坐下，以适合新娘进门的典礼：多米尼柯娃和她的儿子们坐在中间，伴郎和伴娘坐在一起；波利那和雅格娜始终站在那里招待客人，留神着叫一切都照规矩办事，不使有所错失。

接下来是片刻的安静，只有外边儿小孩子们在窗下吵吵闹闹，打架，以及拉帕十分激动地在房子和过道里到处吠叫。客人们文文静静，彬彬有礼，尽力吃光送上来的菜肴：只有调羹在盆边上叮当发响，巡回的酒杯碰动有声。

雅格娜不断地忙着，在每个客人的面前送上特别精美的菜肴：这儿是肉，那儿是别的好菜。她亲切有礼地请大家用菜，千

万不要客气，她行动自然而文雅，以她的美丽和讨人喜欢的说话征服了大家的心，好多在场的人禁不住爱慕地紧瞅着她，她的母亲甚至放下了调羹瞧她，为自己的女儿高兴。

波利那也看在眼里了，雅格娜正好到厨房里去时，他就跟了过去，在过道里赶上她，使劲把她抱住，热情地亲她。

“亲爱的，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主妇啊！——就象大地主家的贵夫人一样！——各方面都是又庄重又讨人喜欢哪！”

“可不吗？——现在你跑到房间里去吧：古尔巴斯和西蒙分开坐着，挺不高兴，也不大吃东西。去找他们和你一起喝酒吧！”

他言听计从，按照她的心意去办了。而雅格娜现在心里感到快乐得出奇，充满了情爱。她知道她是一家的主妇了，知道权力已经以某种方式落到她手里了；因而她感到自己获得了威信，臻于沉着而有力量的境界了。她从容自在地走来走去，十分明白事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管起事情来又十分老练，就象已经结婚了好久似的。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老头儿不久就会一明二白的，那是老头儿自己的事情；可是，依我看来，她倒是个主妇的坯子——而且还是个好样儿的主妇哩！”艾娃喃喃地跟雅姑斯叮卡说道。

“得宠的傻瓜，总是聪明的。”雅姑斯叮卡辛辣地回答道。“开头会象现在那样太太平平过日子的，弄到后来，她讨厌老头儿了，就要重新追逐年青小伙子啦。”

“是呀，马秀在等候着呢，他对她并没有死心啊。”

“不过他会对她死心的！有别的人会叫他死心的！”

“波利那吗？”

“波利那？”她狡猾地笑了一笑。“不是波利那，而是更强的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指——不说了，日子久了，就会见分晓的，

你瞧着吧。——维蒂克！把狗撵出去：它叫呀叫的，叫得我的耳朵都痛了。把小孩子们也撵出去：他们会打碎玻璃窗，或是做出别的恶作剧来的。”

维蒂克拿着一根棍子冲出去。狗不再叫了。可是外边有一阵叫喊声，一群飞跑着的顽童们的嘈杂的脚步声。维蒂克把他们赶到了大路上，就转身跑回来，身子俯得低而又低，躲开着雨点似的向他扔过来的小石子。

罗赫在院子角落里的树荫下出现了。“维蒂克，等一忽儿。你去叫安姆勃罗司来，说是我要他来，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我在门廊里等着他。”

安姆勃罗司过了好一会儿，才在门廊里出现，心里非常不高兴。他的晚餐给打搅了，而且正赶上最好的一道菜——豌豆炖乳猪。

“什么事？什么事？教堂着火了吗？”

“别那末大声嚷嚷。到古巴那儿去吧：我担心他快要死了。”

“啊，那就让他死吧，不要打搅人家吃晚饭！我今儿晚上还和他在一起的，我告诉他，他得上医院，把腿割掉，他就会立刻好了。”

“你这样告诉他的？——啊，我明白了……我——我看是他把自己的腿割掉了！”

“天——圣母！——他的——他自己的腿吗？”

“马上来看看吧。我正要到牛棚里去睡觉，刚走进院子，拉帕叫着向我走来，跳着纵着，拉我的外套。我搞不明白它要什么；可是它往前跑去，坐到马房的门槛上，大号大叫。我往那儿走去，看见古巴躺在门口，半个身子在里边，半个身子在外边。我起初以为他是出来透透空气，半路上晕过去的：所以我就把他抱

回床上，点上灯，想给他弄点水喝；这时候我看到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迹——脸色死白，腿上在冒出血来。”

他们走进马棚，安姆勃罗司尽他最大的努力使古巴苏醒过来，可是这可怜的人儿身体衰弱到了极点。他几乎没有什么呼吸了，齿缝间传出来一阵垂死的痰声，牙齿又闭得那末紧，为了给他喝点儿水，他们不得不用小刀把牙关撬开来。

腿是打膝盖上斫断的，还有点儿皮上下连着，摇摇晃晃地虚悬在那里，大量流着血。

一大摊血淌在门槛上，就在旁边，有一把血迹斑斑的斧头和一块磨石。——磨石往常总是放在屋檐下的，如今掉在门口附近了。

“咳，他自己动手把腿割掉了。见医院害怕。——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好起来了，真是傻瓜；不过，胆量和决心可也真大。——天哪！……是自己的腿呀！……简直是不可思议……出血又那末多！”

就在这当儿，古巴张开眼睛，知觉恢复了，眼睛向四周看望。

“割掉了吗？……我斫了两下，可是昏过去了——”他无力地说道。

“疼吗？”

“根本不痛……人软弱得跟水一样……不过不碍事。”

安姆勃罗司用湿布洗涤包扎受伤的腿，古巴这时候静静地躺着，一点声息也没有。

罗赫掌着灯跪在那儿，始终虔诚地祷告着；病人却在微笑——一种淡淡的含泪的微笑。一个被丢在田野里的孤儿，只知道母亲不在身边，不知母亲已经抛弃他了，他玩赏着在他头上飘拂的青草和太阳的光辉，向飞过的鸟儿伸出手来，用他自己的

办法和周围一切东西谈着话儿——古巴现在的心情，就跟这样的弃儿的心情一样。现在古巴心情畅快，没有苦痛，十分舒适；他那末高兴，所以根本不想到自己的创伤，却在心底里暗暗以此自豪。他把斧头磨得多锋利啊！他把腿搁在门槛上又搁得多合适啊！——一斧头斫下去还不够——就用足力气斫上第二下！现在痛苦已经都过去了；所以，当然他是已经成功了。——啊，如果他现在稍为有点儿力气的话，他就不愿意再躺在这床上泡下去了，他要起来，去参加婚礼……甚至去跳舞——还要吃上一口东西：因为他真想吃东西啊！

"安安静静地躺着吧，不要乱动。我一定嘱咐犹兹卡，立刻就会有东西给你吃的。"罗赫轻轻地拍拍他的面颊，说道；接着就和安姆勃罗司走到院子里去了。

"他不到早晨就要断气了——就跟小鸟似的昏厥过去：他身上的血已经流光了。"

"那末，必须趁着他还有知觉的时候，把神父请来啊。"

"神父到伏拉大地主家里欢度黄昏去了。"

"我就去告诉神父，决不能耽搁了。"

"得走五英里路，还要穿过森林！你一定赶不及了。——不要这么办。吃过晚饭才走的客人，有现成的车；你坐上一辆走吧。"

他们把一辆车子拉到大路上，罗赫坐了上去。

"别忘了古巴啊，"车子开动时，罗赫大声说道，"好生照顾他啊！"

"好的，好的，我一定记住，不让古巴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人照顾。"

然而，安姆勃罗司可几乎立刻把古巴忘了。嘱咐犹兹卡拿

食物给古巴以后，他就回去吃晚饭，跟酒瓶子结上了不解缘，不久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犹兹卡是个好心肠的小姑娘，立刻把她能搞到的食物堆在盘子上，加上半夸脱伏特卡，给古巴送去。

"古巴，给你拿东西来了，让你也吃一吃，享享福。"

"谢谢你！——大概是香肠吧；——好香啊！"

"我给你煎过的，让你吃起来滋味更好些。"因为马房里很黑，她把盘子放到他手里。"不过，你先喝伏特卡吧。"

他把一杯酒喝得一滴也不剩。

"你陪我坐一会儿好吗？我觉得这儿冷冷清清的。"

他把食物撕开，咬了一口，咀嚼着，——可是咽不下去。

"那边儿的客人都很高兴吧？"

"是啊！客人那末多！我出世以来，还没见过那末多的客人呢。"

"当然啦，当然啦，"他引以自豪地说道；"不是波利那的婚礼吗？"

"是的；爸爸开心极了……老是跟在雅格娜的后面！"

"自然啦，因为她是个美人儿啊。——看起来，不论怎样都跟大地主的太太一般儿漂亮呢。"

"你可知道，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看中了娜斯特卡了！"

"他母亲不会答应的。娜斯特卡家只有三英亩地，吃口倒有十个人。"

"怪不得她老是看管得严严的，一瞧见他们两人在一起，就要把他们硬拆开来。"

"乡长也在那儿吗？"

"乡长也在。他讲了不少话——跟安姆勃罗司一起——把

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那么盛大的婚礼，又是跟这样一个大人物在一起，应该说说笑笑的啊。——安蒂克的动静，你可知道一些吗?”

“天黑的时候我跑到他那儿去过，给他的小孩子们捎些点心、面包和肉去。可是他把我撵了出来，东西也在我背后扔了出来。他很坚决；很凶。啊，真凶！他们的小房子里一片哭声和苦恼。汉卡老是和她的姐姐吵架，几乎打起架来。”

古巴没接碴儿，呼吸可更加困难了。

“犹兹卡，”过了一会儿，古巴说道。“母马！——我听得它在叫唤哩。打黄昏起，它就躺倒了：一定是快到生产的时候了，应该好生照料它。给它准备好一点麦粉糊吧。——你听它叫得多惨！我根本办不了啦，我觉着没有力气——完全不中用了！”

他精疲力尽，有一忽儿没再说话，好象睡熟了似的。

犹兹卡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地跑出去。

“税嘶，税嘶，税嘶！”他突然醒来时，又这样地唤着母马。

母马发出低沉的嘶鸣，拚命拉动着笼头，拉得铁链铿铿的直响。

“这样，我这一生至少有这一回算是吃到东西，而且可以吃个痛快了！哦，还有你，我的好狗，你也可以吃到一份：不用再汪汪地叫了。”

他再一次地挣扎着想把香肠咽点儿下去，可是完全不行了，香肠在喉咙口梗住了。

“天啊，天啊，一大堆吃的东西……我却一口也吃不了啊！”

是的，完全不行了，他吃不上了。他的手无力地垂下来了；他把手伸到床上稿草下面，手里还拿着食物。

“吃的东西那末多！从来没有那末多啊！可是全白费了，吃

不了啦！”他感到十分心痛。

“可是，现在让我休息一会儿吧；以后，我能吃的时候，就可以大吃而特吃。”

以后他还是一样的没法儿下咽；手里仍旧拿着香肠，他落入了昏迷状态，根本不知道拉帕正在偷偷地啃着香肠。

突然，他的知觉又回复了。——夜饭已经吃罢了，音乐的旋风从院子里冲到他的耳朵边，马房的墙壁震动了，受惊的鸡禽在鸡棚里咯咯地叫起来了。

跳舞达到了最热烈的高潮；欢笑、胡闹和打趣，同样也达到了最热烈的高潮。蹬足踏足的声音再三地轰响着，姑娘们尖锐的叫声刺透了黑夜。

起初，古巴还听得见；可是立刻就变得对一切东西都茫然无所知了。一阵昏睡袭来，仿佛把他带进了一片铿铿锵锵的黑暗之中，好象处在涡卷着的淙淙有声的急流底下似的。可是，当跳舞愈来愈热闹，脚跟踢蹬之声喧嚣已极，震得什么都发抖的时候，他又稍稍动弹了一下：他的灵魂从幽闭它的牢狱里向外探望；它从茫然无所知的状态中醒来，从无限的远方归来，侧耳静听。

在这种时候，古巴总是想吃一点儿东西，或是从心底里低声微语：

“税嘶卡，税嘶，税嘶！”

现在，他的灵魂终于在徐徐退去，穿过森罗万象的宇宙飞去。这一只羽毛初生的圣鸟，起初飘忽不定地徘徊又徘徊，无法远走高飞，而且时常重新依恋它那圣地（它自己的肉体），很想在那儿休息一下，解除飞翔的疲倦，也渴望着到世人生活的地方去安慰一下丧失亲人的哀痛。它回到地上自己的亲人中间，它所

热爱的人们中间，悲痛地呼唤它的兄弟们，求他们援助；可是，一会儿以后，强大的慈悲的天主又给了它力量，使它能够高飞远走，甚至飞到了无有穷尽的春天的神秘田野里，飞到了天主用永恒的阳光与欢乐使之美化的无垠无限的土地上。

它还在往高处飞，——高而又高，高而又高——终于驻足在这样的高处：

那儿，再也听不到哭声，听不到一切生物的哀音。

那儿，芬芳的百合花吐出馥郁的馨香，百花盛开的田野上荡漾着甜蜜的气味；星河在万紫千红的河床上奔流而过，而黑夜永不来临……

那儿，静默的祈祷永不停止，如同袅袅上升的香烟，蔚为馥郁的云彩；钟声叮当，风琴轻鸣；赎了罪的人们——跟天使和圣徒在一起——在那神圣的不朽的城市里，在那神圣的教堂里，唱着赞美天主的诗篇！

是的，精疲力尽、渴望安息的古巴的灵魂，向那儿飞去了，飞去了！

可是在小屋里，人们都在跳着舞——他们尽情欢乐，对人也极亲切和蔼，个个怡然自得。今儿比昨天晚上更好了，摆出来的酒席更加阔气，主人也更加殷勤。所以他们一直跳到再也跳不动时，方才罢休。

这地方在沸腾，象是只搁在熊熊火焰上的大锅子。狂欢稍有松动的迹象，乐队就重新热烈地演奏起来；而客人们就象被风吹动的田野，摇摇晃晃，一跃而起，以新的热情重新跳起舞来，发出了歌声、喧哗和骚动。

现在，由于主人的火山爆发似的热情招待，客人们的灵魂融

化了；他们的血液滚热沸腾，理智几乎丧失殆尽，而心脏却在疯狂地跳动着。对于他们，如今每一刻似乎是一场跳舞，每一声叫喊似乎是一曲高歌，每一瞥似乎是一个心迷神醉的眼色！

跳舞就这样的通宵达旦。可是白天来临了，暗淡而寂静：曙光随着浓重阴惨的云霾一起出现了。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世界越发黑暗阴沉。接着，下雪了：起初是回旋着，飘扬着，稀稀朗朗的，就象刮风的日子松针从松树上吹落下来一样；后来，终于下得紧了。

于是，雪象从筛子里筛下来似的，一片片垂直下降，不打弯，平匀单调，无声无息，象是厚厚一大片白色羽毛，盖在屋顶上、树木上、篱笆上、整个儿大地上。

婚礼终于真的结束了。一点也不错，晚上他们要重新在酒店里碰头，"重新热闹一阵"，可是他们现在决定要回家了。

只有伴郎和伴娘们，由乐队先导，排列在门廊里，齐声合唱着一曲短歌。在这短歌里，他们自称是新婚夫妇忠诚的仆人，并且祝他们"晚安！"——在这黎明的时分！

就在这个时候，古巴把他的灵魂呈献在天主耶稣神圣的脚下了。……

第　一　章

冬天来了。

开头的几天，不过是在试试它的力量——跟秋天搏斗角力，遥远地在死灰色的远方呼啸着，象是什么饥饿不堪的怪兽一般。

如今到来的，是那些冰冷凛冽的白天，透着朦胧微光的、凄凉沮丧的白天，是那些尸体般没有生命的白天：鸟儿发出恐惧的啼声投奔森林；河水惊惶地汩汩鸣响，有气无力，缓缓流动，仿佛因为害怕寒冷而瘫痪了；连乡村也好象在颤抖，乡村里的一切生物，好象都朝着北方以及北方深不可测的云霾，惴惴眺望。

而黑夜还是和秋天的那些黑夜一样，充满了恐怖的唏嘘叹息和飕飕飒飒之声；仿佛是挣扎的声音和突如其来的沉寂；狗在号叫；木材突然噼啪冻裂；寻找栖息之所的飞鸟，哇哇哀鸣；从隐没在黑暗中的阴森森的十字路口和森林地带，又传来了可怕的呼唤；还有魍魅扑动翅膀的声音，还有潜伏在吓昏了的乡村人家墙下的黑影幢幢。

黄昏时分，夕阳巨大殷红的形体，偶然也会在西边儿仍旧显露出来，笨重地往下沉落——一个熔化的大铁球，里边涌出血红的铁水洪流，周围升腾起烟一般的漆黑雾霭，看上去象是壮丽而又凄惨的大火。

人们说："严冬的威力愈来愈厉害了，凶恶的暴风就要起来了。"

事实上，严冬的威力也的确愈来愈厉害了——一天胜似一天，一小时胜似一小时，甚至一分钟胜似一分钟了。

十二月四日是圣巴巴拉节，守护灵魂往生天国的圣女巴巴拉的节日。紧接着圣巴巴拉节之后，就刮起了第一阵急骤凌乱的咻咻冬风。风在地面上飞掠而过，发出象猎狗顺着臭迹穷追猛赶时狂吠的声音。风啃啮耕耘过的田野，在丛林周围吠叫，刨开积雪，扯断果园的树枝，沿着大路狂跑，在溪流上东闻西嗅；风不费多少力气，到处把一切简陋的茅草屋顶和篱笆都摧毁了。这之后，风依旧狂吠着，却向森林逃奔而去了。继这阵狂风之后，就在当天晚上，又从昏暗中冒出了几阵巨风：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的嘴巴里，伸出了长长的锐利的风舌。

巨风刮了整夜，在田野里嗥叫而过，象是一群群饿狼。巨风也大显了神通。天还没有亮，僵硬的大地上的褴褛残破的雪衣，已经完全给剥光了；只有在某些地方，在洼地和沟渠里，才可以看到残留下来的白雪布片挂在篱笆上面。田地上也留下一些发光的白斑；道路可彻底冻住了，——仿佛变成化石了——严霜用它锋利的牙齿深深地啮进了泥土，因此，泥土受到掊击时，便发出钢铁般的金属声。可是，随着早晨的到来，巨风便逃到树林里去躲起来了；巨风潜伏在树林里颤栗发抖。

如今天空也布满了愈来愈黑的彤云。云霾从每一个洞窟里爬出来，抬起怪大的脑袋，伸展细长的身体，迎风投出灰色的鬃毛，露出又大又脏的牙齿；云霾成群结队地汹涌过来了。从北方来的云：黝黑而巨大，可又凌乱而褴褛，彼此层层重叠，枝节横生，如无数吹倒的树林，中有深邃的罅隙间隔，上面又仿佛散布着浅绿寒冰似的巨大条纹。这些彤云以狂野的力量奔涌前进，发出沉闷的呼啸。从西方来的那些是缓缓推进的云：铅一般的颜

色，巨大浮肿的形体，有的地方象火焰一样发出明晃晃的光亮；那些云朵一个挨一个地依次滚动，在长途跋涉中愈来愈坚决了，跟成群的大鸟不无相似之处。从东方驶来的是扁平的铁锈色的蒸汽团块，千篇一律，十分单调，就象伤口斑斓滴血的一具具腐尸一样，叫人不敢正视。从南方也飘来古气盎然的云朵，颜色黑中带红，叫人想起一块块的泥炭，外表上有条纹和斑点，虽然暗淡而没有生气，里边儿却好象躲藏着恶虫。也有云朵在高处浮游，仿佛是从熄灭了的苍白日球里降落下来似的，它们或是形成朦胧暗淡的鬼火，或是杂呈着缤纷的色彩，好比行将熄灭的余烬一样。所有这些云霾都蜂拥前来，堆成崇山峻岭，把整个天空都掩没在翻腾着的浑浊的黑色洪流里了。

整个儿大地突然变得黑暗了；到处笼罩着沉重的寂静；一切灯火都黯淡下去了；流水明亮的眼睛朦胧起来了；人人感到茫然若失，怔怔地屏息伫立。从大地里涌出了担心未来遭遇的恐惧；严寒直透骨髓，一切生物都因为害怕它而发抖。人们看到兔子窜过村庄，粗糙的毛蓬蓬松松地竖了起来；人们看到乌鸦发出嘶哑的叫声栖息在谷仓上，甚至飞进了房子里。狗在外边院子里疯狂地嗥叫；人们气馁地赶紧躲到屋子里去歇息；而神父的盲马却拉着残破的车子，沿着池塘走过来又走过去，撞在篱笆上，发出古怪的叫喊，又找路回马棚去了。

黑暗开始连绵不断了，浑浑沌沌，十分丧气；云霾一天低似一天；云霾从森林里蠕行而下，好比一团浓密的尘土，它沿着田野滚动，象湍急的浊流；然后它又侵入村庄，把万物沉浸在一团暗淡冰冷的雾气里。突然之间，天空当中裂开来了，放射出深蓝色的光辉，犹如青镜一般的井水；于是就有一阵狂野的风呼啸着穿过朦胧的空间，雾气立刻被刮到两旁去了：破碎的通路就这样

的招来了第一阵响亮的大风，紧接着就是二阵，二十阵，乃至几百阵的大风。

大风象千军万马似的呼啸而过，象洪流似的急泻而下，无可阻遏；大风象挣断镣铐脱出桎梏似的奔腾疾驰，蔚为狂怒咆哮的浩大声势，打击着黑暗，彻底驱散着黑暗，把黑暗吞没，或是象烂糠秕似的扫荡掉了。

远远的，在田野之上，在呼啸着的骚动里，雾霭被风赶着撵着，象是泡沫一样。

云霾呢，为无情暴风的脚所踩碎，逃逸远扬，躲到森林里和森林地带去了。天空廓清了；虽然神色暗淡阴沉，白昼总是重新朦胧地出现了，各种生物都象得救似的松过一口气来了。

礼拜日几乎整整地刮了一天大风，没有休止也没有减弱。白天的时候，也还不太难受，夜间可简直无法忍受。明晃晃的、星光照耀的夜降临了，就在这时候，巨风使出它最凶猛的把戏来了。人们并不象平常风高时那样的说什么："一定有人上吊了。"而是说："现在一定有上百个人上吊了！"好一片狂号怒吼、砰砰轰响、叽嘎有声啊，简直象是千辆空车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上飞驰，没有一个人能有一瞬间的安睡。

茅屋也同样的在叽叽嘎嘎地发响。暴风再三地冲击着屋子的角落，掀起茅草屋顶，叩撞门户，有时候甚至破窗而入，使人不得不在夜间起床，用枕头堵塞窗上的裂口，因为这时候风发出吵闹的猪猡般的怪叫声，冲进室内，而且挟酷烈的寒气而俱来，即使是睡在鸭毛被头下面的人，也要给冻僵了的。

在这些个日子里，在这些个夜间，乡村里的人们吃的苦、遭的难，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

房子外边的损害，也是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大风吹倒了

篱笆，卷走了茅草屋顶，在乡长家里，吹倒了一间简直可以算是全新的棚子。风把巴尔特克·柯齐奥尔家的谷仓的屋顶卷走了，卷到了二百多米外的田野里；风吹倒了文西亚雷克家的烟囱；风拧掉了磨坊屋顶上的不少木板；至于许多较小的损失，至于果园和树林里连根拔起的许多树木，谁能数得清呢？咳，光是在大道上，就有二十棵光景的白杨树给风拔了起来，横倒在路上，好象是许多给谋杀了的、残酷地给断手刖足的尸体！

最老的居民也记不起巨风在过去什么时候曾经刮得这样猛烈，造成这么多的损害。

所以，人们都留在家里，在自己的茅屋里熏黑的椽子下一起拌嘴；因为在屋角周围抛头露面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情。然而也有些不大耐烦的妇女，有时会小心翼翼地踅出篱笆，去拜访喜欢闲聊的邻居：表面上是凑在一起纺纱，实际上是唠唠叨叨地饶舌一番，发泄心里的怨气。同时，男子汉们在谷仓紧闭着的门里顽强地打着麦子，从清晨到深夜，连枷一直叩打着地皮。严霜侵蚀过麦子，所以麦粒更容易脱落。

这些大风带来了日益刺骨的严寒。严寒强有力的冲击，冻结了所有的小河与小溪。现在泥沼发硬啦。甚至磨坊的蓄水池上也结了一层淡蓝色的透明薄冰。只有在靠近桥梁的、水深的地方，水依旧在流动；其余的岸边都被冰封锁住了，要汲水就得打出冰窟窿来。

在圣路西亚节① 之前，天气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圣路西亚节那天，严寒多少松动些了；风也停下来养生休息了，风扫过平原的次数更加稀少了，喧哗的狂暴的气势也更

---

① 圣路西亚节：十二月十三日。

加减弱了；灰色的天空变得平滑了，好象广阔的耙平了的大麻色的田面，天空又垂得那末低，仿佛安坐在大路边上的白杨树冠上似的。

然而，午祷的钟声响过之后，寒气又立刻稍稍增加，白雪便大片大片地落下来了。

于是，黄昏来的更早了，雪虽然更干更象粉末，却依旧愈下愈密，一直下到夜色四合。

到早晨的时候，积雪已经足足有三拃深了，它象羊毛似的覆盖在整个大地上，把大地蒙在它那漾着淡蓝光彩的茫茫白色里；而大雪还是在毫无间断地继续落下来。

一片那末深沉的寂寥笼罩着大地，没有声息和音响刺破这如今飘向地面的成群成团的茸毛。万籁沉默，喑哑，仿佛由于什么奇迹，万物都敬畏地停顿了，谛听着那几乎听不见的雪片飒飒纷飞之声。雪片悄悄地悄悄地向地面飘落而下——好一片不断地下降着的、朦胧而又闪烁生光的白色啊！

夜如今是白茫茫的一片浑沌，是闪闪烁烁的珍珠般的一片洁净的曙色，宛如最精美的漂白过的羊毛。这种亮光闪烁来自无垠的天宇——倒象是繁星的闪闪寒光，从天空下射之际，凝聚在一起，磨成了粉末——如今纷纷洒落在整个田野里了。松林不久就把白色尸衣披上了，牧场消失了，大路隐没了，整个儿村庄都溶化在银色雾霭和眩目的粉末里了。除掉川流不息地筛下来的雪花，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雪花寂静地滑溜地轻柔地飘洒而下，仿佛是月明之夜的樱花！

三步之外，不论是茅屋也好，树木也好，篱笆也好，或是任何人的面孔也好，都分辨不清了；只有人的语声，象翅膀慵倦的蝴蝶，在星云状态的白茫茫之中飞过来掠过去。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结果茅屋都被白雪盖住了，每一间都象戴雪的小山似的隆起着，屋顶上摇曳着长长的一缕炊烟。道路和田野融成一片辽阔的平原；果园里都积满白雪，甚至篱笆也给掩没了；池塘在雪块崩落之下完全看不见了，四周的土地也没有了，但见一片白皑皑的、不能通过的、神奇的绒毛似的平畴。

虽然更加干燥更加零落了，雪可依旧在下着。夜间，星星透过雪幕闪烁生辉；白昼，蓝天有时也会从涡卷纷飞的点点雪花后面显露出来。人语声比较响亮了，不再象蒙着面纱说话似的低沉含糊了。乡村似乎稍稍有点活气了，人们开始动弹了。有人甚至想驾起雪橇驰行，但发现道路不通，不久就折了回来。到处有人铲雪，在茅屋与茅屋之间掘出通路来；人人心里挺高兴的。特别是孩子们，快乐得简直发狂了。狗也在东奔西跑，吠着叫着，舐着白雪，跟着顽皮孩子们乱窜。顽皮孩子们涌到大路上，起哄在篱笆里，大声叫喊，用雪球互相投掷，用积雪堆成可怕的怪物，你坐雪橇我拖，我坐雪橇你拖；他们的愉快的叫喊和欢乐的游戏，使所有的地方都充满了喧闹的声音。那一天，罗赫不得不停止教课了，因为把孩子们关在屋子里念初级读本是不可能的。

大约到了第三天，暮色降临的时候，雪便停止了；虽然还有很少的几片雪花，却跟抖动一只空空的面粉袋一样——根本不算什么了。但天空仍旧是阴霾密布的，乌鸦在房子附近扑动翅膀，栖息在大路上。夜来了，没有星星，阴沉沉的；夜色晦暗无光，只是被冻雪的白色冲淡了一些黑暗而已；夜籁寂静无声，好比筋疲力尽的人一样。

“只要起一点儿风，就会下暴风雪了，”第二天早晨，老别列

察打窗子里向外张望,口中喃喃地说道。

汉卡在灶上生火,向过道里张望。时间还早呢:全村的公鸡正在啼叫。晨熹依旧是灰暗的,好象拌和了石灰和煤,涂遍了世界似的;但是,在东方,却有一堆仿佛是蒙着灰的火炭似的东西正透着红光。

房间里的寒气是那么凛冽、潮湿、冷彻骨髓,汉卡不得不在屋子里也光脚穿上木底鞋了。灶里,根本还没有什么火,青色的木柴只是冒烟,哔哔剥剥地爆裂。汉卡从木板上劈下一些木片,在木片底下塞一些麦秸,终于把火引着了。

"这场雪可下够了,一冬的雪也不过如此啊,"老头儿又说道,向那结着一厚层青冰的窗子哈着热气。

刚超过三岁的大孩子在床上哭起来了;愤怒的斥责声,孩子们的哭声,沉重的关门声,从房子另一边斯泰和住的地方传过来了。

"啊,薇隆卡已经在做她的早祷了!"安蒂克一面把刚才烘暖的绑腿布缠到腿上,一面讽刺地说道。

"哦。随她去吧,"老头儿喃喃地说道。"她学会了说话——她就说话了。也许说得稍为多了一点儿,可她也没有恶意啊。"

"还说没有恶意呢!她打孩子的时候,难道没有恶意吗?她让可怜的斯泰和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言好语,难道她没有恶意吗?"汉卡一面跪在摇篮边给她的婴儿喂奶,一面这样回答。婴儿正哭着叫着,双脚乱踢。

"自从我们来了以后,三个礼拜已经过去了:没有一天不是吵一场打一架骂一阵才过去的。她是个妇道人家吗?不,她是只畜生……不过,斯泰和也太没志气了,他就听任她随意打他揍他。他象牛马一样干活儿,她待他却比待一条狗还不如。"

老头儿用恳求的眼神看了汉卡一眼，正要想为薇隆卡说几句好话的时候，门打开了，斯泰和本人，肩上抗着连枷，探头向里张望。

"安蒂克，你愿意去打麦子吗？风琴师要我找人给他打大麦。那大麦又干又好，打掉麦皮挺轻便……斐利普求我带他去；可是，如果你愿意去，这活儿就让你去干。"

"多谢你的好意，"安蒂克答道；"不过我不想在风琴师家里干活。斐利普会干得挺好的。"

"随你便。再见了。"

听到丈夫一口拒绝，汉卡跳了起来；可是她立刻又俯倒身子，她的脑袋俯在摇篮上，掩饰着涌出来的眼泪。

"啊！在这可怕的冬天里，我们那么穷苦，只有一点儿马铃薯和盐，他自己身上连一文小钱也没有……他竟回绝了送上门来的工作！整天坐在屋子里，抽烟，想心事！……要不就东游西荡，象个失魂落魄的人，寻寻找找，……找什么呢？也许是找风吧？咳！咳！我的主啊！"她苦恼地呜咽啜泣。……"现在，哪怕杨开尔也不会再相信我们了：我们不得不把母牛卖掉……的确，他在另外一个农民的田地上干活是失面子的。……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主啊！如果我是男人，我决不爱惜自己，决不躲避辛苦，我一定要干活，干得胳膊也抬不起来，……咳，我是个可怜虫，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接着她就动手料理家务杂事，时不时地偷望安蒂克一眼。安蒂克坐在紧挨着炉灶的地方，膝上抱着裹在羊皮里的长子，用他在火上烘暖的手抚摩着孩子的小脚，同时他却长吁短叹，忧郁地凝视着炉火。老头儿在窗前削着马铃薯的皮。

他们彼此不说话，沉默下来了——不安宁的沉默，孕育着

隐痛、又为苦闷之感加深了的沉默。他们谁也不愿朝对方的眼睛看，谁也不愿开口；他们的说话演变成了哀叹，他们的微笑消失无遗，他们的目光里燃烧着压抑住的谴责，他们苍白消瘦的脸上看得出生硬粗暴的表情，他们的心里燃烧着炽烈的怒火。他们给撵出波利那家门已经三个礼拜了，那末多的漫长的白昼和黑夜已经过去了，可是，被逐出家门的细节，他们还是记得清清楚楚。身受的损害，创痛犹新；顽强的反抗之情，依然不衰。

现在炉火燃烧得正欢，暖意充满屋子，冻在窗上的冰融化了，茅屋外边裂缝里的积雪，化成水滴下来了，而冻硬的泥地上，也微微地冒出一点儿湿气来了。

"那些犹太人……会来吗？"汉卡终于问道。

"他们说要来的。"

又是一句话也没有了。真的，谁该先开口呢？该汉卡吗？……她可不敢开口；一开口，她满肚子的苦水都会不由自主地倒出来了！——或者，该安蒂克吗？他有什么可说的？说他的悲惨境况吗？他们两个人都知道的。他从来不喜欢交朋友；至于对人吐露心事，哪怕是对自己的老婆，他也不愿意这么办！何况，如今他的灵魂被憎恨所吞噬，如今每一个回忆都使他愤怒得浑身哆嗦，拳头捏紧，恨不得拿全村的人来出气——叫他怎么能开口说话呢？

关于雅格娜的甜蜜的回忆，如今他不再珍藏于心了，如今一丁点儿也没有了，就象他没有认识她、从来没有把她拥抱在怀里一样了；现在，他简直会把这姑娘撕个粉碎。

然而，他所感到的可不是憎恨。"有些女人，"（他认为她是这样的）"就象野狗一样，总是谁给它一块较大的骨头，就甘心跟着谁跑，再不然呢，你挥动棍子，它也就俯首帖耳了。"甚至这些

个想法，也不是时常兜上他的心头的：面对着父亲使他遭受的雪崩似的大害大殃，他忘记了她的过失。一切都该怪罪老头儿：是的，是他的父亲——那恶棍，那暴君，那在他腰部愈刺愈深、日益残酷地刺痛他的荆棘！——正是由于他——由于他！——才发生了种种不幸的事情啊。

在这些日子里遭到的一切灾难和受到的一切苦痛，统统都积贮在他的胸中，凝成好不可怕的一串苦恼伤心的念珠；他却不断地在心里数着那念珠，使灾难和苦痛记忆常新。

他对自己的贫穷倒满不在乎。他是个壮健的汉子：只要头上有一片屋顶就行了，别的就不需要什么了。

"让我老婆去照顾孩子们好了，"他想。比其余一切事情更刺伤他的心的，乃是人们对待他极端的不公不义。他感觉到这一点，不断地愈来愈感到刺疼，就象摩擦荨麻刺伤的地方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只不过在三个礼拜之内，全村的人都变得看不起他了，倒象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似的。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没有一个人到他家里来看望，甚至没有一个人跟他亲切地打一个招呼。他感到自己是个被放逐的人。

如果他们不来，也就罢了，他可不是低头求人的人。但他也不愿意退缩在一个角落里——他对任何人也决不让步一寸。如果他们要想打架，好吧，那就跟他们打上一架！……不过，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的呢？因为他跟父亲打过架吗？——哈哈！难道列普卡村里没听见过这样的事吗？难道约瑟夫·伐尼克不是三日两头都要跟他父亲打架吗？难道斯泰和·普洛希卡不曾打断他父亲的腿吗？然而，谁也没有对这两个人说过一句责备的话！不，他们只是对他深恶而痛绝之罢了。当然罗，常言说得好："天主保佑什么人，圣徒也就保佑什么人。"而波利那就好比是列普卡

村的天主啊！

整整那一段时间里，他满脑子尽是复仇的意气和复仇的打算，他在一种激动愤怒的狂热里打发着日子。他不动手干活，不考虑自己的贫穷，明天的种种事情也全都忘怀：经历了极度痛苦之后，他身心交瘁了，他只是这儿那儿地悄悄走动——到哪儿也是个自我折磨的苦人儿。他时常在夜间起床，沿着大路踝躞徘徊，或是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做着复仇的好梦，起誓赌咒，他决不宽恕。

他们一起吃早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眼睛惊惶失措地坐在那里，反刍着过去的事情——多刺的苦草，难以咀嚼下咽啊！

这时候，白昼渐近，炉火已经熄灭了。一道白漾漾的冷光，从外边儿积雪上，照进那冰霜部分融化的窗子里来了。凄凉的寒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把房间里肮脏破烂、家徒四壁的样子暴露无遗。

天哪！跟这样一间茅屋相比，波利那的房子简直是高楼大厦了。不，父亲家里不论哪一间偏屋，哪怕是牛棚吧，也比这茅屋更适宜于人居住。这茅屋不是什么住房，而是个肮脏的猪栏；是一堆烂木头、干粪和废物啊！光秃秃的地皮，一块遮盖的木板也没有，泥地上蜂窝似的尽是窟窿，窟窿里填进了冻结的泥块和垃圾，房间里不论什么时候被炉火烤热了，它们就发出比肥料堆还难闻的臭味。在这一片沼泽似的地皮上，筑着歪歪斜斜的发霉的墙，墙上潮粘粘的滴着水，阴暗的墙角里严霜摇晃着它的白胡须；墙里有许多窟窿，用泥土堵着——有的地方，甚至用麦秸和牛粪堵着。顶篷低垂，象只破破烂烂的旧筛子，顶篷上的窟窿比木板多，用一绺绺麦秸堵塞着。只有家具和家用器皿，以及挂在墙上的圣像，在一定程度上掩饰着这种悲惨的贫穷景况；而那

庞大的柜子，那横搁在房间里挂着衣服的竹竿，一起遮住了把房间与牛棚分隔开来的柳条栅栏。……

汉卡不久就把她的活儿干完了，虽然她是无需抓紧工夫的。一头母牛，一头小牛，一头小猪，几只鹅和鸡，这就是她全部的家畜，事实上也就是她全部的财产。她给孩子们穿上衣服；他们立刻跑到过道里跟薇隆卡的孩子们玩儿去了，不久就传来了嬉戏的声音。接着她就给自己稍为收拾打扮一下，因为她等着生意人上门来，以后可能还得到村子里去一趟。

她特别想在事先跟安蒂克商量商量卖牛的事；可是她又不敢贸然先开口。安蒂克仍旧坐在已经熄灭的炉火旁边，呆望着远方，神色阴沉得叫她害怕。

究竟是什么事情烦恼着安蒂克呢？

她脱下木底鞋子，不然的话，啪哒啪哒的声音又要叫他恼火了；她用关切而又不安的眼神，频频地向他瞧着，瞧着。

"啊，"她想，"他比别人更难受，难受得多了！"她的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问问他，设法猜测他的苦恼，跟他一起为苦恼而痛哭。她已经站在他的身边了，从关怀备至的心头涌上来的亲切的话，也到了嘴边了。可是，且慢，如果他不把她放在心上，就当她不在他身边一样，那末，她怎么能开口跟他说话呢？她叹了一口气，因为她的心是沉重的。天啊！不少女人，日子过得比她好多了——虽然她们连一间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如果他提高嗓门儿骂她，——不，哪怕他举起手来打她，她也至少可以感到有个活人在身边，而不是一橛木头。"可是他呢！……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偶尔咆哮一阵，象一条愤怒的狗一样——再不然就是瞧我，瞧得我的血都发冷了。我没有法儿跟他说话，根本不能跟他推心置腹。老婆——他把老婆看作什么东西呢？收拾

房子、做饭、带孩子的一双手罢了！他在哪一方面关心过我呢？他难道拥抱、爱抚过我吗？跟我温存过吗？跟我谈过心吗？这些个他都没有兴趣：周围的一切，他都不放在心上，他使自己成了个陌路人；而且也真有一手，家里发生的事情，他都视而不见。可不是吗，就让可怜的老婆一个人把一切担子都挑起来：一个人受苦，东奔西跑，为一切事情操心；而他对她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

她再也抑制不住她的眼泪了，再也抑制不住潮涌似的悲哀痛苦了，她走到外边儿隔墙后的牛棚里，靠在刍草槽上，默默地哀泣；但，母牛克拉苏拉长吁一声，开始舐起她的脑袋和肩膀来了，这时候，她就放声大哭了。

“我的可怜的牲口啊，我连你也保不住了啊！……他们快要来了……他们在来了……他们要来讲价钱……然后在你的角上套上绳子，把你带走，把养活我们的你，带走！”她低声地喃喃说道，伸出手来抱住母牛的颈子，把她受伤的心里的全部热情，都转而倾注在那关切她的牲口身上了。——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母牛得卖掉；接下来他们就没有东西可吃了！……而且他又不肯去找活儿干！人家不是叫他去打麦吗？他却不肯去。他满可以一天挣一个兹罗提十个戈比……那点钱至少可以买点盐，还买点儿猪油来代替现在吃不到的牛奶。

她回到房间里，准备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安蒂克！”她用坚决的声音叫道。

他默默地向她抬起充血的眼睛，眼神里蕴蓄着无限的痛苦和悲伤，这就使她为恐惧所压倒，同时心里又激荡着怜惜之情。

“你不是说他们来买牛吗？”

“他们一定在路上了；狗正在那边叫呢。”

她出去张望了一下之后，说道："不，狗是在西可拉家的篱笆里吠叫。"

"他们答允在上午来的，我们只要等着就是了。"

"啊，我们一定得卖吗？"

"咳！我们需要钱，我们的牧场也不够克拉苏拉和小母牛吃的。——不错，我们一定得卖，汉卡；有什么办法呢？保不住母牛，我也心疼啊。"他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他的语调是那末温柔，汉卡竟着了魔，她的心怀着极大的欢乐和希望卜卜地悸动：在这片刻之间，保不住母牛也好，他们的其他任何不幸也好，她都不在乎了。她热情地凝视着她爱人的脸，静听着他说话的声音——这声音象火焰似的进入她的体内，在她内心里燃起了欢喜的感情。

"啊，是啊，我们一定得卖。好在小母牛我们还留着。到四旬节[①]的中旬，她就会生小牛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点儿牛奶了，"她随声附和道，但愿听他继续讲下去。

"如果我们缺少饲料，我们就买一些。"

"恐怕要买燕麦秆吧；我们的黑麦可以维持到来年春天。——爹，请你把马铃薯坑[②]打开来吧：我们得看看我们的马铃薯冻坏了没有。"

"爹，你待着吧：这活儿太累了，你顶不住；我来干好了。"

他站起身来，从杆子上拿下羊皮外套，走到外边去了。

积雪几乎高及屋顶，因为茅屋座落在空旷的地方，差不多快

---

① 四旬节：或四旬斋，即复活节前四十天的斋期，纪念耶稣基督在荒野断食四十天。

② 马铃薯坑：为了在冬天保藏马铃薯所掘的坑，上面覆以泥土，成阜状，以防霜冻。

要出村子了，跟大路隔着一块田地，周围又没有篱笆或果园挡住大雪纷飞。窗前有几棵弯曲多节的野樱桃树，可是都深埋在积雪里了，只有丫枝冒出在外边儿，象是患病的歪歪扭扭、弯弯曲曲的手指。老人在大清早就把茅屋前的积雪铲干净了，不过他同时也把马铃薯坑上的土阜掩埋掉了，很难从积雪中辨认出来。——安蒂克劲头儿十足地动手干活：积雪有一个人那末高，虽然是新近下的雪，却已经冻结在一起，硬得厉害，得把它一块块的斫下来；所以，马铃薯坑还没有打开，安蒂克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可是他心甘情愿地干着活儿，还时不时地把一些雪块扔向大门外玩儿着的孩子们呢。不过，有时他也停下来休息，靠在茅屋的墙上，向四周看望。这时，他会深深地叹息，他的灵魂会再一次的误入歧途，就象羊在黑夜的阴影里迷途一样。天空里布满了白漾漾的云朵，云朵漂浮在离地面不远的高处。积雪象一大片柔软羊毛似的铺陈开去，极目所至，形成了一片辽阔的平原，白色中透着蓝光。空气里蕴藏着将降未降的霜的结晶体，因此雾气迷蒙，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包裹在一片精美透明的纱绢里。因为别列察的茅屋盖在隆起的地面上，从那儿可以鸟瞰全村的景象。那些连绵不断的戴雪的薯坑土阜，好象巨大的鼹鼠窝一般，一长串一长串的零落地散布在池塘的四周，没有一个是光秃秃的，全都掩藏在覆盖着它们的白雪被单下面。这里那里，有谷仓兀立，黑沉沉的十分显眼；有烧泥炭的红棕色烟氲，一圈一圈的袅袅上升；有少数树木探出身子张望，在裹着它们的耀眼雪衣下透着灰色；在这一片雪色银光的世界里，有人声响亮而迅速的飞传而过，与此同时听到的，还有连枷单调的嘞嗒之声，仿佛是在地下擂鼓似的。道路全给大雪封住了；没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也没有生物给那辽阔的银色田野添上黑点。迷茫的远

方融成了一片浑沌，连天空和地面都辨别不清，除非是有着森林的地方，才在白色上印了一抹淡蓝，好象有些云朵挂在地平线上似的。

安蒂克的视线，在那些苍茫的雪景上只漫看了一会儿，即刻就回过来找寻他父亲的房子；正找寻着时，他的注意力便被下到马铃薯坑里去的汉卡的叫喊声吸引住了。

“哈！没有冻着！瓦赫尼克藏起来的马铃薯已经冻坏了，有一半儿只好喂猪了；而我们的——我们的马铃薯可好呐，全没有坏！”

“那真是好消息。——请你出去看一看吧，如果我听得不差，犹太人终于来了，我们得把母牛从牛棚里拉出来了。”

“你说得对：正是犹太人——除了犹太人，还会是谁呢？是的，是犹太人。——恶毒的家伙！”她憎恶地嚷道。

沿着小径（斯泰和早上出去时留下了靴子印，这才勉强看得出是条小径），走来了两个从酒店里出来的犹太人，正吃力地跋涉着，后面跟着村子里半数的狗儿。狗儿找到这个向他们吠叫的机会，真是兴高采烈，安蒂克来到时才把它们赶走了。

“噢，你好吗？——我们来晚了，就因为积雪。——那么厚的积雪！——车子走不过来，连步行也走不过来，真的。为了使森林里的大路可以通行，不得不强迫大家铲雪呢。”

安蒂克对这些个谈话的引子，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只是请他们进到屋子里，稍为取点儿暖。

汉卡把母牛肮脏的肚腹洗刷干净，把清早起积聚下来的牛奶挤掉，这就带着母牛穿过房间走进院子里来。母牛在抗拒，不愿意出去；经过大门口时，母牛用鼻子吸了口气，向空中伸出了脑袋，舐了舐雪片，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哀鸣，使劲拉着绳子，老

别列察几乎控制不住它了。

汉卡忍不住了。一阵难堪的哀痛兜上心头，她大声哭了出来，就跟抓住母亲的衣裙大声哭出来的孩子们一模一样。

安蒂克的心境也并不好多少。他咬着牙，身子靠在茅屋墙头上，固执地凝望着许多乌鸦，乌鸦聚集在从薯坑翻掘出来的雪块上。这时候，这两个买卖人正用依地语① 叽叽咕咕的交谈着，一面动手摸摸母牛，吹毛求疵地察看着它。

牲口拉动着缰绳在挣扎，徒然用恐惧的眼睛瞧着它的主人，徒然发出哀鸣；全家的人都心情沉重，垂头丧气地转过脸去了。

"主啊！——难道是为了这样的下场吗？克拉苏拉，我一心一意饲养你，我关心你一切的需要，难道是为了让这些人把你带到屠宰场，把你宰了吗？"汉卡在一阵痛苦之中用脑袋撞着茅屋的墙头。

唉！哀号和哭泣是没有用的；因为，"不得不然——逃避不了，"正如俗话所说的一般。

"要卖多少钱呢？"年纪较大的灰色胡子的犹太人终于问道。

"三百个兹罗提！"

"什么？这头瘦牛——竟要价三百兹罗提？——安东尼，你要那么大的价钱，不是疯了吗？"

"瘦？你可别说这话，不然你就要后悔了！瘦！你瞧瞧它吧——那末年轻——才五岁呢——又那末壮实！"汉卡这样说道，她生气了。

"啐！啐！做买卖讲生意的人，不会为一句话生气的。——作价三十个卢布吧！"

---

① 依地语：或译意第绪语，犹太人通用的国际语。

“我说过价钱了。”

“我来说个价钱。算三十一个卢布吧？哦，那就算三十一个半卢布？——三十二个卢布？——那末，算它三十二个半卢布……这可是把价钱讲定了啊？”

“我说过价钱了。”

“我出最后一个价钱：三十三个卢布！”——“成交就成交，不成交就拉倒！”年轻的那个犹太人一面冷冷地补充道，一面找寻他的手杖，这时候，年纪较大的那个犹太人也把他那轧别丁外套的钮子扣上了。

这当儿，别列察拍着母牛的颈子说道：“这样一头母牛，你们出这个价钱！——买卖人啊，你们不怕天主吗？一头跟牛棚一般儿大的牛哪！——嘿，光是牛皮就值十个卢布呢——你们这些骗子手啊！你们这种谋杀基督的人啊！”

犹太人现在可又热衷地穷凶极恶地还起价来了。安蒂克一口咬定他所说的那个价钱；虽然他也让步了一点儿，可是为数极少。事实上，母牛克拉苏拉是很值钱的，今年春天他如果把它卖给另外一个农民的话，他至少可以到手五十个卢布。然而，正象俗话所说的：“急用逼着你赶集卖家当，贫穷推波助澜怂恿你脱手。”这一点，犹太人是完全看透了的；所以，他们虽然急于要做成这笔交易，愈来愈响地嚷嚷不停，愈来愈热心地跟安蒂克打着手掌，可是他们所出的价钱，每次却至多加半个卢布罢了。

最后，终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犹太人十分气愤地动身回家了，汉卡拉着母牛回牛棚去了，而安蒂克本人也十分生气，准备压根儿不卖牛了——这时候，瞧，犹太人又回来了，他们又是叫喊又是赌咒的，说是他们实在出不起更高的价钱了，又伸出手来跟安蒂克打手掌……搞到末末了儿，安蒂克同意作价四十卢布

出售，外加两个兹罗提的小费——给老别列察的，他给他们拉着牛送去。

犹太人当场付了钱；老头儿牵着牛跟他们到酒店去，因为雪橇在酒店门口等着。汉卡带领着孩子们，把母牛克拉苏拉一直送到大路边，一路上她时不时地摸摸母牛的鼻子，亲热地偎在母牛身上，她根本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悲哀和痛苦……

她在大路上站了好久，瞧着克拉苏拉给拉走，对那些不受洗礼的“黄脸儿”破口大骂。

失掉了象克拉苏拉那样的母牛啊！——也怪不得这可怜的女人要感到满腔怨愤！

汉卡回到家里时，说道：“很象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什么人给送到坟地上去了。”她仍旧继续张望着空空如也的牛棚，或是透过窗子呆望着小径上母牛刚才走过时留下的蹄痕；她一再地悲不自胜，一再地流下泪来。

“喂，你就哭个没有完吗？”安蒂克在摆着卖牛钱的桌子边坐下，大声嚷道：“咳，女人简直就跟小牛犊儿一样；啥也不干，光是嘀嘀的哭。”

“不心疼的人，对啥也不会有情义的。”汉卡回答道。“你把可怜的克拉苏拉交给那些犹太人去宰掉，你一点儿也不心疼。”

“那么，你宁可剖开我的肚子去搞钱！”

“现在我们落到了最起码的长工的地步了，就跟巡礼乞丐一样——没有一滴牛奶，没有一点儿安慰！这，这就是我的家庭给我挣来的‘好福气’！天哪！别人家的男人象头牛似的拚命干活，搞点东西回来养家活口；你这个男人把最后的家当都卖了——这头母牛，是我的陪嫁，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全部财产啊！”她继续说道，激动得无法控制。

“你这傻瓜，不懂事的家伙，你爱嚷嚷你就嚷嚷个称心如意吧。——这是给你的钱。该付的就付，该买的就买，其余的你就留着。”他把那堆钱推给她，可是他也拿了五个卢布，放到他自己的钱包里去了。

“你干么要带那么多钱在身上呢？”

“干么？我总不能光带着一根棍子出门啊。”

“出门吗？上哪儿去？”

“哪儿都行，只要离开这儿就行。我要去找活儿干，决不烂在这儿列普卡村。”

“到外地去吗？一条狗，到哪儿都是光脚的。——常言说得好：‘穷人不论到哪儿，哪儿都遇上逆风。’——啊！难道要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吗？要我一个人？”她提高了嗓门儿，作出威胁的姿态向他走近去，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时候他可根本没注意她的举动，他正忙着把羊皮外套取下，围上腰带，寻找着帽子。

“要我在这儿给农民干活？我决不干，”他宣布道。“不干，哪怕饿死也不干；我决不干！”

“风琴师正要人给他打麦呢。”

“那个大人物啊！——一头在唱诗班里哞哞直叫的牛犊罢了，除此之外，什么用处也没有。他的眼睛老是看着农民的钱袋，就靠着求乞和撒谎搞来的钱过他的日子。”

“俗话说：‘无情无义的人，不声不响地逃避责任。’”

“够了，你太放肆了！”他怒喝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一句反对你的话？你始终是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个人就根本不在你眼里！”

“我要到大地主那里去问工。”他立刻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道。“我打算去问问可有什么工作做，说不定可以在圣诞节搞到

些东西。不过，我宁可在别处当一个普通的种田人，也不愿烂在这儿；我在这儿遭到的欺负和侮辱，老是在我面前，寸步不离。这，我可受不了。我受够了——我既不要某些人来可怜我，也不要某些人把我当癞皮狗看待！”安蒂克说话的时候，愈来愈愤怒，愈来愈激动，汉卡给吓坏了，呆呆地站着不动：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种样子的。

“再会了。我几天后回来。”

“安蒂克！”——这话是一声绝望的叫喊。

“你要什么？”他在大门口转过身来。

“难道你连一句分别时的好话也不肯跟我说吗？”

“你是要我拥抱你吗？哦，现在我可没有这种心情。”他碰上大门，走出去了。

安蒂克拄着棍子急匆匆地在雪地上行走，咬紧的牙齿里透出唏唏的呼吸声。积雪又硬又脆的表层在脚下嘎扎嘎扎地响着。他回头瞧瞧自己的茅屋。汉卡靠墙站着，哭成个泪人儿了；薇隆卡从另外一扇窗子里瞧着他们。

“尽是哭呀哭呀的有什么用？——向前走，走到外地去吧！”他说道，对他周围积雪的原野扫了一眼。一种新奇的渴望兜上心来，他觉着自己得到了鼓舞，想着陌生的村落、新鲜的世界里的新生活，十分高兴。这种感觉出乎意料地袭上他的心头，把他席卷而去，就象突发的山洪把枯朽的灌木卷走一样；灌木之于山洪，是既不能逆流顶住，又不能兀立不动，只能随波逐流的。

一个小时以前，他绝没有下定决心要走，他从来没有那样打定主意。啊！现在他可要远走高飞了，——要象鸟儿一样远走高飞了，他要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到森林里去，是的，到森林外做梦也没想到的地方去。可不吗？他干么要待在这儿浪费自

己的生命呢？他在这儿有什么可指望的呢？过去的回忆，把他折磨得够受了，使他的心灵都干涸了，那末，他还凭什么理由要对它们依依不舍呢？——神父是个好人，神父已经明明白白地给他指出过了，他要反抗父亲是没有什么指望的，而且所花的代价也很大。——复仇吗？——那可得等待适当的时机：至今也还没有人大胆无忌地损害他呢。所以，为今之计，……他还是向前走去吧，——笔直地向前走去，只要离开列普卡村远远的，走到哪儿去都行！

可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上哪儿去？

现在他站在白杨大道的转弯角上，不无踌躇地凝望着田野。田野绵延开去，消失在远方的雾霭里。“我要穿过村庄，沿着磨坊那一边的大路走去。”他立刻走上了刚才决定的那条道路。

他在大路上还没有走到半亩地光景，就不得不让在一边了，因为，白杨树下大道中央一辆雪橇正冲着他飞驰而来，扬起雪粉如云，发出叮叮当当的响亮的铃声。

原来是波利那坐着雪橇，还带着雅格娜呢。壮健的马蹄飞驰而过，雪橇在马匹后面象羽毛似的摇摆不定。老头儿鞭打着马匹，叫它们加快脚步，策励它们前进。他在说着什么话，还哈哈大笑呢！雅格娜突然看见安蒂克时，她正高声说着话儿。两个人立刻互相凝目而视——接着就交叉而过了。雪橇风驰电掣地过去了，消隐在它所扬起的风雪之中了；安蒂克站在老地方，一动也不动，呆望着四周。他们不时地在滚滚雪雾中浮现出来，雅格娜的外衣在风中闪动着红色。铃铛的声音，一忽儿响起来了，一忽儿又轻下去了，听不见了，在辽阔的白色原野上，在霜冻的丫枝的拱门之下，在支持丫枝的一列列黑色树干之间，消失无闻了……这些白杨树仿佛垂首而立，沿着上坡的路，成行成

列的，漫长而又疲倦地一直绵延到森林那儿。但安蒂克却始终忘不了雅格娜的眸子。那眸子浮动在他的眼前，浮现在雪雾之中，——处处都是那眸子——露出惊惶和悲哀的神色，透着梦想和欢喜之情，目光炯炯，盛满了生命的炽热之火！

安蒂克觉得他的灵魂熄灭了，仿佛蒙上了雾，遍体结了冻，一直冷到了骨子里；可是那深蓝色的眸子却在他的灵魂深处璀灿发光。他垂倒了头，慢吞吞地拖动着两腿。他不止一次地回头看望，可是一列列白杨树下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但见朦胧的一团风雪滚滚而去，铃铛声也遥远了。

安蒂克顿时把一切事情都忘记了，好象是由于什么奇怪的事故，丧失了记忆力似的。他无可奈何地呆望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知道到哪儿去才好……也不知道已经遭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仿佛是在做梦——一个醒着的梦，他无法摆脱的噩梦。

安蒂克越过好几辆坐满人的雪橇（虽然他仔细张望过，却一个人也没有认出来），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酒店里。

"那帮人上哪儿去啊？"安蒂克向那站在门口的杨开尔问道。

"上法院去。为了一头母牛和牧牛人被打的事，跟大地主打官司。这件事情你都知道。那些人是证人。波利那已经先走了。"

"官司能打赢吗？"

"干么有人该失败呢？被告是伏拉的大地主，罗德卡的大地主是审判官。大地主怎么该失败呢？——再说呢，人们要出门去，就要修一修路，还要趁此机会享受一番；而镇上的人也需要做点生意。所以，人人都会得到一点儿好处的。"

安蒂克可并不在听杨开尔的冷言冷语。他要了一些烈性的伏特卡，身体靠在酒吧柜上，站在那儿足足想了一个钟头，酒可

一碰也没有碰过。

“你身体不舒服吧?”

“我哪里会生病呢?——让我到单间去喝吧。”

“这可不行啊。买卖人在单间坐着呢——是些大老板，他们向大地主又买了一块开垦地:在维尔契·杜里的那块开垦地。他们需要休息;现在也许正在睡觉呢。”

“我要抓住那些卑鄙无耻的流氓的胡子，把他们拉出来!”安蒂克大声嚷嚷，疯也似的向单间冲过去;可是，他还没冲到里边就改变了主意，他拿起酒瓶，走到大房间最黑暗的角落里去了。

酒店里空荡荡静悄悄的，只有几个犹太人用那听不懂的行话在交谈着，杨开尔跑过去侍候他们。也有人进来要一杯酒，当场喝完就走出去了。

现在正午已过，严寒无疑是在增强着;雪橇在积雪上格格地响着，酒店里也愈来愈冷了。但安蒂克仍旧在沉思默想，不论自己的心事也好，外界的事物也好，他都无法搞个清楚。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可是那眸子啊!那眸子始终跟着他——那深蓝色的、土耳其玉似的蓝色眸子——跟他离得那末近，简直要碰到他的眼睑了。——他又喝了第三杯，那眸子越发明亮，而且仿佛在旋转呢，就象灯光从房间内的一角转移到另一角一样!——他浑身一阵寒栗;他心中发慌，跳起身来要走。

“喂，付账!”杨开尔大声喊道，堵住了他的去路。“付账!我可不赊给你。”

“让开，你这狗养的犹太鬼，不然我就杀了你!”安蒂克怒不可遏，大声叫嚷，吓得杨开尔面孔变色，缩在一边，听任他走出去。

安蒂克砰的碰上大门，冲出去了。

第 二 章

靠近中午的时候，天色稍为开朗了一点儿，但也只不过是象点亮了一支灯心草蜡烛，在阴影里摇摇晃晃若明若灭而已；所有的那点儿光明不久就消失了，天又重新暗下来了，看上去好象雪意渐浓，快要再下一次雪了。

安蒂克的家里，暗淡寒冷达于极点，毫无欢乐的迹象。孩子们在床上玩儿，互相低声说着话。汉卡心烦意乱，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在房间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再不然就走到门外，用通红的眼睛凝望着遍野积雪。可是，不论是大路上也好，田野里也好，都没有什么活的生物映到她的眼睛里来；只是勉强看到几辆雪橇从酒店附近蠕蠕前进，消失在无穷无尽的白茫茫深渊里，瞧也瞧不见了，听也听不见了。

她叹息。哪怕是有个乞丐走过也好啊，她也可以有个人谈谈啊！

家禽走散了，想在樱桃树上栖息了，汉卡这就着手把它们叫拢来，使它们回到平常栖息的地方去；可是，在回到屋子里的时候，她却跟薇隆卡吵了几句。这算什么意思呢？薇隆卡竟在过道里放了一桶猪食，肮脏的畜生把汤汤水水都泼了出来，正好在汉卡家门口汇成了一个大水潭！

她且不进去，对着紧闭的门大声说道："你这自以为是好主妇的女人哪，照料照料你的猪吧，再不然叫你的孩子们照料照料

猪吧。我可不愿意为了你的缘故让污泥弄脏了我自己！”

“啊，她卖掉了母牛，所以她就提高了嗓门儿在这里嚷嚷了，可不是吗？这位阔太太，现在她连污泥都受不了啦！不过，她住的地方，可就是个猪棚！”

“我的母牛和我的住房，可用不着你管！”

“那末，你也用不着管我的猪，听到没有？”

汉卡砰的关上了门：她能拿什么话来对答这样的泼妇呢？你说她一句，她准会回报你二十多句。——汉卡闩上门，取出钱，开始算起账来了；这笔账算起来困难重重，她一再搞错，搞错。她仍旧很激动，心中充满了对薇隆卡的愤恨和对安蒂克的忧虑不安。有时，她也好象觉得她听到了母牛克拉苏拉的哞哞声；有时，在家中度过的童年的回忆又兜上她的心头了。

“不过，话倒是说对了，我们的住房就象个猪棚一样，真是说得太对了！”她打量着自己的房间，喃喃地说道。——可是，那边啊！……那边房间里有地板，墙刷得雪白，一切都是温暖而整洁的，什么东西都很富足……那边的工作，难道很繁重吗？……犹兹卡吃过饭后，洗刷碗碟；雅格娜纺纱，或是透过毫无霜冻的明亮的窗子，向外眺望……凡是雅格娜需要的，她哪一件没有搞到手呢？……波利那死去的老婆的全部珊瑚项链，现在统统归她所有了；还有许许多多的裙子、头巾、亚麻布，也都是她的了。她不必辛苦劳神，不必干活糊口，她尽可以称心适意地把荤腥吃个畅快！而且，斯泰和也讲过的，雅姑斯叮卡替她把所有的活儿都做掉了；所以她在床上一直睡到大天白亮，早餐要喝茶，因为“马铃薯不合她的口味！”可不吗？……而那老家伙呢，啥也不干，光是跟她谈情说爱，哄她宠她，倒象她是个小娃娃似的……

想到这里，汉卡心里怒气直冲，她从坐着的柜子上跳起身

来，摇晃着自己的拳头。

“啊，这败家精，贪心贼，狐媚子，娼妇根子！”她嚷得那末响，原来在炉边打瞌睡的老别列察，也给她惊得跳起来。

汉卡立刻又平静了。“爸爸，请你给马铃薯坑盖上麦秸，然后再堆上雪，一场厉害的霜冻快要来了，”说罢，她又重新去算账了。

可是，老头儿的工作却好象没有什么进展。雪很多，他的力气可很小。——再说呢，他也心神不安：他把牛送了去，那两个兹罗提是给他的，这钱是他应该到手的吧？他记得很清楚，钱一直搁在桌子上，金光闪闪，几乎是全新的。

“说不定他们会把钱给我的，”他想。“这钱还会归谁呢？我拉着绳子，胳膊都发硬了，克拉苏拉挣得可厉害哪；可我还是拉得牢牢的……而且，我向买卖人给它说了多少好话啊！哦，我叫他们听我的话。彼得这大孩子——我该在当地第一个节日里给他买个口琴，……小的那一个也得给他买点儿东西……还有薇隆卡的小孩子们，也一样得买些东西，虽然他们是些淘气、捣蛋的小顽皮。……还有我自己，得买点鼻烟——烈性的鼻烟——刺激五脏六腑的鼻烟！斯泰和的鼻烟根本不过瘾，我闻了连喷嚏都不会打。”

可是这些个想法大大影响了老头儿的工作，一个钟点以后汉卡走过来看他时，麦秸上不过刚盖上一层雪而已。

“咳，你吃起东西来倒很象个大人，干起活儿来可连个小孩子都不如了！”她说。

“啊，汉卡，我干得挺卖力气，我不过刚停下来透一口气：我立时立刻就可以完工了——立时立刻！”他吃吃地说道，大为羞惭。

“黄昏快到了，树林那边已经在黑起来了，霜冻愈来愈厉害了，坑里看上去象是曾经有猪在那儿掘地寻食呢。你进屋去照料小娃娃吧。”

汉卡自己动手干起来了，干劲儿挺大，薯坑不久就盖满了，严严实实地垒遍了积雪。

但，她干完活儿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房子里变得更冷了；潮湿泥地冻硬了，木底鞋在上面响出喀啦喀啦的声音；浓霜重新在窗玻璃上描绘出它的形态来了。小孩子们也低声呜咽着；她可根本没有哄他们、劝他们别哭，她自己正忙着呢。她得给小牛铡草料，她得给咕噜咕噜叫着把鼻子撞到门上来的猪喂食，她得给鹅儿喝水。此外，她得重新把账算一遍——究竟该付出去多少钱，付给什么人。最后，一切都搞好了，她就准备出门了。

“爸爸，你把火生起来，留神着孩子们——如果安蒂克回来的话，炉边铁架上锅子里有给他留着的卷心菜。”

“好的，好的，汉卡，我会照料一切的。——卷心菜在炉边铁架上；好的，我一定，我一定留神就是了。”

“啊！——至于牵牛的小费，我已经拿走了。想必你也不需要这钱吧？你有吃的，有穿的……难道你还需要什么吗？”

“是的，汉卡，是的；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道，赶紧把脸转向孩子们，不然她就要看见他掉眼泪了。

汉卡一出门，寒冷就把她团团围住了。四面八方都铺陈着一片暗蓝色，干干燥燥的，特别明净。天空澄澈得象水晶一样，地平线上毫无云霾，有几颗星星已经在高处闪闪烁烁了。

汉卡一路上沉思默想着。她想到她要设法找一些安蒂克干

得了的活儿，不让他到外边儿去。——可是，现在她又想起了他最后说的几句话，这话使她惊惶得要昏过去。因为自从出世以来她从来没能离开自己的村庄住到别处去过；要在陌生人中间居住过活，她也办不到！

她凝望着大路，散布在路旁的村舍，勉强从积雪中露出来的果木园，以及四周在薄暮中蔚为灰白色的、无垠的田野。冰冷寂静的黄昏降临得愈来愈快了。星星一个又一个地出现了，好象有人成握成把地在散播着繁星似的；而在那茫茫白雪中闪烁生光的大地上，茅舍里的灯光开始亮起来了，炊烟把它的气息吹送到空气里，人们慢悠悠地在路上行走，人声仿佛低低的在地面上掠过。

“这一切都渗透到了我的身心里，成了我的一部分了；我决不愿象飘飘荡荡的风一样在世界上到处乱闯，啊，决不这样！”她使劲地跟自己说道，现在步子也放慢了一些了；因为她时常碰到外硬里松的积雪，一踩就陷到了膝盖。

“这是天主赐给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我活也要活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我们只要能够捱到春天就好了！……哪怕安蒂克什么活儿都不肯干也不要紧了。哦，我不会给逼得去求乞要饭的。我要动手纺纱——织布——或是做我的手做得了的随便什么活儿，我决不让贫苦把我压倒。就说薇隆卡吧，我就知道她凭着织布挣钱过活，而且还有积蓄呢。”

汉卡想着这些心事，走进了酒店；跟平常一样，杨开尔正在酒店里对着一本书打瞌睡。直到她把钱放到他面前，他才注意起她来；看到了钱，他就殷勤地对她微笑，帮助她把钱点清楚，甚至还请她喝伏特卡。可是他既没有跟她提起安蒂克欠他的账，

也没有提到安蒂克本人，临到她快要走了，这才问起她丈夫在做什么。

她说他正在找工作。

“村子里也用得着他啊。有人要在这儿搞个锯木厂，我也需要一个运木材的熟手。”

“我丈夫决不愿意给酒店帮工干活。”

“难道他是这样的大丈夫吗？那就让他去打瞌睡、睡懒觉吧！——可是你养着鹅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鹅喂得再肥大一点，赶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要收购的。”

“我一只也不卖；我养的鹅只够我孵育小鹅。”

“那就在来年春天买几只小鹅；小鹅喂大了，我就买进。如果你有这个意思的话，你就可以在我这儿把小鹅赊去，将来你还我大鹅好了。——咱们立下一本往来账……”

“不，我不想卖什么鹅。”

“哦，等你把卖牛的钱花光了，你就愿意卖鹅了……而且还要贱价出卖呢！”

“混帐东西！你今生今世看不到这一天的！”汉卡走出酒店，心里这样骂道。

现在寒气凛冽，冻得人鼻子酸痛。天上星光闪烁，寒冷刺骨的狂风从树林那边吹来。然而汉卡还是确定不移地在大路中间走着，满有兴趣地眺望着所有的房屋。教堂隔壁，瓦赫尼克家里，所有的蜡烛都点上了；从普洛希卡家的篱笆里，传来了营营的人声和咕咕的猪叫声；神父家里，窗子照得通明，几匹马在走廊前面不耐烦地用马蹄得得地叩着地面；神父家对面的克莱姆巴家里，也是灯火辉煌，凭着那踏碎积雪的喀嚓喀嚓的足音，可以知道有人向牛棚走去了。稍远，教堂前边儿、村子分岔开去象

两条胳膊似的环抱着池塘的地方，在那寥寥灯光外黯黯淡淡一片白茫茫的背景之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狺狺狗吠从那儿传过来。

汉卡望了一眼她公公的房屋，叹了一口气，她在教堂前转弯，折入一条小径。把克莱姆巴的果园和神父的花园分隔开来的漫长的两道篱笆，形成了这条通向风琴师家的小径。这条小径很少有人行走，两旁灌木成荫，时常有积雪从她触及碰到的树木上纷纷落到她身上来。

风琴师的房子就座落在神父家的院子后面，除了这条小径之外，别无通路。

汉卡立刻感到有一阵叫喊和呜咽的声音，而且看到房屋门外有一只黑色箱子和各种什物用品胡乱地丢在雪地上——一条羽毛褥垫，几件衣服，诸如此类的东西……风琴师家的女佣玛格达站在墙边，苦苦地哭着，大声地号着：

"他们把我撵出来了！他们把我赶出来了！象狗一样的赶出来了！赶到世界上来了，赶到大大的、大大的世界上来了！现在我上哪儿去呢？——我什么都没有了——咳，我上哪儿去呢？"

"你这蠢猪，你这蠢猪，你可别对我这样吵吵嚷嚷的！"开着的大门里有个声音怒喝道；"你再吵我就拿起棍子打了，打得你立刻闭嘴。你立刻就滚，滚到你的弗兰尼克那儿去吧，你这臭婊子！——呀！汉卡吗？你好吗？咳，你看到的这件事，自从秋天以来就意料到了。我规劝过这个丫头，跟她谈过，也求过她，监视过她；可是谁能管束得了一个骚娘儿呢？我们大家都睡熟的时候，她就出去东逛西逛了……她逛得真妙，尽管费尽心机，现在还是逛出个私生子来了！——我跟她说过多少回啊：'玛格达，留神哪；好生想想吧：这个男人决不会娶你做老婆的。'……而她

竟当面撒谎，说是她跟他毫无关系！后来，我看到这丫头的身体在变形了，象发酵的面团似的鼓起来了，那时我就对她说：'你到别的村子去吧，去躲起来吧，不然你就要出乖露丑了。'她听我的话吗？不！——今天在牛棚里挤奶的时候，她肚子疼得厉害，把牛奶桶也打翻了；我的女儿弗兰卡惊慌地跑到我这儿，大声嚷嚷：玛格达出了事情了！天啊！这样一桩丢丑的事，而且出在我家里！——现在你就滚蛋吧，不然的话，我就要把你撵到大路上去了！"她走到大门外，再一次怒喝道。

玛格达离开房子的墙边，一面呜咽啜泣得厉害，一面动手把她所有的东西扎成一捆。

"请到里边儿来吧；天气挺冷啊，"她说；走进门时，她又对那丫头怒喝道："你啊！你替我滚得无影无踪吧！"

她领着汉卡穿过一条长长的过道。

一间又大又低的房间，炉灶里熊熊燃烧的大火把房间照得亮亮的。风琴师脸红得象只龙虾，光穿一件衬衫，袖子卷到肘拐儿之上，正坐在那里在火上烤着圣饼①。他间歇地把勺子浸到一盆稀薄的面粉糊里，舀一勺倒进铸铁模型里，然后合上模型，压得那热面粉糊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接着他就把模型放到火上，搁在竖直在炉灶上的砖头上；于是把模型打开，翻一个身，这就将新烤好的圣饼取出来，放在附近的一条矮凳子上。有个小孩子坐在这儿，用剪刀修剪着每一个长方形圣饼的边缘。

汉卡向大家行礼致敬，并且吻了风琴师的妻子的手。

"坐下来烤烤火吧。——哦，可有什么新闻啊？"

---

① 圣饼：在波兰，风琴师把圣饼做好以后，便在圣诞节期间分送给教区里的教徒，并给他们祝福，从而收受教徒的礼物。这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农民们对风琴师的鄙夷。

汉卡一时找不到她要想说的话，心中感到羞惭，她怯生生地向隔壁房间里瞧了一眼：那边对门长桌子上，放着一堆白白的圣饼，上面压着一块木板。两个女孩子正在把圣饼包扎起来，每一包上缚上一张封皮纸，以便馈赠。从那个房间的看不见的那一头，传来了不知是谁的手弹出来的单调的叮叮咚咚的琴声——这琴声忽然由于一个刺耳的不谐和的声音而中断了。刺耳的声音使汉卡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使风琴师叫了起来：

"喂，喂——完全搞错了：你'吃螺蛳了'——从'Laudamus pueri'① 起再重弹一遍。"

"你们已经在为圣诞节准备圣饼了？"她觉得一声不响地坐着是不礼貌的，便这样问道。

"是啊。教区又大，住得又分散；所有的圣饼都要在圣诞节之前分派好，我们就必须及早准备了。"

"纯粹是面粉做的吧？"

"你尝尝看。"

她拿了一个刚从模型里取出的热气腾腾的圣饼，递给汉卡。

"我简直不敢吃它呢。"她用围身布的一角夹住圣饼，把饼凑到灯光上敬畏有加地仔细打量着。

"呀，上面印得有多么精细的花纹啊！"

"右边儿第一圈是圣母、圣约翰和天主。左边儿是马槽、草料架、马儿，躺在干草里的圣子，圣约瑟，还有一个也是圣母。这儿跪着的是三位博士。"风琴师的妻子这样解释道。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啊，这些花纹做得多巧妙啊！"

汉卡把圣饼包在手帕里，藏入怀中。——一个农民走了进

---

① 拉丁文：大意为"孩子们，让我们来赞美……"

来，跟风琴师说了些话；风琴师一听这话就大声叫道：

“米哈尔！有人要来洗礼啦：拿着钥匙到教堂去吧。神父已经知道了，他自己会来的；安姆勃罗司可一定得留下来招待客人。”

琴声寂然而止，一个高大苍白的少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兄弟的孩子，是个孤儿。在跟我丈夫学琴，免费教他的。我们必须自己牺牲一点，为我们的至亲骨肉作些好事。”

逐渐逐渐地，汉卡变得说话流畅，终于把她的痛苦和困难都端了出来，虽然是零零碎碎犹犹豫豫地讲出来的。居然能公开地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这还是她生平第一次。

他们同情地听她诉说，跟她交谈；虽然他们竭力不提波利那的名字，但由于他们对她表示了真诚的同情，这就使她流了很多眼泪。风琴师的妻子是个聪明伶俐的女人，现在她明白汉卡需要的是什么了，她主动地先提出了建议：

“你听我说：说不定你还有一些空闲的工夫——你愿意替我纺点毛线吗？我本来可以叫巴枯林娜替我纺的，不过你要肯替我纺的话，那就更好了。”

“多谢你了！我确实要找活儿干，可是不敢张口请托啊。”

“哦，不用谢：人是应该帮助邻居的。羊毛是整理好了的，大约一百磅光景。”

“好的，我来纺好了，我会纺得挺好的。哦，我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我不仅纺纱，还织布染布哩。我们一向用不着去买衣服的。”

“你瞧这羊毛，多柔软，多干燥！”

“真是漂亮的羊毛。象是大地主家的羊身上剪下来的。”

“啊，如果你遇上需要面粉、燕麦、豌豆的时候，请你告诉我

好了；你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将来我付你工钱时跟你结账好了。”

接着，她就把汉卡带进储藏室去。室内摆满了一袋袋的面粉和一桶桶的谷物，墙上也挂满了一条条的咸猪肉。椽子上挂着长长的一绞绞的纱线，地上堆着一大卷一大卷的麻布。至于一串串的香蕈，干酪，塞满各种好东西的瓶瓶罐罐，给又大又圆的面包压得呻吟叫唤的搁板，以及其他各种家用食品等等，谁能数得清呢？

“我一定给你纺成很光滑的毛线，手纺毛线中最光滑的。”汉卡说道。“让我再谢谢你的好心好意。不过，恐怕我自己拿不了这么许多羊毛。”

“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

“那就好极了，因为我还要到村子里去走一趟呢。”

汉卡重新向她道谢，但这回却不是千谢万谢，热情也减少了；因为妒忌正啮着汉卡的心。

“他们家里的东西，全都是我们种田人给他们的啊，我们把东西送上他们家去，农产品也一样……在他们的储藏室里，我们送的礼物都快摆不下了啊！再说，谁知道他们放出去的高利贷又有多少呢？啊，‘谁有羊群可以剪毛，谁就可以快乐逍遥。’……要他们自己来生产这许多东西的话，这可难多啦！——咳！不说也罢！”汉卡从风琴师家出来时，心中这样想道。如今玛格达已经带着她的东西走得无影无踪了。天色已晚，汉卡加紧了脚步。

可是，她能到什么地方、向什么人去给安蒂克找活儿干呢？

在公公的田地上干活时，人人对她都很友好；人们经常来看望她，不是来找她帮忙，便是和颜悦色地来跟她交谈一番。而现在呢，她孑立在寒气之中，不晓得上谁家里去是好！

汉卡在克莱姆巴家门口停下了，在西蒙家门口也停下了，可是她都不想走进门去，因为现在她回想起安蒂克曾经嘱咐过她不要去拜访任何人。“人家无能为力，不会给你帮忙的——只会给你怜悯；他们怜悯你，就象怜悯一头死狗一样！”安蒂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啊，他说得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啊！”汉卡说道，心中想起了风琴师和他的妻子。

咳，如果她是个男子汉就好了！她就可以立刻动手干活，把一切搞得顺顺当当的。她就用不到呜呜咽咽，把伤心的事情讲出来，好让邻居们怜悯她！

汉卡心里痛切地体验到了一种想找工作的迫不及待的愿望，她全身的劲头儿都集中起来了，身体挺得板板的，脚步也有力而迅速了。她也很想走近她公公的房子，哪怕从外边儿望望内室，满足一下眼睛的欲望也好！可是走到教堂大门跟前时，她却转上了一条狭窄的小径——经过冰冻的池塘通向磨坊去的小径。她赶紧走着路，绝不左顾右盼，只是留神着不要在冰上滑倒了；她决心要迅速走过去，什么也不看，不然她的心又要被过去的回忆所刺痛了。可是她失败了。正走到波利那家对面的地方，不知怎么的，她突然站住了，她的眼睛再也离不开窗子里闪闪的灯光了。

“这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怎么可能离开这儿呢？……铁匠会立刻把这房子弄到手的。不！我寸步不离这个地方。我要待在这儿，象只守门的狗一样；也不管安蒂克是否待着！……他父亲不是长生不老的；别的变化也会发生的……我决不愿意看到我的孩子们被剥夺权利，我也不愿意离开这个村子。”汉卡凝望着积雪的果木园，园后朦胧的房屋轮廓，银色的屋顶，乌黑

的墙头，以及小棚子后背尖尖的圆锥形干草堆，心中涌起了这些念头。

夜是寂静、寒冷、黑沉沉的，天空撒满了砂粒似的星星，把积雪的大地裹在银色的怀抱里。树木在积雪的重压下垂头丧气地站立着，仿佛在那充溢世界的寂静之中昏昏然睡去了：就象是裹着白衣的幽灵，僵硬死板，却又难以捉摸。一切声音都沉寂下去了；只有一些儿声息在空气中颤动。——是那些没有生气的精神恍惚的树木的呼吸之声呢？还是那些颤栗的星星的喃喃自语呢？而汉卡就站在那儿，忘掉了正在逝去的时刻，忘掉了不堪忍受的严寒，她的眼睛凝视着波利那的家宅，贪馋地饱看一顿，把一切都收入心底，把她那不知足的梦想的全部力量都贯注在这上面了。

雪地里一阵咯嚓咯嚓的声音蓦然惊醒了汉卡；有人正沿着同一条小径穿过池塘呢。她一忽儿就看到了娜斯特卡。

"啊呀，是汉卡吗？"

"干么大惊小怪的？难道我已经死了，难道你见到的是我的鬼魂吗？"

"你也想得太稀奇古怪了。我好久没看见你，吃了一惊，这就是了。——你要上哪儿去啊？"

"到磨坊去。"

"我也到磨坊去。我给马秀送晚饭去。"

"现在他学起磨坊的生意来了吗？"

"磨坊生意吗？不，根本不是的！他们在那儿赶造一个锯木厂，赶得十万火急，夜晚也在开工呢。"

她们一起走着，娜斯特卡东拉西扯地说着闲话，可也留神着不提起波利那一个字；汉卡虽然很想听到关于波利那的事，却觉

着她没法儿开口打听。

“磨坊给的工资大吗?”

“马秀挣五个兹罗提又十五个格罗什。”

“挣那么多的钱吗?”

“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干什么活儿他都是打头阵的。”

汉卡不再说什么了,经过铁匠铺门前时(一道红光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涌出来,把积雪映得血红),她才咕哝道:

“这犹大!他倒永远不缺少活儿干!”

“他雇了个助手,他自己继续在到处奔走呢。他也跟犹太人搭伙做起森林买卖来了,一心一意和他们一起欺骗着老百姓呢。”

“他们可曾把开垦地的树木斫伐了吗?”

“难道你是住在森林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是这样;不过我对村里的新闻,也不大热心打听。”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吧,他们把已经买下的森林,斫伐掉了一点儿。”

“当然罗;我们村子里的人,决不让他们把我们的开垦地上的树木斫掉的。”

“哪怕是为了开垦地,也不会有人来出面干涉的。乡长和大地主是一鼻孔出气的,村长和所有的财主们也一样。”

“说得对。谁能占财主的上风呢?谁能压得倒他呢?——哦,娜斯特卡,有空到我家里来玩啊。”

“再会了。——这几天内,我会带了卷线杆和锭子上你家去的。”

走到磨坊老板的住宅前面,她们就分手了,娜斯特卡走向下边儿的磨坊去了,汉卡穿过院子,走进厨房。她好容易才走到那

儿：一群狗围了上来，汪汪地吠着，把她逼到了墙脚边。艾娃来搭救她，请她进屋子去；就在这时候，磨坊老板娘也来到了，她说：

"你可有事要跟我丈夫接洽，他在磨坊里呢。"

汉卡在磨坊老板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他；他把她带到家里，她立即把她所欠的麦粉和麦片的钱还清了。

"你们现在靠卖牛的钱过日子吗？"他把钱丢在抽屉里，问道。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汉卡生气地答道。"我们不能吃石头过日子啊。"

"你那个丈夫啊，确确实实是个懒汉。"

"话是这样说。不过，请你告诉我，有什么活儿可以给他做呢？哪儿有呢？帮谁干活儿呢？"

"这儿村子里难道不需要打麦的人手吗？"

"这样的活儿，他当然是不高兴干的；他一向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长工啊。"

"我替这个人可惜。他生性倔强，不尊重他父亲，又凶狠得象头狼一样；不过，我还是替他可惜。"

"我——我听说——先生，你这里有活儿要找人干；也许你能雇佣安蒂克吧……我求求你……"她说到这里就哭起来了，并且十分认真地恳求着磨坊老板。

"让他来吧。——记住罗，可不是我请他来的。活儿倒有的是，不过都是重活。把树木斫成木材——为锯成木板作好准备。"

"这个活儿他干得了：村子里没几个人能赶得上他的。"

"所以我说让他来干活啊。——可是你，你这位妇女啊，你可没有恰当地看管你的男人。根本没有看管他。"

汉卡怔怔地站在那里，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这家伙啊，自己有个老婆。还有儿子。可是他还在追逐别人的老婆。"

汉卡脸色变白；这话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说的全是实话。他在夜里东游西荡。人家看见他已经不止一次了。"

听了这话，汉卡大为放心，她的呼吸又舒畅了。这些个事情她都知道……他是想起了过去吃的亏受的苦才不得不东游西荡的啊。她很了解他！可是人们偏喜欢七嘴八舌，任意把事情渲染一番。

"如果他动手干起活儿来，说不定工作会使他把搞女人的念头打消的。"

"他是个农民的儿子……"

"是啊！简直是个地主老爷的气派，不是吗？他挑了又挑，拣了又拣，就象猪对着满满的食料槽一样。他既然是那末挑剔，他又干么和他父亲吵架？干么紧跟着雅格娜的屁股打转呢？也该想想这是丢丑，这是罪孽啊！"

"老板！"汉卡急急忙忙地嚷道。"你想到哪里去了啊？"

"我说的不过是真情实况罢了。全列普卡村的人都知道的。你不妨去打听打听，"他一时心血来潮，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了出来；因为他是个容易冲动的人，老是喜欢毫无遮拦地把事情信口道出。

"哦，可是，他可以到这儿来上工吗？"汉卡问道，声音很低。

"可以。如果他愿意，明天来上工好了。——你怎么啦？不舒服吗？干么要掉眼泪呢？"

"没有什么……只不过冷啊。"

汉卡走出门去，拖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几乎迈不开腿、走

不动路了。对于她，世界变成黑暗的了，白雪变成灰色的了；她连走来的那条小径，也没法儿找到，她想擦掉冻结在睫毛上的泪水，可是擦也擦不掉。她就这样向前走去，被黑暗包围着，好不突然——好不伤心——主啊！多么伤心啊！

“他，跟雅格娜恋爱！……跟雅格娜呀！”她站住了，气也透不过来了，她的心悸动发抖，象是一只被枪弹打中的小鸟。

“不过，说不定这是谎话；说不定磨坊老板在胡扯！”她在惊惶之中抓住了这个可能性，双手抓住不放。

“主啊！已有的苦恼和屈辱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这件事——这件事也非落到我不幸的头上不可吗？”她一时情不自禁，伤心地大声哭了出来；接着，为了克制自己的悲哀，她又象有狼在追踪她似的飞跑起来了。因此，当她跑到自己家里时，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命都快没有了。

安蒂克还没有回来。

外祖父的老羊皮外套象条毯子似的摊在炉火前，小孩子们都窝在里边；外祖父正做着一个小风车，给小孩子们逗乐。

“汉卡，他们把羊毛送来了——装了三袋呢。”

汉卡打开袋子，在一只袋子的口头上找到了一块面包，一些熏猪肉，以及至少有两升光景的碎麦片。

“多么慈悲的心肠，愿天主保佑她！”她说道，心中十分感激；她就用这些东西作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吃过夜饭，立刻就让孩子们睡觉去了。

现在，整个茅屋里寂静无声。薇隆卡那一边已经都上床睡觉，她父亲也在靠近炉火的小床上睡熟了。汉卡可仍旧待在火炉跟前，纺着毛线。

她纺了好久好久，一直纺到深更半夜，甚至纺到了头一遍鸡

啼的时分；当她转动着毛线的时候，磨坊老板的话也在她脑子里打转转："紧跟着雅格娜的屁股打转，"——雅格娜呀！

纺车的轮子嗡嗡地响着，忙碌、单调，而又平静。夜，探出冰冻的脸，向窗子里张望，在窗玻璃上磕磕碰碰，又紧挨着墙壁唏嘘叹息。寒冷从角落里爬出来，冻痛她的脚，在泥地上印遍了斑斑点点的霜迹；蟋蟀在火炉背后什么地方浅唱低吟，孩子们在睡梦中大叫大嚷或是在床上翻身的时候，蟋蟀才安静一会儿。然而严寒愈来愈厉害了，它抓住一切东西，用铁掌把一切扣得紧紧的。有好几次，头上的木板爆裂了，发出喀啦喀啦的声音；老朽的凸出的墙壁裂缝了，响起手枪子弹出膛的声音；而有些梁木的纤维拆裂了，又冒出轰然炮击的声音。毫无疑问，严寒甚至渗透到宅基里去了，宅基仿佛冷得很痛苦，不时的在颤栗发抖；而茅屋本身也缩成一团，在可怕的严寒里垂头丧气、战战兢兢。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可不吗，她——她是那末标致，那末壮健，那末好看！而我——我是一个身体单薄得可怜的女人，只不过是皮包骨头啊！我有力量吸引他吗？我连试一试也不敢啊！哪怕我呕心沥血，也是白费：他根本一点儿也不关心我。在他看来，我算得了什么呀？"

现在，占据了她整个儿身心的，乃是一种无可奈何之感。——这种感觉是沉静的，然而是折磨人的，把人折磨得可残酷呢。她甚至连眼泪也哭不出来了。她觉得她仿佛是一丛被霜冻所扼杀的灌木，无力大声求援或是保护自己，无力逃脱厄运：苦痛摧残着她的灵魂，正如霜冻摧残灌木一样。她的脑袋靠在纺车轮上，她的两手下垂，她望着外边儿一片空虚，凝思默想着自己的命运。她冥想了好久好久，不时有几滴灼热的眼泪从她沉重的眼皮里落到羊毛上，在羊毛上冻结成痛苦的念珠。这眼泪——简

直是血泪啊!

第二天她起床时，心情多少平静些了。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风暴也有吹过的时候。磨坊老板说的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可是，如今一切都压在她肩膀上，子女，家务，以及一切困难和痛苦，统统都压在她肩膀上，她总不该这样垂头丧气、长吁短叹下去啊!

除非她自己动手，有谁来照料事情呢？她跪在圣母像前，狂热地祈祷起来；她祈求天主整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使之纳入正轨，她进而许下了一个愿：来年春天她要步行到钦斯托霍瓦去，去望三场弥撒，而且，一到她有力量的时候，她就立刻送一大块蜡到教堂去，以供制成贡烛之用。

许下了这个愿，她大为宽怀，能够安心干活，纺出许多毛线来了。可是，白天虽然阳光灿烂，她却觉着它长得无可限量，她为安蒂克焦急的心情，也愈来愈甚了。

安蒂克终于回来了，不过他是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的，他的神色是那末疲倦颓丧，招呼她时却又那末和蔼可亲!他给小孩子们带来了几个面包卷儿。

汉卡几乎把她的猜疑都忘了。当他也走去切刍草，帮助她照料牲口时，汉卡感到了一种深情，心中深深为之激动。

然而，安蒂克并没有告诉她，他去过哪儿，做过什么事情，她也没有敢问他。

吃过晚饭，斯泰和进来了；虽然薇隆卡不许他来，他倒常来走动的。一会儿以后，完全出乎意料的，老克莱姆巴竟闯进来了。他们的惊异是不小的，因为自从被老家驱逐以来，村子里还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克莱姆巴准是为了某种事情才来的，——看来这是一清二楚的了。

但是克莱姆巴挺干脆地告诉他：就因为别人谁也不来看他们，他才来看看他们的。

他们由衷地深为感激。

他们挨个儿坐在炉火前的长凳上，进入了庄重严肃的谈话，老别列察不时的把木柴添进炉火里去。

“好一个厉害的冷汛啊，可不是吗？”

“真厉害，”斯泰和说，“不穿上老羊皮外套、戴上手套，就没法儿打谷。”

“最糟糕的是狼都出来了！”

大家惊异地瞪着克莱姆巴直瞧。

“啊，那可是千真万确的。昨天夜里它们到了乡长家里，在猪栏下面掘了个洞。一定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吓跑了，因为它们没有碰一碰猪；可是那洞就打在猪栏的地基下面；今天中午我亲自去看过的。至少有五只狼。”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毫无疑问，今年冬天准要冷得难受。”

“是啊，冷汛不过刚开始，你瞧，狼就在咱们这儿出现了！”

“靠近伏拉，”安蒂克劲头儿十足地说道，“在磨坊那边的大路上，我看到整整一大群狼的足迹，斜越过大路；不过我以为是大地主家的猎狗哩。很可能就是狼群。”

“你老远的跑到开垦地那儿去了？”

“我没走那末远；可是我听人家说，他们只是斫掉他们买下的靠近维尔契·杜里的树林。”

“管林人告诉我：斫树的人手，列普卡村里的人，大地主一个也不愿雇佣；依我看来，大概是因为村里的人坚持自己的权利，所以大地主要惩罚报复了。”

“如果列普卡村的人不去，有谁去把树斫下来呢？”汉卡问道。

“我的好汉卡啊，找工作的，苦苦哀求工作的，多的是人。伏拉的人难道少吗？罗德卡的人难道少吗？再说德比察，穷鬼难道还少吗？大地主只要提高嗓门儿说一声，他就可以找到成百个身强力壮的农民在同一天上聚拢在他身边了。现在他们只是在买下的土地上斫伐树木，不管怎么样，就让他们去搞吧；那边的树木，为数很小，而且，离我们村子也太远了。”

“如果大地主在我们的森林上也动起手来呢？”斯泰和问道。

“那我们可不答允！”克莱姆巴答道，说话简短有力。“我们要斗他们一家伙，叫大地主明白：究竟是谁强大——是大地主还是全体人民。是的，要叫大地主明白个究竟。”

他们说到这里就把这题目丢开了，因为这是件十分气人的事，提起它来谁都不高兴；可是，还得让老别列察结结巴巴犹犹豫豫地把他的话说出来：

“我看透了伏拉的那一代大地主了，我把他们看透看透了：他们会偷打你一手的。”

“让他们试试看吧，”克莱姆巴说道。“我们不是小孩子。他们不会成功的。”接着就谁也不再提这件事了。

于是他们谈起了玛格达，谈起风琴师怎样把她驱逐出去。说到这里，又是克莱姆巴作出了结论：

“哦，这件事作得不大近人情。不过也不能强迫他们在家里为她搞个医务所来照料她，玛格达毕竟跟他们非亲非故啊。”

谈话变得杂乱无章了。客人告别时已经相当晚了。克莱姆巴临走时，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关照他们：如果他们短少什么，告诉他一声就是了，一个邻居在情谊上应该效劳的事，他都会帮

忙的。

现在只剩下安蒂克和他的老婆了。

汉卡犹豫了好一阵子;但,战战兢兢的屏息了好几回,终于开口问他,可曾找到什么工作。

"没找到。我到好几个地主家去过,找过事,也向许多人打听过;可是根本没找到干活儿的地方。"他说这话时声调低低的,眼睛瞧着地上;因为,他虽然的确东奔西跑过,可也只是东奔西跑而已,他根本没有设法找过工作。

他们上床睡觉了。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睡熟;为了取得更多的暖气,孩子们都睡在脚跟头。黑暗笼罩全室,只有月光穿过闪烁着的结冻的窗玻璃,斜斜地投下一道横贯全室的灿烂光带;可是,他们俩都睡不着觉。汉卡辗转反侧,考虑着现在把锯木厂的事告诉他好呢,还是等到明天再说的好。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安蒂克小着声儿说道:"是的,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即使我找到了什么工作,我也不愿意离开我们的村子。我不喜欢象头丧家之犬似的在世界上乱闯。"

"呀,我也是这样想啊——就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啊!"她快乐地说道。"我们能在这儿家乡找到很好的工作,干么要跑到外地去找饭吃呢?磨坊老板跟我说得好好的,锯木厂里有活儿给你干,你明天就可以去上工。你可以得到两个兹罗提又十五个格罗什的工资。"

"什么?"他大声咆哮道,"你去向他乞求了吗?"

"不,不,"她十分惶恐地解释道。"我不过是去把欠账还给他的;他告诉我他自己有意思找你去干活啊。"

安蒂克没答腔。他们两个人并排躺着,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可是眼睛睁得大大的,睡熟不了。他们在心灵的神秘深

处思索着，思索着；有时候发出一声叹息，有时候让自己的灵魂溶化在阴沉沉的死寂之中。可以听到外边儿狗远远地轻轻地在村郊唁唁而吠，公鸡在午夜扑翼啼鸣，以及风在头上吹过时沉闷的飕飕之声。

“你睡着了吗？”她稍稍向他挨近了一点儿。

“没有。——我睡不成了。”

他朝天躺着，他的双手交叉在脑袋后面。身体离她那末近！可是心灵和思想却离她那末远！他毫无声息地躺着，几乎连呼吸声也轻微得听不见，他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因为雅格娜的眼睛再一次地在黑暗中闪烁生辉——在月光灿烂的夜里，这眼睛变成深蓝色的了。

汉卡挨得更贴近他的身体，把她燃烧着的脸偎倚在他的肩膀上。现在她心里再也没有任何猜疑，任何悔恨了，连一丝一毫的苦痛也没有了；有的只是真正的爱，忠实的情，充满了信任和舍己从人之感。于是她贴近了——贴近了他的心。

“安蒂克，”她怀着焦急的心情问他道，“你明天去上工吗？”她是那末巴不得——那末渴望着要听他说话，要跟他以心换心地谈谈话儿。

“我也许要去的。是的，我一定去；我一定去。”然而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别的思想。

“安蒂克，你可要去上工啊。去上工吧，我求求你。”提出了温柔的请求，她这就用两臂抱住他的颈子，用她燃烧的热吻找寻着他的嘴巴——他的嘴巴可连气也没有透一口。

安蒂克一点儿也不动情。他根本不在意她的拥抱，甚至连她这个人也压根儿没有理会，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另外两只眼睛——雅格娜的眼睛。

第 三 章

早晨，不算太早的时候，磨坊老板把安蒂克当作工人雇佣了。老板让安蒂克留在院子里一大堆一大堆木头中间，他去找马秀；恰好马秀正在把几块木材放在锯床上，开动着机器。老板跟马秀说过几句话之后，便大声对安蒂克说道：

"你就在这儿干活吧，一切听从马秀的指挥：他就是我的代理人。"老板这样说着就走开了，因为正好有一阵寒冷刺骨的风从河上刮过来。

"你没有带大斧头吧？"马秀从锯床上下来，用友好的态度打着招呼，问道。

"我带了把小斧头；我不知道……"

"那就跟你用牙齿来咬差不多了。木头冻得结结实实的，又脆得跟玻璃一个样：小斧头劈不进去。今天我可以借把大斧头给你，不过你得磨一磨。注意罗，要单边平磨才行。巴尔特克，你带小波利那一起干活儿。马上就把这橡木准备停当：别的橡木都快锯好了。"

从那横在积雪里的大木头背后，站起来了一个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可是弯腰曲背；他穿着木底鞋，红条子长裤，嘴里含着烟斗，脑袋上戴着灰色羊皮帽子，背上披着茶褐色皮袄。他倚在大斧头上，齿缝间轻轻地吹着口哨，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

"咱们要一搭一档了。好极了。咱们会成为一对幸福夫妻

的，永远不会吵架和打架！”

“这森林好极了。树木长得笔直，跟蜡烛一样。”

“是好，不过树节照样到处都是。真是可怕……这木头倒象是硬石头长大的。大斧头不斫出缺口来的日子是很少的。你绝不要把斧头锋口磨得太薄了，要在磨刀石上慢慢的磨，只磨一面。要知道，单面磨的斧头，锋口比较坚实。你跟斧头打交道，就跟你要制服什么人一样——你要找到治它的门道，治它的办法；找到了，你就可以象牵着一头用绳子扣住的狗一样，牵着它跟你走。——磨刀石在磨坊里，靠近麦片箱的地方。”

安蒂克不久就动手干活了：他把突出的短枝斫掉，按照巴尔特克用柏油划好的黑线，把木头斫成长方形。不过，安蒂克话也懒得说，闷闷不乐；他是波利那家的子弟，竟不得不听从一个象马秀这样的人的吩咐，心里因此气愤得很。

“不坏，你干的活儿真不坏！”巴尔特克说道。

安蒂克干的活儿的确很好：把木头斫成木材的手艺，他倒并不生疏。不过，对于一个不习惯这种活儿的人，这可是个辛苦的劳动；干了一会儿以后，他就喘不过气来了，他浑身大汗，把羊皮外套都脱下了。可是，寒气凛冽，咄咄逼人。他不得不经常站在厚厚的积雪中干活；他的双手麻木，几乎粘牢在斧头柄上。他觉得时间真长，过得慢极了，好容易才硬撑着捱到了中午。

安蒂克不愿意吃点菜喝点汤，仅仅啃啃面包，喝喝河水，就算是吃午饭了。他也不愿意走进磨坊里去，因为他怕遇见在那儿等候碾麦的熟人。他待在滴水成冰的露天里，紧挨着墙坐着，一边儿啃面包，一边儿望着凉棚。凉棚架在河上，一头跟磨坊的正房毗连；从四个水车轮子泻下来的绿色流水，在凉棚下奔涌腾跃而过，把凉棚都震动了。

然而，安蒂克还没有好生休息，还没有喘过一口气来，跟磨坊老板一起吃午饭的马秀就跑将出来，大声叫喊道：

“伙计们，上工啦！上工啦！”

事与愿违，安蒂克一边儿抱怨着中午休息时间太短促，一边儿勉强站起身来，重新干他不得不干的活儿。

大家干劲很大，工作干净利落；天气冷极了，马秀督促大家干活儿的热心，可大极了。

水车不绝地隆隆转动；轮子上冻满了冰柱，象是长长的青鬃，溪水在轮子下澎湃汹涌而过。钢锯不断地发出刺耳的磨锉之声（就象什么人把玻璃咬成碎片的声音一样），吐出黄澄澄的木屑。马秀满场飞跑，劲头很大，不知疲倦，老是在吆喝着，督促着工人们赶紧干活。到处都看见马秀在走动，他敏捷得象金翅雀啄大麻籽一样。但见他那红条子短上衣，灰色羊皮帽子，在践踏过的、积满木片木屑的雪地上晃来晃去；工人们在雪地上准备着木头，他就在那儿发号施令，厉声骂人，纵声大笑，开开玩笑，吹吹口哨，而且跟任何人一样的拚命干活。不过，大部分时间他是站在靠近锯床的踏脚板上。这个凉棚是没有墙的，只有一个棚顶；所以，里边儿的动静，外边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凉棚凭借四根粗大的木桩，悬空架在河上；激流以汹涌的气势和巨大的力量冲击着木桩，搭在木桩上的芦苇棚顶因此常常颤动发抖，象是大风里的一束麦秸。

“那家伙，实在是个能干的好手！”安蒂克说道，虽然心中老大不愿意，可还是承认马秀的确有本领。

“他工钱也拿得多啊！”巴尔特克咆哮着答道。

他们用手臂敲敲胸膛，使身体发热，抵挡愈来愈甚的寒冷，然后就默默地继续干活了。

做工的人手是足够了。两个工人在锯床那儿，把锯好的木材滚到院子里，把要锯的木头抬上来；两个工人把没有加过工的木头的一头斫掉，把已经锯好的木板堆起来，把其中经不住冰冻的太薄的木板搬到棚子里；还有两个工人把橡树、枞树和松树的皮剥掉。巴尔特克经常对剥树皮工人大声嚷嚷，开个玩笑：

“他妈的，你们可真会剥皮啊！看样子，你们将来会变成剥狗皮大王的！”

剥皮工人可反对这种玩笑，因为他们一向跟杀狗的行当毫不相干。

马秀把这些工人管得紧紧的，他们只能拚命工作，难得有机会找个办法偷偷地绕到磨坊里去烘烘冻僵的手，去了回来时也都是快马加鞭，因为工作本身逼着他们非这样不可。

安蒂克又倦又累，浑身筋骨酸痛，有气无力地走到家里时，黄昏都快过尽了。他一吃过晚饭就立刻上床睡觉，睡得熟熟的，好象死人一样。

汉卡也无心向他问长问短，只是千方百计地尽力使他安逸舒服：她不许孩子们讲话，请求父亲不要让靴子弄出声音来，自己则光着脚鸭子在房间里走动。破晓时，安蒂克要去上工了，为了使他身体暖和、营养好一些，她给他煮了一锅牛奶，让他和马铃薯一起吃，当作早餐。

“真该死！”安蒂克嚷道；“我的骨头好痛啊，我动不了啦。”

别列察说，这不过是因为他还不习惯这样的工作，骨头痛不久就会好的。

“当然就会好的，我知道。——汉卡，你给我把午饭送去，好吗？”

“好，我送，我送，你何必老远赶回来吃饭呢。”

安蒂克这就立刻出发了：规定太阳一出就得上工的。

接连好几天辛苦劳累的劳动。

不论是霜冻用最猛烈的攻势侵蚀地面也好，狂风怒号和风雪交加也好，冰雪融化也好，工人们都不得不整天站在泥雪之中，这时候，潮湿凛冽的寒冷直钻到他们的骨髓里，大雪下得安蒂克几乎连自己的斧头也看不清了，——工人们不得不整天干着活儿，累得浑身的血脉和筋骨都酸痛了！四把钢锯狼吞虎咽着木材，速度那末快，工人们简直供应不上，马秀又一股劲儿的催着逼着他们。

但，使安蒂克气愤的，倒不是工作本身；因为，聪明人说得好："凡事习惯成自然，即使在地狱里也能聊以自慰的。"不，不是工作叫安蒂克气愤。他受不了的是：马秀地位优越，经常盛气凌人。

别的工人们对这些都已习以为常；可是安蒂克每一次都禁不住怒火中烧；他发出咬牙切齿的咒骂，惹得工头的眼睛里冒出火来，已经不止一次了。于是马秀就蓄意批评起安蒂克的一切举动来了：不是当面公开批评，却老是在安蒂克的工作上吹毛求疵，搞得安蒂克浑身刺痛，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想揍他。然而，安蒂克心里十分明白：马秀只是在等候机会把他撵走，打碎他的饭碗，所以他还是克制自己，压下心头的怒火，干脆把这些事情留待将来再说。

现在，安蒂克虽然对工作本身是什么也不愁了，但他还是决心不让任何人在干活上胜过他，把他比下去。

这一切纠纷的结果是，安蒂克和马秀相互之间的仇恨与日俱增；而雅格娜，就象溃疡的创伤一样，乃是这仇恨的底蕴。自从春天以来，可能是从狂欢节以来，他们两人交替地追求着雅格

娜，谁都千方百计的要胜过对手；确实是暗底里这么想这么办，可又谁都知道对手的企图。不过，马秀是公开进行，把他的爱情告诉每一个人，安蒂克却不得不把自己的感情掩盖起来，让一种阴郁而又强烈的嫉妒吞噬着他的心。

他们之间倒向来没有多少友爱可以丧失的；过去，他们始终是斜眼看着对方，各自在第三者面前大吹大擂，把自己看作是全村最能干的人物。现在，彼此间的仇恨在几个礼拜中突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弄得连招呼也不愿打，擦身走过时，怒目相视，象愤怒的狼一样。

马秀不是个坏人，甚至也算不上是个生性吝啬的人。恰巧相反，他倒有一副慈悲心肠，乐于伸出救贫济困的手来。他的唯一的缺点是过于自信，喜欢出人头地，而且深信自己对女性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他认为，姑娘都必定会依从他；他这么说，这么吹，自以为是头号人物，天下无匹。现在，他也津津有味地告诉人家：安蒂克在他手下干活，卑躬屈节地尊重他，不然就要被他开除。

有些知道安蒂克的为人的人们，看到安蒂克这样的冷静沉着，这样的低声下气，卑躬屈节，心里觉得诧异。有些人可在议论，说是这一切现象下面正酝酿着什么变化，安蒂克从来不把屈辱等闲视之，总有一天他要报仇的。有些人甚至在打赌，用他们的话来说，马秀正咬着一只酸苹果，不久便可见分晓了。

安蒂克向来哪儿也不去走动，当然不知道人们的各种议论。他经常一句话也不说就走过去了，甚至碰到熟人时也是如此；他老是一下班就直接往家里跑。不过，他也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他从马秀的行为上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这一点。

“臭死尸，我可要把你打得稀烂，叫狗也捞不到你的骨头吃，

叫你从此就再也吹不了牛!”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安蒂克嘴里漏出了这样的话。这话给巴尔特克听到了，巴尔特克说道:

“别理会他就是了;人家给他钱，就是要他监督我们的，他不过照办罢了。”老人并没有听懂安蒂克的话的意思。

“哪怕是一条狗无缘无故的吠叫，我也不能容忍!”

“你把这种种事情看得太重了，太想不开了;所以弄得你肝火很旺，依我看来，弄得你干起活儿来也太卖力气了。”

“不，我这样干活，是因为天气冷啊，”安蒂克答道，他是为了总得有个答复才这样说的。

“一切活儿，让我们都慢慢地干，一步一步地干。慢慢地干;因为天主满可以只用一天工夫就把世界创造出来，天主却宁可花上一个礼拜的工夫，其中有一天还是安息的日子。你干么要为了磨坊老板或是别的什么人的缘故，这样急急忙忙的干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呢?谁在强迫你呢?——马秀不过是头看门狗罢了:何必去计较他的吠叫呢?”

“我不过把心里想到的，嘴上随便说说罢了，”安蒂克解释道;接着他就换了个话题:“今年夏天你在哪儿?”他问，“我没看见你在村子里。”

“我干了一点儿活，就去见识见识天主所创造的世界，看看我的周围环境，用精神粮食充实我的灵魂，”他一面协同安蒂克斫着木头的另一头，一面深思熟虑地说着话儿;他不时地挺挺腰板，伸伸手足，搞得骨节里喀喀地发响，烟斗呢，可始终含在嘴里。

“我跟马秀一起在新地主那里干活，可是他把我指使得太凶了;那时候大地逢春，太阳光里有股香味儿。所以我就离开了他。赶上有人从那儿到卡尔伐里亚去巡礼，我就跟他们一起

走，托天主的福，见识一点儿我们的国家。”

“到卡尔伐里亚很远吧？”

“克拉科夫过去，就是卡尔伐里亚。——不过我没有跑那末远。在我们停下来吃饭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农民在造房子，这家伙对造房子一窍不通，就象山羊不懂得胡椒味儿一样！他叫我生气，我把他痛骂一顿，因为他是在白白浪费好木料。——结果是我待下来了，跟他住在一起。我在两个月内给他造了所房子，就象别墅一样；就因为这缘故，他硬是要把妹子嫁给我。她是个寡妇，有五英亩地，地就在附近。”

“大概是个老太婆吧。”

“这倒的确，年纪不轻了，可是够漂亮的。当然是秃顶啦；还是个瘸腿，眼睛斜视；面孔看上去倒很光滑，象个给老鼠啃了两礼拜的面包。不过，她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给我许多好东西吃——香肠炒鸡蛋啦，伏特卡和猪油啦，以及别的好吃的东西啦。而且她对我十分倾心，只要我愿意，我哪天都可以和她同床共枕。”

“你干么不那样做呢？五英亩地总是值得要的啊。”

“啊，我对哪个女人都没有兴趣。娘儿们的滋味，我可早就受够了。她们总是叫啊嚷啊的，就跟篱笆上的鹊儿一样：你说一句，她就回敬你二十句，象一把豆子似的撒将过来。你凭着道理办事，她们可只凭着一条舌头。你跟她们讲话，以为她们明白你的道理了：她们可既不明白你的话，又不理会你的话，她们只是一味地叽叽咕咕说些蠢话。——据说，天主创造女人时，只放了半个灵魂进去。一定是这样的——魔鬼又塞了半个灵魂进去。”

“也许，”安蒂克悲哀地插口道，“有些女人说不定是聪明的呢。”

"说不定有些乌鸦是白色的，可没有人看见过。"

"告诉我，你也结过婚吗？"

"我结过婚！一点不错，我结过婚的！"他突然不说下去了，他挺直身体，灰色的眼睛望得远远的，远远的。他是个老头儿了，干瘪得象刨花一样，可是筋骨很好；除了有时要弯腰曲背以外，身干儿也还是挺得笔直的；烟斗在他嘴巴里一翘一翘的；他的眼睛呢，就象现在那样，迅速地闪烁着光彩。

"挨到下一根木头了！"锯床上的人喊道。

"巴尔特克，赶紧哪！别偷懒松劲啊！锯子在停工待料哪！"马秀吆喝道。

"事情不可能办得那末快，谁偏要他那末快——谁就是傻瓜。

"教堂里飞来了一只乌鸦，
'我就是神父，呀，呀，呀！'
它在圣坛上呱呱又哇哇，
真蠢，自以为布道说教啦！"

巴尔特克咕咕哝哝的，好象在生气；可是别的情绪充塞了他的心，他停手的次数更多了，不时地唉声叹气，眼望着南方等候中午来临。

幸亏中午到了：妇人们带着饭锅子什么的来到了。汉卡从磨坊背后出现了。锯子磨锉的声音停止了，大家都到大房子里去吃饭了，安蒂克认识磨坊老板的仆人，便到他房间里去。现在安蒂克既不避开别人，见了面也不转过脸去，却盯着人直瞧，瞧得人家转过脸去。

在一个热得呼吸都很困难的房间里，坐着好几个穿羊皮外套的人，正愉快地谈着话儿。这些人都是从老远的村子里赶来的，等候着把他们带来的谷物碾好。他们在已经烧得通红的小火炉里塞满了泥炭，吸着烟，聊着天，弄得整个房间里又是热，又是烟雾弥漫。

安蒂克坐在靠窗的一只袋子上，两膝之间夹着个饭锅子，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先吃卷心菜煮豆，再吃牛奶马铃薯酱。汉卡蹲在他身边的地板上，温柔地瞧着他。辛苦的工作使他消瘦了，脸上有些地方也擦掉了皮：然而在她看来，他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男子。是的，安蒂克就是这样的：身材高大，四肢挺拔而又柔软，腰身细细的，肩膀阔阔的软软的；脸庞是个瘦长的椭圆形，鼻子象是鹰的嘴巴，不过只是稍稍有点儿弯势；眉毛象是用木炭在太阳穴之间画的一道笔直的黑线，愤怒时眉头一皱，看上去就很可怕；黑线之下的眼睛是圆圆的，透着青灰色；前额高耸，可是一半被披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头发是直披下来的，象马鬃一样，黑得发乌；上唇按照农民的方式刮得干干净净，殷红的嘴唇里透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象是一串象牙念珠！啊，对汉卡说来，他真是百看不厌的人物！

"你父亲不能送饭来吗？非要你每天老远跑来不可！"

"他得运走牛棚里的粪便；再说呢，我宁可亲自来一趟。"

汉卡总是千方百计地每天亲自把饭送来，唯一的目的便是要仔细看看他漂亮的风采。

"可有什么值得谈谈的事情吗？"午饭吃完时，安蒂克问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纺了一袋羊毛，我把纺好的毛线——一共有五束——给风琴师太太送去了。她很满意。——我们的小彼得不大舒服：他不想吃东西，浑身发热发烧。"

“他不过是吃的太多了。”

“的的确确是吃多了。——噢，杨开尔来收买鹅了。”

“你打算把鹅卖掉吗？”

“我才不卖呢！难道等春天来时再去买别人家的鹅吗？”

“你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好了。这些事情我都让你去作主。”

“瓦赫尼克家里又打了一架，已经请神父去调解了。——据说，派吉斯家的小牛吃胡萝卜噎死了。”

“这种事情，反正跟我都不相干，”他不耐烦地咕哝道。

“——风琴师来收过供物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声音有点儿发抖。

“你给了他什么东西呢？”

“两把理好的麻，四只鸡蛋。——风琴师说，如果我们要的话，他愿意借给我们一车麦秸，等到来年夏天还他就是了。不过我没有要：我们干么要向他借呢？而且，你爸爸牧场上的草，我们是有权利拿的。我们只拿过两车，——牧场占地那末大，我们拿得太少了……”

“我不愿意提醒他这件事情，我不许你去拿老头儿的草。你去向风琴师要麦秸，用你纺毛线的钱抵账。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那就把我们的家畜统统卖掉好了。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决不向我爸爸要任何一点儿东西。——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我向风琴师那儿去借。”

“你干的活儿，加上我干的活儿，也许就够我们开支了。——汉卡，别在这儿哭：人家在看我们呢！”

“我不在哭。——安蒂克，你跟磨坊老板借五斗大麦碾一碾吧：如果我们买那碾好的，价钱贵多了。”

“好吧。我今儿个跟老板说，这儿天里找个晚上待在这儿，

看它碾好。”

汉卡走了，安蒂克仍旧待在房间里，默默地抽着烟。房间里的人，这时候正在谈起伏拉的大地主和他的哥哥。

“他的名字叫雅赛克：我很熟悉他的情况。”巴尔特克走进房间里来，大声说道。

“那末，你当然知道他已经从外国回来了啦！”

“不，我的确不知道。我以为他老早就死了。”

“他在这儿；回来快半个月了。”

“是的，他回来了，可是，有人说，他的神经不大正常。他不肯住在大地主公馆里，倒去住在松林里，自己做饭，缝衣服，一切事情都是自己做。他的行为，人人都觉得古怪。到了晚上，他就拉小提琴：人家时常在靠近坟墓的大路上遇到他，他坐在坟上拉小提琴。”

“我听得人家说，他从这个村子跑到那个村子，打听着一个叫做古巴的人的消息。”

“古巴？——那样的名字多得很呢！”

“他说不出这个人姓什么，只是一味地寻那个叫做古巴的人。——好象是这样：那个叫古巴的人，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救了他的命。”

“我们家倒有一个长工叫古巴，他在上次起义的时候，跟贵族们一起打过仗的；不过他已经死了。”安蒂克说着就站起来；因为马秀已经在外边儿嚷开了：

“你们出来啊；难道你们要把吃午饭的时间一直拖到下午喝茶的时候吗？”

安蒂克十分恼火，冲出去嚷道：

“我们都听见了，别废话！”

“他吃的肉太多了，叫叫嚷嚷，可以叫肚子胀得好受些！”巴尔特克说；另外一个工人补充道：

“他大声嚷嚷，不过是要讨好老板，讨他的欢心啊！”

马秀继续唠唠叨叨地说道：“他们一定是大吃大喝，舒舒服服地大谈山海经了。难道他们一定要这样吗？这些个大人物，大农民——可是连一条不破不烂的裤子也穿不上呢！”

“安蒂克，你听着，他在骂你呢！”

“闭嘴！你嘴里再不干不净，我就割掉你的舌头！”安蒂克提高嗓门儿喝道，现在他是不顾一切地准备干仗了。“你要再说一句农民什么的，我可不答应！”

马秀杀气腾腾地看了安蒂克一眼，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整天一声不响地瞧着安蒂克干的活，十分严格地进行检查，可是他一点岔子也找不出来。安蒂克的活儿干得十分出色，叫人钦佩；一天要来巡视五六次的磨坊老板，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终于在第一个礼拜付工资的时候，就给他提高到三个兹罗提了。

马秀因此恼火透顶，找磨坊老板评理去了；老板答道：“他也好，你也好，我都很满意；凡是活儿干得好的，我都满意。”

“你提高他的工资，不过是存心要我难堪！”

“我这么办，完全公平合理；我要大家明白，我是公平的。哦，不说他比巴尔特克强吧，他也至少跟巴尔特克不相上下。”

“那末，”马秀威胁道，“这档子该死的事情我可不干了。你不妨自己来监工吧！”

“你要不干，就不干好了。如果我这儿的黑面包不合你的口味，你上别处去找面包卷儿好了。小波利那会代替你的职位，我给他一天四个兹罗提的工资。”磨坊老板打着哈哈说道。

马秀看到要挟不成，立刻就冷静下来了。他放弃了作难，把

他对安蒂克的憎恶深藏在心底里，虽然憎恶还是象火炭似的在心底里燃烧着；对于工人们，也变得不大苛刻，不大摆出工头的威风来了。这点变化，工人们很快就看了出来，巴尔特克立刻对别人说道：

“这家伙象一只狗一样：扑上去咬人的靴子，鼻子上挨了一脚，就摇尾乞怜啦。哦，他自以为是得宠的红人，现在他可明白了：有朝一日找到了比他强的人，他就得滚蛋。”

增加工资也好，马秀屈服也好，安蒂克可全都无所谓；他对于这种事情，正如对岁月流逝一样地毫不介意。他之所以做着工作，倒不是为了钱的缘故，而是为了叫汉卡高兴，使自己心满意足。如果他打定主意要整天睡大觉的话，不管后果如何，他也会大睡特睡的。

在辛苦的不断的劳动里，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一礼拜又一礼拜地过去了，圣诞节也近在眼前了。安蒂克的心情一点儿一点儿地平静下来了——仿佛是冰冻起来了：他跟过去的安蒂克大不相同了。人们十分诧异，作着各种不同的判断。然而，他身上的这种变化，不过是表面上的，装给别人看的；内心里，他还是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干活儿了，而且拚命地干活；挣来的每一文钱，他都交给老婆；晚上也不出去，待在家里；比过去温和、缄默、安静了。他跟孩子们玩儿，帮助老婆料理家务，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一句粗声粗气的话。可是这一切举动都无法蒙混过汉卡的眼睛。他的变化确实使她高兴，她因此热烈地感谢天主；她观察他，留心他的眼神，探索他心中的欲望——她成了一个最体贴周到的仆人。可是她时常看到他眼睛里有一股哀怨之色，听到他无意间漏出来的一声低低的叹息。她在脑子里捉摸着，想到未来的灾祸将在哪儿爆发时，她的两臂无力地垂下来了，她的

心也在胸中悲痛欲绝。她知道得很清楚：安蒂克内心里正酝酿着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用足全副力量才抑制下去的事情——偷偷躲在那里不断地吸吮着他灵魂的精血的事情！

然而，安蒂克不论心中有什么感受，好歹都闷在肚子里，不说出来。他每天一下工就直接回家去了，宁可走远路，打池塘那一边绕道回家，免得在他父亲的房子附近走过，免得遇上……那个人。

那个人啊！

也因为如此，连礼拜日他都待在家里，虽然汉卡请他陪她上教堂去。他唯恐和雅格娜相会；他觉得他会受不了的，而且一定按捺不住的。

除此之外，跟他处得不坏的巴尔特克告诉过他：村子里的人们老是在管他的闲事，他们象看待一个小贼似的，留神、侦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许多眼睛从角落里偷看着他，投过来迅速的窥测的眼色——简直要贯穿他的灵魂，搜索灵魂里的一切东西，把灵魂的底摸得透之又透。

"该死的东西！他们休想探到我心里的事情，休想！"他痛苦地自言自语；他跟大家保持更远的距离，憎恶之心也格外顽强了。

"我嘛，我谁都不需要；我跟自己都处不好，要闹别扭呢。"克莱姆巴责备他从来不去看望他时，安蒂克就这样回答克莱姆巴。

这倒是真话，十分真实的话。他得继续不断地竭尽全力压制自己，象用勒马铁链约束马似的约束自己的灵魂，加以最严格的控制：这样的生活啊，他简直忍受不下去了。但是，他感到自己心力交瘁地对这场斗争屈服了；他越来越频繁地想到要放弃一切，听天由命了——命好命坏，他都不在乎了。他厌恶人生，

他为悲哀所吞噬——无穷无尽的悲哀，象食肉鸷鸟一样，利爪深深地刺进了他那破碎的心。

这种羁轭下的生活，无聊惨淡，远非言语所能形容；就象系牢在围场里的马、铁链锁住的狗那样，他在束缚之中气闷欲绝，拚命挣扎。

他想到自己好比一棵果树，被巨风摧折，注定要死了，正在那生气勃勃百花齐放的果园中间逐渐枯萎下去。

而列普卡村——列普卡村还是跟往常一样的过着日子。瓦赫尼克家举行过洗礼；克莱姆巴家举行过订婚礼（虽然这回没有音乐，他们可尽量享受了降临节① 所容许的娱乐）；有的人家也办过丧事，例如另外一个巴尔特克家里，女婿把老头儿狠狠地痛打一顿，老头儿一天萎顿一天，躺在床上呜呜咽咽的哭，终于在天国里安息了。而雅姑斯叮卡因为子女违背了奉养她的规定，再一次地提出了控告。此外还发生了许多事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点儿新鲜事情，所以村里的人有不少谈话的资料，不少可以为之大笑或发愁的资料。在漫长的冬夜里，好多屋子里都有妇人们聚在一起纺纱。天啊！她们都在哄笑、聊天、吵嘴，笑语喧哗之声传得远远的，大路上也能听见！到处是无穷无尽的吵架相骂，突然交上朋友，求婚以及户外的幽会；到处是喧嚷、搏斗和甜蜜的谈话，人们挤在茅屋里，闹成一片，就象蚁冢里或蜂房里一样。

是的，人人随心所欲地过着日子，过着他自己看来是最好的日子，过着对本人对街坊都比较相宜的、遵循天主的戒律的日子。

---

① 降临节：即耶稣降临节。就日期言，指的是圣诞节前的四周间。

而安蒂克呢，他离群索居，跟他们都隔绝了，跟人类的联系都割断了；象一只古怪的鸟，既饥饿，又害怕，也许它会在灯火辉煌的窗子外扑动翅膀，要想飞近谷物累累的禾堆吧——然而它不那么办，它只是一味地兜圈子，徘徊不前，侧耳细听而已，它吃的是饥饿，饮的是干渴，却不肯飞近去啊！

除非——除非天主有意使他永远脱胎换骨，把他变成一个新人！

咳！这样的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可连想想都害怕啊！

一天早晨（离圣诞节不过几天了），安蒂克遇到了铁匠；安蒂克想不理不睬地走过去的，铁匠却挡住了路，伸出手来，用亲切而又带点儿悲伤的口气说道：

"我盼望你把我当作兄弟，上我家里去呢。我可以和你好好谈一谈，帮你一点儿忙，虽然我家里也不宽裕。"

"你干么不先上我家里去呢？"

"我上你家去？叫我跟犹兹卡一样，闯上门去，又给赶出来吗？"

"你说对了。常言说得好：'自己不吃苦，万事不关心。'"

"不吃苦！我的伤心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吗？"

"你竟敢在我面前撒起这样不要脸的谎来了！你把我当做傻瓜？"

"就象我爱天主一样，我说的全是真话，假话一句也没有。"

狐狸，狐狸，
好狡猾的野兽，
它跑一跑，
　嗅一嗅，

它扭转身，
　转过头，
它尾巴一扫，
　足迹扫掉，
叫你狐臭都嗅不到，
它就逃之夭夭！

安蒂克鄙夷地这样唱道。

"我知道，你怨恨的是：我参加了婚礼。的确，我没有拒绝参加。可我怎么能拒绝呢？神父亲自督促我，叫我不要造成父亲与子女的不和，不要因此冒犯天主。"

"啊，你是遵照神父的嘱咐才去参加婚礼的吗？把你这话去告诉那些相信你的人吧，可别告诉我。哼，你可从老头儿身上把你能刮到的钱都刮走了，算是你对他孝顺的代价：老头儿并没让你空手出门啊！"

"'人家给你你不要，岂不是个大傻瓜？'"铁匠引证俗语道。"不过，我不跟你辩论。全列普卡村的人都会告诉你——哦，你不妨问雅姑斯叮卡，她始终跟老头儿在一起——是我逼着老头儿跟你和好。事情快要成功了……老头儿快要心平气和了……咱们就来把事情安排妥当。"

"你去排解狗儿的吵架好了，可别来劝我跟老头儿和好：你听到没有？我从来不想跟你吵嘴；不过，你也别管我的事，我可不要领教你和你的劝解！——照你这样子！倒真象个出色的朋友！要不是存心剥掉我身上最后一件衣服，你决不会来排解我们父子纠纷的！——我干干脆脆地告诉你：你别管我的事，别插手干涉我的事；因为，我一冒火，我就会把你那红毛从头皮上揪

下来，把你的肋骨根根打断；哪怕是你的好朋友——宪兵——也阻挡不了我。你记住我的话吧！”

安蒂克转身就走，也不回过头来瞧瞧铁匠。铁匠张大着嘴巴站在大路当中呢。

“这扯谎的混帐东西！他跟老头儿狼狈为奸，还跑来跟我攀交情讲友谊哩！如果办得到的话，他会把我们爷儿俩都弄成叫化子一样的！”

跟铁匠会见之后，安蒂克好久不能冷静下来；特别是因为那天早晨，什么都不顺利，全是别别扭扭的。他刚开始斫木头，一个木节就叫他的斧头开了个缺口。接着，快到中午了，一块木板啪哒打在他脚上，总算运道好，没打烂了他的脚：可他还是不得不把靴子脱下来，用冰来擦凉发肿的脚。而且，马秀那天脾气很坏，尽找大家的错儿：这个搞坏啦，那个搞慢啦，等等；至于安蒂克，马秀老是找个借口唠唠叨叨地埋怨他。

一切事情都是别别扭扭的；弗兰尼克早该碾磨的那些大麦，尽管汉卡为此老是嘀咕唠叨，却也还没有碾好，托辞是工作忙得厉害。

家里，事情也不大对头。汉卡心里忧急，泪流满面，因为小彼得躺在床上发高烧，她不得不请雅姑斯叮卡来给孩子治病。

雅姑斯叮卡正当吃晚饭的时候赶来了，她坐在炉火旁边，鬼鬼祟祟地打量着汉卡，很想唠唠叨叨地大扯一通，可是他们的反应很冷淡，雅姑斯叮卡就立刻动手给孩子治疗起来了。

“我上磨坊去，”安蒂克拿起帽子，说道。“除非我亲自看着，大麦就决不会给我们磨好的。”

“能叫爸爸替你去吗？”

“我都没有把握把麦粉弄回来呢。”——安蒂克匆匆忙忙地

出去了，心情恶劣，没精打采，身体摇摇晃晃的，象是狂风中一棵孤独的树木。再说呢，家里一切事情都叫他生气——特别是雅姑斯叮卡的那对刺探侦查的眼睛。

黄昏是宁静的，没有霜冻之感，看到的星星少极了，——只有一两颗星在远处闪烁，象是透过一重面纱在发光似的。风从森林里吹来，发出呆滞沉闷的呜呜之声，预示着天气要变化了。狗儿四散地在村子附近吠叫，大路上烟雾叆叇，空气是寒冽而又润湿的。

圣诞节近在眼前了，很多人都在磨坊里。自己的麦子正在碾磨的人，在过道里等候着；其余的人待在磨坊老板的佣人房间里。这些人绕着马秀围成一圈，他正在给他们讲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时不时地听得哄然大笑。安蒂克不想跨进门槛去，他走了出去，上磨坊找弗兰尼克去了。

"他在水堰上，"有人告诉安蒂克道，"他在跟玛格达拌嘴呢——你知道——就是给风琴师撵出来的那个姑娘。"

"磨坊老板警告过弗兰尼克，说是再看见他在磨坊里和玛格达待在一起，就要把他赶走了。"另一个农民告诉安蒂克道，"因为她老是在这儿过夜。不过，这姑娘也可怜！她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呢？"

于是又有人玩笑地补充道："这真叫做：'三月里一心追求，十一月里后悔无穷'啊！"

安蒂克坐下来等候：靠近磨最好的面粉的地方，正对着供大家等候歇脚的房间的、半开半闭的房门。他坐在那里，看得见马秀的肩膀，以及面向着马秀静听他讲话的农民们的脑袋。若不是轮子隆隆地响着，安蒂克甚至可以听得清马秀说的话，虽然他并没有这份好奇心。

他倒在几袋麦子上，由于灰心丧气，身体疲倦，立刻就睡着了。

磨粉机轧轧地开动下去，扑动着，搏动着，每个部件都十分活跃；水车轮子啪哒啪哒地转动着，仿佛是成百个洗衣妇用足全力挥动着打衣棒；流水在轮子上涡卷而过，发出轰然的澎湃之声，搅起了沸腾似的泡沫和雪片银花，奔涌到河里去了。

安蒂克待在那里，等了快要一个钟头光景，但他终于走向院子那边，去找弗兰尼克，他感到困倦得厉害，也想借此提提精神。走到院子里要穿过那佣人的房间；安蒂克的手伸到门闩上，刚要走进房间去时，他所听到的马秀的话，使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是的，老头儿亲自煮好了牛奶红茶，送给睡在床上的女人！据说，老头儿光跟雅姑斯叮卡一个人就把那一切繁重的活儿都做掉了，不愿意让她弄脏了她的白手；不仅如此，老头儿还给她上城里买东西呢，唯恐她一走到储藏室背后就伤风啊！"

大家听到这里就哈哈大笑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暴风雨似的打趣的话。安蒂克出于本能，回到他以前坐的地方，倒在面粉袋上，茫然地凝望着那一道从半开的门里照出来的红红灯光。现在他再也听不见了，因为机器的喧声掩过了谈话的声音；一阵灰白色的面粉之雾升了起来，把他周围的东西都弄得模模糊糊；一盏用绳子挂在顶篷上的灯，透过白色的雾霭闪烁着，斜斜地从中映出光来，黄澄澄的，象猫眼睛一样，而且不断地颤动着。不过，安蒂克心神不安，他坐不住；他又站起身来，踮着脚尖悄悄地走近房门，俯耳细听。

"……她把一切都解释过去了！"马秀说道。"多米尼柯娃给她担保，姑娘在匆匆忙忙中爬过篱笆……这是时常发生的事……她自己是个闺女时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好一个方便的解

释啊！这老甲鱼，他竟听信了她的话！这么一个聪明的人，竟会相信她的话。”

哄笑的声音象飓风似的喧腾起来；大家都十分活跃，十分起劲，屋子里又闹成一片了。

安蒂克愈爬愈近，现在几乎要爬到门槛边上了，他脸色白得象死尸一样，拳头握得紧紧的，身子缩成一团蹲在那里，准备一跃而起。

大家笑完了，马秀就继续讲道："至于大家传说的安蒂克也跟雅格娜相好的事，我倒碰巧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是假的。我亲自听到安蒂克在雅格娜房门外象只小狗似的呜呜咽咽直哭，后来她用笤帚把他赶走了事！他跟她纠缠不清，就象芒刺缠在狗尾巴上一样；虽然如此，她还是照样把他摆脱掉了。"

有一个人问道："你亲眼看见的吗？村子里说的可和你说的不一样。"

"我亲眼看见吗？——当然罗，我跟她一起睡在房间里的，她亲口向我诉苦，说是他纠缠得她厌恶极了！"

"你这撒谎的狗东西！"安蒂克大叫着窜进房间里去了。

马秀立刻向他跳过来。然而，说时迟，那时快，安蒂克象狼也似的早窜到了他跟前。安蒂克一手扼紧他的喉头，扼得他气也透不过来，叫也叫不出来，一手抓住他的皮带，把他象一棵连根拔起的小树似的在空中挥舞不止，安蒂克一脚踢开房门，提着他走过锯木房，向河边木栅奔去，安蒂克狠狠的把他向木栅扔去：四根木栅象芦苇似的折断了，马秀象根木头似的滚到河里去了！

接着就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和喧哗，因为那儿正是河水又深又急的地方。人们赶紧跑来抢救，立刻把马秀救了上来，可是他已经失去知觉了。磨坊老板马上跑来了，叫人去找安鹅勃罗司；

安姆勃罗司也立刻到了。人们从村子里成群成群地聚拢来，一直待到把马秀抬进磨坊老板家里才散。马秀一再地昏厥过去，吐了许多血。大家担心他捱不到明天早晨，把神父也请来了。

安蒂克等到马秀给抬走了，立刻就在炉火边冷静地坐了下来，跟已经到场的弗兰尼克闲扯。当人们重新回到房间里，事情稍为平静了一点儿的时候，安蒂克开口说话了，说得很响亮，谁都听得见：

“要是有人也这样的惹我侮辱我，不论他是谁，我都要象对付马秀一样的对付他，哦，更厉害地对付他！”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一句话。他们只是怀着深深的惊异和敬意呆望着他。抓住马秀那样的壮汉，象一捆稻草似的轻易地把他提起来，挟着他跑出去，把他扔到河里，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样了不得的武功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两个人打了起来，互相厮扑，终于这一个压倒了那一个，甚至打断了对方几根骨头，把对方压得命也没有了——这倒是十分平常的事。然而他可不一样啊，他抓住对方，把对方扔到河里去，就象你抓住小狗的耳朵把它扔出去一样的轻而易举啊！木栅折断了马秀的肋骨，这倒没什么关系，它会治愈的，可是这件事情的耻辱啊，这耻辱可是马秀永远无法忍受的：他终生的名誉都丢光了，面子都失尽了。

“真是，真是了不起，我的亲爱的朋友，”有一个人反反复复地对另一个人说道，“这样的事，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

安蒂克根本不注意人家的谈话，他让人把他的麦子磨好，在半夜时分拿着回家去了。他看到磨坊老板家里把马秀抬进去的那个房间内，灯光把窗子照得亮亮的。

“肮脏的狗东西！”安蒂克瞅着窗子那边，愤愤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说道。“你从此不会再吹牛夸口，说是你和雅格娜在她房

间里睡过觉了吧!”

汉卡还没有上床，安蒂克进来时她正在纺毛线；安蒂克可什么也没有告诉她。第二天早晨，他就不去上工了，心里认为他们一定把他开除了。可是，他还没有吃完早饭，磨坊老板就赶来了。

“来上工吧。你跟马秀打架是你们自己的私事；跟我没有什么相干。可是锯木机得象过去一样的开工，不能等到他健康了再开工啊。——现在由你来做监工，工资四个兹罗提一天，还供你吃一顿午饭。”

“我不干。你给马秀多少，也给我多少；这样的话，我就干：而且把他的活儿，干得跟他一样出色。”

磨坊老板顿时生气了，他想再讲讲价钱，可是他又不得不依安蒂克的话：除此之外，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他立刻雇定了安蒂克，走了。

汉卡根本没听说过昨夜发生的事，眼前的一切可把她搞得糊里糊涂了。

第 四 章

圣诞节前夕那天，从天色破晓时起，全村就进入了兴奋热烈、喧哗忙碌的境界。

夜间又有霜冻来袭；因为接连两天气候温和、雾霭迷蒙，夜间突然转冷，树木便都披上了一层苔藓似的亮晶晶的浓霜。太阳从云端里出来了，在澄清蔚蓝的天空中照耀发光，只蒙着一层最薄最透明的雾纱；然而这太阳的光是苍白的，寒冷的，象是圣饼龛里的圣饼，什么东西也照不暖。随着太阳愈升愈高，寒气愈来愈甚，酷冷刺骨，人们几乎透不过气来，每一个生物的嘴边都凝成了一团水汽。然而大地已经沉浸在明朗的阳光里了，辉煌灿烂，熠熠生光；前后左右耀眼的积雪上，仿佛洒遍了象金刚钻一般闪闪烁烁的露珠。周围的田野，全埋在白色棺衣之下了，虽然明晃晃地躺在那儿，却毫无生气。时而有一头小鸟扑动着翅膀飞经澄净的空间，黑影子在下边儿雪地上一掠而过；时而也有一群鹧鸪在积雪满枝的树丛里咕咕而啼，小心翼翼地偷偷摸摸地飞近人们的家屋和多穗的麦堆。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只兔子露出黑色的身体，在积雪中跳跃而过，一忽儿用后腿站立起来，一忽儿反复咬啮，想吃到贮藏起来的麦子，但被狗吠声一吓，就逃回树树都纷披着浓霜的大森林里去了。

一种尖厉刺骨的寒冷，带着冰辉寒光，现在洒遍了整个世界，把世界陷在冰封的沉寂之中。

没有一声鸣叫打破乡村森严的寂静，没有一点人语的回响，也没有一丝微风在这光秃秃的、闪闪烁烁的积雪田野里喃喃细语。只是极为难得的，间或有轻微的铃声和雪橇的轧轹声，从那一半为积雪掩埋着的大路上，传到人们的耳朵里来，可又那末低沉那末遥远，差点儿听不大见，谁都还没有辨别出来它是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时，那声音又沉没在彻底的寂静里了。

但是，在列普卡村里的大路上，池塘两旁，人们成群结队，热闹非凡。空气本身就散发出节日欢乐的气息；村子里的人们，甚至牲口，也都充溢着节日欢乐的气息。通过传音迅速的凛冽空气，叫喊之声象乐曲似的荡漾开去；许多兴高采烈的喉咙里发出欢笑，从村子的这一头一直传到村子的那一头，欢笑象由衷的快乐一样的苏醒过来了；狗疯狂地在雪上打滚，快乐地吠叫，追逐着在茅舍附近徘徊的乌鸦；马在看不见的马棚里嘶叫；牛在牛棚里好听地哞哞而鸣。你简直会这样设想：脚下的积雪响得格外松脆了；行驶在坚硬的光滑如玻璃的大路上的雪橇，也响得铿锵了；而炊烟蔚成蓝色柱子冉冉上升，笔直如箭；茅屋的窗子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眨得你头晕眼花。吵吵闹闹的小孩子到处都是；也听得见嗡嗡的谈话声，聚拢在打出来的冰窟窿附近的鹅群的呷呷声；人们在叫唤，你叫我唤，此呼彼应。大路上，家屋和家屋附属物的四周，到处有人走来走去。在粉妆玉琢的果园里，闪动着妇女们红色的裙子。她们从这个茅屋走到那个茅屋，一路走过时，碰到了大树或灌木，就迎头兜到一身银粉雪雨。

这一天，连磨坊也不隆隆地响了。的确，在整个节日里，磨坊是寂静无声的；只有一条清澈冰冷的溪水，从水闸里流出来，发出潺潺的乐声奔流而过。在磨坊后面远远的地方，有一群野鸭在鸣叫，它们从沼泽和荒野上飞起来，正在空中飞翔打转呢。

马切克家，西蒙家，乡长家，谁说得上还有多少家呢？总之，家家户户，现在都在吹吹风，通通空气，打扫擦洗。房间里，过道上，甚至在屋子前面的积雪上，都撒上了苍翠的松针。有的人家，熏得又黑又脏的炉灶，也已经粉刷一新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面包，特别是做“斯特罗克尔”——一种小麦作的面包，面上撒着罂粟子。罂粟子也放在石臼里捣碎，用来做大家爱吃的其他美味食品。

是的，圣诞节近在眼前了。这是圣子的节日，这是赐福于人的欢乐的日子；这是漫长的循环不断的辛勤劳动之后的休息和清福，使人们的灵魂从冬眠中清醒振奋起来，解脱掉日常生活的沉闷无聊，使他们欢乐地向前迈进，心中怀着愉快的激动之情，去迎接耶稣诞生的日子。

波利那家里，也跟别的人家一样，人人忙忙碌碌，奔来跑去，热闹地作着过节的准备。

波利那自己大清早就到镇上去买东西了。陪他去的是彼特；古巴死后，波利那就雇佣彼特做马夫了。

她们都在屋子里忙碌非凡。犹兹卡哼着歌曲，把彩色纸头刻成新奇的花样，准备贴到梁上画框上，作为装饰，使它们看上去好象抹上了缤纷的彩色油漆一样。雅格娜把袖子几乎卷到了肩头上，正在钵头里揉着面粉，她的母亲给她帮忙。她一忽儿捏着长形的小麦面包和上白粉面包（她正在抓紧干，因为面粉已经发酵隆起，她得把面粉立刻捏成面包的形状）；她一忽儿看一眼犹兹卡干的活儿；一忽儿照料蜂蜜乳饼（乳饼窝得暖暖的，正在发酵隆起，等着烤了）；一忽儿又飞跑到火焰旺得轰隆轰隆突入烟囱的地方去了。

维蒂克原是奉命照料灶火，添足木柴的；可是她们只在吃早

饭时见过他，吃过了早饭，他就不知去向了。雅格娜和多米尼柯娃都在房子附近找过他，大声叫过他，可是都白费了；他从未应过一声。这顽皮孩子走过草堆，到田野里灌木丛中去了；他在那儿设下了捕捉鹧鸪的陷阱，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谷皮子，作为掩蔽物，也作为食饵。拉帕陪着他，还有波切克也陪着他。波切克就是维蒂克照料、医治和喂养的那只鹳鸟，他教了它许多玩艺儿，跟它交上了朋友，只要他用独特的方式吹一声口哨，它就象拉帕一样乖乖儿地飞到他身边来了。波切克和拉帕也相处得十分和睦友好，它们两个经常一起在牛棚里追逐老鼠。

波利那把他带回家来过节的罗赫，至今一直待在教堂里。神父的仆人给送来了松枝，罗赫由安姆勃罗司作伴，整个早晨都忙着把松枝插到祭坛和墙壁上去。

快到中午的时候，雅格娜揉好了所有的面包，把它们摆到木板上，轻拍整形，在表面涂上鸡蛋白，以防上灶烘烤时拆裂开来。就在这当儿，维蒂克冲了进来，大声叫道："他们送圣餐面包来了！"

风琴师的大儿子，在城里上学的扬尼克，从大清早起就和他弟弟绕村分送着圣餐面包。

他们走进门来，招呼道："赞美耶稣基督！"这时雅格娜转过身来，才看见他们。

屋子里这样乱七八糟的，雅格娜大为狼狈，她一面把赤裸的胳膊塞在围身布下面，一面请他们坐下休息，因为他们都背着沉重的篮子，作弟弟的还挟着好儿包东西呢。

他们说他们没法儿坐下来休息。"我们还有半个村子要走，时间很紧呢。"

"扬尼克先生，至少稍微坐一会儿吧；天气这么冷，烤烤火暖

和一下吧！”

“我说，”多米尼柯娃建议道，“你们两位都喝点儿热牛奶再走吧？”

他们婉言辞谢，但终于在靠近窗子的地方坐下了。扬尼克目不转睛地紧瞅着雅格娜不放，雅格娜赶紧把袖子放下来，遮住胳膊：她的这个举动，使扬尼克的脸红得象甜菜根一样，慌慌忙忙地在篮子里掏着面包。他掏出来最大最好的一包，外边儿用金纸包着，里边装有好几块彩色圣饼，形状也跟圣餐面包一样。雅格娜隔着围身布用双手接住那包圣饼，把它放在十字架下面的一个盘子上；接着就送还给他满满一加仑亚麻子和六只鸡蛋。

“扬尼克先生，您回到村子里很久了吧？”

“才回来三天；礼拜日到的。”

“读书，可是件很讨厌的事吧？”多米尼柯娃问道。

“不太讨厌；而且我读到春天就要结业了。”

“你母亲告诉我——记得是我结婚那天讲的——你在准备当神父呢。”

“是的，我——我准备——复活节以后，”他低声回答，眼睛看着地上。

“天啊！你父母可真是称心如意了！家里出了个神父！对教区也是个光荣啊！”

“可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闻；没有新闻就是好消息。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的；我们庄稼人的日子往往就是这样。”

“雅格娜，我很想来参加你的婚礼，可他们不让我来。”

“啊！”犹兹卡叫了起来。“这婚礼可热闹呢。接连跳了三天舞呢！”

“我听说，古巴在那时候死了。”

“是的，他死了，可怜的人！他流血很多，神父来听忏悔的时候，他已经咽气了。村子里的人说：他的灵魂在忏悔呢。——现在，到了夜间，总有个幽灵在大路旁，十字路口，十字架旁边，走来走去，呻吟哀告，等待天主恩赦。这一定是古巴的灵魂；除了他还会有谁呢？”

“这说的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的就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啊。我没有亲眼看见，所以我不能起誓。但，世界上可能有些事情是人的智慧所看不透的，不论这智慧有多聪明。因为这些是天主的工作，却不是人的工作。”

“古巴死了，我很伤心。神父告诉我时，神父也哭了。”

“古巴是个最正直的忠仆：温和、虔诚、干活卖力气，从来不拿非份之物，随时随地都愿意把自己最后的衣服和穷人分着穿。”

“列普卡村不断地在变化。我每次回来，总看到有些事情完全变了。——今天我到安蒂克家里去过。他的孩子病了，贫苦在敲他家的门，他自己也大大地变了，那么瘦，我几乎认不得他了。”

对他的这些话，可没有人接嘴。雅格娜赶紧转过脸去，动手把面包放到铲子上，母亲却扫了客人一眼，客人感到他触到了一个不愉快的话题了。他想加以补救，正在另找话题时，犹兹卡羞红着脸跟他说话了，要他再给几块彩色圣饼。

“我要把那些面包搞成‘地球’挂起来。我们有些去年留下来的，可是在婚礼忙乱中给搞坏了。”

他当然愿意给；他给了一打多圣饼，共分五种颜色。

“给那末多啊！天哪！够我用的了，我不光可以做地球，而

且可以做月亮和星星呢！”她兴高采烈地大叫大嚷。雅格娜悄悄地跟她说了几句话；她就红着脸，用围身布遮着脸，走过来送给他六个鸡蛋，作为答谢。

这时候波利那回来了，跟着他进来的还有与维蒂克在一起的拉帕和波切克。

“赶紧把门关上，”多米尼柯娃叫道，“不然饼要凉了！”

“女人们动手拾掇东西的时候，男人就得另找住处，甚至要找到酒店里去。”波利那烘着冻僵的手，玩笑地说道。“路面象玻璃一样，雪橇跑得好极了，可是天太冷，我们几乎冻僵在座位上了。——雅格娜，给彼特吃点东西。他穿着他那丘八大衣，差点儿冻到骨髓里头去了。——哦，扬尼克，你要在家里住一阵吧？”

“住到第十二夜①。”

“你一定是你父亲的好帮手，不论是奏风琴和他职分内的事你都可以帮一手。天气那末冷，他不大想离开温暖的被窝了，现在他上了年纪啦！”

“不过，这倒不是他没有亲自来拜访的缘故：今天我们的母牛生了小牛，他不得不留在家里照料它。”

“那可好了：你家整个儿冬天都可以有牛奶喝了。”

“哦，维蒂克，你给小马喝水了没有？”

“我亲自给它喝的，”雅格娜说，“可是它压根儿不要喝水，一个劲儿地跳跳蹦蹦；而且把雌马惹得厉害，我只好把它带到大马房里去了。”

扬尼克和他的弟弟告辞了，但扬尼克的眼睛盯住雅格娜不放，直到最后一刻：他觉得她比秋天未婚时更加美丽可爱了。

---

① 圣诞节后第十二日为主显节，第十二夜即主显节前夜。

由此可见，雅格娜完全征服了她年老的丈夫，波利那在世界上只看到雅格娜，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村子里的人说得千真万确：波利那的爱情，使波利那成了个糊涂老汉。虽然他对别人都很厉害，决不屈服，雅格娜却可以爱拿他怎么办就拿他怎么办，他一切事情都服从雅格娜的意思，也只用雅格娜的眼睛看待事物，对雅格娜是言听计从，对她的母亲也是言听计从。而且就后果而论，他也没有理由可以反悔的。他的庄稼井井有条，万事兴旺顺利，他生活得挺舒服，有个人儿可以谈谈话诉诉苦；如今他在世上唯一关心的便是雅格娜，他的眼睛仰望着她正如仰望圣像一样。

就说现在吧，当他在炉边烤火取暖之际，他也在多情地朝着雅格娜那边注视：就象结婚前一样，心里早准备好了要跟她说的甜言蜜语；他心中所想的，完全是要讨得她的欢心。

事实上，雅格娜之关心他的爱情，就象关心去年的雪一样。现在她就在生气，对他所表露的柔情蜜意感到不耐烦。一切都使她苦恼；她走来走去，又愤怒又冷酷，好象二月的狂风；她把事情丢给母亲去做，或者丢给犹兹卡；她用一些锋利尖锐的话，尽力刺痛她丈夫。她自己走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嘴上说是去看看炉灶，或到马房里去照料小马，实际上呢，是要独自一人想想安蒂克。

因为扬尼克使她想起了安蒂克，现在安蒂克的形象出现在她的心眼里，就象他本人的血肉之躯出现在她眼前一样。在三个月光景的日子里，她不曾看见过安蒂克——除了她坐车经过白杨大道那一次之外。是的，时间象河水一样的流逝：结婚，归宁，家务上的各种操作和操心，使她没有余暇想起安蒂克。眼里看不到，心里想不到；而她的熟人们又避免提到安蒂克的名字。

现在，她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安蒂克突然涌现在她的眼前，他脸上露出那么一种悲哀和责备的神色，使得她的心灵为之震悚而又沮丧。“我没有做什么损害你的事，”她内心说道；“既然如此，你又为什么纠缠着我呢，就象个幽灵，就象个鬼怪似的？”她竭力跟过去的回忆搏斗。她心中奇怪：为什么唯独安蒂克的形象这样的萦绕心头呢？——为什么不是马秀，不是斯泰和·普洛希卡，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形象，——仅仅是安蒂克的形象难以忘怀呢？难道安蒂克对她施了爱情的魔法，以致她现在如疯如狂，不能自已，而且被她所感到的痛苦折磨又折磨？

“可怜的人，现在他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想什么呢？……要跟他说话是没有办法的，毫无办法的！——毫无疑问，这是件弥天大罪——天哪！这是犯禁犯忌的事；忏悔的时候，神父这样告诉过我的。——咳，但是，假使我能再跟他讲一次话，哪怕只讲一次也好啊——哪怕当着第三者的面讲一次话也好啊！——不，不：永远，永远不可能！……我一直到死是属于波利那的啊！”

“雅格娜，”母亲在叫她；“来吧！我们得把面包取出来了。”

雅格娜跑回屋子里去，她慌张忙乱，要想有所忘却。可是没有用：她处处看到安蒂克的眼睛，安蒂克的又浓又黑的眉毛——安蒂克的红之又红的嘴唇……那如饥如渴、迫不及待的嘴唇，甜蜜的嘴唇啊！

雅格娜使出狂热的劲头儿来，动手干活，把房间里收拾得秩序井然；晚上，她还走到牛棚里去了，那可是她一向不去的地方。但，这一切活动全没有效果。安蒂克总是在那里——总是在她的眼前。——她的心里升起了一股强大的渴望，把她的心撕得粉碎；她的灵魂经受着痛苦的狂风暴雨，她终于走到细心地做着地球的犹兹卡那儿，坐在她身边的柜子上，蓦地痛哭流涕起

来了。

她的母亲和丈夫都大吃一惊，设法使她平静下来；他们竭力哄她，就象哄一个宠坏了的孩子一般；他们抚弄她，他们深情地凝视她的眼睛；可是全没有用。她哭，一直哭到再也哭不动了才停。接着，很突然的，她感到心中起了变化，她怀着一种奇奇怪怪的快乐心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开始又说又笑，甚至几乎信口唱起歌来。

波利那诧异地盯着她直瞧，她的母亲也一样。接着他们两人就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走到外边过道里去悄悄地商量起来了。他们喜气洋洋地回到房间里，用最温柔的深情抱她亲她。

"别拿这捏钵了！"多米尼柯娃认真地大声说道；"你一定不要拿。玛蒂亚斯会替你拿的！"

"干么呢？比捏钵更重的东西，我也时常拿过搬过的啊！"

她满不明白。

波利那不让她碰那捏钵；他亲自动手把它拿开了。过了一会儿，赶上雅格娜在卧房里的时候，波利那趁这机会把她抱在怀里，把一些不让犹兹卡听到的话告诉了她。

"你和母亲都搞昏了头了！你们的猜测不对，不是那末一回事；你们两个都错了。"

"这些个事情，我们是懂得一点的，我们在这种地方是不会错的。——让我算算看。现在是圣诞节。……那末——那末就该在七月里啊。——好啊，好啊！就在收获的时节！——无论如何，这喜事可已经成了定局了，让我们感谢天主吧！"波利那本来想再一次地拥抱她，可是她一阵生气躲开了他，跑到她母亲那儿去抗议了。然而老妇人也一口咬定没有错儿。

"错了，错了！这不过是你们的胡思乱想罢了！"雅格娜大声

嚷嚷，坚决否认。

“你对这件事，好象并不觉着高兴？”

“我干么要高兴呢？没有这件事插进来，也已经够我们麻烦的了。”

“不要埋怨，不然天主要惩罚你的！”

“让天主惩罚我好了，惩罚我好了！”

“可是，你又有什么非埋怨不可的事呢？”

“我不愿意有孩子：这就是了！”

“雅格娜，你想一想吧：如果你生了个孩子，一旦你丈夫死了（但愿没有这样的事），孩子就可以继承到一份产业，跟其他几个子女相等的一份；而且，也可能家里所有的田地归根结底都落到了他的手里……”

“田地，田地，田地！你尽想着田地，别的什么也不想；我可根本不把田地放在心上！”

“那是因为你还是个傻娃娃，你的脑子里塞满了莫名其妙的东西。一个没有田地的人，就跟一个没有腿的人一模一样：他爬来爬去，哪儿也爬不上去。——不过，无论如何，千万别把这样的话对玛蒂亚斯漏出风声来啊，这话会叫他恼火的。”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才不管他呢！”

“如果你是个傻瓜的话，你就这么办吧；可不吗？还可以逢人乱说呢。——我看你还是去做事情吧；你把青鱼从水里捞起来，浸在牛奶里，这样可以让咸味儿淡些。你去嘱咐犹兹卡再捣些罂粟子；还有不少事情要做，白天都快过尽了。”

正是如此。黄昏来临了，太阳落到森林后面去了；夕照蔚为血红的斑纹铺展在天边上，所有的积雪都火红火红的，仿佛撒满了燃烧的煤块。村子安静下来了。人们仍旧在池边取水，仍旧

在劈柴；雪橇有时象旋风似的疾驰而过，人们飞跑着横穿过池塘，门上的铰链轧轧作响，这里那里都可以听到人们谈话的声音；但，当夕阳的火光红霞逐渐消失的时候，人们的这些行动也缓和下来了；随着一片苍茫笼罩原野，寂静也蔓延开来了，大地落入安息状态，路上的行人愈来愈少了。遥远的田野现在沉没在朦胧的黑暗里，冬天的黄昏掩蔽了整个乡村；寒冷增强了，雪在脚底下喀啦喀啦地响得更厉害了，所有的窗扉都点缀上了浓霜的各式各样奇幻的花饰。

慢慢地，村子消失在灰白的雪影里，消融无遗了；茅屋也好，篱笆也好，果园也好，都辨别不出来了；只有少数的灯光在闪闪烁烁，灯光比平常更密，因为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圣诞前夜的大餐。

在每一所房子里，从最富的到最穷的，都在热心地作着准备；在每一家的房间里，都在靠东边儿的角落里放着一束麦子；桌子上撒了一层干草，干草上铺着洗得洁白的桌布；人们透过窗子，焦急地瞧着第一颗星星的出现。

天空在黄昏开始降临时是不十分清朗的，结冰的日子通常都是如此。夕阳最后的余辉燃尽时，天空仿佛立刻就给自己蒙上了面纱，它隐藏在许多暗淡花环形成的黑影里了。

犹兹卡，维蒂克，正站在外边儿过道里守望着第一颗星星的出现；他们冷得厉害。

“看到了，在那边！”维蒂克突然大叫道，“在那边！”

波利那和别的人，最后是罗赫，都走出来看了。

是的，星星是在正东方，星星刺穿了挂在它周围的昏暗幕布，从暗蓝色的深处发出光来了；当他们凝视着星星的时候，星星好象愈来愈大了。星星愈来愈亮，愈来愈近了；罗赫终于在积

雪上跪下了，其他的人也跟着他跪下了。

“瞧，这就是三博士星，”罗赫说，“也就是伯利恒星，我们的天主就是在这星光下诞生的——赞美天主圣名！”

他们跟着罗赫虔诚地反复唱和，一面用热烈的眼睛凝望着遥远而明朗的星星，——这神奇的诞生的见证者——天父慈悲为怀、下访人间的看得见的表征。

他们的心里跳动着柔和的感激与炽烈的信仰，同时他们的心里也接受和吸收了那纯洁的星光，那神圣的火焰——那与一切罪恶搏斗、并战胜一切罪恶的圣物。

那星星似乎愈来愈大，象个火球一样的升起来了；从星星上放射出一道道的青辉蓝光，仿佛是神秘车轮的辐条，光辉映在积雪上，压倒黑暗，闪烁着璀璨的胜利。接着，其它的繁星出现了，它们是三博士星的忠实扈从，密密层层，不可胜数，朦朦胧胧地出现了；繁星充塞整个天空，为它盖满了露珠似的光点，使它看上去仿佛是一件洒满了银粉的暗青色帐幕。

“现在，耶稣现为肉身了，”罗赫说，“我们可以吃饭了。”

他们走进屋子，挨着一条高高的长凳坐下了。

波利那坐在首位，多米尼柯娃和她的儿子们挨着波利那依次坐下（因为他们商定两家一起会餐的），罗赫坐在中间，坐在罗赫下首的是彼特、维蒂克和犹兹卡，雅格娜坐在末座，因为她得照料上菜。

现在，房间里肃静无声。

波利那划过十字，便把一块圣餐面包按照出席人数切开，分给大家，大家敬畏地领受那一份面包，因为它是代表“生命的粮食”的。

“基督就在这个时辰诞生的；”罗赫说道，“所以，让我们大家

来领受这份圣餐吧!”

虽然大家一整天只吃了点儿干面包,肚子里十分饥饿,他们还是按照礼节慢慢地吃着。

第一道菜是甜菜根汤,汤里有蘑菇和马铃薯。第二道是青鱼,涂上面粉在油里炸过的。第三道是卷心菜蘑菇,也是用油炒的。第四道,锦上添花,雅格娜特地做了一个最精美的菜——荞麦粉里搀和着蜂蜜,再用罂粟子油煎成的食品!配着这些菜肴,他们却吃些普普通通的干面包;因为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斋日里,吃那些搀着黄油或牛奶的扁面包或小麦面包,都是不恰当的。

他们吃了好久,彼此很少说话;只有汤匙和嘴唇响动的声音。波利那要想站起来给雅格娜帮忙,可是她母亲不让他去帮忙。

“让她去搞好了,不会影响她的健康的。”她说。“这是她第一回主持圣诞节;她应该学一学,搞惯这一套才好。”

拉帕不时地呜呜吠叫,脑袋在人们的大腿和膝头上磕磕碰碰,摇晃着尾巴,希望人们早点给它吃东西。鹳鸟波切克只能待在过道里,它时不时地啄着墙壁,发出克里克一克里克一克里克的叫声,鸡棚里的母鸡也随声附和地叫着。

饭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有人在嗒嗒地叩着窗子。

多米尼柯娃大声说道:“谁也不让他进来,哦,看也不要往那边看一看!那是魔鬼!魔鬼进来了,就会在我们家里待上整整一年!”

汤匙从手里掉下来了,他们惊惶地听着嗒嗒嗒的继续叩窗的声音。

“这是古巴的鬼魂!”犹兹卡低声说道。

“别说蠢话;外边儿是个贫苦无依的人。在今天这个日子里,

谁也不该挨饿、露宿。”罗赫这样说着，就站起身来，去开门了。

原来是雅姑斯叮卡，她卑躬屈节地站在大门口，涕泪滂沱，请求让她进到屋子里来。

“啊，你们给我一个存身的地方就行了，把你们给狗吃的东西给我就行了！可怜可怜一个穷苦的老太婆吧！……我等候我的子女来叫我去过节；我白等了，我在我的茅屋里又饿又冷……天主啊！我现在是个叫化婆了；他们把我丢在这里，孤苦伶仃的，连一小块面包也没有——比一条狗还不如哪！……他们的房子里人又多，好不热闹啊。我悄悄地到他们家去过的，我在角落上张望过，我往窗子里张望过……可是全没有用啊。”

“好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坐下吧。你还不如不指望孩子们来孝顺你，天一黑就到我家来的好。——他们把最后一个钉子钉进你的棺材，确信你不会再回到他们那里去时，他们就高兴了。”波利那这样说着，便慷慨地在自己身边给老婆子让出一个座位来。

雅格娜是个最不吝啬的主妇，虽然她热心地强迫雅姑斯叮卡吃些东西，老婆子还是什么也吃不下。老婆子不可能吃东西；她垂着头坐在那儿，弯腰曲背，缩做一团，连一句话也不说，她颤抖着的身体说明了她心里剧烈的痛苦。

房间里如今舒适而安静，洋溢着一种仁慈、庄严、虔诚的气氛，仿佛圣子就躺在他们中间似的。

不断地添着新燃料的熊熊炉火，让烟囱里轰隆轰隆的发响，把整个房间照得明晃晃的；冲着炉火，瓷制圣像发出耀眼的光芒，窗玻璃在夜色中显得黑沉沉阴森森的。现在他们坐到炉火跟前的长凳上，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互相交谈着。

雅格娜不久又煮了咖啡，并且在咖啡里放了许多糖。他们好整以暇地啜吮着咖啡。

停了一会儿，罗赫拿出一本用念珠环绕起来的书，开始用低沉而充满深沉感情的调子，向他们朗读起来了。

“瞧吧，今天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情：一个处女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的天主，在犹太族不小的城市伯利恒里，以贫贱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尘世，出现在破烂的牛棚里，草堆上，牛群中间，在这一夜里，牛群都是他的兄弟。就是那今天还在灿烂发光的星，照耀在圣子的头上，照引着三博士的道路。这三位博士虽是黑皮肤的异教徒，但他们心地仁慈，来自遥远的地方，带着礼物跨过辽阔的波涛汹涌的海洋；这三位博士就这样的为真理作了见证。……”

罗赫继续朗诵了好久，他的声音带着祷告的咏叹腔调，几乎接近赞美诗或连祷的吟唱了。大家虔诚静听，他们的灵魂沉静专注，他们的心为奇迹所感召，激动不已，他们真诚地感谢天主赐予的大恩。

“啊，亲爱的耶稣啊！那时候，你有意要生在马厩里，生在遥远的国家里，生在肮脏的犹太人和残暴的异教徒中间，而且是出生于这样的贫困之中，这样的凛冽严冬之中！啊，可怜的，可怜的圣子，亲爱的圣子啊！”——他们心里想的便是这些，他们的胸中涌着怜悯之情，他们的灵魂象鸟一样的飞了出去，飞过陆地和海洋，飞到耶稣的诞生地，飞到天使在其上唱歌的秣槽边，飞到圣子耶稣神圣的脚前。他们怀着对天主的全部火热的忠诚与信仰，俯伏在那儿，他们把自己献身于天主——永永远远地作天主的忠仆。阿门！

当罗赫继续朗读时，犹兹卡这个温良仁慈而又善感的姑娘，便为天主不幸的命运大哭起来。雅格娜也双手捧着脸哭泣，把脑袋躲在安德烈的背后。安德烈挨近着静心谛听，嘴巴张得大

大的；听到的话使他大为感动，他一再地拉扯西蒙的袖子，说道：“喂，西蒙，你听到了没有？”

朗读完了，大家就纷纷谈论起来了：

“可怜的圣子！连一只摇篮也没有！”

“竟没有冻坏，我真觉得奇怪。”

“我们的天主是心甘情愿忍受这样大的痛苦的。”

“因为，只有天主担当了苦难和牺牲，天主才能拯救他的子民；”罗赫回答道，“如果天主不这样做，撒旦就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主人和一切灵魂的君王了。”

“从现在的世道看来，撒旦简直已经当上了主人和君王了。”雅姑斯叮卡喃喃地说道。

“罪孽是主人，邪恶是君王；这些个东西都是撒旦的帮手。”

“哦，得了，不管它是什么吧，有一桩事情总是确确实实的：恶运总是有本领捉弄人的。”

“别这么说吧，不然你就有罪了：你跟你的子女生气，气得不分青红皂白了。”

这个责备是严厉的，雅姑斯叮卡也不来争辩是非。其他的人都默默无言；西蒙立起身来要走，他的母亲可留神着一切事情，她看出了他的动态。

“急急忙忙的要上哪儿去啊？”她咬着牙问道。

“出去，——我觉得这儿太热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心中吓了一跳。

“到娜斯特卡家去——去寻欢作乐，是吗？”

“你不许我去，或者阻止我去吗？”他愤愤地说道，一面却把帽子丢到原来放在那里的柜子上去了。

“跟安德烈一起回到自己家里去：家里都走空了，没有人看

管呢。你去照料一下母牛，你替我待在家里；等我回家跟你们会齐后，咱们一起到教堂里去。”这些话就是她的命令；但因为孩子们迟迟不执行命令，她也不重新再说一遍；她立刻站起身来，从桌子上拿起一块圣餐面包。

“维蒂克，点上灯吧；我们要去看看母牛。在圣诞节的夜里，一切牲口都懂得人说的话，因为我们的天主是在它们中间诞生的。凡是没有罪孽的人，无论谁跟它们说话，它们都会用人的嗓音回答他：这一天，牲口跟人是平等的，它们是我们的同胞。因此，我们要去看望牲口，跟它们分享圣餐面包。”

大家都向牛棚走去，维蒂克打头，手里掌着灯。

母牛们睡成一排，正从容不迫地反刍着；但，灯光和人声的渐渐逼近，使它们喷着鼻息、沉重地站起身来，转过巨大的脑袋，避开灯光。

“雅格娜，现在你是当家的主妇了；把圣餐面包分给它们吃，是你的责任。它们吃了以后，就会身体壮健，无灾无病。不过，明天晚上以前，可别去挤它们的奶，不然的话，它们就会压根儿不生奶了。”

雅格娜把圣餐面包分成五片，在每头牛的两只角之间划着十字，然后把薄薄的一片面包放在母牛又粗又阔的舌头上。

犹兹卡想知道马儿是否也可以吃到一份面包。

“决不可以给马吃。在耶稣诞生的牛棚里，根本没有马。”

当他们回到房间里时，罗赫这样说道。

“每一个生物，每一茎最卑微的草叶，每一块小石子，甚至是人眼看不见的星子，——今天万物都有感觉，万物都知道天主诞生了。”

“天呀！”雅格娜大声叫道，“啊，连泥土和石子都知道的吗？”

“我说的是实话，确实是这样的。万物都有灵魂。世界上一切生物都有感觉，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时辰，那时耶稣垂怜它们，说道：

“‘灵魂啊，醒来吧，生活吧，赞美天国吧！’——是的，最小的虫子，甚至那摇晃的草叶，都能够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用它自己的方式赞美天主……而今夜，一年中的唯一的一夜，它们都站起身来，充满了生命，静静地谛听，等候着天主耶稣说话！

“石头，水滴，泥土，树木，以及天主指定其存在的不论什么东西，它们忍耐地躺在黑暗里，盼望着黎明；对于某些东西，如今黎明来临了，对于其他的东西，黎明还没有来呢。”

他们默不作声，都在沉思着罗赫所说的话；因为他以智慧的方式讲了这些话，话又那末打动人心。然而波利那和多米尼柯娃对这些话的是否可靠，都存着怀疑；他们在脑子里想了又想，总没有法子把问题搞清楚。因为，虽然天主的全能确是神奇而不可思议的，不过关于万物都有一个灵魂这一节，他们却仍旧无法弄明白。可是现在铁匠带着他的家属进来了，他们也就把这些思想丢在脑后了。

“岳父，我们打算和你一起熬夜，然后一道去望午夜弥撒，”他说。

“坐下吧，”波利那说道，“跟你们在一起就更加愉快了。除了格利哥里，我们一家都团聚了。”

犹兹卡愤愤地瞧着她父亲，因为她想起了安蒂克；可是她敢怒不敢言。

他们重新在炉火旁的长凳上坐下；但彼特到院子里去劈木柴了（以便下一个大安息日不再干活），维蒂克把劈好的木柴抱进来，堆在过道里。

"啊，我可忘记了！"铁匠大声说道。"乡长跑来要我请多米尼柯娃立刻去一趟；因为他的老婆在阵痛，大叫大嚷，看样子今天夜里要生产了。"

"我很想跟你们大家一同到教堂去；可是，既然你说她在大叫大喊，我一定得去看看。"

跟铁匠老婆交头接耳讲了几句话，多米尼柯娃赶紧走了，因为她在接生方面是个专家，她给许多人家帮的忙，还胜过医生呢。

罗赫讲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圣诞节的传说，其中一个传说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远在天主诞生之时——一个有钱的庄稼汉从市场上走回家去；他在市场上卖掉了两头肥牛，把卖得的钱藏在长统靴里。他手里拿着一根粗棍子，他自己也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也许是他村子里最强壮的人。可是他急于要在天黑以前赶到家里，因为在那个时候，盗贼往往躲在树林里，中途抢劫老实人。

"一定是在夏季时节，因为树林青葱芳香，百鸟宛转啼叫；一阵大风摇撼树木的时候，头上便响起一片洪涛似的声音。却说那庄稼汉东张西望，心中害怕，急急忙忙地往前赶路。但他看到的只是并列在一起的苍老或稚嫩的松树橡树，并没有一个活人的踪影。然而他还是害怕，因为他正走近一个十字架，紧挨着十字架，有一个浓密的树丛，人的眼睛无从看透的树丛——盗贼多半是经常躲藏在这种地方的。所以他就划十字，大声作着祷告，拚命快跑。

"他安然无恙地越过了高大的乔木林，穿过了低矮的松树和杜松的灌木林。他已经可以看到开阔平原的一片苍翠，已经可

以听到小溪流水淙淙和云雀在天上歌唱的声音，他瞧见了人们在耕田，一群群鹳鸟在沼泽上振翅飞翔，而且，甚至那繁花盛开的樱桃园的芳香，他也嗅到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强盗们从乱丛棵子里窜了出来，向他直扑过去！强盗有十二个，人人手里拿着刀子。他勇敢地搏斗，虽然他们很快就把他打倒了，他还是不愿意交出金钱，他大声叫喊救命。强盗们这就把他摔在地上，用膝头压住他的胸膛，准备杀死他。突然，强盗们都一动不动地僵住了，而且继续保持着僵住了的姿态——弯腰压着庄稼汉，刀子虚悬在空中，满脸杀气腾腾，仿佛强盗们已经变成了石头似的！——这时候，周围的东西，也都静止不动，好象死了一般。鸟儿沉默了，一动不动的浮在天空里——溪水休息，不再流动了——太阳静止，不再转动了——风息灭了，——树木保持着被风吹得倒向一边时的状态——麦子亦然如此。而鹳鸟张开着翅膀，好象悬挂在天空里似的……庄稼汉正朝着马儿扬起鞭子，鞭子也悬在空中不动了，……整个儿地区好象都楞住了，一动也不动，变得象一幅图画一样。

“这样的情况究竟有多久，那可谁也说不上来了；但是，后来人们在大地上听到了天使的歌声：

基督降临，
基督降临：
尔曹强人，
理应畏敬。

这时候，一切东西就重新开始活动起来了。但强盗们接受了奇迹所给予他们的儆诫，释放了庄稼汉；他们循着歌声，一起走向

马棚；在那里，他们和天地间的一切生物，一起向新生的耶稣基督顶礼膜拜。”

大家听到了这传说故事，都惊异万分；可是，波利那却立刻和铁匠谈起别的事情来了。

雅姑斯叮卡始终默默无言地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她也开口了，而且说出了叫人不痛快的话。

“啊，你唠唠叨叨地讲了又讲，讲它干么呢？还不是消磨时间罢了？如果从前确确实实有天使从天国降临人间，来保护穷苦的人，救助他们，使他们不受欺压，那末，现在天使为什么不到人间来呢？难道现在人间的贫穷、苦难、折磨和痛苦少了吗？人就跟可怜的小鸟一样，无依无靠，给放出来在世界上东飘西荡。猛禽兀鹰缺少食物，就杀了小鸟；而人呢，到头来总是逃不了死亡的命运。——你唠唠叨叨讲什么慈悲，把些希望的空心汤团给傻瓜们吃，欺骗他们，空谈什么世界的得救近在眼前了。——嘿，谁近在眼前了？——反基督的敌人近在眼前了！他会主持正义，他会大发慈悲，就象兀鹰对小鸡大发慈悲一样。”

罗赫跳了起来。“妇道人家！”他雷鸣似的吆喝道，“不要亵渎天主！不要罪孽深重地听从恶魔的话！它会使你堕入永劫地狱永远遭受火刑的！”——可是罗赫倒在长凳上，呜咽塞住了喉咙，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为了那误入歧途的灵魂，他又害怕又发愁，浑身上下抖个不停。稍稍平静下来时，罗赫又以坚信天主者的全部力量，把真理讲给雅姑斯叮卡听，竭力要把她引入正途。

他跟她讲了好久——好久好久；就象神父在讲坛上一样。

这时候，维蒂克听到牲口在圣诞节前夜能说人话，心里十分惊奇，他悄悄地把犹兹卡叫出来，两个人一起到牛棚里去了。

他们搀着手，害怕得发抖，不止一次地划着十字，终于溜到

牛群中间去了。

他们跪在最大的一头母牛旁边，把它当作牛棚里的圣母。他们屏住气息，兴奋激动，眼中含着泪水，心中怀着恐惧，好象是在教堂里举扬圣体似的——支持着他们的，是强烈的信赖和生气勃勃的信仰。维蒂克把自己的嘴巴凑到母牛的耳朵边，用发抖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嘘！灰牛！灰牛！”

但灰牛只是含糊不清地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又卷卷舌头、咂咂嘴唇，继续它的反刍了。

“这灰牛可出了怪事儿了；它啥也不回答！”

于是他们就跑在第二头牛旁边，这一回维蒂克可快要哭出来了，他认真地叫唤那母牛道：

“斑牛！斑牛！”

维蒂克和犹兹卡两人都跟母牛的嘴巴挨得很近，屏息着静听它说话；可是一句话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

“咳，毫无疑问，我们是犯了罪了，所以我们听不到它说话。它们只回答无罪的人；而我们是有罪的人啊！”

“一点也不错，犹兹卡，一点也不错！我们是罪孽深重的，我们犯过罪的。天主啊，的确如此呀！咳，有一回，我偷过东家几段绳子。还偷过一条旧皮带……是的，还有……”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对过失的悔恨，使得他流泪呜咽，浑身抽搐；而犹兹卡也学他的样，从心底里哭将起来。他们一起号啕大哭，直至互相把“多种多样的罪孽”坦白了出来，方始在心中得到了安慰和舒畅之感。

房子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两人不在了，因为大家都在虔诚地唱着赞美诗——可不是圣诞颂歌，不到午夜以后，圣诞

颂歌是公认为不宜歌唱的。

在房子的另一头，彼特正在洗脸揩面，大大打扮一番。雅格娜替他送来了他留在储藏室里的另外一套衣服；他就把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换掉了。

可是，当他脱下军大氅和灰色制服，穿上农民常穿的服装，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博得了好大的喝采啊！

“他们嘲笑我，给我起野号，叫我‘灰狗’，”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所以我把衣服换了。”

“不必换衣服，换换你的说话和口音吧！”雅姑斯叮卡骂道。

“口音他也可以改过来的，因为他的灵魂还是波兰人的灵魂啊。”

“他在国外五年，从来听不到人说波兰话，如果他因此忘掉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他们谈到这里就停止了；激越高昂的弥撒钟声当当地传到房间里来了。

“我们得走了；圣诞弥撒的钟声已经在响了！”

不多一忽儿，除掉雅姑斯叮卡以外，大家都出去了。她留下来看守屋子，况且她还要独自一人宣泄心中的苦痛呢。

这时候，弥撒钟声当当当地鸣响着，仿佛是急促的鸟声啁啾，召唤着人们到教堂去。

人们从各自的家屋里涌将出来；不时有一道灿烂的红光在门户开合之际射将出来，转瞬即逝，有如闪电。有的人家，却把炉火熄灭或盖住了。人们匆匆行走，黑夜之中可以听到谈话声，咳嗽声，鞋子踩在雪地上的窸窣声，以及互相祝福的招呼声；人们继续往前走去，愈来愈深地走进深灰色的幽暗中去了，终于只听见他们的足音在凛冽的空气中响着。

现在可以开始远远地看到教堂明晃晃的窗子，洞开着的大放光明的大门，以及涌进门去的人群了。——人群后浪推前浪，慢慢地涌满了放着各式各样圣诞树的过道；人群沿着雪白的墙壁你推我挤，蜂拥在圣坛的前面，塞满会堂里的座席；涌进来的人群形成一片不断增长的洪流，以涨潮之势，汹涌起伏。这人群的潮流还带来了呼吸的热气，热气凝成一片迷迷蒙蒙的雾霭，圣坛上蜡烛因此暗淡无光，隔着栏杆，就看不大清楚了。

人们还是在进来，不断地涌进来。

波尔尼·罗德基村的村民，结成大队人马来了，都是又高又大的壮汉，身材笨重，可是生气勃勃，一律都是亚麻色头发，一律都穿着藏青色的带兜儿的外套；他们的妇女人人都很清秀，围着“双重的”的围裙，红色头巾底下戴着小帽子，作为头饰。

其次是零零落落三三两两地来到的莫德利查的人们；他们是贫病的可怜人，孱弱无力，穿着打补钉的灰色外套，而且人人都拿着棍子，因为他们是徒步走来的。人们在酒店里取笑这些可怜人；总爱说他们是光靠吃“泥鱼”过日子的人，因为他们的土地是泥泞的，沼泽星罗棋布，而他们的衣服又发出一种他们用作燃料的泥炭的臭味。

从伏拉也来了一些人，他们是一家归一家分开来的，就跟杜松一样，总是密密的长成一丛，一丛之中则又紧紧的依附在一起。他们没有一个是又高又大的，都是中等身材，肥肥胖胖，就跟一袋麦子一样；然而他们都是劲头儿很大的家伙：讲话滔滔不绝，打官司无所不用其极，又热中于打架和毁坏森林。他们都穿着灰色外套，还镶上黑色缏子，系上红色带子。

还有热普基的“贵族”们，贫嘴恶舌的人说他们“一个人只有一个布袋和一个包袱，五个人才有一头牛，三个人合戴一顶帽

子”；他们结成一队走来，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瞧不起他们所遇到的人，对谁都是斜楞着眼睛瞟瞟。他们的妇女都打扮得象大地主的太太一般，华服盛装，十分漂亮，面孔白晰，口齿伶俐，在男人们中间行走着，受到男人们彬彬有礼的对待。

紧跟着他们走进教堂来的普热莱克的人们，又高又细又强壮，就象松林里的树木一样，而且打扮得叫人眼红：白色外套，红色背心，衬衫上饰着绿色缎带，裤子上有着黄色条纹；他们推推搡搡地往前走去，对谁也不让，一直走到挨近圣坛的地方。

接着进来的是德拜的人们，他们几乎是最后进来的了，就象乡绅老爷们一样的气派。他们为数很少，各人走各人的，互不理睬；各人趾高气扬地向前走去，在靠近高高的圣坛的座位上坐下，他有的是优先权；他自尊自大，因为他有钱。他们的女眷带着祈祷书，戴着颌下打结的白色小帽，穿着深色布茄克。——此外还有从遥远的村庄来的人们，从许多只有几户人家聚居的地方来的人们，从锯木厂来的人们，以及从大地主庄园上来的人们——谁能把这许多人全都数清楚呢？

在这人群之中，在这象风中树林一样的拥挤、激荡、喧哗的人群之中，最触目显眼的，要算是列普卡村男子的白色外套和妇女的红色头巾了。

教堂里人挤得满满的，连大门口最冷僻的地方也都是人了；迟到的人们，不论是谁，都只能在大门外树底下寒冷中祷告。

现在神父开始举行第一次弥撒了，风琴响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摇晃着身体，接着便俯下身子，跪在天主的面前。

一阵深沉的肃静；热烈的祈祷声响起来了；每一只眼睛都盯着神父，盯着那在圣坛中央高烧着的蜡烛。风琴奏出悦耳的音乐，赋格与和声都是那末柔和动人，叩人心扉。神父不时对会众

张开双手，高声朗诵某些拉丁文的圣谕；而会众也张开两臂，大声唏嘘叹息，怀着深切的悔恨之情俯下身去，捶着胸，热烈地祈祷。

第一次弥撒做完以后，神父便登上讲坛，阐释这神圣节日的意义，告诫会众脱出一切罪恶：神父的话象火一样的深入会众的心，象雷一样的在教堂里鸣响。他的听众们呢，有的叹息，有的捶胸，有的悔恨心痛，有的特别多情善感，哭将起来。因为神父的说教酣畅淋漓，充满真情，他的话直接打动了人的心灵；虽然教堂里的闷热使不少人昏昏欲睡，但，即使是那些人，也情不自禁听着神父讲道。

第二场弥撒快要开始之前，风琴又响起来了，神父唱着著名的圣诞颂歌：

> 恭迎天主，
> 拜见天主！

跪着的会众立刻一同站起身来，全场一片起伏波动之状，接着就循声跟上了曲调，人人运足丹田之气，齐声高唱道：

> 耶稣躺在秣槽里！

圣诞树在合唱的喧声中颤动摇晃，烛光也在这巨大的音响里明灭不定。

他们的灵魂、信仰和歌唱是那末齐心一致，因此好象是一个巨人在高唱响遏行云的歌子，这歌声挟着每一个人的心，直达圣子神圣的足下！

第二场弥撒结束后，风琴师接二连三地弹着圣诞颂歌，声调活泼跳动，会众好容易才按捺住自己、没有跟着歌声也跳动起来；但，无论如何，会众都把脸转向风琴台，跟着音乐的声调和节拍大声把词儿唱了出来。

只有安蒂克一个人没跟大家一起歌唱。他带着他妻子以及斯泰和一家人一起来的，可是他让他们走到前面去了，自己却站在座位的附近。他不愿意坐到圣坛前大农户中间的他那老位置上去；正想在别处找个地方时，他看见他父亲带着全家的人走进来了，正向会堂中央挤过来了，而雅格娜走在一家人的最前头。

安蒂克躲到一棵小枞树的背后，从此以后，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雅格娜。雅格娜坐在挨着旁边过道的边座上，安蒂克不自觉地依着自己的本能，又推又搡的拚命挤过去，直挤到挨近雅格娜的地方；大家跪下去做弥撒的时候，他也跪了下去，身体俯伏得很低，他的脑袋碰到了雅格娜的膝头。

雅格娜起初没有注意到安蒂克：她用来读祈祷书的灯心草蜡烛，只在周围投下暗淡的微光，枞树的丫枝把他遮掩得很好，叫别人没法儿看见他。及至举扬圣体，她跪下去，捶着胸口，崇拜地低俯着脑袋时，她这才无意地向他那边看去——她的心突然停止跳动了，她欢喜得楞住了。

雅格娜不敢再看第二次。对于她说来，她所看到的景象，不过是一场梦，一个幻影，一种"虚假的创造"——如此而已，别无其他。

雅格娜闭上眼睛，低着脑袋，俯着身体，跪了好久，——她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已。然而，她终于坐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瞧着安蒂克。

是的，的确是他——是安蒂克——他的脸色十分憔悴、枯

黄；他的那两只眼睛，那末勇敢和大胆的眼睛，如今怀着忧郁的柔情凝望着她的眼睛，使她的心一再为深情的忧虑所折磨，使她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象会堂里其他妇女一样，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表面上读着祈祷书，实际上连一个字也没有看见，甚至连书页也没有看在眼里。她真正看见的是他的脸——他的眼睛，那末悲哀，那末如怨如诉，那末闪闪发光，热情燃烧，明亮得象星星一样，这双眼睛啊，把她和世界上其他东西隔了开来。她感到手足失措，无可奈何——而他正跪在她的身边；她听到他急促的呼吸，感到他的呼吸的热气，她体会到那亲爱而又可怕的力量正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攫住她的心，象绳子似的把她的心跟他缚在一起，使她觉着惊喜交集——她浑身发出一阵头晕眼花的寒颤，心中吐出一声强有力的爱情的叫唤，她四肢抖动，心头猛跳，好象可怜的小鸟被闹着玩儿把翅膀钉在储藏室门上一样！

现在第二场弥撒结束了，大家都在一起歌唱，祈祷，叹息和哭泣；可是这两个人却好象超然物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互相思慕以外，什么也不考虑。

恐怖——欢乐——热情——回忆——迷恋——情欲！——这一切感情都交替地在他们之间燃烧着，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把他们交织在一起，因此他们觉得彼此融合成了一个人，他们两颗心联合一致地在跳动，他们两对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焰。

安蒂克又挨近了一点儿，他的肩膀靠在她的臀部上（一股热流流贯她的全身，她几乎要昏过去了）；当她重新跪下去时，他把那简直象是火印似的话，送进了她的耳朵：

“雅格娜！雅格娜！”

她发抖，几乎昏倒过去；他的声音，用锐不可当的狂喜，用刻

骨铭心的欢乐，一直渗透到她的灵魂深处。

“哪天晚上出来一下……出来一下……在干草堆后面，……我每天晚上在那里等你……不要害怕……我一定要跟你谈谈……这是很紧要的——来吧。”他紧挨着她，低声说着这段热情的话——挨得那末近，他的呼吸象火焰似的冲在她的脸上。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话都梗塞在喉咙里了。她的心跳得厉害，她以为周围的人们一定个个都听见他的话了。不过她做了一个手势，好象在表示她愿意立刻到他要她去的地方去，到她的情人怂恿她去的地方去……到干草堆后面去。

教堂里震响着雷鸣一般的充满欢乐的圣诞颂歌，这时候雅格娜才稍稍清醒了一点儿，张望着四周的人群和内殿。

安蒂克已经不在那儿了。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了教堂，慢慢地走到墓地去了。

他在墓地里钟楼下的寒气中站了好久，使自己稍稍冷静一下，也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可是，他的心胸里洋溢着欢乐，感到狂喜和力量的胜利，因此既没有听到从教堂洞开的大门里传来的歌声，也没有听到上边钟楼上微弱的回响。不，不论什么东西也好，他才不放在心上呢。……

他抓起一把积雪，贪婪地吞吃着，他跳过墙头，来到大路上——撒腿飞跑开去，跑到田野里去了，就跟大风一样的恣意撒野。

第 五 章

波利那一家人从教堂回来，已经很晚了；不过一忽儿，大家都上了床，大声打起鼾来。就只有雅格娜一个人睡不着。她虽然疲倦，却不能成眠。她辗转反侧，甚至把毯子蒙在头上；可是不管用，睡意还是不来。倒是有梦魇扑上身来，沉甸甸的要把她压个粉碎。她气也透不过来，叫也叫不出来，更不能从床上跳起身来。她麻木而又困倦地躺在那里，迷迷糊糊地处在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之中，脑子里始终萦绕着回忆，脑子随着回忆走遍了世界——甚至上穷碧落，在太阳的光辉里熠熠闪耀，然而脑子能起的作用却又那么微弱，不过是象那被微风吹皱的清澈池水里的映象而已。

雅格娜的情况便是如此：她虽然没有睡熟，她的脑子却象小鸟似的，游游荡荡地投入了已经死去的往日里，投入了那些只活在记忆中的、不复存在的岁月里。她又回到了教堂里，安蒂克跪在她身边，说着话——说着话——他眼睛里的火焰燃烧着她，使她心里充满了甜蜜的痛苦和惊惶！……接着出现的是神父涨得通红的吓唬人的脸，伸张在善男信女面前的手。……点亮了的小蜡烛……继之而来的是其他的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她跟安蒂克的幽期密会……他们的接吻——他们的拥抱……回忆终于使她心中充满了热病似的激情和欢乐，她伸开四肢，竭尽全力把身体紧紧地压在枕头上……接着，她再一次清清楚楚地听到

了安蒂克的呼唤:“出来吧！出来吧！”于是她就觉得自己好象应声而起，走呀走呀的，在黑暗中躲躲闪闪地穿过茂林，心中害怕得索索发抖，而责难的叫嚣声在背后追着她，阴森森的风又从后面幢幢阴影间吹过来。

情况就这样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过去的印象接一连二反三复四地接踵而来，不可胜计:她既不能排除这些幻觉，又不能控制这些幻觉。她逃不出梦魇的手掌；或者……难道是恶魔如此这般地诱惑她，从而唆使她去犯罪吗?

雅格娜起床时已经是大天白日了，她觉得她好象是在拷问台上过了一夜。她浑身筋骨酸痛；她脸色苍白，精疲神倦，说不出地抑郁不乐。

寒气稍稍减弱了一点儿，但天气是阴沉沉的。断断续续的下着雪；接着又刮起一阵大风，摇撼震荡着树木，又呼啸着沿大路飞驰而去。村庄里可还是熙熙攘攘，充满了圣诞节的欢乐，几条大路上都挤满着人群。有的驾着雪橇飞驰而过，有的在屋外闲谈，有的到邻居家串门儿，小孩子们在小胡同里逛来逛去，到处都是热闹喧哗，欢乐万状。

雅格娜的心里可没有一点儿欢乐之情。虽然摇曳生光的炉火烧得挺欢，她却觉得寒冷；虽然周围是一片欢腾，犹兹卡快乐的歌声又响彻全屋，她却心中气恼。她虽然处身于一家人之间，她却是孤独的——孤独得可怕，她简直怕见这一家子。

当她让自己的幻想倾听安蒂克热情的私语的时候，她往往不由自主地同时听到了势均力敌地深入她灵魂的告诫:

“凡此种种，必遭天罚，必堕永劫！”——她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神父的训话，看到神父涨红的脸，以及用警告的姿势伸出来的手。

她见幻象而丧胆，痛感自己罪孽的深重。——“那末，我坚决不去了，我坚决不去了！这是个天大的罪孽，天大的罪孽！”她跟自己反反复复地说道，竭力要在这些话里找到那抵抗和防御罪恶的力量。但，接着她的灵魂又怀着痛苦反抗前一种想法了，因为，事实上她是甘心情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吸引，她之倾向于他，正如积着雪的树木倾向于春天的太阳一样。

但，害怕犯罪的思想仍旧占着上风，她竭尽全力要忘记他——永远忘记他！……如今她守在家里，怕到房子外边的任何地方去，唯恐安蒂克躲在附近叫她唤她……因为，如果遇上了，那时候她能忍心拒绝他、不应声赴约吗？

她勤勉地动手处理家务；但是无事可为。犹兹卡把大小事情都弄妥了；再说呢，老家伙始终跟住她，不愿意她费手脚干活。

“你休息休息吧；别干活太多了，不然的话，一个不凑巧，会伤了身体的！”

所以她什么活儿也不干，只是毫无目的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向窗外看看——其实她什么东西也不看——再不然就无所事事地站在过道里。同时，她的渴望与热情不断地增长起来了；而她的气恼呢，亦然如此。她对丈夫一刻也不放松的眼睛生气，她对屋子里洋溢着的快乐和热闹生气，她甚至对那在屋子里走动的鹳鸟波切克也生气，竟拍动着围裙把它赶将出去。最后，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找个方便的机会，跑到她母亲那儿去。但她是笔直经过池塘走去的，眼睛担心地东张西望，唯恐安蒂克躲在什么地方的树木背后。

她母亲没有在家；母亲只在当天大清早回家看了一下，便重新去照料乡长的老婆了。安德烈坐在火炉边吸烟，西蒙在卧室里穿衣服。

回到自己的娘家，处身在熟悉的家具和房间里，她的心境变化了，她的气恼消失了。她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本性，开始本能地走来走去料理事情：她走到牛棚里，把早晨就积在桶里的牛奶滤出来，她撒谷子给家禽吃，她打扫房间，收拾东西，同时跟她的两个兄弟不断地作着轻快的谈话，因为西蒙穿上新外套后，现在进来对着镜子梳头了。

"梳得好仔细呀，——上哪儿去啊？"

"到村子里去，上普洛希卡家去跟几个小伙子碰碰头。"

"哦……母亲会让你去吗？"

"我不能永生永世都要求母亲答允啊：我有我自己的头脑；我愿意这么办就这么办。"

"当然啦，当然啦，"安德烈怯生生地附和道，一面瞧着外边儿的大路。

"你要知道，"那一个用大胆的神气大声说道，"我要做的事，我就一定要做，我才不管母亲呢。我要到普洛希卡家去，是的，我还要到酒店里去，我一定要去，去跟别的小伙子一起喝酒。"

"小牛需要的就是母牛的奶头，然而它还是到处乱跑寻找奶头。傻瓜就是这样的，他的心愿便是他的规矩。"她喃喃地自言自语道，倒并不想反对西蒙，实际上她根本没在意他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她得回家去了，心里却又很不愿意回去，她几乎是流着泪告别了兄弟们，慢吞吞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掉的。

家里，比以前益发热闹益发兴高采烈了。娜斯特卡跑了进来，正在快乐地和犹兹卡一起哈哈大笑，雅格娜在外边儿大路上就听到她们的声音了。

"你可知道，我的小枝条开花啦！"雅格娜一进门，犹兹卡就冲着她大声说道。

“什么枝条？什么枝条？”

“我在圣安得烈节晚上剪下来，插在暖炉上面沙土里的那一枝呀——你瞧，它开花了！我昨天看过，还是一朵花也没有开呢。”

她把那盛着沙土的花盆拿过来给雅格娜看，花盆里插着一簇不小的樱树枝条，琳琅满目地开着精致的花朵。

“啊，这粉红色的花好香哪！”维蒂克羡慕地说道。

“真是香啊，真是香啊！”

大家围了拢来，十分惊异而又欢喜地打量着那甜香的花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雅姑斯叮卡进来了；现在她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说话响亮，大胆泼辣，总想找个机会把人刺得心里不好受。

“啊，犹兹卡，花是开了，可不是为你开的：你需要的还是皮鞭，或者粗粗大大的棍子！”她一进门就立刻这样说了。

“它是为我，为我开的！”犹兹卡嚷道，“圣安得烈节晚上我亲手剪的，我亲手剪的呀！”

“可是，”雅格娜解释道，“你还太年轻哩，没有疑问，开花是娜斯特卡快要结婚的预兆。”

“我们两人一起把它栽到花盆里去的；可是我从树上剪下来的，所以它开花是为了我呀！”犹兹卡坚持道，说话时泪水也涌到了眼睛里，因为她对那预兆的权利竟被否定了。

“犹兹卡，要说追逐青年小伙子，在篱笆旁等候他们，你将来有的是机会啊。现在让岁数比你大的人先走这一步吧。”雅格娜一边说，一边对娜斯特卡莞尔微笑。“犹兹卡，你别嚷嚷了。——我有个消息告诉大家：在风琴师家干过活的玛格达，昨儿夜里在教堂门廊里生了个孩子。”

“难道会有这种事情吗?”

“当然会有这种事情;事情明明已经发生了。安姆勃罗斯出去打钟的时候,在那姑娘身上绊了一跤。”

“主啊! 她没有冻死吗?”

“不,她没冻死;孩子可冻死了。不过她也差点儿死掉。他们把她带到神父家里,现在还照料着她呢。但,……他们还不如不去管她的好。她活下去还有什么指望呢? 如今她还能交上什么好运呢?”

“马秀告诉我,风琴师撵她出来时,她经常在磨坊里,在那儿过夜,最后——可能是由于磨坊老板的指使——她的弗兰尼克打了她,把她赶了出来。”

“得了吧,”雅姑斯叮卡说道,“弗兰尼克跟她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把她象幅画像似的配上镜框,挂起来欣赏吗?——弗兰尼克就是这种角色:‘赌咒赌了许多; 心里想要的也弄到了手——临了还是把人家丢掉了。’他不是没有缺点,无论如何不是没有缺点的:不过,风琴师却是最坏的家伙,坏得多呢。玛格达身强力壮的时候,他们叫她象轭下的耕牛一样地苦干:她一个人为他们包办了一切事情。如今,她刚得了病,他们就赶她走了! 这种该死的人们啊!”

“可是,”娜斯特卡大声说道,“她干么答允弗兰尼克的要求呢?”

“你也会答允雅斯耶克的要求的,如果你拿得稳他会跟你正式结婚的话!”

娜斯特卡听了这话很生气,一场吵架看上去是迫在眉睫了,然而波利那就在这当儿走进来,她们也就不再说下去。

“你们可知道玛格达的事吗? 她还活着,可是神志昏迷,人

事不知。安姆勃罗司说，如果再耽误一会儿，没人管她，她就会咽气了。罗赫正用雪擦她的身体，给她喝水；可是他们认为，她得过好些日子才能复原呢。”

“可怜的人儿，她以后到哪里去存身呢？”

“毫无疑问，柯齐奥尔家会收留她的；她是他们的亲戚。”

“柯齐奥尔家，当真吗？他们自己除了偷来骗来的东西以外，就啥也没有，他们拿什么养她？我们这儿有那末多的富翁和地主，就没有一个肯出来周济她！”

“是啊，是啊，”波利那说；“农民们有无穷无尽的财宝，一切东西都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他们手里，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去周济每一个穷人！啊，难道我应该把大路上贫苦的人都招拢来，把他们带到家里，给他们吃，照料他们，甚至还要给他们花钱请医生治病吗？——雅姑斯叮卡，你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

“我不是说可以强迫什么人去救济贫苦的人；不过，人可不是野兽，不应该让他们死在街头。”

“哦，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必须依旧如此下去，你改变不了的。”

“好久以前，大战以前——在贵族当家作主的时候，我记得村子里有个为穷人开设的医院。是的，医院就设在风琴师现在住的房子里。我也记得：大家都得出钱，把医院维持下去，——有多少亩田就得出多少钱。”

波利那给惹恼了，很是生气：他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结束这场辩论，他说道：

“讲这些话，就跟烧香叫死人复活一样，没用！”

“的确，根本没有用。对受苦人的哭泣不感到可怜的人，他们的眼泪也打动不了他的心。发财的人认为世界上万事大吉，都

是天意如此。”

波利那没有回答这话，所以雅姑斯叮卡就转过来问娜斯特卡道：

“马秀的肋骨怎么样了？可好些吗？”

“马秀？啊，他出了什么事？”

“怎么？”娜斯特卡大声说道，“你不知道这事情吗？这是在圣诞节之前发生的事……你家安蒂克扑到他身上，抓住他的喉头，把他挟出磨坊，把他使劲摔在木栅上，木栅都断了。他掉在水里，几乎淹死。现在他病着，吐血，动弹不了。安姆勃罗司说，他断了四根肋骨，内脏也变位了。现在他老是哼哼唧唧的。”

她哭起来了。

雅格娜听到第一句话就跳了起来，心里生怕是为了她才打起架来的。但她立刻又重新坐到柜子上，把嘴唇凑在樱花上，使它凉快一点儿。

屋子里的人都大为吃惊；这件事情虽然早已传遍全村，可没有一句流言传到波利那家来。

他愤愤地说道：“混蛋跟混蛋吵架——吵架的都不是好货。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的！”

“可是，”停了一会儿，雅格娜问道，“他们干么打架呢？”

“为了你啊！”老婆子恶狠狠地怒吼着说道。

“请你把事实真相讲出来！”

“真相就是这样。马秀在磨坊里，当着众人的面吹牛，说是他跟你在你的卧房里……安蒂克听到了，就给他一顿痛打。”

“别说笑话了；我可不想听这种话！”

“你不相信我的话？那末你就去问问全村的人：大家都会这样告诉你的。难道我说过马秀讲的是真话吗？不，我不过是把

村子里流传的话重说一遍罢了。”

“他是个撒谎的家伙，……卑鄙的说谎的家伙，他是个流氓！”

“谁能保得住你不被贫嘴恶舌胡说八道呢！哪怕你死了他们也会诽谤你的啊。”

“打得好……安蒂克打得好！……我真想也揍那混蛋几下！”雅格娜一心要报复地咬牙切齿地说道。

“噢——嚯！小鸡的脚变成了老鹰的爪子了！”

“可不吗？就因为他胡说八道，我要把这污蔑人的狗东西当场杀掉！”

“我跟大家说，他在胡说八道，可是他们不相信我，却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哦，可是安蒂克会叫他们不乱说乱讲的——他会割掉他们的舌头！”

雅姑斯叮卡不怀好意地瞅了雅格娜一眼，说道：“难道安蒂克会为了你跟全世界的人干仗吗？”

“啊，你这个把人家出卖的老太婆！你喊喊喳喳，暗中搬弄是非，搞得别人痛苦，你就开心！”

现在雅格娜愤怒到了极点，也许她生平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幸亏她现在听到了安蒂克的有关表现，感到有所安慰，不然的话，她心里的气愤就会达到忍受不了的程度。安蒂克在对待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那末好，为她报了仇雪了耻，她因此满怀柔情，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感激。可是，她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却十分气恼，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痛骂犹兹卡和维蒂克。波利那老头儿因此感到心神不安，他坐到她的身边去，抚摸着她的脸，问道：

“我的雅格娜身体不舒服吧？”

“我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你别管我，难道你要当着大家的面调情戏谑吗？”她粗暴地把波利那推开了。

“他这个干瘪老头，这个精力衰退的老家伙，居然想来抚慰讨好她，居然想搂着她睡觉吗？”雅格娜寻思道，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厌恶之感。她现在才注意到他年纪已经大了；现在第一次产生了嫌恶之情，产生了深刻的反感，几乎是又憎又恨了。现在她幸灾乐祸地对他怀着隐秘的鄙夷蔑视：因为他确实在最近这些日子里变得老多了：他的两手发抖，两脚滞重，而且腰背也弯了。

“这个尽说废话的没有生气的老头儿！”

她嫌那老头子讨厌，嫌恶得身体都发抖了；她开始更加热烈地思念着安蒂克。她再也不竭力摆脱袭上心头的回忆了，再也不设法躲避他那甜蜜诱人的私语了。

白天慢吞吞地过去，慢得难受！她时刻走到门廊里去，或是直走到房子后面的果树园里去，两眼穿过树木眺望着田野，……或是把身子靠在篱笆上。篱笆介乎她与那经过农舍的乡村大路之间。她以渴望的眼睛，打量着乡村：积雪的田畴，天边上黑压压的森林……不过她都视而不见，都没有看在眼里。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欢乐的意识里了：安蒂克是关心她的，他决不让任何人损害她。

“不论是谁，他都会这样对付他的！他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打得真出色！”她怀着温柔钦佩之情想道。“啊，如果他现在来到我的眼前，我一刻也不会拒绝他的！”

干草堆就在附近，靠近大路，但离田也还有一段距离。成群的麻雀在干草堆四周咭咭喳喳地叫着，并且把草堆一边刎出来

的一个大洞当作栖息之所。虽然波利那嘱咐过小厮，要他经常爬到上面，从顶上去取干草，可是小厮不肯这么办，还是一束又一束地从旁边抽出来，抽得多了，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洞窟，满可以给两个人躲在里面。

"出来吧——到干草堆后面来吧！"雅格娜脑子里不断地叨念着安蒂克的请求。可是现在她跑回屋子里去了；因为晚祷钟声正在开始鸣响，她自己也很想上教堂去，心里抱着模模糊糊的希望——希望在教堂里遇到安蒂克。

她没遇到安蒂克；可是就在大门口，她却看到了汉卡，她跟汉卡招呼，并且退后一步，让汉卡先在圣水盘里净手。汉卡可既没有回答她的招呼，也没有伸出手去净手，却径自走了过去，弹出眼睛恶狠狠地瞧了她一眼！好象恨不得要用石头砸死她似的。

雅格娜泪眼蒙眬。那样的轻蔑！那样的公开表露的憎恨啊！然而，雅格娜坐在座位上，还是禁不住地盯着汉卡苍白的脸直瞧。

"安蒂克的老婆——那末憔悴，那末苍白可怕！咳！咳！"但雅格娜不久就从汉卡想到别处去了。唱诗班正在吟唱，风琴奏出动听的音乐，那末低沉、柔和、神秘，把她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她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感到教堂里是那末心情舒畅，那末安宁幸福！她甚至也没有作祷告，祈祷书摆在面前，却没有打开，念珠捏在手里，却没有捻动。她作梦似的唏嘘叹息，抬起头来看看从窗子里慢慢地爬进来的阴影，望望圣像、闪烁的烛光、镀金的木雕以及现在几乎看不大见的彩色缤纷的装饰。处身在这些不平凡的事物之中，她的灵魂悠悠升腾，消融在彩色的天篷里，消失在她所听到的、吟唱着的祈祷和低沉渐杳的琴声里。她融化在宁静的欢喜里了，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她好象觉得她看见圣徒

从画像上走下来，怀着无限仁慈的微笑向她走近来，伸出手来给她祝福，给大家祝福。

晚祷歌终止风琴声消歇时，雅格娜梦幻似的感觉才消失了。寂静使她从迷离恍惚中清醒过来；她十分勉强地站起身来，跟大家一起走出教堂去。现在她再一次在教堂门口遇上了汉卡，汉卡面对着她站在那里，好象要想说话似的——然而她只是恨恨地瞅了雅格娜一眼，便走出去了。

"啊，这蠢婆娘竟想瞪着眼睛威吓我呢！"雅格娜一路走回家去时，心里这样评论道。

黄昏已经降临了——寂静的、单调的、圣洁的黄昏。户外是黑沉沉的，繁星微弱的光芒在朦胧的天空里昏昏沉沉地闪烁着；为数不多的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来，看上去象是长长的带绒毛的线，无声无息地在窗子的玻璃上轻拂而过。

房间里也是静悄悄的，而且有点儿沉闷。西蒙天一黑就来了——表面上是来拜访他们，实际上却是来和娜斯特卡碰头的；两个人肩并肩地坐着，低声谈着话儿。波利那还没有回家。雅姑斯叮卡坐在火炉一边，削着山芋。火炉那一边，彼特十分柔和地拉着小提琴，但音调非常悲怆，因此拉帕时常哀鸣长啸。维蒂克也在那儿，跟犹兹卡在一起。雅格娜被乐声搞得心神不安，一会儿以后她就在卧室内向外喊道：

"彼特，请走开；你的音乐太悲伤了！"

于是小提琴不再响了。但不久又听见了乐声；因为彼特已经退到马房里，从那边传来了抑低了的几乎听不见的旋律；他继续不断地拉着提琴，一直拉到深夜。当波利那回来的时候，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哎，乡长的妻子生孩子了。大家都拥去看她。去了那么一

大群人。多米尼柯娃不得不撵他们走。雅格娜，明天你去看看她。”

“马上——我马上就去！”她喊道，突然兴奋起来，急着要走。

“好极了！我和你一起去。”

“噢！恐怕还是明天去合适。”接着，为了解释她的突然改变主意，她补充道："是的，我还是白天去的好。天在下雪，漆黑漆黑的，而且你不是说过吗，人又那末多！”

他勉强同意；就在这个时候，铁匠的妻子带着孩子们进来了，因此他就干脆同意了。

“啊，你的丈夫在哪里？”

“在伏拉。打谷机坏了，庄园上的铁匠又修不了。”

“好象，”雅姑斯叮卡用着意味深长的语调说道，“好象现在他经常到庄园上去。”

“你不赞成吗？”

“我根本没有什么不赞成。我只是东瞧西瞧的，留神看看：可出什么事情。”

老婆子的话没法引起大家聊天的兴趣，谁也不想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懒洋洋地和他身边的人轻轻地讲着话，前夜睡得太少了，今儿大家非常瞌睡。他们吃得也索然无味，不无惊异地瞧着雅格娜——她兴致勃勃，在房间里忙着张罗这张罗那，他们把汤匙都放下了，她还是一股劲儿地劝他们吃；她忽然纵声大笑，谁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她坐在姑娘们身边，七搭八搭地乱扯一气，突然又中断谈话，跑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刚跑到过道里，她又折回来了。事实的真相是：她被痛苦和恐惧折磨着呢。黄昏过得缓慢而又沉闷，她想到房子后面干草堆去的渴望却愈来愈强烈。可是她又下不了去幽会的决心。她怕被人看见——她怕犯

罪。她使出了控制自己的全部力量，在挣扎的痛苦中颤抖着；她的灵魂象一头给铁链锁住的狗一样地呼号着自由，她的内心痛苦得要裂开来了。不，不！她忍受不了了！……也许安蒂克正站在那儿……正在寻找她……他可能在绕着房子走来走去……也许他躲在果园里，也许他甚至朝窗子里张望着她……恳求着……由于伤心的想望而憔悴不堪！……于是她想到她要跑出去，哪怕跑出去一分钟也好……哪怕说上一句话，告诉他务必不要上她这儿来，她也不上他那儿去，因为这是犯罪……现在她正在寻找她的围身布，准备围上……现在她向门口走去……可是，门口好象有什么东西抓住了她的颈背，把她拉了回来——雅姑斯叮卡的眼睛象警犬似的盯牢着她的一举一动。——娜斯特卡也奇怪地瞧着她。——还有那老头儿也瞧着她！——他们知道了吗？他们发现了什么形迹可疑之处吗？……“不，不；我今儿个决不出去了。”

拉帕在茅屋外面吠叫着，终于把她从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屋子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雅姑斯叮卡坐在炉子旁边打着瞌睡。她的丈夫也在屋里，他正站在窗口向外张望；因为狗吠叫得愈来愈厉害了。

“准是安蒂克没法儿再等我了，现在他已经……”她恐惧地打断了自己的思想。

可是只有克莱姆巴老头站在大门口。在他后面，抖掉衣服上的雪片，蹬掉靴子上的雪泥，跟着进来的是文西亚雷克，瘸子格利哥里，米哈尔·卡班，弗兰尼克·别列察（汉卡的叔父），歪嘴瓦伦泰，以及约瑟夫·瓦赫尼克。

波利那面对这一伙俨然是代表团的人物，心中十分惊异，但他除了回答他们的招呼以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跟他们一一握

手，推过几条长凳来，请大家坐下，并且把他的鼻烟壶递了过去。

他们大家坐成一排，谁都吸了一撮鼻烟，十分高兴。鼻烟挺厉害，是头挑的货；第一个打喷嚏，第二个擤鼻子，第三个擦眼睛……接着，他们打量着四周，有人谈了几句话，——谈到下雪的天气、艰难的时世——有人点点头，嗯嗯地随声附和几句；可是关于来访的目的，他们却好整以暇，谁都没有触及。

波利那不安地在长凳上挪动着身子，一眼不眨地瞧着他们，他用尽各种方法引他们谈话，设法了解他们对他所抱的意图。

他失败了。他们并排坐在那儿，全是胡子刮得精光的白发老人，年纪也大多相仿，虽然因为年迈和辛勤劳动，背都弯了，可是还很健康；他们身体笨重（好比田野里长满苔藓的圆石），皮肤粗糙，肌肉强韧，形容丑陋，可是意志坚强，头脑聪明，不肯过早说话，而是用迂回曲折的办法来谈判正在考虑之中的事情，就象聪明的看羊狗对付它们打算赶进栅门去的羊群一样。

最后，克莱姆巴咳了一下，吐掉了一口痰，用庄重的态度说道：

"我们要吞吞吐吐、旁敲侧击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是来问问你：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站在他们那一边？"

"没有你，我们不能作什么决定。"

"你是我们大家的头脑。"

"天主赐给了你聪明智慧。"

"你虽然不当公务，可你还是我们大家的领袖。"

"何况跟咱们的共同利益有关呢。"

谁都说了话，谁都恭维波利那，弄得波利那脸都红了，他恳求地举起手来，大声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我还不知道各位是为了什么事情上我这儿

来的呢！”

“为了我们的森林！过了主显节，他们打算把森林斫了。”

“据我所知，就是现在他们也在锯木厂锯木料啊。”

“不过那木料是属于罗德卡的犹太人的，我们以为你是知道的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工夫出去走动、跟人家打听问讯。”

“可你是第一个控告大地主的呀！”

“因为我寻思是大地主把我们的开垦地上的树木卖掉了。”

“啊，还有谁的？你说呀，谁的？”卡班插嘴道。

“他亲手买的土地上的树木；他自己的。”

“哦，可是他把维尔契·杜里的树木也卖了，现在正要斫呢！”

“那可只有我们同意了，他才能卖！”

“可是树木都已经做好记号了；他们丈量了土地，主显节一过，就要动手斫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利那顿了一顿，想了一想，——“如果这样，那末，我们就到政府委员那儿告状去。”

“‘告状的人啊，从播种到收获，你就要忍饥挨饿！’”卡班喃喃地说道；歪嘴瓦伦泰随声附和道：

“‘人都快死了，就用不着医生。’”

“告状至多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官方的禁令还没有下来，森林——我们的森林里的树木，早斫得一株也不剩了。别忘了他们在德比察的做法啊！”

“‘尝过一只羊味的狼，就想吃光整群的羊。’大地主就象狼一样。”

“这个，”波利那说道，“倒是必须防止的。”

“玛蒂亚斯，这才是聪明人的话。明儿，望完弥撒，农民们要在我家里碰头，商量商量该怎么办；他们派我请你去参加，出点好主意。”

“他们都上你家去吗？”

“是的，望完弥撒就去。”

“明天吗？——我怎么办呢？你们瞧，我明儿得上伏拉去，不能失约。我的亲戚们在那儿分田产，彼此吵架，互相控告。我答应去调解的，免得孤儿们吃亏受罪。所以我非去不可；不过，你们会议上的决定，我管保赞成。”

他们不大满意地告辞了。波利那赞成他们，同意他们所说的话；可是他们有那么个印象：波利那没有真心诚意赞助他们。

“你们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波利那心里想道，“我可不参与其事。乡长也好，磨坊老板也好，这儿的随便哪一个头面人物也好，都不会跟着你们跑的。……大地主如果知道我不反对他，就会更加心甘情愿地赔偿我的母牛；他会分开来跟我们每一个人取得谅解，——他们农民是傻瓜：最好还是让大地主把最后一棵小树都斫掉了——然后再诉诸法律——提出控诉——搞到一纸禁令——用这样的手腕榨出来的就比协商解决时大地主肯拿出来的多得多了。”

家里的人一个个地都上床好久了，波利那却仍旧坐在那里，对着一块他用粉笔做过演算的黑板出神，他的脑子里盘算着许多事情。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他就吩咐给他准备好雪橇。

“昨儿晚上我说过的，我要到伏拉去。雅格娜，你小心照顾着家里；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是不得不去。——还有，别忘了到乡长家里去拜望一下。”

“你很晚才回来吗？”她问，掩饰着心里感到的高兴。

“大概吃晚饭前后；也许还要晚一点。”

波利那穿上她给他从贮藏室里拿来的一套最好的衣服。代替钮子，她用一根带子穿过钮洞，把他的衬衫束将起来；她帮着他打扮，又用狂热的急不及待的神气催促彼特赶快驾马。她始终动作迅速，她的心快乐得叫了起来：他的丈夫整天不在家，要很晚才回来……也许半夜才回来！而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到了黄昏时分——黄昏时分——她就可以出去——到干草堆后面去！哈哈！……她的灵魂兴奋欢跃；她的眼睛透出欢笑的光采，她欠伸四肢，挺起胸膛；一阵阵的激动，仿佛刺痛的、燃烧着的、电流的冲击一般，流贯她的全身，带来了最最微妙的甜蜜的痛苦……接着，突然而出乎意料地，袭来了一种奇怪的恐惧之感，一种死一般的寂静侵入了她的灵魂；她象个头晕眼花的人似的，眼巴巴地瞧着波利那，这时候波利那已经戴上帽子，在给维蒂克下命令了。

她低声说道：“啊，请你，请你带着我一起走吧！”

“可是——可是，”波利那惊异地结结巴巴地说道。“家里的事谁来替你照顾呢？”

“你带我去，——今儿是圣斯蒂芬节，家里没有什么事。带我去吧；我在家里觉得没精打采的！”她一个劲儿地要求着——波利那虽然对她的忽发奇想感到诧异，也不再拒绝她了。几分钟以后，她打扮好了；他们从家里出发了，马儿用足全力，后腿使劲，蹄声得得，雪橇摇摇晃晃地飞驰而去。

第六章

“我以为你在什么雪堆里迷了路呢！”波利那咕咕哝哝地挺不高兴地说道。

“在这样的大风雪里，我怎么能走得快些呢？一路上我都得瞎闯，因为雪往眼睛里直灌，我没法儿把眼睛睁开；而且大风雪密密麻麻地在大路上直刮过来，两步路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你妈妈在家吗？”

“当然罗；这种鬼天气，还上什么地方去？今儿早晨她到柯齐奥尔家去过。玛格达可不成了，看样子要到‘神父的牛棚’——墓地里去了。”雅格娜抖掉衣服上的雪片，这样回答道。

“外边儿可有什么闲言闲语吗？”他问，故意逗她。

“你出去问问，你就知道了。我可不是跑到那儿去嚼舌根的。”

“你可知道大地主在咱们村子里吗？”

“在村子里吗？在这样的大风雪里，连一头狗也撵不出门去的啊；大地主自己甘心情愿来的吗？”

“常言道：‘非去不可就要去，哪怕风雪连天。’”

“是的，他非来不可，”她怀疑地笑着说道。

“他自己答应来的；没有人请他来，”波利那冷冷地答道。接着，他就把他正修缮着的桶箍摆在一边，站起身来向窗外张望；可是屋子外空气中充满了雪的风暴，狂扫疾卷，树木也好，篱笆

也好，都看不见了。

“我想雪大概不再下了吧，”他温和地加了一句。

“雪是不下了，就是风刮得厉害，把积雪都扬起来了，叫人路都看不清楚，”雅格娜答道，烘了烘手，开始把线从锭子上绕到绕线筒上去。她的丈夫又向窗外张了一张，越发不耐烦地听了听动静，也干起活来了。

“犹兹卡——她哪儿去了？”不久他又问道。

“准是上娜斯特卡家去了；她老是在她家里。”

“这姑娘就是个‘吃饱往外跑’的家伙——在家里一忽儿也呆不住。”

“她说呆在家里无聊。”

“这毛丫头，她倒想消遣娱乐呢！”

“不；不如说是她想躲避家务。”

“你难道不能阻止她出去吗？”

“我？我阻止过一回；可是我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和嘲笑。你得亲自给她下命令：我的话可算不了什么，不管用。”

波利那根本没注意雅格娜的诉苦；他正怀着最大的急躁情绪，静听着外边儿的动静。可是外边儿根本没有人声，只有大风在呼呼地吹着，到处狂啸怒吼，冲击得墙头一再震动，格格地直响。

“你要出去？”她问。

他没回答，他听见大门打开了；维蒂克立刻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他一走进房间就大声嚷开了：

“大地主来了！”

“现在才来？快关上门！”

“我还听得见马身上叮叮当当的铃声。”

“大地主一个人来的吗?”

“我只看得见马,风雪好大啊。”

“你马上去跑一趟,看看他上谁家去的。”

“你要去看大地主吗?”她屏息静气地问道。

“他要见我时我才去;我决不会不请自去。可是,他没有我,就啥事也办不了。”

谈话停顿了。雅格娜卷着线,点点数目,把线束成一绞一绞的,她的丈夫心中烦躁,再也不能工作下去了,他把东西搁下,正准备着出门去……这时候,维蒂克跑进来了!

“大地主在磨坊老板家里,在他家前边儿的房间里——大地主的马儿在院子里。”

“你怎么搞得这样脏?”

“风把我吹倒在雪堆里了。”

“该是和别的小流氓在雪里打架吧!”

“不,是风吹的!”

“得了,得了:你把衣服撕破也行,你试试看:我要给你一顿好打,你就会记住了!”

“不过,我说的可是真话呀。风刮得可厉害着哪,人几乎站不住脚。”

“从炉子边滚开去;你要烤火,回头再烤个够好了。——现在你到彼特那儿去,叫他打些麦子,你帮他打。——别再象拖出舌头的狗一样满村子乱跑了。”

“我去,”维蒂克不高兴地答道,“可我得先搬木柴,太太嘱咐过的。”他真想把他在村子里看到的事情讲出来。他一边向拉帕吹吹口哨,一边走出屋子;可是那狗儿蜷缩在火炉旁边,根本没理会他。波利那穿上了出门的衣服,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拨拨火

炉里的木柴，向马棚里张张，朝窗子外望望，愈来愈焦躁地等着人家来请他去；可是，根本没有人上门来请他。

“说不定大地主忘记了吧，”雅格娜冒险探问道。

“忘记了？——把我忘记了吗？”

“也说不定。你一味相信铁匠的话，可铁匠就是专门撒谎的人。”

“你是个傻瓜。你自己不明白的事情，你就别开口。”

雅格娜给气得闷住了。波利那竭力用好言好语来挽回局面，引她开口，可她还是一言不发；弄到后来，波利那自己也按捺不住了，他抓起帽子，闯出屋子，砰的把门关上了。

雅格娜把亚麻绕到卷线杆上，在窗口坐下，开始纺起麻线来了，眼睛不时地瞅一下外边儿暴风雪漫天卷地的情景。

朔风怒号，震耳欲聋。雪粉蔚为大块大块的密云，大如房屋，七穿八洞，不成方圆，给刮得四面八方乱飞，一再地撞在房子的墙头上，震得栋梁和椽子根根发抖，餐具架里的器皿格格地发响，挂在梁上的犹兹卡的地球和星星东摇西晃。

一阵刺骨的寒风从窗子和门户里直扑进来，雅格娜赶紧把围巾裹住肩膀，拉帕不止一次挪动身子，挨向更温暖的角落。

维蒂克悄悄地走进来，犹犹豫豫地说道：

“太太！”

“什么事？”

“你可知道，大地主坐着马车走过了啊！全是纯种好马，墨墨黑，象黑夜一样，头上安着红网和羽毛，肚子旁边挂着铃铛，闪闪发光，象教堂里镀金的东西。它们跑得真快啊，象飞！噢，比风还快得多！”

“当然罗。——又不是农民的马：是属于大地主的马呀。”

“天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马！”

“田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吃的尽是燕麦，这样的马还会瘦弱吗？”

“你说得对，太太。——可是，如果我们的小雌马也给它吃燕麦，截短它的尾巴，跟乡长的公马驾在一起，它也会跟大地主的马一个样儿吗？”

狗警觉地跳起身来，汪汪地吠叫。

“过道里有人进来了，去看看是谁。”

维蒂克还没有出去，就有一个浑身落满雪花的人出现在门口了，“赞美天主，”他一边说，一边用帽子扑打着靴统，用眼睛打量着房间。

“请容许我在这儿歇一口气，取取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请坐吧，”她有点儿不知如何才好地说道，“维蒂克，给炉子添上点木柴。”

陌生人在炉边坐下，烤着火，点上了烟斗。

“这儿是波利那——玛蒂亚斯·波利那——的府上吗？”他查阅着一张纸，问道。

“是的，”雅格娜答道，唯恐自己要和警察局里的人打交道了。

“你父亲在家吗？”

“我丈夫到村子里去了。”

“请容许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在炉子边烤烤火取取暖：我差点儿冻僵了。”

“欢迎得很。炉子和凳子都是现成的，请随意坐下烤火吧。”

陌生人脱掉羊皮外套，可是他显然已经冻得冷入骨髓了，因

为他浑身发抖，双手互相摩擦着，跟火炉愈挨愈近。

“今年这个冬天，”他说，“冷得可够呛啊。”

“一点也不错，天气可不暖和啊。——我煮一点牛奶给你喝吧？”

“谢谢，不用了；我倒想喝点茶。”

“不久以前，秋天里，我们家里倒备有茶叶的，那时候我丈夫肚子痛，我为他在城里买了一点儿；可是都已经喝完了，这儿可以到谁家去搞点茶叶来，我也说不上。”

“哦，”维蒂克插嘴道，“神父是整天喝茶的。”

“你跑到神父家去借点茶叶，好吗？”

“不用了。我带着一点儿茶叶——只要你给我一些开水……”

“我马上煮点开水好了。”

雅格娜在炉子上摆上一壶水，重新回到纺车旁边，可是她不再纺线了；当她好象是在转动纺车轴的时候，她一直以最大的好奇心打量着那个陌生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要打什么主意？难道他是个在搞什么黑名单的警务人员吗？从他经常查阅的那张纸头看来，这个猜测倒似乎是近情的。——他的服装，也不是她那个阶级的衣着，颜色是灰绿的，就象大地主家仆人的猎装……不过，他又穿着农民的羊皮外套，戴着农民的帽子！——他很可能是个怪物，或者是个浪游世界的人。

雅格娜这样思量着，跟维蒂克交换着眼色。维蒂克表面上是在凝望着炉火，实际上也在仔细观察着陌生人；听到陌生人在设法跟拉帕说话，交朋友，他大吃一惊。

“留神哪：这狗咬人！”他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

“不用害怕！”他说，露出古怪的微笑，拍了拍那靠到他膝头上来的拉帕的脑袋。

不久，犹兹卡进来了；一会儿以后，瓦甫雷克的老婆和几个邻居也进来了；因为，波利那家来了个陌生人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

可是陌生人继续烤着火，对于这些人和这些人的窃窃私语，他都没有在意。壶里的水煮沸了，他就从纸包中拿出一些茶叶，撒在壶里，然后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白色杯子，倒那沏好的茶喝，一边儿还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一块方糖。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打量着各件家具，要不就站在房间中央，用锐利的眼光瞧着大家，瞧得大家狼狈不堪。

“这些个东西是谁做的呀？”他指点着挂在天篷上的圣饼“地球”，问道。

“我做的！”犹兹卡大声答道，脸涨得挺红挺红的。

他重新踱来踱去，拉帕亦步亦趋地跟着他。

“这些图画又是谁画的呢？”他站在一些贴在画框上和墙上的剪纸跟前，问道。

“不是画的，是用纸头剪成的。”

“真的吗？”他惊叹道。

“当然真的，是我亲手剪的嘛。”

“那末，这些都是你的创作罗？”

“当然罗，不过我们村子里的小孩，人人都会剪纸的。”

他不再说什么了，又倒了点茶，重新在炉子旁边坐下，接着是相当长久的一段沉默。邻居们悄悄地走掉了；黑夜来临，暴风雪也平静下去了。有时候，仍然有一阵狂风疾卷而过，但间隔的时间较久，威力也较弱，就象一头给长途飞行累得精疲力尽的鸟儿似的。

最后，雅格娜放下卷线杆，开始准备晚饭。

“有个叫詹姆士·索哈的，给你们家当过雇工吗?”

“你是说古巴吗?——是啊，他是我家的长工，可怜的人，他在秋天死了!”

“你们教区的神父告诉过我了。——天主啊！我在附近所有的村子里找了他那末久，找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你寻找过我们的古巴吗?”维蒂克大为感动，叫了起来。“那末你一定是伏拉大地主的哥哥了。”

“你怎么知道的?”

“人家时常跟我说起，大地主的哥哥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了，在所有的村子里寻找一个叫古巴的人，可是，那个古巴究竟是谁，没有人能说得上来。”

“索哈是他的姓；我今天才知道他死了，知道他在你家当过长工。”

“是的，”维蒂克呜咽道；“古巴被人打了一枪，死掉了——因为失血过多，死掉了!”

“古巴跟你在一起很久了吗?”

“自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跟我在一起了。”

“他是个正直人，是吧?”他犹豫地问道。

“啊，全村的人都会告诉你，古巴是个多么正直的人：送葬的时候，大家都哭了，连神父也哭了。对于他的葬礼费，神父一个钱也没有收。——古巴教我念祈祷文，教我开枪，就象父亲对待儿子一样地对待我……有时候，他也会给我五个戈比做零花。——古巴是个虔诚的教徒，是个不声不响的人，是个勤劳的工人，是神父多次称赞过的人。”

“古巴葬在这儿的墓地里吗?”

“不葬在这儿还葬在哪儿呢?”维蒂克答道。“我认得他的坟；

安姆勃罗司给竖的十字架，罗赫给写的字。哪怕雪把坟遮住了，我也能替你把它找出来。"

"那末，咱们就马上出发吧，天黑以前赶到那儿。"

陌生人穿上羊皮外套，站在那里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他是个年迈的人，背有点弯，头发灰白，又干又瘦。皱纹很多的脸是灰土色的，一边面颊上有一个枪弹打过的显著疤痕，而额头上也有一条长长的火红的疤痕。他的鼻子是长长的，胡子凌乱而又稀少，眼睛深凹漆黑，闪闪有神；嘴里老是衔着烟斗，而且老是不断地往烟斗里装上烟叶。——他终于从出神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他想到要付钱给雅格娜；雅格娜把双手缩到背后，脸都涨红了。

"请把钱收下吧：世界上没有不要报酬的事情。"

"也许这是世界上流行的规矩，"雅格娜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反驳道，"为了一点儿水和炉火，就要收钱，难道我是个犹太女人或是小商人吗？"

"那就谢谢你了，愿天主因为你的慷慨好客而赐福于你！请转告你丈夫，从伏拉来的雅赛克到府上来过：他会记得起我来的。我改天再来，现在我得赶紧走了，因为天快黑了。天主与你同在！"

"天主与你同在！"

她很想吻吻他的手，但他很快地缩回手，匆匆走出房子去了。

黑暗慢慢地笼罩大地。巨大的风暴已经消歇了，可是从横在大路上的雪堆方面，扬起了粉似的干雪，好象是从布上抖落下来的面粉一般。上空，现在一切都是宁静的了；房子和庭园，在逐渐升起的暮色苍茫中显得鲜明可辨了。

在大风雪里昏睡过去的村子，已经苏醒了；路上充满了行人，庭园里充满了人声；人们到处在铲掉房子门前的积雪，或是在冰上打洞，从池塘里把水汲回家去；门打开了，很少的几辆雪橇在雪地上吃力地行驶着。乌鸦出现了，在茅屋附近跳来跳去；乌鸦是天气变换的准确无误的征兆。

雅赛克先生很有兴趣地凝望着周围的景色，不时地问起他们遇到的人或经过的房屋；他走得那末快，维蒂克简直没法儿跟他齐步前进。拉帕跑在前面，愉快地吠叫着。

教堂前面，积雪大块大块地堆起来，跟树木的丫枝一般儿高，把篱笆都埋没了。他们只好从神父的住宅绕过去。住宅外有一群顽皮孩子正在跑来跑去，大叫大嚷，互相抛掷着雪球。拉帕向孩子们吠叫；有个孩子抓住拉帕的颈子，把它扔在羽毛似的水汽蒙蒙的雪堆里。维蒂克跑去搭救拉帕，可是孩子们用雪球猛掷他，他差点儿没法脱身。雅赛克还是走他的路，并没有等维蒂克；维蒂克尽可能回敬了孩子们几下，便跑去追上雅赛克了。

他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到了墓地。墓地里的积雪大部分也都有一人高，十字架在那遮住坟墓的白雪墩上仅仅露出它黑色的胳膊。墓地几乎是无遮无拦的，因此有点儿风。雪粉不时地从这儿吹到那儿，纷纷扬扬，什么都看不见了，见到的只有光秃秃的树木摇曳着断枝残桠，以及在云霾似的雪纱中朦胧地浮现的黑色树干。周围的田地是一片白皑皑的雪原；就在教堂墓地后面，可以看到有近二十个人在积雪很深的道路上跋涉，屈身向前，背上负着重荷。不时遮掩他们的雪雾给吹走了，风消歇了，这时就可以清晰地看见妇女红色的裙子，零落地缀在雪原上。

“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是赶集回来吗？”

"不，他们是柯莫尔尼基，①从森林里拾柴回来。"

"啊，他们就把木柴背在背上吗？"

"当然罗。他们没有马来驮木柴，就只好用自己的肩膀来抗了。"

"这样的人，村子里多不多？"

"不少。只有戈斯坡大尔材才有田有地；其他的人都租借人家的屋子住，不是出外干活，就是当长工，帮人家种田。"

"他们时常去搞木柴吗？"

"大地主答应他们带着钩镰每星期去两次，钩镰能斫得下的枯枝，只要背得动，他们就可以成捆地搞回家来。只有戈斯坡大尔材才有权利带着车子到森林里，用斧头斫柴……古巴和我，我们时常一起到森林里去，用车子装回来一棵挺好的树木！古巴懂得怎样斫倒角树，把它藏在一捆捆木柴中间，把守林人也瞒过骗过了。"他不无自豪地说道。

"古巴痛苦的时间很长吗？你完全告诉我吧。"

维蒂克很乐意地把事情都说了出来，雅赛克先生不时插嘴问这问那，有时突然站住，做着手势，大声叫喊。小家伙觉得这人行动古怪，简直闹不清他用意何在；而且，天那末黑，整个儿坟场象是裹在一大件尸衣里似的，又啾啾地响着凄厉的叫声，小家伙因此害怕起来了。所以，他就跑在前头，瞪着眼睛找那标志着古巴坟墓的十字架。他终于找到了那坟，挨着篱笆，靠近起义——波兰独立战争——时受难烈士们的乱冢，万灵节那天，他就在乱冢上祈祷过。

---

① 旧波兰农民中，凡是自己有土地有房子的叫做"戈斯坡大尔材"；凡是自己无田无地无住房，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叫做"柯莫尔尼基"，即雇工。

"就在这儿，十字架上写着姓名：詹一姆一士·索一哈。"他挨个儿指着一个个白色的大字，把名字读了出来。"没有错儿，罗赫写的字，安姆勃罗司做的十字架。"

雅赛克先生给了他两个兹罗提，打发他跑回家去。他就跳跳蹦蹦地跑回去了，可他也站住过一回：他吹口哨叫唤狗儿拉帕，也回头瞧瞧那陌生人的行动。

"天哪！大地主的哥哥，竟跪在古巴的坟前！"他大声叫了起来，他楞住了。但黑夜迅速降临，树木俯瞰着他，阴森可怕地向他摇晃着脑袋，所以他就抄近路奔回村里去了，奔到教堂附近才停下来喘一口气，看一看紧握在手里的钱。拉帕赶上了他，他们两个从从容容地走回家去。

他在池塘附近遇到了下工回来的安蒂克。狗儿向着安蒂克冲过去，对他摇头摆尾，快乐地呜呜而叫，又汪汪而吠，安蒂克也温和地抚摩着狗儿。

"好狗！好狗！——维蒂克，你从哪儿来？"

维蒂克全都告诉了他，就是没有提拿过钱的事。

"哪天上我家来吧，来看看我的孩子们。"

"好的，好的；我给小彼得做了一辆小车子，还有别的好玩的小人儿呢。"

"可别忘了把那些玩意儿带来啊。——这个是我给你的。"

"我今儿个就来，不过我得先瞧瞧我们东家回家了没有。"

"他出去了？"安蒂克问道，勉强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他在磨坊老板家里，跟大地主和别的一些人商量大事呢。"

"太太在家吗？"他压低了声音问道。

"在家。忙着干活呢。我回去瞧瞧就出来。"

"好的，上我们家去吧！"他说道。他很想再打听些事情；可

是，天色虽然晚了，还有人在外边儿走动，再说呢，那孩子是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很可能多嘴多舌，走漏了风声。所以他赶快走了，走近教堂时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接着就转一个弯，沿着谷仓旁的小径走去。这时候，维蒂克也向家里走去了。

波利那还没有回家：房间里一片阴暗，只有木柴在炉子里发着暗淡的光。雅格娜在准备晚餐，心情很坏；因为犹兹卡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事情那末多，叫人不知从哪一件先做起才好。在维蒂克提到安蒂克的名字以前，她根本没留意他的话；这名字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手里的活儿也停顿了。

"他给你钱的事，可别对别人乱讲！"

"既然太太关照我不说，我就决不说出半个字来！"

"我再给你五戈比，你可得把我关照你的话牢牢记在心上。——他回家去了吗？"

也不等对方回答，她就突然跑到过道里去叫唤彼特，同时又用探索的惊惶的眼光，向大院子和果园里张望着。她甚至跑出屋子瞧瞧棚子后边和干草堆周围。可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这情况，使她心情安定下来，可也惹她生气。她骂犹兹卡没有给母牛饮水，骂她始终好吃懒做；而犹兹卡这姑娘却也大胆泼辣，决不肯闭嘴不响，她立刻还击。于是她们两人就吵起架来，大家都说着十分尖刻的话。

"你唠唠叨叨个心满意足吧！你爹就要回来了，他的鞭子会叫你闭嘴的！"雅格娜恐吓犹兹卡道，她点上灯，又纺起线来了。犹兹卡仍旧在嘀咕，可是没有人跟她接嘴；雅格娜觉着刚才好象有人在角落上的窗子外边走过去了。

"维蒂克，到外边瞧瞧去；好象有一头猪从猪栏里闯了出来，

现在走进果园里去了。”

可是维蒂克给她保证：他把猪全都赶进了猪栏，而且把门关得紧紧的。犹兹卡到房子的另一面去，叫彼特帮着，去拿母牛饮水的桶，然后她又跑去拿牛奶桶了。

“我自己去挤奶吧；你干了那么多活儿，需要休息了。”

“好，你挤奶去吧，挤吧！你又要挤了一半就歇手了！”犹兹卡冲着她骂道。

“你还是闭嘴的好！”她怒喝道，一面套好木靴，卷起裙子，拿上两只牛奶桶，向牛棚走去。

夜已降临，风息了，白色的雪雾也收歇了。可是天空漆黑，没有星星，密集着小片低云；田野蔚为深灰色；到处笼罩着一片有压迫之感的沉静。村子里听不见一点人语声，除了铁匠铺里铁砧上铁锤叮叮当当的打击声外，也听不到别的声音。

牛棚里又挤又黑；母牛正喝着水，咽嘟咽嘟的，喝完时又大声舐着桶底。

雅格娜摸索着找到了挤奶凳，坐在排在前头的母牛跟前，摸摸它的奶，揩揩干净，把自己的脑袋靠在牲口肚子上，开始挤起奶来。

牛奶有节奏地喷进铿铿回响着的奶桶；隔壁马房里的马在用蹄子搔地，从房子里传来了犹兹卡饶舌的声音，含含糊糊，可也还听得见。

“咳，她放着马铃薯的皮不削，唠唠叨叨地尽说闲话！”雅格娜喃喃地说道；她侧着耳朵细听，因为外边儿的积雪上——她仿佛觉得——响着一个人喀嚓喀嚓的脚步声，是从棚子那边来的……脚步声停止了……一切又归于沉寂……脚步声近了——积雪上喀嚓喀嚓的更响了。——她转过头去，面向轮廓朦胧的、

打开着的门，她看见一个人的黑影隐隐约约地浮现在门口。

“彼特！”她喊。

“别出声，雅格娜，别出声儿！”

“安蒂克！”

听到这声音，看到这人，雅格娜浑身发软，一动也动不了，一句话也说不了，甚至连头脑也发昏不管用了。她本能地继续挤奶，但牛奶溅在她的裙子上，浇在地上。一阵热病突然发作，一股熊熊的情焰燃遍全身，心弦给撕裂得又痛又甜，眼前电光闪耀。接着又有什么东西将她一把抓住，狠狠地扼紧了她的喉咙，她倒宁可当场死去。

“自从圣诞节以来，”安蒂克小声儿说道，“我一直象头看门的狗一样在等候你，在那边，在干草堆附近等你……你却一次也没有来过。”

是安蒂克的话啊！压抑着的、热烈的、燃烧着爱情的话，挟着心头鼎沸的呼唤，秉着不可抗拒的甜蜜的情火，以巨大的力量，征服了雅格娜。安蒂克面对着她站在那儿，她感觉得出，他是靠在牛腹上，俯下身子凝望着她——他挨得那末近，她可以感觉到吹拂在她额头上的他那灼热的鼻息。

“别怕我，雅格娜。没有人看见；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再也忍不住了，这样下去，我受不了：白天黑夜，时时刻刻，你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雅格娜。——你不愿开口说句话吗？”

“我——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结结巴巴地说道，眼泪直流。

于是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热情使他们沉默。两个人彼此贴近，日夜盼望的两个人单独相处，现在把他们压倒了，把他们的全部力量攫走了——这一种压力的确是快乐的，可也同样是可

怕的。他们不可抗拒地给吸引到一起，但是现在连一句话也难以出口！他们彼此都有同样的愿望，然而彼此都不能伸出手来！

母牛饮水时挥动着尾巴，不止一次地打在安蒂克的脸上，后来他就紧紧地把牛尾巴抓住不放了。于是他进一步地向雅格娜俯下身去，小声儿说道：

“雅格娜啊，没有了你，我睡也睡不成，吃也吃不下，做什么事也做不了啊！”

“我的日子也很难过啊！”

“雅格娜！你究竟想过我吗？”

“我能不想吗？你老是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转……我再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打了马秀，真有这事吗？”

“有这事。他撒谎，说你坏话。我就揍得他闭上臭嘴……今后谁要跟他一样，我就照样对付谁。”

正房的门砰的一声响：有谁奔跑着到院子里来了，直奔牛棚而来了。安蒂克刚来得及跳过草料槽，躲在那里。

“犹兹卡叫我把桶拿回去；我们得准备猪食了，”维蒂克说道。

“拿去——统统拿去！”她嗄声说道。

“不行，里苏拉还没喝完水呢；我回头再来拿好了。”维蒂克匆匆忙忙地走了，他们听见他砰的碰上了正房的门。

安蒂克从躲藏的地方站起来。

“这小鬼还要回来呢！我到干草堆那边去等着……雅格娜，你会来找我吧？”

“我害怕……”

“来吧，啊，来吧……哪怕来一个钟头也好——我一定等你，”他恳求道。

他走到她背后，她仍旧坐在母牛旁边，他一手伸到她胸口，紧紧抱住，使她的头往后仰去，这就吻她的嘴唇，用力吸气，吸得她气也透不过来。她的两手无力地垂下，桶在地上滚开去。可是，她向他挺起身体，用狂野的劲头回吻他，两个人这就扭成一团，好象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似的；他们彼此互相拥抱；他们就这样锁在一个疯狂沉醉的接吻里，好一会儿。

他终于从拥抱中脱出身来，悄没声儿地溜出了牛棚。

现在她很想跳起身来跟他出去，可是他已走到门口，象影子似的消失在黑夜中了。然而，她仍旧听见他低沉的语声，这语声以火热的压倒的力量，作用于她的感觉，她向周围张望，因为再也见不到他而惊异。不，他不在牛棚里了——牛棚里只有母牛在反刍，在挥动着尾巴。她向院子里张望：门外，充溢着不可渗透的夜色，君临着寂静，只有铁匠铺远远地叮当作响。可是，他确实来过了，他在她身边站过，抱过她，亲过她。她的嘴唇还在燃烧，火一般的热情还在她全身流贯，一阵没有叫出声来的欢呼在她的心里回荡不绝。——"安蒂克！"她大声叫了出来；她自己的叫声，使她恢复了一部分知觉。——她又动手挤奶了，尽可能地挤得快，但她是那末迷乱，竟不止一次地在牲口的前腿之间寻找它的乳房。她快乐得糊里糊涂，一直不知道泪水已经湿透了自己的脸庞，回到正房时，冷风吹在脸颊上，这才发觉了。她带了牛奶回去，可忘了过滤；她跑到房子的另外一头，心里觉得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做……究竟是什么事情，她可记不起来了：充满了她的脑袋的，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安蒂克在干草堆旁边等她。她在房间里走了几步，把围身布裹在头上……跑出去了。

她很快地绕着房子，沿着窗下溜过去，溜进了果园与棚子间狭窄的小路；积雪的枝桥垂得很低，几乎给小路盖上了顶篷，她

走过时，不得不俯下身来。

安蒂克在篱笆旁边等着她；他跳上前来，如饥如渴，好象狼一样，半抱半拖地把她带到大路附近的干草堆去。

但是，那一天他们命中注定是要失望的。他们刚钻进干草堆、嘴唇相接亲吻时，就响起了波利那严厉而洪亮的声音。

“雅格娜！雅格娜！”

他们象遭到雷殛似的，直跳着分了开来。安蒂克窜出去，沿着篱笆弓着身子逃跑；雅格娜赶紧回到院子里。树枝从她头上扯去了围身布，她浑身沾满了雪片，但她都没有在意。她用雪擦着面颊，从小棚子里拿起一把木柴，心事重重地走进正房里去。

老波利那斜着眼睛，多少有点儿奇怪地瞅着她。

“我去看看西佛拉，它躺着直叫。”

“可你在哪儿搞得浑身沾了那末多的雪呢？”

“哪儿？——屋檐下胡须似的挂了许多；你一碰，就掉下来了！”雅格娜轻松愉快地作了解释，可是她把脸转了过去，躲开了火光，免得波利那看到她火红的脸。

不过，她可蒙混不了波利那。不用正面盯着她的脸看，波利那就犀利地观察到：她的脸颊是殷红的，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狂热的神采。一种朦朦胧胧的、没有把握的怀疑之感，爬上了他的心头，嫉妒蹲居在他的胸中咆哮，象一只准备咬人的狗。他考虑思索了好久，终于推断出一个结论：准是马秀遇上了她，把她推在篱笆上了。

这时候，娜斯特卡恰巧进来了，他觉得可以从她嘴里刺探出消息来。

“啊！我听得人家说——好象是你家马秀现在身体好了，可以起床走动了吧？”

“身体好了，可以走动了，真的吗？咳，哪有这样的事！”

“有人告诉我，今儿晚上在村子里遇见过他。”

“这都是乱扯一通。马秀几乎连动也不能动，当然起不了床。不过，他血倒不再吐了；安姆勃罗司今天给他拔了火罐，给他配了药酒，——脂油浸在烈性伏特卡里——他们两个一同喝着药酒，喝得兴高采烈，从大路上也听得见他们唱歌的声音！”

老人不再问了，可心里还是怀疑。

雅格娜厌恶那种闷闷不乐的沉默，也给老头儿窥探真情的凝视搞得局促不安，她就把雅赛克先生来访的事仔仔细细地说给他听了。

波利那大为惊异；雅赛克来访的真意何在，他实在捉摸不透；他考虑着他所听到的每一句话，费尽心思加以推测。最后他断定是大地主派雅赛克先生来摸底的，把列普卡村民对森林开垦地事件的意见摸个清楚的。

“不过，他对森林的事，一个字也没有问起过啊！”

“着手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跟用绳子捆人一样，他把你引呀引的，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样的就上了圈套，可你已经把事情统统说出来了。对大地主这类人物的行径，我是一明二白的！”

“他只问起了古巴和粘在墙上的剪纸。”

“‘走的是小径，要找的是大路。’一点也不错，在这一切后面，总有着大地主的这个那个诡计的。什么？大地主的哥哥竟关心起古巴来了？这倒也是实情，据说，这个雅赛克是头脑不大健全的——老是在村子里游荡，在有圣像的地方演奏小提琴，讲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过还要来吗？”

“说过的，还问起过你。”

“哦，哦，我可弄不明白这档子事。”

“你跟大地主谈过话了吗？”她愉快地问道，有意要使他的思想从刚才发生的事情上转移开去。

他眨巴着眼睛，好象给触到了最碰不得的痛处似的。

“没有。我在西蒙家里。”说罢就再也不作声了。

他们就这样一起在心情不舒畅的沉默中一直坐到晚饭时分——这时候罗赫进来了。他按照习惯，在炉火边坐下，可是不肯吃饭。等他们吃完晚饭，罗赫用低沉的调子说道：

“我不是为我自己的缘故到你府上来的。人家告诉我，大地主对列普卡村子里的人很生气，这回斫树，一个村里的农民他也不愿雇佣。我来问问，这是不是真情实况。”

“我的朋友，我可以发誓，我怎么会知道呢？你的话，对我还是新闻呢！”

“可是，今儿在磨坊老板家里开过会；消息是从那儿传来的。”

“乡长、磨坊老板、铁匠是到场开会的：我可没有去。”

“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告诉我，大地主今天到村子里来看你，你跟他一起出去的。”

“我没有看到他；我说的是真实情况，信不信由你。”

这个真实情况多么使他伤心，以及他被等闲视之这个事实又怎样使他伤心，波利那都没有说。

一想到这件事他就生气；不过他还是闭口不言，他心里反复咀嚼着这份苦恼，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控制着自己，不然的话，罗赫就会猜到他的心事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一直在等待着，我！而他们却开过了会议，把我排斥在会议之外！我可决不甘休。——在他们的眼睛

里，我成了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叫他们知道：我是村子里有点儿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准是磨坊老板要的手段：他损人利己，发了财，如今成了首富之家了。这个骗子手！我所掌握的证据，就够把这家伙送去坐牢的了！……还有那个乡长，他算什么乡长啊！与其让他去管理比他高明的人们，还不如叫他去放牛来得合适哩——一个卑鄙的酒鬼，他那乡长的职务啊，只要大家推选安姆勃罗司的话，安姆勃罗司也能当上，而且一样也会称职的！……还有那铁匠，我那瘟神恶煞般的女婿！这畜生再踏上我波利那家的门，我就叫他知道我的厉害！……还有那大地主——简直是恶狼，总是东跑西跑，东嗅西嗅，千方百计地抢走老百姓的东西！他身为贵族，住在农民的土地上，盗卖农民的森林，就靠着农民的受苦受难过他的好日子；他竟敢来到农村里，阴谋迫害农民！他能不能明白：连枷打在贵族的背上，就跟打在任何人背上一样的厉害？"——不过，波利那并没有让这些思想有一丁点儿从嘴里漏出来。这些思想折磨着他，使他痛苦得厉害；不过这全是他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无关。接着，波利那立刻想到当着客人的面这样沉思默想是不礼貌的，他站起身来，说道：

"你带来了奇怪的消息；不过，假使大地主已经这样决定，不愿改变主意的话，我看是无法强迫他的。"

"的确如此；然而，如果有什么可敬的人，把老百姓因此遭到的损害，向他陈述清楚，也许他会作另外的决定的。"

"我，"波利那厉声说道，"我决不插手！"

"可是你要考虑到这一点：村子里有几十个柯莫尔尼基，全都急着要找活儿干。你熟悉他们的情况，你也知道今年冬天冷得厉害。有的人家，窖藏的马铃薯冻坏了，又没有出卖力气的机会。开春以前，他们的贫困是可怕的。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家，

一天只有一顿热饭可吃。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大地主要把维尔契·杜里的树木斫掉时，大家就都有活儿可干了。而现在的传闻是：大地主发了誓，决不雇佣一个列普卡村的人；大地主生气了，因为村里的人向地方长官提出了对他的控诉。"

"我亲手在起诉书上签了字的；我一定要坚持控诉。不得我们的同意，大地主一棵小树也不能斫掉。"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他就什么树都不斫了。"

"一棵也不能斫；至少，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一棵也不能斫。"

"可是，"罗赫犹犹豫豫地说道，"这些穷人们会落到怎样凄惨的地步呢？"

"我既不能帮助他们改善处境，又不能放弃权利，让他们去为大地主干活。我可以站出来保卫别人，使别人不致受害遭难；可是，当我自己受害的时候，谁会站在我这一边来支持我呢？也许是我养的那条狗吧？"

"如此说来，我看你并不是大地主的朋友。"

"我是我自己的朋友——正义的朋友。绝不是其他什么的朋友。而且我还有别的事情要伤脑筋。如果伏依蒂克或是巴尔特克没有饭吃——那是神父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心肠再好，一个人也供养不了大家。"

"但是你可以帮帮忙啊……帮不小的忙，"罗赫悲伤地答道。

"用筛子舀水，你能舀到多少？救穷，也是这末一回事。——在我看来，有的人该拥有财富，有的人一贫如洗，只有呼吸的空气，似乎都是天命呢。"

罗赫搭拉着脑袋走出去了，很是伤心。他原来指望波利那对人类的苦难不致太硬心肠的，结果却大失所望。波利那送他到大门口，接着就按照自己的惯例，兜一个圈子，最后一次瞧瞧

牛马，然后上床睡觉。

雅格娜正喃喃地作着晚祷，拍着她正在铺陈的羽毛被褥，这时候，玛蒂亚斯进来了，把一条棉织品丢在她的脚边。

“你把围身布丢了，我在篱笆旁边捡到的！”他说道，语调十分平静，可也十分严重，而且眼光锐利，有追根究底之意，雅格娜因此害怕得发楞，隔了半晌，才能结结巴巴地说些解释的话。

“这是……这是拉帕……那恶作剧的畜生！……它老是叼走东西……前天还把我的木靴叼到它那狗窝里去了呢。——它老是搞些恶作剧的事情！”

“拉帕吗？——我明白了。——哦，哦，”波利那用冷酷的讽刺口吻，含含糊糊地说道，心里可肯定雅格娜跟他撒了谎。

第七章

这一年的主显节，逢上礼拜一，甚至晚祷还没有完，人们就从教堂里慢慢地鱼贯而出了。因为听到酒店里传来音乐和歌声，他们便朝着这诱人的声音走去。自从降临节以来，今天是第一回允许演奏音乐；而且，今天也是玛格莱特·克莱姆巴和文成特·索哈举行订婚礼的日子。文成特·索哈虽然和死去的古巴同姓，却不承认跟古巴有什么亲属关系，他是那种只以自己拥有的田产为荣的人物。

大家也在悄悄地传说，说是斯泰和·普洛希卡自从收获马铃薯以来一直在追求村长的女儿乌利西亚，今儿晚上一定会开门见山，跟她父亲喝着酒把攀亲的事安排停当。大家知道村长曾经反对这门亲事，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喜欢吵架的女婿——为人三心二意，变化无常，跟父母一向处得不好，对于乌利西亚的陪嫁，竟要求整整四英亩土地，再不然就是两千兹罗提现金，外加两头母牛。

今天也是乡长家里孩子受洗礼的日子；虽然仪式是在家里举行的，但大部分的亲友们，都希望在宾朋们兴高采烈之际，乡长会把大家带到酒店里，请到场的人喝酒，以资庆祝。

除掉这些吸引人的事情之外，还有更大更严重的、跟全村的人同样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呢。

事情是这样的，人们在大弥撒之后，已经从别村的人们那里

打听到了消息：大地主已经为斫伐森林雇定了一切必需的人手：罗德卡十名，莫德利查十五名，德比察八名左右，热普基的“贵族”① 近二十名，列普卡，一名也没有。这是事实，因为守林人在参加大弥撒，是他如此这般地告诉他们的。

穷苦的人们惊惶失措。

在列普卡村里，确实有不少大户人家。还有一些人家，虽然没有这么富裕，但对于斫树伐木这种挣钱方式，却并不怎么动心。再有些人家，虽然处境贫苦，却不肯承认，为的是要保持体面，要跟他们经常结交的富翁们保持友好关系。——可是也还有柯莫尔尼基们，以及只有一间草屋作为栖身之地的人们。在这些人中间，有的在农民的打谷场上干活，有的在锯木厂挥动大斧，有的遇得上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靠着天主的保佑，拼拼凑凑地过日子。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五户人家，根本没有能在村子里找到工作做，他们指望着给大地主斫树伐木来度过严冬。

现在他们干什么才好呢？

冬天是可怕的。他们几乎没有人有什么积蓄，有人吃完了贮备的马铃薯，饥饿之神瞪着眼睛对他们直瞧。他们得挨到春天，眼前可毫无得到救助的希望；因此，他们心中痛苦不安，是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聚集在茅屋里商量这件事情，结果是一齐来到克莱姆巴家里，求他跟他们一起去见神父，请神父给大家出个主意。克莱姆巴推托女儿订婚，婉言谢绝了。他们又试着向别的人求援，可别的人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都躲避这

① 热普基的“贵族”：这些村子里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因为建有武勋，授有土地，被封为贵族。现在他们可大多很贫穷，只是他们仍旧聚居在自己的村子里，远离其他农民，闭关自守，骄傲自大，沉默寡言。

个麻烦的责任，摆脱这个干系，象泥鳅似的滑掉了。这种情况激怒了在锯木厂干活的巴尔特克，他虽然有职有业，可始终站在穷人一边。因此他就带了住在池塘那边的斐利普，老别列察的女婿斯泰和，巴尔特克·柯齐奥尔和歪嘴伐莱克，跟他们一起去恳求神父为他们向大地主说情。

他们跟他密谈了好久，晚祷以后，安姆勃罗司这才匆匆地赶来告诉柯勃司：他们在跟神父商议，可能要到酒店里来。

这时候，黄昏来临；落日最后的霞火在西方燃尽了，只有一些灰白色的灰烬，象行将熄灭的木炭似的闪发着红光；乡村慢慢地裹在黑夜的斗篷里了。月亮还没有上来，可是冻硬的积雪上反射着冰一样的寒光，使万物仿佛都披上了尸布似的。星星在虚悬着的黑暗中透露出来——斑斑点点，在深远的空间颤栗地忽涨忽缩，明晃晃地照耀，积雪上反光迸射。寒气愈来愈凛冽，人的耳朵都给刺痛了，最细微的声音也仿佛响遍了整个大地。

可是屋子里炉火熊熊，人们忙乱地为着晚上的家务跑来跑去：进到院子里和围场中时，他们急匆匆地奔跑着，严寒象烙铁似的烧灼着他们的脸，冻得他们气也透不过来；但大街小巷里都是非常寂静的。

酒店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乐师们奏出欢乐的曲调，声音愈奏愈响。聚集在这里的人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来了人：有的人是来看风色的，有的人对订婚礼和严重的伐木事件都无所关心，而是被伏特卡的香味引诱来的。不愿孤单单地留在家里的妇人，喜欢跟小伙子玩儿、听乐队演奏的姑娘，都在黄昏之前偷偷地溜出了家门，表面上是去接男人们回家的，可是到了酒店里，她们自己也赖着不走了。小孩子们，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也跟着他们的父亲来了。他们在房子附近吹着口哨，此起彼应；

他们成群结队，在酒店门廊里外闲荡，刺骨的严寒也顾不得了。

酒店里挤得满满的。巨大的炉火冲着烟囱轰隆轰隆地燃烧着，半个房间泛滥着血红的光辉。每个人进来时，都在炉边蹬蹬两脚，抖落靴子上的泥雪，烘烘冻僵的双手，然后在人群中找自己一伙里的人。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虽然有炉火，有挂在柜台上方的灯，房间的角落里却是够黑的。乐师们就坐在这样的一个角落里，断断续续地奏着乐，也不太上劲儿，因为跳舞还没有正式开始，虽然有一两对急不可待的舞伴已经在回旋起舞了。

靠壁一溜儿都是人，他们分别结伴坐在近旁的桌子周围。但这些人都不怎么喝酒；他们互相商谈，用沉思的眼色瞧着所有的进来的人。

克莱姆巴邀请的客人和索哈的亲戚站在柜台旁边，就数那儿的声音最闹；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大多在讲话，举止都彬彬有礼：参加订婚礼是应该如此的。

许多人偷偷地向窗子那一边瞅去；靠窗桌子上坐着十五个左右的热普基村的人，他们来得比任何人都早，现在还占着座位不走。没有人侮辱他们，可也没有人对他们表示好感；只有安姆勃罗司是例外，他立刻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喝了不少伏特卡，给他们讲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只要他们能听得进去，他就尽量的讲个不停。紧挨着他们站着的，是在锯木厂干活的巴尔特克和他的朋友们，他正在把神父说的话告诉他们，而且高声痛骂大地主。大声支持着巴尔特克的是伏依蒂克·柯勃司，这个身体强壮的小个子，声势汹汹，不断地用拳头擂着桌子，怒气冲天。他估计到在场的那些热普基人明天就要去斫伐树木了，所以故意来这么一手的。可是，热普基人谁也没有接受他的挑衅，他们只

管跟自己的同伴说话，好象根本没听到他的挑衅似的。

对于神父不愿为贫民向大地主求情，戈斯坡大尔材们也没有怎么在意。恰巧相反，别人愈是闹得厉害，这些人就愈是回避他们，在人群中转身走了开去。这也不难办到：人那末挤，声音那末嘈杂，每个人都可以不顾左右的人，悉听自便，去找自己愿找的对手结伴谈天。只有雅姑斯叮卡从这群人跑到那群人，这里讲几句讽刺的话，那里开个玩笑，或是低声说些闲言闲语——但她总是注意着赶到传瓶碰杯的地方去。

一会儿以后，人们的兴趣逐渐地转移到寻欢作乐方面去了。现在，人声化成了一片喧哗，叮叮当当碰杯的声音也更加频繁了，大门不断地打开，让新的顾客进来。最后，被克莱姆巴灌饱了烧酒的乐师们，奏起了一支精采的玛佐卡舞曲，索哈抱着他的玛格莱特带头起舞，许多喜欢跳舞的舞伴也都跟着跳起来了。

跳舞的人为数不多。大部分人的眼睛瞧着第一批出场跳舞的人——普洛希卡、斯泰和、瓦赫尼克、乡长的兄弟以及其他的人们——仍旧坐在各个角落里闲谈，他们宁可在一起互相高高兴兴聊天，或是稍稍提高着嗓门儿嘲笑那些热普基的"贵族"们，安姆勃罗司正不断地向"贵族"们献殷勤呢。

这时候，马秀拄着拐杖出现了：想和人们来往的强烈愿望，第一回把他从病床上拖起来了。他立刻要了搀着蜂蜜煮热的伏特卡，在火炉旁边的一只位置上坐下来；他开始喝着酒，跟熟朋友们开着玩笑。突然，他顿住了。安蒂克正站在门口；安蒂克一发觉马秀，就傲然挺直身体，他很快地对马秀瞅了一眼之后，便打算走将过去，好象马秀并不存在似的。

可是马秀激动地喊道：

"波利那！上我这儿来吧！"

“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就自己过来吧，”安蒂克的答话是冷淡无礼的；他以为对方是蓄意要攻击他。

“我愿意过来，可我还不能丢掉拐棍儿走路啊。”

安蒂克不相信他，怀着不祥的预感皱着眉头走了过去；可是马秀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请他在自己的身边坐下。

“你在这儿坐吧。——你曾经当众羞辱了我，狠狠地揍了我，弄得大家只好替我去请神父来了！不过，我可不怨你，朋友，而且我主动地先来和你言归于好。——唔，朋友，跟我干一杯吧！从来没有人打败过我，我也以为没有人能打败我。你真棒，棒得了不得！——竟把我这样的人，象抛一捆干草似的抛出去……好大的力气啊！”

“我干活的时候，你总是折磨我……后来你又口出恶言：这种话叫我恼火，我一时性起干的事，自己也不明白。”

“是的，你说的是实话，我承认；可我认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心甘情愿。——不过你也整得我太厉害了，可不是吗？我流掉了最宝贵的血，肋骨也折断了好几根。……不说了，安蒂克，我为你的健康干杯。——好汉子！宽恕别人吧，把仇恨丢开吧！我也要把这一切统统忘记掉……统统不再挂在心上！……不过，你真的比伏拉的瓦甫雷克还强吗？”

“去年秋收的时候，我不是在赦罪节那天，把他打了一顿，听说他至今身体还没有复原吗？”

“你打的是瓦甫雷克啊！我听说过，我可不肯相信。……喂，犹太人！拿甜酒来！而且还要立刻加上点香精，不然我就狠狠地揍你！”

“不过——你当着大家的面吹了好些牛，”安蒂克压低声音说道，“这种话一定是不真实的吧？”

“不真实的。我心中气愤，故意胡扯的。怎么会是真的呢？”——可是，当他这样否认着的时候，他把酒瓶举到有亮光的地方，向瓶里边张望，以免安蒂克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真情。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杯；接着便由安蒂克作东请客，他们又重新干杯了。他们完全象兄弟般的坐在那儿，彼此之间的那股亲热劲儿，叫酒店里所有的人都惊异不置。马秀已经喝过了量，他大叫大嚷地要乐师们演奏得更快些，他顿着脚，高声大笑，接着又凑到安蒂克耳朵边去说话。

“我很想把她搞到手，这倒是实情。可是，她抓我的脸，抓得真厉害，我就象给人脸蛋朝下从荆棘上拖过一遭似的。是的，我满明白，她宁愿爱你；而且，即使她没有爱上你，她也决不会看上我的。母牛要是不情愿，硬拉它也是拉不动的。妒忌折磨着我，我悲伤，我真是悲伤啊。这姑娘漂亮得出奇——世界上没有比她再漂亮的姑娘了。可是我总想不明白：她怎么会嫁给那个老头子，使你伤心？”

“使我伤心？是啊，而且还把我毁了！”安蒂克脱口而出，可又立刻缩住了。回忆在他内心里燃起了怒火，他含含糊糊地咒骂了一句，就不作声了。

“别说了，免得给搬嘴弄舌的人听去了！”

“我说什么话来着？”

“我没有听清；可别人会听清的。”

“我实在忍不住——我的心都给撕裂了！”

“我劝你，你能忍的时候，还是忍一忍！”他说，狡猾地设法一步步赢得对方的推心置腹。

“我忍得了吗？要知道，爱情比疾病更痛苦，它在骨头里燃烧，在心里腐蚀，使我充满欲望，我饭也吃不下，活儿也不能干，觉

也睡不了，我简直想撞个脑浆迸裂，把这条命拚掉了也就算了！”

“哦，这一切我都明白。天哪，从前我是怎样地拚命追求雅格娜啊！——不过，发生一片痴情的时候，倒有一个办法可以治好这种病；那就是结婚，结了婚，那片痴情就立刻烟消云散了。如果娶不上老婆，那就搞个姘妇，刹那之间，情欲就熄灭了，痴情也消失了。我说的是真情实话，我在这方面不是没有经验。”他自豪地补充道。

“如果这样做了，痴情还是丢不开，”安蒂克悲哀地问道，“那怎么办呢？”

“除了某些人之外，谁也不会这样苦命，”他鄙夷地回答道；“那些人啊，在乱丛棵子里唉声叹气，躲躲闪闪地缩在角落里，听到女人裙子窸窸窣窣的声音就身子发抖！”

“你说的是实情，”安蒂克答道，他深思着。

“朋友，敬我一杯吧：我的喉咙里已经一直干到底了。——让恶魔把所有的女人统统捉去吧！那末娇弱的女人，一口气也可以吹倒的女人，却象用绳子牵牛似的牵住了最强壮的男人，剥夺掉他的力量和理智，使他变成众人取笑的对象！真的，女人们是女妖怪，每一个女人都是女妖怪，都是恶魔撒旦的孽种！——不谈了，为我干一杯吧！”

“我敬你一杯，兄弟！”

“天主保佑你！——我说，那些恶魔的孽种全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你也明白，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满明白。”

他们继续喝酒说话。安蒂克多少有点醉了；他从来没有人可以诉说自己的苦恼，现在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胸中的苦恼全都宣泄无遗。虽然他约束和控制自己，但还是在这里那里漏出一句两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这些弦外之音，虽然他说的

时候不动声色，马秀可都十分注意地听在耳朵里了。

现在，酒店里的热闹劲儿已在逐渐达到高峰。乐队用足全力演奏。跳舞一曲紧接着一曲；每张桌子上都在大口大口地喝酒；大家都提高了嗓门儿说话，有时还大声争吵，搞得大厅里回响着一片喧闹之声；舞伴们的脚在地板上踏得登登的响，好象是连枷打谷一样。

克莱姆巴和他的贺客们搬到单间里去了，单间里的喧哗却也非同小可；索哈可继续拚命地跟他的玛格莱特跳着舞，有时候也互相挽着腰，一起到外边儿露天里透透风。

锯木厂的巴尔特克跟他的伙伴，还是站在他们原来站的地方，他们现在已喝到第二瓶酒了，伏依蒂克·柯勃司大声辱骂着热普基村的人们。

“穿得破破烂烂的贵族啊，除了包裹和褡裢袋，就啥也没有了！”

“只有两头牛，这两头牛还是全村公有的财产呢！”另外一个人嚷嚷道。

“头发长长头虱多，保证是个好出身！”

“瞧他们，这些犹太人的雇工！”

“把他们跟大地主的猎狗缚在一起！都是遇上好吃的东西，老远就闻到了！”

“他们闻到的东西，现在他们已经搞到手了！”

“他们来抢走了我们份内的工作！”

“毫无用处的流氓！因为犹太人不愿再雇他们，他们就上这儿来了。”

叫嚷之外，有的人还加上手势，他们挥舞着拳头，大声吆喝着逼上前来；热普基村的人们，立刻就被一圈喝醉酒的愤怒的农

民团团围住了。可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握紧了棍棒，紧紧地坐在一起，他们只喝啤酒，嚼着自己带来的香肠，用大胆无畏的眼神，钉牢着农民们直瞅。

说不定要大打出手了，可是克莱姆巴跑了过来，作好作歹地劝慰、解释；老头儿们也和安姆勃罗司一起来说些劝架的话。柯勃司终于不再辱骂他们了，其他的人也给拉到柜台边去喝酒了。乐队奏起了一支乐曲，安姆勃罗司讲起了最不可信的荒唐故事——战争啦，拿破仑啦，柯修斯科[1]啦——讲起了噱头噱脑的笑话，使得大家几乎把肚子都笑破了。

不久，克莱姆巴一家及其贺客们从单间里拥出来了，他们一起来参加跳舞，大大地增加了喧闹的程度，在一片嘈杂声中，什么人的说话都再也无法听真辨清了。

酒意使人兴奋，人们愈来愈兴高采烈。年轻人劲头十足地跳着舞着，回旋的圈子不断地在扩大，而老年人给推推搡搡的，尽可能一起挤在可以容身的地方。

现在乐队演奏得可热情呢，虽然舞伴那末多，没有什么转身的余地，跳舞却跳得十分酣畅；他们你推我挤，大笑欢呼，蹬足踏脚之际，搞得地板格支格支地响，柜台上的酒杯酒瓶叮叮当当地响。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愉快舒畅的庆祝，每个人都得到了他那一份美好的享受。

现在正是严冬腊月。长期掘地翻土的疲乏的手臂，现在休

---

[1] 柯修斯科（一七四六——一八一七）：波兰爱国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做过华盛顿的副官。归国后，愤于祖国之被分割，曾于一七九二年以四千兵士抵抗帝俄一万八千人的军队。一七九四年，为了恢复独立，在战争中发挥了总司令官的最大作用；不幸战败，被囚两年。

息了；过去弯腰劳动的，现在不用再弯腰了；大家都平等地享受着自由和休息，大家都有喜悦之感：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个性，但凭兴之所至，率性而为。哪怕是森林吧，也是如此：树木在夏天里只能蔚为一片混沌的苍翠之色，而在冬雪下降、蒙覆大地的时候，每一棵树木，不论是橡树、角树或者白杨树，都是立刻一目了然的。

这儿的森林就是这样的，此刻的村民就是这样的。

安蒂克和马秀单独留在原地未动，他们好象好朋友一样，并排坐在一起，低声谈着话，谈了好多事情。间或也有人来到他们那儿，稍稍交谈几句。斯泰和·普洛希卡来过，还有巴尔缨雷克，乡长的弟弟，以及在雅格娜结婚时当过伴郎的那些村子里的年青的头面人物，也都来过。他们起初感到窘迫，摸不准安蒂克会不会拿些讽刺的话来接待他们。可是安蒂克跟大家都握了手，眼睛里闪着友好的神色；于是他们立刻聚在他的周围，静听他所讲的一切，重新象从前他作他们的头领时一样地跟他友好了。但是，想到昨天这些人如果远远看见他就要躲而避之这一节时，安蒂克就禁不住要不时苦笑了。

"近来我们总是见不着你！酒店里再也找不到你了。"普洛希卡说道。

"从早干到晚，我还能有什么闲工夫呢？"

于是他们继续谈起村子里别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父亲啦，姑娘啦，严冬天气啦。安蒂克很少说话，门打开时，他总要朝门口瞧上一眼，希望瞧见雅格娜走进门来。但，当巴尔缨雷克谈到在克莱姆巴家开的关于森林问题的会议时，安蒂克就站起身来，打听他们作出了什么决定。

"咳，能有什么决定呢？他们发牢骚、诉苦、痛哭流涕……最

后的决定是：他们不应该允许树林给斫掉！”

“真是不中用的东西！”普洛希卡说道，“对他们能指望什么呢？他们碰头，喝酒，唉声叹气……而他们的决定啊，就跟去年的雪一样。大地主管保太太平平地把森林里每一棵树都斫了。”

“那，”马秀直截了当地插嘴道，“那可不行。”

“那末谁去阻挡他们呢？”他们大家都问道。

“谁？当然是你们罗！”

“可是，”普洛希卡说道，“我们不能自由行动。我一开口——父亲就不许我说话。事情可不是我的事情，是他们的，是庄稼人的事情。我只好随它去，不去管它；我只好擤鼻子，忍气吞声。的确，他们有权说话。一切都在他们手里；我们对这事的发言权，也不比长工多。”

“那是不公平的。”

“年轻的一代，对于土地和管理，也应该有一份权利。”

“我们的老一辈，应该退休，靠我们的贴补过日子。”

“我在军队里服过役，我的青春期正在过去，”普洛希卡叫道，“可我父亲还是不肯把我的那份财产给我！”

“现在是我们大家得到我们应得的权利的时候了。”

“我们这儿的人，权利都被侵占了。”

“安蒂克是受害最大的一个。”

“让我们在列普卡村来一番改革，恢复我们的权利！”有个人用嘶哑的声音说道。说话的人是雅格娜的哥哥西蒙，他刚进来，站在别人的后边儿。他排开众人，走上前来，气愤地诉说着他所遭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时，大家都用惊异的眼睛瞅着他。但是，当他遇到小伙子们的眼色的时候，他的脸就涨得很红；当着许多人的面说话，他不习惯，而且还有点害怕母亲似的站在

那里。

“娜斯特卡教他的，把他教得聪明得多了，”他们笑着说道。西蒙这就不说话了，他躲到一个暗沉沉的角里去了。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拉科斯基，他虽然没什么大口才，而且还有点口吃，却开口讲起话来了。

“我们的父亲都是死抓住土地不放，子女都完全没有份儿。这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但最糟糕的是：他们处理事情愚蠢不堪。如果他们跟大地主订立协定的话，森林问题早就解决了。”

“大地主怎么样呢？大地主出的价钱，只不过是两英亩地换十五英亩森林，我有权利要他拿四英亩地来换。”

“权利？那是要由官府来决定的问题。”

“让偏袒大地主的官府来决定吗？”

“那倒也不见得。地方长官也劝我们不要接受两英亩地的比价；所以大地主将来就不得不加价，”巴尔绥雷克说。

“别吱声儿，”马秀说道，“铁匠来了，还有个老头儿跟他一起来了。”

他们转过头来，看见铁匠跟一个老头儿手挽手地出现在门口。两个人都喝醉了，他们推推搡搡地笔直地向柜台走去，不过他们在柜台边只待了一会儿工夫，犹太老板就请他们到单间里去。

“他们在乡长家里大吃大喝过了。”

“啊，今天举行洗礼式吧？”安蒂克问道。

“是啊，”普洛希卡说明道，“所有的老头子都到场了。村长当教父，巴尔绥雷克的老婆当教母：似乎把波利那得罪了，他生气，没有去。”

“可是，”巴尔绥雷克大声问道，“这个老头儿是谁呢？”

格利哥里就给他说明:“那是雅赛克先生, 伏拉的大地主的哥哥!”

他们大家都站起来看那老头儿。雅赛克先生正在慢慢地挤过来,显然在寻找什么人。最后,他的眼睛瞅见了锯木厂的巴尔特克,他就跟巴尔特克到热普基人靠墙成排坐着的那一边去了。

“这老头儿要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啊?”

“啊,他老是在乡村里东游西荡的,跟农民们谈谈话,——有时也给他们一点帮助——拉拉小提琴,教小姑娘们唱唱歌:这人一定有点儿疯头疯脑。”

“格利哥里,把你要说的话,说下去吧。”

“哦, 关于森林的事吗?——我是说我们不应该听任老头儿们来处理这件事,他们会搞糟的。”

“依我看来,”安蒂克坚决果断地说道,“这件事情可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他们动手斫树,我们就大家一齐出动,把他们赶走;直到大地主屈服让步,方始罢休。”

“他们在克莱姆巴家里,正是这么说的。”

“说是说了:但是他们能有什么作为呢? 没有一个人会跟他们跑的。”

“庄稼汉会跟他们跑的。”

“也不见得全都跟他们跑。”

“如果波利那领头的话,全都会跟他跑的!”

“波利那领头,恐怕靠不住吧。”

“那末,”巴尔绥雷克兴奋地嚷道,“让安蒂克做我们的领头人吧!”

这个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同意。可是,见过一点世面、有一些书本知识的格利哥里,却象煞是个博学之士似的给他们指出来:

暴动是无济于事的；一切都会在法庭上了结，还会被判处徒刑；最正当的办法是去请托城里的律师。

可是，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所说的话；有些人甚至嘲笑他。这可使格利哥里大大地恼火，他说：

“你们埋怨你们的父亲是傻瓜笨蛋，而你们自己却正是跟他们一样的大傻瓜大笨蛋，你们大家都在说蠢话，就跟小孩子玩儿游戏时一模一样。”

这时有人说道：“瞧，波利那来了，带着雅格娜和几个小姑娘。”

安蒂克原想反驳格利哥里；一听这话就不反驳了。

他们来得晚了，吃过晚饭才来的。老头儿对犹兹卡的哭哭啼啼和娜斯特卡的一再请求，都久久加以拒绝，因为他希望雅格娜跟她们一起来求他。一吃过午饭，雅格娜曾经立刻跟他说，她要去听乐队演奏，他严厉地嘱咐她，不准她离开家门一步！

雅格娜没有再向他提出第二次的要求，可是她在角落里哭闹，砰砰嘭嘭地关门，不时地突然冲过来冲过去，象阵旋风似的。大家吃晚饭的时候，她什么东西也不肯吃，却收拾东西准备出门，而且从橱里拿出最好的裙子试穿。

老头儿怎么办呢？他大骂一阵，他讲话，他说他哪儿也不去——最后他还是卑躬屈节地请求雅格娜原谅，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上酒店里来了。

他目空一切、气派十足地走将进来，很少跟人打招呼，因为在场的人们中间，很少是跟他地位相等的，那些人大多在乡长家里庆贺洗礼呢。他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人群，看看儿子有没有在场，可是安蒂克混杂在人群中，没有给他见到。

安蒂克始终凝望着雅格娜。这时，雅格娜站在柜台旁边，小

伙子们围了拢来，纷纷要求她跳舞。她统统都拒绝了，只是快乐地和他们聊着天儿，不时迅速地往这里扫一眼往那里溜一眼。今夜，她的确显得十分可爱，大家都爱慕地瞧着她，瞧着所有女人中最美的这个女人。娜斯特卡也在场，她穿着红衣服，象一棵高大的蜀葵花；还有薇隆卡·普洛希卡，雍容华贵，象一朵盛开的芍药；还有索哈的女儿，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姑娘，却娇柔苗条，很是可爱！也还有许多小伙子们喜欢的茁壮标致的姑娘——例如玛丽亚·巴尔绥雷克，身材高大非凡，体态端正，肌肤坚实白晰，乃是村子里最好的舞伴。然而，所有这些妇女姑娘们，就没有一个人，简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和雅格娜媲美的。

雅格娜以她的美丽，她的服装，她的不可思议的蔚蓝色的眼睛，超过了所有的女人；正如玫瑰超过了蜀葵，超过了芍药或是罂粟，使它们在相形之下显得平庸，微不足道，雅格娜也同样地超过了胜过了她们，超过了胜过了每一个人。何况，那天晚上，雅格娜把自己打扮得象参加婚礼一样呢：她穿一条金黄底子绿白条纹相间的裙子；她的上衣是深蓝色天鹅绒的，绣着金线花纹，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了半个胸脯；细麻纱衬衣上，打着精美的褶边，簇拥在她的颈子和手腕周围，有如泡沫纷然起伏；颈子上还挂着好几串珊瑚的、琥珀的、赛珍珠的项链。她的头上裹一块青绿色上满洒粉红点子的丝头巾，巾角下垂，飘拂在颈子背后。

就因为雅格娜这种精美奢华的打扮，女人们唇枪舌剑地讽刺挖苦着她。雅格娜对她们所说的一切，可毫不介意：她看到了安蒂克。她高兴得脸都涨红了，她转过头来看看丈夫；犹太老板正在跟她丈夫说着什么话。丈夫说过话就向单间走将过去，并且在单间里待下了。

这正好是安蒂克所等候的好机会。他立刻从人丛中挤将过

去，用从容不迫的亲切的态度欢迎她们。但犹兹卡却绷着脸转过了身子。

“你是来听音乐的，还是来庆祝玛格莱特的订婚礼的？”

“来听音乐的，”雅格娜答道，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了。

他们肩挨肩地站立了一会儿，互相传递着眼色，没有说话，呼吸可急促起来了。跳舞的人们挤着他们，把他们逼近了墙边；西蒙挽着娜斯特卡起舞了，犹兹卡也给冲散了，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只有安蒂克和雅格娜仍旧留在那里。

“我一天又一天地等啊，……等啊等啊地等着你！”他低声说道。

“我怎么能出来呢？我被他严密地看管住了，”她答道，心中惴惴然，因为他们的手不知怎么的已经凑在一起了，两个人站得又近，胯骨挨着胯骨了。他们的脸都苍白了，他们的眼睛发亮，在他们两人之间，奏起了另外一种不可名状的音乐。

“你让我走吧；你稍为站远一点，”她求他，因为他们被人群团团围住了。

他不答话，却紧紧地搂住她的腰，排开众人，走进跳舞者的圈子，向乐师们大声喊道：

“伙计，来一支奥勃列克舞曲，一支第一流的舞曲。”

乐师们奏起了奥勃列克舞曲，他们奏得真带劲，低音提琴拉得真有力！他们心里明白，安蒂克在心情畅快的时候，请喝酒也好，给赏钱也好，都是很慷慨的。

在安蒂克的带头之下，他的伙伴和朋友们都跟着跳起舞来了——普洛希卡、巴尔绥雷克、格利哥里和其余的人，都参加跳舞了；马秀因肋骨折断了几根，不能参加，他用脚在地板上蹬着，大声叫喊着给他们打气助兴。

安蒂克不顾一切地跳着舞，不久他们就成了在最前面打头阵的一对；他往前飞舞，愈跳愈快，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担心，因为雅格娜紧靠在他身上，一边儿喘息换气，一边儿温柔地再三求他：

"再快一点儿，安蒂克，啊，还要稍为再快一点儿！"

他们跳了很久，很长久，只是停下来喘一口气，喝一杯啤酒；接着又重新跳起舞来，根本不注意人家在看着他们，在低声说着——甚至高声说着——不赞成的话。

可是，世界上不论什么事情，安蒂克是再也不会挂在心头的了，如今他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边，他搂得她紧贴着自己的身体，搂得她闭上了——心花怒放地闭上了——她那双亲爱的蓝色的眼睛：他已经完全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人们，忘掉了全世界的人们。他的血达到了沸点，他意识到他的力量在身体内部增强扩大着，这股力量勇敢大胆，不可征服，充塞着他那洋溢着强有力之感的胸怀。至于雅格娜，她是完全沉浸在忘却一切的恋爱里了。他是一条火龙，正卷着她飞舞而去！她既不作抗拒，又不能抗拒；他支配控制着一切，用强有力的拥抱挟着她飞舞，以致她一再感到眼前发黑，她能够想到的，仅仅是幸福，是她的青春的不可言传的欢乐：是他黑黑的眉毛，他的深不可测的眼睛，是他的蛊惑人的深红色的嘴唇。

小提琴始终不停地在演奏着，象是在一个迷人的梦中一样，奏的那一支乐曲，温和舒畅象收获时节的清风，它使人的血液变成火焰，使人的心因为强烈的快乐而悸动不已；低音提琴隆隆地奏出快速的跳跃的音调，促使跳舞者的脚随着它轻快的旋律而跳动；而笛子迷人地鸣啭，仿佛是春天的八哥，它打开人们的心，使人心里充满狂喜之情，叫你浑身颤栗，头脑恍惚，屏息静气，叫

你想哭，想笑，想叫喊，想拥抱，想接吻——想飞到外边儿什么地方去，飞到广漠的世界中去！

他们就这样地跳下去，直跳得酒店震动，直跳得乐师们当作座位用的木桶也震动起来了。

参加跳舞的大约有五十对舞伴，在四壁之内摇来晃去地跳动着。有时候，油灯暗淡下去了，或者简直熄灭了，炉子里的木柴，把它那殷红的血一样的光芒，投射在飞掠而过的朦胧的人影上，人影模模糊糊，谁也辨不清是男是女。只看到起伏波动着的外套、裙子、缎带、围裙、渲红的脸、明亮的眼睛，以及唱歌、叫喊、皮鞋咯咯乱响的、疯狂喧闹的一群人物——大家都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左旋右转东跳西蹦、大叫大嚷乱吵乱闹、又蹬又踩猛扑猛跃的、乱哄哄的一团！

这中间，安蒂克是闹得最凶、劲头儿最大的了，他用脚跟猛烈地蹬着地板，象一阵旋风似的东冲西撞，又伏下来致敬，人家以为他摔倒了，他却重新站了起来，大叫一声或是高歌一曲，招呼乐师们跟着他奏乐，他滴溜溜地回旋舞蹈，象是一阵飓风，谁也跟他不上。

安蒂克这样足足跳了一个钟头的舞，毫无倦色。其他的人都精疲力尽，掉队了。乐师们演奏得手都酸了：安蒂克把钱扔给他们，鼓舞他们把曲子奏得跟他的跳舞所能达到的速度一样快。弄到最后，他跟雅格娜几乎是坚持到底的唯一的一对舞伴了。

对于安蒂克他们的这种行为，妇人们大声惊叹，她们一边儿谴责非难这事，一边儿对波利那表示同情。犹兹卡听到这些闲言闲语，对安蒂克固然有所嫌恶，但更多的是对继母雅格娜的憎恨；由于这种情绪的推动，她就跑去把跳舞的事情告诉了波利那。可是波利那正跟女婿和老一辈子的人埋头研究村子里的重

大问题，根本没有把女儿的话听进去。

“让他们去跳舞好了，酒店当然是跳舞的地方啊，”他说。

犹兹卡满肚子失望，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她着手仔细观察安蒂克和雅格娜。他们俩刚跳过一只舞，正站在柜台旁边，许多少男少女跟他们凑在一起。正是兴高采烈的时候；因为已经酩酊大醉的安姆勃罗司正在给他们讲故事，讲得姑娘们用围裙遮住了脸，小伙子们放声大笑。安蒂克还在大请其客——他自己先喝酒祝人家健康，然后又友好地紧握住小伙子们的胳膊，强迫他们喝酒，同时又一大把一大把地将糖塞在姑娘们的怀里——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同样地把糖塞在雅格娜的怀里了。

这样，他们都玩得很畅快；所有的人都心情愉快之至。甚至热普基的“贵族”们也都离开桌子，跟列普卡村的人喝酒碰杯，言归于好了。有几个人还请求姑娘们一起跳舞，他们的举止是那末优雅，提出请求时又是那末彬彬有礼，所以姑娘们也没有拒绝他们。

安蒂克一群人不跟别的人凑在一起，他们自成一伙，寻欢作乐。他们是年青的一代，而且是列普卡村子里第一流人物。至于安蒂克自己，他虽然在跟他们大伙儿说着话儿，他对他自己所说的话可心中无数，他既不清楚，又不在意。他什么也不隐藏，什么也无法隐藏，因为他所作所为，都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的。不过，对于他说来，反正都是一个样儿！他不断地在雅格娜耳边喁喁私语，把她挨挤得愈来愈靠近墙壁；他的手臂挽着她的腰，他的手紧握她的手，他几乎禁不住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吻她。他的眼睛迷离恍惚，露出一种狂野的神情，他的心里正掀起着一场大风暴；从雅格娜蔚蓝色的眼睛里，他既然看到了她的爱慕倾心之情，那末，不论什么事情，他都敢作敢为。这种情爱把他的自

豪感提到了不可知的高度，他感到意气扬扬，必须狂欢地大呼大叫才好。接着，他又喝酒，也逼着雅格娜喝，喝得她脑子迷糊，对眼前发生的事再也闹不清楚了。间或在音乐停顿，酒店里的喧闹一度沉静的时候，她才稍稍恢复一点儿神志，惊惶失措地张望着四周，寻求援助——可不知道援助将来自何方。在这种时刻里，她甚至会逃走的；可是，他就在她的身边，凝望着她，他眼睛里的火在她心里燃起了情爱，她立刻把一切都忘掉了。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久。安蒂克请大伙儿喝酒，犹太老板十分情愿地给大伙儿添酒，又用粉笔在门上把每一升的酒记上加倍的账目。

现在，他们的头脑都在发晕发转了；于是他们都一起去跳舞，以为跳舞可以使头脑清醒一点儿。领头儿跳着舞的，乃是安蒂克和雅格娜。

就在这时候，波利那从单间里走出来了。妇人们看到眼前的光景，大为震惊，特地把波利那带来看看的。波利那立刻什么都明白了，心里恼火得不得了。他扣上外套，抓起皮帽子，朝雅格娜那边直挤过去。人们给他让路，避免跟他面对面的接触，因为老头儿的脸苍白得象死人的脸一样，眼睛里可又冒出愤怒的火光。

当这一对舞伴走近来时，波利那大声命令道：“回家去！”同时想抓住雅格娜的手臂。可是安蒂克脚跟一转，就把雅格娜挟走了，因此她也不可能脱出身来。

于是波利那就跳将过去，突破跳舞者的圈子，把雅格娜从安蒂克的怀抱中硬拉了出来，他紧紧地抓住雅格娜，直到出了酒店方才放手。对于自己的儿子，波利那连瞧也没有瞧他一眼。

乐队因此就停止演奏了：一种不祥的沉默降落在大家身上，

他们都象化石似的呆呆地站在那儿。大家都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快要发生了；因为安蒂克象推开稻束似的排开人群，冲入黑夜，追赶波利那他们去了。但，凛冽而突然的寒冷使安蒂克头昏眼花，他绊在横在屋前的树干上，跌在雪堆里。不过，他迅速爬了起来，在池塘旁边大路转弯的地方追上了他们。

"你滚你的，人家的事用不到你管！"老头儿转过身来大声喊道。

雅格娜尖叫着跑进屋子里去了；可是犹兹卡把一根沉甸甸的棍子塞到父亲手里，嚷道：

"打倒这恶棍，爹！打倒他！"

"放她走……放她走！"安蒂克大叫大喊，发疯发狂，握紧拳头冲上来进攻。

"你听着，快滚！不然的话，天主在上，我要象宰一条狗似的宰了你！快滚！"老人又大声吼道，准备一棍打得对方粉身碎骨……安蒂克本能地退缩了，双手垂下来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兜上心来；他害怕得发抖，让他父亲慢慢地回家去了。

波利那走开去的时候，安蒂克再也不想窜过去追上他了，却颤抖着站在那儿，心烦意乱，用困惑的眼神瞧着四周。周围寂无人影；月光灿烂，雪光闪烁，一种惨白的光彩使万物依稀可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只是在过了一会儿以后，被朋友们接回酒店里时，他才稍稍恢复了一点神志。朋友们听说他和父亲打了一架，特地赶出来支援的。

现在，一切寻欢作乐都结束了，夜深了，人们都在回家去了。酒店里现在空空荡荡，但外边儿大路上还有一些吆喝叫喊的声音。谁都走掉了，留下来的只有热普基村的人，他们要在酒店里过夜。雅赛克先生给他们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悲痛哀泣的曲

子，他们用臂肘靠着桌子，用手支着下巴，坐在那里一边儿静听一边儿叹息。安蒂克远离大家，独自一人垂头丧气地缩在角落里；跟他说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问他时，他也不愿回答。此时此地，他茫茫然楞楞然地坐在那儿，犹太老板提醒他酒店要打烊了，也是白费唇舌，他既没有领会，也没有听见对方所说的话。汉卡听说他又和父亲打架，赶来了。只是在听到了汉卡的声音的时候，他才站了起来。

“你要什么？”他咆哮道。

“回家吧。夜深了，”她忍着眼泪，恳求地说道。

“你自己回家去吧。我可不跟你一起回家——滚开！你听到没有？”他大声威吓道。接着，突如其来的，由于某种无从解释的冲动，他凑着她的耳朵象蛇鸣似的说道：“我哪怕套上脚镣手铐锁在监牢里，也还是比待在你身边自由——自由得多！”

汉卡立刻痛哭着走了出去。

这是月光灿烂、明朗宁静的夜。树木投下长长的银蓝色的影子。严寒的威力很大，使得篱笆不时喀喇喇地爆响，闪烁的积雪里也升起一种平静的簌簌之声。除了静夜里这种轻微的声息之外，整个大地全都静静的。村人入睡了，哪一个窗子里也没有灯光，哪一条狗也没有吠声，磨坊和溪水也同样是寂静无声的。安蒂克只能依稀听见安姆勃罗司按照喝醉时的惯例，在大路上唱歌的嘶哑的声音，可也十分微弱，象在睡梦中听到的一样。

安蒂克踏着滞缓沉重的步子，绕着池塘踯躅，不时的停下步来，用迷乱的眼神东张西望，心惊胆战地静听着还在他耳中鸣响的、父亲所说的可怕的话。他也仍然看到父亲严厉凶狠而又不祥的眼神；它们象尖刀似的向他直刺过来！面对这双眼睛，他本能地畏缩不前了：恐惧扼住了他的喉咙，他丧魂落魄，头发直竖。这

双眼睛从他的思想上排除了不久以前的冲动，排除了他的顽强的爱情和激情，排除了一切，只留下了致命的恐惧，颤栗的惊惶，以及一种凄怆的软弱绝望之感。

一会儿以后，他不自觉地朝着家里的方向走去了。他一路走着的时候，有一声哀号一阵哭声从教堂附近传到他的耳边。有个人倒在积雪上面，就倒在位于停柩门前的耶稣像下面，两臂伸开，就象受磔刑的人一样；可是，正好在墓地墙垣的阴影里，他没法儿看清楚这人是谁。他俯下身去，心里认为大概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许是喝醉了酒什么的。定睛一看，倒在那里哀求天主大发慈悲的，却是汉卡！

“回家去吧……天冷得可怕……回去吧，汉卡！”他恳求地说道；说也奇怪，他的心软了。她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他扶她起来，带她走回家去。

一路上，他们两个人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汉卡伤心地哭泣着。

第 八 章

主显节以后，波利那家变得就象坟墓一样了。没有哭泣，没有吵闹，没有谩骂，只有一种不祥的沉默笼罩着全家，标志着深刻的怨恨和压抑在心里的愤怒。

现在屋子里人人缄口无言，笼罩在悒郁不乐里，生活在大难将临的不断忧虑之中，仿佛是住在一间明知随时要塌下来的房子里似的。

回家的当天夜里也好，第二天也好，波利那都没有对雅格娜说过一句严厉的话。他也没有向多米尼柯娃抱怨过；他对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保持缄默。

可是，心中按捺不住的气恼使波利那病倒了：他起不了床，不断的打恶心，两胁刺痛，断断续续地一阵又一阵地发烧发热。

"这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肝脏发炎，或者是内脏变位了，"这便是多米尼柯娃用热油给他摩擦两胁时所作的诊断。波利那不答话，只是吃力地呻吟着，眼巴巴地瞧着头顶上的椽子出神。

"这可不是雅格娜的错，的确不是她的错！"她低声说道，以免被隔壁房间里的人听见。关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波利那一句话也不跟她提起，这可使她感到极大的不安。

"那末是谁的错呢？"他喃喃地说道。

"她又做了什么坏事呢？你丢下了她，走到单间里喝酒去了；乐队在演奏舞曲，所有的人都在另一个房间里跳舞。那她怎么

办呢？难道她应该独个儿坐在角落里吗？她是个年轻健康的女人，需要娱乐。哦，他硬要跟她跳，她就跟他跳舞了。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在酒店里，人人有权利挑选他的舞伴。他——这混帐东西！他挑她做舞伴，又不肯放她脱身……这都是由于他恨你！”

“你替我摩擦身体，使我能够重新走动，这是好事儿；不过我可不愿意听你的教训。事情的真相，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你那末聪明吗？那末你就应该知道一个身体壮健的年轻女人是需要欢乐的了。她不是一块呆木头，她也不是一个老太婆：她既然嫁给一个男人，她总得有个真正的男人。可不是什么衰老的退伍军人，只好跟他一起数念珠作祷告的废物！不！可不是这样的老废物！”

“不过是你把她嫁给我的啊：那又是为什么呢？”他冷笑一声，反问道。

“为什么？是谁象狗一样汪汪叫着追逐过来的啊？难道是我求你娶她的吗？难道是我引诱了你……或者是她引诱了你吗？哼，她跟哪一个人都可以结婚，而且，她可以跟列普卡村子里第一流人物结婚：追求她的人可多呢！”

“追求她的人，有的是；跟她结婚的人，没有。”

“你这咬人的狗！烂掉你的舌头！”

“啊！真话好比刺人的荨麻，你受不了！”

“这哪里是真话，硬是恶毒的谎话！”

他把毯子拉到胸膛上，把脸转向墙壁，对她的一切激烈的辩论，他连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在她终于流泪哭泣的时候，他才嘲弄地低声说道：

“‘一个女人，摆弄舌头如果不中用，她就以为眼泪是会见效

的了。'"

对于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他是已经断定，深信不疑的了。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过去听到的关于雅格娜的一切恶言恶语，全都回忆起来了：他心里仔细估量着，把它们归并在一起，反复加以思考。——现在他简直恼火透了，因为他起不了床，整天只好在床上辗转反侧，闷着一肚子愤怒的诅咒，用鹰一般的凶恶的眼睛，紧盯着雅格娜每一步的行动。雅格娜脸色苍白，神情沮丧，象个梦游病者似的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用她那被虐待的孩子般的、心事重重的眼睛瞧着他，深深地叹息，使得他禁不住产生了怜悯之感，虽然她的叹息愈发燃旺了他的妒忌之情。

屋子里的这种情况一直拖延到了礼拜日。她是个天生十分敏感的人，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象接触第一阵霜冻的娇嫩花朵一样，她开始萎顿憔悴了。她的神色显得一天不如一天，她从此睡也睡不了，坐也坐不住，干起活来失手滑落，搞得稀糟。而且她还生活在持久不断的恐惧之中。老头儿还是卧病在床，哼哼唧唧地呻吟着，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半句好言好语，却用他那仇恨的眼睛，始终盯住她直瞅，瞅得她再也忍受不了。对于她，人生是个沉重的负担。再也得不到来自安蒂克的消息，也使她深感痛苦、焦灼不安。自从主显节以来，安蒂克从未来过，虽然她曾不顾折磨着她的致命恐惧，到干草堆那边去找过他不止一次。当然，她也不敢向任何人打听他的消息。这时候她从心里憎恶她这个家庭，她一天总有好几次跑出去看她的母亲。但，多米尼柯娃大部分时间不是去看望病人便是上了教堂，在家的时候，也只是用愠怒的脸色和严厉的责备来接待她。小伙子们也绷着脸，气鼓鼓地走来走去，自从西蒙在主显节在酒店里喝掉了整整四个兹罗提，妈妈用打麻棍打了他以来，一直是这样的。为了消

磨白天的时间，雅格娜也到邻居家里串门儿，但跟他们在一起，她也感到局促不安。他们并没有下逐客令，可是说起话来字斟句酌，简直象用筛子筛过似的：他们对于波利那的患病，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对于他们所处的罪恶的时代，又噜里噜苏地说了许多指责的话。

犹兹卡也是尽其所能地惹她，使她寸步难行。主人的脾气既然那末坏，维蒂克就不敢象往常那样多说多话了。所以，跟任何人都没有谈谈天的可能；她根本没有安慰，根本没有娱乐，只是在一天晚上，彼特干完了活儿，在马房里给她轻轻地拉了一回小提琴，因为老波利那不许他在房子里拉琴。

再说呢，冬日严寒，天天有霜冻和风雪，她时常根本无法出门。

但是，到了礼拜六那天，波利那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却硬撑着起了床，穿上暖热的衣服以御严寒，冒险出门去了。

他串了好几家的门儿，外表上是去烤烤火、谈谈商情的；过去他连话也不屑讲一句便掉头走过的那些人，现在他也甘心情愿地跟他们说长道短了。他总是设法把谈话转到酒店事件上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成是桩笑话，他说，那天夜间他已经酩酊大醉，真是醉得可笑之至了。

人们一面心中诧异犯疑，一面聪明地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人们反正还是不相信他的解释。他们对波利那的刚愎骄横知道得太清楚了，凭他的品性，哪怕人家把他活活地烤死，他也决不会叫喊一声的。

他们十分明白，波利那是特意来掩饰那可能已经流传开来的任何丑闻的。

村长西蒙老头，按照他的习惯，甚至十分坦率地当面告诉波

利那:

"'无聊无聊！一个无稽之谈加上两个无稽之谈，就是三个无稽之谈。'闲言闲语就跟火一样：你没有法子用双手扑灭它，这样做，不过是烫痛手罢了。——让我再说一遍我在你结婚前所说的话吧：'一个人，娶了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做他的老婆，尽管费尽心机，还是搞了个连圣水也不放在眼里的魔鬼。'"

波利那给惹恼了，回家去了。雅格娜满以为他起了床就一切都解决了，她心中感到宽慰，竭力象从前一样的跟他说话，显得娇美可爱，和他打趣。但他对于雅格娜的殷勤，却报之以一声令人肠断心碎的斥责，雅格娜听得人都发抖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波利那的心思毫无变动。他压根儿不再拥抱她爱抚她，不再预先体会她的愿望，不再想赢得她的微笑。如果有什么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了，他就痛骂她，驱策她去干活，把她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仆一样。

从此以后，他重新又把一切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亲自监督一切，亲眼照顾一切。身体恢复以后，他接连好几天和彼特一起打麦，在谷场上扬麦去秕，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家宅。晚上也是在家里消磨过去的，修修马具或是日用器具。她走出大门一步，他总要去找她，她真是毫无办法；而且，他甚至还把她的漂亮衣服锁了起来，把钥匙藏在他自己口袋里。

雅格娜是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啊！一点小小的过失就大声詈骂，可从来没有一句称赞的话；即使这样，波利那也还于心不甘，他之对待她，就象她并不是一家的主妇似的。他只跟犹兹卡商量要做什么事情，把她不明白的事情解释给她听，嘱咐她对一切事情都要关心注意。接连好几天，雅格娜别的事什么也不做，只是一味地在家纺纱，她几乎是神经错乱了。她去向她母亲诉

苦，母亲亲自来为女儿辩解，可是丝毫无效。

“她过去是我的主妇，”波利那答道，“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短。可是她的行为配不上主妇的地位：现在就让她试试做点别的吧！你听着！你替我告诉她：只要我的手脚还能够活动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保护一切属于我的东西，我决不让自己变成人家的笑柄，决不让人给我戴上绿帽子！叫她把这些话牢牢记住了！”

“可是，天哪，她可不曾做过什么损害你的事啊！”

“哼，如果她损害了我的话，我就要换一番说话，用另一种办法对付她了！她跟安蒂克搞的那一套，已经够我受的了！”

“哦，那是在酒店里……在舞池里……在大家的面前啊！”

“哈哈！光是在酒店里吗？真的吗？”因为他机灵地猜到：他捡着她的围身布的那一回，她是出去跟安蒂克相会的。

不，他是说服不了的。他对她的信任已经丧失了，关于她，他是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了。最后，他说道：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软心肠的人，也是个好脾气的人，……可是，‘用皮鞭抽我一下，我立刻用木棍打你一棍！’”

“对于有罪的人，打得有道理；可是留神别打错了人。无辜的人遭了殃，就会大叫大嚷地复仇的！”

“我保卫我自己的权利，我错不了。”

“好吧，可你得及早弄明白：你的权利究竟可以维持多久？”

“你这是危言恫吓吗？”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也太自信了，你留点儿神吧。‘咒骂别人的人，自己活该受到咒骂。’”

“你的那一套谚语和训诫的话，我可都听够了！”波利那愤愤地回答道。

看到老头儿固执己见，多米尼柯娃也打消了原来的意图，不再争论下去了。她希望这场大风暴会过去，形势会好转；但他对于已经打定的主意，却没有片刻的动摇；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态度，甚至在其中尝味到了残酷的痛快之感。的确，有时候听到雅格娜在夜里哭泣，他也本能地跳起身来走到她身边去——但他又及时地想到了那桩事情，随即走到窗口去向外边儿张张望望。

两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情况毫无变化。雅格娜精疲力尽，悒郁不乐，而且脸色十分憔悴；给人看见这样的脸色，她心里就受不了。全村的人她都不好意思见面，因为人人都知道波利那家里出了什么事。

这给波利那家投下了一个深沉而悲伤的阴影，这个家变成了沉默的忧惧之所。

的确没有什么人来看望他们。乡长因为波利那不肯参加他孩子的洗礼而生气，再也不上波利那家的门了。多米尼柯娃的儿子们偶尔来一下；娜斯特卡带着纺线杆来了，但她主要是来看看犹兹卡，或是来跟西蒙会面的。罗赫也偶尔来露一下脸，但看到大家阴沉沉的脸色，总是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只有铁匠是每天晚上必到的，而且待的时间也很长久，每次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老头儿对雅格娜憎恶更深，因为他又重新博得波利那的欢心了。此外，雅姑斯叮卡时常闯进门来，对于他们的吵架，她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她添油加醋地乱说一通，起着火上加油的作用。多米尼柯娃天天来到，天天教训雅格娜，要她负起责任来，用卑躬屈膝和百依百顺的办法，使丈夫回心转意。

这说教可毫无用处。雅格娜可不能叫自己低声下气；哪怕牺牲生命，她也不能那末办。正好相反，她心里的愤怒一天大似

一天，她日益倾向于反抗他的统治。雅姑斯叮卡做了许多煽动工作，使雅格娜的这种倾向更加强烈。有一天，雅姑斯叮卡对雅格娜说道：

"雅格娜啊，我真为你伤心——就象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一样！那恶狗，竟这样地虐待你！而你却象羔羊似的忍受着这一切！换了别的女人啊，她就决不会这样办。哦，决不这样！"

"那末，怎么办呢？"雅格娜带点儿好奇心问道，对于当前的处境，她实在是受够了。

"你决不可能用善来克服恶的，你这样做，只会使恶越发凶狠。他象使唤一个普普通通的丫头一样的使唤你，你竟听任他这么办。据说，他把你的东西都锁起来了；他钉牢你每一步的行动，从来不对你说一句安慰的话；而你呢，你又怎么行动的呢？你长吁短叹，哭哭啼啼，等待老天爷来把事情纠正。可是呀，天助自助者！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该怎么办，我就满明白。第一，我要用棍子打犹兹卡，打得她不再干预家务，方才罢休。难道你不是这一家人家的主妇吗？——第二，不论在什么事情上，我都不向丈夫屈服。他要吵架吗？那就让他来吵吧，吵得他不想吵了为止。就是这样！只要让他占了上风，他不久就会动手打你的……打你之后，他还会干出什么名堂来，我可就说不上来了。"

"第一着棋子是，"雅姑斯叮卡放低声音，把嘴凑到雅格娜耳边说道，"让他跟断奶的小牛一样，别再缠着母牛。让他不得不独个儿过日子，就象给关在大门外的狗儿一样。不久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他慢慢变得态度温和举动检点了。"

雅格娜转过头去，遮掩她赧红的脸庞。

"啊，害羞了吗？傻姑娘！可不吗，大家都这么办的，将来也永远要这么办的：这又不是我的什么新发明。有一块咸肉，狗就

钉住了不放；一个女人引诱住男人，也是这个样儿的，甚至还超过这个样儿呢！说到老头儿，那就更加没有错儿了：他更加纵欲，别处可更加找不到安慰的地方。——按照我的话办去吧，你不久就会感谢我的。至于人们所说的你和安蒂克的事，你也别放在心上；哪怕你洁白得象白雪一样，他们也会以为你是污黑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柔弱的人，哪怕只是动动小指头，大家也都会一齐攻击他；傲慢而坚决的人，就可以任意作恶，谁也不敢高声骂他，却一齐象狗一样地来巴结他。世界属于强有力的人，属于大无畏的人，属于不屈不挠的人。——啊，我年轻的时候，人家说我的坏话也不少……你妈妈也一样——关于弗罗雷克的事……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

"不要提到我妈妈！"

"哦，好吧！但愿你妈妈在你心目中永远是个圣人……我们大家都必须把某一个人看作圣人。"

雅姑斯叮卡陆续作出了这些个教导。渐渐地，虽然也没有求她，她却开始把安蒂克的事情告诉雅格娜了——完全是她自己捏造出来的事情，可是十分有趣。雅格娜贪婪地静听着，虽然也留神着无论如何不让真情流露出来。雅格娜可整天考虑着雅姑斯叮卡所给的忠告；到了晚上，当铁匠、罗赫和娜斯特卡都在场的时候，她对她丈夫说道：

"把我衣橱上的钥匙给我：我要把我的衣服吹一吹风。"

娜斯特卡在他身边吃吃地笑着，他不好意思拒绝雅格娜；但是，当她把衣服放回橱里以后，他就伸手问她要钥匙。

"橱里摆的光是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会把钥匙保管得好好的！"她大胆地回答道。

那天晚上标志着家宅里新情况的开端：那里的生活变成了

地狱一般。她的顽强正好和老头儿的固执旗鼓相当，对于他的任何责骂，她都大声顶嘴，声音响得大路上都能听到。一有可能，她就随时随地向犹兹卡猛扑过去，她不止一次地把姑娘狠狠地又打又揍，打得她大哭着跑去向父亲诉苦。诉苦也没有用：这之后，犹兹卡不听她的话时，她就更加厉害地打她。把丈夫孤零零的丢在一边，她决定在过道的另一边消磨她的黄昏；她命令彼特到过道里来给她拉提琴，就着曲调，她一直歌唱到深夜。每逢礼拜日，她穿上最华美的衣服，也不等候波利那同行，径自向教堂走去，一路上还和长工们谈着话儿。

波利那对她的这种变化大为惊异，气得火星直冒，但是他尽力不让村子里的人知道。雅格娜是制服不了的；渐渐地，为了求得一个宁静的生活，他开始把她的任性行为看开了一点儿。

“啊，老婆子，”他有一次对雅姑斯叮卡大声说道。“她以前就跟羊一样——就跟最柔顺的母羊一样；你瞧，她现在象公羊一样横冲直撞起来了！”

“她长胖了，刍草吃得太多了！”雅姑斯叮卡愤愤地答道，谁请教她，她总是站在谁的一边说话。“可是，让我教给你一个办法，你应该趁早用棍棒把她这些个气性打掉，不然的话，以后你动棍动棒也治不服她了！”

“波利那家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家法门风！”他用高傲的神气答道。

“然而我想，”她恶毒地说道，“哪怕是波利那家吧，将来也会弄到这个地步的！”

过了没有几日，正好是圣烛节①后一天下午，安姆勃罗司来

① 圣烛节：二月二日，即圣母产后四十日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祈祷的日子。

告诉他们：神父明天要上门来作丰年祈祷①。

他们整个儿上午都忙着大扫除。犹兹卡不论干什么活儿，雅格娜总是不断地数落她骂她；老头儿不要听这种詈骂，他就跑到外边儿去扫除房屋附近的积雪。房间的窗户打开，放进新鲜空气，墙壁上的蛛网也打扫干净。犹兹卡在大门口和过道里撒上了黄砂，大家都穿了最好的衣服，因为神父正在巴尔绥雷克家作祈祷仪式，离波利那家不远了。

不到一会儿，神父的雪橇停在大门口了；神父在皮衣服外面披着一件白色法衣，由穿着唱诗班袍子的、风琴师的两个儿子陪同着，走进房子里来了。波利那捧着一只盛满圣水的深盘，走在神父前面。神父念着拉丁文的祷词，给各个房间撒上圣水；接着又走出房间，给牛棚马栏以及一切农家器物祈祷祝福，他转来转去，大声念着神圣的言辞，风琴师的儿子在他两旁随行，唱着圣诞颂歌，不倦地摇动着叮叮当当的小铃。波利那捧着圣水在前面走，家中其他的人们排成一个行列，在后面跟着他走。

一切仪式进行完毕，神父便回到房子里休息。波利那叫彼特帮着他，把五十升燕麦和大约二十五升豌豆，装进了神父的雪橇；这时候，神父正在听着犹兹卡和维蒂克在房间里把祈祷文背诵出来。

他们记得很熟。是谁教给他们的呢？他心中纳罕。

"古巴教我背祈祷文，罗赫用小祷告书教给我教义问答！"小家伙大胆地回答道。神父轻轻地拍拍小家伙的脑袋，送给每人两张画片。接着就嘱咐他们要服从长辈，不要忘记祈祷，小心不要犯罪。"因为我们不论到哪儿，撒旦总是在留神察看我们，随

---

① 丰年祈祷：给房屋、田地、家畜祝福的一种宗教仪式。

时准备把我们拖到地狱里去的。”最后，他提高嗓门，用庄严的警告结束他的话道：

“我正告你们：天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过正直的天主的眼睛，决没有。因此，要牢牢记住最后审判的日子，记住世界的末日：忏悔吧，趁着时间还来得及，你改过自新吧！”

两个孩子眼泪直流，感动得象在教堂里听布道一样。雅格娜的心因为害怕而悸动，脸上泛起一层浓厚的赧红；她知道神父这些话是对她而发的，波利那一回到房间里她就立刻走开了，也不敢抬起头来看神父一眼。

“玛蒂亚斯，我想和你谈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神父说道。他示意波利那坐到他身边的座位上，他干咳一声，把鼻烟递给对方，用香喷喷的小手帕擦了擦嘴，喀啦喀啦的逐一弄响手指的关节，然后平静地开言道：

“我听说——玛蒂亚斯，我听得人家说起不久以前在酒店里发生的事情。”

“是的，确有其事，”老农答道，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这事情，一定是闹得大家都知道了。”

“不要到酒店里去，不要带妇道人家到这种地方去，我告诫过你多少次了啊！我舌敝唇焦地劝你……可是没有用！——哦，你也是活该如此，罪有应得。——然而，我还是衷心感谢天主，在这种种纠纷之中，还不曾犯下十分重大的罪孽。我重复一遍，没有十分重大的罪孽。”

“当真没有吗？”波利那的脸色开朗了：他对神父不是不信任的。

“但我也听说过，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就十分严厉地在惩罚你的妻子。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就是有罪。是一桩罪恶。”

“这是从何说起呢？我不过是管束得稍为紧一些罢了。我只不过是……”

这时神父打断了他的话，激动地说道，“错的是安蒂克，不是她！安蒂克强迫她跟他跳舞，是要向你报仇泄恨；显然他要想大闹一场。大闹一场。”神父对这个判断是挺有把握的。他对多米尼柯娃的话是深信不疑的，而多米尼柯娃已经把前后事情向他作了说明。“我还要跟你说什么话来着？哦，想起来了。你的小雌马随便在马房附近蹦踏。你必须用绳子把它系住了，不然的话，总有一匹什么马会把它踢伤的。去年，我的一匹马就是这样瘸了腿的。……它是哪匹马生的？”

“磨坊老板的马生的。”

“我也断定它是那匹马生的，——看毛色，看额上的白斑，就知道了。——一匹好马！——不过，现在再说安蒂克吧：你和他应该重归于好：原是你们的不和睦，使这年轻小伙子走上邪路的。”

“吵架又不是我挑起来的，”波利那毅然决然地说道；“我也不去求他结束这场争吵。”

“我给你的忠告，是出于我当神父的责任。至于你接受与否，你不妨按照你的良心办事。只是你要好生注意这一点：安蒂克在走向毁灭，而你却听之任之。他在酒店里不断地喝酒，他是煽动年轻小伙子们犯上作乱的祸首，我还听说，他正在阴谋加害于大地主哩。”

“那我可都不知道。”

“这就叫做害群之马。这些个反对大地主的阴谋诡计，结果会给全村带来极大的害处。”但波利那对这个问题却固执地不置一词，所以神父就改变话题，终于这样说道：

“同心协力，我的亲爱的朋友，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办法。哦，

同心协力。"他嗅嗅鼻烟，戴上皮帽子，补充说道，"同心协力，再加上兄弟般的友爱，就可以使全世界转动不息。这就是为什么大地主愿意跟你取得协议的缘故。大地主跟我这么说的；他是个好人，他极愿意跟大家达成睦邻相处的谅解……"

"当邻居是头恶狼的时候，你只能凭着一根棍子或是一把斧头取得谅解！"

神父听了这话，十分惊异，心中吓了一跳，他死死地盯住对方的脸直瞧；但，看到对方眼睛里冷酷的表情和紧闭的双唇，他就赶紧转过脸去；他擦擦双手，心中很是恼火。

"我得走了。请允许我重复说一遍，你不该用严厉对待的办法逼使你太太反对你。她年青，她也轻狂——女人都是这样的——你应该聪明地对待她，同样也要公正地对待她：你对这件事要装做没有看见，对那件事要装做没有听见，对另外一件事又装做没有在意。这样你就可以避免不愉快的吵闹；这种吵闹是可能造成最坏的恶果的。是的，天主特别保佑和事佬。保佑和事佬——啊！这是什么呀？"神父突然大吃一惊地嚷了起来，因为以前一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衣橱旁边的鹳鸟，现在突然用足全力啄起神父的擦得雪亮的靴子来了。

"这不过是一只鹳鸟啊，今年秋天，它断了个翅膀，便留在我们这里了；维蒂克照料着它，把它一直护理到重新恢复健康。现在它跟我们一起住在房子里，它捉起老鼠来，本领不比哪一头猫差。"

"真的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头养驯了的鹳鸟呢。奇妙，奇妙极了！"

神父俯下身去抚摸鹳鸟，鹳鸟可不领这个情，它弯着颈子打算对神父的靴子再进行一次狡猾的攻击。

"说实在话，我真欢喜这鸟，如果你愿意出让的话，我真想从你手里把它买过来。"

"卖掉它吗？我卖是不卖的。不过那孩子倒会立刻把鸟送到府上去的。"

"我派瓦伦丁来取。"

"啊，不过，这鸟，除了维蒂克以外，谁也碰它不得的，它也只听维蒂克的话。"

他们把小家伙叫了进来；神父给他一个兹罗提，叫他到了晚上在神父给全村作完丰年祈祷之后，把鹳鸟送去。维蒂克大哭一场；神父走了以后，他就把鹳鸟波切克带到牛棚里，在那儿哇哇地一直哭到黄昏时分。这时波利那走过来禁止他号哭，而且提醒他鸟儿一定得送走。维蒂克无可奈何地服从了主人的命令，但他的心却在胸中碎裂了；他走过来走过去，眼皮哭肿了，人也是半痴半癫的；他不时跑到鹳鸟身边，一面伸出手来抱它，吻它，一面始终悲恸地哭泣着。

到了夜间神父在家的时候，维蒂克便把鹳鸟送到神父家里去。为了不让鹳鸟受冻遭凉，他把它裹在他自己的小外套里；鸟很重，他一个人拿不动，他就跟犹兹卡一起捧着它。狗儿拉帕伴送着他们，一路上生气地汪汪吠叫。

且说老头儿愈是估量神父的话，愈是估量神父的强有力的显然真心诚意的主张，就愈是心满意足、心平气和；因此，便用难以觉察的渐变，慢慢地改变了他对待雅格娜的态度。

不过，虽然已经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但过去的那种和平心境，从前的那种深刻而稳定的信任，却不再存在了。

一个打破的水瓮，周围用铁丝扎牢了，看起来的确是完整无缺的，然而总有水从什么地方渗出来，尽管眼睛瞧不见裂缝；波

利那家的情况亦然如此：在重归于好的水瓮里，通过看不见的裂缝，渗出来了它所容纳着的暗暗不信任的水滴；虽然愤怒不复激烈了，怀疑却依然存在，并未消失。

老头儿尽管有所努力，但总是不能完全摆脱掉不信任的心情。他几乎是不知不觉地经常留心察看着雅格娜的一举一动；而她这一方面呢，也从未原谅他过去的盛怒和詈骂，心中愤恨沸腾，现在也禁不住要注意到他那戒备的眼睛。

或许，也就因为她肯定了波利那监视她不信任她，使她更加强烈地讨厌波利那，更加热爱安蒂克。

她把事情安排得十分巧妙，所以他们俩时常在干草堆附近见面。维蒂克在这件事情上给他们帮了不少忙。自从丧失了鹳鸟以后，对于主人的不愉快，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完全站到雅格娜这一边来了。雅格娜这方面呢，把较好的东西给他吃，而安蒂克也时常送几个戈比给小家伙用。但是，他们主要的教唆者却是雅姑斯叮卡，她既取得了雅格娜的好感，又赢得了安蒂克的信任，没有了她，他们简直就成不了事。她来来去去地送讯，给他们掩饰，使波利那这一面不致引起诧异，并且警惕地留神波利那的动静。她干出这许多把戏来，纯然是出于对人的憎恨。她为了自己身受的虐待，就拿别人来报仇泄恨。安蒂克和雅格娜两人，她固然讨厌，但她更厌恶那村中富翁之一的年老丈夫。然而对于穷人呢，她的憎恨之情并未减少，而鄙视之心却更加厉害。

说实在的，她恶毒得象魔鬼一样……或者象人们偷偷地所说的，她的恶毒，远不是尘世的恶毒所能望其项背的。

“他们啊，”她时常跟自己说道，“总有一天要象狗似的互相打架，象疯狗似的打个青红皂白的。”

冬天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雅姑斯叮卡老是带着纺线杆挨家挨户的串门儿，她听人家谈话，使人家争吵，又不偏不倚地嘲笑每一个人。谁也不敢请她吃闭门羹，一半是怕她贫嘴薄舌，一半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她生有一副毒眼。有时候，她也上安蒂克家里去，但大部分是她等在他工作回来的路上跟他见面，把雅格娜的消息带给他。

神父来访后大约两个礼拜光景，雅姑斯叮卡看见那年青人路过池塘。

“你可知道吗？老波利那在神父面前说了你许多坏话。”

“他又在吠叫些什么新鲜事儿？”这便是安蒂克轻蔑的回答。

“他说你煽动人们反对大地主，宪兵应该把你逮走才是。”

“让他试试看吧！在他们逮捕我以前，我就要叫‘红公鸡’飞到他的屋顶上，把他的房子烧成平地，”他十分恼火地说道。

她立刻跑去告诉老头儿，老头儿把这消息琢磨了一会儿，说道：“这倒象是他的行径，混帐东西！他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人。”

他不想跟一个妇道人家商量，便不再说下去了；可是，晚上罗赫来了，他却统统告诉了罗赫。

“不论雅姑斯叮卡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她的话；她是个不怀好意的老太婆。”

“是的，也许全是她捏造的谎话；然而这种事情也发生过。老普列乞克就因为他丈人分地不公平，把丈人的房子烧成了平地。的确，他坐牢去了，房子可给他烧掉了啊……安蒂克同样会干出这种事来的。他一定露了点口风的；她不可能凭空捏造的。”

罗赫是个慈悲心肠的人，他感到十分痛苦，他竭力劝告波利那。

“你们和解吧。让他分一点儿土地去：他要把日子过下去，

就需要靠它过日子的东西。再说呢，这么办就可以把他稳住了，使他要吵架、威胁也没有借口了。”

“不行！哪怕闹得我完全破产——成了乞丐——也不行！我做乞丐倒无妨，可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决不放弃一寸我的土地……他打我，羞辱我，我倒还可以饶他，虽然又勉强又痛苦；然而，如果他竟打算干出这种事情来……！”

“你把一个长舌妇的胡言乱语看得这样认真，合适吗？”

“我不相信这话，我才不信呢！——但，叫我气得发疯的，使我寒心的，乃是这种企图可能是真的！”

就是光为了这种穷凶极恶的行为的可能性，波利那捏紧拳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楞在那里。他找不到雅格娜犯罪的证据，正好相反，他确实相信她是无辜的了。但他从儿子对他的憎恨上，机灵地猜到儿子不光是由于他不给土地而生气；他从安蒂克的眼睛里所看到的大胆疯狂的神情，是另有原因的。而他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内心里有着同样的感情——冷酷的、仇视的、不共戴天的憎恨。他向罗赫转过脸来，喃喃地说道：

“列普卡村子里，容不得我们父子两个人！”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赫惊惶得叫了起来。

“但愿天主别让他落在我手里；如果我在他放火时逮住了他，我就要他的性命！”

罗赫拚命使他平静下来，使他回心转意，可是达不到目的。

“啊，他会把我烧死的，会不会呢？——到时候才见分晓呢！”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安心宁静的日子了。每天晚上，他都偷偷儿地警戒着，他躲在角落里，绕着住房和宅基巡逻，瞧瞧屋顶下可有什么动静；有时候，夜里一觉醒来，他会竖起耳朵听上好几个钟头，或者从床上跳起来，带了狗儿绕着屋子打转转。有一

次，他在干草堆附近土地上看到了不太清楚的给人践踏过的痕迹。后来，他又在篱笆附近发现了人的脚印，他愈来愈相信安蒂克在夜间到这儿来过，而且只是在等候机会放火烧掉干草堆。因为他至今还没有想到其他可能发生的暴行。

他向磨坊老板买了一头十分凶猛的狗，把它锁在屋檐下的狗舍里，并且既叫它饿肚子又用食物逗它，搞得它越发凶猛。到了晚上，他把狗放了出来，于是这狗碰到什么人就大叫大吠，猛扑过去。这狗把好几个人咬得挺厉害，搞得人家向波利那提出了控诉。

但，守夜和戒备使得老人的身体愈来愈衰弱，虽然他的眼睛里闪射着热病似的兴奋激动的光辉。

他已经决定不再跟人说话诉苦，这就大大增加了痛苦的程度。

他这样做，也使任何人猜不到他坐立不安的原因。

他留神看守家宅，买进恶狗，夜间巡逻，凡此都是容易解释得通的。那年冬天，狼增加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它们几乎每夜都成群结队地走近村庄，村子里的居民时常听到狼嗥；狼在牛棚下面掘出洞来，到处抢走东西，也是经常发生的事。还有呢，春天来到之前，盗窃案越发增多，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德比察的一个农民给偷走了两匹马；在罗德卡，一只猪失窃了；别的什么地方，又有一头牛丢失了。因此，列普卡村里有许多人在搔头皮伤脑筋，配上更保险的锁，更加留神地看守着马棚，因为列普卡村里的马匹是这个区域里最好的。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有规则地一天天过去了，就跟钟上的时针一样，既不可推前，又不可后退。

不仅严冬是异乎寻常的寒冷，而且天气也是异乎寻常地变

化莫测。有几天简直冷极了，年纪最大的居民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有时候大量大量地下雪，接着又是接连几个星期的融雪，搞得沟渠里涨满了雪水，田地也袒露出来了，黝黑而荒凉；继之而来的是从未见过的暴风雪——然后又奇妙地一变而为万里无云、寂静无风的大好晴天，小街小巷里挤满了孩子，大人们心情愉快，老人们在温暖向阳的墙脚下晒着太阳。

列普卡村子里的人们，循着万世不易的天命生活下去。命中注定要死的人，死掉了；命中注定要快乐的人，在寻欢作乐；命中注定要生病的人，忏悔过了，正等着死去。他们在天主保佑之下就是这样的一天复一天、一周复一周地继续生活下去。

同时，每逢礼拜日，乐队在酒店里大声演奏，人们在那儿跳舞，有时也互相吵架，甚至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了起来；神父因此严厉地在圣坛上斥责他们，而且引起了许多纠纷。克莱姆巴的女儿出嫁了，他们尽情欢乐，整整跳了三天舞；据说，为了支付这笔费用，克莱姆巴不得不向风琴师借了五十个卢布。村长为他女儿跟普洛希卡订婚，也曾大办筵席请客。给孩子洗礼的，也有几户人家，但现在为数不多，妇人们来春要生孩子的倒不少。

老普列乞克是这个时候死去的；生了不过一个礼拜的病，他就死了，真是可怜！才活了六十四岁。全村的人都去送葬的，他的子女们办了丰盛的丧事酒席。

人们聚在某些人家里一起纺绩，而且聚集了许多小姑娘和小伙子，他们过得快乐极了，嘻嘻哈哈，十分开心；特别是因为现在完全恢复了健康的马秀差不多总是到场的，他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兴高采烈。

村子里就是这样的热热闹闹，不断地哄传着闲言闲语和流言蜚语；有时也破口骂人，斗嘴吵架，或者只是讲一点儿有趣的

新闻。不时有个巡礼乞丐来到村子里，这种人见识过许多地方、许多事物，很能大讲一通；这种人往往要跟他们一起待上好几个礼拜。

再不然就是什么人的当兵的儿子来了一封信。那时候啊！——这封信就要被人大读而特读，被人评论和议论，姑娘们为之叹息，母亲们为之流泪，足足闹腾上一连几个礼拜！

还有什么谈天的资料吗？啊，有的是，玛格达在酒店当女佣了；波利那的狗咬了伐莱克的孩子，伐莱克威胁着要起诉；安德烈的母牛土豆吃得太多，喉头阻塞，浑身肿胀，安姆勃罗司不得不把它杀了；格利哥里向磨坊老板借了一百五十卢布，拿一块牧场作为抵押；铁匠买进了两匹马，这件事使大家十分惊异；村里的神父病了一个礼拜，从蒂姆夫来了个神父代替他主持礼拜。此外，人们谈起了盗窃案；喜欢胡扯的老太婆唠唠叨叨地讲开了鬼故事；狼群咬死了大地主家几只羊的传说，讲起的人也很多；还有家庭琐事，远方奇闻，以及我也搞不清楚的其他种种事情，真是说也说不尽，记也记不住。在这许多谈话资料之中，总是有点儿新鲜之处，这就使人们的白天和长夜充满了兴趣。

波利那家里也是这样；不过他经常待在家里，自己固然不出家门一步，也不让家里的人到随便什么地方去。雅格娜因此闷闷不乐，犹兹卡整天嘀嘀咕咕地生气，足不出户的生活使她苦闷得要命。她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父亲倒不禁止她到没有年青人待着的人家去纺绩，但也只有这种人家他才许她去。因此，大多数时间，她们都是待在家里垂头丧气地度过的。

快到二月底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人，大家一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坐下；多米尼柯娃挨着油灯织帆布，其他的人围着炉子挤在一起，因为天气十分寒冷。雅格娜和娜斯特卡摇得纺车锭子

呜呜地响。晚餐正在准备着。犹兹卡百无聊赖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老头儿坐在炉边，嘴里含着烟斗，一口口地吐着烟，聚精会神地沉思着。

这种寂静无声，大家都感到受不了。只有木炭在火炉里哔剥爆响，蟋蟀在屋角里嚁嚁鸣叫，织布机有规律地间歇地发出呼呼之声；可是没有人开口说话。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娜斯特卡。

"明天你上克莱姆巴家去纺绩吗？"

"罗赫答允上他家去的，还要把一本关于我国古代国王的书，读给大家听呢。"

"我想去，不过现在还说不定，"雅格娜答道，用征求意见的眼光，看了丈夫一眼。

"爸爸，一定让我去吧，"犹兹卡恳求道。

老头儿不回答。狗在门外吠叫，绰号叫"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走了进来，惴惴不安地向四周张望着。

"把门关上，傻瓜！"多米尼柯娃向他吆喝道。"这里可不是牛棚啊！"

"别那么害怕，"雅格娜补充道，"谁也不会吃了你——你干么东张西望的？"

"因为那鹳鸟……看样子，它大概躲在什么地方，准备啄我！"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一面战战兢兢地打量着各个角落。

"不会了，"维蒂克满腹牢骚地说道，"它再也不会伤害你了，老东家把波切克送走了。"

"我压根儿搞不明白，你干么要养那只鸟；它好事不办，尽是捉弄人。"

"坐下来吧，别噜苏了，"娜斯特卡说道，她腾出地方，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哼！”维蒂克委屈地大声嚷道，“除了傻瓜和陌生的狗，鹳鸟捉弄过谁来着？它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象大地主一样地昂首阔步……它捉老鼠……从来不妨碍人、打扰人……可是现在人家把它送走了！”

“你放心好了：既然你这样喜欢鹳鸟，来春再养一只就是了。”

“我可不养了！就是这一只鹳鸟，将来也会永远属于我的。我已经想好计策，天气一转暖，就把它弄回来；它不得不回来的。”

雅斯耶克很想把维蒂克的计策打听出来；可是维蒂克粗暴地回答他道：你自己琢磨不出来，就休想叫别人告诉你，而且，只有傻瓜才会这样拚命打听别人的计策的。

维蒂克因此受到了娜斯特卡的斥责；她是帮着雅斯耶克的，事实上，雅斯耶克在她心目中占着很大的地位。的确，雅斯耶克是傻里傻气的，村子里的人都在嘲笑他，不过他是个独子，又有十英亩土地；而西蒙呢，她知道得很清楚，只有五英亩土地，而且很可能他母亲不肯让他娶她；所以她跟雅斯耶克保持着友好关系，万一西蒙那边落空时，就可以拿雅斯耶克来递补。

雅斯耶克坐在她身边，呆呆地看着她，想找些话来说说；这时候，乡长冲进来了。乡长早已跟波利那和解了。他在大门口就大声叫道：

“给你送消息来了！明天中午你得出庭去。”

“为了我母牛的案件吗？”

“是啊，控告大地主的案件。”

“明天我得早点儿出发；路很远啊。维蒂克，马上去找彼特，把一切准备好。你也得去啊，去当人证。巴尔特克接到通知了吗？”

“今天我把法庭所有的传票都带回来了，你们一起去的人很多啊。如果错在大地主，那就让他照价赔偿。”

“一定得赔！——那么好的一头牛！”

“跟我到别的房间里去吧，”乡长低声说道，“我得跟你谈谈。”

他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在那里待了很久，犹兹卡不得不把夜饭给他们送进去吃。

就象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劝过波利那一样，乡长还是劝他不要跟大地主作对，把讼诉拖延一个时候，看看形势的变化，留神别跟克莱姆巴他们那一帮人结成一伙儿。波利那似乎至今一直在估量着机会，犹豫不决。听听乡长的劝说，他倒并不拒绝，可他不想参加到乡长那一边去，最近大地主到磨坊老板家里去时对他所采取的轻视态度，他仍旧感到气愤。

乡长看到自己的话不起作用，就设法用实际利益来引他上钩。

“你知道，我和磨坊老板、铁匠，跟大地主订了个合同：我们负责把树干运到锯木厂，锯成木板以后，再运到城里。”

“是啊，是啊，我当然知道啦：关于这件事，大家也议论够了，说你不让村子里的人挣钱啊。”

“我才不理会这些个呢！可是，且听我告诉你，我们三个讲定的条件是怎样的吧。”

老人瞅了对方一眼，注意地听着。

“我们希望你加入，跟我们合伙。你也来运同样数量的木材。你有两匹壮健的马，赚钱是稳的，只要赶着马儿跑几趟就是了。运费按每一个立方米计算。在你可能进行春耕之前，你就可以赚到一百个卢布。”

波利那考虑了好久。“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运货?”他问。

“从明天起。他们已经在最近的树林里斫伐木材了。路挺好,雪橇还可以使用。我雇的人礼拜四出发。”

“真他妈的该死!明天的官司胜败如何,如果能知道就好了!”

“只要你跟我们合伙,一切都会顺利的。——这是我乡长亲口说的话。”

波利那半信半疑地犹豫思索了好一会儿;他凝神瞧瞧乡长,用粉笔在凳子上涂涂抹抹,搔搔脑袋,终于说道:

“我参加你们的这桩生意。”

“好极了。明天开庭以后,到磨坊老板家来吧,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件事谈妥它。现在我得走了,到铁匠铺里去把我那雪橇的底层修理一下。”

乡长兴高采烈地走将出去,深信通过约请老人合伙运货的办法,已经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了。

的确,磨坊老板是可能和大地主沆瀣一气的,因为他的土地没有列入本村的土地册,他对森林也并无任何权利。乡长也可能和大地主沆瀣一气的,因为他的土地是当初俄罗斯人从僧侣手里搞过来的。铁匠也可能和大地主沆瀣一气。但是他波利那可不干,他决不干!“运货是一件事,森林纠纷是另外一件事,彼此互不相干。在取得协议或是彻底破裂之前,还得经过许多日子。那末,干么不从合伙中把眼前的钱赚到手、但又紧紧抱住我们的权利不放呢?无论如何,总有几十个卢布可以净赚的。无论如何,我反正总得雇人喂马。”

他微笑着搓搓两手,对事态的发展暗自得意。

“倒想叫我象头蠢牛似的上当呢,可他们的聪明智慧却不比笨头笨脑的羊群高明。他们自己才愚蠢呢!”

他怀着一向少有的高兴，回到妇人们那里去。雅格娜不在房间里。她们告诉他：她喂猪去了。

他快快乐乐地谈天说地，嘲笑逗弄着雅斯耶克和多米尼柯娃，同时又以愈来愈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妻子回来。她出去了很久了。悄悄地，一句话也不说地，他走到了院子里。小伙子们在贮藏室里收拾雪橇，准备明天赶路。他向马棚里、牛房里和猪栏里张望，哪儿也看不见雅格娜的人影儿。他站在屋檐下的黑暗中等了好久。这是一个昏黑阴沉的夜，寒风呼啸着，巨大的乌云互相追逐着驰过天空，不时有些雪片飘荡而下。

不久，有一个黑影朦胧地出现在篱笆外的小径上。波利那直冲过去，他从踏脚墩跳过篱笆，恼火地低声说道：

“你说！你到哪儿去了？”

雅格娜虽然大吃一惊，却大着胆子装作若无其事似的。

“我大便去了。你什么都要打听追究的吗？”她嘲弄地大笑着说道，走进屋子里去了。

他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抬起眼睛瞧她，却用平静友好的调子说道：

“你明天要上克莱姆巴家去吗？”

“自然要去的罗，就跟犹兹卡一起去。——除非你不让去，我才不去呢。”

“我一定得出庭去，那就只好让老天爷来给我看家了。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

“可是你在黄昏前后不也回到家里了吗？”

“我怕到不了家。也许深更半夜才回来。看上去天要下雪，我们回家时也许路很难走。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去，你就去吧；我不禁止你。”

第 九 章

从天色微明起，就有下雪的样子。白昼来了，云多风厉，雪花纷飞，绵绵密密的，象是没有筛过的麦片。天愈亮，风力愈大，风向不断地变换，狂啸怒号，煞是可怕。

虽然天气这样险恶，汉卡跟她父亲和几个柯莫尔尼基，可在中午以后就立刻出发了，他们到森林里去捡拾生火用的枯枝。

大风在田野上猛烈地刮过去，摇撼着树木，把下降的雪花所蔚成的云霾，重新卷上天去，呼啸着又把它们再一次地刮将下来，就象挥动一块麻布把它所盛满的白麻皮抖落下来一样。在这翻滚着的雪花漩涡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一走出村庄，他们就排成单行，在种下的庄稼之间的小路上，向前走去，向着那大雪之中几乎看不见的松林走去。

风愈来愈猛烈，从四面八方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四周张牙舞爪，狠狠地揍他们打他们，使他们站都站不住。他们俯倒身子，蹒跚前进；这时风又冲上前去，卷起掺和着沙土的干雪，转过来向他们的脸上猛撒过去。

他们慢慢地跋涉前进，发出听不大见的声音，用雪擦着双手；寒气透过薄薄的衣衫，一直冷彻骨髓；无数围着石子堆和树木积成的雪冢，不断地挡着他们的路，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这就使路程延长了不少。

汉卡走在最前头，时常回过头来看看她的父亲：他用围巾裹

着脑袋，在伛偻着身子前进。他穿一件安蒂克丢下的老羊皮，用草绳拦腰束住；他吃力地走在行列的最后面，气喘吁吁，动不动就得停下来休息，擦擦迎风流泪的眼睛。接着又急急地赶上去，大声喊道："我来了，汉卡，我来了；不用担心，我不会掉在后面赶不上的。"

别列察当然宁可待在炉边烤火。可是，汉卡，这可怜的人儿，既然她要在这种天气出来干活，他怎么能在家里待得住呢？再说呢，屋子里冷得受不了；孩子们一直在那里簌簌发抖；没有木柴，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法儿煮，只好啃干面包。

汉卡咬紧着牙齿，走在柯莫尔尼基的前头。——是的，现在是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了，斐利普卡，克拉卡林娜，老柯勃索娃，玛格达，柯兹洛娃，地方上最贫苦的人们，现在是她的伙伴了。

汉卡想到这一点就叹息了；然而，这样的跟她们一起出去干活，决不是第一次了。

"随它去吧！随它去吧！"她痛苦地低声自言自语，竭力忍耐，竭力打起精神来。

既然非落到这种地步不可，那末，她就逆来顺受；她就跟这些穷鬼们一起去捡木柴，不哭，不抱怨，也不向任何人恳求帮助。

而且，事实上，她能去找谁来帮助她呢？他们也许会给她点儿东西，可给的时候总要说些怜悯她的话。……这种怜悯啊——简直是要从她的心里把血绞出来！……不，天主耶稣在试炼她，给她送来了十字架；说不定，不久以后，天主会赐福于她的……而且，无论如何，她要忍受一切——既不屈服，也不让任何人怜悯她或是嘲笑她！

最近几次，汉卡感受到的精神痛苦，厉害得影响了身体，以致她全身各部都在发痛，而且各部分都以各种独特的疼痛折磨

着她。

这原因，倒不是由于贫穷以及因贫穷而遭到的轻视；不是由于全家都在饿肚子，所有的食物全给孩子们吃也不够；也不是由于安蒂克把他挣来的钱，跟他的酒肉朋友一起在酒店里喝个精光，一点也不顾家里的生活，时常象条野狗似的偷偷爬回家来，跟他说一句规劝的话，他就抡起拳头打人。这一切，她都可以原谅。“他精神不正常，我只要耐心等待，他这种坏脾气就会过去的。”——但是，安蒂克对她不忠实，她可不能不以为意！

不，她可不能不记恨！自己有老婆和孩子，却把老婆孩子丢在脑后，爱上了雅格娜，爱得完全入了迷！这象话吗？

这个念头，象中世纪刑具——烧红的钳子——一样，撕裂着汉卡的心。

“他爱雅格娜，他全心热爱雅格娜：雅格娜是这一切不幸的根源！”

受到嫌弃、蔑视和侮慢的痛苦；耻辱、嫉妒和报仇雪恨的欲望——凡此种种情绪上的魔鬼，正不断地折磨着她，把它们的毒牙直咬到她的心里！

“天主啊，你发发慈悲吧！耶稣啊，你救救我吧！”她总是一边儿在心中这样哀告，一边儿抬起因为永远伤心落泪而发红的眼睛，仰望着上苍。

汉卡加快步子前进；大风猛烈地刮在没有树林遮荫的山上，她感觉冷，冷得受不了。跟她一起走的妇人们却和她正好相反，她们放慢了步子，现在落在后面了——在回旋飞舞的雪花之雾里，影影绰绰，几乎看也看不见。森林已经近了；雪雾偶然吹散廓清之际，森林便象那柱子密集排列的一道巨墙似的，突然出现在积雪的原野之上。

“快赶上来吧！”汉卡急不及待地呼唤道；“我们到了森林里就可以休息了。”

可她们还是不慌不忙，时常停下来休息，她们在雪地上蹲下身子，脸背着风，凑在一起说话的时候，那样子就跟一窝鹧鸪差不多。

听到汉卡的呼唤，斐利普卡用挺不乐意的口吻说道：

“汉卡就象追赶乌鸦的狗一样——她以为只要赶紧一点，就可以把东西弄到手了。”

“可怜见的，”克拉卡林娜同情地喃喃说道；“她也落魄得够呛了！”

“哦，得了吧，她住在波利那家里时可够暖和的啊，也吃过不少好东西；现在让她吃点苦头，尝尝味道吧。有的人，一生一世，成年累月，都在饿肚子，可就没有人可怜他们。”

“从前有一个时候，她见了我们，连招呼也不愿意跟我们打一个的啊。”

“咳，古话说得好：‘有钱，锦上添花；无钱，远而避之。’”

“有一回，我想向她借个木槌，她说这木槌是只给她自己用的，决不出借。”

“的确，她可一点不慷慨，而且自以为了不起，波利那家的门风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我还是替她难过。”

“说句公平话，她那丈夫真是个混蛋。”

“如果我碰到这种事情，我一定把雅格娜揪到大路上来责备一场，我要骂她，咒她，狠狠地揍她。”

“这种事情也会发生的，——说不定更糟呢。”

“这女人是派吉斯家的血统呀……她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走吧：风在小下来了，天黑以前风也许就停了。"

不久他们都走进了森林，各自分散开去，但彼此相距不远，要回去时可以唤得着听得见。深邃而阴沉的森林把他们整个儿吞没了，没有多久，彼此之间什么影踪都看不见了。

这是一个幅员广大、年深月久的老松林，松树密密层层，挺拔壮实，修长高耸，树干上长满了浅绿色的地衣，看上去象是铜绿斑斓的铜柱子，耸现在杂有星星点点的灰色斑痕的一片郁郁苍苍之中，一列列，一行行，一眼望不到底。脚下的积雪发出寒冷的哀泣之声；头上，就象透过破裂的茅草屋顶似的，透过松枝稀稀朗朗的地方，可以看到天空。

风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着；但有时候似乎万籁无声，静得就象教堂里的模样：风琴突然停止鸣奏了，合唱的歌声归于沉寂了，除了深深的叹息声，脚步的移动声，含糊不清、微弱欲绝的祈祷声之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松林就是这样地静止了，沉默了，仿佛在谛听着遥远的轰鸣，谛听着荒凉田野的狂啸，啸声来自遥远的地方，听上去只象微弱的呻吟了。

然而，不到一会儿，大风又以全力冲击着森林了——它冲击密集的树干，攻入树林深处，在幽暗的角落里呼啸，跟大量的凌霄大树搏斗——可它只落得一个失败，它锐气被挫，它崩溃，它趋于衰弱无力，终于消失在密集的灌木丛中了。森林可兀立不动，没有一条树枝摇晃动荡，没有一棵树干颤栗抖动；森林的内部，寂静更深沉，也更可怕，只听见一两只鸟在阴影里飞来飞去。

但，时而也有疾风突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象老鹰扑小鸡似的猛扑过来，揪住树冠，来一个锐不可当的突袭，在狂啸怒号之中，把树冠蹂躏、压倒、撕裂。于是森林仿佛从沉睡中惊醒过来了，森林振作精神，摆动身子，四面八方抖动

起来，震撼着树木，摇摇摆摆，发出沉闷的然而是磕磕碰碰的不祥的喧声。森林重新抬起头来，重新挺直了身子，发出一声可怕的呼啸，象一个气得疯狂盲目的摔角者一样的搏斗着；骚然的松涛之声，撕裂着空气；森林内部，一直到最为深入的松林深处，都在进行着搏斗。原来住宿在浓密的矮树丛里的动物，都惊惶地退缩到自己的窝里去了；空中的飞禽，在阵雨似的雪花倾泻之中，在雪崩似的断枝落叶纷飞之中给吓坏了，疯也似的窜来窜去。

这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长时间的死寂，其间又远远的可以听到什么东西砰然崩落的声音。

"他们在维尔契·杜里斫树呢；活儿干得真快啊！"老别列察凝神听着沉重的震响，喃喃地说道。

"赶紧，赶紧！我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回去。"

他们进入了一丛高大的幼树，那儿的矮树林薮丫枝交叉，错杂纠结，他们因此很难穿行而过。周围是一片墓地似的寂静，什么声音也传不到这儿；树木上厚厚地积着雪，象屋顶似的遮在头上，因此连亮光也很难滤过积雪照射下来。这个隐蔽的角落是土灰色的，给吹到地面上来的雪为数很少。地面上撒满了枯枝死叶，有几处深可及膝；没有枯枝死叶的地方，有的长着大片的苍苔，有的长着一丛丛浆果，又枯又黄，仿佛恐惧似的挨着地面缩成一团，有的还留着已经干枯了的毒菌。

汉卡劲头儿挺大地走来走去，把她找到的最大的树枝斫下来，截成同样长短，放进她带来的一个帆布包袱里；她热心地干着活儿，她感觉热，围巾也不得不取了下来。大约一个钟头光景，她已经拣了一大捆木柴，重得几乎拿不动了。她父亲也搞了好大的一捆木柴，用绳子捆住，一路拖着它去找树桩，以便利用

树桩，比较省力地把那捆木柴扛到肩上去。

他们大声叫唤其他的女人，可是大风在巨大的森林里猛吹猛刮，他们没法儿使她们听见叫声。

“汉卡，我们得从白杨大道回去：这要比横穿过田野的路好走些。”

“那就走吧。你把眼睛紧瞅着我，也别落得太后了。”

他们立刻走掉了，向左穿过一丛不大的老橡树林。但是这儿的路可挺难走，积雪一直没到膝盖以上；而且还不时遇到更糟糕的地段，树木稀少，叶子都脱尽了，丫枝交叉纵横，上面挂着一长条一长条的结成冰的雪须；这儿那儿又有伏倒的幼树，蓬蓬松松地盖满了枯朽的落叶，在萧萧的寒风中磕碰、抽打着土地。

风刮得更猛了，空中雪花弥漫，再也没法儿前进了。别列察老头的体力立刻支持不住了，他站住不动了。连汉卡也感觉精疲力尽，但她不过是背着那包木柴靠在一棵树上，寻找着比较好走的道路。

“这条路可绝对走不通了。再说呢，橡树林后面还有沼泽呢。咱们还是穿过田野回家去吧。”

他们想办法回到了庞大浓密的松林里，松林里的风多少小一些，积雪也浅一些。接着他们又走出松林，来到田野里。他们在田野里却又遇上了一阵扑面而来的暴风雪，前边儿一箭之遥的地方，就没法儿看得见了。风不断地向森林直刮过来，又象遇到墙壁似的给挡了回去，于是风重新在田野上飞驰而过，依然力大无穷，把许多雪堆整个儿地卷起来，完完整整地抛到天空中，仿佛大片大片的白云，然后又把它向树林猛掷过去。暴风雪在森林中来回激荡！猛旋猛转！狠狠地打在他们两个身上！他们差点儿走不到耕田上！老头儿倒在地上了，汉卡尽管自己也没

有力气站住脚跟，她还是不得不扶着老人往前走去。

他们走回森林，缩在一些树木背后，一起商量着怎样走回家去才好，因为该朝哪个方向走去，他们也没法儿闹清楚了。

“沿着小路向左边儿走去，我们准可以走到白杨大道上，就在十字架附近。”

“可我根本瞧不见那条小路。”

他不得不详详细细地讲个清楚，因为她怕走错了路。

“走哪一条路，你能说得上来吗？”

“走左边儿那条路，我能琢磨出来的，就是这样了。”

他们吃力地沿着森林向左走去，身子稍稍缩在森林里面，躲避大风的袭击。

“赶快吧，天色黑得很快啊。”

“我一定，一定赶快，汉卡；让我透过一口气来，我就快走。”

然而，要顺利地走回家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小路根本看不见了；可怕的大风从一边儿向他们猛扑过来，雪花密密匝匝地崩落倾泻在他们身上。他们躲在大树后面，蹲在杜松树丛下面，可是全不管用。冷风一直钻到了他们的骨髓里，当他们穿过幽谷的时候，尤其厉害。那时候，树木的萧萧之声变成了鬼哭神号，整个树林摇摆震动，树枝几乎碰到地面上，而且不时地抽打着他们的脸，间或还有小树被连根拔起，轰然倒下，人们很可能认为只有整个森林连根掀翻时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他们使尽力气艰难地跋涉前进，希望及早到达大路，在天黑之前赶回家里：田野已经转变成为灰白色的了，在积雪的荒野上，开始出现了长长的黑色条纹，好象一缕缕的炊烟。

他们终于走到了大路上；累得半死，在十字架跟前跪将下来。

十字架矗立在森林边上，紧挨着大路，四棵巨大的白桦树拱卫着它，树皮白晰如罩衫，树枝悬垂如发辫。黑色木材制成的十字架上，钉着一个受难的基督像(用洋铅皮做的，涂着鲜明生动的色彩)。风把基督像刮得大部分脱离了十字架，只有一条胳膊还钉牢在那里，基督像晃动时就磕碰着十字架，发出低沉的乒乒乓乓的声音，仿佛在求援呼救似的。受风雪摧残的白桦树，在颤栗和左右摇摆的时候，就把基督像遮掩住了；一团团云朵似的雪花疾卷而过时，也把基督像掩藏在一片白色的雾霭里；偶然可以透过雪雾看到基督死灰色的身体和流血的脸，这脸从苍白的雪幕后往外凝望，使看到的人心中充满了悲悯之情。

老别列察怀着敬畏之心凝望着基督像，画着十字，但是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出口来，因为汉卡的脸，死板，严厉，冷酷，不可思议，就象正在降临的黑夜，挟着狂风，挟着黑沉沉的暴风雪，兆头不祥，神秘莫测。

老别列察以为汉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在意。而汉卡坐在那儿的确想得出了神，她的思想集中在一件可怕的事情上，始终围绕着一桩事实在打转转——安蒂克已经对她不忠实了。她的内心里充满着叹息的风暴，这种叹息的伤心断肠的程度，就跟受难的基督的肉体一般；她的内心里充满着眼泪的风暴，这种眼泪冻成了冰，然而又把她燃之烧之，达到了致命的程度；她的内心里充满了哀号绝叫的风暴，这种号叫乃是痛苦从她年青的生命里榨出来绞出来的声音！

“多不要脸啊！多无法无天啊！——后娘跟儿子通奸！——天啊！天啊！”

嫌恶之情象飓风似的掠过她的心头。她起初是惊惶，接着就立刻变得十分恼火，怒气冲天——就象她看见过的森林一样，

森林起初是向巨风低头，随后就愤怒地起而抗拒……

“咱们走吧……走快点儿！”汉卡大声说道。她把那捆木柴扛到肩上，俯身向前，走上了大路，按捺不住的、和解不了的仇恨，促使她一直往前走去，从没有回过头来看看老人。

“啊，这一切，我一定要报复的；是的，我统统要报复的！”她自言自语，心中在痛苦地号啕大哭；白杨树在跟风暴搏斗，一路上陪着她号啕不绝。

“我受够了。哪怕我的心是石头做的，这样重的打击也会把它打碎了！如果安蒂克自己宁可这样，那就让他待在外边，在酒店里称心如意喝他的酒好了。可是，雅格娜所干的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可不能原谅她：我要报复……来个彻底的报复！是的，哪怕我因此要死在监牢里，我也要报复。——如果这样的人都可以在天主的大地上逍遥法外，不受惩罚，那末，世界就根本没有正义了！”……这些个就是她内心的思想。但是，过了一会儿，她的怒气自行消失了，她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就象透过浓霜密布的玻璃窗所看到的花儿一样。现在，她的力气几乎完全用尽了，沉重的负担把她压倒了；松树柴硬节擦伤了她的肩膀，她的背脊也酸痛得厉害；用棍棒挑住的那捆木柴很重，使颈子旁的棍棒扣紧了她的喉头，她连气也透不过来，愈走愈沉重、愈缓慢了。

大路全被吹来的雪掩盖住了，没遮没拦的，到处都刮得有风。几码以外勉强看得见的白杨树，排成无限长的行列耸立在那里，风鞭打它们时，就弯腰曲背，发出可怕的叫喊哀鸣的声音，那种挣扎的情况，就跟落在网里的小鸟徒然痉挛地一阵阵鼓翼绝叫一样。

在高原上，风力多少减退一些了；可是在下面的平地上，风却比以前更猛烈了。风从大路上直卷过来，刮到大路的两边儿，

驰过平原，直冲到灰色的朦胧的远方。大风仍旧在这儿翻腾，就象大镬子里的沸水一般；成千次的旋风不断地跳着妖魔之舞；成千个雪球，给风从平原上卷起来，一路上翻滚而去，象是旋转着又大又白的纺锤；成千个雪堆遍地转移行动；成千个绵延雪脊向前汹涌推进，愈积愈大，愈堆愈高，仿佛要上接天空，把一切东西都挡得看不见了——接着却突然崩落，发出纷乱的轰然巨响。

整个儿乡村看上去象是一只沸腾的油锅，泛溢着白色的液体，腾跃起泡，飞沫喷气；同时，随着黑夜的来临，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地面上腾起来，在头顶上嘘嘘而鸣，在远处隆隆轰传——有象无数皮鞭辟拍挥动的声音，有象举扬圣体时风琴呜呜低鸣般的森林之音，有撕裂天空的、狂野悠长的嗥叫，有流离失所的迷途小鸟的啼唤，有好象是鬼魅哭泣呜咽般的凄厉可怕的声音；接着，重新沉寂无声——然后，白杨树之间又响起了尖锐单调的风声萧萧。白杨树在雪花纷飞的空中东摇西晃，朝天举着手臂，好象满心恐惧的鬼魂一般。

汉卡拖着沉重的脚步前进，她几乎是在一棵棵的白杨树之间一路摸索着走过去的，也时常停下来休息，静听着黄昏时分的那些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在一棵白杨树根的旁边，她看到白雪上一团黑色——一只野兔蹲在那儿。她走近时，野兔便冒着大风雪逃走了；大风雪象猛禽伸出利爪似的抓住了野兔，把它疾卷而去；野兔在风雪的利爪中可怜地哀鸣着。可怜的野兔消失踪影之际，汉卡怀着忧心忡忡的同情，瞧了野兔一眼。现在她几乎走不动了，十分艰难地在积雪中拖着沉重的脚步。背上的重担冷酷无情地压着她。她时常这样想象：她背上背着的，是严冬，是大雪，是大风，总之是一切的重担；她带着一个悲伤的、流血的、累垮的灵魂，已经永不

变易地这样艰苦跋涉过来了，而且还要继续艰苦跋涉下去，直到最后审判的末日。道路似乎漫无止境地延长了，背着的重担压得她百骨酸痛；她停下来休息的次数愈来愈频繁了，休息的时间也愈来愈长久了，因为她已经有点神志迷糊了。她的脸在发烧：她用雪来冷却火烫的脸，揉揉自己的眼睛，千方百计地尽力振作精神，重新举步向前，投进呼啸咆哮着进行搏斗的一片混沌中去。但是，她哭之又哭；泪水从她的心里，从那深藏着的悲哀的源泉里，直涌出来；从她那给撕得粉碎的心底里，迸发出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悲观绝望的叫喊。然而，她又不时地祷告上苍，用哀泣的调子说出她的祈祷，吐出互不连贯的字句。一只鸟，冻得快要死了，也会这样断断续续地扑动着翅膀的；然后，精疲力尽，落到了地上，稍稍往前跳一点儿，稍稍鸣叫出一点儿声音，又重新陷入致命的昏迷里了。

汉卡用她剩下的那点力量，重新向前赶路，她经常绊在雪堆上，倒了下去，有时候简直牢牢地陷在雪堆里起不来了，但她想到了她的孩子们，心中受到惊恐的袭击和鞭策，总是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现在，风给汉卡送来了铃铛的声音，雪橇滑动的声音，人们谈话的声音，但声音断断续续，她虽然站停了静听，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清楚。不过，有人正赶着雪橇在她后面驰来，那可是确定无疑的；最后，透过雪雾，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马的脑袋。

“那是公公啊！”她低声自语；因为她认出了马头上的那块白斑，于是她不再等待那雪橇了，却转过头来往前走去。

她没有认错。波利那带着维蒂克和安姆勃罗司，正从区法院回来。他们的雪橇走得很慢；要穿过雪堆是很困难的：有几个地方，他们还不得不走下雪橇，拉着马前进。他们似乎已经喝醉

了，因为他们正在大声谈话大声哄笑，安姆勃罗司还不时地东一段西一段地唱着歌儿哩。

汉卡给他们的雪橇让出路来，把头巾拉下来盖住自己的脸，可是她这么办也毫无用处，波利那鞭打马匹，叫它们跑得更快，雪橇从汉卡身边经过时，他立刻把汉卡认出来了。雪橇往前直驰，可又被另一个雪堆阻挡住了。波利那向四周看望，勒住了缰绳。他重新看得见汉卡，汉卡也走得跟雪橇差不多并肩的时候，波利那叫她了：

"把木柴丢在雪橇后边儿，坐到我这儿来：我带你回家去。"

她一向服从他的命令，现在也就本能地照办了。

"别列察坐在一棵树下直哭，巴尔特克让别列察搭了他的雪橇；他们的雪橇紧跟在我们的后边儿。"

她瘫痪似的坐到雪橇的前座上，因为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什么话也不回答，只是阴郁地张望着黑夜和暴风雪的那一片骚扰不宁的混沌景象。波利那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她外貌是那末潦倒，苍白的冻僵的脸，哭肿了的眼睛，坚决地紧闭着的嘴，真叫人看着也感到痛苦。她又冷又累，浑身发抖，把破破烂烂的围巾裹得怎么紧也不管用。

"你应该当心啊：这样坏的天气，很容易生病的。"

"有谁来替代我干活呢？"

"咳！这种天气还到森林里去？"

"我们压根儿没有烧的了，饭也没法儿煮。"

"孩子们都好吗？"

"小彼得病了两个礼拜，现在可完全好了，吃量比我给他的分量大了一倍。"她答道，现在她心神安定了，精疲力尽的状态也有所恢复。她把围巾甩到后面，平静地望着他的脸，过去那种诚

惶诚恐低首下心的神气，现在一点也没有了。老头儿猜到汉卡的内心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卡已经不是从前的汉卡了，他对此大为诧异。现在他可以感觉得到，她内心存在着一种冰冷的宁静；而她紧闭的嘴唇，又显示出不屈不挠的坚定和力量。他不再象从前那样吓唬她了；而她跟他说话的口吻，就象跟一个平辈和一个外人说话一样，既不诉苦，也不埋怨。她回答的话，简单扼要，声音里体现着她所熬过的极大的苦难，声调里存在着压抑住的隐痛之火锻炼成的严峻之情；只有她那泪光闪闪的蓝眼睛仍旧显示出了一个情意深厚的灵魂。

“你大变了。”

“痛苦熔铸灵魂就跟铁匠锻铁一样——而且速度更快。”

她的回答使他大为惊异，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对答才好，于是他转过头来，跟安姆勃罗司拉扯起跟大地主打官司的事来了。虽然乡长曾经说他会胜诉的，可他还是败诉了，而且还得担负全部诉讼费用。

“我要上诉，”他自信地说道，“还要打赢这场官司。”

“那可困难呢。大地主的胳膊长，到处都会耍手段取胜的。”

“对付他们也有一个办法——只要耐心等待好机会，总是有办法的。”

“你说得对，玛蒂亚斯；唷，这天气，可真冷啊！咱们上酒店去，暖和暖和身子吧。”

“好极了。——我已经花了不少钱，再花一点儿也不在乎了。——可是，你应该知道，只有铁匠是趁热打铁的。一个要打倒对手的人，必须冷静对待事变，用忍耐克制自己。”

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村子里，暮色加深，变成漆黑一团，他们一路经过的房子，在昏暗的氛围中也看不清楚；但风暴正在逐

渐减退。

波利那在通向汉卡家的小路口勒住了马，下来帮助她把木柴背在背上；她已经下了雪橇时，他凑在她耳朵边说道：

“来走动走动，来看看我，——如果你高兴，明儿就来吧。我知道你日子过得很苦；那混蛋把他挣来的钱都喝了酒了，让你跟孩子们去挨饿。”

“可你撵我们出来的，我怎么敢回来呢？”

“你别说傻话。——你听我的话，来吧！”

她一时感情冲动，喉头塞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吻他的手。

“你来吗？”他用一种和蔼可亲得奇怪的声音说道。

“我来，多谢你；既然你叫我来，我就一定来。”

波利那扬鞭抽马，雪橇立刻转到酒店那边去了；而汉卡呢，也没有等待刚从巴尔特克雪橇上下来的父亲，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去了。

屋子里漆黑，好象比外边儿还要寒冷。孩子们蜷缩在羽毛被头里睡觉。她忙碌地动手生火、做晚饭，但自始至终总是想着她跟波利那的异乎寻常的会见。

“不！哪怕他死在床上了，我也不必去看他：去了的话，安蒂克会狠狠地对付我的！”她愤愤地喊了出来。可是，别的想法，反抗她丈夫的想法，却立刻接踵而来了。

世界上有谁象安蒂克那样使她吃足了苦头的呢？

的确，波利那把土地给了那猪一般的臭女人，而且把他们赶了出来。可是，安蒂克先动手跟他打架，不断地对他大吵大骂，弄得老头儿忍无可忍。只要他活在世界上，他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愿处理他的土地。——而且，刚才他是多么亲切地叫她去看

他啊！……而且还问起了孩子们，问起了各种事情！——一点也不错，如果安蒂克不去追求那个女人，现在这种困苦和屈辱，那就连一半也不会遭遇到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不是老头儿的过错。

当她继续思考下去的时候，她对波利那的愤懑，就逐渐减退了。

这时候别列察进来了，他冻得半死，精疲力尽得可怕。他至少得在炉火边烤上一个钟头，才能有力气把经过情形讲出来：他是怎样的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若不是波利那搭救了他，他就很可能冻死在树底下了。

"他看到我，很想让我搭他的雪橇，可是，我说你在前边儿的大路上，这时他就把我交给巴尔特克，自己赶着雪橇来追你。"

"真是这样吗？他可没有告诉我啊。"

"他实际上不是个硬心肠的人，但是他宁可人家把他当做个硬心肠的人。"

吃过晚饭，在孩子们尽量吃了个饱、重新挤到床上、睡熟以后，汉卡便在炉火边坐下，把风琴师的剩下的羊毛纺绩起来；她父亲仍旧在继续烤火，胆小地瞧瞧她，清清喉咙，鼓起勇气来说话——虽然踌躇很久，他终于说话了。

"请你跟他和解了吧。不要去考虑什么安蒂克，考虑考虑你自己和孩子们吧。"

"说起来是容易的。"

"波利那自己先走了第一步……而且，你瞧，他的家现在变成了地狱，……他一定会把雅格娜一脚踢开；如果不立刻踢开，他不久也会把她踢开的……犹兹卡决不能管理这么大的家业，——如果，当那件事发生了，而你又被他看中了，博得了他的

好感，那就好了……你能够帮他做不少事情，而且时机正好……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许会叫你回去……”

当他说话的时候，她就停止纺绩了，脑袋靠在卷线杆头上，开始反复思考，并且考虑着父亲的忠告。

现在他准备上床睡觉了，却用机密的口吻问道：

“他一路上跟你谈话吗？”

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到他那儿去吧，我的女儿；明天早晨就去吧；既然他叫你去，你就去吧，赶快去吧。光想想你自己和孩子们……要站在老头儿这一边，体贴老头儿。要象驯服的牛犊儿一样，常言道，驯服的牛犊儿‘多吃牛奶，就会上膘，就会肥胖茁壮’。——你还要记住这话：‘仇恨从来没有给什么人带来过成功。’——至于安蒂克，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来的。现在他被魔鬼纠缠住了，被魔鬼赶来赶去地捉弄着；可是这种情况不久就会过去的，那时候他就回到你身边来了。我们的天主正留神在最好的时机里救你脱离这些个苦难。”

他花了很多功夫来告诫她，竭力要说服她；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失望了，不再说下去了，却上了床，一声不响地躺在那儿。汉卡继续纺着羊毛，考虑着父亲的话。

她再三地站起身来看看安蒂克是否回家来了。可是一点声息也没有听到。

她纺绩着，可是活儿干得不顺当。不是毛线断掉，便是纺锤从手里滑掉了，因为她脑子里反复想着波利那说的话儿。

说不定事实会证明：老头儿叫她重新回去的时辰到了！

逐渐逐渐的，从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欲望，——起初是微弱的，最后是不可克服的欲望——想跟波利那言归于好、和睦相处

的欲望。

“我们三口人是贫苦无依的：马上就要有第四口人出世了……那时候我怎么办呢？”

她不再把安蒂克考虑在内了，只想到她自己和孩子们，而且感到她必须为他们大家作出决定——她必须作出决定，也愿意作出决定。

如果她能重新在波利那家夺回主妇的地位，站稳脚跟，她心里想道，她就要彻底、认真地担负起她的责任来，什么也不应该阻挡她完美地履行各种职责。她内心里产生了希望，这希望愈来愈大，使她全身充满了力量、精神和勇气，她一想到这些就眼睛闪闪发光，觉得浑身是劲。

她把自己的这种白日梦玩味了好久，也许一直玩味到了半夜，——她打定主意明天要到波利那家去，而且带着孩子们同去，哪怕安蒂克要禁止她去，甚至还要打她。她不愿意听安蒂克的话，却要抓住波利那给她的机会，到波利那家里去；现在她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如果必要的话，还准备跟整个世界作战。

她再一次地瞧瞧门外。风已经完全静下去了；在漆黑的夜里，积雪幻作深灰色。大块的云朵在空中驰过，象是波涛滚滚；从遥远的树林里，从看不见的阴影里，传来了一种微弱的沙沙声。

她灭了灯，作了祷告，开始脱衣服睡觉。

突然，在周围的沉寂之中，冒出了一种遥远的闷住了的声音，这声音颤动着，愈来愈响了；同时，一道血红的光，斜照在玻璃窗上了。

她恐惧地跑了出去。

在村子中央的什么地方，爆发了一场大火：一道火柱挟着浓烟和纷飞的火星，向上直冲起来。

警钟立刻响起来了，叫喊声愈来愈大了。

“起来！起来！失火了！”她喊着隔壁房间里的斯泰和，匆忙穿好衣服，冲到大路上去了。她在大路上遇到了从村子里奔出来的安蒂克。

“哪儿失火了？”

“说不上。——进屋里去吧！”

“也许是公公家里呢……看上去，地点很近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害怕得要死。

“狗东西！进去！”他怒吼道，用足全身力气把她推进了屋子。

他全身是血，光着脑袋，帽子也没有了；他的羊皮袄给撕成了两片，他的脸又黑又脏，他的眼睛放光发亮，象疯子的眼睛一样。

第 十 章

就在同一天，工作完毕、黄昏转为黑夜的时候，人们开始来到克莱姆巴家里参加盛大的纺绩会。

克莱姆巴的老婆邀请了年龄较大的妇女们，大部分是她的至亲好友；她们都来得正是时候，留神着不让自己迟到，以免辜负主人的盛情。

瓦赫尼柯娃，按照她自己的老规矩，第一个赶来了，捧着大量的羊毛，胁下还挟了好几个锭子。其次是马秀的母亲哥拉勃，愁眉苦脸，永远没有一丝笑影，永远抱怨一切；在她之后来到的是多嘴多舌的瓦伦多娃，一个象老母鸡似的咯咯叫个不停的、动不动就生气的妇人；然后是西可拉的老婆，一个可怕的长舌妇，瘦得象个扫帚柄，对左邻右舍的吵架最感兴趣。接着滚进来的是普洛希卡的老婆，矮矮胖胖，象个圆桶，脸色红，血气旺，老是盛装打扮，对人倨傲自大，她那少有的能说会道的天才，又使大家都讨厌她。这之后，巴尔绥柯娃悄悄地踅进来了，身材矮小，皮包骨头，又憔悴，又狡猾；她是个脾气极坏的女人，专爱涉讼打官司，跟村子里一半的居民闹着纠纷，每个月都要到法院去出庭。现在，伏依蒂克的老婆柯勃索娃大胆地踏进门来了，事实上，主人可没有邀请她，她既是个存心不良的长舌妇，又是个泼辣难驯的悍妇，人们避之如火，都不愿跟她交往。格利哥里的歪嘴老婆也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她是酒鬼，骗子，专爱开玩笑，

特别是捉弄邻居的玩笑。还有老婆婆索霍娃（克莱姆巴的亲家母），一个十分文静的女人，虔信宗教，除掉多米尼柯娃之外，就数她在教堂里待的时间最多了。也还有别的女人们，可是很难描写，因为她们彼此相似，就象鹅群里的鹅一样，除了服装之外，很难分辨。这些人都来了，成了个家庭主妇们的大集会；她们谁都随身带了些东西——有的是要纺的羊毛或是亚麻，有的是要缝的麻布或要做被褥的羽毛——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两手空空、好象是专门为聊闲天儿而来似的。

她们在房间中央，吊在天花板上的那盏油灯下面，围成一大圈；她们看上去象是一丛灌木林，长得很好，枝繁叶茂，可是被肃杀的深秋摧残了：因为她们都是年事已长，岁数也大致相仿。

克莱姆巴娃一视同仁地用友好的招呼欢迎她们，可是说话的声音不高：她呼吸急促，她肺部的情况不良。克莱姆巴是个明白事理的好人，喜欢跟人人保持愉快友好的关系，他跟每一个人都说上几句殷勤的话，亲自给她们摆桌子搬凳子。

雅格娜到得晚了，她是和犹兹卡、娜斯特卡以及两三个姑娘们一起来的；随后又零零落落地来了几个年青小伙子。

这是个盛大的集会。冬天是个沉闷的季节，日子过的挺无聊。人们不想象禽鸟归巢那样的及早上床睡觉，睡早了，天亮之前躺在床上的时间就太多了，而且睡乏了，搞得腰背都要发痛的。

她们坐了下来，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柜子上；克莱姆巴的儿子们又从院子里搬来了树桩，给孩子们坐；房间宽敞，大家都坐得下。这房子盖得不高，可是很大，格局是老式的，大概是克莱姆巴的高祖父手里造的，距今一百五十多年了。房子早已因为年深月久而变得摇摇晃晃，歪歪斜斜，象个伛偻着的老头

儿；有的地方，茅草的屋檐几乎碰到了下面的树篱，不得不把它撑起来。

一会儿以后，谈话声愈来愈响了，谈话的人也愈来愈多了，与此同时，纺锤在地板上呼呼地转动着，纺车这儿那儿呜呜地鸣响着。

克莱姆巴的儿子共有四个：都是身材细长的小伙子，嘴上刚长出胡髭。他们挨着门坐在那儿，专心搓着草绳。其他的年青人坐在角落里，吸着烟卷儿，露出牙齿微笑着跟姑娘们打趣，逗得她们格格地直笑，闹得房间里一片喧哗。

最后，她们盼了好久的罗赫进来了，马秀也跟着他进来了。

"还在刮风吗？"有人问。

"压根儿没有风了；天气要变了。"

"一定是快要解冻了，"克莱姆巴补充道；"我们听见森林在哭呢。"

罗赫现在在克莱姆巴家教一班学生，就在克莱姆巴家吃饭住宿。罗赫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坐下吃饭。马秀跟在座的某几个人打了招呼，对雅格娜却一眼也没有瞧她，虽然她就在他的眼前，他却装做没有看见她。雅格娜对此淡淡一笑，尽是把眼睛瞅着门口。

"咳，刮了一整天的风了，天主保佑我们！"索霍娃说道。"有几个女人好容易半死不活地从森林里回来了；据说，汉卡和她父亲也跟她们同去的，现在还下落不明呢。"

"哎，一点不错啊，"柯勃索娃咕咕哝哝地说道；"穷人不论走到哪里，总有寒风往他们身上直刮。"

"咳！汉卡确实落到了……"普洛希柯娃开始说道，可是看到雅格娜脸涨得很红，她就住了口，换一个话题，讲起别的事情

来了。

“雅姑斯叮卡没有上这儿来吗？”罗赫问道。

“我们不需要她；我们这些人可不喜欢造谣污蔑和背后中伤。”

“她是个恶毒的母夜叉！今儿个她还在乡长和村长老婆之间搬嘴弄舌，搞得她们两个吵了起来，若不是大家劝阻的话，她们两个就要打起来了。”

“那是因为她们听任她任意乱说。”

“然而，至今没有人为了她的恶言恶语恶作剧，给她个厉害看看。”

“可是，大家都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干么又去听她乱骂人呢？”

“话是不错；可我们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在撒谎，什么时候不在撒谎。”

“大家放任她，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她说别人的坏话，”普洛希卡的老婆下结论道。

这时，士兵的老婆特雷莎嚷了起来：“要是她说了我一句坏话，我就叫她知道我的厉害！”

巴尔绥雷克的老婆听到这话，讽刺地对她说道：

“啊，难道她没有在村子里整天地讲你的坏话吗？”

“你说出来——不论你听到了什么，你把它说出来！”她大声叫喊，脸涨得血红；她跟马秀有着特别亲密的交情，这已经是村子里谁都知道的事了。

“你丈夫从军队里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说出来，当着你的面说出来！”

“你说话留点儿神！吓，你居然要在这儿唠唠叨叨起来了？”

“谁也没有责备你，你干么嚷嚷啊？”普洛希卡的老婆大着声儿反唇相讥道；可特雷莎的怒气也不是一下子平息得了的，她咕咕哝哝地自言自语了好久。

“他们带着‘熊’来过吗？”罗赫为了改变谈话的中心，故意问道。

“他们现在在风琴师家里，马上就要上这儿来了。”

“谁要这些玩意儿啊？”

“当然是古尔巴司和斐利普卡的儿子们啊；除了这些混帐东西，还有谁呢？”

“他们来了！”姑娘们大声喊道。茅屋前面，响起了一声悠长的怒吼，接着是各种动物的叫声，鸡啼，羊鸣，马嘶，而且这一切声音都有笛子伴奏。最后，门开了，进来一个年青小伙子，反穿着一件老羊皮袄，头戴着一顶高大皮帽，脸涂得墨黑，看上去活象一个吉普赛人。他用绳子拉着大家议论过的那头“熊”，走上前来；那“熊”浑身上下都披着蓬蓬松松的棕色豌豆藤蔓，只有可以随意摇动的脑袋上，蒙着毛皮、装着纸头耳朵，还拖出一英尺多长的一条舌头。两条胳膊上都缚着绕满藤蔓的棍棒，这就看起来好象是在四足爬行似的。“熊”后面是另一个耍“熊”的人，一手挥舞着一根用麦秸编成的鞭子，一手拿着一根缀满尖钉的棍棒，钉子上扎着一些肥咸肉片、面包和纸包儿。风琴师的儿子米哈尔走在后面，吹着笛子；还有好些小伙子，拿了棍棒叩着地板，哇啦哇啦地叫喊着。

耍“熊”的人“赞美天主”，发出咯咯的鸡啼，咩咩的羊叫，以及烈性种马似的嘶鸣，然后，提高了嗓门儿，这样说道：

“我们这些耍熊的人，是从外国来的，是从海洋和无穷的森林之外的外国来的；那儿，人们两脚朝天，颠倒着走路，用香肠做

栅栏，用烈火使身体凉爽，把锅子放到太阳底下去晒沸，天上落下来的不是雨水，而是伏特卡。我们便是从这个地方把这只野蛮的熊带到这儿来的。我们听得人家说，这个村子里有富裕的庄稼人，有好心肠的女主人——也有漂漂亮亮的姑娘。所以，我们从外国到这儿来了，我们越过多瑙河，来求得仁慈的款待，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得到一些赏赐，来补偿我们的辛苦！——阿门！”

“那末，你们就要点拿手好戏给我们看看吧，”克莱姆巴说道；“说不定吃食间里也许还有点东西给你们吃吃呢。”

“立刻就要。——喂，把笛子吹起来；熊，你也跳起舞来！”耍“熊”的人大声喊道。于是笛子奏出了一支最美妙的曲子，小伙子们用棍棒叩着地板，嘴里有板有眼地吆喝着，耍“熊”的人模仿着许多走兽的鸣叫，“熊”仿佛四脚着地的跳来跳去，耳朵摇摇摆摆，舌头再三地伸出来缩进去，一味追逐着姑娘们。耍“熊”的人好象是在把“熊”拉回来，他一面用鞭子打着他打得到的每一个姑娘，一面大声嚷嚷：

“嗨，姑娘，还没有找到丈夫吗？——姑娘，你可要挨打了！”

房间里的声音，随着喧哗、蹦跳和叫喊，愈来愈响了；“熊”开始狂野地戏耍，它在地上打滚，大叫大吼，跳跃逗笑，用长长的木头前脚抓住姑娘们，使她们按着米哈尔吹出的笛音跳舞，这当儿，欢乐之情，真是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两个耍“熊”的人和陪伴着他们的小伙子们，也闹成一片鼓噪，这老朽的茅屋，简直要在这种喧嚣逗乐的热闹声中塌下来了。

接着，在克莱姆巴的老婆十分慷慨地款待他们以后，他们就走了；但还从大路上远远地传来了人嚷狗吠的声音。

大家已经沉静下来的时候，索霍娃问道：“那熊是谁扮的

啊？”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当然是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啊。”

“他脑袋上蒙着毛皮，我怎么能认得出来呢？”

“我的亲爱的，”柯勃索娃说道；“要这种把戏啊，傻瓜倒十二万分的聪明呢。”

“雅斯耶克并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的笨人！”娜斯特卡帮着雅斯耶克说话。没有一个人反驳她；可是狡猾而意味深长的微笑，浮现在好些人的脸上。她们重新坐下，愉快地闲扯起来了。由最不怕羞的犹兹卡带头，姑娘们围在罗赫坐在那儿的火炉四周，说着好话，纠缠不清地要他讲故事——就象秋天他在波利那家里讲过的那种故事。

“犹兹卡，你还记得我在那时候讲的故事吗？”

“当然记得啦，那是关于天主耶稣和他的狗勃雷克的故事。”

“如果你们要听的话，今儿晚上我要讲一个关于我国古代国王的故事。”

她们给罗赫在灯下安了个凳子，大家也围着他坐下；老人坐在小姑娘们中间，好象是开垦地里的一棵老橡树，四周团团围着一丛繁密的灌木林。他用平静的声调，从容不迫地讲述着。

大家寂静无声。只有纺锤呜呜的鸣响，炉子里的木柴断断续续地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罗赫给她们讲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古代的国王和古代血腥的战争；大山里睡着一队中了魔法的武士，他们只待一声号响就会醒将过来，扑向敌人，把罪恶的世界清洗干净；巨大城堡中的金屋里，有穿白衣服的、中了魔法的公主们，在月光之夜哀泣，盼望着来拯救她们的人士；空房间里夜夜响起音乐，不少鬼魂聚在那里跳舞，鸡鸣时消失无影，回到坟墓里去了。她们静听着；纺锤不复在她们的手里转动了；她们的

思想进入了神奇的世界，她们的眼睛闪闪有光，不可名状的喜悦之泪涌了出来，她们的怀着憧憬与惊异之情的心，也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罗赫最后又给她们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贵族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农民国王”，因为他是人道的，公正的，一视同仁地以仁爱对待老百姓。罗赫讲到了这个国王所进行的可怕的战争，讲到了国王乔装改扮成农民，在国土上到处走动，象兄弟一样地跟老百姓一起生活，这样就知道了为非作歹的事情，就可以纠正错误。讲到了以后国王为了进一步跟农民打成一片，怎样娶了住在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庄稼汉的女儿叫做索菲亚的做妻子，把她带到京城的城堡里；国王怎样执政多年，成了老百姓的慈父，国内最好的庄稼汉。

她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故事，一个字也不放它漏过，甚至还屏息静气，生怕吐一口气就把讲给她们听的神奇故事的线索打断了。至于雅格娜呢，现在她可再也没法儿纺绩下去了；她的两手放了下来，垂在腰际；她的脑袋搭拉着，半边脸颊偎在纺线杆的头上，她的蔚蓝色的眼睛，钉住了罗赫的脸直瞧。在她看来，罗赫仿佛是个圣人，从镜框子里跑出来的圣人；他头发灰白，胡须又长又白，苍白的眼睛好象凝望着遥远的东西，他的外表真是神圣不可侵犯。雅格娜用她全部精力——用她那十分敏感善感的心灵的全部精力静听着，把他所讲的一切都认真地听到了心里，因此情绪激动，连呼吸透气也感到困难了。他讲的一字一句，使一切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她的眼前；他讲到哪里，她的心灵就跟到哪里。——最最打动她的，便是国王和他的农民妻子的故事，她觉得，这故事真美！

“国王真的这样生活吗？——真的跟农民们一起生活吗？”沉

默了好久之后，克莱姆巴问道。

“真是这样。”

“天哪！”娜斯特卡小声儿说道；“如果国王跟我说话，我一定害怕死了！”

“我要跟着国王走遍天涯海角，要他跟我说上一句话……哪怕是一句话也好！”雅格娜热情地大声说道。

接着，她们向罗赫提了许多问题。什么地方能找到那些个城堡？那支军队？那些个金银财宝和美丽的东西？那些强大的国王？——究竟在什么地方能找得到呢？

罗赫一一答复，多少带点悲哀的口气，可是充满聪明智慧，给她们指出了许多深刻的真理，提起了许多神圣的格言，她们听了，都深深叹息，开始思索起尘世间的天道来了。

“是的，”克莱姆巴说道，“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是属于天主的！”

不过，罗赫疲倦了，他需要稍稍休息一下。因为大家对罗赫讲的神奇的故事都感到很大的兴趣，人人都开始讲起她也听到过的故事来了——起初是小着声儿讲的，后来就讲得响了。

这个人讲了一个故事，那个人讲了第二个故事，这就使第三个人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带来了一点新鲜的兴味。故事就这样象纺纱似的连绵不断，讲得柔和悦耳，有如照亮了隐秘丛林中黝黑死水的月光。她们讲到饥饿的婴孩的哭声，怎样引导淹死的母亲回来给他喂奶；怎样必须把一根白杨树桩塞进棺材中吸血鬼的心里，它就不会出来吮吸人的血液；有一种正午的鬼魅，又怎样躲藏在田亩间小径上扼死小孩子们。她们讲到会说话的树木，可怕的子夜幽灵，吊死的人，妖妇，到地面上来悔罪的、不能超生的亡魂——以及其他使人毛发直竖、吓破胆子的种

种阴森可怕的事情，使大家听了浑身发抖、害怕得不能动弹的一切事情。接着，她们一声不响地坐着，惴惴然面面相觑，侧耳细听：她们幻想有人在天篷上面的屋顶里走来走去，或是躲藏在窗户外面；她们幻见灼灼发光的眼睛透过玻璃窗望着她们，或是有朦胧的鬼影躲藏在各个角落里；她们不止一个人划着十字，牙齿咯嗒咯嗒打抖地背诵着祷告。但，这种恐惧的心情很快就过去了，象云翳一样，当它在太阳前面滑过去之后，人们就忘记了有过云翳这回事了。于是她们重新坐着谈天说地，作着长之又长的长谈。罗赫注意地听着她们的谈话，终于也参加了进去，讲了一个关于马的寓言。

“从前，有一个只有五亩地的穷苦农民，养了一匹马，这马生性懒惰，无恶不作，决非言语所能形容。他对待那马很好，可是毫无用处；他给它吃得很好，可是它从来不觉得称心满意。它根本不愿意干活儿，却把挽具搞得粉碎，它恶毒地踢人，谁也无法挨近它的身子。……最后，主人看到好好对待它是没有用处的了，心中恼火得厉害，便给它驾上耕犁，硬叫它去翻耕一块休耕已久的田地，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它累得精疲力尽、俯首帖耳了。它不肯拉犁；主人狠狠地给了它一顿鞭子，打得它屈服、干活儿。可是，它认为自己受到了痛心的虐待；回忆在它心里引起了怨恨，它迫切地盼望着在相宜的时机进行报复。有一天，当那庄稼汉俯下身子去解开它后脚上的束缚时，拍的一声，马蹄踢了出来，当场把主人踢死了；于是那马儿就动身到世界上去自由自在地乱逛了。

“整个儿夏天，从头到尾，它的日子都过得挺好。它躺在树荫里，吃陌生人的田地里的麦子。可是冬天转眼就来了，下了雪，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它冷得浑身发痛。于是它愈走愈远，去找东

西吃。狼紧紧地跟着它，时常咬它的肚子，咬得很深；它就不得不日日夜夜地奔跑了。

“它跑啊，跑啊，跑啊，甚至跑尽了冬天的疆域——它跑到了一个牧场上，那儿的气候温暖，青草长可及膝，小溪在太阳下闪闪生光，阴凉的树影在溪岸上摇来晃去，畅快的微风吹拂着。因为它饿着肚子，它就去吃青草；可是，每次它自以为吃到满满的一口时，青草就没有了，它吃到的只是一口坚硬的石子。接着，它很想去喝点儿水：可是水没有了，有的只是发臭的泥浆了！它找寻躺下休息的树荫，可是树荫飘忽而逝，它却受到了太阳的烤炙！——于是它想回到森林里去，可是森林也没了影儿了！这可怜的马在痛苦中发出嘶鸣；其他的马也应声而鸣；它循声而行，终于走过了牧场，走到了一个大农舍跟前。这农舍似乎统体都是银子做成的，玻璃窗是珍贵的宝石做成的，而屋顶好象是嵌着星星的天空；有几个人在走来走去。它跟在他们后面走动，因为现在它愿意劳动了，劳动无论怎样辛苦，总比悲惨地饿死好。可是，它在炎热中徘徊了整整一天，却没有人把缰绳套在它身上。到了晚上，总算有个人出来了：这人是个农民。他就是天主耶稣，伟大的庄稼汉，最神圣的庄稼汉！他说道：

“‘你这懒惰的东西，你这谋杀人的家伙，我这儿可用不到你。非到现在诅咒你的人祝福你的时候，我决不会把你收留到我的马棚里来。’

“‘我踢他，不过是报复，因为他打了我。’

“‘他打你一顿，我已经处分了他；可是一切赏罚，都是由我掌管的。’

“‘我饿极了！’马儿呜咽道，‘渴极了！痛苦极了！’

“‘我说过了。滚开！我要叫狼群咬你撵你。’

“于是那马儿重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冬天的疆域里去了，又饿又冷，心中十分害怕；因为狼群（仿佛就是天主的猎狗）不断地追逐着它，嗥叫怒吼，吓得它胆战心惊。最后，在一个春天的夜里，它站在原来的主人家的大门口了；它嘶鸣，希望得到收留。

“但是，寡妇和孩子们听到它的声音就冲了出来，他们抓起棍棒木板，一边打它，一边骂它，骂它踢死主人，害得他们落到了这样贫苦穷困的地步。

“那马儿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就回到森林里去了。狼群向它猛扑过来，它却连招架也不招架，因为它现在觉得‘死’也不比‘活’苦。然而，群狼只不过碰了碰它的肚子，狼群的头儿对它说道：

“‘嗳，你太瘦了——简直是皮包骨头！我们也不高兴吃你，也不屑白费劲儿用牙齿咬你：可是，我们倒可怜你，倒要帮助你。’

“它们把它带走了，第二天早晨又把它带到老主人的田里，把搁在田里的耕犁给它驾上了。

“它们对它说道：‘他们会跟你一起耕田，把你养得肥肥壮壮的；到了秋天，我们会来替你把耕犁卸下来的！’

“后来寡妇到田里来了。她看到马儿回来了，而且准备耕田了，口中大叫‘奇怪！’可是，它踢死她丈夫的惨痛回忆，又使她痛骂它，用足力气狠狠打它。第二天她还是骂它打它，以后也不断地惩罚它。它知道自己罪有应得，整个夏天都任劳任怨地干着活儿。直到几年以后，寡妇再嫁，又向邻居买进了一些田地时，她才对它发了慈悲心，对它说道：

“‘你犯了严重的罪行，叫我们受累不浅；但是，既然天主通

过你赐给我们丰收，我又嫁了个能干的丈夫，买了些田地，现在我干干脆脆完完全全地宽恕你了。'

“你们瞧，就在那天夜里，大家正在庆祝洗礼式的时候，狼群——天主的使者——来了，把马儿从马厩里带出去，带到天堂里的田野上去了。”

她们对这故事惊叹不置，也深受启发，认为天主始终惩戒罪恶，嘉奖善行，监督万事万物，明察秋毫，就象马的故事所明白指出的那样。

“哪怕是钻在墙里的虫豸，也逃不过天主的眼睛。”

“不论什么最秘密的思想，不论什么不洁的欲望，”罗赫迅速补充道，“全都瞒不过天主。”

雅格娜听到这话，吓了一跳；因为安蒂克刚好在这时候进来了，虽然看到的人很少。瓦伦多娃这时正在讲一个关于中了魔法的公主的神话，大家都听得入迷了，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纺锤也都停止转动了。

她们就这样度过了那个单调沉闷的二月之夜。

她们的心灵都在燃烧，火光熊熊，正如那轰隆轰隆地燃着的松脂树柴；一阵阵爆发出来的热情的低语，——幻想，梦和欲望的低语，——在房子里飘扬飞翔，好象蝴蝶，好象活的飞舞着的花朵。

她们给自己织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网，光辉熠熠，虹彩变幻，——暂时之间，把她们生活在其间的灰暗悲惨的世界遮掩住了。

她们漫游在黑暗的原野上，鬼火给照着亮；她们逗留在银色的溪流旁，凄厉的歌声、神秘的呼唤声和涟漪的汩汩声，响成一片；她们穿过广大的森林，森林里尽是魔境，武士、巨人、闹鬼的

古堡、喷火的巨龙。她们心惊胆战地站在种种十字路口：这儿吸血鬼锐声狞笑，那儿吊死鬼发出永堕地狱者的呜咽，另一头，未受洗礼的孩子，跨在蝙蝠的翅膀上徘徊飞翔。她们跟着为自杀而忏悔的黑影，闯进了幽暗的墓地；她们在古堡和教堂的废墟上静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她们看见了可怕的鬼影幢幢的无穷无尽的行列；她们亲临了正在交锋着的战争；她们向河水底下张望，那儿有燕子们一起沉睡在长长的花彩里，等待每年春天圣处女呼唤它们，让它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她们上穷碧落下穷黄泉——经历天主震怒的暗影，也经历天主慈悲的光辉；经历莫可名状的、欢天喜地神奇古怪的时间和空间；经历只有在狂喜的时刻或梦境里才见得到的世界——观察和极目凝视的时候，眼花缭乱，着了迷，中了魔，不知道自己是仍旧处身在这个世界里还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就在这个时候，在她们和现实世界之间，升起了一道象大海似的不能逾越的栅栏。这是一道魅惑人的、辉煌神奇的栅栏，它使这个充满了困难、不幸、邪恶、眼泪、满足不了的欲望的现实世界，随着这茅屋和漆黑的夜，一起消失无影了，它又使人们张开眼睛，看到另一个庄严美丽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世界！

她们进入了故事的世界；故事里的生活以彩虹般的颜色包围着她们；梦幻的境界变成了她们的现实世界。她们正怀着狂喜死去，在这种狂喜里，她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生活——一种伟大的新生活，它神圣而丰富多彩，浸润在神奇的境界里：在这种境界里，一切树木能说能讲，一切石头生动活泼，一切树林都中了魔法，甚至每一块泥土都具有天赋的不可知的力量；在这种境界里，伟大的、不可见的、超人的万物，过着独特的生活——不可想象的崇高生活。

她们怀着最大的渴望和狂热的思慕，憧憬着那种生活：用不断的锁链，把一切东西——幻想与现实，奇迹与愿望——连结起来，形成一系列惊人的梦幻生活。处在她们的尘世生活的悲惨条件下，她们疲乏而残废的灵魂所孜孜以求的，便是这种梦幻生活。

事实上，她们的那末沉闷、那末肮脏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啊？象病人痛苦得暗淡迷糊的视觉一般的、她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啊？不过是黑暗——不过是悲哀可厌的黑夜，在这种黑夜里，除了垂死的时刻之外，肉眼是永远看不到这样的奇迹的。

人啊，你生活得就象负着重荷的、羁勒在轭下的牲口一样！你只想对付你眼前的日子，从来不想到你周围的事物，从来不想到来自最神圣的祭坛的芬芳的香烟，从来不想到藏在各处的隐秘的奇迹！

人啊！你所看到的东西，不比深水下石头所看到的多！人啊！你在黑暗中耕耘着人生的田园，你播种下去的只是眼泪、困苦和烦恼啊！

而你那颗明星般的灵魂呢，人啊！你却让它沉没在泥沼里了！……

谈话继续下去，谈话始终充满着奇迹、悲伤和眼泪，听的人惊异、伤心、落泪时，罗赫也主动参加了。

谈话也不时有长久的停顿，这之际，几乎可以听到快要爆裂的心脏在跳动的声音，可以看到潮润的眼睛发着亮，露珠般的泪水闪闪生光；同时，惊叹和渴望的声音涌出来了，她们的灵魂跪在天主的面前，在天主神奇的殿堂里唱着伟大的感恩诗篇。她们的心都在歌唱，她们的心充满喜悦，在神秘的灵交之中颤栗着：好象大地在春天的阳光下颤动，好象流水在静寂无风的黄昏

时分，粼粼的涟漪和夕照的虹彩在水面上浮动；好象是在五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嫩麦不断地喃喃祈祷，轻轻摇曳娇嫩的叶子和羽毛般的麦穗，感谢神恩。

雅格娜如入天堂。她深切地感觉和认识所有那些神奇的事物，它们以具体的形态站在她的面前，她能够毫无困难地用纸头剪出它们的形象来。她们递给她几张纸，孩子们在纸上写满了罗赫教他们认的字；她一边儿听着传说和故事，一边儿随时剪出鬼怪、国王、吸血鬼、巨龙，以及其他光怪陆离的东西，她剪得很巧妙，不论剪什么，立刻都被人毫无错误地认出来了。她剪得很多，整个横梁都可能被她的剪纸贴满呢，而且她用安蒂克递给她的红赭石，给每一张剪纸都涂上了颜色。她全神贯注在她所听的故事和她所剪的剪纸上了，虽然安蒂克不耐烦地站在那儿，竭力设法引起她的注意，她却没有看到他；别的人也强烈地被故事吸引住了，对于安蒂克所作的手势，也没有在意。

突然，门外的狗一下子狂吠起来了，仿佛是害怕什么东西似的嗥叫着，克莱姆巴的一个儿子出去看它们时，吠声才停了。回到屋子里，他说看到窗子外有个农民，已经溜跑了。

他说的话讲起的事情，谁都没有注意，所以，后来狗停止吠叫，一张脸在窗外迅速地一闪而逝的时候，只有一个姑娘看到了那张脸，她失声大叫，害怕得眼睛直翻。

"有个人刚走过去——啊——啊——就在院子里啊！"

"一点不错，我听到双脚踩着积雪走过去的声音！"

"还有挨擦着墙壁走过去的声音呢！"

"真是'一说到狼，狼准会出现'啊！"

恐怖笼罩着他们，现在他们吓呆了，坐在那里，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了。

“咳！”有人胆战心惊地低声说道，“我们正说着魔鬼——也许我们已经把魔鬼招来了——说不定魔鬼现在正虎视眈眈，甚至要把我们抓一个去呢！”

“耶稣玛利亚啊！”他们诚惶诚恐地喊道。

“小伙子们，你们肯到外边儿去瞧一瞧吗？不过是狗儿在雪地上闹着玩儿罢了。”

“啊，我可清清楚楚从窗子里看到他的——他的脑袋跟木桶一般儿大，眼睛象烧红的煤块一样！”

“你没看清楚，”罗赫说道。看到没有人肯到院子里去，罗赫为了安定人心，就亲自去了。

罗赫回到屋子里时说道：“我给你们讲个圣处女的故事吧；你们的种种胡思乱想，这就会完全平伏下去的。”他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的沉着冷静，多少也使大家安心了一点儿。

“这是很古很古的古时候的事情，只有在很古老的古书里才找得到这个故事。在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自由农民，名叫卡什米尔，绰号‘老鹰’。他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个村子里，是个望族；他耕的田地，不是卅五亩，而是好几个卅五亩。他拥有一座森林，一座象大地主庄园似的住宅，还有一个挨着河流的磨坊。天主赐福于他，凡百事情，无不一帆风顺：他的谷仓常满，正如他的钱柜常满一样；他的孩子们个个壮实，他的妻子无可指摘，他自己是个聪明仁慈的人物，毫无倨傲之心，待人公平正直。

“他象慈父般主持村子里的议会，始终支持正义，凡事力求刚正不阿，经常首先挺身救助街坊邻居。

“就象家中有天主降临保佑的人一样，他严肃、宁静而幸福地过着生活。

“却说有一天，国王号召全国人民起而与异教国作战。

“‘老鹰’心中十分烦恼，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庭出去打仗。

“但，这时候国王派来的人站在他大门口，催促他赶紧出发。

“这是个很大的战争。土耳其人，这些贱种们，侵入波兰，焚烧村庄，抢劫教堂，杀戮神父，把人民处死，或是用绳子绑住了，押解到他们那个不信教的国家里去。

“跟敌人作战是个责任。一个人，如果为了保卫家庭和亲属，保卫人民和国家，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定会得到永生。

“所以他召开了村议会，挑选了他能找得到的、最为强壮勇敢的壮丁；第二天早晨，望过弥撒之后，有的乘马，有的坐车，大家一齐出发了。

“全村的人都来送行，流泪悲叹，一直送到十字路口、耸立在道旁的钦斯托霍瓦圣母像跟前。

“他打了一年仗，两年仗……但终于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其他的人都已经回来好久好久了，‘老鹰’可仍旧在遥远的地方。所以人们都认为他不是战死了便是被土耳其人俘虏了；加之，巡礼乞丐和流浪者路过时，偷偷地说了许多话，也促使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

“最后，在快满三年的时候，在初春的某一天，他回来了；不过，他是孤零零一个人回来的，没有仆人，没有马，也没有车，十分贫困潦倒，象乞丐似的拄着一根拐杖。

“他在圣母像前跪了下来，为了自己回到家乡而感谢圣母的恩典；然后，他踏着迅速的步子，向村子走去。

“可是，没有人欢迎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狗儿们向他袭

来，他赶开它们。

“他走到了自己的家门……他擦擦眼睛……他划十字……他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

“耶稣玛利亚啊！——谷仓没有了，果园没有了，甚至连篱笆也没有了！至于牲口，连一头也没有了。——他的住宅呢，只剩下了烧焦的颓墙断垣。——孩子们也没有了！一切都给毁灭殆尽了。看到他走近前来，他的痛苦而又卧病的妻子，从草席上站起身来，涌出了最痛苦的泪水！

“他怔怔地站在那里，仿佛遭了雷殛似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他在战斗的时候，当他在逼使天主的敌人败退的时候，疫疠侵入了他的家宅，夺走了他所有的孩子的生命，雷霆袭击了他的家宅，把房子烧得精光，而狼群又把他的牲口都吃掉了。接着，邻居夺走了他的土地，干旱毁坏了他的庄稼，其余的收获又被冰雹损坏殆尽；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留下。

“他倒在大门口，脸色苍白，跟死人一样。但，黄昏降临，晚祷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他却跳将起来，开始用可怕的声音咒骂和亵渎神明了。

“他嚷嚷道：‘我为天主的事业流血战斗，难道是为了这样的下场吗？我保卫天主的教堂，难道是为了这样的结果吗？’

“他的妻子竭力使他平静下来，可是没有效果；她跪在他的脚边求他，也还是没有效果：他继续不断地咒骂和亵渎天主：

“‘这算什么名堂呀！难道我受伤挨饿、忠实虔诚是为了这种下场吗？天主竟不论我过去为人如何，干脆抛弃了我，命定我应该失去一切！’

“他十分肮脏下流地咒骂天主的圣名，吵吵闹闹地说是他

现在愿意献身于撒旦，只有撒旦才不会抛弃向他呼吁的穷苦人们。

“听到这些话，瞧，撒旦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老鹰’因为愤怒之至，现在便不顾前后，大声嚷道：

“‘恶魔啊，如果你能够帮助我，那就帮我一手吧；因为我受到了最惨痛的虐待！’

“他真是个傻瓜，他没法儿明白这不过是天主要借此试试他的一种考验罢了！

“‘我愿意帮助你，’撒旦用蛇鸣似的声音说道；‘可是你愿意把灵魂交给我吗？’

“‘我愿意——立刻就把灵魂交给你！’

“于是就写下了文书，卡什米尔用自己的血签了字。

“从这一天起，一切都开始改善了。他自己简直不干什么活儿，只是发号施令、监督管理而已。米哈莱克（魔鬼给自己选定了这个名字）给他干活儿，还有小鬼们，扮成长工或是德国佬，帮着米哈莱克干。短短的时期内，农田就搞得井井有条，范围也扩大了，光景也比从前兴旺了。

“只是再也没有孩子们出世了。的确，孩子们怎么会投生到这样的邪魔之家去呢？

“这使‘老鹰’伤心万分。到了夜间，他也左思右想：这地狱之火的不断煎熬，该怎样撑持下去呢？

“但米哈莱克却总是跟他说：一切富有的人，帝王、贵族、学者，乃至世上最有势力的主教，都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们没有一个关心死后如何如何，只图眼前寻欢作乐，把这一生的福气都享受尽了。

“于是卡什米尔格外心安理得，越发背叛天主。他亲手斫掉

了森林旁的十字架；把家里的圣像扔了出去；甚至还要把钦斯托霍瓦圣母像搬走，因为它妨碍他耕田。他的老婆做了无数祷告，痛哭流涕地求他，好容易才把他劝住，总算没有把圣像搬走。

“岁月流水似的逝去。他的财产愈积愈多，他的势力也跟着愈来愈大，国王亲自登门拜访，把他请到朝廷里，封他为宫内大臣。

“如今他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压迫穷人，把诚实弃如敝屣，肆无忌惮，世界上谁也不在他眼里。

“最为愚蠢的是：他竟一意孤行，也不考虑考虑他现在作恶多端，将来总有一天要遭到严惩的。

“然而，清算他的罪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对于这铁石心肠的罪人，天主的容忍和慈悲终于到了尽头了。

“审判和惩罚突然落到他头上了。

“首先，他遭到了重病的侵袭，不断地折磨得他好苦。

“接着，疫疠毁灭了他全部牲口。

“其次，他的农舍受到雷殛，烧成一片平地。

“这之后，他的庄稼给冰雹损坏了。

“接下来又是可怕的旱灾，一切庄稼都枯了，干了，烧成灰了；土地拆裂，他的树木因为缺少水分，枯死了。

“众叛亲离，而贫穷却坐在他的大门口了。

“他的病势沉重，身上的肉都落掉了，只剩下皮包骨头，而骨头也开始腐朽了。

“他向米哈莱克和它的小鬼们呼吁，请求它们帮助；可是毫无结果。天主大发雷霆举手惩罚任何人时，魔鬼就无能为力。

“魔鬼们认定他已经是它们的掌中物了，非但不设法救他的

命，而且把火吹进他可怕的伤口里，使伤口发炎得更厉害了。

“现在，除非天主大发慈悲，什么也不能救他的命。

“深秋时候，一个狂风之夜，狂风卷走了他家的屋顶和所有的门窗；随风涌进了一群魔鬼，它们挥动草耙，且跳且舞，向着房间中央垂死的‘老鹰’睡觉的地方直逼过来。

“他的老婆竭尽全力来保护他。她把圣像丢在他的面前，在门口和窗口用粉笔划上十字，她把魔鬼赶出去了；但她最焦急的是：怕他没有重新归向天主、没有领圣餐就死掉了。所以，虽然他临终还是很顽固，不许她出门，虽然撒旦要想使她改变主意，她还是找个机会溜了出来，上教区神父那儿去了。

“可是，神父刚坐上车子出门去，而且他也不肯来给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做临终忏悔。

“‘天主已经抛弃他了：他非隶属撒旦不可了。我不用上你们家去了。’他说罢就坐车到大地主家去打牌了。

“老妇人悲痛万分地哭泣着，跪在钦斯托霍瓦圣母像前，一面呜咽，一面衷心地为他祈求天主大发慈悲。

“圣处女为之感动，跟她说话了：

“‘妇人，别哭了，’圣处女说道；‘我接受你的祈求。’

“圣处女从圣坛上走将下来，现出本相：头戴金冠，身穿蓝地满天星斗篷，身边挂着一串念珠……圣母犹如晨星，浑身闪耀着慈爱的光辉！老妇人俯伏在地上。

“圣母用神圣的手，同情地把老妇人扶将起来，给她擦干眼泪，温和地说道：

“‘忠诚的仆人，领我到你家里去吧；也许我能给你帮点儿忙。’

“圣母看看垂死的罪人；眼前的光景，使圣母动了恻隐

之心。

“‘决不能让你丈夫没有见到神父就去世：听临终忏悔，赦免罪恶，这是天主授予神父的权力；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不过是个女人。那个神父可是个作恶的人，他连教民都不管了。他因此要受到天主的惩罚；不过，赦罪的事，只有他才能办。……我亲自到大地主家去把这赌徒叫来，——这串念珠你拿着，你拿它来拦阻恶魔，直到我回来为止。’

“可是，圣处女怎么去呢？夜是黑暗的，风风雨雨，泥泞难行。再说呢，路也很远；何况魔鬼们处处设下障碍，阻止她前去。

“圣母对这些全不害怕。她只是裹上一条挡挡风雨的粗毛毯，便向黑暗中走去了。

“圣母精疲力尽，浑身湿透，走到了大地主家，她敲门，谦和地请神父去看一个病重的人；可是，神父以为她是个穷婆子，又知道室外风雨很大，就叫人传话，说是他现在很忙，明天才可以去。神父就继续打牌喝酒，跟乡绅们一起尽情欢乐。

“圣母对神父的罪恶行为深深叹息；可是她让一辆镀金马车，连同马匹和仆从，立刻出现在门口，她自己穿着城堡主太太的服装，走进房间去。

“不必说，神父立刻热心地跟她一起出发了。

“他们到了，不过是刚好及时赶到而已；病人几乎是只剩最后一口气了，魔鬼们正千方百计地要在神父带着圣体来到之前冲进屋子，把他活活地带到地狱里去。

“‘老鹰’忏悔，痛悔前非，得到了赦免，死了。圣母亲自替他合上眼睛；接着，为寡妇祝过福，便转过来对惶惑的神父说道：

“‘你跟我来！’

“神父就跟着圣母，心里愈来愈惊异；他看看门外，可是马车

和仆从都见不着了，只有雨，泥泞，黑暗——死神步步紧跟着他！他惶恐万分，跟着圣母走进了教堂。

“于是他看到圣母如今穿上了斗篷，戴上了金冠，当她重新坐到圣坛上去的时候，圣歌队的天使们团团围绕着她。

“于是他知道她就是天国的圣女，害怕极了。他跪下来，大声号哭，恳求圣母大发慈悲。

“可是圣处女愤愤地瞧着他，说道：

“‘为了你所犯的罪恶，你得跪在这里忏悔几百年，直到你赎清了罪为止！’

“于是神父立刻变成了石头，仍旧保持下跪的姿势，夜夜痛哭流涕，向圣母伸手哀求，等待着宽恕赦免他的时刻。他就这样的一直跪了好几百年。

“阿门！……

“直到如今，还可以在董布罗瓦看到这个神父。这个神父的石像，就放在教堂的外面，使这件事实永志不忘，用以警告一切有罪的人们。”

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都给慑服了，心中充满惊异和敬畏之情，谁都说不出话来。

大家的心灵开朗了，好比在火中烧得又红又烫的铁块，洋溢着情感和光辉，只要予以打击，就会星火纷飞，变幻成为悬在天地之间的一道彩虹。——在这样的时刻里，怎么能说出话来呢？

所以她们继续沉默下去，寂静无声，静待充塞心胸的那种光辉逐渐减弱消退。

马秀拿出笛子来，巧运手指，吹出了赞美诗：“圣母保佑吾等……”这动人的、非常的、神采焕发的笛声，仿佛是撒在蛛网上

的露珠；大家附和着这笛声，用低沉的调子，跟着他唱起赞美诗来了。

于是，渐渐地，一个又一个地，恢复了日常的心境，谈起话来了。

不久以后，年轻人微笑了，哈哈大笑了；因为兵士的老婆特雷莎在叫他们猜有趣的谜语呢。一忽儿又有人进来说：波利那从法院里打官司回来了，正跟同伴们在酒店里喝酒。雅格娜一听见这话就悄悄地溜出去了。安蒂克也溜了出去，在大门口的门槛跟前追上了雅格娜；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带着她走到外院，穿过果园，到储藏室和谷仓后边儿去了。

第十一章

他们弯着身体，在压着积雪的树枝底下钻过去，迅速地溜过了果园，于是象受惊的麋鹿一般，打储藏室旁边飞跑而去，消失在阴暗的雪原上、没有星星的黑夜里、冰冻荒野的深不可测的寂静之中了。

他们继续迅速前进，夜色把他们吞没了，他们也立刻把世界上其余的一切都忘记了。他们互相用手臂挽着腰肢，抱得紧紧的，身子俯倒，臀部挨着臀部，在笼罩着他们的一片苍茫的夜色里，快步向前飞跑；他们欢乐而又恐惧，默不作声而又满心都是欢歌。

“雅格娜？”

“最亲爱的？”

“你真的是在这儿吗？”

“你能不信吗？”

他们不再说话了；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歇一口气。

他们没法儿说话，因为他们的心跳得厉害。因为他们还得抑止自己的感情，否则它就会突然引起疯狂的呼喊；所以他们只是你瞅着我，我瞅着你。他们的眼睛里迸射出来的，是无声的热情的闪电；他们的嘴唇，怀着饥渴而贪婪的热望，在一阵势不可当的冲动之下，迅速地凑到一起了，他们心醉神迷，头昏眼花，气喘吁吁，感到大地在足下崩溃，而他们则好象落进了熊熊大火的

深渊——他们的眼睛被这些个火焰照耀得迷糊了，他们我看你你看我，可是什么都再也看不见了！——接着，他们又向前飞跑，跑到哪儿去，他们可说不上来：只是急切地想跑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去——沉没在尽可能黯淡的夜色里，沉没在最浓重最错综复杂的幽暗里。

又跑过了一块田地——再跑过一块田地！愈跑愈远，愈深——直跑得什么都再也看不见了——直跑得他们忘掉了整个世界，忘掉了他们自己的存在，进入了仙乡乐土，迷失在某种新奇的梦境里，就象他们刚才在克莱姆巴家里所尝味到的那种神奇的、动人的幻觉一样！——的确，刚才听到的低声讲述的神秘传说，依旧在他们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朦胧之中透着鲜明的色彩；他们依旧应和着奇迹与神迹的音调，产生着共鸣；这些个不可思议的神话，正在把人世间所没有的花朵之雨倾泻在他们的灵魂里：狂喜，惊讶，销魂，心迷神醉的幸福，平复不了的欲望！

是的，他们依然包裹在理想神迹的彩虹色斗篷里；不妨说是仍旧追随在他们刚看见走过的神奇行列的后面；他们横过奇怪的神话世界，见识到了种种超人的景象与行动，种种奇迹、蛊惑与魔术。他们看到幻象在黑暗中摇曳，在天空里飘浮，他们看着幻象在扩张，幻象以卓有神效的力量触动他们的心，他们害怕得气也透不过来，两个人紧挨着站在那里，沉默，惊愕，凝望着他们的梦境的不透明的无底深渊。而这时候他们的心灵里就盛放出幻想之花——信仰与热恋之情的美丽花朵……他们探求着爱情以及忘我的欢乐的极致。

接着，他们又重新回到世间来了，他们用惶惑的眼睛搜索着黑夜，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晓得这些个奇迹已经实现了呢，或者不过是脑子里的幻觉和虚构。

“哦，雅格娜，你不害怕吗？”

“我？我愿意跟你到天涯海角——愿意跟你一起去死！”她把身体紧贴着他，热情磅礴地小声儿说道。

“你在他们家里等着我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最亲爱的，每一次开门，我都盼望是你来了！我上他们家去，就是为了你；我就怕你会不来！”

“可是，我进来的时候，你却假装没有看见我！”

“看你说的。大家的眼睛都瞅着我，我怎么能看你呢？——啊，我心里可真想的不得了，我居然没有昏过去，没有从凳子上摔下来，我还觉得奇怪呢。”

“心肝！”

“你坐在我后面，我是知道的；可我不敢回头——不敢说话：我的心，自始至终，都在卜卜卜地跳，跳得真响，我以为人家都听到了。”

“我是想在克莱姆巴家见到你，然后跟你一起出来。”

“我打算直接跑回家去了……可你硬拉着我……”

“你不情愿吗？说呀，雅格娜！”

“那倒不见得……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样的事，很可能发生的！”

“你这样想吗？你这样想吗？”他热情冲动地低声说道。

“确实这样想啊，安蒂克。——再说呢……在那边……经常在篱笆那边……也太危险了。”

“的确——这儿好，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是啊，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一片黑暗又是那末浓重！”她喃喃而语，两臂蓦地勾住他的颈子，用灵魂里全部猛烈的热情拥抱

着他。

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大风了；只有轻微的清风，不时地吹拂着他们燃烧着的面颊，给添上一点凉意。星星也好，月亮也好，都看不见了；天空阴沉沉的，云霾密布，仿佛铺上了破烂凌乱的羊毛，云霾作深棕色，宛如成群结队的牛在光秃秃的荒田里。景物远远地朦胧浮现，好象是透过广大的淡褐烟氤看到的一般，整个世界似乎不过是一片雾霭，一片到处波动翻滚的黑暗，一片沸腾的幽暗。

空气里有某种动静——一种不易察觉的、不安的颤动之声，似乎从森林中飘浮而来，又消失在黑夜里了。

夜是漆黑漆黑的：处身在这样的气氛里，为可怕而不祥的骚动搞得毛骨悚然，他们觉察到了迟钝的、怪诞的动作，奇异的捉摸不定的震颤，可怕的含含糊糊的嘟喃，暗藏着的没有形体的怪影！有时候，浩瀚的幽暗中突然微弱地闪出光亮，映出了积雪的田野阴森森的茫茫白色；一些明明灭灭的闪光，寒冷、潮湿、粘性的闪光，象蛇一般盘拢而又舒展，在阴影上蜿蜒而过；接着，黑夜又紧紧地闭上了它的眼睛，不可渗透的乌沉沉的黑暗倾泻而下，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之中了。眼睛，再也没有法子看见任何东西了，如今眼睛窥测着这不祥的、不可见的无底深渊，而深渊的死气沉沉又麻痹、压碎了心灵。——但，有时候这黑幕也仿佛遇上了某种强大的力量，给撕成了两片，于是透过巨大的裂缝，便可以看到辽阔的黑苍苍的天空，晴朗清澈，嵌着繁星。

还有它呢，啊——究竟它来自田野，还是茅屋？来自天上，还是为幽暗淹没的天边？——谁说得上来呢？……但它确实来了。……抖抖索索……咕咕哝哝……蹑手蹑脚……它是什么啊？是声音，是闪光，是听不见的回响？——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就叫

它什么吧：早已消亡的事物和声音的幽灵，如今重新来到世间作祟，似乎正排成阴森可怕的行列，来来往往，又在远处化为乌有了，正如星星的光彩泯灭在黑暗的深渊里一样。

可是，这种种迹象，他们俩可都没有注意。风暴在他们的心里激荡；风暴在他们两颗心之间回旋奔腾，每分钟都在增强，增强。蔚成这种风暴的，乃是没有说出口的炽热的情欲；电光石火似的眼色；战战兢兢的痛苦；如烤如焚的接吻；犹如雷鸣般结结巴巴、不连贯、不清楚的情话；死一般的沉默的片刻；以及折磨得人痛苦万分的深情蜜意。——他们互相把对方拥抱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的拥抱给予了他们强烈的痛苦，而他们却又亡命地互相折磨和接受折磨，求得痛苦中的欢乐。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仿佛蒙上了一层翳似的，不论什么东西，都再也看不见了！

他们被激情的狂风疾卷着，对一切都盲无所见，狂热到了疯疯癫癫的状态，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彼此的心中又燃烧着互相呼应着的情焰；在这种情况下，在这随手可以摸得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溜进了沉静荒原的孤寂里，彼此都准备毫无保留地委身给对方，“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为止”，他们从心底里涌起了对于未曾满足的情欲的那种不知足的饥渴。

这时候，他们连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发出一些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呼唤，——一些上气不接下气的低声悄语，好比忽明忽灭的、火焰般的、断续间歇的悄声低语，——一些散漫的、梦呓似的、如疯如狂的言语；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透露出饥饿欲噬的神色，疯狂中搀杂着压抑不住的恐惧的神色，显示出内心激荡着的风暴的神色。最后，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一种控制不了的痉挛性的渴望，袭击着他也袭击着她，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终于发出一声疯狂的叫喊……倒下了！

整个世界也随着他们晕头转向，崩落在深渊里了！

“啊，我疯了！”

“别吱声，宝贝，别吱声儿。”

“不成啊，我不说话就要发疯了！”

“我的心要爆开来了！”

“我的血在烧我的血管哩！”

“啊，我是要死了——还是要昏过去了啊？”

“我的，我的心肝啊！”

“我的安蒂克啊！”

*　　　　　*　　　　　*

那些要结合起来创造生命的原素，在每年头几个月里就觉醒了，而且迫于永久不变的亲和力，动身寻找对方，走遍天涯海角，直到春天才互相遇上了，结合了，于是便在我们惊异的眼前出现了花朵、婴儿、在风中摇曳絮语的葱绿大树。

安蒂克和雅格娜的情形亦然如此。经过了漫长的渴望和痛苦的日子，灰色而空虚的日子，终于遇上了，互相找到了，在控制不了的呼唤声中凑到一起，飞投入彼此的怀里，紧紧地拥抱着：正如两株松树，被风暴连根拔起，在妄命的拥抱中一起给抛上天空，用足全力挣扎着，在生死攸关的拥抱中搏斗着，左旋右转，东弹西跳——终于倒在地上、同归于尽了！

而夜在这两个人的周围织就了黑影的网，让那要成全的事情得以成全。

*　　　　　*　　　　　*

在这些个黑影里的什么地方，响起了鹧鸪啼鸣的声音，距离很近，整窠鸟儿的动静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一阵快速的飒飒声——那是鹧鸪在雪地上扑动翅膀，要向上飞翔了。也有其他

又尖又锐的声音，间歇地冲破沉寂；而从不可能太远的村子里，传来了响亮的、可又给闷住了似的鸡啼声。

“一定很夜深了，”她怯生生地低语道。

“哦，离半夜还早着呢：鸡啼，不过是气候变化的缘故。”

“正要融雪了。”

“是啊，现在积雪发软了。”

他们是坐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下；离这岩石不远，有几只野兔，这时蹦跳欢跃，锐声叫了起来；立刻就有一群野兔从他们身边窜过，把他们吓得缩成一团。

“兔子交尾期到了；这些小动物春情发动，什么都不怕了……春天就要来了。”

“我还以为是大野兽冲着我们跑过来了！”

“别吱声儿！”他在突然而来的恐惧中嘘嘘地说道，“蹲下来！”

他们悄悄爬行，贴近岩石。在幽暗之中，由于积雪的反光而不太黑的幽暗之中，出现了长长的黑影，偷偷追踪着小动物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慢慢地前进，身子紧贴在地上，有时候完全看不见，好象给大地吞没了似的；只有它们的眼睛闪耀着绿油油的磷光，仿佛灌木丛林里的萤火虫一般。这些野兽大约在四十码之外，但不久就离得更远了，在黑暗中消失了……接着，突然传来了一只野兔在生死存亡关头锐声绝叫的声音……兽脚爬地移动的声音……垂死哮喘的声音和咆哮的声音，咬断骨头的声音……一声凶悍的嗥叫之后，深沉而可怕的寂静又笼罩着四面八方了。

“狼——把一只野兔撕成几片了。”

“狼嗅到了我们就糟了！”

“嗅不到：风是往我们这边吹的。”

“我害怕。咱们回去吧，我觉着冷得跟冰一样。”她说着话就哆嗦起来了。

他把她抱在怀里。她被他吻得温暖如春，于是他们再一次地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们互相用胳膊挽着腰肢，一起走着恍恍惚惚的路，身体摇摇摆摆、前俯后仰，正如繁花压枝的树木对着柔和的嗡嗡蜂鸣悠闲摇曳一样。

他们很少说话；但他们的接吻、叹息和热情的唤叫，他们的低沉幸福的呢喃和大喜若狂的心跳，却在他们的头上和四周激荡，犹如温暖的空气在春天的田野上颤动荡漾一般。他们现在就象那些繁花盛开的辽阔原野一样，浸润在欢乐的光辉与和谐里；他们精神焕发，眼睛好比绽开的花蕾；他们的灵魂呼应着浴在阳光里的草原的炽热芳香，呼应着小溪流水的闪光，呼应着小鸟又低又轻的啁啾。他们悸动的心跟这春意盎然的境界和谐一致。他们说的话，寥寥几句，也听不大清楚，却充满了意义；这些话是从他们的灵魂深处涌出来的，正如幼芽在五月早晨的曙光里从母树的躯干上长出来一样。他们的呼吸好象吹拂稚嫩麦穗的微风。他们的灵魂好比春天里的日子——灿烂如正在欣欣向荣的麦叶，歌唱之多不亚于云雀，充满了光明、悄悄的私语、眩目的苍翠之色，以及不可抗拒的生命的喜悦！

接着他们又沉默不言，猝然站住，心中突然袭上了恐惧，对于无从知道的、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正如浮云遮住了太阳，世界立刻变得死寂而凄凉，由于不安的忧虑而黑暗不堪了。

但他们不久就摆脱掉这种暗淡心情，欢乐重新在他们的胸中爆发成为熊熊的大火；愉快再一次激动他们的心弦，现在他们正挟着幸福向上飞去，不由得不飞腾翱翔。——于是，不知不觉

的，他们脱口而出，唱起了热情而狂乱的歌曲。

他们随着歌声的节奏摇摆着身体，这歌声仿佛凭借彩色斑斓的翅膀飞腾而上，穿越黑夜的死寂，如火如荼地作着探索星星的飞行。

现在，他们完全忘乎所以了，他们互相偎依着大踏步前进；受到盲目冲动的驱策，他们忘却一切，迷恋在相互的爱慕里，颠倒于超人间的热情的魔力下；这热情使他们达到了神魂颠倒的极致，又凭借他们的没有时间、没有形体、几乎没有词儿的歌唱，倾吐而出！

这是一种狂野的风暴似的歌唱，从他们燃烧着的心里象洪流似的奔涌而出，以其征服一切的爱之旋律，倾泻到人世间来！

这歌声在深夜昏暗的混沌里熊熊燃烧！正如荒原中着火的灌木一样，它照亮了一片荒野！

有时候，歌声好比流水汹涌激荡、竭力抖落寒冰的束缚时所发出的瓮声瓮气的轰鸣。

有时候，歌声几乎听不见了——它化成了甜蜜甘美的私语，簌簌飒飒，轻微地响着，好比在阳光中摇曳不定的麦苗！

过了一会儿，歌声又仿佛是受惊的鸟儿的啼啭。——这些鸟儿凭着疯狂飞翔的翅膀向太阳飞去；飞向这样无限的高度，它们的胸襟也随着开阔了，终于唱出了大地的凯歌，生命与生存的不朽的歌曲！

"雅格娜！"安蒂克低声呼唤道，倒象是知道她在自己身边反而感到诧异似的。

"我在这儿啊。"——可是她的答语似乎有一种压抑之感，充满了忧伤。

现在他们走到村子边缘的小径上来了，跟那一圈儿谷仓还

有一些距离，可是从这一边再过去，便是波利那的田地了。

雅格娜突然哭了起来。

“啊，怎么啦？”

“我说不上来：突然心血来潮，逼得我掉眼泪。”

安蒂克大为苦恼，让她挨着一个栋梁突出的谷仓，跟他一起坐下；他在那儿把她温柔地抱在手里，象哄小孩儿似的把她拥在胸前摇动。她继续流着眼泪，象是花朵里渗出来的露水；他把眼泪擦掉，但眼泪还在流出来。

“你在害怕什么吧？”

“怕什么！你说呢？只是我心里在渐渐冷静下来，好象死神就站在我身边似的；可是，始终有什么东西在把我举起来，我简直想爬上天空，跟浮云一起飘浮。”

他什么也不回答。他们灵魂里的光明一下子消失了；一道阴影笼罩着他们，扰乱了他们的安宁，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奇怪的渴望之感；这种渴望使他们彼此拥抱得更紧，更加真挚地寻求互相的支持，竞争着要想逃往未知的国土。

起风了；树木象幽灵般的晃动，雪花洒得他们两人浑身都潮湿了；密集的阴沉沉的云层，迅速地裂开来，疾卷而去；与此同时，一阵低沉颤栗的呻吟之声，在田野上飘浮过来。

“很晚了，很晚了；我们得跑回家去了，”她抬起身子低声说道。

“别担心；人们还没有睡觉呢：我听得见他们在大路上走动的声音。——大概是从克莱姆巴家回来。”

“可是我把草料桶丢在牛棚里了，牛会在桶上折断腿的。”

他们静悄悄地站在那里，他们听到的人声响起来了又低下去了，愈来愈遥远了。可是，在他们的另一边，好象就在小径上，

传来清脆的踩着积雪的声音——一个高大的黑影出现在幽暗之中，形象十分清楚，他们两个人立刻拔脚飞跑。

“有人在那边，躲在篱笆后面！”

“不过是心虚眼花罢了：夜间的云，时常投下这种活动的黑影的。”

他们久久地向黑暗中凝望着，凝神谛听着。

“走吧，”于是他悄悄地跟她说道；“咱们到干草堆里去吧：到了那儿就可以安心得多了。”

他们不时的焦急地左顾右盼，又站停了屏息静听；可是万籁无声，象死绝了的一般。于是他们又小心翼翼地俯倒着身子，继续前进；他们终于走到了干草堆跟前，消失在刚好露出在地面之上的、干草堆的深穴里了。

* * *

一切又都是漆黑的了；云朵重新聚集在一起，蔚成了不可渗透的巨大云霾：苍白的星光熄灭了，黑夜合上眼睛，沉沉睡去了。寂静越发强烈而可怕，打破这寂静的，只有那雪压枝头的树木飒飒摇曳之声，只有那远远的、远远的在磨坊水车下流水的汩汩声。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大路上的积雪再一次地在人的脚步下咯扎咯扎地响起来了——悄悄儿的偷偷儿的脚步，就跟狼的脚步一样。紧挨着墙垣，一个黑影走将过去，接着，黑影又蹲下身来，在积雪中间跋涉着，愈来愈近了，愈来愈近了……黑影大起来了……黑影停了好儿回，又重新向前走了……黑影从干草堆那一边绕过来，爬到洞穴的口子跟前，贴近着听了好久。

黑影走开了，走到篱笆踏脚墩那边，消失在树木中间了。

一忽儿以后，黑影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捆麦秸。黑影站住不动，静听了一会儿，接着就向干草堆直窜过来，把那一捆麦秸

投向洞穴，把洞口紧紧地塞住……划亮火柴。麦秸立刻着了火，吐出许多熊熊的火舌，火舌立刻化成一片煊红的大火，把这半边儿的干草堆都烧着了。

波利那，手里拿着干草杈，低倒着脑袋，站在那儿瞧着，脸色煞白，象纸头一样！

他们立刻觉察到了自己的处境；一道殷红的火光已经照亮了他们躺卧的黑暗洞穴，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浓烟。他们打打洞穴的这边又打打洞穴的那边，可是一点儿裂口也找不到，他们恐惧得要发疯了，透气也几乎透不过来了。但，说也奇怪，幸亏安蒂克无意间摸到了为防雨而遮着的油布，用足全力硬拉，撕将下来，竟随着油布一起倒在外边儿地上了。他还没有爬起来，波利那就高举起干草杈，向他刺将过来，要想一杈把他刺牢在地上。波利那没有刺中：安蒂克跳起身来，趁着老人还来不及把干草杈第二次刺过来时，当胸给了对方一拳，把他击倒，——自己也就逃走了。

波利那立刻爬起来，向干草堆冲过去；可是雅格娜也不在干草堆里边了，她已经逃了出来，消失在黑夜里了。接着，波利那用气得发疯的声音大声嚷道："起火了！起火了！"他挥舞着干草杈，绕着干草堆奔跑，在血红的火光里，看上去完完全全象一个魔鬼。——现在大火烧遍了整个儿干草堆，发出吱哩吱哩和轰隆轰隆的声音，火焰与黑烟的柱子直冲云霄。

人们急急忙忙地赶来；"起火了！"的消息迅速地在村子里传布开来了。有人敲起了警钟，每个人的心都吓得卜卜地直跳。但这场大火的火焰愈来愈高，这件火红的大氅左右摇晃翻动，殷红的火星象阵雨似的洒落在一切建筑物上，落在附近的房屋上，也洒遍了全村。

第十二章

继难忘的一夜之后，第二天早晨又充满了骚扰不宁；整个儿列普卡村乱纷纷的，象是给顽童扎了根棍棒进去的蚁冢一般。

天还没有大亮，人们刚揉揉眼睛醒过来；这时候，列普卡村里的人却不约而同地纷纷向火烧场走去了。有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一路走一路做着祷告；他们急急忙忙地赶路，象是赶集去似的。

太阳升起来了，朦朦胧胧的，象是蒙上了雾霭一般；因为柔和的雪花，大片大片地落将下来，给一切都罩上了潮湿而破烂的外衣。然而，谁都毫不在意；大家三五成群，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现场上，用很低的声音说着昨夜的事故，竖起耳朵听着人家可能讲起的一切新鲜细节。

干草堆烧成了废墟——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原来撑着这干草堆的两个支柱。这两根支柱也都烧得象乌焦木头一样了。猪棚和披屋上的茅草都拉扯掉了，只剩下个屋架子。小径上和邻近的田地里，大约有半英亩光景的地方，堆满了烧残的茅草，板条的碎片，麦秸的灰烬，以及烧成焦炭的碎木片儿。

雪仍旧在不断地下着，不久以后，就给一切东西都铺上一张闪闪生光的白色被单，可是好几处都被那还在燃烧的余烬融破了。从干草堆上扒下来的一大摊一大摊的干草上，也还在冒着一溜溜的浓烟，甚至还冒出吱哩吱哩鸣响的、苍白的火焰；人们

正动手用长柄镰把它们扒开来，用木底靴把火焰踩灭，用棒子敲打，把雪块压将上去。

大家正忙着扑灭一大摊冒烟的干草的时候，有个小伙子扒到了一块烧焦的布片，把它举得高高的。

“这是雅格娜的围身布啊！”柯兹洛娃冷笑着说道；因为昨天夜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或是机灵地猜到了。

“小伙子，好生找吧；你还会找到一双长统袜呢！”

“不，找不到的；男的老早把袜子完完整整地带走了……除非他把袜子掉在路上！”

“姑娘们一直在找，可是有人眼快手快，早已拿走了。”

“多嘴多舌的家伙，别说话了！”村长怒喝道。“你们是到这儿来寻开心，拿邻居的灾难开玩笑的吗？——娘儿们，滚开，滚回家里去吧；你们站在这儿干么？”

“你不用管我们，你干你自己的工作好了，那才是你的职务！”柯兹洛娃愤愤地反唇相讥道，声调十分尖厉；村长盯着她直瞧，厌恶地啐了口唾沫，退到院子里去了。谁也没有走动一步；娘儿们用木底靴把那烧焦的围身布踢来踢去，声势汹汹地议论开了。

“这样的女人啊，”柯兹洛娃大声说道，“应该象从前对付巫婆一样地对付她——点起蜡烛，用火钳把她从我们这儿撵出去！”

“说得对！闯出这种祸来，难道不是由于她的过失吗？”西可拉的老婆随声附和道。

“托天主慈悲的福，”索霍娃温和地说道，“幸亏没把整个村子都烧掉！”

“的确，这是个奇迹，确确实实是个奇迹。”

“是啊；没有风，警钟也立刻就打起来了。”

“再说呢，打警钟的时候，我们刚睡第一觉。”

“第一个看到火的，大概是耍‘熊’的家伙，他们刚从酒店里出来。”

“不，不是那末一回事啊！他们两人躲在干草堆里，给波利那逮住了；刚把他们两人拆开，火就烧起来了。昨儿晚上，我在克莱姆巴家里亲眼看见他们俩一起出去的，我就算准要闹出这种事情来的。”

“那老头儿为了要逮住他们，已经监视了好久了。”

“我儿子告诉我说，老头儿在克莱姆巴家门外走来走去，走了好久，等着他们出来，”柯勃索娃说道。

“一定是安蒂克恨极了，就放火把干草堆烧了。”

“他不是说过要放火的话吗？”

“事情只能有这样的结果，只能这样，”柯兹洛娃插口道。

同时，另外一群妇女也在嘁嘁嚓嚓地议论，不过声音更低，讲得也更活龙活现。

“你们知道吗？波利那把雅格娜打得可凶呢，她现在躺在娘家生病了。”

“一点也不错；天一亮，他就把她撵出去了，随后把衣柜连同她的一切东西都送走了。”一直没有开过口的巴尔绥雷克的老婆，这时给大家报讯道。

普洛希卡的老婆却反驳道：

“请你别乱说乱讲；我刚才到波利那家去过，她的衣柜明明还摆在那里。”

“不过，”她把嗓门儿提得更高，说道，“在她结婚那一天，我

就料定会搞到现在这种下场的。”

“天啊，”索霍娃举起张开的双手，叹息道，“多么可怕，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啊，安蒂克因此要坐牢了，这就什么都了结了。”

“他坐牢也是罪有应得：我们也险些儿给烧得一干二净啊。”

“我刚美美地睡第一觉，”普洛希卡的老婆说，“这时候，跟着耍‘熊’的到处跑的路克，跑来敲我家的窗子，喊道：‘起火了！’——耶稣玛利亚啊！玻璃窗煊红，象又热又烫的火炭儿一样。……我觉着手脚都没了力气，一动也动不了啦。……警钟在当当地响，人们在哇啦哇啦地叫……”

这时有人插嘴道：“我一听说波利那家起了火，就知道这准是安蒂克干的把戏。”

“去你的吧，你说得好象你亲眼看见安蒂克放了火似的。”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可大家都说是安蒂克干的。”

“可不吗，这种事情，雅姑斯叮卡早就嘁嘁嚓嚓地透露风声了。”

“当然他们一定会先把他扣押起来，然后叫他坐牢去。”

“不过，”巴尔绥柯娃是以懂得法律自豪的，她大声说道，“他们能拿他怎么办呢？谁亲眼看见的？有什么证据？”

“说得也对，不过，难道波利那不是当场逮住了他吗？”

“是逮住了他；但不是那一个当场。——再说呢，即使当场逮住了，波利那的证据在法律上也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跟他儿子都是相争的一方！”

“总而言之，这是法院的事，用不到我们来管；不过，在天主和众人面前，罪孽最深重的，不是那淫妇雅格娜又能是谁呢？”巴尔绥柯娃提高了嗓门儿，声色俱厉地说道。

“你说得对！——啊，真是缺德、堕落透顶了！”大家都很同意；她们彼此愈靠愈拢，声音愈来愈低，数说起雅格娜过去的坏事来了。

渐渐地，声音又高起来了，她们大声斥责着雅格娜的行为。过去种种惹得她们怨恨的陈年宿账，现在重新都想起来了；于是把诨名、责备、警告，乃至恶毒的辱骂，象阵雨似的都倒在雅格娜身上；真是气势汹汹，这时候，如果雅格娜在她们中间露脸的话，她们准会动手打她揍她的。

男人们在另外一边儿议论着安蒂克，声势比较平静，仇恨之情却不亚于娘儿们。人人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咄咄逼人地挥舞着的老拳，不止一个；出口伤人的言语，也不止一句。马秀开头是站在安蒂克这一边的，后来连他也背弃安蒂克了，只说道：

“哦，如果这人竟敢图谋这样的事情，那他一定是发了疯、失掉了理智了。”

这当儿，铁匠来参加议论了，他气愤不堪，大声嚷嚷，他给大家说明：安蒂克老早就威胁他父亲，要把他家烧个精光；波利那知道以后，养成了习惯，夜夜都在戒备防卫。

“是的，我可以对天起誓，确是安蒂克放的火。——而且，还有证人，他们会说出来的；必须——必须严惩安蒂克！他不是始终在跟长工们搞阴谋定诡计，煽动长工反抗尊长，怂恿他们为非作歹吗？——是这样；而且我知道……”他用威胁的语调大声说道，“这帮人中间，我知道的，还不止一个——我看见他们就在我眼前，听见我在讲话……他们还敢站出来，为这样一个恶棍说话！为这个玷污全村名誉的人说话！……那就跟这混蛋一起到监牢里，到西伯利亚去吧！这象话吗？——竟跟自己的继母勾搭

上了！这桩罪孽难道还不够伤天害理吗？还没有加上纵火罪呢！我们谁都还活着，没有给烧死，真是个奇迹！”……铁匠继续不断地说下去，狠天狠地的大叫大嚷，人们这就猜想到：他这种做法，是别有用心的。

罗赫跟克莱姆巴一起站在不远的地方，罗赫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对铁匠说道：

“你哇啦哇啦地反对他，可是你昨儿还跟他一起在酒店里喝酒呢！”

“谁叫全村遭殃的，谁就是我的敌人！”

“然而，”克莱姆巴严厉地批评道，“大地主却不是你的敌人！”

铁匠大踏步地走到人群中去了，他煽动他们，号召他们起来报仇，把闻所未闻的罪过都算在安蒂克账上；他的听众们本来已经很激昂了，给他一说，就立刻愤怒透顶。有的人开始嚷嚷，说是应该把这纵火犯逮捕，戴上手铐脚镣，送到违警法庭去；有的人性子更加暴躁（特别是肋骨上挨过安蒂克的棍子的那些人），他们正寻找着棍棒，打算把安蒂克从屋子里拖出来，给他狠狠一顿好打，叫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叫喊，恫吓，咒骂，以及鼎沸的嚷嚷声，混成一片喧哗，愈来愈响了，人群东摇西晃，象是大风里的乱丛棵子，他们在围篱之内涌来涌去，打算涌出大门，冲到大路上去了。乡长来劝他们，可是没有效果；村长和村子里的老前辈们也没有能劝阻得了。他们说话的声音，都给喧哗吵闹淹没了；他们自己也被人群的洪流卷走了。他们说些什么话，没有一个人注意：人人向前猛冲，拔腿飞跑，用足五脏六腑的力量大叫大喊：这闹哄哄的一群，被憎恨的风暴疾卷着，变得象是着了魔似的。

这当儿，柯兹洛娃排开众人，走到前面，大声叫喊道：

"罪人有两个；把这两个人拖到他们犯罪的地方来，就地审判吧！"

结了婚的妇人，特别是那些最穷苦的，应和着柯兹洛娃的叫喊，发出一阵可怕的吼声，张开两臂，站到她的身边来了。乌合之众向前涌去，发出激流怒涛般的喧响。

人群一路走去，怒吼叫啸之声愈来愈响；路旁有篱笆拦着，路面很狭，他们挤在一起，向前奔涌，嘴里叫嚷着，拳头挥舞着，互相磕磕碰碰的，眼睛里凶光闪闪；他们爆发出一种野蛮的错综复杂的声音，一种普遍的愤怒的呼喊，他们急急忙忙地赶着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突然，走在前头的人大声叫了起来：

"神父！神父！——神父捧着圣像出来了！"

乌合之众听到这话就心神不安地动摇了，好象给一条链子勒住了一般——人群逡巡犹豫，散布在大路之上，脚步停住了，又三五成群地分了开来。肃静突然笼罩着人群：大家都吓得目瞪口呆了——他们跪将下来，垂倒了脑袋，伏在地上。

的的确确，是神父从教堂里出来了，还捧着圣体——临终受的圣餐。安姆勃罗司走在前头，一手摇着铃，一手提着圣灯。

神父迅速地走过去了，不多一会儿，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就看不清楚了，跟结冰的玻璃窗外朦胧斑点差不多。下跪的人群站了起来。

"到斐利普卡家去的。她昨儿在森林里冻僵了，打今天早晨起，呼吸就困难得很。据说她挨不到今天晚上了。"

"锯木厂干活的巴尔特克，也请过神父。"

"巴尔特克又出了什么差错啊？"

"啊，你还不知道吗？一棵树干倒下来，把他压坏了，看样

子，他是再也不会好的了。”他们这样低声交谈着，一面凝望着神父的后影——现在几乎看不见了。

好几个老婆子跟着神父的行列走了，一起走的还有一大帮男人；其余的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好象被狗拦阻驱回的羊群一样。他们的一切愤怒都烟消云散了，骚动的支柱断却了，喧闹也就停止了。他们你看我我看你；搔搔脑袋，咕咕哝哝的说些不连贯的话；有几个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向地上啐了口唾沫，偷偷地走掉了。一部分人群就这样象漏水似的溜掉了，悄悄穿过篱笆走进道旁的茅屋里去了。只有柯兹洛娃一个人继续不顾一切地在大声嚷嚷，痛骂安蒂克和雅格娜；可是，看到附和自己的人一个也没有，在跟罗赫舌战一番之后（罗赫把某些真情实况告诉了她），就回到村子里去了。最后结果是，留下来的没有几个人；这些人守着这一片火烧场，以防死灰复燃，重新引起火灾。

铁匠也留在禾场上了，他对事情的发展过程很是恼火。他再也不跟任何人说话了，只是走来走去，向洞窟里角落里张望着，不止一次地把那钉牢着他吠叫的拉帕赶开去。

在这一段时间里，哪儿也看不到波利那的影子。据说，他正蒙着被头睡觉呢；只有犹兹卡，眼睛哭得红红的，往门外偷偷张望一下，又立刻缩了进去，没了影儿了。雅姑斯叮卡一个人干着禾场上的活儿；那天早晨，她尽可能尖酸刻薄，根本没法儿跟她交谈；听到一些象荨麻似的刺痛人的答复之后，谁也不想跟她说话了。

正当中午时分，一个法院书记带着几个宪兵来到列普卡村。他们记录了很多，详细打听着起火的原因：这就使在场的人都赶紧设法溜走，他们怕被传去当证人。

道路上连一个人影儿也瞧不见；不过，这是由于雪的缘故。

雪不断地下着，可是比过去更潮湿，没有碰到地面便融解了，这就给全村铺上了一层半流动的稠稠的雪浆。待在屋子里的人们，可热闹得跟蜂房里的蜜蜂一样；这一天给他们带来了出乎意外的休息，难得有什么人在那里干活，有的农场上，母牛在对着空槽哞哞地直叫。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议论这件大事情，还时常有人串门儿，特别是老太婆们，到处唠唠叨叨地搬弄着舌头。因此，消息象飞翔的老鸦一样从这家传到那家；在窗口，在大门口，在篱笆内的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少好事的脸：都在等候着安蒂克出现，等着看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戴着脚镣手铐走过去！

他们的好奇心一刻大似一刻，可是依旧没有得到满足。不时有人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道：宪兵到了安蒂克家里了；或是起誓赌咒，断言安蒂克击败了宪兵，挣脱了镣铐，逃走了。别的人手头还有别的消息，也不见得不及这些个可靠。

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维蒂克曾经到酒店里去买过伏特卡，波利那家的烟囱里升起了一缕浓重的炊烟：这说明屋子里正在办着酒席呢。

黄昏到来了，法院书记和宪兵们坐着乡长的四轮马车走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把安蒂克带走啊！

村子里的人们大为诧异，也大失所望。大家都巴望着看到安蒂克给系上铁链逮走。大家把脑子合起来也没法儿猜透那老头儿提供的是什么证据。只有乡长和村长是知道的，而他们又缄守秘密。村子里的人好奇得发狂发热，作出了各式各样的推测，有的猜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夜缓缓地来临了，十分黑暗而又十分寂寥；雪不再下了，有即将出现轻微霜冻的迹象，因为天空里有一两颗星星在闪烁，寒风把那一大层潮粘粘的雪浆吹硬了，脚踩上去就成了清脆有声

的碎薄片儿。灯光从屋子里照出来；人们在屋子里亲密地团聚在一起，让白天的昂奋安静下来，更加自由自在地作着臆想和推测。

田野是辽阔的。安蒂克没有被逮捕：所以他并没有犯什么纵火烧毁干草堆的罪。那末，谁是罪犯呢？当然不是雅格娜：大家做梦也不会想到她是罪犯。至于归罪于老波利那，大家也是同样不会想到的。

他们就这样地在黑暗中摸索探究，对这个谜却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解答。没有一家不在争论这个问题，也没有一处猜到了真相。这些争论的唯一的结果是：人们再也不攻击安蒂克了。哪怕是安蒂克的敌人，也都闭口不言；而安蒂克的朋友们，马秀便是其中之一，重新放开嗓子为他辩护。另外一方面，人们对雅格娜的深仇大恨，却越发毒辣。娘儿们用贫嘴恶舌来指责辱骂雅格娜，仿佛把她在满布荆棘的荒野里拖过去一样。多米尼柯娃也受到了她那一份责骂，分量可不轻：因为雅格娜现在究竟怎样了，谁都没法儿说得上来，所以就越发恶狠狠地责怪她母亲；这位母亲把那些好事之徒统统撵了出来，就象人们把捣麻烦的狗儿赶走一样。

可是，大家一致对汉卡寄予深刻的怜惜和同情，她们真诚地可怜她，由衷地安慰她。克莱姆巴的老婆和西可拉甚至在那一天晚上跑到汉卡家里去，还给这可怜的女人带去了成捆礼物呢。

这可纪念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一切又跟往常一式一样了。好奇之心和愤慨之情都冷却了，暴怒也减弱和压抑下去了，日常工作重新开始了；人们伸长脖子，套上羁轭，忍受着天主派给他的那一份命运。

的确，有时候人们也会谈起出了什么事情，可是谈起的次数

愈来愈少，谈起时的兴致也愈来愈不如从前高了。

三月来到了，天气变得实在叫人难受，黯淡、潮湿、阴沉，雨夹雪不断地倾盆而下，几乎非闷在家里不可。太阳仿佛在那些低垂的密云里消失无影了，时常在漫长的白昼里，一秒钟也没有放射出光芒来。积雪融化了，或者不过是软化了，呈现出一种黑苍苍的颜色，好象发霉的墙壁；田畦里积满了水，水淹没了低田，泛滥到了田庄外边儿的小屋里；到了夜间，时常会有霜冻出现，使大道小径都冻得滑溜溜的，走起路来很不容易。

这种讨厌的天气，使人们对于最近的那场大火，愈来愈不大去想它了；加之波利那也好，安蒂克也好，雅格娜也好，都不公开露面，以免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因而大家就越发不去想它了。仿佛是一块石子投入溪流，水面激起了漩涡，漩涡化成了涟波，涟波分散开来，荡漾开去……水面又象从前一样的复归于平静了。——这件事故，也就这样的渐渐被人遗忘了。

日子就这样过去，终于到了忏悔火曜日，也就是四旬斋之前的最后一天。

这是个有点儿节日气氛的日子，从大清早起，人们就在屋里屋外忙个不停。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到镇上去买各式各样的东西，特别是要买点肉——至少买点儿香肠或是肥咸肉。只有最穷的人家，从犹太人那里赊到一尾青鱼，再配上一碟盐水煮马铃薯，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打中午起，家境比较富裕的主妇就一直在炸油煎饼；烤肉的香味，滚烫的油香，以及其他更令人馋涎欲滴的食物的香味，弥漫在整整一大片地方的空气里。

要"熊"的重新露面了，他们从这家弯到那家，作着表演；跟着他们走动的小伙子们大声吆喝着——一忽儿在村子这头，一

忽儿在村子那头。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乐队在酒店里演奏起来了；凡是迈得动腿的人，都赶紧向酒店走去，虽然雨夹雪开始随着暮色降临倾盆而下，大家却丝毫也没有在意。

他们分外的尽情欢乐，因为这是复活节前许可跳舞的最后一夜。马秀吹笛子，彼特(波利那家的长工)提琴伴奏，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打鼓。

大家都用异乎寻常的精力和兴致跳着舞，直跳到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了起来，告诉他们子夜已经来临——狂欢节已经过去了。

乐队立刻停止奏乐，跳舞也立刻停止了；人人把剩下的食物赶紧吃掉，统统回家去了。——只有安姆勃罗司与众不同，他已经酩酊大醉，按照他自己的惯例，还在酒店外边儿唱着歌呢。

除了多米尼柯娃家之外，哪儿也没有灯光亮着了；据说，为了使雅格娜和波利那言归于好，乡长和村长坐在她家里一直商量到了第二遍鸡啼的时候。

全村的人都沉沉睡去了，大地也休息了(雨在半夜里停了)，这时候，他们依旧还在从长计议呢。

但是，在安蒂克家里，可没有快乐的狂欢节，没有平静的睡眠，根本没有和平安宁可言。

自从汉卡在房子外遇到丈夫而又被他逼进屋里去的时候起，在那些漫长的白昼和黑夜里，汉卡心里究竟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那可只有天主知道，决非人间的口舌所能形诸言语的了。

因为就在那天晚上，薇隆卡把一切都告诉她了。

这一份痛苦，把汉卡的灵魂也杀害了；这灵魂象裸体的死尸一样躺在那里，阴森可怕。开头一两天，她呆坐在纺车旁边，一

步也没有离开；然而她根本没有纺什么纱，只是机械地用手转动着车轮而已，就象神志昏迷的人一样，她凝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呆望着自己的痛苦的风暴，呆望着那悲惨的一片混沌——其中有她的热泪，她忍受的虐待，她遭到的不公平。自始至终，她既不吃饭，也不睡觉；连孩子们的哭声也不能使她恢复神志。薇隆卡同情她，照料她的孩子，也照料她的老迈的父亲；真是雪上加霜，老人自从到森林里去了一趟以后就病了，他躺在灶头上，低声呜咽。

安蒂克呢，简直可以说从来不在家里，他清晨出去，深夜方才回来。不过，汉卡现在觉得自己一句话也没法儿跟他说。不可能跟他说话了：她的灵魂，好象是在火焰里烧硬了，已经变得跟石头一样了。

到了第三天，她才恢复了神志，好象从恶梦中醒来似的。可是变化多大啊！从死一般的神志迷糊的状态中醒过来以后，她在外貌上是换了一个人了：苍白，消瘦，皱纹很多，相貌老了好几年，而且板滞僵硬，好象泥塑木雕一样。只有她的眼睛闪闪发光，然而是冷酷的严厉的；她的嘴巴是闭得紧紧的。——她变得瘦削极了，衣服穿在她身上，就象挂在钉子上一样。

于是她就这样地重新恢复了生命。虽然她的“旧我”现在是烧成灰烬了，她却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里有着一种过去从未感觉到的力量——要活下去、要战斗的顽强意志，最后必将克服困难的稳操胜券的信心。

她立刻跑到号啕大哭的孩子们身边，把他们抱在怀里，亲得他们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她跟他们一起哭泣流泪，甜蜜的泪水象泉水般的涌出来，长久不息；对于她说来，这才是真正的安慰，大大减轻她的痛苦。

她很快地把屋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又上薇隆卡那儿去感谢她的一片好心好意，求她原谅过去的不是。她们两人立刻又成了好朋友，薇隆卡认为这是当然应该如此的事。事实可又不尽然，真是费解的事——对于安蒂克，汉卡竟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甚至对她自己悲伤的命运，也丝毫没有什么抱怨。

“我觉得现在象个寡妇了，”她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必须为孩子操心，为一切操心。”

当天晚上她就到克莱姆巴家去，到其他熟人的家里去，向他们打听波利那家里的情形。波利那最近一次跟她说的话，她始终记在心里。

然而，汉卡也没有立刻就去找波利那，她又等了几天。圣灰节① 到了，那天她就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孩子托付给薇隆卡照顾，连早饭也不做，便准备出门了。

“大清早上哪儿去啊？”安蒂克问道。

“去做圣灰礼拜，”她慢吞吞地躲躲闪闪地答道。

“做好了早饭再走吧？”

“你上酒店吃去吧；犹太佬还会赊给你的，”她不由自主地答道，说话不知不觉地就从嘴里出来了。

他直跳起来，好象挨了一拳似的；可是她毫不在意地出门去了。

现在，他嚷嚷也好，生气也好，再也吓唬不了她了。他成了陌路人，跟她距离很远，远得她自己也觉得吃惊。在她心底里经过掩盖和践踏的余烬中，虽然不时也闪现旧日恩情的最后火苗，

---

① 圣灰节：即四旬节的第一日，按照天主教的规矩，这一天要在教徒头上撒灰，作为忏悔的象征。

但她总是想起了她身受的不可补偿的糟蹋，立刻把这种火苗扑灭了。

汉卡走上白杨大道时，恰好信徒们正在向教堂而去。

这是冬季里独一无二的晴朗的一天。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积雪上夜间冻结起来的那一层薄冰还没有融化。茅草屋檐上挂着冰条，象是一串串闪闪烁烁的水晶念珠；道路上沟渠中积水成冰，亮晶晶的，如同许许多多的镜子一般；而缀满霜花的树木，在阳光中璀璨生辉。在纯蓝色的天空里，浮着许多奶白色小云朵；云朵在阳光里飘来荡去，象是在一大片开满青色麻花的田野里游戏的羊群。空气是纯净的、凛冽的，而且爽利非凡，吸着叫人精神焕发、心情畅快。整个儿乡村景色宜人，池塘里寒辉闪烁；积雪反射出玻璃似的金色光芒；小孩子欢乐地叫着闹着，东蹦西跳，在冰上滑来滑去；老年人也东一个西一个地靠在墙上，浴着温暖灿烂的阳光；乌鸦飞下地来啄食，追逐着乌鸦的狗儿，也都叫出了快乐的吠声。

但是，汉卡一踏进教堂，就立刻沉浸在深沉冰冷的宗教意味的寂静气氛里了。大祭台上正低声诵读弥撒祷文；虔诚专注、在狂热的祈祷中入迷出神的信徒们，在中殿里集成了密密匝匝的一群，一长条一长条的亮光流泻在人群之上。

汉卡这时一点也不想混到人群里去。她走进一条昏黑幽暗的、只有一两缕寒光的过道；因为她希望单独和自己的灵魂跟天主相处在一起。她在一个供奉升天圣母的边坛前跪下来，吻一吻石头铺的地，张开两臂，两眼凝望着慈悲圣母温柔的脸，不久就专心一致地做起祷告来了。

现在，在圣母的足下，在"受苦人的安慰者"的足下，汉卡怀着最深的谦卑之意和无限的信任之情，把她的委屈都吐露出来

了，把她灵魂里的创痛和盘托出了，并且由衷地忏悔了她的一切罪孽。在圣母的面前，在波兰民族的圣母的面前，她真正的忏悔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可不吗？她是犯了罪了，因为她已经受到了主耶稣的惩罚了啊！

“啊，我对待邻居不和气，自以为比她们高出一头，看不起她们，有时还跟她们吵架；我心地也不干净，喜欢赶热闹，工作懒惰，礼拜天主不勤。——我犯了罪了。”这就是她那悔恨得流血的灵魂所发出来的狂热的呼喊；同时，她也万分真诚地祈求天主赦免安蒂克的大逆不道的罪孽。啊，她是用何等的热情，怎样地祈求天主大发慈悲啊！正如一头行将被杀的飞鸟，疯狂地冲向窗口，在窗玻璃上猛叩猛撞，发出凄厉的鸣声，为它可怜的生命苦苦哀求！

她哭得浑身发抖；象从流血的伤口里流出血水一样，从她的灵魂里涌出了汩汩不绝的祷告；而她的泪珠，正如沾着血的珍珠一样，簌簌落落地流下来，浸湿了冰冷的石头铺的地面。

弥撒结束了；全体会众，深深地悔悟着，向圣坛栏杆走去；他们要在那儿低下脑袋接受圣灰：神父高声朗诵着忏悔祈祷，在他们下跪时用圣灰在他们的额上划十字。

不等礼拜结束，汉卡就走了出去，她精神上坚强了不少，深信一定会得到天主的保佑。

她昂起头来，招呼着一切跟她打招呼的人们，终于大胆而勇敢地对付着一路上遇到的好奇的眼睛。但，当她最后来到波利那家的篱笆附近时，情绪上却难免有一些波动。

天主啊！自从她在这屋子里过日子以来，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啊！她特地走过来，伤心地远远地对这房子看上一眼，又不知有过多少次啊！如今她可以放眼观看整个家宅了——正屋，偏

屋，篱笆，结满霜花的树木——用充满依恋的回忆之情来观看了，好象眼前的种种，都是她本人以及她的生命的一部分似的！

她的内心里十分快乐欢畅。她还没有走到门口，拉帕就窜过来，扑到她的身上，高兴地汪汪吠叫；犹兹卡接着也出来了，她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汉卡！天主啊！汉卡！”

“是的，是我呀，你不认识我了吗？——爸爸在家吗？”

“当然，当然罗！——啊，你终于来了，来了，汉卡！”小姑娘吻着她的手，顿时流泪了，仿佛她是她的亲娘似的。

老头儿听到她的声音，便走将出来，亲自把她接到屋子里，问起孩子们的近况，对她的遭遇也很疼惜。她的心情立刻安定下来，她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告诉了老人。但，老人因遭遇不幸而起的变化，也使她感到惊异；因为他老了许多，背脊弯得更加厉害了，形容枯瘦，毫无神采。但他脸上的表情仍旧跟从前一样，那种冷酷顽强的刚愎之情，甚至比从前更多了。

他们作了一次长谈；大约一个钟头光景以后，汉卡准备要回去了，波利那就嘱咐犹兹卡把家里多余的东西拿出来，打成一个大包裹给她带去。结果呢，包裹太大，汉卡自己背不了；这就不得不由维蒂克用平底雪橇给她送去。临出门时，波利那算是给她一点“油盐钱”，把好几个兹罗提塞在她手里，并且说道：

“以后常到这儿来，多来几次——可能的话，一天来一次。今后我的情况如何，谁也料不定；所以希望你来照料照料这个家。何况犹兹卡也跟你很亲。”

汉卡这就回去了，一路上反复想着波利那说的话，根本没怎么注意维蒂克的唠唠叨叨。然而维蒂克还是在告诉她：乡长和村长天天来强迫老东家跟雅格娜和解；老东家甚至在神父家里

跟多米尼柯娃单独谈过话，后来，多米尼柯娃又在昨天夜里跟神父一直商量到深夜。——维蒂克把他认为她会感到兴趣的一切消息，统统告诉了她。

汉卡看到安蒂克还在家里，正补着靴子哩。他也没有抬起头来朝她这边望一望；可是，当他看见维蒂克和包裹时，他就嘲弄地说道：

“原来是要了饭回家来了。”

“饿饭的人，就不得不要饭。”

可是，当维蒂克走进门来，安蒂克一认出是他时，就怒气冲天。

“畜生！——我可不许你上老头子家去！”

“他请我去——我就去了；我没问他要，他自动给了我东西——我就接受了。我，孩子们，难道该饿死吗？——你不在乎不关心；我可决不愿意这样。”

“统统都拿回去！”他怒喝道。“老头子的东西，我一件也不要！”

“你，不要；我和小孩子，要！”

“听着，拿回去，不然，我就亲自动手了……对了，把他恩赐的东西，塞到他喉咙里，叫他闷死！你听到没有？你再不动手，我就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都扔到门外去了！”

“你敢扔！你瞧着吧，你敢用手指头碰一碰！”她大叫，抓起家用小轧布机，准备拚着命来保卫给她的东西。她一脸凶相，又激动得厉害；安蒂克遇到这出乎意外的抗拒，便惶惑地退缩了。

“他用便宜价钱收买了你。”他咆哮地说道。“十分便宜，不过是为了一小块面包。——就象人家引诱一头狗一样！”

“你出卖了我们——也出卖了你自己——价钱还要便宜呢：

为了雅格娜的……石榴裙！”她冲口而出地说道。——安蒂克一怔，好象给刺了一刀。接着，汉卡似乎突然变得疯疯癫癫了。她滔滔不绝地以压倒之势责骂着安蒂克，数说着他亏待她的每一桩事情，许多是她从来没有提起过的往事和怨愤；她算细账，连一件过失，一桩粗暴的行为，都决不放过；她用她那言语的连枷，无情地打击着安蒂克，如果她办得到的话，她真想当场把他打死。

安蒂克在她疯狂的盛怒之下呆呆地站在那儿；他也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撕裂着他的心。他搭拉着脑袋静听着，沮丧狼狈，一种辛酸的羞愧之感烧灼着他的灵魂；他终于抓起帽子，从屋子里逃出去了。

究竟汉卡在精神上起了什么变化，安蒂克好久都搞不明白。象是给踢出门来的狗儿一样，他跑了出去，却根本没有想到要上哪儿去；只是毫无目的地东游西荡，事实上，东游西荡已经是他日常的习惯了。

因为，自从发生火灾的那个可怕的时刻以来，他的内心里已经形成一种恐怖的东西：他可以说是成了隐藏的神经错乱的牺牲品了。他不再去上工，虽然磨坊老板派人来叫过他两三次；他什么也不干，一味地在田野里乱逛，再不然就坐在酒店里狂饮，心里始终不绝地反复考虑着血腥的复仇，除了复仇的思想之外，他的灵魂里就没有别的东西。

甚至对于玷污声誉的纵火嫌疑，他也满不在乎。

“谁敢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话来，就让他说吧……只要他敢说就是了！”他在酒店里大声对马秀说道，声音响得在场的人都听得见。

仅存的一头小牛，他也卖给一个犹太人了，他用这笔款子跟

他所结交的人们一起喝酒；因为全列普卡村的一切渣滓，现在都成了他的酒友了；这些人都是无赖，例如，巴尔特克·柯齐奥尔，池塘对面的斐利普，磨坊老板的仆人法兰茜斯，再不然就是那些更等而下之的家伙，经常吃官司的家伙，那些戈尔巴索娃的儿子们——他们时时刻刻打算犯淫乱之罪，老是象狼一样在村子里蹑手蹑脚地荡来荡去，搜索着可以捞回去跟犹太人换两三杯酒的东西。但，安蒂克可不管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呢，跟他作伴，象哈巴狗奉承主人一样地奉承他。他的确也时常揍这个揍那个；可是他心甘情愿地请他们喝酒，保护他们不受别人欺凌。

这帮人不久就做出了许多无法无天的恶事和破坏治安的罪行，天天有人告到乡长那儿，甚至告到神父那儿。

马秀劝他小心为是，然而劝也是白劝。克莱姆巴出于一片好心，劝他及时悬崖勒马，不要把自己的一生永远毁了；但克莱姆巴也是白劝一场。安蒂克谁的话都不听，做出愈来愈多的自暴自弃的事情，酒也喝得越发厉害了；安蒂克变成了全村的恐怖人物。

总而言之，安蒂克迅速地从悬崖上落到毁灭的深渊中去了。全列普卡的人都用眼睛瞧着他——用疑惧和不安的眼睛瞧着他。至于放火的事，大家确实意见分歧；不过，大家亲眼目睹了那些无疑是他干的坏事，对他的憎恶也就与日俱增；何况铁匠又老是在煽动大家反对他呢。不久，甚至他过去的老朋友也开始跟他疏远了；至于安蒂克本人，因为报仇心切，迷了心瞎了眼，还是一样地满不在乎。

特别不象话的是，安蒂克仿佛故意向大家泄愤似的，他继续跟雅格娜保持来往。吸引着他的，究竟是爱情呢，还是别的什

么东西呢？那可只有天知道了。但，他们确是在多米尼柯娃家的储藏室里相会；这件事，多米尼柯娃确实不知道，西蒙可是心甘情愿地促成的，他希望安蒂克会帮助他娶到娜斯特卡做他的妻子。

这些个幽会，雅格娜是勉强答允了的。丈夫的鞭打斥责，创痛犹新，她无心谈情说爱；可是她害怕安蒂克——安蒂克叫人传话给她：他每次叫她，她都得赴约，不然的话，他就要跑到她家里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给她一顿惩罚，比波利那打得更凶。

正如俗语所说的："自甘堕落的罪人，没有爱情可言"；可是雅格娜怕他的威胁，她不得不去幽会。

不过，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多久。四旬节的第二天，西蒙急急忙忙地赶到酒店里，把安蒂克拉到一边，告诉他道：雅格娜方才跟她丈夫重新言归于好了，回到丈夫家里去了。

如果一棍子打破他的脑袋，创痛之深，也赶不上这个消息给他的刺激。她昨天还跟他见过面，竟一句也不提这档子的事。

"啊！她把我蒙在鼓里啊！"安蒂克心里想道，一到天色昏暗时，他就匆匆走出酒店，向波利那家走去了。

安蒂克在他父亲的屋子附近徘徊了好些时候，他找雅格娜，在篱笆附近等候她；但，就是见不到她的人影儿。这可惹得他恼火极了，他大胆地拔起一根木桩，走进篱笆，准备趋于极端——甚至闯进屋子里去。事实上，他已经身在过道里了，他的手也伸到房门的门闩上了……这时候，一种自己也闹不清的恐怖之感，又驱策他走出了屋子！他的父亲的脸，突然十分鲜明地在他眼前闪过；面对着这种幻觉，他仓皇退缩了。

这种突然袭上心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象池

塘边上的那一夜一样，他再一次的又畏缩不前了呢？——这是安蒂克终其一生也搞不明白的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安蒂克也没有见到雅格娜，虽然他守候在篱笆旁边，虽然他接连几个晚上都象狼似的潜伏在那儿。

礼拜日到了，安蒂克在教堂前面等了好久，可是雅格娜并没有出现。

安蒂克忽然想到，说不定他可以在做晚祷时遇上雅格娜，多少跟她说上几句话。所以他就去做晚祷了。

他去得晚了。已经开始唱晚祷歌了。教堂里，人挤得满满的，又黑又暗，白日的残辉，只不过照亮了它最高的拱顶。这里那里点燃了一些读经用的灯心草蜡烛；人们密密匝匝地聚集在圣烛辉煌的大祭坛前面。安蒂克在人群里一直挤到圣堂栏杆跟前，鬼鬼祟祟地张望着找寻雅格娜，可是哪儿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倒是看见了许多向他投射而来的好奇的目光。

人们正合唱着《耶利米哀歌》，因为这是四旬节的第一个礼拜日。神父穿着法衣，捧着《圣经》，正坐在圣坛旁边，不止一次地向安蒂克这边严厉地看上一眼。

风琴奏出激动人心的音乐，全体会众提高嗓门齐声唱和。合唱时或中辍，风琴声也停顿了，从风琴台的高处传来了哑嗓子朗诵天主受难的启示录。

安蒂克现在可什么也没有听见。渐渐的，他忘掉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也忘掉了他是为什么上这儿来的；圣歌渗进了他的灵魂，奇怪地使他神经松弛了。一种麻木之感不可抵御地袭上心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深沉的宁静之感，仿佛他已经逃避开了，已经飞到了十分遥远的地方——进入充满光明的国土了。每逢他从这种幻觉中苏醒过来，张开眼睛的时候，他总是遇到神父

始终盯牢着他直瞧的眼神；神父的眼神咄咄逼人，安蒂克就扭过头去，他的头是沉重的，昏昏欲睡的，于是又再一次的开始落入恍惚迷离的境界中去。突然，他随着一个熟悉的圣歌声醒来了。

天主受了磔刑，
十字架上舍身，
忏悔流泪吧，罪人！
主为汝赎罪牺牲！

合唱连同悲恸的叹息和号啕大哭一齐迸发出来，好象是从一个巨大的咽喉里发出来似的，形成了一股音波的巨浪，四面的墙壁也为之震荡不已，发出共鸣！

人们这样地唱了好久，墙壁也回响出悲伤的余音、叹息和真诚的呜呜咽咽的祷告。

安蒂克再也不觉得沉沉欲睡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沉重的悲痛之感，强有力地在他灵魂里汹涌起伏，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开始涌到眼睛里的泪水忍住而已。安蒂克正要离开教堂的时候，风琴声又停止了，神父站在圣坛前面，开始讲话了。

会众正形成了密密匝匝的一群，向前涌将过去；要脱身是不可能的了，安蒂克又给挤到了栏杆跟前。一片肃静，谁都不出声儿；神父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神父先讲了天主的受难，然后转而痛斥各种罪孽，他以恫吓的姿态挥舞着手臂，时不时的对安蒂克直瞧。安蒂克正好站在神父的面前，只是站的地位比神父低了一些；他简直被神父灼灼逼人的眼神镇压住了，动弹不得，也没法儿叫自己的眼睛不瞧着神父的脸。

听众之中，立刻就有了饮泣叹息之声，呼求耶稣圣名之声，

甚至还听得见有呻吟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愈讲愈响，愈讲愈严厉，在听众的心目中，神父似乎变得高大多了，神父的眼睛里迸射出电光石火，神父高举双手，说话从他嘴里讲将出来，好象是从他手里扔将出来的石块，而说话之烧灼人心，又如炽红的铁锤。神父讲到他们的缺德和各种各样的罪孽；讲到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屡教不改的罪人；讲到他们忘记了"十诫"，无休无止的吵嘴、打架和酗酒。神父谆谆告诫他们，使他们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大家因此忧伤不堪，心都被他打动了；泪水象露水似的滴下来，会堂内泛起了低声哀泣的涟漪，响起了悔悟的唏嘘叹息。——接着，神父突然俯身对着安蒂克这一边，用强有力的语调，大声斥责那些焚烧父亲的房屋的不孝儿子们，斥责那些勾引妇女的坏人和一切不法不义之徒，他说，这种罪人既逃不过地狱之火的永劫，也免不了受到审判和惩罚。

全体会众凛然畏敬，屏息静气。人人的眼睛都象火镖似的投向安蒂克。他脸无人色，苍白得象纸头一样，他僵僵地站在那里，几乎气也透不过来，神父的话所给予他的打击，就象教堂在他耳边崩落下来一样。他东张西望，仿佛要求援似的；但，现在他周围腾出了一圈空隙，站在空隙边上的人，不是虎视眈眈的脸，便是惊惶失措的脸。人们对他远而避之，就象对传染上瘟疫的人远而避之一样。——现在，神父大声叫喊着，软求硬劝，叫他忏悔。最后，神父又转向会众，伸出双臂，劝告大家提防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人，固守自卫，不要给他火、水、食物——甚至也不要让他来串门。"因为，这样的一个人，会玷污了你们大家；你们跟他接触，自已也会变得肮脏不堪的。如果他不改变行为，不补赎前愆，不忏悔，你们就应该象芟除刺人的荨麻一样，把他连根拔出来，投入永劫的地狱！"

安蒂克听到这话，突然转身就走；人们向左右两边让开，安蒂克就在这样让出来的路上走了出去，而神父的叱责还在背后追击着他，好比是每一鞭都会打出血来的鞭笞。

这时候，教堂里响彻了一声失望的狂吼；安蒂克却没有听见。他拚命地赶快跑出教堂去，生怕自己会在教堂里苦痛得倒地而死——他怕那些炯炯的眼睛，怕那可畏的声音。

安蒂克走到大路上，然后又走上了通向森林的白杨大道。他时常惊惶地停下步来：他依旧听得见神父的声音，它象丧钟似的在他耳朵里鸣响着。

这是个寒冷的狂风之夜。白杨树喧嚣地摇摇摆摆，时常有一根树枝打到他脸上来；狂风平息下去的时候，就飘来了一阵稀稀朗朗的三月的冷雨，点点滴滴地落到他的眼睛里。但安蒂克毫不在意地走他的路，他惶惑，惊讶，心中充满不可言说的畏惧之情。

“现在，事情是糟糕透顶了！”他终于站住了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一点不错，他说的对！他说的对！”

“耶稣啊！我的耶稣啊！”他突然用双手抓住自己的脑袋，叫了起来。这时候，他在一刹那之间看到了自己的罪孽的全部丑恶面貌，一种人间罕有的羞耻之感使他五中尽裂。

他在一棵树底下坐了好久，一面凝望着黑夜，谛听着摇曳的树木的低沉颤栗而又阴惨惨的声音，一面沉思默想着。

愤怒和憎恨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一切都是那个家伙摆弄出来的——那个家伙！”他大声叫道，过去的愤怒重新冒起来了，一切报仇雪恨的欲望又密布在他的脑子里，黑沉沉的，好比密布在天空里的云霾。

“我决不宽恕他！不，决不！”他怒吼，他那不顾前后的鲁莽

劲儿又抬头了。他立刻跳起身来，跑回村子里去。

教堂现在已经上锁了；家家户户的窗子里灯火明晃晃的。安蒂克一路走过去的时候，遇到了好几批三五成群的人们——他们也不顾天在下雨，一味站在那里热心地谈着话儿。

经过酒店时，安蒂克向窗子里张望了一下，看到有好多同伴在里边，就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好象什么别扭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但，当他走近为数最多的人群，向他们打招呼时，跟他握手的却只有一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匆匆退席，走出酒店去了。

不多一会儿，就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酒店里了。除掉柜台后面的犹太人之外，就只有坐在火炉旁边的一个巡礼乞丐了。

他把他们都吓跑啦！这是一枚苦药，可是他吞了下去；他叫了点儿伏特卡。接着，一口酒也没有喝，就放下酒杯，冲出门去。

他沿着池塘信步走去，眼睛茫然若失地凝望着一溜长长的光带。——光线从辉煌的窗子里流出来，泻过潮湿的积雪，在冰封的池水面上璀璨生辉。

愤激之情消退了一点儿，比较缓和了。他的心感到说不出的沉重：他寂寞得不得了，迫切地要跟人谈谈话，要在什么人家的炉火边坐一坐，他就一直走到路旁第一家——普洛希卡家里去了。

许多人聚在普洛希卡家里；可是，他走进去时，大家都惊愕地拔脚就跑。斯泰和也在那里，连他也找不到一句话跟安蒂克谈谈。

安蒂克嘀咕道：“你们瞪着眼睛对我直瞧，简直把我当作杀人犯看待了！”他闯了出去，走到隔壁巴尔绥雷克家去了。

巴尔绥雷克一家人极端冷淡地接待他，他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喃喃地用些含糊不清的话来回答他，连坐也不请他坐。

安蒂克这样地闯了好几家人家，结果全是一个样儿。作为最后一个可去之处，同时也为了点滴无遗地尝尽痛苦与屈辱的滋味，安蒂克去看马秀了。可是马秀没有在家；他母亲立刻就在大门口向他大发雷霆，把他象一条狗似的轰走了。

安蒂克一句话也没有接碴儿，现在他确实也不再感到气愤了；暂时之间，他对一切辛酸痛苦都木然无动于中了。他缓缓地踯躅在黑暗之中，不时停下步来，望望家家灯火的村子；他惊讶地凝望着灯火辉煌的窗子和座落在道路两旁的低矮茅屋，好象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似的。在这些树篱里，这些果园里，这些灯光里，蕴藏一种奇怪的魔力，不知怎么的把安蒂克束缚在这个地方上了。这是不可理解的，但他却体会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逮住了他，把他缚牢在土地上，使他引颈接受羁轭，使他心里充满不可言说的恐惧。

他瞧着那些灯光照亮的窗子，心中害怕万分。“他们都在瞧着我呢，”他想；“他们在窥探着我，追踪着我，要用坚牢无比的锁链束缚我、奴役我呢。”他再也逃不了，动不了，叫嚷不了。他靠在一棵树上；他痛苦欲绝地靠在那里，静听着……他听到了——来自家家户户的，来自周围的阴影的，来自田圃的，甚至是来自九重天的——同样的冷酷无情的斥责，如今为列普卡全村居民一致同意的斥责！

“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他哽声哽气、含垢忍辱地说道；这话，乃是由于万分害怕万能之神——万民之声——而从惨痛的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逐渐逐渐地，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村庄沉沉入睡了。天还在下着毛毛细雨，雨水淅淅沥沥地从倒垂的枝头滴将下来。偶然，在笼罩天地的寂静之中，一条狗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吠叫。于

是安蒂克才完全清醒过来，突然拔脚跑起来了。

“是的，他是说得公正的；他认为是真理的，他就说了。不过，另外一个人，我可决不轻易把他放过——我决不放过他！狗东西！不论出什么事，都得一报还一报！”

安蒂克的话是一种疯狂的呐喊，他对列普卡，对全世界，挥舞着他的拳头。

他把帽子戴戴好，重新向酒店走去。

第十三章

春天渐近。三月已经来临，带来了它那最讨厌的天气——泥泞不堪，寒冷多雾；带来了天天要下的雨夹雪；带来了天天萦绕大地的、浓厚的、绒毛般的、昏暗的雾霭，把整整一天的全部亮光都吞没了，从苍白的黎明到幽暗的黄昏，同样都是黑沉沉的。如果难得有片刻时光，太阳半遮半掩地从那阴暗的深渊里探出头来，那也不过是刚好说一声“福哉玛利亚”而已；人们的灵魂还来不及在光辉中感到欣悦，人们的身体还来不及感到温暖，黑暗又重新笼罩世界，风又重新刮起来，“雾霭与污浊的空气”又弥天塞地了。

人们为此十分伤心烦恼，因为他们这一阵打发着日子的时候，早就指望一两个礼拜以后，春天就会占据上风，会补偿他们吃过的一切苦头的。同时，屋顶漏雨，墙壁和窗子里也渗进水来，到处都泻得有水。他们在绝望之中看到水从田野里漫过来，注满沟渠，甚至泛溢开来，使道路象水渠一样的闪闪生光，又从树篱之间流过来，留驻在院子附近，形成不少泥水深潭。更由于雪不断地在融化，雨不断地在下，开冻的土地不久就软化融化得厉害，中午时分许多院子里就形成了无数的泥坑泥洼，人们不得不在房子外铺上木板，或是在门口通道上垫上一束束的麦秸。

夜间也并不好受些，大雨倾盆，漆黑一团——黑得使人认为光明是一去不复返了。晚上，生火的人家几乎没有；坏天气叫人

厌烦死了，大家入夜就上床睡觉——列普卡村沉没在一片几乎可以摸得着的黑暗之中。的确，只有极少数的几户，有人聚在一起纺绩：那儿的窗子里亮着灯光，颤声低唱着《耶利米哀歌》，以及别的有关耶稣受难的哀伤的赞美诗。给歌声伴奏的，乃是风声呼呼，雨声潺潺，以及篱笆内树木枝叶互相磕磕碰碰的声音。

如果列普卡村沉没在这解冻的泥浆之海里，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茅屋低矮之至，比它们所座落的地面高出不了多少，潮湿，肮脏，看上去十分寒伧。至于田地、菜园、道路和天空，到处都是一片汪洋，谁也没法儿把它们区别开来了。

再说呢，气候是料峭的；寒冷彻骨，没有什么人愿意冒着严寒出门。风在狂吹，雨在猛下，树木在孤寂中摇来晃去；虽然可以听到一些人声，但列普卡村也还是简直跟一片死地差不多。只有牲口有时候在空空如也的食槽前低声鸣叫；公鸡突然长啼；再不然就是跟孵蛋的雌鹅分离了的雄鹅，愤怒地大声叫起来了。

白天更长了；然而只是使人觉得更加无聊罢了。除掉极少数的人在锯木厂干活或是帮磨坊老板把木材从森林里运出来之外，大家都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有人在房子附近闲逛，在邻居家里一直坐到挨尽了白昼。有些年纪较大的人，拿起犁耙或其他农具，收拾收拾，准备春耕；可是这活儿干得慢吞吞的，没精打采的，大家都被这讨厌的天气惹恼了。再说呢，心里也在担忧；因为秋天播种的田里，情况不妙，特别是那些低田里，有一部分庄稼已经冻坏了。还有些农民家里，饲料已经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饥饿正在觊觎着牛棚哩。有的人家，发现窖藏的全部马铃薯都给冻坏了。有的人家，家里躺满了病人。而对于许多人家说来，时常作为春天的先声的、那些饥饿的日子，仿佛就近在眼前了。

所以，每天只吃一顿热饭的人家，就不止一户了；到磨坊老板那里去借几斗面粉、以后替他干活偿还的人，愈来愈多了。磨坊老板，确实是个该死的敲骨吸髓的人；可是，谁都没有现钱，没有拿到城里去变卖的物品。有的人，把自尊心按捺住了，跑到犹太人杨开尔那里去哭鼻子，求他赊给他们一包盐啦，一夸脱燕麦啦，一块面包啦；正如俗语所说的，"穷途末路，口腹第一"。

许许多多人生活困难；又没有活儿叫他们干！富裕的农民自己也没有什么活儿。大地主打定主意不让一个列普卡人在他的森林里挣到一文钱，一大群代表去求情，他也不为所动。于是，不论是柯莫尔尼基也好，比较贫穷的自耕农也好，处境都十分悲惨，不少人还能有加点儿盐的马铃薯吃，即使是搀和着辛酸的眼泪吃下去，也就对天主感激不尽了！

就因为这缘故，现在村子里有不少怨恨，也有不少争吵和冲突。人们坐立不安，今天不知道明天，心中痛苦激动，人人都在找机会满足自己的牵肠挂肚的贪欲，任意拿走邻居的东西，不论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弄到手就是了。

雪上加霜的是，村子里流行起各种疾病来了；这是春天来到之前常有的情况，因为那时候从融雪的土地上蒸起了一股毒气。首先来袭的是天花，正如老鹰猛扑一群小鹅一样，天花攫走着孩子们的生命。乡长的两个最小的孩子都出天花死掉了，他从外边儿请了医生来，也没有治好。接着是成人们也受到了不少疾病的侵袭，波及的范围很广，每隔一家就有人躺在床上呻吟，眼看着要进坟墓了，也只好听天由命。要多米尼柯娃治病的病人太多，她招架不了。——而就在这时候，母牛生产的时节到了，许多妇女又都临产，村子里的苦恼和混乱这就变得很大很大。

人们愈来愈急不及待地一致盼望着春天的到来。大家都深

信不疑：只要雪融化了，土地解冻后重新干燥了，太阳照得明晃晃的，他们可以出去耕田了，那末，他们的一切困难和不幸就立刻会终于烟消云散了。

但是，他们注意到这一年春天比往常来得缓慢。雨从来不停，土地解冻得很慢；而且，母牛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脱毛，这是一个凶兆，预示着一个漫长的冬天！

因此，一天之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个把钟头天气干燥、阳光灿烂，村人们便从屋子里蜂拥而出，仔细打量着天空，猜测着这种变化究竟会不会持久。老人们浴在明朗的阳光里，晒晒他们不能伸展自如的四肢；所有的小孩子都大叫大嚷、成群结队地在道路上奔跑，就象在春天里第一次放到草原上去的小驹子一样。

这时候，他们大家是何等欢乐畅快，充满了狂喜之情！

整个儿土地偃伏在和煦的温暖里，所有的水都浴在阳光里；沟渠中似乎泛溢着溶解了的阳光；池塘面上的冰，受雨水冲洗过后，看上去象是一只乌黑的大洋铁盆子；树木上闪烁着还没有干却的露珠；田野一畦畦地延伸开来，恬静寂寥，透着黑色，可是已经吸进了暖和的气息，涨起了春潮，闪烁着淙淙流水。积雪这里那里都还没有融化，映出一片朦胧的白光，象是摊开来进行漂白的麻布。蔚蓝的天空，过去一直蒙在雾霭里，仿佛掩藏在游丝之网背后似的，现在可透露了它的蔚蓝深处；现在，人可以极目凝望无垠的苍穹，或是远眺黑色的地平线和森林的高低起伏的轮廓了。

周围的世界都高兴得气也透不过来了；因为春天甜蜜的气息在人们的身边荡漾，幸福的呼声从人们的心底里直涌出来，他们的灵魂真想在阳光里飞腾而上，正如他们所看到的、来自遥远

的东方的鸟儿在澄澈的天空里飞翔一样。人人欣然走出门来，兴高采烈地谈着话儿，甚至跟毫无交情的人也谈起话来了。

因为，在这当儿，一切斗嘴都告一结束了，一切吵架都平息了：彼此之间都充满了亲切友好之感。从这家到那家，欢乐的声音此呼彼应，在芳香的空气里袅袅荡漾。

于是他们把房子的大门敞开了，把缚牢夹牢的窗子打开了，让空气流进屋子里去；妇女们把纺车搬到了房子外边，甚至也把婴孩放在摇篮里带到外边儿来晒晒太阳。从牛棚里一再地传来了急不及待的哞哞之声；马也在嘶鸣，它急着要离开马厩；鸡在树篱里啼；狗在狂吠，而且疯也似地跑来跑去，跟孩子们一起在泥浆里踩得水花四溅。

老人们待在篱笆里边儿，在耀眼的阳光里眨巴着眼睛，愉快地瞧着周围的乡村景色——全都浴在灿烂的光辉里的乡村景色。妇女们隔着果园的篱笆在一起闲谈，她们的谈笑声传得远远的。她们谈起：有人听到了云雀的歌声；有人看见白杨大道上出现了鹡鸰；另外有个人瞅见一行野鹅飞翔在遥远的高空里，半个村子的人都跑出去看过；——还有个妇女肯定说是鹳鸟已经栖息在磨坊旁边的水滩上了。这一点可引起了疑问：因为三月还没有开始进入第三周呢。接着，又有个孩子折来一枝初开的花朵，拿着它挨家挨户地跑过去，家家有人怀着深切的爱慕之情，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一簇簇白花，好象在看着最为神圣的圣物一样。

和煦气候的虚幻魅力，就这样的使得大家都相信春天已经来到他们的门前了，他们不久就可以耕种田地了。所以，当他们看到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太阳完全被遮掩，一切光辉消失殆尽，大地重新归于黑暗，雨开始疏疏朗朗地下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惊

惶与沮丧，也就越发厉害了！随着黑夜的到来，紧跟着雨点，又下起雪来了；不久以后，乡村及其邻近一带，又重新成为白皑皑的一片。

一切都重新回复到老样子了；接下来的那些泥泞、肮脏、潮湿的日子，使他们几乎觉得过去的阳光灿烂的时刻不过是一个好梦而已。

人们抱着的满腔希望、心愿和欢乐，不久都无可奈何地变成了绝望；当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过着日子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的，对于安蒂克的行为，波利那的家庭纠纷，以及哪怕是有人死亡等等其余各种事情，全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正如石子投入深渊便无影无踪一样。——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够受的烦恼，正不知道怎样熬过去才好呢。

但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去，既不停留，又不急遽，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就象大海的波浪一般：人们刚张开眼睛，看看周围，关心少数几件事情，（为数真少啊！）这时黄昏又来临了，黑夜又来临了，另外一天又带着新的烦恼破晓了。一切都在反复循环，以求在地上完成天主的意旨！

四旬节过了一半光景，有一天，天气恶劣之至。的确，只不过是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罢了；但，没精打采的人们却处在一种极端的、难熬的、坐立不安的心境之中，他们象着了魔似的跑来跑去，生气地望着这阴云笼罩的世界（乌云鼓着肚子疾卷而过的时候，简直擦到了树梢）。一切都是悲哀的，黑沉沉的，湿淋淋的，人人心里都厌烦得按捺不住了。那一天，谁也没有跟谁吵架；谁也什么都漠不关心：人人只想找个安静的角落，什么都不去想它，闷头睡它一觉。

整天都是阴沉沉黑糊糊的，就跟病人的眼睛一个样儿：醒过

来，向周围望望，又重新落入昏睡的黑暗中去了。中午的奉告祈祷钟刚刚敲过，一阵带雨的暴风就刮起来了，冲击着灰暗而阴惨的茅屋。

房子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暴风挟着骤雨，呼啸着疾卷过泥沼泥潭，把泥水直搅起来，又对着摇晃的树木和肮脏的墙头一股劲儿地撞过去，仿佛是在把一束束麦子猛掷过去一般；而池水正在和大堆碎冰块搏斗，撞击着震撼着塘岸，发出一片喜怒无常的轰隆轰隆哗啦哗啦的声音。

却说就在那天晚上，村子里传开了一个消息：大地主在斫伐森林中属于全村农民的那一大片树木了！

起初，谁都不相信这个传闻。以前一直没有动手，现在，三月刚过了一半，地上一片泥泞，树木又吸饱了水分，怎么可能动手呢？

的确，有人在森林里干着活儿；不过，大家都知道，那是根本不同的一种活儿。

再说呢，大地主固然被大家起了许多绰号和诨名，却从来没有什么人把大地主说成是“傻瓜”的。

难道大地主会傻到这样的地步，竟打算在三月里把木材斫下来泡在水里吗？

不过，全村的人还是被这消息搞得惶惶不安；门砰的关上了，人在泥泞中跋涉着，消息一家家地传开去了。人们站在大路上谈论着这件事情，跑到酒店里去琢磨考虑着这件事情……也向那犹太佬问起这件事情。可是那狡黠的黄脸佬赌咒罚誓，说是他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人们大叫大嚷，吐出恶毒的咒骂；妇女们哭起来了。大家的气愤恼怒、激昂慷慨和诚惶诚恐之情，不断地在增强着。

最后，老克莱姆巴下定决心要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可靠，就不管天气恶劣，派他的两个儿子骑马到森林里去探个虚实。

他们去了好久好久。家家户户都有人跑出来，朝着他们两人所去的那一带森林张望。可是，暮色已经转化成为夜色了，他们却还没有回来。村子里笼罩着一片寂静，这寂静不祥地标志着一种因为压抑而越发危险的公愤。人人心里郁积着最猛烈的仇恨；因为虽然没有人完全相信这不幸的消息是确实的，大家却又料到这消息很可能会被证实的；村子里一片咒骂声和关门声，因为川流不息地有人跑出去看看那两个小伙子是否回来了。

柯兹洛娃到处奔走，谁愿意听她说话，就向谁保证这个消息是确实可靠的，而且对一切圣徒发誓，说是她亲眼看见农民的树木已经给斫掉了好几亩了。她把消息说给雅姑斯叮卡听，求她应和；雅姑斯叮卡最近跟她要好得象穿连裆裤子的一般，这老虔婆又对一切争吵和纷扰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然把她说的话都肯定了。接着，雅姑斯叮卡又从各处风言风语中再捡了点东西，到波利那家送讯去了。

工作室里刚点上灯；犹兹卡正在削马铃薯，维蒂克在帮忙；雅格娜忙着家务事儿。过了一会儿，波利那进来了，雅姑斯叮卡就添油加醋地把她听到的话统统告诉了他。波利那听了，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老婆子，却向雅格娜转过头去，说道：“拿个铲子，去帮彼特的忙；果园里的水一定得放出去，不然水就要淌到马铃薯窖里去了。”随即嚷道：“听着，马上就去！”

雅格娜叽叽咕咕地不肯去；可是他狠狠地看了她一眼，她不得不立刻跑出去了；他接踵跟出去监督她干活儿，不久就传来了波利那在牛棚、马房和薯窖里的一片怒喝之声。

“老头儿老是这样发脾气吗？”雅姑斯叮卡拨着火，问道。

“是的，”犹兹卡惶恐地听着怒喝声，说道。

这倒是实情。自从他把老婆重新接回家里以来，——这件事他办得那末干脆，大家都感到诧异——他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过去，他始终是个硬邦邦的人，是个顽固难驯的人；现在，他却变成顽石了。是的，他把她弄回家来，一句话也没有责备她；不过，她现在可只是他的一个婢女罢了——别的就啥也算不了。她试图用万种柔情来使他回心转意，可是全失败了。使性子以及赌气呕气之类女人制伏男人的武器固然不中用，而她的爱娇妩媚也不比这些武器有效。对这些个他根本漫不经心；他把她当作陌路人对待，而不是什么结发的妻子；甚至明明知道她仍旧在跟安蒂克幽会，他也不再为她的行为感到烦恼了。

他连监视也不监视她了。“和解”后没有几天，他就坐马车进城去，第二天才回来；人们喊喊嚓嚓地传说他上公证人那儿立下了一些文书，有的还猜测他取消了赠予雅格娜的土地。事实上，除了汉卡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事实的真相；而汉卡却守口如瓶。汉卡现在深得阿翁的宠爱，阿翁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汉卡。她几乎每天都见到他；小孩子们差点儿把他的家作了他们的家，他们经常跟十分疼爱他们的爷爷睡在一起。

也许正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吧，波利那的健康似乎完全恢复了。他不再象前一阵那样地弯腰曲背；他的眼睛重新跟过去一样透着自豪的神情。可是，除此之外，现在他却变得爱发脾气了，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他对每个人都苛刻凶狠，他对付谁，谁就只好卑躬屈膝，甚至叩头求饶；一切事情，都得遵照他的意思办理。

不是他待人不公平；而是他从此把温和厚道置之度外了。他

把缰绳掌握在自己手里，决不放松片刻。他的眼睛经常留心贮藏起来的东西，更加留心自己口袋里的钱钞；拿出去的东西，一切都亲自经手，注意防止一切浪费。他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粗暴，对雅格娜特别粗暴，从来不露出喜欢她的样子，却象赶一匹懒惰的马儿似的赶她去干活。他们没有一天不吵架；有时候(这样的时候为数不少)，他就挥舞起皮带或是更加坚硬的东西，乱打一顿；因为雅格娜象中了魔法似的跟他对抗，竭尽全力来惹他气他。

她的确也服从他了，那是因为她无可奈何；她怎么能抗拒呢？"吃丈夫的饭，听丈夫的话。"可是，他说一句狠毒的话，她就还他十句。这个家确确实实变成了地狱；好象他们两个都乐于把它搞成个地狱，双方各走极端，急于要压倒对方，双方又同样地顽强，同样地不肯屈服。

多米尼柯娃竭力想居间调停，促成他们两人真正的和解，可是丝毫无效。受损害受虐待之感，互相仇视憎恨之情，在他们的心里积累得太多，和解是根本谈不上了。

波利那的全部溺爱都已经象去年的春天一样一去不复返了。他只是刻骨铭心地记住了雅格娜的忘恩负义，没齿难忘的屈辱，以及不共戴天的怨毒。雅格娜的心情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她感到了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悲伤；但她还不承认她是有罪的！她所受到的惩罚，对她说来，要比同样处境的别人更加难受难熬，因为她的心更多情善感，她从小娇生惯养，自然而然的比大部分女人更加柔弱，经不起打击。

雅格娜痛苦，天主啊，她痛苦得真厉害！

的确，她千方百计地惹恼丈夫，除非迫于无奈，决不低头屈服，而且竭尽全力，拚命保卫自己；但，加在她身上的羁轭，却一

天沉重一天，勒得她痛入骨髓，可又无从逃避。她好几次要想回到娘家去，但她的母亲强烈地反对她出此下策，甚至吓唬她，说是要把她捆绑起来，押送她回到丈夫那里去！

那末，她怎么办才好呢？她无法采取许多跟她处境相同的女人所采取的态度：为了跟自己的情人圆满而自由地寻欢作乐，就忍受家里的一切折磨：每天白天打上一架，到了夜里又重新和解。

不，不能那样办，那样可太恶心了。不过，她现在的处境却一步逼一步地愈来愈难堪了，她对于某种新的东西的渴望，也一步步地增强了。——究竟渴望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以牙还牙地对付波利那的敌意。然而，她还是经常处在诚惶诚恐的境地里，委屈和苦恼之感压迫着她，她时常整夜哭泣，泪水把枕头都濡湿了；而白天的那些个永无休止的争吵和冲突，确实使她经常感到厌恶，她只是梦想着要逃到什么地方去——远之又远的地方去！

远之又远的地方！可是，咳，是什么地方呢？

是的，世界辽阔地展开在她的四周；但这个世界啊——它是这样令人胆寒的、不知就里的、莫测高深的一片混沌，因此一想到这个世界，她就害怕得要死。

把雅格娜仍旧引向安蒂克的，便是这种心境，虽然她对他的感情已经是恐惧和失望多于眷恋了。在那一个恐怖之夜里，当她逃到娘家去时，她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破裂幻灭了；现在她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怀着满腔的热爱飞奔到安蒂克那儿去了；再也不能又欢喜又心跳地奔赴安蒂克的每一个约会了。她去幽会，只是出于一种势所必然不得不然之感——因为家里沉闷无聊，因为她憎恨她的丈夫——因为她幻想她跟安蒂克之间过去的那

种巨大热情也许会死灰复燃。而在内心深处，她也怨他。她当前凄惨的处境，她现在过的辛酸的生活，她的被损害的名誉——都是由于安蒂克的缘故；而且她也认清了事实，他不是她曾经热爱的那种人物了，她体会到了看透真相和希望幻灭的深切痛苦。以前，在她看来，安蒂克全然是另外一种人——他的宠爱使她如临天国，他的温情征服了她的身心——他是世界上最甜蜜最可爱的人。现在她看待他就跟随便哪一个农民看待他一个样儿。事实上，甚至更坏哩；因为她害怕他甚于害怕自己的丈夫。他以他的郁结的悲愤，以他的孤独的怨气，特别是以他的不顾一切的暴怒，吓得她害怕。他使她战战兢兢，因为，在她看来，他野蛮凶狠，好比绿林强盗一样。可不吗，神父亲自在教堂里当众斥责他；全村的人们对他远而避之，而且指出他是全村最坏的坏人；他身上也散发出弥天大罪的气息，听到他的声音她就往往害怕得要昏过去：在她看来，似乎撒旦就附在他的身上，他的四周飞翔着地狱里的一切妖魔鬼怪。在这种时刻，她所感受到的印象，就跟神父讲到堕入永劫地狱的灵魂遭受折磨所引起的印象一样。

她一刻也没有想到，在他所犯的罪孽里，她也是有份的：根本没有！她想到他的时候，只不过是抱怨他变化得厉害罢了；她的抱怨的心情变得十分强烈，因而就愈来愈不喜欢他。有时候，他正拥抱着她，她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了，好象遭到雷殛一般。她让他吻她——她怎么能抗拒得了这样一个巨蟒似的男人呢？何况，她也感到自己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生性天真活泼……而他的接吻又那末猛烈，差不多会使她窒息。所以，虽然有种种的怨恨，她还是怀着强大的本能的渴望，把自己的爱情献给安蒂克——正如大地永远渴望着温暖的雨水和阳光一样。不过，她

不再受过去的不可控制的冲动所驱策，她的内心不再拜倒在他的脚下了，她不再纵情于过去一度使她欲仙欲死的那种盲目的狂欢了；她也不再如醉似痴地害什么相思病了。每逢这种时刻，她的思想常常开小差，想到了她的家，她干的活儿，以及捉弄丈夫的某些新的把戏等等；有时候，她心里甚至这样想："什么时候这个家伙才会甩了我走掉呢？"

雅格娜忙着把薯窖里的水引出来时，心里就想着这些个关于安蒂克的事。她干活儿是干给别人看的，因为责任使然，不得不干。彼特坚决苦干，乒乒乓乓地跟泥泞和冻土奋战着；她干活只是要让波利那看见罢了。波利那一走，她就把围身布裹着头，小心翼翼地绕到（靠近普洛希卡的储藏室的）篱笆那边去了。

安蒂克就站在那儿。

"我等了你一个钟头了，"他责备地说道。

"要是哪儿有人找你去的话，去就是了，根本不用等我。"她辛辣地说道，心情很不愉快。

他使劲一把把她抱住，给了她一个吻。她厌恶地转过脸去。

"你酒气熏人，象一桶伏特卡一样。"

"难道你这样娇嫩，现在我的嘴唇也惹你厌恶了？"

"我心里想的是酒气，不是别的，"她用比较温和的话答道。

"我昨晚也等在这儿。你干么不来？"

"天冷；而且，我忙得不可开交。"

"而且你得讨老头儿的欢心，"安蒂克咆哮道。"把他裹在被窝里！"

"干么不讨他欢心呢？"她试探地答道。"他是我丈夫呀。"

"雅格娜，别惹我生气！"

"如果我说的话叫你恼火，你又何必来呢？你别以为我会为

你掉眼泪!”

“啊,你这是说,你再也不想来了。”

“如果待我象狗一样,老是呵叱,我就不来了。”

“雅格娜,我自己有许许多多苦恼,时不时漏出句把粗暴的话来,也是免不了的;我可不是故意惹你。”他一面低声下气地说道,一面把她搂在怀里。她却还是冷冰冰地绷着脸儿,只不过勉强地回吻他罢了。他每说一句话,她就向四周瞧瞧,总想回家去。

这一点,他很快就发觉了;他心痛,哪怕是荨麻刺进了他的心胸,也不会更加疼痛。他用一种怯生生的责备的口气,小声儿说道:

“你往常不是这样急匆匆的啊!”

“我害怕。所有的人都在家里:说不定他们会出来找我的。”

“哦,原来如此!可是过去有一个时候,哪怕整夜待在外面你也并不害怕呀。咳,你变得多了!”

“胡说!有什么东西会使我变了呢?”

他们不说话了,他们互相拥抱着,有时候,对过去的回忆唤起了突然而来的热情,就拥抱得更紧一些,彼此怀着强烈的爱欲,求索着对方的嘴唇。但这样也没有什么效力。他们的心灵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了;彼此抱着深切的互相怨恨之情,精神上的创伤在发炎发痛,拥抱的手臂因此就不自觉地垂了下来。他们站得很近,但是象兀立在一起的两根冰柱;温柔多情的话语来到嘴边时(到嘴边为止,却没有说出口来),他们的心却由于剧烈的痛苦而悸动不已。

“雅格娜,”他说,声音很低,“你爱我吗?”

“哦,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不能老是你一叫我就出来啊,”她

躲躲闪闪地答道；可是她把身体挨得更贴紧他——心里感到内疚、懊悔，几乎要流泪求他饶恕，饶恕她不能再进一步地爱他了。他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话使他寒心，寒彻骨髓，她的话给他带来痛苦，痛苦得发抖；愤怒在他心里爆发开来，随之而来的是他抑制不了的责备和詈骂，以及汹涌而出的愤愤之辞。

“你当面撒谎！大家都抛弃我了，所以你也抛弃我了！——你爱我？是呀，就象狗露出牙齿咬人那样地爱我！一点也没有错，我清清楚楚地把你看透了，我心里明白：如果人家要想绞死我，你就会是第一个拿绳子来的人；如果人家要用石头打死我，你就会是扔第一块石头的人！”

“安蒂克！”她大吃一惊，大着声儿喊道。

“别嚷嚷，听我说下去！”他严厉地说道。“我说的是真情实况……事情既然已经弄到这个地步，——好吧，现在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在乎了！”

“我得走了，他们在叫我呢，”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她惊惶得很，竭力要想逃走。可是他抓住了她的手臂，使她动弹不了，他继续用粗暴、威吓的语气说道：

“除此之外，我还要把这一点告诉你……因为你至今还糊里糊涂，毫无心肝，自己看不清这一点：如果我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是因为你——好生注意啦——因为你的缘故！……就因为你的缘故，神父痛骂我，把我赶出教堂！就因为你的缘故，全村的人对我远而避之，象躲避生了疫病的人一样……我忍受了一切……一切……当他——我那个老头子——把我的一大份田产送给你的时候，我也没有报复！……而现在——现在——你竟讨厌我了！哦，你转动脑袋，扭动身体，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你这个撒谎的东西！——你跟其他的人一模一样，你象他们一样的

看待我，你怕我，倒象我是个强盗或是杀人犯似的！

“你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男人：不，你要他们都跟在你屁股后面……就象春天的狗一样——你啊！”他大叫大嚷，气愤得疯狂了。接着，他又把长久以来郁结着的痛苦和怨毒之气，以压倒之势向她发泄出来，把一切责任都归在她身上，并且为了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而骂她咒她，最后，他气愤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人也发疯发狂了，竟举起拳头向她冲过去。但，正好及时地猝然站住，他把她往墙上一推——大踏步地走掉了！

“主啊！——安蒂克！”她喊道，她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她从后面窜上去，绝望地用两臂抱住他的头颈。可是，他就象人们抖掉水蛭一样的摔掉了她的拥抱，一句话也不说，急急忙忙地走掉了；她倒在地上，肠断心碎，好象整个宇宙都崩坍在她身上了。

过了一些时候，她总算神志清楚了一些；可是，她所深切感受到的不讲理不公平之感，她所身受的横暴虐待之辱，都猛烈地刺痛她的心，她悲伤得心都要碎了。她感到苦闷窒息，她要向全世界大呼大叫：她是无辜的，她根本没有做什么罪恶的事情！

她跟在他后面大声叫唤，虽然他的脚声已经再也听不见了；她提高嗓门儿大叫，可是叫也徒然。

她的深切的痛苦，她的由衷的悲哀，以及他可能从此不再回到她身边来的这种阴恒、伤心、惨酷的想法，连同她对他的死灰复燃的恋情，现在以雷霆万钧之势，一齐压到她的心上，给予她难以忍受的折磨；于是她号啕大哭着走回家去，也顾不得人家会听见她的哭声了。

她在大门口碰到了克莱姆巴的儿子，后者刚把脑袋探进屋子，就大声叫道：“他们在斫我们的森林了！”说罢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下一家人家去了。

消息象燎原的野火一样传遍了列普卡村，扼住了大家的心，使大家的心里充满了怒火。人们纷纷带着消息满村飞跑，时时刻刻都有砰砰嘭嘭开关门户的声音在震响。

的确，这是件对村民们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且前途险恶，他们立刻给弄得目瞪口呆，或者不如说是象遭了雷殛一般。他们踮着脚、胆怯地走路，压低了声音说话，忧心忡忡地你看我我看你，也忧心忡忡地听着对方说话。还没有人大声疾呼，大声诉苦，还没有人爆发出咒骂。他们都知道，事情象泰山压顶一样地严重，而且正处在紧要关头——妇道人家的唠唠叨叨在其中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当前需要的是全体村民的英明的决断和决心。

夜深了；然而现在谁也不想去睡觉。有的夜饭也没有吃完，有的家务也没有料理好。大路上聚满了人，房屋周围也聚满了人。人们在池塘岸边上走来走去，他们的压低了声音的窃窃私语和嘀嘀咕咕的说话，在昏暗中传出来，仿佛是愤怒的蜜蜂的嗡嗡之声。

现在天气也转好了；雨已经停了，天空开朗了一点儿；一团团一簇簇的云在天空飘浮而过，料峭的风在地上吹过，使地面结冻，黑魆魆的骸骨似的树木蒙上严霜，泛成白色。人们说话的声音虽然并不响亮，现在听起来也比较清晰了。

村子里的人立刻都知道了这样的消息：不少有田有地的农户们，已经聚集起来，组成一个团体，去见乡长了。

这中间，有文西亚雷克，绰号瘸子的格利哥里跟他搭档；有人看见米哈尔·卡班，跟汉卡父亲的堂弟弗兰尼克·别列察一起走过去了；还有索哈和歪嘴伐莱克；约瑟夫·瓦赫尼克，克什米尔·西可拉，甚至连年迈的普洛希卡也去了。可是谁也没有

看见老波利那，虽然据说他也在这伙人里边。

乡长没有在家；就在那天下午，他因为有公事要办，坐车上总署去了。所以他们都到克莱姆巴家去开会，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其中有不少妇女、孩子。可是，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不放一个闲人进去。克莱姆巴的儿子伏依蒂克奉命监视着大路和酒店，以防宪兵在村子里露脸。……

人们成群结队地涌进来，房屋周围是人，院子里站满了人，甚至外边儿大路上也都是人，大家都在估量推测：他们的那些老一辈会作出什么决定来呢？老一辈的人在商量着，时间很长，可又是十二分秘密的计议。只不过从窗子里看到他们白发苍苍的脑袋，围着熊熊的炉火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克莱姆巴站在一边，正在发表意见，可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见他时不时地俯下身子，有时还敲敲桌子。

站在外边儿的人，愈等愈不耐烦了；柯勃司和柯兹洛娃，以及好几个长工，终于开始嘀嘀咕咕，公开批评起正在议论的老一辈来了，说是他们不会作出什么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决定，他们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的家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跟大地主妥协，让其他的人都过不了日子！

柯勃司和柯莫尔尼基们以及更加贫苦的人们，都变得十分激动，柯勃司劝他们干脆不要理会老一辈究竟会作出什么决定，要赶在他们的权利还没有给出卖之前，先为自己考虑考虑，采取强有力的步骤。

这时候，马秀出现了，他建议大家到酒店里去，到了那儿就可以一起自由自在地交换意见——却不象狗一样地在人家窗子外面吠叫。

大家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一起到酒店里去了。

犹太人已经把灯都灭了，可是他们叫他重新开店门做生意。他惊惶地瞧着大群的人涌进店来，虽然他们是安安静静的——他们占据了大房间里每一条凳子，每一张桌子，每一个角落，三三两两地谈着话儿，等着什么人首先在会上发言。

好多人愿意发言；可是他们都畏畏缩缩的，一脸踌躇不决的神情。于是安蒂克从众人之间跳了出来，猛烈地抨击大地主。

毫无疑问，安蒂克的话打动了大家的心，可是他们斜眼瞧着他，用不信任的白眼对待他，有的甚至背转了身子。教堂里神父的呵斥，安蒂克缺德的生活，在他们的脑子里记忆犹新。——可是，安蒂克对这种态度毫不在意：他满心都是不顾前后的冒险精神和急欲战斗的蛮横渴望；最后，他用最高的嗓门儿大声疾呼道：

“伙伴们，不要屈服，不要做胆小鬼，不要放弃你们的权利！今天，他们从你们手里夺取森林，你们不努力保住森林的话，明天，他们就一定要来夺走你们的土地，夺走你们的家宅，夺走你们所有的一切东西！你们谁来阻挡他们？谁来大喝一声：‘不准动手！’”

安蒂克的话击中了要害。房间里萦回着一阵低沉的愤怒之声，人群激烈地骚动着，眼睛里闪射出愤怒的火光。成百个拳头举了起来，成百条喉咙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我们一定要阻挡他们，一定要阻挡他们！”直嚷得酒店的四壁都给震动了。

领袖们等待的就是这个。马秀、柯勃司和柯兹洛娃冲到前头，叫喊，咒骂，尽力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于是屋子里立刻腾起一片混乱的喊打、咒骂、拳击桌子的声音，以及愤怒群众的声势汹汹的怒吼之声。

每个人都大声喊出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计划，

非要大家照着办不可。

嚣闹增强，大有转化成吵架之势；因为人们变得好争吵了，甚至由于过去吃亏遭殃，现在拿近在眼前的人出气泄愤了。对于要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也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因为没有一个人威望十足，可以当大家的首领，给大家报仇。

渐渐的，他们三五成群地分了开来，说话最响的人在他那一群人之间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

“真气人，他们已经斫掉了半个森林啦！——五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橡树啊！”

“这一切，克莱姆巴的儿子都亲眼看见了！”

“而且他们也不征求我们的同意，要把其余的树木都斫掉呢！”柯兹洛娃大声叫嚷，向酒吧柜台挤过去。

“大地主老是压迫我们。”

“大地主哪有不压迫人的？如果你愚蠢得象羊一样地任人宰割，那就让大地主来欺压你吧！”

“我们决不能受人宰割，决不能受人欺压！——咱们大伙儿一同冲过去，把斫树的家伙撵走，把我们的森林夺回来！”

“而且把压迫我们的人也杀了！”

“对，叫他送命！”

反抗的拳头在空中挥舞着，震耳欲聋的吼声响成一片，整个儿人群形成了憎恨和复仇的声势。吼声平复下去的时候，马秀站在柜台旁边，对他的朋友们大声说道：

“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四面受困，就象落在网里的鱼一样；四面八方都是大地主的田产，排挤得我们活也活不成了。——你要送牛去放青吗？你办不到，因为是大地主的土地。你要给马吃草吗？你办不到，因为哪儿都是大地主的土地！——你把一块

石子扔出去，根本不可能不落在大地主的土地上……而且你还要给送到法院去——受审判——罚款——坐牢！”

“一点不错，说得对！”大家异口同声地应和道。“如果哪儿有一片能长再生草的好牧场，那准是属于大地主的；最好的田地是大地主的；所有的树林也都是大地主的。”

“而我们——村民们——种的是荒芜的沙地，炉子里烧的是干马粪……我们是听天由命的苦人儿！”

“剥夺大地主的森林，剥夺他们的土地！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决不放弃！”

他们就这样嚷嚷了好久，他们挤成一团，波涛似的涌过来涌过去，暴怒地咒骂着恫吓着。这一切都累得他们喉头干燥，浑身发热；有几个人走到柜台边去喝饮料，也有人想到自己没有吃晚饭就跑出来了，就招呼犹太人，要了面包和青鱼。

现在，他们吃过了，喝过了，他们的激动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他们开始回家了，根本没有决定要采取怎样的行动路线。

安蒂克自始至终独自站在一边，沉浸在他自己的十分阴郁的思想里。接着，马秀叫了柯勃司和安蒂克，一起到克莱姆巴家去；克莱姆巴正好在家，便跟他安排好了明天和他一致采取的某些行动；然后，他们就回家了。

死寂的夜，灯火都熄灭了，村子里静悄悄的，除掉树木的萧萧声之外，没有什么声音打破这一片寂静。——树木是饰着霜花的树木，摇曳动荡，互相叩击，仿佛是敌对双方在搏斗一般。寒气凛冽，篱笆好象披上了花边的图样；可是北方的高空里，却一颗星星也见不到，天色黑暗而阴沉。漫长的令人厌倦的黑夜来临了，给每一个人塞满了忧虑和不安，恶梦和梦魇，以及狂热的、影影绰绰的幻象。

但，当曙色初露，当人们开始抬起沉重的、睡得迷迷糊糊的脑袋，张开迷迷糊糊的眼睛的时候，安蒂克却立刻跑到钟楼上，敲起警钟来了。

安姆勃罗司和风琴师原来想阻挡他的，可是阻挡不了；他痛骂他们，几乎要动手打他们，同时又继续不断地敲打、晃动着警钟。

钟声悠悠地、悲怆地、凄厉地响着；恐惧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惊惶地冲出屋子，衣服才穿了一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仿佛成了化石似的呆呆地站在家门口。天色破晓，庄严宏亮的钟声仍旧在鸣响，惊惶的鸟纷纷飞向森林，人们的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划着十字，紧绷着脸；因为马秀、柯勃司和他的伙伴们正在村子里到处飞跑，用木板叩着篱笆，大声喊道：

"到树林里去！到树林里去！出来啊，大家都出来啊！在酒店前面集合开会。——到树林里去！"

他们十分匆忙地穿上衣服，有的一路上扣着钮扣背着晨祷；大家立刻都赶到了集合地点。克莱姆巴和其他几个有田有地的农户已经站在那儿了。

大路上，篱笆旁边，以及邻近的一切院子里和房屋跟前，立刻都挤满了人。小孩子们大声吵闹，妇女们在果园里嚷嚷，混乱、骚动、喧嚣之状，就跟村子里发生火灾时所引起的情况差不多。

"到树林里去！——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武器，有什么，就带什么——镰刀、连枷、木棍、斧头：都一样，都行！"

于是，"到树林里去！"的喊声响彻全场。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晴朗，灿烂，寒霜逼人，树木上织

满了薄霜的丝网，大路上结冻的水潭，踏上去喀喇喀喇地裂开来，又发出碎玻璃似的轻微清脆的声音，碎成片片了。爽冽的空气，尖厉地刺激着人们的鼻腔，而且把骚动和叫喊之声传送得远远的。

不过，这些个喧哗终于慢慢地沉静下来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准备行动：一种严酷顽强的力量与自信之感，以其严厉的权威之势，坚定了每一个人的斗志。

人愈来愈多，现在已经塞满了酒店与大路之间的那一方空地，他们肩挨肩地站在那里，排成了密集的队伍。

每个人都默默地跟他的朋友们打招呼；每个人都在他能找得到的空隙的地方站定下来，耐心地向四周张望，或是瞅着那些现在正跟波利那一起来到的老一辈们。

波利那是他们大家中间的第一号人物；他是他们的独一无二的领袖；没有了波利那，哪一个农民都会寸步难行的。

他们站在那儿，象是一座松林，密密集集的，静悄悄的，全神贯注的，静听松林深处的松涛。时或有人吐出一句话，擎起一个拳头；接着，他们的眼睛放出光芒，一阵不安的波涛在他们之间涌将过来，有一两张脸涨得绯红；然后，他们重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了。

铁匠十万火急地赶来了，要想阻挡村民们的行动，劝他们打消原来的主意，说什么深恐后果严重——会使全村的人倾家荡产、坐牢吃官司的。磨坊老板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大家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被大地主收买的家伙；出来反对是他们份内的事情。

罗赫也来了，他洒泪相劝，可是毫无效果。

最后，神父亲自出马了，他开始向大家讲话。可是，他们甚

至连神父也没有放在眼里。他们不为所动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个人吻神父的手,甚至没有一个人脱帽向神父致意。却有人趋于极端,大声嚷道:

“说教是他混饭吃的法宝!”

另外一个人冷笑着补充道:

“我们遭受的欺压,讲一场道是弥补不了的!”

他们脸上怒气冲冲,透着凶兆,神父瞧着他们就眼泪直流;然而他并没有死心,他用他们一向认为最神圣的一切事物,来劝他们返回家去。然而,这番话全不管用了;他不得不闭口不言,一走了之;因为波利那出场了,大家都只顾看着波利那呢。

玛蒂亚斯·波利那脸色苍白,外表严厉冷静;但他的眼睛象狼眼一样炯炯发光。他挺直身体走着路,神色阴郁,然而意志坚决,他跟熟人们点头招呼,眼睛瞧着周围的村民。他们给他让出路来,他登上了酒店前面的那一堆木材。可是,他还没有开口,群众中就有人提高了嗓门儿呼喊道:

“带领我们前进,玛蒂亚斯!带领我们前进吧!”

“前进!到森林里去!”

呼喊声停止了,波利那便对大家鞠了一个躬,张开双臂,用强有力的声音说道:

“各位!天主教徒,波兰人,热爱正义的人,不论是庄稼人也好,柯莫尔尼基也好,——我们大家都受到了损害,受害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既不能忍受,又不能宽容了!大地主在斫掉我们的森林……是的,就是那些不给我们任何人活儿干的大地主……这些大地主千方百计地掠夺我们,要搞得我们家破人亡!我们的人受到的种种损害、痛苦和欺压,实在太多了,谁还记得清楚?我们曾经向法律的正义申诉过,可是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提出

了控告，可是我们控告又得到了怎样的处理？——现在呢，雪上加霜，大地主在斫掉我们的森林了。乡亲们，我们也答允他们斫吗？”

“不答允！决不答允！让我们把他们撵走，把他们杀掉！”村民们回答他的问话。他们的脸色铁青，可是阴沉沉地透着光彩，好比蕴藏着雷霆的乌云；成百个拳头在空中挥舞，成百条愤怒的喉咙在大声叫喊。

“我们，”波利那继续说道，“我们有我们的权利，可是没有人尊重我们的权利：森林是我们的，可是大地主把森林斫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公平合理地对待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失去了一切帮助，那末，我们怎么办？——亲爱的乡亲们，天主教徒，波兰人，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别的无法可想，我们只有这一个办法：我们自己动手来保卫我们自己的财产：我们团结成为一体，去禁止他们斫掉我们的森林。——我们大伙儿都去！大伙儿统统都去！让我们，我们列普卡村的居民，除了残废的人，全体都去！好朋友们，你们不要害怕：事情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有我们的权利，我们有维护权利的意志，我们有正大光明的理由。何况，大地主也不能把全村的人都捉去坐牢。所以，乡亲们，跟我来吧；要坚强勇敢；跟我来吧——咱们到森林里去！”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号召道。

“到森林里去！”大家吼叫着回答道。人群散开了，人人叫喊着跑回家去了。接下来是一段混乱的准备时间，当大家作着种种准备的时候，马在嘶鸣，孩子们在叫喊，男人们在咒骂，妇女们在哀哭；可是，没有多久，大家都已经向白杨大道走去了；波利那坐着雪橇，正在大道上等候大家，跟他在一起的，还有普洛希卡、克莱姆巴以及列普卡村里其他头面人物。

大家一到就排成了队伍——有田有地的农民，长工，甚至还有一些妇女和小孩：有的坐着雪橇，有的骑着马，有的乘着货车；但，其余的人（几乎是全村的人）都在步行，他们形成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群，象是一溜簌簌摇曳的麦田，妇女的红衣服，象是罂粟花，竖起的粗大木棍和生锈草耙，象是麦芒，这儿那儿，还有镰刀在明晃晃地闪耀。人们好象是出去收割庄稼似的——只是现在并没有欢笑和笑话。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冷酷无情，准备迎击任何敌人。波利那立刻走进他的雪橇，再一次地看看村民们，用手划着十字：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阿门，阿门！”人们反复地念道。——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当当的钟声，知道神父在开始举行弥撒了。他们划十字，脱下帽子，叩着胸膛，有的人还发出了虔诚的叹息，同时，这些强壮的缄默的人们，几乎是列普卡村全村的居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前进了。可是，铁匠打篱笆那边溜掉了，他偷偷摸摸地跑回家里，跳上马背，抄近路向大地主家驰去。至于安蒂克呢，自从他父亲露面之后，他就缩回酒店里去了；他从杨开尔那儿搞到一支枪，群众一出动，他就把枪藏在羊皮外套里面，横穿过田野，直接向树林跑去，瞧也没有瞧一眼列普卡村的人们。

波利那驱车跑在最前头，尽量赶快跟着他前进的是这些人：

紧跟在波利那后面的是普洛希卡一家子，他们平常分居在三处，现在由斯泰和领头；这是一帮子外貌荏弱的家伙，可是嗓门儿挺大，喜吵爱闹，又十分自信。

其次是所有的索哈家的人，由村长西蒙率领。

走在后面的是瓦赫尼克一族人——大家都又瘦又小，却凶猛如大黄蜂一样。

第四排走着姓哥拉勃的人们，带头儿的是马秀，他们人数不多，可都是身强力壮的好汉，大胆无畏的战士，抵得上半个村子的居民。

在他们后面的是西可拉一家人：象树墩子一样的壮实，为人刚毅坚强，嘴上却老是嘀咕不休。

再下来便是克莱姆巴家的人，再加上一群小伙子——都是些身材高大的青年，老是喜欢争吵的家伙，率领他们的是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

殿后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姓名多得说不上来。

在人群巨大有力的脚步下，大地为之震动。队伍向前推进，乌黑的脸色，透着不祥之兆；仿佛是一片孕育着雷霆的雨云，常有电光闪闪，当霹雳打将下来时，便把它下面的一切都毁了。

他们就这样出发了，而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们，又发出了多么大的悲叹啊！

* * *

森林僵僵地立在那儿，还没有从夜来的严寒中把知觉恢复过来，充满了麻木不仁的睡意，并且被暗淡凝聚的浓雾裹得严严的。

森林里的空地静静偃卧着，全埋在浓霜里了。曙光淡淡地染红了树梢，这里那里，一缕缕的漏到下边儿苍白积雪上。

然而，在维尔契·杜里，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树木轰然倒下的声音，斧头丁丁斫伐的声音，锯子猛拉硬拽的声音。

他们正在斫伐森林啊！

四十多个人正在拚命干活儿，他们象一群啄木鸟似的围攻着树木，用顽强的狠劲儿斫伐着树木。树木接二连三地倒下来了，空隙地带逐渐扩大了，倒下的巨人们卑微地躺在地上，行列

愈排愈长了。只是在某些地方，有棵被当作树苗留下来的纤弱小树，在这一片荒凉之中茕然独立，就象一支高大的野蓟在寂寞的草原上抬起头来一般。但，小树也似乎伛倒了身子，在为它的被杀戮的兄长们可怜万分地哀泣呢。——没有遭难的灌木，以及斧头无意叫它们牺牲的一些矮树，看上去也都象在为死者哭泣。周围，在践踏过的雪地上，好象等待用尸布裹起来似的，躺着被谋杀了的又僵又硬的树木，成堆的曾经是它们的四肢的枝条，从删去丫枝的粗大树干上斫下来的树冠，简直就象被乱斫乱斩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般，而川流不息的黄色木屑，仿佛是被杀害的森林的鲜血，正在渗进积雪中去。

就象活人立在墓穴四周一般，围绕着这一圈斫伐殆尽的地方，巍然耸立着浓密的未经斧钺的森林，为数众多，躯干高大，它们正如亲友们站在墓穴周围那样，垂倒着头，心中充满悲哀，不出声儿地唏嘘叹息，耳朵静听着树木轰然倒下，眼睛惊惶地楞楞地瞧着冷酷无情的命运之神劫取她的收获！

伐木者们一刻不停地向前推进。他们列成长长的一行，慢慢地斫伐进树林去，树林以其密集的树干，形成一道仿佛不可摧毁的墙垣，挡住他们的进路。浓密的树林把他们吞没了；他们消失在枝枝叶叶的遮荫里；可是他们的斧头在幽暗中闪闪生光，他们不倦地一路斫过去，尖锐刺耳的毫不间断的锯子声也继续在叽嗞叽嗞地响着。时不时有一棵大树摇摇晃晃，突然，象掉在罗网中的鸟儿一样，离群下落，疯狂地抖动着树枝，发出垂死的号叫，倒在地上了。就是这样的，又一棵树倒下了，十棵二十棵树倒下了，几十棵又几十棵的树倒下了。

他们斫下了长满百年青苔的巨大老松，密叶浓绿欲黑的枞树，伸出无数手臂的云杉；也斫下了橡树：赤褐色的枯叶还没有

落掉，躯干上长满灰白色的地衣，仿佛白须一般——这森林中的古树啊，雷霆不愿意击毁它，数百年的岁月也没有能磨倒它，如今却屈服于斧钺之下了！他们也斫下了其他品种较逊的树木，可是，究竟伐倒了什么品种、多少品种，谁又能说得上来呢？

森林呻吟着，树木一棵棵倒下去，森林的生命在慢慢地消失。这些个树木就象战争中的勇士一样，他们密集在一起，互相支援救助，只是在不可抗拒的攻击之下才被打垮，一个个地逐渐倒下，终于全班人马一声也不吭地同时落到死神的巨颚里去了。

森林发出了凄厉的呻吟声；大地在倒将下来的树木的撞击之下，震颤不已；斧头继续在斫，锯子不断地锯，枝叶萧萧哀鸣之声，好比临终的喘息一般，在空气里奔涌而过，直刺进人的耳朵。

伐木的工作就这样一点钟又一点钟地继续下去，不断地从森林中夺得新的战利品；空地上到处都散置着树干，斧头和锯子都高奏凯歌。

有几只喜鹊躲在当做树苗留下来的小树上鸣叫；也有一群乌鸦不时发出嘶哑的叫声飞过这一片死地。还会有一只雄鹿从乱丛棵子里探出头来，向前张望，明亮的眼睛凝视着空地上篝火里飘扬起来的羽毛般的烟氲，凝视着喀喇倒下的树木；可是，一看到有人在那儿的时候，鹿就发出咩咩的叫声逃走了。

伐木工们又斫又锯，象是把羊群逼到死角里的狼一样；而那些羊呢，互相挤成一团，吓得楞头楞脑，可怜巴巴地哀叫着，眼看着一个不留地都给咬破喉头的时刻的到来。

只是在吃过早饭以后，当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严霜开始融化，几缕金光射进林地里来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一阵遥远的喧哗之声传到了他们的耳边。

“有人往这边儿来了，人数不少呢，”有人把耳朵凑到树干上

细听着，一边儿说道。

声音愈来愈近了。不久，他们就听得出呐喊的声音和无数脚步沉重的足音了。过了一会儿，不过是说一句“福哉玛利亚！”的时间，就看见从村子里通出来的大路上，出现了一辆雪橇。雪橇立刻驰进森林中的空地上来了。波利那站在雪橇里；他的后面有一大群男子汉、妇女和小家伙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坐车，他们一声呐喊，冲上前来，要攻打伐木工们。

波利那跳下雪橇，冲在大伙儿的前头，大家跟着他逼将过来，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有的挥舞着干草杈，有的晃动着闪烁的镰刀，有的用强壮的胳膊舞弄着连枷。有的人只拿一根树枝作战，妇女们更是一无所有，她们就凭锋利的指甲和狠毒的咒骂作战！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齐向吃惊的伐木工们直扑过去。

“滚出森林去！这是我们的森林：你们不能斫！”他们同时叫喊了起来，谁也听不清他们的意图。可是波利那来到伐木工跟前，用喇叭一样响亮的声音呼唤道：

“莫德利查村的人，热普基村的人，还有不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你们都听着！”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大声说道：

“拿起你们的东西，拿起你们的工具，离开这儿吧，愿天主与你们同在！——我们不准许你们斫倒我们的森林；谁不愿意服从我们的命令，谁马上就可以一明二白：我们大家会一齐动手，叫他非服从不可！”

没有一个人反抗：愤怒的群众，毫不留情的脸色，手里拿的连枷、干草杈和镰刀——这些个景象把他们都吓倒了。伐木工们互相呼唤着停下工来，把斧头往腰带里一插，大家挤在一起——

形成了愤怒的、咕咕哝哝的一群。特别是热普基人，由于他们的贵族血统，加之百年来又跟邻居列普卡人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们禁不住大声咒骂，挥舞着斧头，扬言将来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无论怎样的不情愿，他们还是向占优势的力量屈服了；而列普卡村的人们威胁着叫嚷着，从后面逼得他们走出了森林的边界。

同时，旁的人们在空地上来回奔跑着，扑灭篝火，把堆高起来的木板扔下来；妇人们（柯兹洛娃带领着她们），看到空地边上搭起了几间木板房子，就赶过去把房子拆掉，把拆下来的东西往林地上乱丢，什么也不让它留下。

伐木工们那末容易地给赶跑了，波利那就把农民们叫到自己身边，怂恿他们跟他一起到大地主家去，向大地主提出警告：在法院对农民的所有权范围作出判决之前，不许他触动森林，哪怕一点儿也不行。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该说些什么话，就听到了尖锐的叫喊声，接着，妇女们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地逃走了。一二十个骑马的人闯了进来，正追赶着妇女们呢。

有人给大地主报了讯，根据这个报告，立刻派这些人来保护伐木工的。

管家一马当先，走在一大群长工们的前头。他们直接向空地上驰来，猛扑首当其冲的妇女们，狠狠地用马鞭子抽打着她们。管家是个身材魁梧的野牛般的家伙，他打头儿向他们冲过来，口中大叫道：

"啊，这些盗贼，下贱的盗贼！打他们！把他们捆起来！关到监牢里去！"

"伙伴们，集合，集合到我这儿来！挺起腰干来，跟他们对抗！"波利那吼道。他手下的人，给吓破了胆，已经开始跑散了；可是一听到他的话，就飞跑到他那儿去，一面跑，一面用胳膊掩

护着自己的脑袋。

“用棍子打这些狗腿子，用连枷打他们的马！”波利那命令道；他愤怒得如疯似狂，随手抓起一根棍子，向前冲去，看得准准的，狠狠地打将过去。紧跟在波利那后面，好象狂风摇撼的树林一般，农民们以密集的队伍直冲上来，干草杈和连枷几乎磕碰在一起，他们发出一阵可怕的呐喊，闯入敌阵；他们勇敢地猛打猛刺，他们的连枷噼咧啪啦地直响，好象是一把又一把豌豆撒在地板上一般。

腾起了一片毛骨悚然的鼓噪之声，其中还夹杂着可怕的咒骂，挨了痛打的马儿的嘶鸣，受伤的人们的呻吟，挣扎的绝叫和战斗的呐喊！

大地主的人马奋勇坚持战斗，骂人也好，打人也好，那股狠劲儿也不亚于农民们；但，战到最后，他们终于混乱溃退了；马儿在连枷的打击之下，用后脚直立起来，痛苦地锐声嘶叫，驮着骑马的人一起逃跑了。管家看到这个局面，叫自己的马笔直窜起来，突入波利那所率领的人群中间，向他们的头儿直冲过去。但，这是他最后一番挣扎了：一二十个连枷瞄准着他，一二十个敌人立刻向他逼将过来，一二十只手抓住他这个人，把他掀下马来。仿佛是一棵被铲子连根掘起的灌木，管家给抛到了天空之中，又重新跌落在他们脚边的雪地上，不省人事。波利那好不容易才把他保护下来，拖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接着就成了一场乱哄哄的大混战；呐喊厮杀的声音震耳欲聋，混战着的双方涌来涌去，密密集集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只见扭在一起搏斗的战士们在雪地上翻滚着——拳头恶狠狠地举起来，打过去，举起来，打过去，——有时，也有人从混战中窜出来，疯狂地跑开去几码之遥——只不过是乘势重新飞扑过去格斗，

大叫大嚷，声势跟刚才一个样儿。

到处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到处是成群成伙的搏斗；人们不是扼住咽喉，便是拉住头发，象野兽似的互相撕裂着。然而，双方谁也不能占上风。大地主家的仆人们已经从马上跳下来，不再退让；何况伐木工们现在也声势浩大地赶回来帮忙了，热普基人尤其凶猛，他们一声不响地冲过来救援，象不吠不叫一味咬人的蛮横野狗一样。再说呢，守林人刚刚赶到，他现在带领着大家作战了。这人身材魁梧，生性喜爱打架，而且跟列普卡村里的人有不少宿怨和仇恨。他冲上前来，单枪匹马和大群的人搏斗，用枪柄敲破人们的脑袋，吓得大家四处逃散：他真是大家的灾星恶罡，人人见他害怕。

斯泰和·普洛希卡坚定地阻挡着守林人前进（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在他面前逃走了），却被守林人抓住咽喉，滴溜溜的往空中抛去，又象一束打掉谷子的稻柴似的摔了下来，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于是，瓦赫尼克家有个人跳上前来，用连枷啪哒一下猛打那巨人的肩膀——可是反而在眉心里挨了一拳，嘴里叫一声"啊呀"，两臂一伸，昏倒了。

这时候，马秀再也忍不住了，冲上来跟守林人搏斗。然而，马秀的体力虽不亚于安蒂克，要对付守林人，却一分钟也抵挡不住。这家伙远比马秀身强力壮，他痛打马秀，打得他在雪地上打滚，逼得他非逃走不可；这之后，守林人就向波利那冲过来了。可是，他还没有赶到波利那跟前，就被一群妇女围攻住了，她们尖叫着用身子直扑过来，用指甲抓破他的脸，一把又一把地拔掉他的头发，她们一个又一个叠将起来，又拖又拉地把守林人一起压在地上：就象一群野狗围攻一只看羊狗一样，牙齿直啮到肉里，东拉西扯地拖着他。

从此以后，列普卡村的人开始占了上风。双方短兵相接，象落叶似的在一起混战；人人看准对手，扼紧对方的喉头，使劲儿在雪地里拖着：妇女们守在两翼进行侧击，扯着敌人的头发。

现在，战阵混乱之至，连敌我也分不大清楚。……最后，大地主的仆人们终于完全给击败了。有的，倒在那里流血；有的，鼻青嘴肿，精疲力尽，穿过森林逃掉了。只有伐木工们竭尽全力保卫着自己；因为某些伐木工曾经求饶过，而村民们憎恨他们却有甚于憎恨大地主派来的奴仆，心中的怒火好比大风中的松明一样，即使求饶也不肯宽恕，只是毫不怜惜地打击着他们。

现在，棍棒呀，连枷呀，干草杈呀，统统都丢在一边了；他们互相肉搏着，人对人，拳头对拳头，蛮力对蛮力；互相压着厮打着，在地上翻滚着！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叫喊的声音了，有的只是呻吟声，咒骂声，以及酣战时的喘息声。

这是可惊可怕的一天，天主震怒降罚的一天。

战斗使大家愤怒得疯疯狂狂的，似乎谁都失掉了理智。柯勃司特别狂野；柯兹洛娃亦然如此，外貌象个疯子，形状十分可怕，虽然浑身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却不论敌人有多少，还是单枪匹马地迎上去作战。

现在，列普卡村的人们发出一声强有力的呐喊，一齐冲将过去，向还在抵抗的那些人进攻；现在，他们一个人就可以赶跑十个敌人，而且紧紧追赶着逃跑的敌人。——就在这时候，守林人正好刚摆脱了妇女们的攻击，他身上十分疼痛，心中十二分的恼火，他大叫大嚷着重新纠合他的部下。这当儿，他看到了波利那，便向他直扑过去！他们互相以可怕的力量揪住对方，扭打起来，好比干架的狗熊一般，推推搡搡，摔来摔去，搏斗到了树林边上，互相把对方往树木上猛撞猛击……

这时候，安蒂克来了。他虽然急急忙忙的赶路，一路上还是耽误了不少时候；正因为赶得急，他不得不歇一歇，喘一口气，也看一看他父亲的处境如何。

守林人占了优势。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守林人已经非常疲乏，而老头儿又应战得挺好。他们再三地一齐跌倒，象两只敌对的狗似的翻滚着，在地上互相揪打着。但波利那给按倒在下面的次数愈来愈多了，他的帽子掉了，他的白发苍苍的脑袋接二连三地给撞在隆起的树根上。

安蒂克向四周打量了两次，从羊皮外套里掏出枪来，蹲下身子瞄准——他机械地划着十字！——把枪口对准了他父亲的脑袋！但，他还没有扣动扳机，两个搏斗的人都已经站了起来，安蒂克也跟着站了起来，他的枪口对准着他的父亲……可是，并没有枪弹射出来。——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之感，兜上了他的心头，他因此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他双手发抖，好象发疟疾一样；他浑身颤栗；他的眼睛迷迷糊糊的，蒙上了雾气。接着，突然响起了一声短促的刺心的叫喊：

"死了！我给打死了！"

守林人刚用枪柄儿痛打波利那。血喷出来了；老头儿两臂往上一伸，一个倒栽葱倒下来了。

安蒂克丢掉枪支，跳到父亲身边；父亲的喉管里嗝儿嗝儿的喘个不停。脑袋壳儿受伤很重；人还是活着的，眼睛却象玻璃球似的瞪着，两脚不断地在抽搐颤动。

"爸爸啊！哎呀呀，我的爸爸啊！"他提高着嗓门儿直叫。他挽起父亲毫无知觉的身体，紧紧地把他抱在胸口，用绝望的声调重新喊道：

"我的爸爸啊！人家杀了他……杀了他！"他的声音就象丢

失了子女的野兽一样。

就在附近的几个人跑过来救护波利那，把他扶到树枝做的担架上，把雪敷在他受伤的脑袋上，想尽方法来护理他。安蒂克坐在地上，扯着自己的头发，象疯子般的大叫大嚷道：

“人家杀了他……杀了他！”他叫得人们以为他果真神经失常了。

他突然住口不叫了。——一切都是眨眼之间突如其来的：他蓦地向守林人直窜过去，口中发出一声怒吼，眼中射出一道凶光，把守林人吓得索索发抖，要想逃走。不过，守林人不久就想到逃走也救不了自己的命，他便转过身来，开枪射击，两人距离很近，安蒂克的脸都给火药的硝烟喷黑了。说也奇怪，枪弹没有打中安蒂克——安蒂克却象个雷霆似的扑到对方身上了。

抵抗也抵抗不了，想逃也逃不了；由于绝望和怕死，不得不求饶，可求饶也同样是白费。安蒂克扼住咽喉的狠劲儿，就跟疯狂的狼一样。安蒂克掐得守林人的气管的软骨都碎了，这才把他高高地甩起来，将他的身体在一棵树上乱撞，直撞得气绝身死，方才罢休。

接下来，安蒂克就跟别的敌人作战。不论他在哪儿出现，哪儿的敌人全都心惊胆战地逃跑了：他的外貌十分可怕，身上溅满了他父亲的和他自己的血迹，光着脑袋，乱蓬蓬的头发，脸色灰白，象死人一样——好一个力量超人的凶神恶煞！几乎是凭着安蒂克一人之力，把还在抵抗的敌人都打倒都驱逐了；弄到后来，大家不得不劝慰安蒂克，把他拉了回来，不然的话，他要把敌方的人马统统打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列普卡村的人们，虽然有不少人受伤流血，如今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响彻森林。

妇人们照料着受伤最重的人们，把他们抬到雪橇里边。重伤的人为数不少。克莱姆巴的一个儿子给打断了一条胳膊；安德烈·派吉斯的一条腿也断了，他走不动，人家背他起来时，他哇哇地直叫唤。柯勃司因为受到殴打，不能动弹；马秀正吐着血，他的腰子也痛得厉害。其他的人几乎也都有着同样不幸的遭遇。没有人在这场搏斗中不受点儿伤的；不过——他们是胜利了！所以，他们对受伤毫不在意，在准备回去的时候，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波利那给抬进了他的雪橇，雪橇走得很慢，因为怕他在中途死去。他仍旧昏迷不醒；淤血从绷带下面涌出来，落到眼睛里，流到面颊上，面颊苍白得象死人一样。

安蒂克在雪橇旁边走着，用充满哀伤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父亲。遇到地面高低不平时，他就轻轻地捧起父亲的脑袋；他时不时地用无限悲伤的调子，低声地喃喃说道：

"我的爸爸！咳，我的爸爸啊！"

村民们抖擞精神走回家去，因为大道上都给雪橇占了，大家三五成群，零零乱乱地在树木之间走着。时常可以听到一声深沉的呻吟；但大部分的人都在纵声大笑，兴高采烈地叫喊。他们讲呀讲呀的，讲述着战斗中的插曲，以他们的胜利自豪，同时也嘲笑着敌人的溃败。歌唱声以及震耳的欢呼声，也都响彻了森林地带。他们大家都陶醉在胜利之中了，因此，脚步踉跄的，绊在树根上的，撞在树干上的，也不止一个人。

挨揍和疲乏全都忘却了；他们的心，由于成功的不可磨灭的光荣，扬扬得意，热情横溢，觉得如果全世界反对他们，他们也有力量抵挡得住！——不！还可以征服全世界呢！

他们又唱又嚷、嘻嘻哈哈地向前迈进，偶然也看一眼森

林，——按照征服者的权利，属于他们的森林——林木在他们的头上摇摇曳曳，萧萧作响，把浓霜融化成的露水洒在他们的头上，仿佛在对他们垂泪哭泣一般。

波利那突然张开眼睛，长久地凝视着安蒂克，好象没法儿信任自己五官的感觉似的。接着，脸上浮现出了一片深沉而安详的喜悦之色；他两次要想张口说话，終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悄悄儿的把话儿说出口来了：

“是你吗？儿啊！是你吗？”

说罢，他又重新落到昏睡状态中去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农民　　（上卷）
作者＝（波兰）莱蒙特著　　吴岩译
页数＝５９９
ＳＳ号＝１１３０４０７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０８月第１版